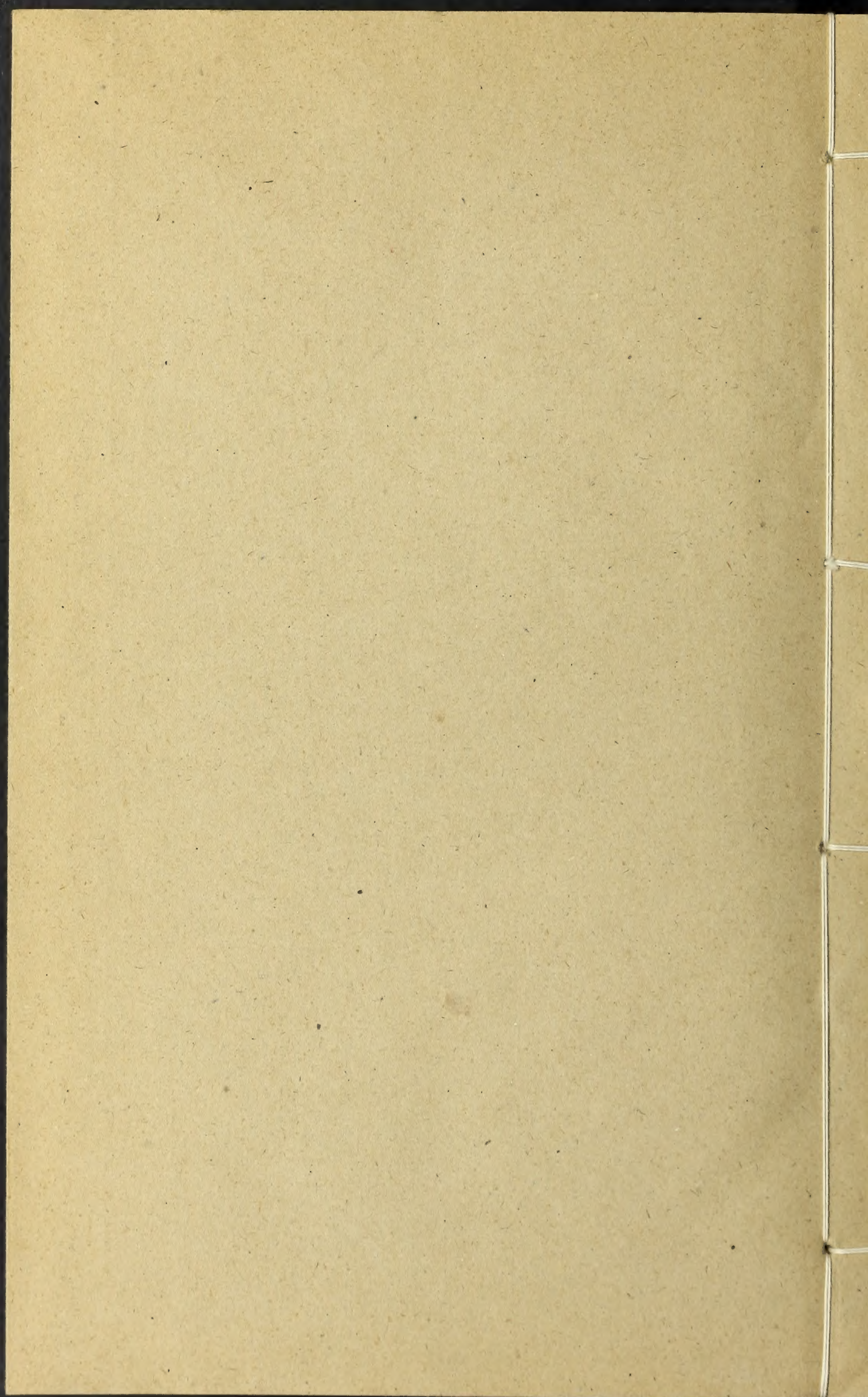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文武宣懿僖昭昭宣帝、帝紀

文宗皇帝。諱昂。初諱涵、封江王。穆第二子。母貞獻蕭皇后始即位尊母妃蕭氏為皇太后。中書侍郎處厚。韋同平章事。太和元年春。赦。改元。免京兆今年夏稅之半、賜九廟陪位者子孫二階立功將士階爵、始封諸侯王後、予一子出身夏。李同捷反。詔發諸道兵討之。淮南節使王播入朝。進左僕射同平章事。旱、錄京畿繫囚、二年春正月壬申、地震。己巳、大風拔木、夏。河溢、壞棣州城越州海溢、秋七月、彗星出右攝提、京畿十七縣水、王廷湊反。詔發諸道軍討之。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冬。給復棣州一年、稟戰士創廢者終身、相處厚卒。中

書侍郎隋路同平章事。魏博軍亂。兵馬使开志紹叉、三年春。魏博平。義成帥李聽討志紹擊走之、夏。滄景平。橫海節度使李祐克德州同捷降宣慰使柏耆殺之將陵給復滄景德棣四州一年、魏博軍亂。殺史憲誠兵馬使何進滔稱留後、吏侍郎宗閔李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郊赦是歲雲南蠻陷雋邛二州寇成都梓州蜀州四年春正月。封子永魯王。帝第十子、兵尚書僧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播卒。興元軍亂。使相絳薨於亂。判官薛齊趙存約死之、山南東道節度使造討平之。夏。晉國公守司徒度平章軍國重事。疾損日三五日一入中書、六月辛未夜、星流如雨、詔錄諸司刑獄。秋。行尚書右丞申錫宋同平章事。太原饑、賑粟三萬石、守司徒度表避位。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鄜州水、溺居民三百餘家、諸

道大水。詔發廩賑。京畿淮南河南江南水、五年春罷朝會。以積陰連旬故、
降漳王湊巢縣公。相申錫貶開州司馬。盧龍軍亂。逐節使李
載義、夏、梓州江溢、淮浙江東西鄂岳大水、冬大雨雪、六年春。罷元會。賑鰥寡。蘇州地震生白毛、
夏。給杭民疫死者棺。十歲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糧。
秋。立皇子永爲皇太子。錄罪囚、遞降諸王出次、授緊望州佐十六宅縣主吏部於選人
擇配文武常參官州府長。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冬相僧孺罷。賑蘇湖民遭水
患者。七年春。兵尚書德裕 李 同平章事 夏六月地震、相宗閔
罷。秋右僕射涯同平章事。旱避殿減膳徹樂。出宮女千
人、縱五坊鷹犬。停工作。降死罪以下。八年春二月朔日蝕秋九月彗
出太微、長丈餘、大雨震殿。冬中書侍郎宗閔 李 同平章
東廊、廊下地裂百三十尺、

事。相德裕罷。幽州軍亂。逐節使楊志誠、志誠入朝、下臺獄、以被服僭擬、流殺之、史元忠稱留後。莫州軍亂。逐刺史張惟汎。九年春京師地震、夏相隋罷。中書侍郎餗賈同平章事。四月、大風拔木、落含元殿鴟尾、壞門觀、秋。門下侍郎固言李同平章事。尋罷。禮侍郎訓。李刑侍郎元輿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尚書右僕射覃鄭權戶侍郎石李同平章事。京師亂。相涯。餗。元輿。訓。金吾大將軍約。死於市。注死鳳翔。皆以逆法族。閹仇士良魚志弘兼上將軍。十一月戊辰晝晦、開成元年帝十年春正月朔日御赦、改元、免太和五年以前逋負、京畿今歲稅、賜文武官階、爵三月、京師地震。夏門下侍郎固言同平章事。秋七月、滹沱溢雨上。二年春彗星出危長丈、入女漸長闊至五丈餘、分兩岐、一指尾、一掩房長六丈、無芒、在亢七度、長八

夫西北行東指在張十四度。詔一日膳料分供十日。素服避殿徹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縱五坊鷹隼。禁京畿採捕。夏。工侍郎夷行陳同平章事。秋。封敬宗皇子四人皇子一人為王。旱。徙市。錄繫囚。河陽軍亂。逐節使李泳。冬。京師地震。星隕于興元。是歲綿州條叉、三年春正月。相石遇盜傷。避位出鎮。大風拔木。戶尚書嗣復。楊戶侍郎珏。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五月。月犯心大星。漢水溢。冬。十月。有彗出于軫。降死罪以下。皇太子薨。四年春。正月。彗星出于羽林。長三丈。巳竟天。閏月。出卷舌。三月。中書令晉公度薨。莖裴文忠公時闇豎擅威虐。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自度不復可有為。治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窮晝夜宴飲為樂。開成二年。以本官節度河東。以老疾辭。帝遣使諭意。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立其子元益。度遣使馳告。元益懼束身自歸。以病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帝怪無遺表。敕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未定為憂。言不及私。會

昌中。加贈太師。配享憲宗廟廷。度貌不揚。退然纔中人。
而操持堅正。神守閑定。機至立斷。功名震於四夷。汴宋
觀察使。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繇人興。
水不自作。命所在築塞。在中書時。左右白失印。聞者震
愕。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得之。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
吏盜之印文券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其識量如
此。元和長慶來。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歲狀貌何
若。蓋張之也。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天下倚爲安危。擬之
郭汾陽云。夏。相覃夷行罷。夏。襄陽竹結實。米可食。旱。滄景青
淄大水。流星出羽林。長八十餘丈。
滅有聲如雷。鎮冀州蝗食稼野草盡。秋。太常卿鄭崔同平章事。立敬宗子
陳王成美爲皇太子。冬。十月。地震被京畿。死四已下。十二月。乾陵寢宮火。五年春
正月。帝崩。年三十三。諡元聖昭獻皇帝。廟號文宗。葬章陵。帝爲諸王時。深
知穆敬兩朝荒晏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擢學士處厚
同平章事。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

大省教坊冗食千二百餘員罷遣鳳翔淮南所進女樂爲絳王舉哀輟朝三日誅妖妄僧方士挾邪蠱衆者敕近歲貯錢穀別藏歸有司凡宣索纂組彫鏤之物並罷禁中外官車服第宅僭踰制者敬宗時月視朝纔一二帝復舊制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退待制官雖設未嘗召對至是屢召見延問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而帝母蕭太后居大内帝孝謹事之如一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已乃後進御幸十六宅宴諸王洽親親恩決內官范文喜等以諸王食物不精故聽朝暇惟讀書史未嘗及聲伎遊畋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帝謂

之曰朕慕卿門地以尚主此巾聽他貴戚服之卿毋爾爲也於延英謂宰相曰吏部不選才獨循舊此謂配官其安得無濫可釐革否相對曰令錄可資望宜循舊召三銓謂之曰比選令錄如何對曰以資帝曰資合得而才劣則何如對曰與邊遠慢官帝曰嗟乎以劣才治邊民邊壓疾苦可知也自大曆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抵以倍稱之息貸錢億萬賂中尉得之未嘗繇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至是相度相處厚始簡諶將者奏用中外翕然以太平可冀然帝性仁柔雖虛懷聽納未有能堅決者也與宰相議事已旋復中變又闇於知人相處

臣等於延英獨對請曰陛下不以臣等爲不肖使待罪在
位所奏可輒中變豈自上心出耶抑得於橫議而奪邪
自上心出乃示臣等以不信奪於橫議即臣等亦何名
執政乎且裴度元勲舊德輔四朝矣實易直長厚忠實
經事先帝陛下宜親之重之委信之臣陛下所親擢即
不任宜先罷無爲使大政旁落趨浚堦頓首求罷帝矍
然慰勞之復召問欲言處厚諱復於君子小人之際甚
懇而力言裴度可保任帝嘉納之時李同捷叛詔諸軍
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陰與通相度未之知也以爲
無二心憲誠吏請事詣中書處厚召語之曰歸語汝使

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使我則不然俟汝使所為奉國典從事耳憲誠懼不敢復與通無何薨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孝憲宗初擢左補闕相絳言帝王以納諫為聖人臣以進諫為忠處厚不聞規納之言而擢之何也帝曰處厚與路隋屢疏陳讜言忠顧卿未知爾繇是中外推其鯁直穆宗時累翰林學士處厚以帝沖不悅學與路隋合六經要言為書以獻勸講讀相二歲方奏事暴疾仆遂卒贈司空處厚姿狀如處子居家易良至臨大節堅不可回奪百僚謁事畏憚未嘗敢及私而任官擇材往往遺所長棄瑕錄焉性嗜學家讐正書至萬卷云

憲宗時相吉甫當國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舉直言對策陳闕失無諱多刺譏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上第吉甫憤恨持章至泣下訴于帝曰湜翰林學士王涯甥涯與覆策不自言行私相蔽庇不言為阿黨請黜之憲宗

重失吉甫意爲罷埴譴考官僧孺等十年不得調因相
與爲怨當是時吉甫主討王承宗吳元濟之畫爲李逢
吉所沮吉甫卒裴度代相持吉甫議益堅因平淮蔡而
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於是銜吉甫而怨度宗閔壻蘇巢
舉進士有名段文昌白發其私時德裕爲學士助爲言
宗閔得譴故三怨交作敬宗時逢吉以結大閹王守澄
得相引牛僧孺竝相益樹黨而朝士競進者爭附之出
德裕浙西十年不得遷及是相度薦德裕有相才召爲
兵部侍郎欲大用會宗閔亦以宦官之助得相惡德裕出
之滑州引僧孺復其政相與排德裕之黨逐之相度不

能難以老疾辭位詔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請謝以使相出鎮而宗閔僧孺愈益專當是時盧龍將楊志誠逐節使李載義帝召宰相謀之相僧孺不能辦乃謬言范陽自安史來非國家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無何而失之今日之志誠猶前日之載義也因而順撫之便帝從之載義跳身走京師又拜太保平章事賜第優給而以志誠爲留後蓋政亂如此視始對策時責相求治如二人顧日修中朝之怨擿朋黨益急天子益厭之會朝憂形於色太息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豈有意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

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必別求太平
非臣愚所及請避位命出鎮淮南而德裕召入兵尚書
始帝不悅於僧孺言者頗言僧孺與德裕隙害其功以
得召宗閔百計沮之莫能得以爲憂京兆尹杜悰說宗
閔曰德裕有文章而進不繇甲第每自慊若使知貢舉
卽宿憾平矣宗閔以知貢舉得士郎爲羽翼者多難之
曰更思其次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許之遣悰私
以告德裕喜過望至流下而宗閔復中尼及得相入謝
帝首言及朋黨德裕因得排其素所不悅者先入之帝
嘗言殷侑經術似鄭覃宗閔曰覃侑經術誠可嘉然論

議回辟不足聽德裕曰覃侑守經論事人不欲聞而陛下獨欲聞幸甚給事中楊虞卿結權倖自進帝以爲言宗閔曰臣素知之皆不與美官德裕嘻笑之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帝於是罷虞卿而用覃爲御史大夫宗閔大懊恨曰事皆宜出安用中書或諷之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可矣宗閔愀然而止已罷去而二怨益深先是帝患宦官強盛密與相宋申錫謀去之事頗露中尉王守澄用鄭注計度帝所心忌者漳王湊漳王帝弟也賢而有人望遣軍候誣告申錫陰謀立漳王帝方恃守澄故持章走浴室扣户入奏之語驟甚帝怒命遣神策士

二百立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叩頭爭曰謀反者獨申錫奈何不當令南司議乎不且變矣守澄嗒然馳召相相僧孺等入出告牒示之皆眙愕不知所對而守澄立捕所告品官置獄禁中鞫之立誣服獄成議抵死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率諫官十四人請延英請對前叩頭泣曰孟軻有言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卿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寘於法殺一匹夫猶重愼如此况宰相乎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韋溫盧鈞等請以獄付外廷覆按僧孺曰覆按善人臣願不過宰相申錫旣相矣卽立王何求請下覆按注恐

覆按詐得乃勸守澄請貶黜無按於是漳王降巢縣公流申錫開州注絳人以方伎遊江淮間佞譎甚憶探人度隱輒巾令巾竭自屈也遊襄陽節度使李愬悅之親用市權監軍王守澄以爲言愬曰有之然其人才士監軍試與語自知之既見機辨鋒發守澄乃大喜恨相見晚及守澄入覺樞密注日夜爲謀議通賂遺權勢薰灼侍御史李款於閤內奏彈之旬日章數十上相王涯本因注通守澄爲寢其事而守澄匿注於右軍軍將李弘楚說中尉帝元素召殺之因見帝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起執手以金帛厚遺之而遣巳帝頗聞注爲守澄謀主竊權勢聞守澄曰外議籍籍言有鄭注者在中尉所招權賂寧有之乎守澄對曰有之彼其人才士上試召見自知之既見帝釋然立以爲侍御史朝野大駭會帝得風疾不能言飲注藥而効益大寵時大旱禱雨

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疏曰仍歲大旱宜以宋申錫之誣枉被刑鄭注之姦倖獲用今獨斬注雪申錫天必雨不聽會鄭注說李仲言介之王守澄守澄悅薦之帝言其善易（時李逢吉留守東都欲自進而仲言失勢流象州說之曰當今操權力者皆齷齪不足事吾聞鄭注奸士有中助可圖功逢吉持金寶數百萬令賂遺之以得進）仲言本儒者又海內望族既見特詭辨激昂可喜帝大悅即左右近臣見仲言事辭亦莫不洒然動容色也當是時李德裕既相逐宗閔得政矣而仲言則故嘗與從父逢吉謀逐李紳危裴度擯已劒南者也大患之乃言於帝曰仲言曩所為詐陛下盡知今奈何寘之禁近乎帝曰人孰無過仲言才

獨不容其改過乎對曰臣聞惟顏子爲能不貳過彼聖
賢之過但思慮未及或失中者耳若仲言則惡根於心
此安能自還哉帝諱守澄薦乃佯曰逢吉薦之朕聽之
今不欲食言對曰逢吉故宰相而薦姦邪熒主聽亦罪
人也帝曰然則別除一官可乎對曰亦不可帝顧問相
涯何如涯始聞帝嚮仲言草疏爭極憤切未上旣覘帝
意堅又與德裕仵畏其黨盛遂漫應曰可德裕驚亟揮
手止之帝回顧適見遂大疑德裕爲頌乃不懌罷於是
仲言與涯比而譖德裕且引李宗閔爲援於是宗閔復
相出德裕鎮海尋貶袁州而仲言爲翰林侍讀改名訓

德裕本才高，然亦枯構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久見帝，乞留以為兵尚書，宗閔言制命已行，臣何得自便，復出鎮浙西。漳王保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金陵，詔德裕存處。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結漳王圖不軌，相階救之。帝怒，以為黨，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階代鎮。尋以帝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疾不至，又在蜀徵逋負錢，百姓愁困。　已訓求官兩省而宗閔不許，怨之，因又貶袁州司馬

逐宗閔。京城訛言鄭注為帝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擾，鄭注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搆之，云語出虞卿家人，帝怒，下虞卿獄，宗閔救之，遂貶。始天子忿宦官強盛，元和寶曆諸逆黨猶在，意恨之，顧在位臣類持祿養交，無伏節死難者，獨內憂。已訓注階守澄見而伺得帝陰指，間深語則裂背扼腕，進密畫深逢之，帝以為樸忠無阿私，大悅之，恨相見晚，於是二倖比而用事，訓起流人，一歲中連

遂二相遂得相而鄭注官翰林衣鹿皮裘以隱淪自處則以師友待之又深疾朋黨以舒元輿起踈遠自進孤立無爲黨得召相而德裕宗閔前所爲立黨相傾者目爲二黨遷貶無虛日班列一空時諸閹以訓注本因守澄進職勸講時召不宜疑而訓注講至古閹寺事未嘗不感憤申重激帝聽帝見其言縱横以謂氣足任也蓋信不復疑待遇隆特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爲帝言當盡殺中官次復河湟又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掌繇是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時出休沐賓客填門戶賂遺山積中外謂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

自結於帝與密謀也方帝之立也仇士良有力焉王守
澄抑之以有隙訓注爲帝謀擢士良分守澄之權士良
旣進多譎智而守澄乃大困巳詆誣以陰重罪遣中使
就第賜之酖死陳弘志時監興元軍於外亦爲謀召還
至青泥驛封杖決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訓注必
盡誅宦者又傾亾訓雖因鄭注進乎及在埶心忌之託
以中外協埶得行誅出注鎭鳳翔期至鎭同發注出鎭
則與京兆羅立言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御史中丞李孝
本謀先期發使注不得蒙其功乃陽出郭行餘鎭邠寧
王璠鎭河東以行之鎭各募壯士以待事時相惟舒元

輿與其謀王涯賈餗莫知也九年冬十一月乙丑帝御
紫宸殿朝百官班定約前奏左金吾廳事後有石榴夜
甘露降其上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賀再拜帝命
宰相往行視還奏露疑非真宜更遣驗視帝顧仇士良
等帥宦者群往視之宦者聞甘露降殊喜各犇往請金
吾觀出殿門而訓出懷中敕召行餘璠領所部往卽誅
之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受命時二人部曲數
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以待訓召之入而士良等至金
吾縱觀韓約忍色變流汗士良業怪之俄風吹幕起見
所伏者兵甚衆則大駭走帝前告變訓大呼甲士急上

殿衛乘輿入賞錢百緡未及上而宦者已舉軟輿迎帝
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入東上閤門矢羅立言帥京兆邏
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
而卒從人於技擊不習所死傷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
從吏綠衫衣之亟乘馬馳出走鳳翔王涯賈餗舒元輿
還中書士良等知帝豫其謀怨憤語不遜帝慙懼無以
應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千五百人露刃出擊爲亂者
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平民酤販在中
者又千餘人是日也坊市中惡少乘亂大掠者久之於
是神策卒擒元輿涯餗璠孝本立言等縶兩軍鞫之涯

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誣服與約等謀大逆明日帝御紫宸殿朝百官問宰相安在今不來何也士良抗聲對曰王涯等謀反繫獄矣因以涯手狀上帝心知涯餗不在事悲憤不自勝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乃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時李訓出走道爲盩厔鎮將所殺馘獻矣則函其首以先繫諸將相從獻廟社徇兩市命百官臨觀腰斬于獨栁下遂並族數日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帝不預知也鄭注將兵至扶風知訓敗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屠其家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以討逆功各進階遷官有差本訓

注佞利口似才而貪賴無遠畧又所錄進自宦官顧不季號正人恊心力已難而獨以其私智小譎欲以戡百十年倚深巖盤據不可拔之群凶豈不悖哉自是延英論事士良等動引訓注脅天子摧折宰相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中書惟空屋敗垣百物皆闕而相石鎮靜方肅凝然如異時江西湖南進官健衣糧錢爲中書募召費相石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當爲神靈所佑縱遇賊盜必不能相傷若内懷欺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願獨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其兩道所獻歸勿受從之初訓注勅諸道各殺其監軍不克至是入

朝諸監軍乘驛疾驅前宣言必盡殺諸大臣以報忿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百司奔散惟相在中書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盍少出避諸石曰吾與君備位宰相人望所繫不可輕也且人言何必信第堅坐鎮之若宰相先動爲民望者亂矣今禍亂果作卽避將安之坐視文案沛然自如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望皇城閉卽肆剽如甘露時矣當是時中外積閹逆縱莫敢難獨藩鎭各據上擅兵難動搖於是昭義帥劉從諫上書言涯等荷國寵榮訓等志清內難兩中尉誣以爲逆中外悼傷且令實有異圖亦當委之刑官明正刑典豈有內臣擅興甲

兵恣行屠戮延及士庶横被殺傷[illegible]乎臣欲身詣闕廷
面陳曲直恐弁陷孥戮無補國家[illegible]脩飭封疆訓練士
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報國恩士良等懼進從
諫簡較司徒柔其心從諫復表讓曰臣前所陳繫國大
體如言可采則涯等宜蒙昭雪如不可采則賞典不宜
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顧冒荷榮祿乎因暴揚士
良等罪士良等惕息爲少戢繇是宰相粗能秉政而天
子倚之亦差用自彊明年春相楚從容言王涯等身死
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帝慘然覽頗者久之命京兆收
葬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中相石爲帝言宋申錫

忠直被厚誣未昭雪也帝流涕曰知之當時爲姦人所
逼兄弟幾不能相容朕之不明豈及舜哉嚮令遇漢昭
帝無此矣命復其官封於是相石時時爲帝言爲理不
可速成也今內外小人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內
官中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宜褒賞以勸善
表盧鈞鎮嶺南已爲帝言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
嶺南饒近歲厚賂此司乃得鎮今曠然一新聽臣等簡
用宜顯褒欲調劑平闇心如此帝歎太息致治之難也
今卿位十年震擾皆自取當奈何後豈及意乎石欲遜
帝意今無嫌前對曰陛下躬自克華其然人志氣雖賢

聖必熟更嘗乃後定何來震擾天其固陛下之志乎且
責治忌太早古之人孜孜養德亦十年適成豈謂晚哉
昔仲尼稱四十不惑陛下春秋鼎盛生長深宮非起自
民間人情僞豈盡知以臣主度之陛下試自謂今譎事
變何如卽位時帝意稍解曰似有間否因曰幸甚陛下
繼自今時親經史觀治亂之故更十年盛德必日新致
昇平非晚也帝曰行之能至乎對曰今四海一家惟登
拔才良使小大任職愛人節用不加賦厚斂則太平之
術也於是開成改元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正至
端午四節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稅緡天下非藥物茗果

他貢獻悉禁罷宣索營造皆石將帝意行之帝曰朕務實惠及民欲無爲空言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渝故百司無所信請罷赦令一通於宮中時省覽無渝大信於下請臨勑十道黜陟使與長吏奉行又爲上言致治在得人德宗多猜貳而仕進之塗塞有奏請輒報罷東省至閉閤者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彌官故兩河諸藩競引士士豪儁喜利者爭趨之因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横朝廷至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一不爲之用也帝曰善天下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其博選士一石用韓益判度支巳益以贓敗

寀罷之前謝曰臣本以盜曉錢穀故任用乃不保其貪臣迷謬請死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過則棄故人可官才也卿所用人而不掩其過此謂至公何謝乎他宰相所用則強蔽其過此大病也當是時朝廷幾振為仇士良所惡又以帝親倚石不得間乃伏盜親仁門側陰射之馬傷驚馳歸復有盜邀擊之坊門不中斷馬尾天子駭愕京師大震石因固辭位乃以使相鎮荊南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於是鄭覃與陳夷行竝相後乃用楊嗣復李珏參之嗣復本宗閔黨深心厚貌復以黨相傾如異時眞社稷意外不問矣嗣復內心傾之外以晏裕將之初欲援宗閔恐覃夷行為間乃

託宦人諷帝自發之帝於紫宸謂相曰朕念宗閔久斥欲復授一官何如夷行曰宗閔實曆中爲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幾危朝廷昔舜逐四凶而天下治陛下奈何念之覃曰陛下用宗閔臣請避位嗣復乃從容進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愛憎奪陛下言是也帝說以宗閔爲杭州刺史已嗣復爲上言陸洿弃居田閒而上書論兵忠可勸以官李珏遂和之覃不平詆以黨語甚急於是嗣復從容起曰臣聞左右佩劒彼此相笑黨孰與覃未知覃顧謂誰爲黨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臣罪大矣願乞骸帝不懌罷會已覃爲帝言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乃漸不如前嗣復進曰元年二年鄭覃陳夷行用故政美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乃在臣因頓首曰臣不敢復入中書帝召還勞慰乃起謝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恐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帝乃直嗣復起之而罷覃夷行覃清儉夷行耿介竟爲嗣復以機辨深傾之而罷帝寬仁不斷本深惡朋黨而奸黨卒勝終莫之能正也每歎息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帝感中外多故。常忽忽不樂。諸宮中宴會十減六七。時

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常曰我觀貞觀開元時事何時
何事較今日即氣怫吾膺因鬱鬱成疾謂宰相曰朕每
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腸日九廻每退
朝獨飲醇酒求醉耳間坐思政殿召學士周墀前問曰
卿視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朕
何敢望堯舜所問卿者獨謂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
彼亡國主安足較而上嗛嗛若是帝曰赧獻受制彊諸
侯今朕受制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墀
亦伏地泣不自勝自是不復視朝皇太子永者王德妃
子也妃無寵而楊賢妃嬖為所譖死而太子頗宴遊昵

小人賢妃日夜毀短之帝召宰相及官兩省御史議廢
立皆言太子少卽有過可改國本至重幸埀三思中丞
狄兼謩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止一子不豫教使至是豈
獨太子之過哉翰林及六軍使復表論帝意解事得寢
獨東宮官官宮人坐流死數十人無何太子暴薨賢妃
請立安王溶爲皇太弟相珏不可乃立敬宗第六子陳
王成美爲皇太子而帝乃大悔嘗幸會慶殿作樂有童
子爲緣橦戲者登高危盤舞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帝
怪問曰是夫旁皇走者何左右對曰父也危其子緣橦
恐或顚而然帝泫然流涕曰天性也朕貴爲天子顧不

能全一子豈不痛乎因罷樂感傷而疾劇欲引宰相入
令奉太子監國而大閹仇士良陳弘志以太子立功不
在已乃矯詔言太子幼且有疾立潁王瀍爲皇太弟廢
太子成美復爲陳王帝崩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
溶陳王成美死乃即位是爲武宗時士良等怨文宗甚
凡樂工內侍得幸者畢誅逐諫議大夫裴夷直上疏言
陛下繼統宜敦行喪禮早親大政幸天下乃未數日屢
大誅戮驚率土視聽傷先帝神靈將人情何望國體至
重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即其有罪需旬時何晚不報

武宗皇帝 穆宗第五子、母宣懿韋太后、 開成五年春即位追尊母妃

爲皇太后。彗星出于室壁。夏，大風拔木。嗣復罷。刑尚書珙崔同平章事。以旱避殿，理囚。河北、河南、淮南、浙東、福建蝗疫。秋，大風拔木。珏罷。門下侍郎德裕李同平章事。冬十一月，彗星出東方。會昌元年春。正月己卯，朝獻太清宮。庚辰，朝享太廟。辛巳，郊，赦，改元。故相嗣復、珏貶遠州刺史。門下侍郎夷行陳同平章事。夏六月，星孛午，散流，關東蝗。秋七月，彗星出羽林，漢水溢。盧龍軍亂。將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知留務。閏月，將張絳殺行泰，自稱主軍務。冬，軍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幽州。十一月，大星東北流，光燭地。彗出營室，五十七日乃滅。避殿，減膳，慮囚，徙罷興作。詔河東、振武軍備回紇。回紇將嗢沒斯降。是歲，烏介可汗以太和公主入塞下。二年春，宋亳二州地震。中書侍郎紳李同平章事。夏，群臣上尊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賜文武官階勳爵。秋，相夷行罷。中書侍郎讓夷李同平

章事，封皇子四人為王。十二月，京師地震。幸涇陽，較獵白鹿原。

三年春，回紇寇雲朔，河東將石雄擊破之，得太和公主以來。二月朔，日蝕。大雨雪。夏，昭義劉稹反，自稱留後。詔成德、魏博、河中、河陽諸道兵討之。中書侍郎鉉崔同平章事。相德裕進司徒。秋，忠武節使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冬，安南軍亂。

四年春，太原軍亂，將楊弁殺使相。石討平之。二月朔，日蝕。秋，相紳罷鎮淮南。右僕射悰杜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省冗官千一百十四員。昭義平。劉稹誅，免太原、河陽及懷、陝、晉、絳四州秋稅，給復澤、潞、邢、洺、磁五州一歲。相德裕守太尉，封衛國公。冬，幸鄠。幸雲陽。

五年春，群臣上尊號仁聖文武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是日，朝祿太清宮。庚戌，朝享太廟。辛亥，郊，赦。相悰罷判戶部。元

西安上編　卅九

式雀同平章事作僊臺南郊。義安太后崩。王氏敬宗母、禮官請降服、昔遵易月、以十二日釋服、祔光陵、夏。相鉉罷。中書侍郎回李同平章事。秋七月朔日蝕。簡較右僕射肅鄭同平章事。六年春二月旱。錄囚。有星流大角如桃大、色赤、光燭地、穿紫微垣、免今歲夏稅。帝不豫。光王怡爲皇太叔。帝崩。年三十二、葬端陵。諡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帝在潛邸時悒悒文宗之選愞少斷也。而溥相嗣復珏不于其所爲。閒李德裕賢心重之。及卽位。嗣復珏相繼罷去。而德裕召相。德裕旣入謝。首爲上言人主之職在辨群臣之邪正。邪正勢不相容。正人旣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辨之難。然臣竊以爲無難也。正人如松栢挺特

自立無依附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孰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夫國之有黨國之大患也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繇孰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夫宰相何能人人皆忠良哉不皆忠良而爲欺則主心疑主心疑而旁詢小人以察之政無本矣太宗玄宗德憲二宗皆唐主盛朝其始一委任輔相故賢者得盡其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眩視聽而治亦寖淫不逮於往至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獨署敕充位此永鑑也夫輔相有欺罔不忠者當亟免退忠而材者屬任之令政事常在中

書則天下何憂不治又言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顯斥積纖微不謹馴致大而誅貶願陛下終以爲戒臣等有罪即賜面詰小過容其悛改大事斥逐如此則君臣兩無疑間矣帝曰善已帝從容言或稱孔子其徒三千亦黨也信乎德裕曰此邪人熒惑之言不可聽也臣嘗謂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鯀驩兜爲黨舜禹不爲黨何也共鯀驩兜以邪心相比周迭爲掩覆互相從臾故爲黨賢人君子忠於國則同心勇於義則同力退而各行其志壹不交以私豈謂黨哉周衰四豪各有客三千背公死黨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

徒用仁義相切磨。群而不黨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不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私乎。誠爲國則趙盾隨會先發後繼不爲黨房杜謀斷相資不爲黨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晝夜合謀引其類以據美官徼權利不者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此察之則情僞得矣帝曰善。

德裕御史大夫栖筠孫。相吉甫子也。少卓犖有大節蔭補校書郎穆宗時擢翰林學士帝以德裕名家子有文章甚顧厚之會疏請戚里不得請宰相私第與交通爲李逢吉所擠出觀察浙西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顧養德裕召長老可告語者諭以孝慈大倫使歸相曉勅棄不養者寘顯法俗爲亓變毀淫祠數千所法嚴令具盜不得作敬宗立詔浙西上脂盝粧具德裕言臣準三月壬子赦令常貢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吏緣爲姦而民益彫窳也本道素稱富饒近更李錡薛苹之苛加以亢旱物力

大歷軍用褊急率歲經費常負逋十三萬有奇今所須
脂盝粧具度用銀二萬有奇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工
難立辦願詔宰相使臣何以不疲人不斂怨不乏軍興
而仰遵詔旨乎昔太宗時使者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
亮獻之大亮諫止詔書嘉嘆玄宗時遣使抵江南捕鵁
鶄翠羽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造琵琶捍撥鏤
牙簫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夫名鷹鵁鶄鏤牙簫微物也
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今所需天鵝天馬搠豹盤
絛交彩怪麗惟乘輿得御而廣需千匹臣竊惑之昔漢
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德仁慈儉稱之至今願陛
下近師二祖之容納遠法漢家之恭約裁賜節減天下
幸甚帝優詔停止泗州僧開壇度僧尼云爲天子誕月
資福亳州僧得聖水云可已疾請禁止塡塞語具異教
考天子荒晏數游幸廢朝上丹扆六箴以諷已入爲兵
侍郎爲李宗閔所擯出節度鄭滑徙劒南西川作籌邊
樓築杖義城作禦侮柔遠等城以扼蠻險蜀䍐大賓語
具邊防中已帝言文宗時令諫官言事毋著名如匿名書非
體也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時猶不爾其後李訓鄭注敎

先帝以術御群下實始成此風人主獨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豈必䝉詐哉帝曰善詔群臣言事毋得乞留中常是時天子側席待德裕爲政德裕亦慨然以經畧天下自許又智畧足謀任言無不從帝數出畋抵暮夜乃還德裕言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朝日入而息傳言君就房有常節願深察右譴比側聞五星失行天示法戒願節畋遊以承天意帝從之會獵涇陽諫官高少逸鄭朗等切諫爲改容謝焉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闍士良恨惡之帝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而士良譖以爲二人嘗不利於上命賜死遣中

使追故相嗣復珏於貶所即誅之户尚書悰聞之矍然曰天子新即位茲事豈宜手滑奔往告德裕德裕與同列上奏言德宗疑劉晏動揺東宮而殺之中外寃歎兩河不臣者得以爲口實後德宗悔至録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乃悔爲出涕嗣復等有罪當先即訊俟罪狀著白後誅之未晚今遽遣中使即誅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得召見流涕諫帝命坐者三伏不起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寃今未奉俞旨不敢起帝乃曰朕特爲卿等釋之德裕即趨下階舞蹈謝乃還二使而嗣復等再貶二人

本宗閔黨而德裕爲力救得免其識體如此當是時闞
仇士良以身佐命不得任而天子於相德裕如一人乃
大恨。思傾之會帝以受尊號肆赦士良乃揚言於衆曰
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矣見曹必往詐意激
禁旅士讐嫉相作亂德裕聞卽詣馳闕訴於帝帝怒立
宣諭兩軍無此議且赦出朕意非繇相士良慙謝老奴
妄聞當死乃得罷而任相益專
帝外尊禮士良中忌惡之、士良覺以老病乞骸、
許之、其黨送之歸私第、士良教之曰、若曹事天子、第無
令得閒、常以聲色珠玉狗馬、婾快其耳目、使無暇他及、
則可以得志矣、必勿令讀書親儒生、彼讀書親儒生、見
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去、無何
死、其黨上變告發其宿惡、捜其
家、得兵仗數千、削官爵籍家、
時盧龍澤潞河東迭作

亂回紇入塞內侗邊天下勤於兵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師敗相繼若其弊三詔令下軍中日三四而宰相不預聞失政本一諸監軍各以意指揮軍事將不得專軍師無統二軍各宦者爲監其牙隊皆選卒而在陳者顧羸怯不任戰每戰監軍秉信旗乘高立馬環牙隊自衛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潰三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十人聽監軍取一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非中書進詔無他詔自中出者視布堅定號令嚴簡將帥任軍者得專其威令故所向有功而回鶻以多算底定畫具戎狄志中始盧龍軍亂殺節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習務帝召相計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方易帥時
衆心何能無覬望危而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
置之數月不問必變矣請置之勿遣使而徐觀其變旣
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亦置不問雄武軍使
張仲武遣使上書請擊絳自効詔中書問狀使者言行
泰絳本遊客羈人人心不附仲武故幽州將性忠義通
書習事爲士心所歸計軍中今已逐絳矣問雄武卒幾
何曰軍士團合千餘人德裕曰恨少少何以立功對曰
在得人不在衆多幽州糧饟具在嬀及邊七鎭今獨入
據居庸關絕其餉道自定矣德裕度功可成喜乃上旨

行泰絳皆使大將表脅朝廷求節鉞此河北宿弊故不可聽也今仲武表起義討亂與之節有名乃命弊武知幽州留事而仲武充幽州巳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弟子稹不發喪請後朝議以回鶻未滅邊備警討澤潞將國力不支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異河朔習亂巳久人心難化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破朱滔擒盧從史皆其功異時無慮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其後敬宗不恤國時相無遠謀劉悟死因循以授從諫至跋扈難制今垂死復以兵擅付豎子朝廷又從而授之則

四方視效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善卿何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三鎮幽州初定必不與交通但得鎮魏不與之同不從旁沮撓卽稹成擒矣宜遣重臣諭鎮魏以河朔自艱難來列聖許其承襲於澤潞事異今朝廷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獨委之兩鎮但願立功効自澤及後昆愼勿聽游談者言爲子孫謀存輔車勢自貽禍也且徧諭將士以賊平厚賞兩鎮聽命稹成擒矣群臣交諫帝曰吾與德裕共之保無後害於是命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充招討使與河東劉沔河陽王茂元會討之遣中丞李回賜盧龍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賜鎮

魏詔令早平澤潞弘敬元逵仲武慴廟謨震悚具櫜鞬郊迎立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兵興以來未有也先是河北諸鎮有自請後者朝廷必遣弔祭使先之次冊贈使又次宣慰使往來計度終已乃用兵則稽半歲餘而叛將得繕完爲備至是即下詔致討咸以大振往河朔用兵師行出境利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令解一縣一柵居之以爲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月而兵頓德裕請宣指令元逵取邢州弘敬取洺州茂元取澤州彥佐沔取潞州期在平定毋取縣柵爲口實又善爲激發諸鎮情見計得而勵勸效命彥佐發徐州行後又請休士於絳請濟師德裕

日彥佐顧望無急賊之意所請皆不許且賜詔切責令進軍冀城以天德防禦使石雄副之元逵數有功請進官賜敕獎以厲諸將而元逵密表弘敬顧望懷兩端德裕言忠武軍素號忠勇累戰功而邠寧使王宰年力壯可用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阻山險未能進而賊屢出兵掠晉絳即冒絳殘今遣宰將忠武軍徑魏博抵磁分賊勢弘敬必駭懼他變此攻心之術也弘敬聞恐忠武兵入境立倉皇出師自將渡漳水趣磁州已德裕復以河陽兵力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且屬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代茂元徙石雄為晉絳行營節使代彥佐劉沔與張仲武隙詔徙鎮以故相李石為河東節使制之雄赴鎮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而王宰克天井闕、於是劉稹日蹙願舉族歸命使相石以聞相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偽輸款以緩師勿聽也宜詔石勸稹云誠悔過面縛境上石當受降護歸闕不然誠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時進討毋怠會河

東軍亂與稹通。行營兵馬使王逢請益榆社兵詔河東出兵二千赴之而河東兵闕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詣逢故事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去鎮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乏以私絹益之人纔一匹時歲已盡軍士請度歲且行監軍呂義忠不許弁遂據軍府作亂石奔汾州朝議洶洶請罷師德裕言太原素號忠順獨緣賞薄為賊所交煽而然況反者千五百人何能為何可舍也詔使相石赴太原召兵已亂遣中使馬元贄詣宣諭且覘之元贄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曰相公須早與弁節矣不者亂且德裕問狀元贄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横水兵走榆社庫中甲在行營弁何能集兵甲如此元贄曰元

原勁悍人可爲兵弁召募致然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財
李相正以欠軍上絹一匹無從得故致亂弁何從得財
元贄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殺此賊而
進討愈益急河東平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乃擁監軍呂義忠還太原擒弁送京師斬之於是德裕言於帝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戍兵得楊弁令王宰軍久不進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義成以精兵二千抵萬善處宰肘腋內宰必致死矣帝曰善會河陽帥茂元卒相德裕言徙懷州刺史
闕河南帥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賦隸河陽事體
外午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
平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爲重

鎮東都可高枕矣於是邢洺磁三州以力屈詣元逵弘敬降德裕曰昭義根本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且變矣帝曰郭誼其無乃梟劉稹自贖乎德裕曰信如聖諭帝曰郎如是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往諸道討逆節所得州輒自守今邢降元逵磁洺降弘敬脫請之難於可否矣請先以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成命下則二鎮無辭於是以盧鈞爲昭義帥乘驛赴鎮而弘正領三州鈞素寬得人及赴鎮人情洽而昭義遂安無何稹將誼果殺稹及其族姓函首降帝曰今何以處誼德裕曰劉稹騃孺子爾阻兵拒命皆誼謀及力屈又賣稹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

宜及諸軍在境弁誼等誅之於是詔給復昭義五州一年積父子所增横税皆免所籍兵遣還農諸道將士加賞賚有差而澤潞平元和後數用兵宰相至不敢休沐繼以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决率午漏下輒還第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使至京師輒引見問慰其可語者諭以破盜方畧及諸將能否情僞咸得其要領及歸必面諭曰河朔兵力雖強要不能自立須籍朝廷官爵威命以填之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赦使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事功結明主知乎繇是三鎮惕息不敢有異志始德裕恐河北軍乏興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十三萬及諸道所進助軍錢皆入焉明年減三之一以度支郎中判之故沛有餘財當是時國威再振乃奏上尊號詣郊廟奏告詔進德裕太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曰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功最高然且不敢當裴度勳德守司徒至七

年不遷臣守舊秩足矣取辭帝曰恨無官可酬卿功柰何乎辭德裕不獲命乃言曰臣先臣封趙冢孫寬中始生小字曰三趙意傳嫡也臣前幸蒞封改中山臣先世居汲汲衞地願得封衞改封衞德裕以帝數討叛有功慮且汰於武乃上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止不追曰所獲多已求多傷威養繇基射㭰葉百步外百中觀者歎之曰不如息也若亏少撥者前功棄矣今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此亦養威少息之時也願毋佳兵帝曰善時天子雖竝置他相而倚毗獨德裕用兵時决策制勝皆獨斷他相不與也至是上疏乞骸骨又以星家言熒惑

犯上相懇避位帝輒慰留之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
得所今大事未就奈何乎去蓋得君如此然德裕有相
才本所乏者度又秉政久多狥愛憎怨恩先是始秉
政爲帝言維州降將悉怛謀之冤也以爲相僧孺讒賊
所爲而僧孺得貶語具戎狄志及是乃言曰曩劉從諫
據上黨垂十年逆節見矣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方執
政令忠於謀國留之豈有後悔哉顧加相銜縱之去成
今日之患竭天下財力二年僅乃克之此二人爲國謀
不忠宜加誅會得河南少尹呂述書言劉稹破報至僧
孺失聲嘆咤持以聞帝大怒貶僧孺循州流宗閔封州

給事中韋弘質上書言宰相權已重不宜復典司錢穀意以傾德裕德裕言傳曰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蕭望之爲漢名儒嵗首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詔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言人思慮有限一人不可兼衆職太宗怒以爲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南夫今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得以陳論至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干今弘質受人教誘而言是圖柄臣也幸陛下昭其邪心遏絶之弘質坐貶官德裕意欲政出宰相尊朝廷以肅下而深疾朋黨故憤切如此散騎常侍柳公權本與德裕善以他柘薦擢集

賢學士德裕恚恩非已出立左遷宮僚給事中李中敏
才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子中敏判之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繇有兒士良慙恚德裕惡其
與楊嗣復善奏出為刺史帝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
召相卜之德裕素嫉之乃對言居易衰力不任朝請其
從父左司員外郎敏中文學不減居易而器識過之遂
以敏中為翰林學士嗚呼書有之曰無有作好無有作
惡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有作之為害大也德裕柄
國為名相不以此時捐愛憎以已怨而驅逐異已以益
怨於好惡福威亦已作矣作已迫矣有無危乎帝自潛
邸時業惑志於仙僊在位作望僊觀於禁中作僊臺南

郊巳方士趙歸眞得幸諫官以爲言帝謂宰臣曰諫官論趙歸眞事卿等聞之乎對曰聞之德裕前對曰歸眞以詭術出入禁中爲敬宗朝罪人不可近帝曰朕爾時亦識是人不知名獨衆稱趙鍊師知爾時亦無大過豈足深過哉朕宮中屏聲技絕宴飲獨欲聆道論滌煩耳至政務必卿等與共平章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則趨旬日來歸眞之門車轍滿矣歸眞亦以物論求退薦羅浮道士鄧元起能僊迎致之與衡出道上劉玄靖皆挾方術進毀佛教自詡於是敕併省僧寺前淫於方士言益深餌金丹躁喜怒不常問德裕以外

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驚懼天下既平願靖之以寬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懼帝自五年秋有疾而方士以爲換骨且得僊藥益進遂病六年病不能興諸宦者竄於禁中定策下詔言皇子冲幼立光王怡爲皇太叔監國更名忱帝崩即位是爲宣宗

宣宗皇帝 憲宗第十三子母孝明鄭太后會昌六年春三月即位尊母妃爲皇太后相德裕罷爲兵侍郎學士敏中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皇子五人爲王夏相讓夷罷戶部侍郎植馬同平章事秋肅罷中書侍郎商盧同平章事十二月朔日食是歲雲南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敗之大中元年春正月壬子朝獻太清宮癸丑朝享太廟甲寅郊赦改元復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

階勳、賜父老帛、文宣王及二王三恪後予一子官、封皇弟四人爲王。旱。避殿減膳、錄囚、徒罷教坊樂、出宮女五百人。相商罷。門下侍郎元式。崔中書侍郎琮。韋同平章事。夏、積慶蕭太后崩。文宗母。祔光陵。是歲、張仲武及奚北部落戰、敗之、吐蕃回鶻寇河西、河東、王宰敗之、相回罷、貶前相德裕爲潮州司馬。二年春、群臣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皇帝、赦。宗子房未仕者予一人出身、賜文武官階勳爵、封子澤濮王。夏。五月朔日食、相元式罷。兵侍郎墀。周刑侍郎植。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皇太后郭氏暴崩。是歲吐蕃來歸三州及七關、三年春。隕霜殺桑。相植墀罷。夏中書侍郎鉉。崔兵侍郎扶。魏同平章事。秋、復河湟。武寧軍亂。李廓逐節度使。冬。京師振武天德靈武鹽夏地震。封皇弟惕彭王。前相

德裕卒崖州。涇原帥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帥朱叔明、取樂安州、邠寧帥張君緒、取蕭關、具邊防志、

四年夏。霖雨。錄囚徒。蠲逋負。相扶卒。戶尚書龜從。崔

兵侍郎綯。令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龍軍亂。逐節使張直方、

黨項羌作亂。五年夏。羌平。封子潤鄂王。瓜沙岷廓等州

來歸。置歸義軍。戶侍郎謩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龜

從罷。湖南饑、六年春。正月。彗星出于觜參。禮尚書休裴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封皇弟備棣王。淮南饑、七年春。有事于郊廟、赦。夏。中書侍

郎朗鄭同平章事。八年春。正月朔日食。旱。封皇子三人為王。九

年春。相休罷。出鎮宣武秋。旱。減上供饋運。蠲逋租。發粟賑貸。

相鉉罷。出鎮淮南罷淮南宣歙浙冬至元日常貢。代下戶租

税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十年春。工部尚書朗鄭同平章事。

秋。封皇子二人為王。九月彗星出房、冬。相休罷。工部尚書慎繇崔同平章事。十一年春。相謩罷。夏。容管軍亂。逐經略使王球、秋。

兵侍郎鄴蕭同平章事。封子灘廣王。九月彗出房、冬。相朗罷。

十二年春。戶侍郎瑑劉同平章事。自判度支相、相慎繇罷。出鎮劉南

鹽州軍亂。監軍楊玄价、殺刺史劉皐、夏。嶺南軍亂。逐節使楊發兵侍郎孜侯夏同平章事。自鹽鐵轉運相相瑑卒。瑑與崔慎繇議政、慎繇以為當甄別流品、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中原丘墟、今獨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識、而先流品、豈致理之道乎、慎繇無以對、瑑病篤、猶手疏論事、帝甚惜之、湖南江西宣歙軍亂。湖南逐觀察使韓琮、江西逐觀察使鄭憲、宣歙逐觀察使鄭薰冬。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民廬舍數萬區、兵侍郎

蔣伸同平章事。湖南江西平叛將誅、是歲、南蠻寇邊、十三年春大

赦。蠲度支戶部逋負、放宮人、秋。帝不豫。閣立鄆王漼爲皇太子。崩。年五

十、葬貞陵。謚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初憲宗納李錡妾鄭生帝封

光王十許歲時遘重疾見異光顯然起正身端拱坐乳

媪以爲心疾穆宗視之喜撫其頂曰英物也賜王如意

巳外晦內朗嚴重寡言笑宮中皆目爲不慧文宗好誘

其言爲戲笑武宗豪尤不加禮蓋自韜匿群居遊未嘗

發一言故爲宦者所利因得立及監國見百官憂戚滿

容裁庶務咸當於是始知有晦德焉旣即位誅趙歸眞

相德裕攝冢宰奉冊退帝謂左右曰適奉冊者太尉耶

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立出鎮荊南德裕位重有功勤衆不謂遽罷而遽罷中外大震所命相左右無知者嘗欲相蕭鄴制且行內樞密覆奏鄴故判度支今應罷否帝疑閹佑之即出崔慎繇名付學士院草制而鄴罷中尉馬元贄以定策功有寵相植因附之叙宗姓交親帝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以朝帝識之收親吏鞫問盡得其交通狀貶刺常州學士蔣伸嘗從容言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也帝驚曰即如此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致亂非難帝稱善久之日異日不復獨對卿矣伸莫測所謂尋拜相當令相敏中爲萬壽公

王擇壻也薦鄭顥妻之時顥已約婚盧氏婿親矣深銜之數毁短焉敏中充招討黨項使赴鎮泣言於帝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深刺骨臣外出顥必從中危臣臣死無日矣帝於禁中取小檉匣授之曰視之此鄭郎譖卿書也朕信之豈任卿至今日哉敏中感涕不自勝嘗詔刺史臨人官毋得從外輒蒞治必詣京面察其行能乃遣相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令便道之官帝詰之綯對曰道近省迎送費耳帝曰朕以刺史多非人爲百姓患苦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行黜陟令始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綯嘗謂人曰吾秉政十年最恩遇然

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每臨朝宰相奏事無一人旁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問閭閻細事間及宮中宴遊頃之復整容厲肅如初曰卿輩好為之已乃罷樂聞娛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已乃讀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當多屈意從之諫官負闕中書奏請補帝曰諫官要在舉職豈必人多第令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朕日聞所未聞足矣敕待詔官與刑法官諫官得次對在宮中常衣澣濯非母后侑膳不舉樂歲小饑輒憂形於色恭儉好善卽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為樂飲盡歡諸王疾常親至

卧内存問憂形於色故事公主降以銀裝車帝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仍詔公主執婦禮如臣庶儀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鄭顥弟顗嘗疾病遣使視之還問主安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帝怒歎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家爲婚有以也夫召公主責之繇是貴戚守禮法帝欲知天下郡國境土風俗及四方阨塞如衣冠族制置利害命翰林學士澳纂爲書曰處分録欲知百官名數及銓法命令狐綯凡吏部注擬政府制授具籍之日具負御覽置案上閲焉以太宗所撰金鏡録授翰林學士澳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太息曰凡求致太平者當以此言爲首矣又書貞觀致

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讀之自寶曆來閹寺權寵甚帝雖爲所擁立而剛明不惑一裁之以法有敕使過陝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觀察使以聞謫配恭陵內園使遇宰相不避馬相奏之帝詰責對曰供奉官例不避帝曰汝銜勑命即橫絕可也何得私出不避宰相爲乎配南牙監軍王宗景以失律杖配恭陵爲著令蓋用法明勑如此尤重惜官爵服章於翰林最親然遷官必愼資歷日吾不敢以官爵私親臣也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待幸賞率終歲不用事鄭太后謹朝夕親其養舅光鎮河中入朝問政語汙鄙帝不悅留爲羽林統軍太后屢言其

貧輒加賜終身不任賜㘸令免稅中書執奏帝曰朕初以光元舅欲優之乃不知其過此人所難言卿執奏幸甚麽事皆然朕豈憂天下哉有始有卒其唯聖人當共守之耳。有醫工得幸敕鹽鐵使補場官轉運柳仲郢言醫工術精宜即於醫官中遷補若委以銅鹽將何自課最且場官賤品非制敕宜親遷賜緋羅遣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冠諸優寵一日抵掌詼諧及外事帝正色曰養爾曹祇供戲笑豈及以政耶尋坐流遣樂工羅程善琵琶罪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得復奉宴遊帝曰汝曹所惜者絕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耳竟抵刑終不私親侍如此念親民官為政本申未任刺史縣令及刺史縣令有贓負者不擬侍從官若縣令必滿三考乃聽遷之令建州刺史于延陵辭之官帝問之曰建州去京師幾

何對曰八千里帝曰卿毋謂建州爲遠政鉅細何渠不聞此階前乃萬里耳宰相擬李遠刺杭州帝曰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相綯曰詩人獨寄興爲高耳豈必實然乃得任嘗較獵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問爲政何如對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不與盡殺之及歸帖名寢殿柱間擢刺海州入謝賜金紫取帖示之又獵渭上有父老十數人聚佛祠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問聚祠禱何爲曰縣令李君奭有異政滿當罷詣府乞留故祈佛冀諧所願耳會懷州刺史闕帝手筆除授重民治通下情如此輩語相敏中言朕昔從憲宗靈輦行道遇風雨百官散惟山

陳使長而鬚犨靈駕不去者誰耶對曰令狐楚有子乎對曰考功郎綯也才器可任即擢知制誥已得相與宰相論元和間循吏孰賢相對曰臣嘗守江西聞觀察使韋丹之賢也功德被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一日賢矣立以其子宙爲御史黨項寇邊欲擇帥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陳方略較然帝喜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卿其爲朕行諴欣然奉命招諭黨項降之諸用才不次如此帝知黨項反繇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臣反詔南山黨項羌宜於銀夏境內給閑田令耕作爲生不受令乃誅若邊將貪鄙

致其怨叛罪邊將無赦自是選儒臣代邊帥靖之陛辭面戒勵乃遣而黨項遂安宰相以復河湟上尊號帝曰此憲宗皇帝意也朕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昭武功故大中之政法紀修飭民物阜利人思詠不衰謂之小太宗始帝潛邸時聞相德裕怙才專心惡之及即位首斥去而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時有偏陂石雄詣政府自陳烏嶺五寨之功求一鎮終老執政以雄本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怏怏而死德裕為相時有薦丁柔立清直任諫官者不用及是為右補闕訟言德裕功坐阿附貶官德裕相時淮南節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獄坐盜用官錢彊娶所部民女估資裝為贜諭死議者謂為已甚湘吳武陵兄子也德裕惡武陵遣御史崔元藻李調覆獄駁之德裕怒貶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按如紳奏處死及是須寃德裕坐貶死崖州德裕為

相時所居第有院曰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天下大事輒
獨處其中左右侍御莫得近故許畫精審性不喜酒後
房無聲色其沒也見夢令狐綯若再綯覺而懼曰衛公
精爽可畏言於帝還其喪後追贈尚書左僕射復爵國
公

帝少事佛盡復會昌所廢寺度僧尼帝母鄭太后本
太皇郭太后侍兒也微時爲郭太后所苦怨之帝即位
待郭太后禮頗衰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
帝聞乃大怒而太后以是夕崩帝不欲祔陵廟禮院簡
討王皥以爲祔陵廟宜稱帝大怒命相敏中詰之皥質
言太皇太后汾陽王女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母天下
五朝豈得以曖昧之謗廢禮乎敏中附帝意爲辯斥皥
竟不撓相墀見之舉手加額嘆其孤立尋貶句容令帝

春秋高有二子長鄆王灌無寵幼夔王滋愛欲立之以非次故猶豫者久群臣莫敢言魏謩拜相入謝涕泣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之臣竊以爲憂帝默然裴休繼以爲言帝曰建太子則朕爲閒人安所事朕乃不敢復言久之欲御樓肆赦相綯曰御樓費甚廣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相慎繇欲因啟悟帝曰四海望陛下建儲之日久矣今行之雖郊祀可也況御樓乎時帝餌方士藥躁渴多諱惡聞之色變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繇罷及寢疾宰相不得見以中尉王宗實懷二心不可屬處內侍王歸長等三人

使擁立夔王於是三人相與計出宗實監淮南軍宗實受敕出左軍副丌基音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矣中尉何不入一見聖人而遽遠出乎宗實悟入至寢殿帝已崩東首宮人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爲太子已即位取歸長等殺之是爲

懿宗

懿宗宣宗長子母元昭鼂太后大中十三年秋八月即位始聽政相鄭顥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相綯罷司徒敏中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是歲雲南蠻陷播州 咸通元年春浙東亂觀察使王式討平之夏京師地震相孜罷禮尚書畢諴同平章事追復蓟相德裕官爵贈左僕射有事于郊廟二年春相敏中罷尚書左僕射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三年春相伸罷秋武寧軍亂尚書左僕射夏侯孜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嶺南西道軍亂封皇子二人爲王四年夏有事于郊廟夏相誠罷兵侍郎楊收同平章事相審權悰罷兵侍

郎曹確同平章事秋七月朔日蝕冬昭義軍亂五年夏兵侍郎蕭寘同平章事彗出婁秋相孜罷兵侍郎路巖同平章事六年春相寘卒兵侍郎高璩同平章事卒兵侍郎徐商同平章事冬晉絳二州地震太皇太后崩七年秋八月晦冬相孜罷八年春河中晉絳地震夏旱秋戶部尚書懷州軍亂兵侍郎于琮同平章事九年春彗星出婁胃夏龐勛反桂州陷宿徐濠泗州觀察使崔彥曾刺史盧望回死之冬有妖星如匹練亘天化爲雲沒楚分盜陷和滁二州滁刺史高錫望死之羽林將戴可師及盜龐勛戰都梁死之十年夏旱悍蔣罷戶侍郎劉瞻同平章事秋彗出大陵龐勛誅十一年春相確罷夏兵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秋魏博軍亂相瞻罷冬禮尚書判度支王鐸同平章事十二年春巖罷禮尚書劉鄴同平章事十三年春相琮罷戶侍郎趙隱同平章事浙江地震十四年春迎佛骨鳳翔雨土州民産子一頭四手秋七月帝崩年四十一葬崩陵諡昭聖恭惠孝皇帝廟號懿宗

帝初立。內樞密詣中書揖相悰。杜出斜封書授之。發視。則宣宗大漸時宦官請監國奏也。宣徽使楊公

慶繼至。日。時宰相無名者當反法處之矣。悰拱手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封還之。謂公慶曰。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承旨行何卒倉乎。公慶出謂兩樞密曰。内外一體。上新踐祚。當施德天下。何得遽贊成殺宰相乎。若習以性成。中尉樞密。亦豈能自保。事得寢。帝奉佛怠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誦經。手錄梵章。數幸諸寺。廣施與。好音樂宴遊。每宴水陸珍畢備。樂工善新聲。擢以爲將軍相嚴修陰賊。通賂遺。與相保衛。比而亂政。帝有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女也。妃寵。主出降。傾宮中珍玩賞資之。薨帝哀甚。殺醫官二十餘人。逮親族三百人。相瞻與京兆

尹温璋。以非辜諫瞻。罷鎮荆南。璋貶死振州。巖保衡共譖瞻云。與醫官通。庇之。再貶刺康州。學士鄭畋當制情其贊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見大恨之曰侍郎乃表劉相也貶梧州司馬又共譖相收。流驩州賜死。已巖與保衡隙。保衡發其姦。罷鎮西川。卒賜死。巖籍奏三品以上賜死令使者剔結喉三寸進爲驗後自罹其禍所死處則傷收死時棚也

公主薨。保衡罪狀漸著。貶賀州賜死。當是時帝汰侈甚。國用兵不息。賦歛繁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浙東賊裘甫因作亂。懷州民訴旱。刺史榜禁之。民怒相與逐刺史爲亂。南詔陷安南。募徐泗兵往赴援。又別發卒戍桂州。約二歲而更。留戍者五年矣。

以乏興不發代令更畱於是戍卒思歸不得怨憤推判官龐勛爲帥起作亂州縣莫能抗而土崩之形成帝立十四年而崩少子普王儼爲中尉劉行深韓約所立生十有二年矣是爲僖宗

僖宗懿宗第五子母惠安王太后咸通十四年秋七月即位冬中書侍郎蕭倣同平章事十二月震電乾符元年春中書侍郎裴坦同平章事夏坦卒中書侍郎劉瞻同平章事無何卒初瞻貶無賢愚痛惜及召還長安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改期褻他道入瞻南遷時劉鄴附於章路頌毀之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遂薨人以爲鴆云兵侍郎崔彥昭同平章事鄴罷兵侍郎鄭畋戶侍郎盧攜同平章事是歲雲南蠻寇黎雅二州發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二年春有事于郊廟赦夏太白晝見濮曹州盜起秋大蝗冬十一月震電三年春吳天平軍亂平盧節使宋威爲諸道招討使夏雄州地震裂水湧出秋九月朔日蝕冬京師地震四年春浙盜陷明台州濮盜陷鄆州昭義軍亂簡較司徒王鐸同

平章事、宛句盜黃巢陷鄆沂州、天平軍帥薛崇死之、夏
四月、朔日蝕、陝州軍亂、江西盜陷江撫州、雄州地震、盜
巢陷隋州、鹽州軍亂、逐刺史、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安南戍
兵亂、逐桂管觀察使、五年春、副招討使曾元裕、與濮盜戰
申州、敗之、爲諸道行營招討使、宋威罷、江西盜陷饒信
虔吉洪等州、湖南軍亂、逐觀察使、夏、相畋攜罷、兵侍郎
豆盧瑑、戶侍郎崔沆同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風拔木、秋
盜巢陷杭越州、蔚罷、中書侍郎鄭從讜同平章事、盜巢
陷福州、六年春、京師地震、藍田山裂出水、河東軍亂、夏
四月朔日蝕、盜巢陷廣安南、秋、陷潭澧、澧州刺史李絢
死之、冬十一月、兩日並出鬭、鐸罷、門下侍郎盧攜同平
章事、盜巢陷江陵、陷鄂宣歙池州、荊南盜陷朗州刺史
崔翥死之、石門蠻陷澧州、權知州事呂自牧死之、桂陽
盜陷郴州、刺史董岳死之、廣明元年、帝七年、春、河東軍
亂、殺節使呆、夏、京師東都汝州雨雹大風拔木、淮南將
張璘及盜巢戰信州、死之、江華盜陷道州、宿盜陷連州、
秋、昭義軍亂、殺節使、盜巢陷睦婺州、渡江陷滁和汝州、
渡淮陷東都、閹令孜爲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使、
閹復光副之、巢陷虢州、閹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
盜巢陷潼關、相攜罷、縊死、戶侍郎王徽、工侍郎裴澈同

平章事。盜巢陷京師，僭號。帝出居興元。相豆盧瑑、崔沆、尚書左僕射鄴、右僕射琮、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廣德公主死之。鳳翔節度使鄭畋、檄鄰道兵討賊。靖陵雨血。中和元年，帝八年。春，帝出居成都。赦。劍南三川門下侍郎王鐸同平章事。盜温陷鄧州。鳳翔節度使畋及盜巢戰龍尾坡，敗之。畋為京城西面行營都統。夏，涇原節度使程宗楚、朔方節度使唐弘夫及盜巢戰咸陽，敗之。巢走灞上，已復入京師。弘夫、宗楚死之。大風雨土。門下侍郎畋、兵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秋，星變，流如織，或大如杯碗。盜陷台壽光處州。二年春，鐸為諸道行營都統，承制封拜。太子少師崔安潛副之。高駢罷。司空畋同平章事。荊南監軍朱敬玫殺節度使。秋，盜陷洪州。盜巢將朱温降，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冬，荊南軍亂。關中饑。三年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鐸罷。魏博軍亂，殺節度使。都統克用及盜巢戰零口，敗之。戰渭南，又敗之。復京師。相攻罷，為東都留守。司空鄭從讜、判度支崔瀣同平章事。秋，晉州地震。冬，全椒盜陷滁州。浙江軍亂，逐杭州刺史。四年春，舒州盜作亂。盜巢誅。盜殺中書令鐸。關中大饑。武昌盜陷岳州。光啓元年，帝十二年。春，荊南軍亂。帝至自成都。赦。改元。盧龍軍亂，殺

節使、盜秦宗權陷東都、前奉國節度使叛附黃巢者也、義昌軍亂、逐節使、關令孜攻河中、河東節帥李克用救之、寇同州、刺史郭璋死之、克用犯京師、天子如鳳翔、是歲歸、汀、漳、虔、均等州陷于盜、二年春、帝出居興元、兵尚書孔緯、兵侍郎杜讓能同平章事、成都地震、鳳翔女子化為男、夏、邠寧節帥朱玫以嗣襄王煴入京師、星孛于箕尾、秋、星隕于揚州、冬、襄王煴稱帝、尊帝為太上皇、盜全忠陷滑州、煴玫伏誅、是歲、漢、常、澧、許、泉、興、鳳、岳、鄂等州皆陷盜、三年夏、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叛、犯大安門、不克、走伏誅、盜全忠陷曹州、刺史丘弘禮死之、兵侍郎張濬同平章事、盜陷江陵、荊南節度使張瓌死之、是歲、揚、常、衢蘄州陷于盜、文德元年、帝十五年、春、盜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三月朔日蝕、帝崩、年二十七、葬靖陵、謚惠聖恭定孝皇帝、廟號僖宗、

僖宗生、失學而蒙、所事惟嬉戲飲食、蹴鞠鬭鷄、蒲博擊毬諸戲、自謂即時、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擢知內樞密、遷中尉、政事一委之、呼為阿父、令孜多巧數、每見常自懷珍果入與

帝偶飲帝與內園小兒狎賞賜動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貨輸內庫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而下鉗口不敢言葢天子制置一出閹寺擅而賊忠良賣官爵鬻獄沮師蠹生民又其細矣然是時天下無慮皆大盜據土為方鎮天子不能難北司獨以威重劫人主陵奴朝士乃其視方鎮惴惴唯恐逆其意伺動靜為喙息故內外交重而交亂右補闕常濬上疏言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旨並足致天下紛紛如此宜稍振刑典以威四方令孜覽之恚曰此疏流傳藩鎮寧不致其猜恨貶萬州司戶賜死拾遺侯昌業疏刑政亂

極諫亦賜死而大盜王仙芝黃巢之倫不數載衡行於域中黔首尺籍丁壯無賴者無慮皆逐將帥長吏起爲椎劫至千里無鷄犬生民麋爛耗矣初濮鹽徒仙芝作亂行營招討使宋威破走之即奏僊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而僊芝乃益熾攻剽如故而兵始休輒復調人怨憤思亂相眙言宋威衰病不任將崔安潛張自勉有威望任將請易之而同相盧攜王鐸絀其議且請自勉以兵援宋威節度畋以爲威自勉已有郤而更使相統是賊之也迺上書言自僊芝倣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援張自勉解宋州之圍通江淮漕使不

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隸威。威復加誣譖。當何以自明。若大寇忽至。又何以待之。即不聽。臣獨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自將衛其境。猶愈也。攜持不可。而威果敗衂。時盜賊蜂起。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之官。不詰盜。出庫錢千五百緡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如之。未幾有捕盜至者。盜曰。彼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必中分。今貴我死。不惜願與彼同死耳。安潛曰。汝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所先。復何辭。命給告者錢。而副盜於市。自是盜相疑。逃散之他境。安潛以蜀兵怯。募陳許州壯士。與蜀人雜訓練。得三千人。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得千人。年浸以彊。而閹令孜與安潛內御。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計。奏以兄陳敬瑄及腹心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帝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使。代安潛。而師立鎮東川。勗鎮興元。已而宛朐盜黃巢陷鄆州。趨潁蔡。與

王僊芝合陷隨州西陷虔吉饒信州巳自宣州渡江掠
浙東從閒道入閩趣建州陷閩中復剽嶺表據安南騰
書求天平節度使下廷臣議咸請假巢節以紓難相畋
欲因授嶺南節羈縻之相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言曰
駢才略無雙又淮南天下勁兵處也集諸道討賊如拉
朽奈何舍之畋曰巢之亂本於饑衆以利合故能與自
江淮蔓延于天下今國家久平士卒不足用所在閉壘
不敢出不如釋之及歲豐而其下思歸衆且散衆散而
巢乃机上肉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天下之憂未艾
耳會駢請以公主嫁西戎得專意南方攜又議從之畋

以爲損國威不可許抗論相訴謾帝以大臣爭卩語乃
俱罷。時攜病風不能行，內挾令孜，外倚駢，寵遇甚厚，賄
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輒爲
所沮。當是時，巢在南海，被瘴疫死者十三四，乃自桂編筏
浮湘水而下，陷潭州，山南東道帥劉巨容擊破之，俘斬
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盜可盡也，巨容曰：
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平棄之，或
乃得罪，巳矣，無窮追爲矣。繇是賊復振，自采石渡江，圍
天長、六合，而高駢擁重兵不討，巢乃度淮，陷申州，掠潁、
宋、徐、兗，巳遂陷東都。自戎起草莽間，轉掠度時，無長筭
遠畫，四年之間，屠名城，陷王都，毒天下幾遍，古未前有

也巢犯京師閹令孜請幸蜀帝不懌命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使將神策軍禦之神策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中徼廩賜未嘗更戰陳聞當行則父子聚泣以金帛雇病坊人代行不能軍而巢入潼關令孜罪狀相攜以解負擔雜經死相睨鎮鳳翔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軍以妻自所織紝衣戰士巢入京師帝出狩梁洋畋謁帝斜谷泣請死帝勞慰之請駕留帝曰朕不欲密邇大寇矣不能留公謹扼賊無令西勉建大勳畋以道梗奏難通請得便宜行許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中得承制除拜當是時盜巢入宮僭大號年八稱大齊皇帝改元金

統盡殺唐宗室。畋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俟兵稍集圖
之。畋哭曰。諸君勸畋姑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卧
閤中。會巢遣人以偽詔至。監軍與之宴樂。作將佐而下
皆哭。使者怪問之。幕將斬儲曰。以相公中風不能來。故
悲耳。民閒聞者皆泣下。畋聞。乃太息曰。吾固知人心未
厭唐也。乃刺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
聽命。與刺血盟。完城壘。繕器械。蒐士練伍。密約隣道起
同難。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遣人招之。士畢至。
軍聲大振。賊遣使齎偽詔來。召斬之。遣賊將來寇。設伏
擊敗之。於是傳檄天下。徵兵合討賊。時天子走蜀。詔令

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遠近震聳各治兵應之巢大懼不敢西過鳳當是時微畋社稷幾殆會行軍司馬李昌言乘襲之失軍請行在拜司空平章事昌言將兵屯興平時倉庫竭犒賞薄昌言因激怒其衆還軍襲府城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以留務委之即西赴行在詔以昌言爲鳳翔節度使而相鐸召義武王處存河中王重榮晉陽李克用合軍破巢復長安而京師粗定處存聞京師失守不俟詔即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中外悚望河中留後王重榮旣降巢而巢調發繁苦重榮曰始吾所爲屈節者以紓患也今調發苦亡無日矣何以降爲執巢使殺之破巢軍獲糧仗四十餘船與處存盟引兵營渭北討巢忠武帥周岌業降巢以夜召監軍楊復光宴酒酣岌語及本朝復光泣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朝廷拔擢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不事事賊乎岌亦泣

曰此吾心也今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八將將之復光帥以擊賊敗之復鄧州相鐸以都統高駢不急賊憤請身自督軍鳴邑流涕帝許之命充都統而罷駢鐸辟崔安潛為副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分都統三面以揚復光為行營都監與共計復光曰鴈門李僕射嘗與我共事彼其人常思奮不顧身狥國家之急今數召不至與汴梁隙故耳非忍於國家也若諭以上意宜必來鐸乃以墨敕諭克用處存素善克用又故有婚好遣使者十輩敦譬之克用將沙陀兵萬七千人趣河中於是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以銳師前反巢軍戰渭南日三捷義成義武軍繼之賊大崩巢焚宮室遁遂走死蝦丘而諸將復長安駕將還李昌言自以襲司空畋代之將懼表軍情猜疑不可令畋扈過鳳翔畋引疾帝不許畋入見曰乘輿東還供張頓待仰昌言臣以宰相從彼必且猜阻非所以為安也乃罷畋畋雖當播越謹法守閹令孜有干請輒不得內銜之以去位至京師差與復功勤王舉義處存功第一收京城破賊克用功第一詔克用同平章事處存簡較司空餘功賞有差而令孜顧大縱惡相鐸欲去之以為鐸討巢久無功卒用

楊復光策、召沙陀乃定、罷出鎮、義成、楊復光慷慨喜忠
義、善撫士、卒於軍、軍中慟哭累日、而令孜素忌之、聞其
死喜甚、擯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廄使、內常侍曹知
慤有膽畧、巢陷長安、知慤時集壯士、據嵯峨山、數遣人
變服入長安、夜攻賊、賊驚擾不得安、帝聞大善之、除內
常侍、令孜惡之、矯詔使邠寧王行瑜襲殺之、不能容如
此、時帝東還京師、荊棘滿城、狐兎縱橫、爲凄然不樂、御
樓受巢俘、問所俘姬妾若爲從賊、對曰、狂賊凶逆、國家
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乃以不能拒
賊責女子、置公卿將相何地乎、帝慙怒戮之、 時朝廷
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閹令孜以
建議幸蜀收傳國寶、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自爲功、
諷宰臣以爲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天子不得有主斷、
獨時語左右而泣、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
邇猶應同心、況多難之時、而中外可相貳乎、去冬車駕

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屠戮夫天下者
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
天子非北司之天子也北司何必盡可信南司何必盡
録録若天子與宰相判無關涉於朝臣過若路人是胸
腹手足既已不屬其何以謂之人哉亦始已疏入令孜
屏不奏矯詔貶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初解安邑鹽池屬河中令孜請於上舉自予帥重榮以
爲奪已利也不聽令孜惡之徙鎮兗不行則命邠寧帥
朱玫鳳翔帥李昌符攻之重榮自以有興復功顧見討
而於李克用最親請爲援克用方怨朝廷不理盜全忠

罪欲釋憾遂罪狀令孜名清君側犯京師令孜刼帝如鳳翔如寶雞且入蜀而相遣召玫昌符迎駕還京師玫昌符亦以令孜爲天下同忿疾耻爲用師驟至帝竟入蜀玫以百官留都下者奉襄王熅監國巳稱帝改元而重榮克用復合兵討玫玫將王行瑜誅玫重榮殺熅迎帝還鳳翔

初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都千人又南牙北司官萬餘員而上供不至賞賚不時有怨言令孜大患之請安邑解縣兩池鹽供用自兼兩池使池故隸河中重榮論訴不已乃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處存代之重榮不之鎮表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使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帝遣使諭釋不聽與重榮遂合軍壁沙苑表請誅令孜玫昌符與戰敗績走令孜奉天子幸鳳翔明年刼帝如寶雞宰相朔臣不知也翰林承旨杜讓能太子少保孔緯奔

遂從帝以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皆以令孜在上
側辭不至而相蕭遘合百官表罪狀令孜請行誅召玫昌
符亟迎駕令孜恐以帝發寶雞入大散關去加王重榮
應援糧料使重榮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令孜自知不爲
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爲中尉自監西川軍依陳敬瑄
居襄王煴者肅宗玄孫也玫得之與俱還言於蕭遘曰
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六年戰死餓死
什七八僅能復京城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榮寵委
以大權使墮廢紀綱騷擾藩鎮召禍亂玫奉命迎駕不
蒙信察目以脇君吾曹報國之心竭矣力殫矣安能垂
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乎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
利社稷遘曰主上無大過正以令孜在肘腋致坐不安
席近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以行足下盡心王室
獨宜引兵還鎮表迎鑾而已廢立重事不可干也玫出
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百官奉襄王
煴監國承制封拜使遘爲冊文不可使兵侍郎鄭昌圖
爲之得拜相罷遘爲太子太保遘移疾不出以其弟遽
方爲永樂令避位往依之煴遂稱帝改元詔天下言上
已晏駕吾爲百官推奉已受冊李克用聞之大不平其
大將蓋寓因說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不誅煴

攻戎無以自明克用從之播詔書因使者上表移檄進討之詔復恭假子扈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同討玫玫將王行瑜戰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定京城迎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攻玫怒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殺其黨數百人襄溫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迎奉執殺之送熅首行在有司請御南門獻馘受朝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熅為賊臣所逼獨不能死為負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素服不舉熅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葬其首其獻馘稱賀請俟玫首至行之帝還都相孔緯與故相蕭遘郊勞遘汙僞命與熅相鄭昌圖裴澈即在所賜死遘負大節咸裁峻整本以僞署避地去而猶死於讒史不白焉哀哉

於是宦官方鎮迭相讐迄唐亡不解矣帝在位十五年疾大漸皇子吉王保賢且長矣衆望必且立閹楊嗣復劉季述立帝弟壽王傑為皇太弟迎入宮帝崩立之為昭宗昭宗懿宗第七子也母恭憲王太后文德

元年三月即位夏追尊母爲皇太后秋陳敬瑄反討陳敬瑄是歲盜陷楊孟江陵漢許夔州○龍紀元年春兵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盜宗權伏誅緯爲司徒讓能爲司空盜陷宣州宣歙觀察使趙鍠死之冬盜陷棣州刺史張蟾死之陷常州刺史杜陵死之十一月有事于郊廟緯爲太保讓能爲司徒是歲蘆刺史蔡儔眉刺史山行章叛附盜盜陷蘇潤常州大順元年帝二年上尊號赦改元夏相濬及克用戰于陰地關敗績招討副使孫揆死之冬官軍潰於趙城濬逃還是歲簡資宿戎雅蜀州各殺刺史節使叛附盜二年春緯濬罷兵侍郎崔昭緯戶侍郎徐彥若同平章事赦陳敬瑄詔王建罷兵不受命淮南饑夏彗出三台入太微長十餘丈封子祐德王是歲盜陷成都宿壽州景福元年帝四年春赦改元中書侍郎鄭延昌同平章事夏讓能爲太尉冬星孛于斗牛是歲盜陷蘇楊楚鳳興洋州二年夏王建殺陳敬瑄及閹令孜彗入于太微盜全忠陷徐州武寧節使時溥死之討李茂貞茂貞犯京師殺相讓能戶侍郎崔胤同平章事是歲盜陷廬歙舒州乾寧元年帝六年春禮侍郎鄭綮同平章事罷禮尚書李谿同平章事罷中書侍郎徐彥若同平章事秋霖雨克用陷潞州昭義節使

康君立死之是歲盜陷郎閬黄新州二年春戶侍郎陸
希聲同平章事越盜董昌僭號稱羅平中書侍郎王摶
同平章事河東地震夏蘇州大雨雪希聲罷王行
瑜韓建李茂貞犯京師殺太保昭度太子少師李磎緯
為司空同平章事秋克用將兵移檄討三鎮為邠寧四
面行營都統克邠州誅王行瑜爵克用晉王戶侍郎孫
偓同平章事盜逮陷利州刺史李繼顒死之是歲齊閬
逢通等州焚於盜三年春建陷龍州刺史田昉死之夏
河溢毀滑州盜陷光州刺史劉存死之盜董昌誅茂貞
犯京師帝如渭北緯罷戶侍郎陸扆同平章事摶罷秋
左諫議大夫朱朴同平章事中書侍郎崔胤戶侍郎崔
遠同平章事冬胤同平章事是歲盜陷蘇黔州四年春
韓建圍行宮秋建殺宗室十有一王冬王建陷梓州劍
南帥顧彥暉死之封皇子二人為王是歲盜陷兗沂海
密等州光化元年帝十年春赦茂貞夏立淑妃何氏為
皇后秋帝至自華州赦改元星隕于北方是歲盜陷滄
邵衡永唐隋鄧華衢潞澤州二年春胤罷兵尚書陸扆
同平章事是歲盜陷沁貝蔡澤海道州保義軍叛附盜
全忠三年夏門下侍郎胤同平章事殺相摶秋浙江溢
彥若遠罷中書侍郎裴贄同平章事盜全忠陷瀛莫祁

州刺史楊約炮之閹劉季述王仲先作亂居帝于少陽院立皇太子裕殺睦王倚太白晝見是歲盜殷陷桂宜巖柳象玉州天復元年帝十三年春左神策將孫德昭等討亂帝復位季述誅降封皇太子裕爲德王盜全忠陷絳晉州封梁王中書侍郎王溥戶侍郎裴樞同平章事昭義軍帥孟遷儀刺史張鄂叛附盜全忠全忠犯京師帝如鳳翔鎮國軍帥韓建靜難軍帥李繼徽叛附盜全忠全忠犯鳳翔徹樞罷盜陷撫吉州二年春工侍郎韋貽範同平章事浙西大雨雪夏光啓罷工侍郎蘇簡同平章事三年春徹爲司空同平章事帝幸全忠軍還京師徹全忠殺宦官七百餘人徹判六軍十二衛事爵全忠梁王雨土全忠殺簡光啓爲太尉徹爲司徒門下侍郎樞同平章事盜行密陷宻州刺史劉康乂炮之夏全忠判元帥府事爵王建蜀王兵侍郎獨孤損同平章事全忠殺僕射濬天祐元年帝十六年春徹罷中書侍郎崔遠右諫議大夫柳璨同平章事全忠殺徹遷都洛兼判左右神策六軍諸衛事日中見斗封皇子五人爲王大風雨土秋八月全忠犯宫門帝崩年三十八塟和陵謚聖穆景文孝皇帝

昭宗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振

而朝廷日卑也慨然有恢復前烈之志閹復恭有援立功而帝抑不用政事多謀於宰相相張濬孔緯勸帝舉大中故事抑宦官濬本因復恭進復恭廢更附田令孜復恭再用深恨之帝嘗與濬從容論當今所急以強兵振威權對與帝意適合於是募兵十萬衛京師濬益以功名爲已任每自擬謝安裴度李克用心輕之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危之士也用之必交亂天下矣時朱全忠與克用交怨表請討克用全忠本起盜賊猾狡而克用討賊巢復京師有大功廷論歸之濬銜其輕已宣言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

其與河朔相表裏使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此萬世一時也乞陛下付臣大兵可旬月而平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繇居中之臣措置失宜使然今宗廟甫安緯不宜更造兵端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何孔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恊黽俛從之曰茲事一以聽卿必毋貽朕羞乃以濬為河東行營都統招討處置使孫揆為副使濬奏給事中朱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當喪亂後而欲排強冦糴兵吾見其敗也稱疾固謝去濬發京師入辭言於帝曰俟臣先除外憂然

後爲陛下淸内患楊復恭竊聽大疑之已餞之長樂坡觴之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遽作態耶濬曰今何渠作態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愈恨恨忌之濬師至晉州朱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爲屛蔽不出兵兵未交副使孫揆被執允難靜難鳳翔保大定難四軍不戰走而濬乃大圍克用圖晉州三日宣言於衆曰張濬宵人直藉名宰相不可停也又所將者天子禁兵奈何鹹之乃退五十里而軍濬韓建得遁去於是克用上表言張濬以陛下萬世之業邀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温深讎私相約結必殺臣以快温忿臣今名在罪籍

不敢歸陛下藩方寄寓河中進退惟命於是連敗濬績以解難。克用乃歸晉當是時王建并蜀殺陳敬瑄田令孜於蜀矣。初黃巢之亂帝爲壽王從幸蜀徒行瘢之僵臥礓石上令孜自後至鞭扶之使前必銜之僖宗疾困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晝夜馳入蜀欲依內兄陳敬瑄以居帝即位削官爵流儋州令孜不肯行會王建表請討敬瑄以贖罪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鎮以靖蜀帝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則大喜以令孜所恃者獨敬瑄乃徵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不奉詔削官爵詔建討之三年不克及是相濬有趙城之敗朝議欲息兵復敬瑄官爵詔顧彥朗王建罷兵而建已略定邛蜀黎雅等州矣不受命進圖成都建爲神策將時父事田令孜令孜登城謝道舊故建泣謝請復爲父子如初是久令孜自鷹印節詣建營授之明日敬瑄開城迎建入成都因令孜碧雞坊密表請誅之帝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殺之表以聞而復恭總宿衛兵專諸假子皆爲州刺史爲監軍王瓌者

惠安太后弟也求節鉞不與褒怒詬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陰覆諸江中帝嘗與宰相對延英論叛臣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問故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爲養子非反而何復恭曰欲收壯士心輔天子耳帝徼哂曰誠欲收心奉我胡不假李姓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出緯守江陵使人刼之長樂坡斷旌節盡殺其齎資緯僅免帝深恨疾之出監鳳翔軍懟不肯行勒致仕挈其族走興元就兄子守亮舉兵反於是鳳翔帥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等劾守亮納叛臣請討擊破之復恭守亮亡走閬爲韓

逵所僇。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云、承天門、我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用進奉何爲、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即尊、輒廢定策國老、柰如此負心門生何、目天子也、閹孛逆如此、誅二大閹率出於方鎮。而朝廷大命實制於河中邠岐諸節鎮矣。時帝詔茂貞節度山南西道。而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表悖驁。帝不勝忿。欲討之。命相杜讓能專其事。讓能曰。茂貞誅固當然。國家多難。鳳翔爲國西門。兵一搆。國禍未可量。願少寬以紓禍。帝曰。王室卑矣。詔令不出國門。朕不能奄奄度日。受陵辱。卿爲我調兵食。朕自以兵屬諸王討之。成敗不責卿。讓能曰。陛下欲消滌僭慢。強主威。此中外大臣所當其力。臣何敢獨任。帝曰。卿元輔。休戚與

朕同舟避難可也。讓能泣曰。臣位宰相。所爲未乞骸者。思得當以報陛下也。獨今非其時。恐他日蒙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患耳。今有言。臣何敢愛死。而同列崔昭緯者。陰爲茂貞地。內間之。諸動息必聞。於是茂貞從靜難王行瑜以拒師。覃王敗績。二鎮兵犯京師。以誅讓能爲名。讓能曰。臣前固言之矣。請歸死以紓難。帝泣下不自禁。貶雷州司戶參軍。卒賜死。而茂貞盡有鳳翔興元秦隴十五州之地。愈益橫。自是朝廷政令一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二鎮邀恩澤矣。特相昭緯欲擅權。多忌嫉。帝嘗師李谿爲文。以爲相。當宣麻。昭緯嗾知制誥劉

崇出班攬白麻哭沮之王行瑜求爲尚書令相昭度不可曰太宗以尚書令登大位自是此官不以授郭子儀有社稷大功終身避讓行瑜何敢干焉會李谿召復相於是昭緯遣人告行瑜曰向所爲沮公令公之命者昭度也今又引李谿與熒惑上聽必復有杜太尉之事矣於是行瑜與茂貞建共表谿昭度姦邪不當相當罷帝不聽而三鎭遂各將數千騎入朝殺昭度谿而去晉陽節使李克用表三帥稱兵犯闕賊害臣大不道請討又移檄三鎭數其罪軍河中左軍使請幸邠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刼帝幸鳳翔左右軍交亂矢拂御

衣帝以護蹕都頭李居實兵自衛幸石門鎭棲焉克用遣判官請行在問起居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公未甞有失禮何見攻爲乎克用讓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誰則無禮兵方縱會聞邠岐欲邀駕自重則移兵營渭橋而使將將三千騎詣石門扈蹕已進圍邠行瑜登城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茂貞建所爲請移兵討之行瑜願束身歸罪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矣於是破誅行瑜欲乘勝取茂貞左右爭爲言茂貞滅則沙陀不可復制必存之乃進克用爵

晉王賜詔褒諭且言不臣之罪行瑜爲最茂貞建知罪矣貢獻相繼願休兵克用得詔語詔使曰朝廷疑我矣不欲令建大功然茂貞存禍未已也帝還都詔克用久勞於外必毋勤入朝將佐咸疑怒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易搖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都邑之或駭散也人臣盡忠在勤王豈必苛禮哉克用乃表謝引師去帝奮誅崔昭緯而上下始安方晉師屯渭北時茂貞建事朝廷甚恭及軍罷輒倨驕帝自石門還念宿衛單寡無親臣以宗室王在內宅親多才智可倚置殿後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謂將討已遂以爲

兵端復引兵逼京畿覃王嗣周戰敗績延王戒丕勸帝曰必歸晉陽晉王可爲歸也請自鄜州濟河幸太原帝從之中懼道遠而悔召韓建爲建所遮留如華州茂貞入長安燔燒盡而建奏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者謀殺臣刼車駕幸河東帝大驚召建宣諭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不得見帝不得已詔諸王歸十六宅所置殿後軍悉罷遣於是天子之親軍單盡而十有一王皆遇禍矣晉王克用聞之歎曰本用吾言豈有今日哉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不爲李茂貞所擒必且爲全忠虜矣將諸道兵復勤王會王建克梓州李茂貞

內顧。不暇逼乘輿而朱全忠營洛表迎駕韓建懼奉帝還長安。當是時。崔胤與王摶並相南北司益相憎疾胤惡內樞密宋道弼景務修與帝謀去之。摶恐致亂從容言上曰。人君當明大體無偏私宦官擅權誰不痛憤顧未可猝除。俟多難漸平徐以道消息可也。願陛下勿輕舉以速變。胤遂摶爲宦官游辭以緩難。及罷相又意摶排已。大恨之。遣朱全忠書使表論摶而訟已。帝不得已復相胤。而貶摶崖州放道弼驩州務修愛州尋賜死。摶明達有度。稱贊相中外究之。帝性剛交。困於外內壹鬱不自聊。縱於酒。責左右失常度。彌以湛營夜獵苑中醉

歸殺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下宮門不啓閹劉季述故有擁立功以見蹤而恚與中尉王仲先排闥入視之得其狀即却走出直視亂大言曰上所爲如是何以帝天下必廢昏立明則爲百官表請太子監國亂不敢違黎明陳兵延中入扣閤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牀下將走季述仲先持之坐以所持鉀杖畫地數帝罪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之曰勿怖大家若有罪唯軍容之所處之季述乃出百官奏曰此南司意不得違也陛下昝倦勤願奉太子監國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帝曰諸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以傳國寶授季述立太子而葦帝入

少陽院居焉季述液金鍵閉中錮之宿兵守焉太子卽位號帝太上皇皇后皇太后赦崔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清君側季述亦遣人至汴願輸唐社稷全忠疑未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霸者之資也金閹奴幽天子公不討何以令諸侯全忠乃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弑帝挾太子令天下而神策將孫德昭董從實以乾㓕督償急恨二閹甚深胤遣客割所服寶帶陰遺之謂之曰能殺兩中尉迎上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慶之大者也不者禍矣於是二將邀別將周承誨與同功以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而

待旦日仲先朝德昭等馳斬之叩少陽院呼曰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入乃毀扉出出御長樂門承誨馳左軍執季述至胤先戒京兆集萬人持大梃需事帝詰季述未已萬梃交下死尸之朝支黨族者數十人賜德昭姓名曰李繼忠從實曰李彥弼與承誨皆使相而胤進司徒當是時軍國事帝一委崔胤而胤欲盡除宦官外籍朱全忠李茂貞以圖功翰林學士韓偓謂胤曰事忌已甚此輩亦豈可盡除必盡除恐其黨迫切相爲死他變生矣帝召偓問之偓對曰東內之變敕使孰非同惡者顧處之當在初今後時矣

帝曰卿於時何不言俚對曰陛下復位詔云四族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莫重於信此詔下則守之宜堅後所去者不少直人之自危洶洶也爲今計莫若擇尤無良者數人明其罪寘之法然後撫諭其餘衆擇忠謹者爲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將自安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以公正御之至瑣細機巧此生彼應終不能成功所謂理絲而棼之也今者朝廷大權業散在四方豈可復藉之爲功令外愈益重乎帝深以爲然而偘持益力中尉韓全誨張彦弘等襲故事怙黨援猶不遵敕旨使他閹監軍守陵皆不行李茂貞入朝胤結之令以兵

宿衛圖宦官而全誨等厚賂之與結約爲一於是胤
憤不能忍獨委意朱全忠令稱被密命以兵迎駕如東
都當是時全忠取河中殺王珂兼領宣武宣義天平護
國四節鎮矣全誨等度力不能抗則勒兵劫帝如鳳翔
倚茂貞以抗難索珍寶火宮城以行京朝官從者獨四
人而相胤及百官留京師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
中外洶洶明年帝在鳳翔胤嗾全忠合四鎭兵十餘萬
進圍鳳翔築五寨環之歷三時不解茂貞數敗不能軍
所有地與元泰鳳階成入于蜀邠寧鄜坊入全忠乃大
困十六宅諸王餓死者四三人公主夫人皆間日一食

食又竭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煑骸而食之人肉斤錢百狗肉斤錢五百衞士叩左銀
臺門遮全誨等罵之茂貞窮急乃遣全忠書請誅中官
以贖罪全忠許諾於是執全誨彥弘并內使二十二人
誅之又捕殺七十人獻馘于全忠奉天子出幸全忠軍
全忠得天子奉以還京師胤率百官迎即日制胤守司
空平章事兼官領使魏國公全忠太尉中書令副元帥
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爵梁王如故盡誅內使第五
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追諸道監軍於所[illegible]
盡籍其財產君側清而全忠埶遂張不可復制矣嗚呼
何進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胤誅寺 [illegible] 容其心焉而

朱温篡唐。假威柄外藩。以内攘閹人。迎出

李克用歎之

日亂外倚劇賊。內脅其君。權重則怨多。勢傾

無日矣。論曰。初太宗制内侍省。不立三品官。黄衣廩食。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緋者尚少。玄宗之末。天下承平久。藏帑充富。帝意欲日廣。賞賜爵位。舉不自愛惜。宦官之盛自此始。於是四方奏請。皆委高力士先省覽。小事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禁。息帷中。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愼矜、楊國忠、安祿山之倫。雖以才寵結主心。然皆厚結力士。以能躋至將相。而楊君勗、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祥等。皆貴寵與力士埒。蓋是時力士累官驃騎將軍。封渤海郡公。宦官黄衣以上至三千員。衣朱紫千人矣。其稱旨者。輒特拜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在殿頭供奉者。尤華重。持節卹命使四方者。所至奔走獻遺之。出監方鎮軍。持權操制。節度使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宗來。畏倚爲扞衛。尊輔國爲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建朝恩爲觀軍容。至父子不相保。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奉天之難

近衛空絕，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悉置護軍中尉、中護分典之。於是六軍之柄，一遷之宦人。籍兩軍壯士為假子，方鎮缺帥，皆禁軍大將舉倍稱之息，賂中尉得之。至鎮，則尊歛以償，謂之債帥，而坊市有宮市之擾，白晝肆奪，無忌矣。憲宗即位，中人劉貞亮與有功，而終身無寵假，獨吐突承璀最幸，後帝屢出監淮南，覺，相絳贊之曰：外人皆竊伏謬意，不謂陛下能如是。帝曰：此家奴耳，向以其任驅使之日久，稍假之恩。若違法，去之一毛耳，何謂難乎。然未幾復召，蓋自強之難如此。文宗仁柔，而甘露之難，禍及股肱。武宗任相，而北司握親軍在肘腋，卒莫之能動也。宣宗以明法勅下，閹寺稍戢，嘗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內侍權執，近何如曩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帝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漸耗盡矣。宦官竊見其奏，怨朝士益深。昭宗之世崔胤請誅中官，韓全誨等覘知之，於帝前求哀，帝曰：無是。而詔胤有奏事，囊封上。中官益恐，則求知書美人侍左右，刺之。胤謀畢露，而劫帝幸鳳翔。蓋唐自穆宗而後八世，為宦官所擁立，七君憲敬以弒殞，文以憂僨。至昭而天下以亡，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殄，

而王室從之譬猶灼火攻蠹蠹盡而木焚也豈不
哀哉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然當如爲妖孽何矣當是
時全忠威震天下篡代成形而相偘顧怙全忠以自縱
從鳳翔還帝所授者相盧光啓蘇簡皆廢死從幸近臣
陸扆等皆斥去惟裴贄柔孤立易與則引與並相天子
動息咸仰焉帝欲用學士偓爲相偓薦王贊趙崇偘惡
其分已權白全忠糺之貶濮州司馬偓入辭帝爲流涕
偓泣曰是人非復曩比臣得貶死爲幸然偘䝤事全忠
中實與之御唯全忠亦心知之偘欲握兵自固謬謂全
忠曰京師迫近邠岐不可以無備今左右神策無見兵
請軍置四步將將各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爲

侍衛使公無西顧憂全忠陽許之時胤判六軍諸衛事則從家舍右軍中日募壯士爲兵毀浮圖取銅鐵盡鎔之爲兵使而全忠陰令汴士數百人往應募以覘命子友倫入宿衛實制之胤莫之覺也會友倫以擊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所爲大恨之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友諒代宿衛而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行誅詔罷爲太子少傅全忠令友諒帥汴士圍胤第殺之并其黨數人市人爭以礫擊其尸盡恨之也於是全忠表言邠岐逼請遷都洛陽而引兵屯河中以待示必遷全忠表至帝方御延喜樓未下則相裴樞已促百官驅士民東詵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全忠使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

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下長安遂墟帝發長
安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
汝主矣館與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
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何所矣因泣下霑
襟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陝全忠來朝辭赴
洛督修宮帝延入寢室見何后與之宴后出捧玉卮飲
之宮人或附上耳語韓建躡全忠足全忠不飲夏車駕
陽醉出后退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至洛陽。赦改元。全忠奏宮成請駕臨幸帝遣宮人諭以
皇后新產未任行請俟十月全忠疑帝
徘徊俟變怒遣牙將寇彥卿趣行全忠迎於新安自崔
胤死六軍散盡獨餘內園小兒二百餘從帝東全忠盡
殺之豫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代之帝初不覺
累日乃悟自是帝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既入宮全
忠即以將玄暉王殷爲宣徽南北院使張廷範爲街使
韋震爲河南尹召朱友恭氏叔琮爲左右龍武統軍爲
禁防是年秋八月帝暴崩於椒殿李昭儀死之太子柷即
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初帝之發長安也遣間使以帛詔
告急于方鎮令糾合圖匡復曰朕至洛則爲全忠所

制詔敕皆出其手朕不得復通矣於是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全忠全忠欲西師禦之憚帝英武恐變生欲立幼君易禪代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等圖之帝自離長安憂不測與何后日夕沈飲或相對悲泣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叩宮門爲逆帝方醉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弒之昭儀李漸榮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亦殺之玄暉矯詔稱宮人裴貞一及漸榮弒逆告中外而立輝王祚爲太子更名柷於柩前即位年十三矣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哭殺朱友恭氏叔琮以爲解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塞天下之謗當如鬼神何

踰年仍稱天祐不改元示不成君也。天祐二年春二月全忠弒昭宗皇子德王裕九人。

初劉季述立太子裕季述誅太子匿右軍得之昭宗曰太子沖孺賊彊立之耳何罪節還少陽院已降封德王全忠自鳳翔還見裕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胤曰大義滅親太子爲賊所立何得全胤從容言如全忠指帝不許宗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與知胤賣臣耳此遷洛昭宗間語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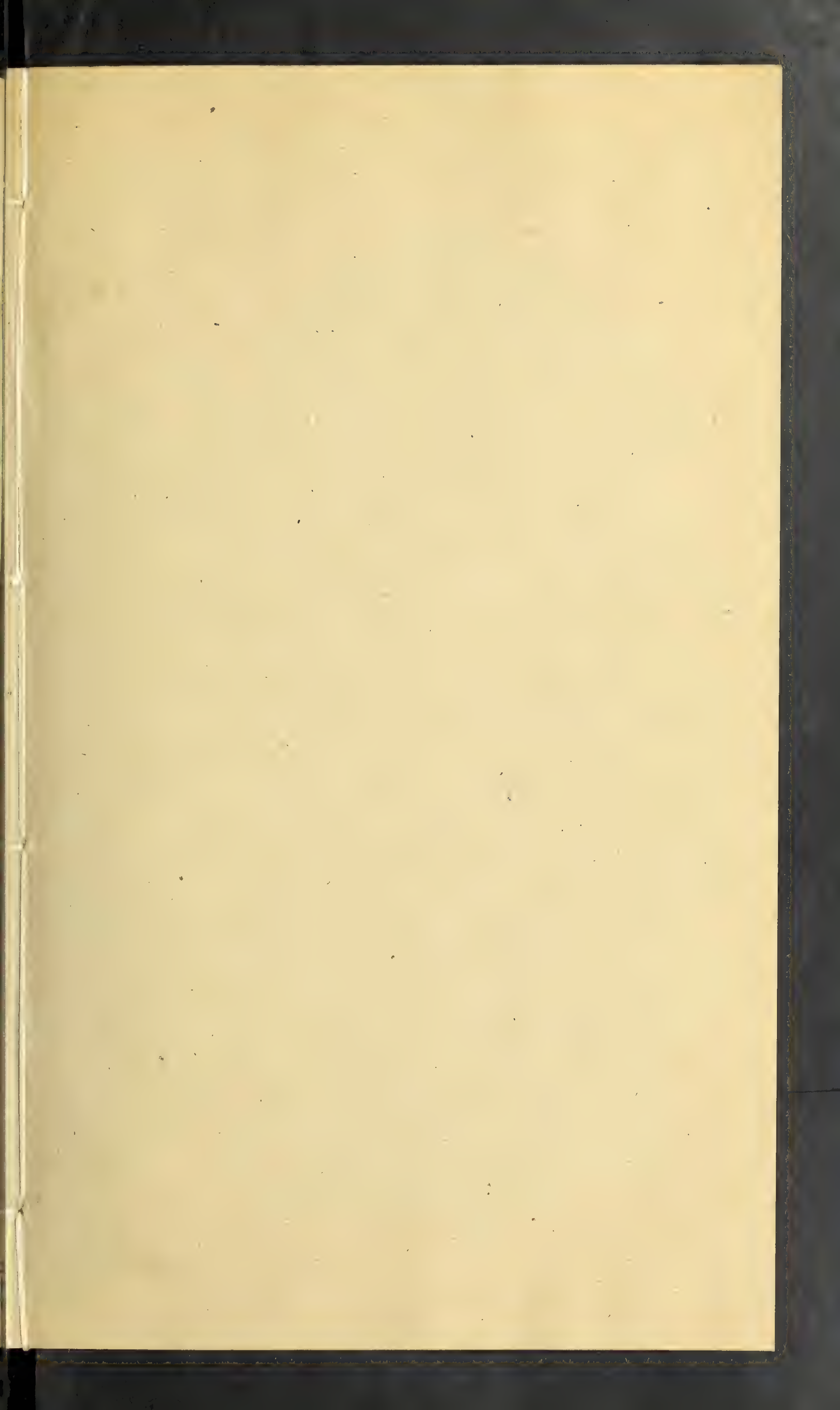
堅欲殺之因泣下及是全忠使玄
暉邀德王九人宴九曲池縊殺之投尸池水中。夏四月。
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六月殺相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
及廷臣三十餘人。相柳璨性傾巧曲意事全忠腹心同
輕之璨憾焉會星變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
曹皆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凡朝臣孫科第進以名
簡自將者皆與焉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
因言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難制不如盡殺之曰此輩
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於
是命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
河。冬十二月全忠弑太后何氏。全忠急傳禪蔣玄暉柳
璨等以魏晉來皆先封
大國加九錫殊禮乃受禪欲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
受九錫顧不作天子耶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無
疑但晉燕岐蜀皆勍敵遽受禪彼得爲辭不可不小需
臣等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怒王殷趙忠衡因譖
玄暉璨廷範與太后夜宴焚香誓興復全忠信之遂誣
玄暉私侍太后遂弑太后于積善堂斬玄暉璨上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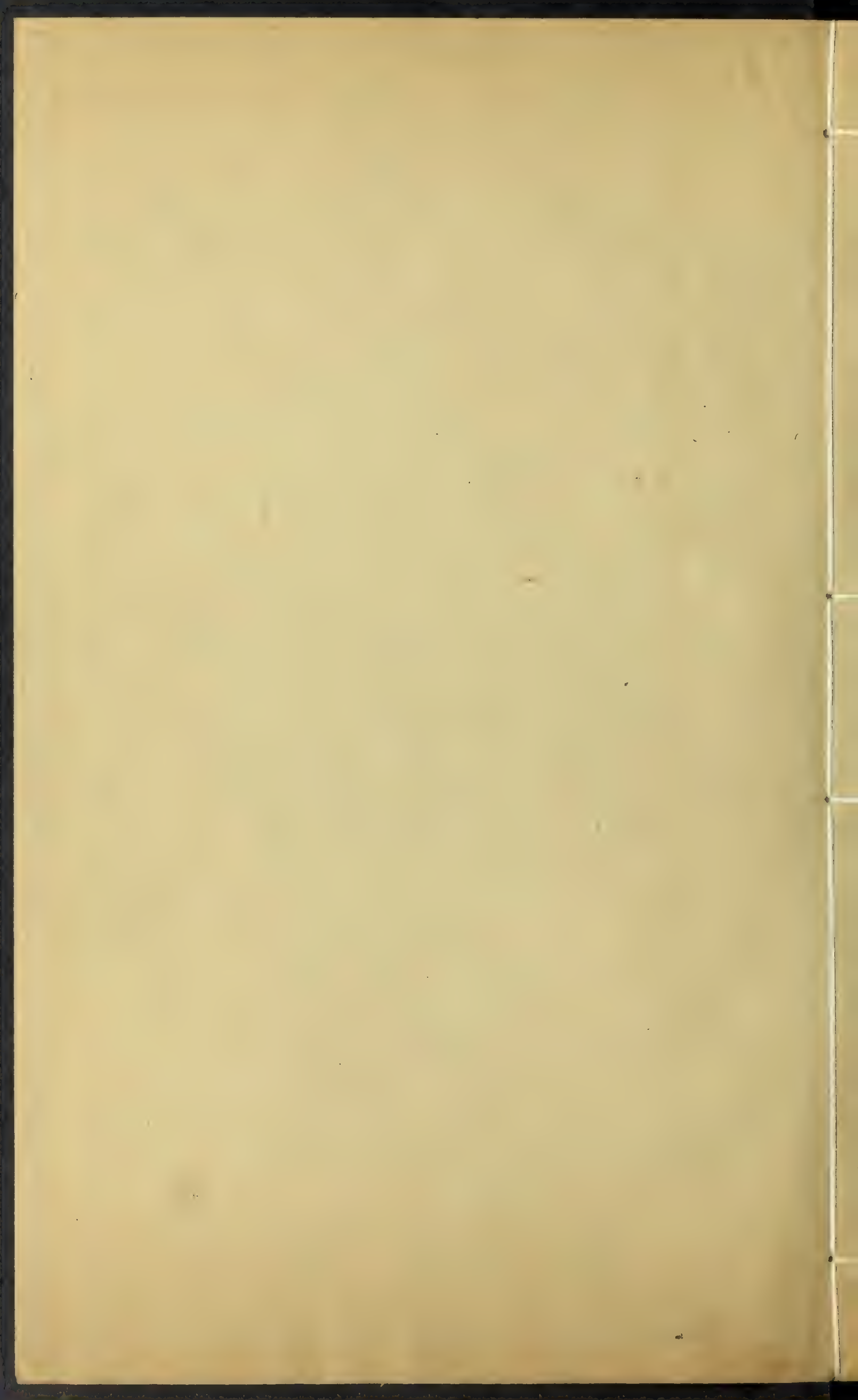
車裂延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蓋唐未亡、而佐逆諸臣畢受誅、又明年帝為濟陰王見弒而唐亡。唐起高祖皇帝武德元年戊寅、盡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二十帝、饗國二百九十年

論曰、文宗恭儉儒雅、出天性、而不明不武也、用閹於宦官、會昌嘗璧用一李德裕、遂能振已去之威、成其功烈、故操術之得失可鏡也、宣宗察察、精聽斷、而昧於大體、無仁恩、乃懿僖童昏繼之、蓋唐亡、更五季五十餘年、六姓十有二君、天下崩裂、大壞極亂、而後復、嗚呼、斯亦天人之會哉、若昭宗者、易所謂日昃之離者也、悲夫

亘史上編卷之四十二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二

明 盱郡鄧元錫著

唐后妃內紀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倣古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人依古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人擬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妃四星一爲正后今既立后復四妃非古也乃置惠妃麗妃華妃準三夫人與六芳儀四美人七才人並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時參

用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於戲方國始基天祚明德作述作配國以之興及于昏德豔嬖昌焉爲鴟爲梟國以之廢依自古而來而莫甚於唐以今觀太穆文德哲懿佐王於任姒乎爭烈矣而高祖龍飛宮無正嫡隱巢之禍宮壼實內搆之一再傳而武韋楊張以愛欲猖淫逆流稽天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剛險言惟其故受而不止醜行雖效終狃而爲好以遂篡弒而致播遷於褎妲有加焉豈不痛哉嗣是天子至生不復立皇后嗣上踐祚始上冊尊母妃爲皇太后以爲常而唐代之母儀缺然惜已惜已　太穆皇后高祖微時妃也姓竇氏

京兆平陵人。父周上柱國毅。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也。后生而有髮垂及頸。三歲與身齊。武帝用姊子故愛之。養宮中。時突厥女爲后。帝不禮焉。后尚少。密言於帝曰。今中國未靖。而虜强。此爲國大援。一失好。將江南關中皆吾梗也。願抑情撫接。武帝悅。遇后加恩禮。帝崩。后哀毁同所生。隋受周禪。哭自投牀下曰。恨我生不爲男。不能救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滅吾宗。然甚奇之。畫二孔雀屏間。曰。吾有息女。吾不妄許人。見求者請射。射中者請委禽矣。中者以十數。而毅私念必中。自乃聽。最後高祖入。請拙兩矢。射兩目。畢中。乃許昏。既歸帝

元貞太后老矣嬴有疾而性嚴諸娣姒皆畏憚莫敢前侍后前侍怡謹盡孝養至淹月不釋衣履太后安之后善書史與高祖書相雜出人莫能辨也爲文多規誡有雅體高祖畜善馬后聞之曰天子方樂狗馬而家畜之此賈禍也必獻之不者且得罪帝未之獻果獲譴後后崩高祖計自全獻犬馬立吾擢盜謂諸子曰朕早知而毋言擢久矣高祖稱尊追冊爲皇后卽涿所葬園爲壽安陵謚曰穆後遷祔獻陵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祥后於諸子中愛最篤及卽位帝過慶善宮未嘗不悲涕也時號慟悲感左右嘗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旣寤潸然不

自禁詔有司大發倉賑貧乏資后冥報焉上元中謚大穆順聖神皇后。大穆有從父弟曰威沈邃有器局爲隋祕書郎諸兄以軍功位通顯薄威職閑冗吏笑之威亦笑不答蜀王秀辟記室威以秀行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獄完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時天下亂禮典壓缺威嘗事文中子貫覽詳識造邦制度多所裁定帝指以語人曰今之叔孫通也授內史令論政事必陳古諷諭帝益親重之一日於臥內戲之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與焉今我爲天子公爲內史令顧不有命耶威大驚頓首謝曰臣家在兩漢再世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復托肺腑屬臣誠懃誠懼懼不克帝大笑曰公乃以世后族夸我耶寢疾帝臨問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謚曰靖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業沒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弔送焉

文德皇后。其先元魏後也。後爲宗室長。姓長孫氏。家河南洛陽。父隋左衛將軍晟。有文武才。后仁孝節儉。喜圖

傳恆視古善惡自鑒觀矜尚禮法歸文皇帝時隱太子巢王釁鬩深搆矣時太穆久崩諸妃日夜爲譖愬后事高祖盡孝內謹承諸妃嬪折節爲異抑用消釋嫌猜及變作帝授甲宮中后親慰薦士士以感奮及正位中宮服御取給好讀書雖容櫛不廢常與帝商畧古事從容獻替裨益弘深閒及刑賞用舍事辭曰詩有之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何外事得預聞乎固問終不對太子承乾乳媼以東宮什用少請更造后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什器乎且是足訓儉也不許長公主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特進徵諫曰昔漢明帝封皇

予曰我子豈可以與先帝子等裁令半楚淮陽今奈何遂公主齎資顧倍於長主乎帝默然入以謂后后太息曰妾數聞陛下稱魏徵正直竊不知其繇今觀其引禮義抑人主之私社稷臣也遣中使厚賜且勗之曰願公常秉此心毋轉移也帝譴責左右即怒不可當后陽助爲怒請鞫訊候意解徐爲開理終不令有寃下嬪生豫章公主卒后鞠視主如所生媵侍病輒出所御藥餌賜之其仁如此兄趙公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臥內帝欲委以政后固請曰不可妾托體紫宮貴已溢誠不願私親復據朝權漢呂霍前事明戒也

帝不聽自用無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固讓帝不獲已乃聽異母兄安業方微時素無禮於后后未嘗以爲言擢將軍坐法當刑后頓首請曰安業罪當死然素遇妾無恩論如法外家將謂妾釋憾於兄也得減死嘗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急變作帝甲而起后卽自起從司宮諫止之后曰上震驚吾何敢自安疾稍亟太子請大赦度僧道爲祈禳后笑曰死生命也非人力所及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也皆上所不爲豈當以我故亂天下法乎帝聞嗟咨歎之群臣請曲赦固爭而止及大漸與帝訣時相玄齡以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爲宗

臣為國家腹心非大故願勿棄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願無屬以樞柄妾生無益於人死不可以勞人願因山為塋無起墳無脩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成妾志又勸帝納忠諫斥讒佞省遊畋作役就大德崩年三十有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戒司宮曰吾錄以自備耳雜出無條理必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帝發視悲慟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垂世法朕豈不知有命在天而顧為無益之悲哉獨入宮不復聞規儆之言失一良佐哀不能已耳謚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嵕山為墳帝自著表志焉

太宗賢妃徐氏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詩論語

八歲能屬文，嘗擬楚聲賦小山詞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太宗聞，召為才人，禮顧之。貞觀末，數調兵討四夷，又稍稍治宮室，妃上書諫曰：陛下御極來，二十有二載於此矣，風雨調順，年比登稔，無水旱之厄，饑饉之災，而猶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弁中未展，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羅網千代矣。自頃年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排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晉武奄有三方，翻成僞敗，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使黎庶困弊而然與。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土木之功，不可兼遂，今社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寧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茅茨示儉，木石終疲，和顧取人，不無煩擾，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

瑤臺瓊室之為麗哉有道之君以其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所樂樂身願陛下特以使之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玩珍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故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成疾却藥餌不御曰上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志也卒年二十四陪葬昭陵

高宗后王氏并州祁人高祖女同安長公主后從祖母也以后幼婉麗白太宗以為晉王妃帝即位册為后父羅山令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柳魏國夫人而蕭姬為淑妃並寵及武氏女以先帝才人得召為昭儀陰賊工譖愬而后及淑妃寵皆衰后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柳故貴倨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昭儀伺后

所薄曲意下之厚賂遺結之故譖行后淑妃竟廢竟窮慘毒殺之而武曌儀爲皇后事具高紀中后淑妃廢天子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門扃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囚奴婢所得尊稱乎流涕嗚咽帝心動亦泣廢后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再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許諾武后聞大怒促矯詔杖二人百斷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至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蕭妃所罵曰武氏狐媚狠毒翻覆至於此願神天使武爲鼠我爲貓生生世世扼其喉語聞后命六宮毋畜貓而頻見二人被髪瀝血如死時狀爲祟因勸帝幸洛陽常從幸不敢歸長安其後武稱天后中宗立稱皇太后已易姓革命稱皇帝稱天册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當陽即尊爲振古大變而凶譎淫虐痛毒于宗室百官事大變亟詳具于帝紀

中后并州文水人父士彠爲荆州都督初娶相里氏生子二曰元慶元爽卒娶楊氏生三女后其中女也士彠卒元爽元慶及子惟良懐運等皆不以母禮事楊楊三女皆不以姑姊妹相比數陵轢之楊母子大恨及后爲皇后贈士彠司徒封周王楊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爲宗正少卿元爽爲少府少監惟良爲衛尉少卿少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爲外官示天下無私陽爲恭實報之已元慶爲龍州刺史卒而后姊子賀蘭氏在宮中美帝愛幸欲以備嬪御難於后未發也后大妒欲死之會東封后賀蘭從元爽惟良懐運以州牧畢從后謂帝妾家

在太原。願臨幸爲光重。帝進幸并州。造其家。惟良等獻食。則密使人毒賀蘭食中。賀蘭食已暴卒。則歸罪惟良懷運而誅之。改姓蝮。絕屬籍。元爽緣坐流振州死。乃以韓國子敏之奉士彠祀。改姓武。襲周國公。敏之少而盩。烝榮國。榮國卒。坐淫縱。配流。乃還元爽子承嗣奉士彠後。及后革命。創武氏七廟。五代祖。妣。皆追尊皇帝。妣皆皇后。又追封兄弟從父兄弟皆王。於是大褒崇諸武。封承嗣魏王。元爽子三思爲夏官尚書。梁王。后從父兄子十人並王。又封承嗣男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而唐宗室盡殲。承嗣累文昌左相。

輕暴忍。補闕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美善歌舞，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寄焉，婢得詩自殺。承嗣怒，使酷吏傅致殺之，殘其家。三思性傾諛，善迎諸主意，后所嬖人薛懷義及二張，奴事之。后喜見信任，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獨與我善者爲善人；不知何等爲惡人，獨與我不善者爲惡人。搆大獄，汙點善良，破其家。其後承嗣以不得皇嗣，憤憤發病死。三思坐誅，武黨敗，諸武屬誅徙者畧盡，惟攸緒與平一以遠引得全。攸緒，武后兄子也。恬澹寡慾，好易、莊周書，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武后時爲千牛備將軍，封安平王。攸緒不屑也，棄去，隱嵩山。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優游巖谷，冬蔽茅椒，夏居石室，后所賜服食器用、王公所遺鹿裘素障屏不用，買田耕作，與常人齊。中宗時召見，勑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令不拜不名。攸緒不敢當，更冠帶趨立，辭見必於班再拜已乃退。加寵賜不受，親貴候謁，寒暄外不交一言，尋還山。平一，后族子也，博學通春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召不應詔。中宗復位，召爲修文館直學士，修起居注，得太史監牒天文災異，則以抑母黨權勢諫太平、安樂

二主各樹黨相根敗剸援書睢族誅協比離閒諫宴兩儀殿以胡樂新聲過哀思諫皆不納睿宗立詔勞慰依緒而平一貶蘇州參軍既謫而名不衰孫元衡相憲宗貴

方高宗時中宗妃趙死於后所謂和思皇后也睿宗妃劉德妃竇亦死於后所謂肅明昭成后也和思京兆長安人帝爲英王聘爲妃父瓌尚常樂公主高宗於公主姊也遇隆厚武后意不喜誣妃呪詛幽內侍省瓌貶栝州主絕朝謁隨之官妃既囚鍵閉固不啓但日給飼料衛者候突煙不出者數日啓戶視死久矣而瓌以壽州刺史與主預越王貞事竟族

肅明在豫邸爲妃睿宗即位爲皇后帝降號皇嗣復爲妃生寧王昭成在相邸爲孺人帝即位進德妃生玄宗

嗣聖中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危皇嗣則誣妃德妃挾蠱道咒詛后怒並殺之瘞宮中景雲元年與和思得並追謚和思祔定陵妃德妃昭魂葬東都南後祔橋陵昭成以子貴先祔睿宗室開元二十年奉肅明祔焉

中宗后韋庶人京兆萬年人父玄貞帝童昏時謾言欲與之天下者也故爲晉州參軍以女故累豫州刺史帝幽房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爲蠻酋所殺子洵浩洞泚與焉帝復位后蠱帝意得宣淫於內紊朝政於外隱然天后高宗時見帝紀而玄貞贈上洛郡王迎喪葬京師帝及后登長樂宮樓望哭之加贈酆王廟曰褒德墳曰

榮先陵四子並追贈尚書從父兄温封魯國公弟滑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妹夫陸頌國子祭酒少妹嫁虢王滑子捷温從弟濯並尚主並駙馬都尉已温進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封殖引用支黨然無他知能國婚訖不如諸武時熒惑留羽林后惡之滑從至温泉毒殺之以塞變贈司徒有富商抵重罪萬年令李令質按如法濯爲居問不得則劾令質賊無辜帝召責問之人爲之危懼令質從容對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爲之請臣於賊無怨獨守陛下法死不恨帝顧釋不責及后弑帝發喪畏有變救温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

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託圖讖言韋氏當受命欲復
效則天時所為會玄宗兵起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以
徇后以誅死旦斬溫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
玄宗后王氏同州下邽人帝為臨淄王聘為妃而華陰
楊姬入侍為良媛帝為皇太子太平公主忌太子深傾
之左右宮妾持兩端為中詗事纖芥必聞楊良媛有娠
帝不自安密謂左右曰用事者不欲吾多男即產子母
禍矣命挾劑入於曲室自煑欲下之夢有介而戈者環
鼎三而藥三煮三覆乃止不下比生子即肅宗也始生
上云不宜養於母命王妃養之妃撫保如所生巳妃以

清內難預大計爲皇后父仁皎官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后久無子而武攸止女爲惠妃多權譎傾后然后仁善撫下素恩終無肯譖短者久得無廢弟守一娘與后雙生得尚主襲祁公則爲后禱祠后以竟廢無何卒後宮思慕之不衰帝亦悔焉惠妃譖雖行乃不果立而死帝悼之謚貞順皇后久之壽王妃楊氏召入爲貴妃寵遂極而禍皆其帝紀中肅宗即位靈武上皇在蜀詔有司議皇帝母尊謚謚良媛爲元獻太后寶應二年太上皇崩天子念王后鞠育恩追復后位號而元獻祔泰陵始玄宗念武惠妃甚其瑩處曰敬陵立祠昊天觀南

已念楊妃尤甚以中使自蜀過馬嵬必祭已從蜀還改
葬之圖其形別院飲食必祭然易世後並廢不祠矣
肅宗爲忠王時納常元珪女爲孺人爲皇太子進皇太
子妃相李林甫搆妃兄堅罪誅之意以危太子太子請
與妃離婚妃削髮居禁中事佛爲尼林甫又搆杜良娣
太子懼出杜良娣於是太子內憂懼而病病數月小
瘉造於朝鬢髮頒禿矣帝見之惻然立行視其宮宮廷
宇不汎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見
居處乃爾將軍何渠不使我聞知乎命選掖廷衣冠子
入媵侍太子得三人濮陽吳姬與焉太子幸之寢忽魘

不寤太子蹴之覺問之對曰夢神介而劒降我決我脅以入不能堪燭之文尚隱然子生即代宗也生三日帝喜臨浴之體孿弱負姆嫌其陋恐失帝意不以進更取它宮兒以進帝視之顧艴然不樂命回輦去姆乃叩頭言兒非是所產兒狀異不敢以見也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旣見則大喜抱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命盡出内宴樂洽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爲竟夕飲盡歡一日見三天子樂哉自是太子以吳姬有子禮遇之而吳姬彌謙敕乃無何卒天寶末帝妃陷於賊又明年卒而張良娣立爲后后鄧州向城人徙新豐祖母竇昭成太后

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姨，封鄧國夫人。夫人五子。
子去逸，生良娣，中慧辯，專內。乾元初，拜淑妃，贈父尚書
左僕射，弟清潛皆尚主。立為后，與中人李輔國比而干
外政。譖殺建寧王倓，又數危太子，又與輔國謀徙上皇
西內。已竟為輔國所弑，矯詔廢庶人，語具帝紀中。代宗
即位，上所生母吳姬謚曰章敬皇后，祔建陵。后父令珪
贈太尉。母李贈秦國夫人。兄溆，鴻臚卿。澄，太子賓客。湊
太子詹事，並封縣公。令珪故鄎縣丞，以坐事，后沒入掖
庭。及溆湊同日賜官封，皆謙畏自
將。溆後死朱泚之難，帝悲悼，贈太子太傅，具帝紀。代宗
時，洋滑帥相繼沒，軍亂，湊持節宣慰，裁軍所衆欲，慶帥
廷所可行者，為奏上而安。元載當國久，帝欲行誅，顧左
右無可與計者，召湊圖之，得收載賜死。於是相王縉，其

薰王昂韓會包佶等坐重辟湊委曲白言法有首從宜末減縉等得寬死德宗初爲太子賓客爲福建觀察使相竇參毀短之且言湊風痺不任官帝召還見湊趨走自如繇是不直參京師饑面授京兆尹湊力行勤儉求當以催科擾民京師苦宮市強估物湊見便殿言臣待罪京兆宮禁所須第責臣可辦也若不欲外臣與內事宜擇中官中長年謹信者爲市令平賈和售以息讙又言諸離宮苑諸司供課繁宜蠲帝多從之初京兆稱劇重府史易湊貴戚子未嘗吏簿領有疑獄遽道取決湊叩覈視所指擿盡中衆大畏服胥史非大過不榜責召延詰服輒原之而吏畏民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連薨帝悼念欲厚葬湊候間徐言今農事方興上憂勞四海願不以疲民進兵尚書及屬疾不祈不嘗藥家人泣以請湊笑曰自古外戚令終者寔鮮吾起田畝位三品顯庸四十年年七十以庸謹獲天年終尚何求哉詔侍醫視疾不獲已一飲藥而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先是京畿樹槐夾道後稀婈湊尹京日有司請樹榆補之湊曰榆非人所蔭也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卒行人指道槐懷焉唐興后族迺居泰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歷任中外未嘗以罪過譴爲外戚表云

代宗元

妃崔博陵安平人父峋秘書少監母楊氏則貴妃姊韓
國夫人也天寶中韓國寵冠戚里代宗爲廣平王玄宗
選以嬪生召王偲妃挾貴倨爲妬悍及西京陷母黨皆
誅滅妃從至靈武恩顧薄以憂卒而獨孤氏女嬖專內
爲貴妃生韓王迥薨謚貞懿皇后帝念之甚殯內殿累
年乃出瘞以恩澤官其從父昆弟三人而帝爲廣平王
時吳興沈姬以良家子侍生德宗已沒于安史之亂求
不獲德宗卽位具冊上皇太后尊號張含元殿具袞冕
帝出自左序立東方群臣在位帝再拜奉冊欷歔感咽
左右皆悲泣中書舍人高參上議言漢文帝卽位遣薄

聕迎太后于代宜令有司擇日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
咨訪述皇帝孝思冀上天允答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
遣大臣備法駕奉迎帝乃以睦王述爲奉迎使工尚書
喬琳副之候問至日昇平公主前往侍起居遣使者分
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既審實妄也故中官高力士
有養女頗能言
中禁事女官李貞一見疑問之高含糊不堅而年狀差
似后后嘗削脯傷左指高亦嘗剖瓜指傷使者驗
以聞帝喜甚羣臣皆賀迎還上陽宮　帝謂左右曰吾寧
高自知非是懼後罪首實詔貸之
受百罔冀得一眞終帝世莫能得憲宗即位有司言皇
太后歿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極建中
時發明詔遣使者奉迎舟車所至罔所不逮歲月推遷

參訪理絶。請因大行皇帝啓殯日。詔群臣爲皇太后發哀。肅張內殿。中人奉廞衣。置幄坐宮中。朝夕上食。上尊謚睿眞皇后。主祔廟。奉禕衣納元陵祠室。以發哀日爲國忌。帝從之。德宗后王氏。帝爲魯王時納爲嬪。生順宗。即位冊淑妃。贈父遇楊州大都督。母鄭郕國夫人。已立爲皇后。病篤矣。禮成而崩。葬靖陵。後祔崇陵。而賢妃韋氏總宮壼事。性敏淑。言動有繩矩。後宮師表焉。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園。元和四年薨。順宗后王氏。臨沂人。祖難得。累戰功封琅琊郡公。父顏。衛尉卿。帝在藩。代宗以賜帝爲孺人。生憲宗。帝爲皇太子。爲良娣。帝即位。有

疾病后侍醫藥頃刻不離側將册爲后屬帝不能言而止帝崩憲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后柔遜謹畏抑外家訓屬内職有古后妃風崩謚莊憲祔豐陵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女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選爲廣陵王妃生穆宗帝即位爲貴妃群臣三表請立后帝以后出元勲族復正位㣲漸不易防持不下穆宗立尊爲皇太后穆宗崩宦官請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爾欲以天后倣我耶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獨可選重德爲輔佐爾曹毋預政即國家尊安吾何爲哉自古未聞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理者也取制書手裂

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牋請無徇群請。曰且然者。
臣請帥兄弟諸子。納官爵歸田。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
於吾兄矣。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召江王嗣位。
故文宗事后孝謹。膳羞珍異。先獻而後御。武宗循行不
敢變也。而頗喜畋遊。角武力。嘗入侍。請於太后曰。敢問
如何而可以爲盛天子矣。太后曰。吾聞之。諫臣章疏宜
審覽。度可用。用之。卽拂意。召宰相平之。毋拒直言。毋納
諛言。以忠良爲腹心。則盛天子矣。帝再拜受教。還宮。索
諫草讀。往往諫遊獵。自是遊畋遂稀。宣宗時暴崩。以太
常王皡議。得合葬景陵。咸通中以皡議。祔廟自德憲而

後天子未嘗生立后嗣主立乃上皇太后尊號敬宗母王越人事穆宗爲妃敬宗立爲皇太后易世居義安宮稱義安太后崩謚恭僖文宗母蕭閩人事穆宗於建安藩爲侍者文宗立爲皇太后易世居積慶宮號積慶太后崩謚貞獻武宗母韋氏事穆宗於東宮生武宗薨武宗立追册皇太后以光陵因山爲固二十年不徙祔即所塋園曰福陵封焉主祔穆宗廟宣宗母鄭氏丹陽人或言本爾朱氏女也方少時相者異之言當生天子李錡反冀非望納之錡誅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爲光王后爲王太妃及即位爲皇太后太后不欲別處

奉養大明宮帝朝夕焉懿宗立爲太皇太后崩移仗西內謚孝明瘞景陵旁園武宗不立后無皇子獨賢妃王氏邯鄲人狀纖頎類天子每畋苑中袍而騎以從騁馳出入人莫能辨也帝愛幸欲立之相德裕言其所從出微又未有子恐不猒天下望遂止及帝疾病顧之曰我死汝何如對曰從陛下九泉授以巾武宗絶妃縊六宮矜悼贈賢妃瘞端陵栢城中懿宗母元昭后鼂氏事宣宗爲昭容僖宗母惠安后王氏事懿宗爲貴妃昭宗母恭憲后王氏列懿宗後廷皆早卒皆追册上謚號即瘞處自爲陵惟主祔廟室云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帝

以壽王從僖宗入蜀納焉即位號淑妃從狩華州冊立爲皇后劉季述脅帝禪太子從幽東宮已從幸鳳翔李茂貞請帝勞軍后從御南樓朱全忠逼帝東遷從如洛蓋是時天子屢奔播威柄盡喪左右皆悍盜庸奴后侍膳服無須臾去側也全忠弑帝立昭宣陽尊爲皇太后諸具前紀中嗚呼唐中葉後天子不生立后至后乃得立板蕩之際曲調順劑中權中慮阽危者屢矣竟蒙誣穢廢與宗社俱亡豈不哀哉

唐宗室王傳

初高祖娶太穆皇后生四男長建成仲文皇帝世民叔

玄霸季元吉生女一適臨汾柴紹隋煬逆德爲淫虐。征遼遊江都不顧。反天下怨叛高祖以太原留守文皇帝從決大畫起兵而急遣人召建成元吉於河東召柴紹長安。建成與元吉間行赴太原念追書急兵且發而隋郡縣連城且千里間行恐不達欲且掠諸小盜以自完。計未定。中道與紹遇。喜問之紹曰不可輕行稍疲苦然易達掠小寇何遽完脫渠郅爲唐公子執爲功徒然死耳不如行也。乃趣行入雀鼠谷望太原樹。乃相賀更生。

○○高祖以大將軍開府置官屬矣分所募卒爲左右三軍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

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當是旹隋代王侑知太原兵起業遣人名捕唐公家戚屬矣高祖從父弟神通亡入鄠縣南山中與京師大俠史萬寶等同舉兵柴紹妻平陽主則先入鄠縣莊散家財招亡命搆群巨盜起兵兵七萬號娘子軍而高祖季女左親衛段綸妻亦巳起兵藍田兵萬人矣各遣使迎師方草昧時象雷雨之動然滿盈蓋如此初紹之赴太原也謂妻曰公舉兵見招偕行則不達獨留則及禍且奈何主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潛匿當自爲計則遣其奴馬三寶說西域商胡說羣盜起兵高祖即位立建成爲皇太子封世民秦王元吉齊王紹妻封平陽公主紹以破竇[illegible]

德功封霍國公當是時帝以唐始興廣封宗室威塡之而父昆弟昆弟子從父昆弟若從父昆弟子自勝衣而上十數人畢以次封郡王矣然獨以空名計食邑終唐世任職事以官高祖時羣雄各擅土稱帝王自命唯河間王孝恭平蕭銑禽輔公祏有方面功餘皆太宗身百戰以神武平寇亂而仁恩懷輯之謀臣猛將並列府屬爲太子齊王所深忌太子性簡弛不治從博徒大俠出將兵驕不恤士討鄜州招羣胡降之已輒擄殺劉黑闥叉宮僚以其奢褻殘息易與也勸太子自將得爲功因結山東豪傑以自固從之黑闥果敗走而建成名捕其

渠魁必殺之爲快而黑闥乃復振元吉驚恐亦嘗殺淫于畋漁色討劉武周敗保并州度賊不可御則紿司馬劉德威以老弱城守齎珍寶攜妻妾夜從壯士出亡之京師并州陷焉而秦王寬仁逮下爲黎民所衆懷高祖晚多內嬖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宮府太子齊王因深結妃御傾秦王而秦王猶若也平洛陽諸妃嬪從王求宮府服玩祈兄弟祿爵秦王以帑藏物先簿進而官爵非有功不授卻之大銜恨淮安王神通從王戰疾力王給洛陽附郭田數十頃賜之張倢妤父使倢妤請其地手詔賜焉神通持不與婕妤膺愬言敕賜妾父

地秦王奪以與神通不忌是王之教乃重於敕也帝大怒攘袂訴秦王汝怙功無父至於此終莫能自明蓋是時秦王死於毒死於間死於刺客而免者數矣府謀臣良將又擯逐殆盡王不得已從宮僚計自白上廢太子齊王於臨湖殿兵焉於是高祖立秦王爲皇太子而定建成五子、元吉五子皆及禍、事具帝紀中廬江王瑗者高祖從父兄子也陰與建成結建成死召之則遂反亦誅死時東宮齊府人疑懼更相告太子命禁之而靖後太宗即位追封建成息王巳稱隱太子封元吉海陵郡王巳稱巢刺王爲立後嗣焉而下制詔言宗室疏屬畢王非制也乃

勞百姓奉所親。謂天下何皆降封縣公。惟淮安河間等。以功封者不降封。太祖八子、於高祖從父也、武德初、並卒、並追王、南陽王延伯、譙王眞、皆早卒、無嗣、六王子、於高祖從父昆弟也、其子、從父昆弟子也、並郡王、畢王璋二子、曰韶、曰孝基、封孝基永安王、韶子道宗江夏王、道興廣寧王、雍王繪子贊、封河南王、贊子道玄淮陽王、鄖王禕三子、叔良長平王、德良新興王、幼良長樂王、蔡王蔚子安、西平王、安子琛、襄武王、孝恭河間王、瑊濟北王、濟南王哲子瑗廬江王、鄭王亮子神通淮安王、神符襄邑王、神通子道彥膠東王、世祖子、高祖兄也、長澄、次湛、叔洪、並追王、二王無子、蜀王湛子博乂隴西王、奉慈渤海王、武德初、僕射寂討劉武周敗績、賊乘勝逼河東、江夏王道宗未冠也、從秦王登王壁城、望之、道宗曰、武周席勝、其鋒未可當、然烏合不可以久矣、宜堅壁以頓其鋭、王拊其背曰善、竟破賊、爲靈州總管、梁師都連突厥兵數萬、圍靈州、戰破之、突厥入居五原、逐出之、斥地贏千里、封任城王、貞觀初、以行軍總管副李靖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戸、吐谷渾寇邊、副靖出崑丘、逢虜師、直薄之、吐谷渾殊死

鬭道宗陰引千騎繞出其後賊驚潰徙封江夏王坐贓免以王就第遷禮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道宗從容爲帝言君集且必反帝曰何至是道宗對曰君集怠而矜功智小言大每恥爲房李下官尚書尊重矣而鬱鬱不平有無反乎帝不聽旣君集反帝笑曰果如公言帝將討高麗欲先得遼海阨塞形便遣營州督張儉行視之儉謝不能道宗曰臣請以百騎往行二十日留十日覽觀山川二十日還足矣帝壯其意許之高麗兵斷其歸路更走閒道如朙還帝喜曰賁育不過也賜金五十斤絹千匹詔與李勣爲前鋒拔蓋牟城虜救至諸將請浚溝保險須大軍道宗曰賊遠來而邊兵必疲我一鼓摧之耳吾爲前軍當淸道迎乘輿尚何待乎此耿弇所謂不以賊遺君父也進擊大破之攻安市城闉毀道宗失部分爲賊據詔不問在陣傷足帝親爲砭治求嶽初坐與房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詔復爵邑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爲最賢 淮陽王道玄武德初僩王年十五從秦王擊宋金剛介州先登討王世充最賁建德屯虎牢王致師遣道玄伏而待賊敗走之轉戰汜水登南坂貫賊陳出其背還擊賊皆披靡爲山東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戰下博越泥淖徑前副總管史萬寶忌之持不進

曰吾被詔王兒子軍進退唯我今其輕敗道也不如結陣待盱不利王利國道玄遂殁年十九萬寶潰走免秦王太息曰自兵興兒常從我每見我深入輒克慕之惜也遂至此哀哉因流涕久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壯

○河間王孝恭總有識量高祖定京師拜山南道招慰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此食人賊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寇境若誅之後詎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所至輒下拜夔州總管進趙郡王及李靖以舟師破江陵平梁以行軍元帥破壽陽誅輔公祏事具帝紀中江南悉平孝恭欲以威重鎮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徼自衛或誣其有異志召還爲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戶孝恭既著方面功見猜於是自縱於奢豪置歌舞伎百餘自娛快而寬恕退讓終無矜伐色天子益親重之貞觀初爲禮尚書改王河間嘗謂人曰吾所居已侈非吾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殁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薨帝哭之慟贈司空謚元王陪葬獻陵子崇義嗣崇義嗣王降譙國公累宗正卿聯營州督簡較雍州長史擢擿姦伏無留隱高宗幸洛命居守曰關中事以屬公苟可利人者便宜行毋以法令牽制故治有異績薨贈幽州督

矜晦起觀閣下臨肆其人候晦曰朕人也禮不及然空
家之私不顧爲外人窺請從此辭晦驚遽徹觀○盧江
郡王瑗武德時例王爲幽州督懦不任詔以右領軍王
君廓爲輔行隱太子有陰謀厚結瑗太子死召之君廓
內險賊欲陷瑗爲功謂瑗曰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
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趙王前已屬吏太子齊王
又誅勢何能自全因泣下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使
者勒兵欠君廓得軍則禽瑗縊之瑗且死罵君廓曰小
人賣我行自及已君廓爲并州督犯法亡奔厥被誅
淮安王神通首唱義應師者也矜避吏鄠南山被疾綿
數旬食盡下道彥龐服丐民間採野實以供忍饑不食
父分食之辭以飽藏而待已起兵及從平京師命神通
爲宗正卿興宿衛封永康王從淮安爲建德所虜歸從
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將軍薨贈司空神通十一子王者
七人道彥膠東王　武德六年平陽公主薨將葬詔加
前後部羽葆鼓吹太常議禮婦人無鼓吹高祖曰鼓吹
軍樂也往公主於司竹舉兵應義親執鼓有克定之勳
周之文母列於十亂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匹也
何得無鼓吹旌殊績乎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謚公主
爲昭馬三寶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從平薛仁杲

遷左驍衛將軍從柴紹擊吐谷渾先登斬名王封新興縣公嘗從幸司竹高祖顧謂之曰是汝建英雄處也爲唐衛青亦不惡累除左驍衛大將軍卒太宗爲廢朝謚曰忠

貞觀中詔荊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巳下制世襲刺史尋以功臣議罷世襲又以諸王幼未知從政留京師教之罷出督語具封建志

當是時高祖諸子獨韓王元嘉霍王元軌舒王元名賢元嘉刺潞州時年十五聞太妃疾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數慰薦之與弟魯王靈夔友愛如布衣終日燕見雍如也閨門修整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字詳正同異秘府書莫及也元軌謙慎多才藝高帝崩毀甚外除遂疏布終身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閣誦讀以

吏事委長史司馬帝嘗問侍臣朕子弟孰賢特進徵進曰諸王臣不能盡知惟霍王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也帝喜曰卿謂於前世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比也乃至行即曾閔不能過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玄平曰無長問者眙愕請故玄平曰人惟有短方見有長王無短焉於何見長哉吾何以稱焉故曰無長其頌服如此刺定州州人有潛結虜爲變者詔窮誅支黨王以州外追強虜必窮誅恐人人自危獨殲首謀以違制自劾帝喜曰吾固悔之王策之是也州人有王文操者與虜戰而蹶子鳳賢共以身蔽父中創死而父全縣置不問王遣使弔祭上其事詔贈官表閭王每朝輒陳得失多稗正帝甚尊重之有大事驛問焉嘗從獵遇群豕命之射豕斃文命之豕盡帝喜拳其背曰汝善射如此方天

下未定時得若頗不任將哉頗令無所用耳知太宗由
殷薄練故典禮官自以爲不及也使國令徵食邑租令
請貿易之利數倍王曰令當臣
吾失顧道吾求利乎帥不聽　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
夕使尚宮問起居舒王元名甫十齡保媼言尚宮品秩
高見當拜元名曰我二哥侍婢耳何拜太宗聞之曰眞
吾弟也及長矜莊有遠志未嘗問家人生產窺其門蕭
如也高宗欲授大州寵之辭曰臣忝屬籍猶然以州郡
爲仕進資妨賢者路耶時諸王爲刺史家人怙縱暴百
姓獨元名廉威下肅然而太宗子越王貞善騎射涉文
史有吏幹稱材紀王愼刺襄州治最人立石頌德與越
王齊名世號紀越貞觀末齊王祐督齊州及伏誅太子

承乾結漢王元昌謀爲逆太子廢爲庶人元昌賜死魏王泰以奪嫡降東萊郡王當是時釁孽交迫帝輿恨念三子一弟所爲如是至自投牀下引佩刀欲自刺賴大臣請立晉王治而定語具帝紀中吳王恪者太宗第三子母隋煬帝女也地親望高而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天子以爲英果類我甚愛之方承乾廢時欲立爲太子屢矣長孫無忌爭不可曰晉王嫡長而仁可立也帝曰公豈以恪非己甥薄之耶恪在位何渠知不保護舅家無忌曰奕者舉棋不定則不勝況建儲乎臣區區願上爲社稷慮臣何敢顧家晉王乃定立永徽中房遺愛及高

陽公主。譖奉荊王元景爲帝舉。兵反辭連恪。無忌以恪爲物情所向。欲因遂誅之以除偪。劾元景恪公主皆賜死。恪且死。呼天呼祖宗。拊膺怒罵曰無忌擅威權陷無辜。神天有靈當族滅不久。無何無忌以爭立武后死黔州。故除偪安宗社乎。不如平心委運之足祈天也。太尉過矣。迨高宗嬖武后而惑。太子忠廢死。太子弘暴薨。太子賢廢徙巴州。曹王明以黨太子降爵死黔州。高宗崩。和帝立。后廢帝遷房州。殺故太子賢。已以穢德播宸極。中自慙。欲以虐濟之。遂大殺唐宗室。圖革命。越王貞。貞子琅琊王冲。首發難誅死。韓王元嘉及子黄公譔。謀應

越從死霍王元軌從黔州道死魯王靈夔流振州自經死舒王元名坐子亶爲酷吏所搆並死當是時宗室以越事株連以告密羅織死徙籍沒者甚衆獨紀王慎得越王結約書知時未可也拒越不合從將就誅而免徙巴州道死虢王鳳范陽王藹得書李倉不能應則白發其書見擢尋以告密誅蓋高祖太宗子孫若他宗室子殆盡皆削屬籍改姓蝮姓虺惟幼弱者免死流嶺南而天皇三太子澤許二王及澤王七子許王九子皆及禍即孝敬章懷本后所生子太子重潤本諸孫與焉鴟梟之性毁于及室無顧惜固如此太子重潤中宗嫡長子

也生東宮高宗聞喜甚爲赦改元欲立爲皇太孫爲開府置官屬問禮官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晉魏立皇太孫皆正位東宮今有太子立太孫於古未有帝曰自我作古不亦可乎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子可以爲王父尸則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爲萬世法誠本支千億之慶帝喜命置師傅文學而下官視諸王然卒不補也中宗失位太孫廢帝還爲皇太子封卲王譖者言王與女弟永泰公主及主壻竊誹后陰事后慙怒杖死神龍初中宗復位皇族死太后時者復姓復屬籍官爵還其柩陪獻昭乾陵還流徙者京師初杞王愼有七子長

續早死次義陽王琮琮有子三人曰行遠行芳行休武后時琮及二弟流桂林弟三人別流黔州行遠行芳流儁州尋遣六道使行嶺外掩殺唐宗室琮及二弟死桂林行遠當捕戮行芳幼當赦抱持兄請代則俱死開元中行休行桂林求義陽王屍誅死棄久矣莫能得哭布席終夜踞不起以祈假寐夢王所乘者舟中斷也靈堂鎖一夕莖自屬管上有手措迹一奇二並筮之曰屈於支尸出也指示也一奇二並三殯也先王告之矣則之野見東洲中斷悟所夢舟爲州趣走視之發坎得三屍二弟在焉而王一支亡則大慟踞席祈如初夢王告之

曰在洛南淵明日直殯南得焉蓋死而姝尸也其致毒如此於是以殯歸塋昭陵太子賢有三子曰光順曰守禮曰守義皆后諸孫光順徙義豐誅死守義徙桂陽死而守禮及中睿諸子閉宮中開元初封守禮邠王以天子從兄居閤中與寧申岐薛諸王俱每用賜輒前知陰之問其術不答岐王以告帝詰之對曰臣無術也天后時幽宮中歲敕杖若數四創甚醫無膚欲用骨先痛晴輒前蘇故知之因涕泗沾襟帝爲惻然嗚呼古女禍稱女戎有以也夫和帝童昏失道廢于母弑于妻子四人皆不得其死終絕世無後矣睿宗有五子列第東都積

舍坊號五王宅後賜第京師隆慶坊亦號五王宅旣平
王爲天子而四王皆賢寧王憲者睿宗嫡長子宋王成
器也武后立睿宗爲帝得爲皇太子帝降號皇嗣册皇
孫皇嗣爲豫王王壽春郡和帝立進蔡王固辭不敢當
大國唐隆改元進封宋睿宗始卽位以宋王長又嘗爲
太子當立而平王有大功難之宋王固請曰天下大器
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大誼也臣死不敢居
平王之上而玄宗乃定立申王成義有威重而寬岐王
範好學攻書史好儒遇儒生無貴賤折節王毛仲等本
家奴暴起諸王加禮焉獨接之自如薛王業少失母從

母賢妃鞠之成王事妃孝恭友弟二公主早卒撫所生如子玄宗友悌自天性而寧王固以天下讓申岐薛又皆賢帝時時從諸王宴飲興慶宮宴花萼樓或時宴諸王宅無間雖當時讒邪交亂帝卒不爲動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庭樹棲翔浹日魏光乘以爲天子友悌之祥薛王疾帝爲煑藥燎其鬚其敦睦於前代無匹而寧王益愼恭嘗按舞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食而棄其餘詔力士捕殺之王從容曰臣聞天子不窺人隱私今從複道上望見而殺之將人人自危其無乃非政體也乎且陛下所爲惡棄食者重食也食以養人今以餘食殺

後人其無乃以養人者傷人乎帝悅遽釋之涼州獻新聲召諸王臨觀曲終王從容曰新聲哀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迫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於歌咏見於人事臣不願聽之矣帝爲默然時獻替如此其後申岐薛三王相繼薨惟寧王帝親待愈厚始生日必詣宅爲壽如家人禮日餉遺無時王有疾命醫遺膳相望也疾少損帝喜甚賜醫緋袍銀魚薨帝號慟失聲已下手詔言天下大兄之天下也讓於我爲唐泰伯有高世之行當名不足以當之追謚讓皇帝妃恭皇后子汝陽王璡述先志固讓不聽發引雨諸皇子涉泥途步

從葬橋陵側曰惠陵王既薨涼州曲盛行乃卒有播遷之禍人始追歎王爲先識云史臣曰睿宗有聖子一受命。 追帝三贈太子福流於胤嗣盛哉始寧王名成器避昭成太后諱改名憲申王改名撝而岐薛二王避天子諱去二名曰範曰業云初文德皇后崩晉王幼太宗憐之令不出閤豫王以天后幼子不出閤中宗時譙王失愛乃出閤以不出閤爲特恩開元二年有司請循故事出諸王爲刺史於是宋王領岐州申王領幽州岐王濟州薛王同州而邠王守禮領虢州州務具委上佐王獨領大綱無何復召還蓋天子起臨淄王在位雖日於諸王遊懽乎然專於娛樂不及政而嚴群臣與

諸王交通之禁當是時惟寧王宴語未嘗及外政亦未嘗與外人通帝愈益信重之其後帝多皇子而鄫王嗣眞陜王嗣昇最先封帝方事邊功則以爲安北安西大都護雅親重塡之然不出閤節度使遥領自此始其後諸皇子既皆長則附苑城爲大宮分院而處號十王宅本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盛濟十二王曰十王獨舉成數而名諸王日於夾城入參上起居家令進膳引侍讀學士入授書以爲常府官屬列外坊歲時通起居而止後壽信義陳豐恒梁七王長既封亦出居十宅又後帝諸孫多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如十宅居焉宅宮女四

百人院宮女三四十人禁中置維城庫月給諸王俸太子諸王公主嫁娶益供張於崇仁坊禮院於十王宅親成焉於是諸侯王不就封如周漢不開府不出刺出怪如高祖太宗時獨出居宅院中日不出閤矣而宗子屬疎者聽以選授官適之林甫峴高至相國開元末天子嬖武惠妃而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日賜自盡天子信鬼神而棣王琰以婦故獲罪誅瑛久在儲位瑤琚皆好學有才識琰亦非罪天下傷之棣王妃常以過置別室而二姬爭寵密咒符置琰履中求媚焉中官度帝所謗惡譖琰爲魘魅自爲忠朝帝使人掩取履視之信帝怒責琰琰頓首泣曰臣罪死然臣實不自知臣與婦不相見若二年有二孺爭長恐此三人者所爲臣實不與知及推訊果孺人爲

(怒未息因鷹犬坊以憂死)而是時相林甫傾皇太子太子幾殆及安祿山反天下承平久中外無備豫而震河南北州縣多破陷東平太守嗣吳王祗募兵拒之(嗣太宗子恪)州縣不從賊者皆倚祗爲名而皇子榮王琬秀整有人望命爲征討元帥募河隴軍屯陝高仙芝副之以討賊命下薨祿山陷東京天子召公卿而謀帥太常卿張垍對曰嗣虢王巨剛果通書史任將也召見對稱旨命詣中書與相語相國忠忌惡且易之授陳留譙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代吳王祗將明入謝帝曰卽眞耳何攝爲詔兼御史大夫統嶺南黔中南陽時南陽帥魯炅戰數北。

敗果殺巨辭行請於帝曰朧炅能存孤城足補過則何
如帝曰惟卿之所處之巨遂趣南陽至貶炅白衣從軍
是夕稱詔復其官已祿山陷潼關天子幸蜀命楨王璬
爲劍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魏方進爲置頓使立之鎭設
儲待待幸激濟江蜀中猶全盛冊以絲席籍徹之曰此
可褻奈何乎蹴踏之時行遽不及授旌節司馬請建大
槊蒙油囊以先王笑曰孤既爲眞王矣安所用假節爲
乎至蜀踰月而罷

吳王祗既召還不用大曆中以宗室
老爲集賢院待制時勳望大臣無職
事者居此官給殘殘署舍優焉京師平璬王巨拜太子
少師河南尹東畿採訪使其妃張后女弟也內不睦巨
貶官爲盜段子璋所殺楨王行至蜀副使崔圓迎方帝
拜馬前璬不爲禮圓銜之帝至圓奏罷居內宅

西幸時下制云親征命宿衛士東裝待明發則獨與楊妃姊妹皇子皇女皇子妃皇孫幼在宮闈者出延秋門以去皇子君妃主皇孫長在外宅者不以告委之及聞變乃間關走隨駕西而賊入長安皇子妃留不能從者數十人並見殺而諸王不出閤之禍始於此建寧王倓者肅宗仲子也玄宗西幸時肅宗爲皇太子以父老固請留從建寧王畫乃決留自馬嵬北行王居上前後血戰衛上行行未有所適王決策之平凉倚朔方師爲根本皆尤功帝即位靈武欲以爲元帥李泌諫不可乃命元子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咸屬倓喜謝泌

曰吾心也。蓋忠勇如此。乃竟爲張良娣李輔國所譖怨而誅。後代宗興。鄴侯泌語建寧事而泣。欲厚加贈謚。泌請以岐薛故事贈太子。帝泣曰。吾弟首決大策。成中興功。何岐薛得望乎。又忠孝血誠。顧爲讒人所害。而夫尚存者。朕且以天下讓之。何太子也。乃引讓皇事。追謚曰承天皇帝。玄宗西幸時。從房琯畫以天下崩裂。非宗室王親重出鎮之不定。於是詔皇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四節度兵馬。復兩京。永王璘督江陵。統嶺南黔中江南西路。盛王琦督廣陵。統淮南河南江南東路。豐王珙督武威。統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節度。鎮四方。會聞靈武即位。琦珙未遣而罷。獨永王先遣東出師而反。而誅死。語具帝紀中。代宗立。吐蕃入寇逼

郊畿帝出居陝射生將王獻忠以十六宅諸王出迎吐蕃遇副元帥子儀於長安請廢立立豐王豐王珙者玄宗子也於帝爲諸父大言曰令公爲元帥廢立在一言不言何也司馬王延昌前質責之曰主上初立未有失德於天下今蒙塵王爲藩翰當執節死義何言之悖也延昌爲司馬當以聞子儀命以軍從行在帝不加責珙語悖乃賜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幽王守禮子吐蕃退承宏亾走匿得之赦不誅放華州自是天子益忌憚諸侯王廣十六宅居之不出閤爲常郡縣主不時嫁有華髮者矣先是肅宗時代宗以廣平王爲天下兵

馬元帥。汾陽王子儀副之。平兩京。代宗時。德宗以雍王
爲天下元帥。討史朝義。復東京。皆元子帥師。皆在師中。
與行謀。謂世亂先有功。重之也。而九節度師潰相州時。
帝命臨淮王光弼總大師。光弼謝不任。必請皇子爲元
帥。得震疊。命越王係。然不出閤。思明陷東都。係請行不
聽。係帝愛子。故命後死李輔國見帝紀。大曆初。雍王正位東宮。回紇吐蕃
並入寇。命鄭王邈代爲天下兵馬元帥。所謂昭靖太子
也。無何薨。元帥府以遂罷不設。史思明反。命皇子彭王
僅領河西。兗王僴領北庭。涇王侹領隴右。杞王倕領陝
西。興王佋領鳳翔。大使以塡之。田承嗣反。國無彊王。乃

悉王諸皇子領軍鎮睦王述領嶺南郴王逾領渭北鄜坊韓王迥領汴宋忻王造領昭義皆稱節度大使餘皇子幼並開府儀同三司然不出閤諸節鎮僭擅自如德宗爲太子時昭靖薨帝命子昭靖子謨爲子封舒王已改名誼建中中長矣李希烈反拜揚州大都督荊襄江西沔鄂節度使行營兵馬元帥備官屬往討會涇卒反京師命撫慰則涇卒已陳闕下攘敓矣狼狽還從出幸奉天有撫軍功而朱泚僭號京師僞平章源休勸泚翦宗室以絕人望宗室王死者七十有七人異哉乎唐以不出閤諸王爲四方塡也爲實乎猶縶狸牲而使之搏

爲聲乎猶掩目捕雀而猥云獲之也以爲盜賊餌則猶
檻獸圈豚以爲豺虎食故不出閤之禍至烈也自肅代
時天子厭苦兵平盧將李懷玉逐其帥詔懷玉留後而
以鄭王邈爲平盧節度遥領軍矣及時帝自奉天還益
憚兵姑息方鎭愈益甚李萬榮以宣武叛則通王諶領
宣武使不出閤授萬榮留後吳少誠以蔡州叛則虔王
諒領彰義使不出閤授少誠留後義武昭義軍自立後
則邕王謜領義武昭義使不出閤授張茂昭王虔休留
後蓋陽示不與節若親王自領然實不能難聽擅王自
寬恐激之爲變也姑息方鎭至於此自是皇子孫不出

閹雖名王亦王實於匹夫不異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帝室重輕故順憲而下皇子王者即贊䇿不著史無稱焉而寄命於宦官宦官握禁旅總萬幾日徵伺十六宅間隙文致之結信於天子而天子易世必戕所意忌者自爲忠貞元初學士絳請建儲帝許立鄧王寧有日矣雨不果改卜秋孟復雨又不果至冬孟乃禮成而薨所謂昭惠太子也其後議復立子宦官吐突承璀主豐王惲帝意屬遂王恒自立之已帝暴崩中和殿莫能明中尉梁守謙閻王守澄迎太子入即位是爲穆宗而是夕豐王惲及禍敬宗亦暴崩閻克明矯帝旨立絳王悟絳

王悟者憲宗第四子也未發而中尉魏弘簡梁守謙迎穆宗子江王涵入立之是爲文宗是夕誅克明絳王悟及焉文宗立痛兩世逆變自中官而閹守澄怙寵功橫不能堪欲遂誅宦官與相宋申錫密圖之而洩守澄用鄭注計必先事誅之使神策卒上急變告申錫通漳王相賂遺圖逆漳王湊者穆宗第六子帝弟也地親埶偪而岐嶷有人望度帝所中忌急中之令倉卒難自明賴外廷爭而申錫貶死漳王降巢縣公語具帝紀中其後帝既立子永爲皇太子以楊賢妃譖幾廢而暴薨悔之又晩多疾病以敬宗子晉王普幼韶悟欲立之未果

薨謚悼懷太子。而楊妃請立帝弟安王溶以樹恩相珏持禮兄弟不相爲入廟格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於帝穆也得入廟得立已帝追悼莊恪以譖死殺坊工女倡嘗譖毀者數十人而遂病命內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召相嗣復珏入禁中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立功不在已也則矯詔言太子幼且有疾立皇弟潁王瀍爲皇太弟廢太子復封爲陳王帝崩太弟立是爲武宗是夕安王溶陳王成美及楊賢妃並賜死明年殺弘逸季稜遣中使即貶所殺嗣復珏賴相德裕爭而免語具帝紀中先是豐繹二王死穆文二帝爲不聞也

者而諱之爲輟朝追贈謚安陳二王死而武宗不衰立六年以餌方士藥疾發不能言旬日諸大閹於禁中定策下詔言皇子冲幼立光王怡爲皇太叔監國光王憲宗第十三子也於次不得立以韜匿不自見爲武宗所不禮爲群閹所利故得立是爲宣宗宣宗在位久不立儲長鄆王漼出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及大漸屬閹王歸長等三人立夔王滋夔王滋幼子愛故立之崩大閹王宗實入殺歸長等迎鄆王立爲懿宗懿宗長當立帝猶豫不立乃遺宗實定策以爲功故事大抵立而貴斷也懿宗八子崩諸閹利少主立普王儼爲僖

宗自穆敬來十六宅諸王爲閽所坊制峻嚴無人理文宗性仁舍又從十六宅起在位中隱之時往宅院張宴樂與爲懽怡怡穆穆史以爲可洽風謡也於是相德裕爲帝言近代宗室不出閤議者以爲幽閉骨肉虧人倫可閔天寶建中時聚處一宮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可痛陛下誠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閤除諸州上佐使攜子女行則百年弊法一旦而更之宗廟有靈與嘉焉豈惟諸王文宗喜曰是朕心也於是下詔聽諸王出閤而帝終無斷不果以所除官不決定而罷武宗時德裕至尊用而天子不加意十六宅莫得間會黨項羌隸諸道

者聚爲寇。乃自請出皇太子爲安撫大使兼領諸道。禁戢之擇忠力大臣爲之副。庶還古撫軍祖宗置元帥之舊。詔遣兗王岐。宣宗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諸王疾色憂時親至卧内問焉。而不出閤之制。終袾守不能有改也。僖宗時天下亂黄巢入長安閹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跳身走與元惟福穆澤壽四王從。餘宗室王在長安者爲巢所屠戮殆盡。而不出閤之禍極此矣。巢誅。帝還關河中王重榮名誅閹令孜。復犯闕。令孜劫帝如興元入蜀。朱玫李昌符稱迎駕。疾追之不及。則奉嗣襄王煴監國。已立爲帝。嗣襄王煴着

宗子襄王熅裔孫也無何敗誅死事具帝紀中僖宗崩
子幼弟吉王保長而賢衆望屬之而闔復恭推立壽王
傑爲昭宗昭宗在十六宅時痛恨閹不倚信獨倚禎而相
非人不任難念宗室王在內宅親可倚覃王嗣周才可
將也命討李茂貞而敗天子殺相讓能以解難具帝紀
已命通王滋判侍衛軍事通王者夔王滋改封也命宗
室王分將十二軍巡警京師又欲使出撫列藩南北司
恐不利已也交疏諫而罷及李茂貞韓建王行瑜三鎮
連兵反犯闕晉陽帥李克用討之誅行瑜三鎮惕息克
用還鎮天子置殿後四軍使嗣延王戒丕等分將之而

茂貞乃復反犯京師戒丕勸帝如太原道爲韓建所得如華州建畏諸王典兵猝難制則遣人上變告諸王欲殺建欲劫帝幸河中帝驚懼召建入慰諭建稱病不入敕諸王往詣建自明建閉之室中顧奏言中外異體不可以私見令睦濟韶通彭韓儀陳若八王忽詣臣意不可測久弱臣所無爲也請勑歸十六宅而罷所領兵帝不許則以兵環行宮劫之於是罷殿後四軍罷諸王掌兵會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奉使如晉陽還報命建大忿疾遽表言漢七國晉八王皆竊兵權亂天下比歲兵纏近輔使陛下辱在下藩則諸王爲之階今戒丕等復

西鐵沙陀爲讒搆請誅之帝持不下後三日建遂與劉季述矯制以兵誅諸王諸王被髮乘垣走抱屋極號曰帝救兒救竟與其屬盡死以反聞乃昭宗九子爲全忠所賊並死九曲池語具帝紀中史臣傷之曰運極不還與唐俱殫悲夫

高祖二十一王隱巢事見上、衛懷王玄霸殤無子追王、楚哀王智雲襲師起年十四死捕吏追王、荊王元景坐房遺愛死追封沇黎王、漢王元昌坐承乾死、酆悼王元亨周王元方皆幼薨、徐康王元禮刺絳州有治行薨陪葬獻陵、子茂淮南王滛遂屛食死、韓王元嘉事見上、彭王元則督遂州以奢僭免刺澧州折節改厲薨贈司徒陪陵、鄭惠王元懿歷兗鄭潞絳州刺史以經術斷獄務寬平薨贈司徒陪陵世嗣王喬孫勉宗閔夷簡皆入相、霍王元軌事見上、虢莊王鳳歷虢豫青刺史薨陪陵子㝢嗣無子中宗以鳳孫邕嗣薨子巨嗣天寶中爲西河守坐資給柳勣支黨貶義陽司馬坐附楊慎矜免

官祿山反以張垍薦得將事見上趙孝王元慶事母謹歷趙豫沁衛州刺史有治績薨贈司徒陪陵世嗣王鄧康王元裕好學談名理刺五州遷兗州督薨贈司徒陪陵世嗣王舒王元名刺五州賢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最高宗以元名舍教子詔褒美成武氏後復爵世嗣王魯王靈夔及子范陽王藹死武氏後復爵藹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七爲州刺史遷國子祭酒河南道採訪使以清毅稱入爲宗正卿薨贈禮尚書子宇嗣改封鄒江安王元祥與蔣虢滕三王皆縱暴好狎傿官屬不願就爲之語曰寧向儋崖振不事江滕蔣薨贈司徒陪陵子孫死武后從子嗣降公密貞王元曉刺虢澤州薨贈司徒陪陵滕王元嬰驕漁色黷貨薨陪陵○太十三王太子承乾廢死贈常愍王孫適之相楚王寬出後楚哀王蚤薨追王吳王恪事見上庶四子流嶺外追封鬱林王神龍中子成王千里從太子重俊攻宮門誅開元中孫信安王禕以朔方節度攻吐蕃拓地千里建振武軍拜忠王爲特相所扼降刺史薨子峘嶧峴皆顯禕弟祇嗣吳王魏王泰見帝紀世嗣王齊王祐溺群小好弋獵長史薛大鼎諫不聽以輔王無狀免更用權萬紀萬紀剛急繩以法王

不悛，帝數責讓祐，萬紀說祐曰，王上愆父子，上欲王改悔，故責敎王，王引咎飭躬，萬紀請入朝言之，上宜解，祐上書謝罪，萬紀入見，帝言祐且自新，帝嘉，厚賜萬紀，而譙祐未悛，祐以萬紀見勞而責已，以爲賣已，益不平，爲悖虐滋甚，萬紀暴之朝，詔臨訊，召萬紀祐還京師，萬紀馳先行，祐與群小謀殺萬紀於道，支解之，發兵反，兵曹杜行敏執送京師，賜死內侍省，

蜀悼王愔，刺岐州，數游畋，非法責敎不悛，帝怒曰，禽獸可擾，鐵石可爲，罷愔顧不如，削封戶，徙虢州，久之，還封戶，復馳弋，敗民稼，典軍楊道整叩馬諫，捽擊之，高宗怒，貶愔黃州刺史，擢道整匡道府折衝都尉，會吳王恪得罪，愔以母弟廢，徙巴州，

蔣王惲，督安州，徙梁州，造罷物服玩，多至四百乘，所經騷然，爲有司劾奏，高宗詔不問，遷箕州刺史，或告惲反，詔按驗，惲懼自殺，贈司徒，葬陪陵，子煒嗣王，死武氏，神龍初，復爵，孫紹宗嗣王，孫之芳，以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京師，廣德初，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見止，二歲乃得歸，拜禮尚書，

越王貞，事見上，開元四年，復爵，從孫孌國公琳嗣，琳薨，爵不傳，越王幼子珍，讁嶺表，數世不能歸，開成中，女孫元眞，始持四世喪北還，求祔塋，詔嘉憫，敕宗正訪其兆，聽陪葬，

紀王愼，事見

上江王囂代王簡薨無後趙王福出後隱太子薨
葬陪昭陵無子　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嬖之生明高宗
時詔出後巢王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徙黔州都督謝
祐逼殺之帝聞悼甚黜官吏皆坐免葬陪陵其後有嗣
曹王臯○高八子太子忠廢爲燕王澤王上金孝敬帝
弘章懷太子賢事見上原王孝早薨○中宗四子太子
重潤譙王重福節愍太子重俊襄王重茂見帝紀○睿
五子寧王憲中王撝岐王範薛王業見帝紀及上事隋
王悕早薨○高祖太宗子世嗣王王曆而下皇子子皆降
郡王不嗣王○玄二十二王慶王琮謚靖德太子肅宗
立進奉天皇帝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頴王璬永王璘
榮王琬見帝紀及上事夏王一武惠妃子生秀𡠛帝鍾
愛無匹命之名一　儀王璲　懷王敏　壽王瑁亦惠
妃子妃生子女聹而薨瑁甫生寧王妃元抱養之居寧
邸中故其後封妃薨瑁請制服報乳養恩從之延王王
玢仁愛有學識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瑝　義王
琪　陳王珪　豐王琪事見上　恒王瑱　凉王璿
汴王璥　肅十三王越王係死李輔國見帝紀建寧王
倓死張后謚承天皇帝　衛王佖　彭王僅　兗王僩
涇王侹　鄆王榮　襄王僙　杞王倕　召王偲

興王佋，張后子，愛，謚恭懿太子、定王侗、宋王僙、○代宗十九王：鄭王邈，好讀書，有行，薨，謚昭靖太子、睦王述、丹王逾、恩王連、韓王迥、簡王遘、益王迺、隋王迅、荊王選、蜀王遡、忻王造、韶王暹、嘉王運、端王遇、循王遹、恭王通、雅王逸、○德十王：舒王誼，本昭靖子，取爲子、邕王謜，本順宗子，帝孫也，以愛故命爲子，謚文敬太子、通王諶、虔王諒、肅王詳、資王謙、代王諲、昭王誠、欽王諤、珍王諴、○順二十三王，四子未封薨、○憲十八王、○穆二王、○敬五王、○文二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武五王、○宣十王、○懿七王、○僖二王、○昭九王、

始唐宗室王視帝子，王祿給頓薄，不足賴。率西外補官，官至宰相者九人。惟林甫姦幾亾天下。中王瞖甘露之變，國倚以爲安危，社稷奠焉。此抑水火較若者。事具帝紀中。程知柔錄錄無發明。餘各有所長。其在庶職，其各以才力效官者不數。而曹王臯

為最云。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以左衛郎將累遷通州刺史，以辦治聞，徙陝州刺史，遷河南尹，政不苛，穀洛歲為暴，作上陽積翠月陂三大方，水不為敗。天寶中，與林甫爭相見傾，罷，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遣御史羅希奭殺堅等，所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峴，吳王恪孫，信安王禕子也。樂善下士，有吏幹，以門蔭為高陵萬年令，魏郡守，入為京兆尹，政務得人心，聲績茂著。玄宗幸溫湯，甸內豐供億以求媚，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忌其不附己，以雨災歸過京尹，出為零陵守。至德初，肅宗召拜扶風守，兼御史大夫，權京兆尹。於是與呂諲、李揆、第五琦並輔政，而峴資望最久，事多所獨決，閹輔國口宣敕下百司，百司莫敢覆，峴極言其害，為輔國所深銜。已，糾侍御史毛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出刺蜀州，語具帝紀中。累遷禮尚書，代宗出居陝，峴踰商山走陝從，得復相。故事，政事堂不接客，元載相，為中人傳詔者特置榻，引升坐。峴敕吏徹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風憲官者，無限員，未踰月，為要近譖短，罷為太子詹事，尋遷吏尚書，知江淮選，以簡較兵尚書兼

衢州、李信安、王子三人、晅、嶧、峴、晅志行修立、官考功郎、以不附楊國忠、出守、與峴、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從玄宗幸蜀、拜蜀郡太守劍南節度採訪使、上皇在成都、軍譟夜亂、晅與陳玄禮等討平之、時峴以鳳翔守、從肅宗兄弟同制封公、當是時、晅爲戶尚書、峴吏尚書、嶧戶侍郎、兄弟同居長興里第、以兩國公門列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時以爲榮、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勉幼勤經史、長沈雅清整、從肅宗靈武、以監察御史、劾大將背闕坐、帝太息以爲朝廷始尊者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人、將即死、有太息者、勉過問之、對曰、被脅耳、非反也、立驅入見曰、今元惡未殄、遭點汙者半天下、盡殺之、是驅天下資寇逆也、使其中欲滌心自歸而無繇、宜招徠懷之、帝曰、善、立馳騎宥釋、於是自拔歸者踵至、累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前密縣尉王晬以勤幹聞、攝南鄭令、爲權幸所誣搆、處死、勉太息曰、上方藉牧宰爲民父母、奈何以讒搆殺良吏乎、即留晬爲請、得免、而勉追入爲太常少卿、晬後以推擇爲吏、有能名、天子欲柄用勉、李輔國恚勉不下己、出邠虢州刺史、久之、觀察江西、時賊寇陷州縣、將吏內叛、勉僇力平定之、部人有父繫獄、以

木偶署勉名理之爲厭勝驗治服勉曰是爲其父故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權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伺入監每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勉至吏以請報不可朝恩銜之出節度嶺南異時西南夷舶歲至者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艘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徙鎮滑亳以舊德方重不威而理山東諸帥暴桀者咸尊憚之詔節度汴宋未行李忠臣以汴将反專汴勉還滑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乃徙鎮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汴兵出救爲廷議遥制所敗希烈寇汴州縣城守累月而外援不至潰圍保睢陽以簡較司徒平章事徵勉至闕待罪詔復位勉自愧取充位而已然自是益踠居二歲而罷勉少貧客梁宋逆旅中有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君幸爲我葬餘以奉君勉許諾既葬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二十年所得奉悉遺親黨身没無贏藏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李巡張參在幕府卒每宴飲設虚位饋洟之遣戍兵親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其家室故得人死力

○李鱗懿祖裔也父濟歷潤虢潞三州刺史以誠信號

良吏麟傳學審文辭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兵侍郎爲傷國忠所疾守河東政清遷祭酒上皇入蜀麟走行在遷憲部尚書遂得相時相見素琯相踵赴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加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時張后挾李輔國共撓政它相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罷爲太子少傅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德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始補鄭縣丞德宗幸奉天朱泚陽爲迎天子而遣使東出關至華追還所遣救襄城兵關吏不敢問夷簡曰泚必反帝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令泚多助是翼之也必驗之關吏馳及關果得符自關將駱元光斬賊使収偽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而夷簡不問也舉進士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元和時累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驁而貪爲所糾貶臨賀尉賜金紫以戶侍判度支尋鎮山南既得相李師道叛帝倚裴度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當度求出外以僕射鎮淮南請老得分司東都卒夷簡致位通顯以直道自閑未嘗以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貲產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立神道碑

○曹王皐太宗子曹王明後也事母太妃鄭以孝聞安

祿山反，奉母逃民間，間關走蜀，謁玄宗，授左領軍將軍。上元初，皋歎祿不足共養，請補外，不許，乃故冒輕法，貶溫州長史，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掾史叩庭請先聞，皋曰：「人日不再食且死，豈得待請哉！」即坐擅發，死而衆生，其利大矣。乃自劾，詔不問，進少府監。州人侍御史李鈞與弟京兆法曹鍔，宦既遂，不歸，母窮不自給。皋行縣見之，歎曰：「昔二子者，可與事君也歟哉！」劾之，並錮死。久之，皋召還，上書言治道，授衡州刺史。以誣謫，貶潮州。方對獄時，皋懼憂其母，出因服就理，入擁笏垂魚，施施如平時。及謫潮，以遷告；復還衡，乃跪白母，告實。母卒，奉喪歸。梁崇義反，詔復官。李希烈反，遷江西節度使。受命不宿家，抵鎮，令將吏有功未申者、懷謀力願自效者，聽自言。江西牙將伊慎，從希烈自歸，皋壯之，使集兵繕舟師。希烈遺慎七屬之甲，詐爲書間焉，帝惑之，中使就軍中即訊。皋抗疏爲論雪。會希烈師來寇，王召慎激勉，令破敵，大克獲。而皋所治戰艦，選士二萬人，度可用，攻賊蔡山柵，柵固不可攻，聲言西取蘄，引兵循淮泝江上。賊聞，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躡之，追且及，對壘矣，則以舟師順流下，攻蔡山柵，立拔之。賊還救，不及，遂大敗。取蘄，平黃州。帝狩奉天，狩梁，皋以天子處外，

不敢居城府，出屯西塞山，徙郡縣市以憂國，而貢獻相望，遷荆南節度使，時朝廷仰食江淮，而西道出九江，至大別，與希烈接境，皐轉戰數千里，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未嘗敗北，師所過，士不敢伐桑棗，踐禾稼，國漕以通，淮西平，請護母喪歸東都，帝遣中人賵弔，命葬訖就鎮，初江陵東北傍漢，有古坊廢不治，歲溢爲民患，皐修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頃，江南有廢州規爲廬舍，構二橋跨江而流，人自占者二千餘家，繇荆抵樂鄉，二百里墟聚凡數十，不井飲，命鑿井以便人，貞元初，吳少誠擅蔡，徙鎮山南東道，劃隋汝以益軍，練兵侍糧市回鶻馬，益戰騎，歲時畋教戰，少誠畏之，皐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徼隱，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估賤斂貴出，豪舉不得擅其利，造戰艦挾二輪，鼓水進，駛於陳馬，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鬻，將售之，扶風馬彝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保之，奈何取有之乎，皐謝曰，微君安所聞此言，並歸之，卒年六十，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李暠，淮安王神通玄孫也，少孤，事母謹，睿宗時，累衛尉少卿，母喪，柴毀，家人密覘，未嘗窺其言笑，開元初，授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尤篤睦，昇

暈自東都省覲，往來微行，州人不覺也。其清慎如此。授大常少卿，累黃門侍郎，兼太原尹。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死不殮，以屍送郊。郊黃坑有餓狗千數，恣食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暈髙申禮憲，敕毋祀，捕羣狗殺之，其風遂革。轉太常卿，工尚書，充使入吐蕃，省金城公主。轉兵尚書。暈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稱。卒，贈益州都督。

○李涵，高平王道曾孫，簡素恭慎，累侍御史。肅宗幸平凉，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草牋，籍朔方兵馬倉庫儲蓄詣平凉奉迎者也。數奏明辯，除右司員外郎。河朔平，代宗以涵忠謹，遷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往宣慰。會母憂，起復，行使事外，未嘗啓齒，疏食水飲，占席兢兢在疚也。使還，請終喪。服闋，除給事中，遷尚書左丞。幽州亂，充河朔宣慰使。還，剌蘇州，遷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德宗即位，以涵和易無剸割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以右僕射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李載義，常山愍王後，少孤，有勇力，善挽强，爲幽州都知兵馬使。寶曆中，幽帥殺朱克融子，窃據軍。載義數其罪，殺之。簡較戶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鎮幽州盧龍。李同捷據滄景，載義請討，破平之。太和中失軍，帝以平滄景功，又恭順，拜太保，同平章事，鎮山南，移河東

[illegible]所至暴横，載籍召其將李[illegible]

陵虐[illegible]軍朝貢，固舅甥之好，未嘗使將軍暴市[illegible]

饕餮禮蕃容，吏不稱，皆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侵上

國，載籍必行法戮之矣，罷防守兵，使兩卒司門無敢犯

者，加侍中，卒。

論曰。余次史唐宗室王事。潸然興焉。曰。於戲。帝子孫王至此乎。古封建親戚。以藩屏王國。未論即漢晉季諸王之禍。固迺用自取也。武韋之際。縣女禍慘烈。玄三王縣惠妃。建寧越自張后。於宗室曷故焉。覦覦以不出閤爲禁防。而以遺祿。□漑巢魚肉也。勵存者委命於閹宦。已併命於藩鎮。豈不哀哉。乃史猶以杜岐公柳柳州之言爲探本。猥以虞夏殷周公天下之制。與秦政居恣自擅。

挈短長輕重而偏較之也。謬矣。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三

明 盱郡鄧元錫纂

唐臣列傳

高祖既定關中論功首尚書令秦王次僕射寂次納言文靖以本深謀起太原定天下實文皇與文靖合而寂以官監於高祖狎親從關說故也既即位寂以左僕射爲眞相而賓戚以太穆懿戚蕭瑀以帝故人守河池自歸得爲內史令掌樞機然寂傅徒文靖麤險好縱橫其所繇於蕭曹絳灌異矣故佐命不終當是時高祖念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知逢諛之爲禍酷也第群臣以詹

事綱忠欵侍御史伏伽誠直爲第一開忠諫之路而太
宗始入關得照城尉房玄齡一見如舊識引爲腹心玄
齡薦如晦與僇力而二相有謨焉邑郡丞靖故與高祖
郤將行誅太宗識其壯士也爲固請以爲將以爲大將
而著庸於方面已秦王爲天策上將開府置官屬則開
文學館延四方文學士十八人爲學士恩禮優厚與謨
議論思得預選者時謂之登瀛洲文事與焉既在位召
前府洗馬徵前中允珪爲諫大夫召茌平人馬周趣入
見立以爲諫大夫並爲唐格輔諸具帝紀中史所稱應
龍翔而雲雷興震風薄而萬竅號用之無方取之有道

斯氣之自然豈足怪哉嗣是豪傑矜奮英賢竦力功施于後嗣蓋至于宋徽顯慶之間用舊人圖政而耆碩濟濟也陵遲至于天后宣淫逆用籠之以慶賞繩之以刑罰使天下之人莫自必其命而狄梁公大忠血誠困辯巽權全其身以濟君徐司刑生德宅心寧靜守氣危其身以庇人漢陽沈幾孚號衆正輿之協慮不浹辰反閏周而復之乎唐非太宗作人之效斯爲烈哉諸大者見祀謨茲采其臣節著于編

溫大雅彦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有三子長大雅仲彦博季大有大雅孝友有才辯彦博聰悟有口大有端謹皆

以學行稱父友薛道衡李綱歎以爲皆卿材者也大雅事隋爲長安尉以隋亂去官高祖起太原聞其昆弟賢召之引大雅爲軍府記室大有爲太原令大有從秦王擊西河參行謀有功還命與大雅同記室掌機務辭不許旣高祖卽位大雅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等定禮儀拜黃門侍郎大有累中書侍郎而彥博以幽州司馬勸其帥羅藝以幽州自歸亦中書侍郎嘗宴見高祖以其兄弟並典樞戚之曰我起義獨爲卿一門亦盬之也已大有卒帝傷悼而彥博以幷州道行軍長史從衞將軍璡討突厥戰大谷敗績陷虜廷突厥以其爲近臣也

者而禮之問國虛實問軍多少强弱堅不對遷陰山苦
之事聞天子壯其節而還巢之戚大雅與決計貞觀初
進禮尚書封黎國公彥博自突厥徵還簡較吏侍郎封
西河郡公已預朝政彥博杜絕賓客國家利害知無不
言卒之日無正寢殯別室命有司造焉贈特進謚曰恭
陪葬昭陵初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必葬此地將
福弟而害兄大雅曰若家弟益福我含笑入地矣歲餘
卒茹彥博與杜淹陳叔達竇威並事文中子入唐爲掌
機密隱巢搆怨高祖感之叔達以侍中苦諫貞觀初
拜禮尚書勞之曰武德時知公有讜言用相酬叔達曰

主臣。臣最言爲社稷。非爲陛下。帝爲動容。淹事隱太子
得過。與王珪流巂州。貞觀初召拜御史大夫。奏諸司文
案有稽失。請命御史就簡覈。封德彝曰。設官分職。各有
攸司。即愆違。獨御史糾舉之而可矣。如淹言瑣察。非體
也。淹默不復言。帝問淹不論執何也。淹對曰。德彝所言
得大體。誠臣愚所不及。敢遂非乎。帝悅。威事見內總中。

蕭瑀者。後梁明帝子也。封新安王。梁亡。以女兄爲隋煬
后。見親。感末疾。不呼醫。曰。天假吾餘年。而疾不已。因得
遂長逝矣。后聞責之曰。爾亡國之裔。而高爲怪詭。是賈
罪也。瑀乃復治疾。疾良已。拜內史侍郎。突厥圍煬帝鴈
門。瑀前說曰。突俗可敦與兵事。若走一介通義成公主。
使講驗。宜不戰而解。又衆藉藉憾陛下平突厥。方復事
遼東。故戰不力。願下詔赦高麗。專突厥。則人自奮。帝從
之。而突厥圍果解。師還。帝覦望瑀乘國難相恐[illegible]

之、出守河池郡、高祖入關招之、瑀以郡自歸、封宋國公
拜民部尚書遷內史令、委以樞筦、瑀日孜孜自力、繩違
覆、無憚避、多見納用、嘗詔下中書、未卽行、帝讓其稽留
瑀曰、脩季詔勑多違舛、至百司莫知所從、今國始基
安危繫命、令臣承詔旨、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下耳、帝
喜曰、善、瑀得給關內田宅、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先
祠、進尚書右僕射、貞觀初、房杜新得政、親用、瑀不無少
望、封德彝以瑀薦、筦中書、及議政有卻、而德彝亡揣摩
爲容、房杜皆親德彝而疎瑀、瑀不能平、乘間切詆之、忤
旨、會與陳叔達爭帝前、忿坐不敬、免官、帝終念之、從容
謂玄齡曰、瑀出守河池時、於剖心之禍幾矣、而幸全、武
德中、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未決也、我不爲兄弟所容、實
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威懼、
眞社稷臣也、又謂瑀曰、卿守道耿介、古人無以過、獨善
惡太明、時有失爾、調劑之如此、瑀起拜謝曰、臣蒙訓誡
許以守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圖形凌煙閣
瑀終嫉玄齡等、斥以爲朋黨、無至心、陛下不諳知、但未
反耳、帝笑曰、人君當驅駕英材、推心委任、公言無已甚
乎、朕雖不聰、何乃頓迷臧否至於此、瑀愈怏怏、帝積久
頗銜之、未發也、會瑀酷信佛、請出家、旣而中悔、帝發怒

貶商州刺史。已、徵還、從幸玉華宮、遘疾卒、遣使弔祭、贈
司空太常、謚肅、帝曰、易名之典、宜摭實、璹執忠不移、貞
也、然巳褊、改謚貞褊、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德彝本名
倫、謙俟善逢意、以恩禮始終、贈司徒、謚明、方隱巢時、璹
一心社稷、倫陽進忠款、而潛持
兩端、陰附之、旣死、迹露、改謚繆、

李尚書文紀、觀州蓨人也。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漢
張綱之爲人也、改名綱、事周爲齊王憲參軍、宣帝以譖
殺憲、召僚屬誣證成其罪、綱矢死無撓辭、憲誅、露車
載尸、故吏爭走匿、綱撫棺慟、躬瘞埋、哭拜巳乃去、官隋
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
娬媚娘曲、用爲歡、綱正色曰、令則職調護、乃自比倡優、
進淫聲、請罪之、勇不悅。及廢、隋文召東宮官屬臨責、皆

脫粟綱獨抗聲曰廢立大事中外大臣皆知其不可莫敢言臣昧死一言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曩令陛下擇正人輔之亦何渠至是哉顧以唐介則爲庶子鄭文騰爲家令惟縱歌鷹犬娛太子爲容何得不至此臣愚以爲此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因伏地嗚咽不自勝帝爲愴然久之曰綱責我是也然我擇汝爲官臣而勇不親得正人何爲綱曰臣所以不見親者繇姦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棄乎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或不禍亂者願垂三思帝憮然罷朝會尚書右丞缺即擢綱用之爲

蘇威楊素所惡。出爲行軍司馬。綱危懼。筮之。得鼎之咸。筮者曰。鼎取新也。君得志。其在易代乎。今宜早退。不者足折矣。乃屏居鄠中。賊師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入長安起迎謁。帝素聞其名。大喜。即授相府司錄。封新昌公。即位。拜禮部尚書。典選。據正不詭。隨齊王元吉鎭幷州。竇誕宇文歆輔之。元吉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數白發其狀。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棄軍奔京師。帝怒曰歆可斬也。王少。不更事。故以歆爲輔。行太原。與王地帶甲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乎棄之。綱進曰。其實誕乎。王年少倨驕。誕不能諫。掩覆之。歆。爭王之日淺。有闕必諍王

不悛又以聞此其人忠可以忠爲罪乎帝悅引綱升御榻勞之曰微卿言我幾濫刑舞工安叱奴幸以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古均工樂胥雖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不得於士齒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今國家新造功臣之賞未徧賢才伏草野未用也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丹地何以示子孫帝不納又頻諫東宮不見聽遂求去帝嫚罵之曰卿爲潘仁長史不恥顧恥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臣每論諫輒止臣爲其長史可無愧陛下創業垂統而臣有言乃如水沃

居事東宮亦然敢冒官乎帝謝曰知公正直幸終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知故太子縱欲無節又信讒慝疏骨肉綱力諫不入悒悒不自聊固請老解官太之太宗嗣世立皇太子難其傅召拜太子少師時綱老病足躄矣賜步輿出入命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太子攝政命綱與玄齡莅參朝政綱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節太子嚴憚無何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綱內行甚備群五世同居齊王憲既誅女婆居綱自以故吏存卹甚厚及綱卒女被髮號哭如親與[illegible]孫安仁安靜求徵中太子忠廢出郵安仁為左庶子並拜成禮去安靜為右衛將軍天授中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反狀吾誰欺遂

死、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書請納諫爭禁貢獻淫樂請選太子諸王僚友帝大召拜治書侍御史曰以來諫者時軍興賦斂重伏伽請從其薄以附民東都平赦而摘賊支黨命配流伏伽諫曰臣竊讀陛下月二日詔非直宥有罪也抑欲與天下同更新令世充建德所部更流徙豈詔書意哉書有之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今渠魁既宥脅從何辜且彼固吠非其主也曩天下未平當幾制變不得已於法外斷置有之矣今四方已定惟其法當與天下共守

之可二三乎帝敬納太宗即位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居則禁衛九重行則出入警蹕所以重社稷也走馬射獵直年少諸王事耳陛下起諸王在位猶然循舊貫不改乎非所以端拱穆清刑後世也帝悅以爲諫議大夫遷大理少卿司農市木材與民直倍劾隱沒下大理伏伽曰順緣官市貴故民直賤司農用與之倍直以饒民臣見其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悅拜大理卿久之出刺陝州永徽中乃老始伏伽與張玄素皆爲隋椽吏太宗嘗語及曩事玄素愧汗不能容而伏伽於廣坐自陳說生平不少諱作侍御史時被內旨未下歸臥家無壹

色頑之御史畢造門子㢠譏白乃徐起見之人以此異
顏籀云時安[illegible] 輒冑為大理卿守法不阿意語具刑法
志遷尚書左丞會僕射闕帝委以令僕之任又以冑敢
諫爭令兼諫大夫與魏徵更日侍直論國政甚夥帝每
歎以為情深體國也而奏上輒削草故人無傳焉嘗攝
尚書典選頗抑文雅尚法吏人頗以寡學為訾至為左
右丞守法須以為武德來一人而已卒贈尚書右僕射
封道國公以貧宅舍陋祭享無所詔有司為立廟祀之
相玄齡徵與冑善其歿也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冑無子
以兄子至德為後至德乾封中亦為尚書右僕射預政與左僕射劉仁軌更日受牒訴有訴

牒入仁軌常以美言啗之至德必據理難詰不遽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爲奏辯之或問何也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何人臣敢顓乎高宗聞而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請至德至德覽未竟嫗曰本謂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授之時稱其長者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性敏慧有口能以辯給濟其直十餘歲時上書周武帝言事帝異其幼召問所讀書對曰讀孝經論語問孝經論語何言最要對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帝悅令於獸門館讀書以父振沒王事令嗣建威縣侯世長家武功高祖微時客武功識之天下亂世長事王世充世充敗自歸擢諫大夫帝獵涇陽而獲喜詫左右曰今日畋樂哉世長曰不滿十旬未樂也帝色變已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奉觴仰視曰主臣此殿豈煬帝時作耶帝曰汝似直而詐豈不知此殿爲我所營乎對曰臣實不知第見殿雕靡如瓊宮瑤室窮以爲非興王之所爲耳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宇僅蔽風雨時不謂不足今因隋宮室不啻足矣又增之豈所以易亂哉帝咨重其言世長嗜酒好諧謔無威儀而辭悟超然正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

不屬朝廷壯其節擢巴州刺史舟敗溺死子良嗣自有傳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爲隋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民千餘人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無天建德釋不殺用之建德平授郡錄事參軍太宗即位聞其名召見問政對曰臣觀隋氏所以亡者獨自專自用不用人夫以一人之智親群下之務即使得失參半爲謬已多況得者無幾而失者過半乎群臣[illegible]懼唯言莫違下諛上蔽不亡何待臣觀隋末擾亂其欲爭天下者獨十餘人而止餘皆保鄉黨全妻子待有道而歸之乃知百姓非誠好亂患人主不能安之耳陛下誠垂意於安

民擇群臣任職高揖而考其成豈憂治哉帝善其言擢侍御史會有詔脩雒陽宮備巡幸上書言雒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急務也昔漢高啓七國土宇後終搆禍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而陛下散處之中國所宜先憂臣竊見隋營宮室將輦大木牽二千人而曳一柱以木爲輪木相摩而火出則鑄鐵爲轂代之日行一二里轂破折則數百人齎鐵轂隨易之計一柱之費數十萬此天下之所以亂也陛下初平洛陽隋氏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傚之也陛下謂今日財力何如隋世然且役瘡痍之

人襲亡隋之迹禍必甚矣帝覽之召謂曰如卿言朕甚於隋末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歎曰思之不熟以至於是命罷役賜玄素絹二百匹魏玄成歎之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累太子右庶子時承乾在春宮不說學玄素上書勸學薦宮僚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儒宜數召見增懿德時詔太子用庫物不會承乾發取無度玄素上書曰周武帝卑宮陋食以靖海內而太子贇有穢德至踐祚狂暴宗祀以亡隋所代是已隋文雖席女資有天下然布德行惠上下粗安而太子勇以驕侈敗今宮中山池

其所築鑿殿下所日見也夫親則嫡子貴則儲貳自謂有萬世之安庸詎知奸人間之致慈父之隙不可合哉何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近君子踈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善間者亦安所從入矣今陛下本周典王世子服御不會以明有恩甚盛惠也而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巳過七萬驕奢之極其究爲亂惟居安思危太子怒令戶奴祖擊之幾斃承乾廢除名巳授潮州刺史轉鄧州永徽中致仕卒

馬周字賓王清河茌平人少孤貧嗜學鄉人以其無細謹也薄之武德中補博州助教不治爲刺史嗟讓去客密

州審州守趙仁本奇其才謂之曰天子明聖此君自見

時也厚為裝齎之令入關過汴為浚儀令所紲辱舍新

豐逆旅主人不禮焉周命酒獨酌悠然自得也至長安

舍中郎將常何家會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為

條時務二十餘事上之帝覽奏大驚召何問汝安從受

此書是所言通達國體可相也何謝曰主臣此非臣所

言臣客馬周者代臣具草耳帝喜曰客安在曰臨臣所

帝大喜立召見未至遣使敦趣者四輩入見與語大恱

之詔直門下省拜監察御史以何能得人賜帛三百匹

周退上封事曰臣每讀前史見前世所為忠孝事未嘗

不廢卷太息思慕用之也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既無所復施矣念猶有可勉者曰忠是以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蒙陛下不次拔擢則固臣勉畢命之力也敢竭區區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孝孝教之本政治之所從出也伏見大安宮在宮城西內墻宇門闕視紫極爲庳小又東宮皇太子所居也而內大安太上皇所居也而外雖上皇志在清儉愛惜人力陛下所不敢違而中國四方蕃夷入覲者見之將何觀焉願改築雉堞門觀從高敞稱萬方之望臣伏聞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道路之言云爲避暑竊惟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問安

視膳今所幸宮去京城三百里餘非可以旦發而暮至
也萬一上皇思念陛下欲一見顏色不識陛下將何以
赴之且上上皇留熱處而陛下以避暑行非所以教孝也
郎棨不中止願先示還期以袪衆惑臣聞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
不與祭如不祭是故祭所以追養而繼孝者也自陛下
踐阼來宗廟之享未之嘗親竊揆聖心詎不以乘輿一
出所費不訾百姓奔走疲弊故恐孝思冀安便之乎然
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示來世也臣誠知
大孝不在俎豆而聖人訓人必以已先願親饗祠以反

本報始臣伏讀詔書宗室勳賢作鎮藩部令子孫嗣守非大故毋黜免誠欲其胤裔與國共其慶無疆也竊以爲陛下誠愛之重之必思以安之豈必世官哉夫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况以麥許何能皆賢儻有童昏闒得嗣職兆庶被其殃國家受其敗欲絕之乎則子文之治猶在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必且割恩於已亡之一臣則向所謂愛之者適以傷之也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戸邑必有材行隨方寵使理之得者也臣聞致理之道在求賢審官而爲政之基必揚淸激濁孔子曰雖爲輿隸不可以假人言

嶺舉也。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當槃提斛斯政獨習解調馬，所謂騶僕之能。厮圉之技。獨可厚賜金帛，使饒給而足矣。今超授高爵與政。外廷朝會之期。令騶竪倡于鳴玉。曳履與大夫士相後先。臣竊恥之。臣誠知朝命既行。不可追奪。謂宜不列朝班。混預士品。帝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天下安輯日久。士不中兵事。稍與又頗廣儲蓄。魏王泰有寵。月給賞賚踰太子。周疏陳儆曰。臣竊尋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四五百歲。皆繇累業積德。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先德以免也。魏晉以降。迨於周隋。嗣

傳之主輒受其敗此蓋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其時僅
僅自保無遺德可思也今陛下以大功定天下而德積
之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節儉約己勤施及人使
天下之民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而後
卜祚靈長禍亂不作子孫萬世憑藉之基始此矣今百
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一二而徭役相望兄去
弟還遠者五六千里無時暇休陛下屢詔減省而有司
不得廢作徒行文書煩役自若百姓咨嗟頗以爲陛下
不存養之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幷諸王妃
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涼

其弊猶食陛下少處民間知百姓疾苦前代禍敗又目所親見然且如此况皇太子諸王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者乎此聖慮所當憂也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亡滅人主雖悔未有能安全者也往貞觀初率土饑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動搖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且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百姓怨讟而土崩之漸始此矣夫國家興亡不繇蓄積之多少而係百姓之苦樂請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

充因之西京府庫亦獨爲國家用夫財積固有國者惟
正之供豈顧不用哉惟儉以息人人有餘力則天下樂
輸將而國安若人已勞匱而用之不息則下民懷愁苦
而國危今平居竭民財力一旦水旱風塵之警狂狡竊
發豈直肝食晏寢之憂而已哉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
應天以實不以文陛下勵精致行何必遠古但及貞觀
初而天下歌舞之矣臣竊尋漢晉來亂天下者何嘗不
在諸王哉非帝者之子孫王則不善也皆繇樹置失宜
不豫爲制節而然耳今此諸王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
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

然也。昔魏武過寵陳思。文帝卽位。峻防密禁。有同拘囚。何則。先帝加恩太厚。故嗣主疑而畏之。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禍之也。誠宜制長久之法。酌滿損飽。使本支百世。天下幸甚。他又言。今獨重內朝官。刺史縣令頗輕其選。非治體。皆王體要機。城陽公主下嫁。卜婚期。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晝昏吉。詔許晝昏。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夫卜以決疑。而以之黷禮。慢先。又何貴焉。帝曰善。周機辯明銳。所敷奏

動中事會裁處精密每奏上帝未嘗不喟然稱善也岑文本嘗言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煩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第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年不久長耳累中書侍郎太子右庶子帝征遼以中書令輔太子定州還攝吏部尚書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詔尚食賜膳上醫護視帝躬爲調藥疾病取平生所上諫草焚之曰晏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忍爲也卒年四十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子載官吏侍郎典選以平允稱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事梁主銑以黃門侍郎略嶺表

下五十餘城。未至而梁敗。因歸忠烈。治書侍御史。時尚書省奏復稽壅。至彌年不下。洎遷言尚書萬機之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而左丞背。右丞徵彈舉無回撓。而百司肅如也。比勳親在位。功勢相傾。即欲自強。置謗叢集。郎中惟事咨稟。尚書不得專裁。綱紀不振。固在於此。誠使左右丞兩司郎中得剛勁不撓者為之。庶有振乎。帝曰善。無如卿者。立拜尚書左丞。遷侍中。預朝政。帝敏博。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引古道相詰難。洎疏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其上下至懸絕矣。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即降恩旨。假慈顏。凝旒

虛襟以納其說猶未或敢自盡也况動神機縱天辯飾
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階對揚乎且
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非歛福
弘下之道也帝手書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
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繇茲道形神心氣
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皇太子初立洎上書曰
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之幾在焉昔鼂錯上書
令通政術賈誼奏請務知禮教此本務也今太子孝友
仁愛挺自天姿藝宮論道宜弘四術雖春秋鼎盛修躬
有漸而歲月易徃墮業難追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

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尚且雖
休勿休。日愼一日求多聞於古昔勞膚思於當年乙夜
觀書馬上披卷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典章此臣所
未諭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
聽朝之隙引見群臣降以溫顏訪之今古以故朝廷是
非閭里好惡畢關聽覽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
不聞正論又臣所未諭也古問安而退以廣敬異宮而
處以遠嫌問者太子入侍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繇接
見供奉有間暫還東宮則拜謁既疏欣仰不暇何規諫
之得陳哉願循前躅弘遠規俾太子得以時懋學帝曰

善。即勑洎文本周。日直東宫。及征遼。命簡較民部尚書，輔太子監國。帝曰。卿今輔監國。係社稷安危。宜副朕倚毘至意。洎率爾對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謹按法行誅之矣。帝怪其語不倫。戒之曰。卿性疏果。不戒者敗。師還。帝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爲大言。大臣忌忿之。入以告。帝大怒。以爲狂易。非少主臣。遂賜死。且死。從獄吏求筆札。欲有奏。吏禁不予。而遂死。帝聞。頗悔。下吏獄罪焉。

高儉字士廉。北齊清河王嶽孫。文德皇后母舅氏也。后父左驍騎將軍晟。生太尉無忌及后。而早世。士廉迎女弟若甥。養之家。識太宗於微。以后歸之。爲隋治禮郎。以與斛斯政善。謫朱鳶簿。士廉念朱鳶瘴癘地。母老不可行。留妻鮮于供養。身行。念妹無所依。賣大宅。買小宅處之。會世亂。從交趾守丘和。保境自歸。當是時。太宗爲秦王

收雍州矣以爲治中親重之隱太子之亂與無忌與大
計太宗即位遷侍中封義興郡公坐事出督婺州遷益
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惡疾父母病皆委去不扶
侍[illegible]適財士廉爲條教辯告勵以孝慈俗爲翕
變[illegible]引諸生講授經藝學較復興引李冰所導
汶江水故[illegible]旁出以廣灌溉蜀郡以饒入爲吏部尚書封
許國公高祖[illegible]司空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攝少師
代高麗攝太傅士廉明辨善容止每獻納縉紳屬目卒
贈司徒謚文獻陪葬昭陵配饗太宗廟庭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父鑒刺戎州於高祖有舊高
祖守太原儉來謁從太宗游從容語天下大計與合意
太宗喜白見之說高祖開府庫招豪傑收燕趙以長驅
秦雍高祖喜擢授記室參軍武德初累中書侍郎獨孤
懷恩者高祖母弟子也以工尚書屯蒲州討劉武周而
貳儉使武周軍聞之密以帛書聞適高祖將幸蒲至中
潬得奏大驚亟旋駕捕反者而懷恩就誅太息曰儉
幾陷虎口後自援歸簡較黃門侍郎封莒國公以懷恩
田產賜焉且儉愛我身繫于賊而急我脫我難厚禮尚
書爲天策府長史貞觀初使突厥奉隋蕭后及楊政道
以歸已復使說頡利自歸頡利聽其言罷軍矣李靖襲

擊之爲功跳身亡乃免從獵洛陽苑有羣豕出林中帝一發四殪一豕突前及馬鐙儉急投馬搏之帝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也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宜復逞雄心於一獸帝悅爲罷獵在官頗縱不事事責授光祿大夫永徽中致仕加特進卒年七十八高宗爲輟朝贈官謚曰襄葬昭陵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河間劉炫受經精勤不倦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散從員外郎入唐補宋州穀熟尉累殿中侍御史遷給事中太宗嘗言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也行成侍進曰天子以四海爲家當兼容并包於山東關中人而見謂有同異是示人以不廣也帝曰善帝臨軒頗以兼行將相事自詡行成疏諫曰陛下撥亂反正遠邁周漢何臣下敢望然聖德含光天道不言何用臨朝較量與臣下爭功能哉帝深納之轉太子詹事帝東征皇太子於定州監國定行成所生邑也太子令有司祠其先人墓寵之行成以學行自尤其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訥等太子悅召見以年老不可勞以政皆厚賜而遣爲河南巡察大使還稱旨兼簡較尚書左丞太宗幸靈州欲以太子從行成諫曰太子居春宮之日淺宜命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重

京師示四方以盧德從行無爲也帝曰善遷侍中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以地震納規以旱請避位帝曰公我舊人柰何舍我去乎爲之流涕行成不得已起視事無何卒帝哭之哀贈開府儀同三司祭以少牢賜東園秘器謚曰定

高季輔德州蓨人少好讀書擊劒事毋孝能罷兄事隋爲汲令隋亂盜殺令季輔以其人格盜斬之貞觀中以中書舍人上五事其一言陛下德超遂古平定天下而刑罰未云措者繇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故也宜擇溫厚脩絜之吏使任尚書敦朴素革浮僞俾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其二言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忍和雇以重之願愛其力無使殫敝畿內數州土狹人衆儲蓄少而科役多均差役於江南河北舒閒之處令得休息其三言勳戚之家封邑僅稍足給私奉養而出貸舉息爭之利宜懲革其四言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饑寒切妻孥交謫郎吏惠不能全其操雖巡察歲出輶軒繼而侵漁不爲改也宜稍加廩賜使得仰事俯畜然後責其廉其五言陛下友愛諸王而帝子弃諸叔諸叔

疾非禮也王爵既同家人有體宜齊之以禮奏上賜鍾
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以藥石相報爲吏侍郎銓叙
人物各當其才賜金背鏡况
其清鑒相高宗卒謚曰憲

于志寧雍州高陵人周太師謹曾孫大業末爲冠氏長
棄官歸鄉里入唐爲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貞觀中
以中書侍郎行太子左庶子志寧以承乾數虧禮法志
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進之帝大悅賜黃金十斤遷詹
事會母喪免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
文本諭旨曰太子之齒長矣失教煩公卒調護志寧不
得已就職時承乾以盛夏農時造曲室昵閹官令宿左
右志寧數彊諫承乾恚遣刺客就殺之客入其第見志

寧寢處苫塊如初喪內感動而免承乾廢宮僚皆獲罪
獨志寧以強諫見褒高宗爲皇太子復授左庶子未幾
遷侍中進燕國公帝卽位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
無忌詔致辟志寧曰時方陽和萬物生育而行誅傷春
令請需時衡山公主旣公除當出降志寧曰禮女子十
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春秋書魯莊公
如齊納幣杜預云譏喪未再朞而婚公主未移天禮服
斬願遵高宗令軌畧孝文權制詔公王待服畢成婚已
許敬宗逢武后意誣志寧黨太尉無忌降授榮州刺史
轉華州乞骸卒

論曰方玄武門伏甲海池泛舟時君父臣子之際岌岌乎殆哉及內禪尊養隆備矣而馬賔王徒步謁天子猶本孝廣忠據忠勸孝終主於格心斯彝敎之本哉張公之論事囘天而以承乾故見廢于燕國犯顏色最苦幾身殆于刺而廢王立武時乃以閔默見殃則所遇之勢異也好論議者猶然用相訾悲夫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唐初父相貴以硤州歸國封甑山縣公剌滁州卒官故吏歸千縑爲賻處俊甫十歲讓不受處兄弟友睦事諸舅甚謹舉進士拜東臺御史高宗幸東都從道中召與語問曰我嘗疑秦法寬荆軻一匹

夫耳挾匕首竊發群臣荷戟侍殿陛莫之敢攖將習慢然邪對曰法巳急故耳秦法持寸刃上殿者族誰不畏見族而敢動乎故曰巳急故也昔魏王操著令京城有變九卿守府寺毋動動者死後嚴才作亂徒黨纔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無救者歎之巳有領官屬來蒯格戰者操曰必王太常也王脩識幾變能冒法赴難盜以禽滅巳詢之果脩也故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僭于位人之攸塈仁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義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帝爲言許敬宗所紀史多失實也朕昔從

幸未央宮。仗過有横刀伏草中者。先帝爲歔欷。却避之
不發覺謂朕曰事發有數十人當死之者矣今紀殊失
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非一端臣第處傑預供奉。見
三衞士有誤拂上衣者。悸請死帝曰左右無御史。無恐。
朕不汝罪也。帝感動曰此皆史臣所當謹書於是勑史
官刪史爲辭焉。上元元年。賜吏民酺。帝御翔鸞閣以觀
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周王顯各主之聽角勝爲
樂。處俊諫曰。臣聞禮示童子以無誑恐詐欺之心生以
開邪也。今二王富於春秋。志趣未有定當推梨讓棗奈
何令以音樂較勝乎。帝亟止之。晚年帝欲餌方士所治

冉冀延年徵遜位天后皆力諫語具帝紀與敎考中卒
年七十五帝痛惜之處俊貧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
言自秉政在帝前論議傳經義諄諄規獻得大臣體云
張文瓘貝州武城人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高宗時累
東臺侍郎知左史事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
四夷文瓘引秦漢事四夷造宮室使天下士崩以諫詔
節減廐馬數千疋遷兼大理卿決遣疑事四百餘條畢
明允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張公疾速已得出亭獄
遷侍中囚閭皆慟哭以爲莫予白也在中書諸司奏議
多糺駁帝甚委重之嘗臥疾國有大事帝必問宰司與

文璀議未曰未也必遣問後發兵討新羅文璀力疾入
請見曰今吐蕃犯邊兵在寇境新羅雖未效順亦未內
侵若二虜並事臣恐民力之滋不堪也請息兵脩德以
安民帝從之卒贈幽州都督謚曰懿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
止畫地書空寓所習以通博聞武德初稍除陳倉尉部
人有折衝都尉者怙高班豪奪歷政莫能禁仁軌誡驗
之愈益橫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罵曰是何縣尉輒
殺吾折衝遽廷詰不撓奇之擢櫟陽丞貞觀中帝將幸
同州較獵仁軌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下知之者在上愚

天之計擇之者聖人陛下仁愛節儉朝夕以百姓爲心
一物失所納隍軫慮今茲雨應時秋稼極盛青黃盈野
十收一二盡力刈穫猶未訖功即獲竟者方擬樹麥而
令供畋事修橋道妨農頗少留萬乘聽一介之言太宗
降璽書勞荅拜新安令高宗時累給事中以按畢正義
獄爲李義府所深怨出刺青州會征遼令浮海部饟運
以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旨使
自裁仁軌曰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論之無所逃
命使自引決快讐忿所不能也具獄上除名以白衣從
軍顯慶中百濟反守將劉仁願被圍困詔仁軌以方州

刺史統熊津軍并發新羅兵援之仁軌請唐曆及廟諱以行曰吾欲須大唐正朔於海表矣竟平百濟守已復便宜留屯有大臣之節語具戎狄志還擢右相總章中副李勣討高麗咸亨中代新羅皆有功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爵樂城公少府監裴匪舒多心計奏請賣苑中馬糞可得二千萬緡帝以問仁軌仁軌曰利則利然傳之後世稱唐家賣馬糞非所以爲名也帝笑而止造鏡殿召見仁軌入驚出走問之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帝亟命剗去時帝與天后共政仁軌之意蓋以諷后臨朝拜左僕射爲東都留

守。仁軌辭疾因陳呂后產祿禍敗以規后。璽書慰勉改

文昌左相卒。年八十五。贈幷州大都督陪葬乾陵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博學多通少舉進士補太原尉時英公勣爲幷州督僚吏皆望風震慴義琰獨面爭曲直勣甚禮之累中書侍郎高宗欲傳位天后與中書令處俊爭事得寢章懷太子廢赦宮僚慰勉令復職皆舞蹈謝義琰恭官庶子獨引罪涕泣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岐州市材送焉義琰曰以吾爲相國甚愧更營宮室是速禍也義璡曰凡人仕爲丞尉即營第宅兄何宜何下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居室吾懼獲戾也竟不營構而罷以足疾乞骸骨拱初爲懷州刺史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卒於家

杜景儉冀州武邑人舉明經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方在州得報徙州司馬欲即視事答人吏立威景儉曰公受命未有詔奈何急數日祿爲手詔少

選下。非晚矣。嗣業怒弗聽。景儉曰。公持咫尺報。眞僞未可知。卽欲作威福亂一府耶。敬業揚州之禍類此矣。叱左右罷去。旣得報。果荆州也。人吏歌之曰。録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析威風。繇是知名。入爲司刑丞。治詔獄平恕。與徐司刑有功齊名。人所稱遇徐杜必生者也。改秋官員外郎。按罪已輙釋。武后怒其不待報也。讓之。景儉對曰。日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辯定。聽待命于外。臣以爲奉詔也。宰相曰。詔爲司刑設耳。秋官何與焉。景儉曰。方布詔時。不異臺寺。故守之。后以爲守法。擢鳳閣侍郎平章事。季秋時。后出梨華一枝示宰相曰。何祥也。衆皆賀以

爲德及草木景儉獨曰臣聞洪範五行傳隂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春秋傳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草木黄落而梨復華異也臣等備位助天理物而陰陽不和敢請其罪因下殿頓首請后太息曰眞宰相也坐申救李昭德忤意出刺秦州尋復召坐漏洩禁中語刺并州道病卒

王及善洛州邯鄲人以父君謌死王事襲邢國公累左奉御率孝敬宴宫官命擲倒爲戲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奉命恐傷殿下羽儀之任高宗聞賜絹百匹垂拱中累春官尚書撫山東督秦州轉益州以疾謝去契

丹作亂武后以滑爲虜入河東路也起剌滑召見謂之曰卿雖疾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臥鎮之及善旣拜命后因問朝政得失及善陳當世務甚具后喜曰滑潞事末也中朝政本卿不可遠行矣拜內史令來俊臣當極刑后欲赦之以及善爭而誅召廬陵王復太子贊之決太子立請太子出外朝慰人心及善雖無術學在官清正臨事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與內宴無人臣禮及善糾之后不悅謂之曰卿年高不宜更侍讌遊但簡較閤中可也及善歎曰中書令日不得見天子用留何爲無幾乞骸不許拜文昌左相卒年八十二

蘇良嗣、諫大夫世長子也、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爭、及以法繩府屬官、甚見尊憚、遷荊州長史、詔遣宦者采異竹江南、移植上苑中、所過縱暴、至荊州、良嗣囚之、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徙雍州、關內饑、盜作、良嗣政尚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雍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留守西京、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言苑蔬果可鬻以佐費、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耳、猶拔園葵、去織婦、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者也、事得已、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時僧懷義恃武后寵驕、良嗣朝道遇之、懷義頗蹇恣、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逐之、僧義入、泣訴于后、后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自宰相所行、何可干也、後罷政、韋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獨辨其非辜、良嗣入謝、拜下、老悸不能興、輿還第卒、八十五、詔百官弔焉、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擧進士、累監察御史、吐蕃入寇、詔從軍、高宗詭、假朝散大夫、從西討有功、累金吾將軍、檢較豐州都督、召拜相、武后以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師出需營田、復命充使往、曰、以勞國可也、已還、知政事、屢出入行邊、充天兵軍、大總管、卒、師德沈深有度量、喜慍不見容色、在位時、弟爲代州刺史、辭之官、濵行、師德謂之

曰吾兄弟榮重過矣念爲人所側目當何道自免乎弟對曰請自今雖人唾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吾之所以憂也人之唾汝是怒汝也拭之則逆其意而遠其怒夫唾不拭將自乾當笑而受之廣拭何爲與李昭德同入朝師德體肥步徐昭德屢顧待之田夫師德笑曰師德不爲田夫誰當田者薦狄仁傑輔政仁傑不知也數短之武后謂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師德往爲將謹守邊賢則臣不知也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其事久未見其知人后莞然曰朕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出其奏示之仁傑慙出而太息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包容久矣吾乃不知吾不能窺其際矣師德總邊要爲將相三十年恭勤忠樸無適莫心在邊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以功名終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曾孫也居母喪毀舉孝推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來俊臣貶州參軍不爲禮俊臣恨之及復用瓌遷外徙不得召轉揚州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饒珍貨前長史取貲鉅萬惟瓌代還襆被而已徙刺同州歲旱饑兵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而兵苦貧宜增月賜及半

糧給之、又請卻進獻、罷營造、諸不急務、時十道使括天下士戶口急、民流徙、州縣爲廋蔽、環請罷十使、專其責於州縣、令州縣各豫立簿、天下同日閱實之、盡一月而止、歲一簡括、使姦無所容、武后鑄浮屠、立廟塔、無虛歲環以爲郎非國費、要須民財、民財竭矣、國無危乎、令天下僧尼艱濟、請併寺著僧常員、神龍初、爲尚書右丞、環明號法、令多識臺省舊章、朝令政式、皆所刪正、中宗復位、鄭普思以妖幻得幸、環捕繫論死、韋后庇之、詔勿問、環廷爭、流思儋州、語具異教考、累尚書右僕射、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輒上食天子、曰燒尾、環獨無所進、及侍宴、內侍嘲之、環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饑餒、衞士有至三日不食者、臣不稱職、誠懇誠懼、何燒尾之有、帝崩、遺詔韋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宗楚客白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環正色曰、增損制書有法、遺制乃先帝意、何得改、楚客欲權歸韋氏、不聽、環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而老、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文貞、環治州課嘗最、爲宰相陳當世利病甚核、子頲、相玄宗、賢、事具文學傳中、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性方重、不苟言笑、武后時、官并州

司馬有善政后擇刺勞問歷德鄭二州刺史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之遷文昌右丞同平章事時二張及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嘗侍宴殿中二張引蜀商宋伯子等與博塞后前安石曰商賈賤人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中失色后以其辭正改容慰謝之后幸興慶宫欲超疾道安石曰此版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誡垂堂況萬乘哉后命回輦封鄭國公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郇國公太平公主有異謀數因其婿唐晙邀之拒不往帝入讒語請外廷皆傾心東宫疑之問安石安石折其謀主構飛變危之賴郭元振保護而免罷留守東都貶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請託拒之皎銜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宗楚客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不糾正諷御史舉劾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貶官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盜沒詔籍贓安石發憤嘔血卒天寶初贈左僕射郇國公謚貞文

唐臨京兆長安人武德初從隱邸出爲萬泉丞縣有輕繫囚十數人春暮時雨至白令聽歸耕約耕已自請令

不可。臨曰：脫囚逃，臨身任其咎。遣之。而囚畢如期自詣。遷侍御史。方造朝，江夏王道宗越次與御史大夫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色變曰：與大夫語耳，何至是。臨曰：大夫亦亂班。大夫爲失色，衆皆悚伏。已持節按交州，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親錄繫囚，訊餘司斷者，輒號訴稱冤，獨臨所處無一言。帝怪問故，囚曰：唐卿所處本不冤。帝歎息曰：諒爲獄者當若是矣。歷度支、吏、兵三尚書。凢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晉州，臨白遣許禕巡察江南，張倫爲劍南巡察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覘知之，謂臨遣所私，督義府過爲廹害，坐免官。後

起刺潮州卒臨寬簡寡欲第宅服器不治而內行勑備見妻子必正衣冠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弔服僮誤將他衣至未敢進臨覺之曰令日氣逆不宜弔又令人煮藥失其劑覺之曰今者陰不宜服藥其度如此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武后時官司刑丞在官不楚撻而事集嘗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欲杖之已而曰我杖汝人必且謂汝能撩李日知嗔汝受杖不得比於人人必其棄汝竟釋不杖吏感悅無犯者時法吏爭嚴酷日知獨平寬嘗議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去曹囚終無死法

以狀讞而后用日知議因免死神龍初爲給事中事母孝母嘗病調侍數日須髮爲白母未及封而卒比葬制下頓絕久乃甦景龍初安樂公主第成中宗臨燕從官各應制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詩曰所願恒思居者逸勿使人稱作者勞後睿宗宴語及之喟然曰曩雖朕至親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耶拜侍中先天初請老不謀于家報可下夫人駭怨之曰家室如罄子弟名宦未立何遽也日知曰仕過吾分吾宜去即去人心何猒若求足當何日足乎居家不治田園引賓客爲娛樂而卒

徐有功東海人名弘敏避孝敬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

逵孫也。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政尚仁愛、不忍敲扑、民感之。吏相約犯徐參軍杖者、衆辱之。比滿歲、不罰一人。累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宗室大臣謀己、於是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倫用。而羅織之獄興、吏爭以周内竊詆爲功。后又懸官賞獎誘之。朝野惴惴不自保。獨有功以寛和爲平。數犯顏爭、枉直。太后盛氣以否。厲聲色質詰。刑死狼籍。侍衛立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頸不敢喘息。而有功神氣堅定。言論明切。后雖嗜殺。知有功正直。敬憚之。所開宥無慮數十百家。琅琊王冲、遣家奴責息錢貴鄉、與尉顏餘慶相聞、冲誅死、人告餘慶豫冲謀。令俊臣鞫治、以反狀上、雖侍御史魏元忠亦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當死也、有功爭曰、亦冒赦、與

懸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告、則支黨也、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非法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懸貞是已、貞已伏誅、餘慶非支黨而何、后意解、曰公更思之、遂免死、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家、詔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以誣論當死、后貸之、俊臣等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得免死、酷吏周興等讐視之。劾有功附下罔上、故出反者、又面欺、當斬、坐免官、后意終重之。尋起侍御史、有功入見、伏地流涕不肯起。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廚者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且死是官矣。乞免臣官、貸臣死、后慰諭遣之、中外聞有

功役進咸洒然色喜相賀也有功旣拜命疏言臣昔坐重劾徼恩謂未不贍殿陛猥蒙擢用願以執法酬恩今選曹擬補乖次醜不知愧使囂謗盈路刑曹鞫斷猶行酷法亡惻隱心三司及理匭伸寃使不速與奪望准臣按劾不旬月當可勝殘肆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赦免踰百日復發者聽補論有功爭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所以通改過之心而啓自新之路也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所犯終不自發如許告是令與律乖也將恩詔雖下而天下無一夫獲貸者矣乃除其令潤州刺史竇孝諶妻皇嗣德妃龐母也爲奴㤥以

妖祟爲禱禳因告麗厭詛當死意以擢皇嗣有功明其
非辜給事中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當絞有功方視事令
史泣以告有功笑曰豈我獨死餘諸人永不死耶徐步
歸就舍食食已掩屏卧熟寐太后顧寛之召入見好謂
之曰卿比按獄多失出何也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
過好生人主之大德后默然麗得減死而有功免爲民
已復起司刑少卿復爲皇甫文備所誣欺而免無何文
備坐事下獄有功以平法亭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
生之何也對曰文備無死法爾所言私忿我所守法也
吾不可以私害公有功以守法故坐大辟者三夷然無

憂色。赦之。亦夷然無喜色。不以死生改其節如此。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弔祭。開元初。天子思有功賢。擢其子倫爲陵恭令。竇孝諶子光祿卿希瑊等請以已官爵讓倫。報有功。不許。而遷倫申王司馬。會昌中。謚忠正。

從孫秀爲關內覆囚判官。鞫訊多全活。御史宋遥嫉之。秀對曰。從祖父司刑卿。天授中。詳理寃獄。振雪者七十餘家。今子孫猶困。秀其恐以束薪故求自便乎。因自劾去。宋謝而留之。無何。有訟判官獄寃者。宋召問。則他判官也。宋欲別白旌之。秀曰。秀其恐構人之過爲已功乎。其豈尔如此。宗城潘好禮著論言有功蹈道依仁。不以貴賤死生易節也。所聞見今未見其比。於古人。其漢張釋之乎。容曰何如釋之。主人曰。釋之所守者甚易。而徐公所行者甚難。釋之當漢文時。中外無事。獨守法而足。徐公當革命之秊。酷吏掩義隱賊。崇飾惡言。而徐公守死明道。濵殆者數矣。而不變。詎不難哉。故徐公之賢。千載未見其比也。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謇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泣下言父病革欲往省困不能自前義方立解所乘馬遺之問姓名不告而去貞觀中補晉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其夫人之兄子辭不娶徵卒娶之或問其故曰前所爲辭魏公者不援上也今感知己故妻之以張亮抵罪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獨酌水以祭卭天矢言曰有如行愆諸巳義召負前脩必也長鯨擊水天乎覆舟有如忠獲戾孝見尤當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畤方盛夏風濤蒸毒忽平流以濟安吉介蠻夷中俗荒梗義方召首領選生徒

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跪立之儀秩然。俗爲頋化。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時無敢白其姦者義方欲奏彈之度必且得罪入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上及於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尚能殺身以成子之名。汝盡忠事君吾死不恨矣義方卽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偏聽者暗今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懾畏義府威。

殺身以滅口。如此生殺之威。不繇上出矣。此漸何可長也。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義府顧望不肯退。義方三叱之。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跪讀彈文。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辱宰相。貶萊州司戶。歲終不復調。因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李門人員半千何彥先。爲行喪。蒔松栢冢側。三年然後去。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舉明經。補隆州參軍。晉安豪蒲氏。橫不法。官吏莫能制。檄思貞推按。盡擿發其姦贓。論殺之。遠近稱慶。三遷殿中少監。簡較洺州刺史。會契丹降胡作亂。思貞善綏撫。境內獨寧。武后降璽書褒慰。累秋官侍郎。以張昌宗搆。出刺定州。入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厲威嚴鞫訊。思貞法明端。吏人爲之語曰。不

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神龍初、為大理卿、爭常月將獄許三思、御史大夫李承嘉、逢三思意劾之、思貞面質之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附姦臣、除忠良自恣、獨不畏天子法耶、承嘉慙、無以應、退人尤之曰、公何無大體、而與承嘉交口語為乎、思貞曰、石不能言、猶時有言、承嘉怙權侮壓我、我義不紬、爭之當急時、誠不自知言何從出也、刺青州政平、境內蠶有一年四熟者、黜陟使欵以為善政所致、表奏之、睿宗立、徵為將作大匠、僕射竇懷貞造金仙玉真觀、謂夫匠無藝、思貞裁節之、懷貞怒、詰讓、思貞曰、公任端揆、不能翼贊大化、而盛興土木、害及烝黎、反受小人譖詆、延辱士乎、請從此辭、拂衣歸、閤門待罪、特詔起視事、其年懷貞誅、下制曰、思貞碩儒耆德剛不護欲、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生之體要、蔽社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去、可御史大夫、遷工尚書、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貞前後刺十三郡、皆以清最聞、

論曰、張行成高季輔豈不誠長厚君子哉、雖時進諫而雍容有體也、亦適遇主术、變其初心、迨牝味鳴晨、羅織

刻覈之法用則忠智俱困矣。其惟徐蹐蹈道依仁。以其死生人論者至以為古今無兩可謂至德也夫始高祖首納忠讜而太宗虛懷盡下。於弘人最優士競奮於蹇諤於時易為忠矣迨天以女戎間唐李義府許敬宗握與樞為正人魑魅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不免焉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年高宗未作奉天宮嵩山作萬全宮藍田御史裏行李善感上書言陛下封泰山告太平比隆於三五而比年不稔饑殍相望四夷交侵兵革歲駕亚恭默思道禳災謹之時而更廣宮室勞役不休將天下何望言雖不行天下頌以為鳳鳴朝陽其

後武后嘗明堂。拾遺王求禮引商瓊臺夏瑤室爲人代畜功不報契丹陷河北州縣武懿宗將選懦不能禦而條滄瀛百姓脅從者請行誅求禮曰都無良吏敎習士御敵城池又不完爲賊驅逼而求全豈背叛比哉懿宗擁強兵數十萬聞賊將至抱頭却走而移禍於細民宜斬以謝百姓軍乏之典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兩月俸助典求禮曰公祿萬鍾停可也獨奈何困諸仰祿養廉之人乎欽望不聽奏上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宰相奪九品職官俸贍軍國用乎秦漢虛天下事邊何足效也事得止久視二年春三月大雨雪大臣

以爲瑞率群臣賀求禮曰寧惟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此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亦爲瑞雷邪智者入求禮厲聲言今陽氣僨升而陰冰激射故雨雪爲災今主荒臣佞戎狄亂華盜賊繁興亦何感而天降之瑞后爲罷朝。求禮許州長社人

神龍初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右衛參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定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朝政之蠹也宜斥遠宋務光西河人

景雲中安樂公主置官屬補授繁濫又營塔廟已修拾遺辛替否諫曰右官

不必備。以無僭濫。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
百姓有餘財。而天下治安。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
使府庫空竭。清濁混淆。亦崩取而爲此。夫君以人爲本。
本固則邦寧。陛下夫婦母子。極富貴至足矣。又以愛女
之故。竭人之力。傷人之財。覆人家産。而莫之顧。三怨備
矣。人心散矣。一旦有變。陛下獨提所愛。將安歸乎。睿宗
立。罷斜封官千人。尋詔復。又復營金仙玉眞二觀。替否
以左補闕召。疏諫曰。臣竊覩往代帝王。用度不節。不時
爵賞不衷不當。而國破家亡者多矣。然猶可諉曰異代
固不如身逢目見之爲親切著明也。太宗。陛下之祖也。

擬就建極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用
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是以不建塔廟而福祿至
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百蠻納款享
國長久中宗陛下之兄也居先帝之禁忽先帝之化徇
子女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
寺蠹財者百巨億度人免租者數十萬故國家所出日
益多所入日益少奪匹羸之食以養貪殘剥寒餒之衣
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禍及其身取譏萬代夫
法太宗以爲治泰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以爲治累卵
之危可竢也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而爲二女造觀

用錢數百萬緡陛下何不計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顧輕而用之乎且陛下當韋氏用事之時則嘗日夕憂危切齒於群凶矣今奈何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棄太宗之法而不惡棄中宗之政乎黃門郎魏知古亦疏言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省禮季夏之月樹木長盛無有斬伐今爲公主造二觀其地皆百姓居室也卒然迫逼剔椽發瓦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建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民父母心何以安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復不遠

參軍柳澤上疏言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景龍以來內寵外嬖因貴憑權賣官鬻爵于下岌岌陛下即位用姚元之等悉已停廢今又收用使善惡混倂反覆相攻天下咸謂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爲此以誤陛下爲之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遁致遠積小爲大會有詔選者得言事復上書曰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寵祿之過罪之階也驕奢之淫危之梯也項帝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卒於不保豈非以愛之太 富之太多

適爲禍乎今諸王公主駙馬訓戒宜在厥初惟陛下黜奢僭進朴素以啚其非心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天下幸甚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國家綱紀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自頃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世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則好尚失所人不堪命之效也諸皆切時比事爲世藥石於曹直自見者遠已其大者自蘇安恒以危言撼武后抗復唐之間天下激發定州人郎岌許州參軍燕欽融言韋

后淫亂干國政宗楚客危社稷各奮發其所以直言歷
上故勇敢有倡也
玄宗初載中內勵精尊憚耆舊姚宋諸名德踵武秉國
而訏謨爛然臺省百司骨鯁清忠之臣輻輳並進仇然
獻忠而開元於有唐號稱盛治及承平日久意欲侈縱
左右大臣皆身所拔擢易之忽忘所言於是讒諂佞諛
之臣入于左腹醜正惡直故臣格輔憂讒畏譏之音作
而公卿百執闔然自媚為苟容卒之天寶之亂大臣希
烈親臣均垍之倫實首先佐逆其宰臣奉寶冊禪授至
自蜀而嗣主素鄙厭之罷棄不用也靈武始造鄴侯轉

移與樞於內李郭斡旋宣力於外國以再造而肅代寬仁不斷奸慝錯進閹豎遂用藩鎮萌漸滋起矣于時風尚二氏熾然房相國琯以清談疎脱用潰于成事王縉杜鴻漸之倫以佞佛妨政而治盆下衰國安危惟所任詎不諒哉

盧懷愼滑州人清儉識治體以御史中丞上時政疏曰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子產相鄭更法布令一年人怨欲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令子產未踰年而死誰謂惠利故政必累時月而後成也比州牧上佐若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及課最使未遷

若傾耳而聽金鐘而望冒進而忘廉耻唯苟得之爲務又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人知吏之不久不卒其效吏知遷之不久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此國之大病也此病不革雖和緩不治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三考不得遷若治行尤異或加賜車馬祿秩降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厲能者其不職貪暴者覺免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此省官也又曰官不必備惟其才曰無曠庶官此擇人也今京師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京其代工則庶務不

靡而廣費俸廩巨億萬。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曾不足給京師，公私耗損。儻猝然有炎暵疆埸之虞，租稅鮮入，將何道以濟之。書曰：毋輕民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而不盡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其治狀。其老病不稱職者，廢省之，使賢不肖較然殊路。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虐鰥寡，此為治之大蠹，先王迸遠之矣。今內外官有贓賄狼籍，剔剝烝民，雖坐流黜，旋即牽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勸，而彼內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當平分

而無偏施遠州僻邑亦何負聖化而當令罪人牧之乎况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恃險遠易動難安官非其才將黎庶流亡起而爲盜此大慮也請自今諸有贓罪論者廢必制籍毋收用此旌別淑慝之誼也諸開元大政皆懷愼白發之及在位自以才不及姚崇國事皆推崇久之以疾乞骸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可大用而卒謚文成懷愼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隨散於故人親戚輙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往候之見弊簀單席門不具帷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已執二人手曰上求治

榮稍倦於勤。將有險人乘間而進者。公等志之。猶遠慮如此。及治喪。家無留儲。乞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較獵鄠杜間。望見懷慎宅環堵庳陋。家人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還對曰。懷慎大祥也。帝為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有立。停蹕視。泫然流涕者久之。令中書侍郎蘇頲為文。帝自書立焉。子奐。以中丞死祿山之難。謚貞烈。奐清整。刺陝州。政良。帝親提贊於廳事褒焉。

張嘉貞。猗氏人。武后時。御史張循憲使河東。有疑事莫能決。患之。以問吏曰。安所得有佳客可與計事者乎。吏對言。前平鄉尉張嘉貞。衆以為異才也。召見。詢之。對甚辯。令草奏。立具。奏上。稱旨。使還。帝問之。其對言。此非臣所解。乃臣客張嘉貞所為也。請以臣官讓之。武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顧須卿官耶。立召見。拜監察御史。歷

梁秦二州都督、幷州長史、以嚴辯稱、玄宗召還、慰勞之、嘉貞因自陳曰、臣少孤、與弟嘉祐相依爲命、未嘗頃刻離也、弟今爲鄯州別駕、遠願内徙、得自近、帝爲徙嘉祐忻州、突厥九姓、新内屬、置天兵軍、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大朝、或告其奢僭贓賄者、按無狀、告者反坐、嘉貞曰、國家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輒罪之、恐塞言者路、後有悖將暴吏、終莫敢有告者、此異日之患也、天子嘉其忠、聽之、許内召、嘉貞因進曰、昔馬周起徒步、謁天子、血氣方壯、太宗亟用之、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無及矣、陛下不以臣爲不肖、必試之、人壽百年、幾何能至、先朝露、炭溝壑、卽憐之無及也、帝曰、卿行矣、朕卽召卿、居久之、夜詔中書、朕嘗記有一風力臣、今北方大將張姓複名、忽忘之、誰其人乎、中書以朔方使張齊丘對、帝曰、是耶、非耶、夜且半、索邊大帥章疏讀之、則嘉貞奏也、識之、立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位三年、善敷奏、敏裁決、然頗強躁自用、論者恨其不裕、引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與論議、而招權賄、時人爲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然清敕、終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爲相、豈憂饑寒哉、若負譴去、雖富田產、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適以貧不肖子爲酒色費、何益、

卒後十餘歲故所舉士韓宗以京兆尹見言於帝曰陛下待宰相皆進退以禮身沒子孫叙用而張嘉貞曉一子寶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兵曹參軍賜名延賞

李元紘其先滑州人徙京兆萬年本姓丙曾祖粲以隋衛師自歸封應公賜國姓元紘性彊直仕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主勢震天下與民競磑磑而訟元紘判還民州長史趣改之不聽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動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辯治得名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宗室貴主權豪皆旁渠立磑爲瀦堨專渠利元紘敕從史盡毀之分溉渠下田累遷吏部侍郎及當國務峻涯簡抑奔競夸進者憚之時議廢京司職田爲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夫邊徼之地人閒無役地棄不墾於是乎以閒人耕棄地省饋運而屯田爲益尚矣今百官職田非盡一縣弗可合也百姓私田皆自力耕不可取也必置屯田將公私相易而事煩又調丁夫治之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于國恐得不補失事得寢元紘與杜暹源乾曜並相乾曜唯唯未嘗廷議可否杜暹少學術議論淺薄與元紘數辯爭帝前以皆罷罷卒贈太子少傅謚文忠元紘與父道再世爲相有清節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劣得賜物一賙給親族宗

璟歎曰李公引宋璟之美黜劉晃之貪爲國相家無留
蘇頲李文子之德何加焉

杜暹濮州濮陽人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撫異母弟友以清約自將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與西突厥可汗更相訟詔即按暹馳入突騎施帳索左驗無獲也賂之金暹固辭左右曰身在絕域不可逆狄人心受而埋諸幕下去出境移牒示其處歸焉突厥大驚亟追之已度磧不及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斬于闐王立君長而還

原乾曜相州臨漳人舉進士以侍御史黜陟江東公清有吏幹郯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姜皎以乾曜薦自梁州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擢少府少監兼幽王府長史課最遷諫議大夫開元初累尚書左丞帝幸東都以京兆尹留守京師再入相建言形要之家任京職妨俊乂之路使沉廢外僚非王者公平之道臣三息皆京任請外補先百官帝悅從之子弼絳州司功潔鄭縣尉下詔曰乾曜身率庶僚戒遠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道之斯行仁豈遠哉繇是公卿子多出補乾曜性謹重歷官皆清慎恪敏爲相務寬平停大故咎悔免焉

陸象先蘇州吳人父元方相武后清慎持大體坐附麗李昭德刺綏州尋復召相后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大事當面奏諸耳目瑣碎不敢聞忤旨罷象先恬靜寡欲議論高遠景雲中太平公主擅權與相崔湜等謀廢立象先知政事獨守正不阿語具帝紀中太平誅帝召象先謂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信矣時案公主支黨急象先密爲申理所全活甚多封兗國公出爲益州都督府長史寬仁不鞭笞司馬以爲刑罰不可弛也象先曰居官理可矣豈必刑哉按察河東有小吏犯罪廷詰責而遣錄事請杖之象先曰人情不甚相遠吾言

之何渠不解豈必棪久之相璟薦象先問政體寬不容

非以爲河南尹象先嘗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苟

清其源何憂不治世以爲名言卒謚文正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爲監察御史按劾平

直武后税天下浮屠錢作大象疏力諫甚辨見異教考有詔

市河南牛羊市荆益奴婢廣軍資廷珪言河南牛疫十

不一存和買甚於抑奪荆益奴婢皆國家戶口姦豪掠

賣永無免期大不便事得寢開元初應詔上疏曰陛下

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祲六合清明明明上帝宜

錫介祉而頃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

尤劇臣竊思之殆皇天之意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獨後雄圖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故昭見咎徵載加誘獎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誠願約心刪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撤外廐場無蹴踘之翫野絶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田之懸軍惠恤惸嫠蠲薄徭賦自將波清四海塵消九域或謂天之姍戒不足畏謂人之窮乏不足恤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何以濟下齊甿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何

以舉上此安危所繫禍福之源也可不畏哉帝以太常禮樂之司不宜典俗樂置左右教坊典之而頗好溺音選樂工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子弟廷珪與酸棗尉袁楚客上書言陛下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敦樸素爲天下先不宜悅鄭聲好畋遊以傷雅道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以監刑杖輕敕廷杖廷珪言御史清望耳目之官可殺不可辱遣王琚行塞襲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以爲中國步多騎少盛夏長驅勞逸相絶此其勢不敵一出大將掩敵不數萬不可出之則廢農廣饋則歲饑二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斥堠豫防將費師無功三

狄人獸居狄土磧礐之石田雖克無補四今天下無年民饑莫振而勤兵遠夷將中國騷動五也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納之已遣使賚繒錦詣外國市馬廷建言不宜勞遠人致異物忽必然之急所居官有威化後爲少府監卒贈工尚書少與李邕友善邕困躓屢表薦達焉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爲相王府長史睿宗立累太府卿時詔改葬故太子重俊謚節愍及雪李多祚等贈官湊上言臣聞王者發號施令能使三綱正九疇叙者以法天道善善明而惡惡著也太子重俊與多祚等竊擁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爲罪大矣孝和皇帝親御玄武門臨諭逆順而太子猶據鞍自若逆黨悔罪叉戈前執多祚太子乃倉皇逃遁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徵其禍豈有極哉明日和帝引見群臣雨淚自悼臣內供

奉貰與聞之今禮葬賜謚臣竊惑焉臣聞禮過位必趨蹕路馬芻有誅法太子行不敢絶馳道以廣敬也稱兵宮掖為悖已甚況更甚之而何襃焉以斬三思父子嘉之乎討三思以安君父可也欲因自取逆執甚焉以廢韋氏嘉之乎韋氏於時逆節未顯於太子為母臣恐子無廢母之理也君或不君臣安可以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以不子晉太子申生之孝僅謚曰恭漢太子據受過不能自明曾孫即尊終昜名曰戾故太子之行比二子遠甚而謚為節愍使後世亂臣賊子資為口實請更議其多祚等罪宜云宥免不謂昭雪帝善之而大臣重改議唯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亦金仙諸觀以農月廢耕桑開元初救請處建碑料大匠湊以古園陵無碑又時旱勞費諫皆為止役安西都護郭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給驛續食擊突厥默啜湊疏諫詔具帝紀中有詔尊孝敬帝廟號義宗湊以為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祇宗之廟皆方制海內德澤可舉列於昭穆百世不毀者也孝敬位止東宮未嘗南面無稱宗之禮況其別廟不列昭穆稱宗何義乎乃罷議湊前後上書論時政得失甚夥多見採納子見素仁恕長者性不忤物典吏部銓平允天寶中入相與楊國忠相唯諾無能發明與子諤從

幸蜀，六軍誅國忠，見素走，亂兵欲戕之，衆呼曰，勿傷韋相公，以獲免。子六人，皆至京朝官。孫顗，恭孝嗜學，通陰陽占緯，著易緯推演讚九，終始之道甚深，至禮部尚書。

楊瑒，華州華陰人，父琮，歷沔綏刺史，廉，母清約，相之，姆饋孺子餅，瑒受而棄之垣。瑒爲麟游令，竇懷貞營金仙玉真二觀，檄畿內當負逋人貲者，斂之以佐費。瑒曰，當兇人橫恣時，孰當有負貲者，即有之，必極窮弊，不任償者也。拒不應。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前課，瑒不可，曰，韋氏當國，擢士大夫，赦有罪數矣，今仍不改，奚獨取已寬之人，重困之乎，非所以庇民也。不課，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擣，御史大夫李傑糾之

瑒廷辯以爲御史臺可廢宇文融自簡脫户括田稅執不便詔皆具帝紀中出爲華州刺史入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迴質尹子路白履忠等三人令教授國子有詔迴質諫議大夫子路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朝散大夫瑒常嘆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據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具有儀士大夫慕之刺華州吏請立石紀德不許瑒曰事誠益於人得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獨遺後人作可石無爲也蓋質厚如此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贈户尚書謚曰貞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軒秀好學先天中
貴戚豪華以正月望然燈通門禁爲歡又追賜元年酺
帝御延喜門臨觀挺之疏諫言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
歡者也詎不使靡敝故臣下其晝若舉必書重愼之至
也今暴衣冠於上路羅伎樂於中宵繁鼙鼓之音縱倡
優之樂非聖德所宜親大誰何警夜嚴鼓通晨以備非
常至重也今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僅一夫駭吒將何
及且青春日長已極盤遊紫微漏永重窮歌樂將令有
司跛倚下人饑疲必且謂陛下近猶不恤何況於遠揆
之聖情寧不凜然元正首務大禮頻興百姓顒顒思覩
至治合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損萬
人之力營百戲之資是本與同樂而覆遺之患也況夫
夏霖淫經今尤甚農乏收成市價騰貴奈何馳不急之
務擾方春之業忽細微而成遠患哉帝嘉納焉侍御史
任正名恃貴倨於廷中詬詈衣冠挺之以不敬讓之爲
所劾貶萬州參軍遷考功典舉平允稍遷給事中會杜
暹李元紘爲相暹善挺之元紘惡焉出刺登濮汴三州
所治有嚴威改太原少尹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
籍兵後累年牒太原取兵仗挺之恐有變不肯應以聞
毛仲敗死帝以爲忠召爲太府卿相九齡表爲尚書左

丞欲引與共政使往謁相林甫挺之不可終三年非公事不造竟爲所摭而罷挺之重許與郎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八居東都鬱鬱不得志而疾自爲誌遺言薄葬歛以時服子武節度劒南頗峻掊歛然嚴重虜不敢近邊

常陟郇公安居子也風格整峻始十歲岸溫王府東閣祭酒有文善隷書丁父憂能喪外除杜門不出與弟珽勸勵探討不捨晝夜宋廣平見之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吏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掌文誥遷禮侍郎貢舉士病主司取與專一場爲斷人不得自盡也令舉人各通所長先試之後一日依常式覆試片善無遺爲吏侍郎病選人冒名冒進棨詰具得實退數百員以其關待滯淹陟以門地踐清列頗簡倨而誘納後進盧席倒屣也爲李林甫所忌留守襄陽久之入考功爲右相楊國忠所娟貶桂嶺尉再貶平樂尉祿山反陟弟鉞陷賊國忠因構陟與賊通或勸之曰張燕公爲二張所危匿陳氏以免儻詔下誰敢爲申覆者請及今輕舟泛谿洞候事清徐出未晚也陟慨然曰我家世積忠信我秉心無負揆之神理必不其然即有是命也逃將焉之會國忠誅而免肅宗即位起吳郡守兼江

南東道採訪使永王璘反與淮南淮西二帥合盟討之且上言季廣琛從永王非其志請拜緣江防禦使守丹陽安其心會召赴行在陟立馳至歷陽見廣琛宣旨而自以其私厚遺之即日赴行在白焉廣琛果召諸將諭逆順毋相從死為逆臣璘以敗散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救相琯帝怒下陟及憲部訊陟人營救以見疎出刺絳州累禮尚書守東京史思明逼河洛副元帥光弼議守河陽令步率東京官屬入關詔令止永樂俟收復仍居實陟早有台輔望天下亂負經濟器中以被謗怨見疑及是鬱鬱不得志歎曰吾道窮矣卒年六十五

李邕廣陵江都人少敏善屬文父善淹貫古今受文選於同郡曹憲為之注釋事而遺意書成以問邕邕默然不敢對善察其意不滿謂曰試為我補之邕附事見義善大喜以為不可奪也既冠見特進李嶠言讀書未徧願得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盡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無何辭去嶠驚問曰已徧摘異篇隱帙詰之辯應如響嶠大嘆服因薦邕文高氣直任諫官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二張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納見者股栗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邕陳諫懇至語具異敘考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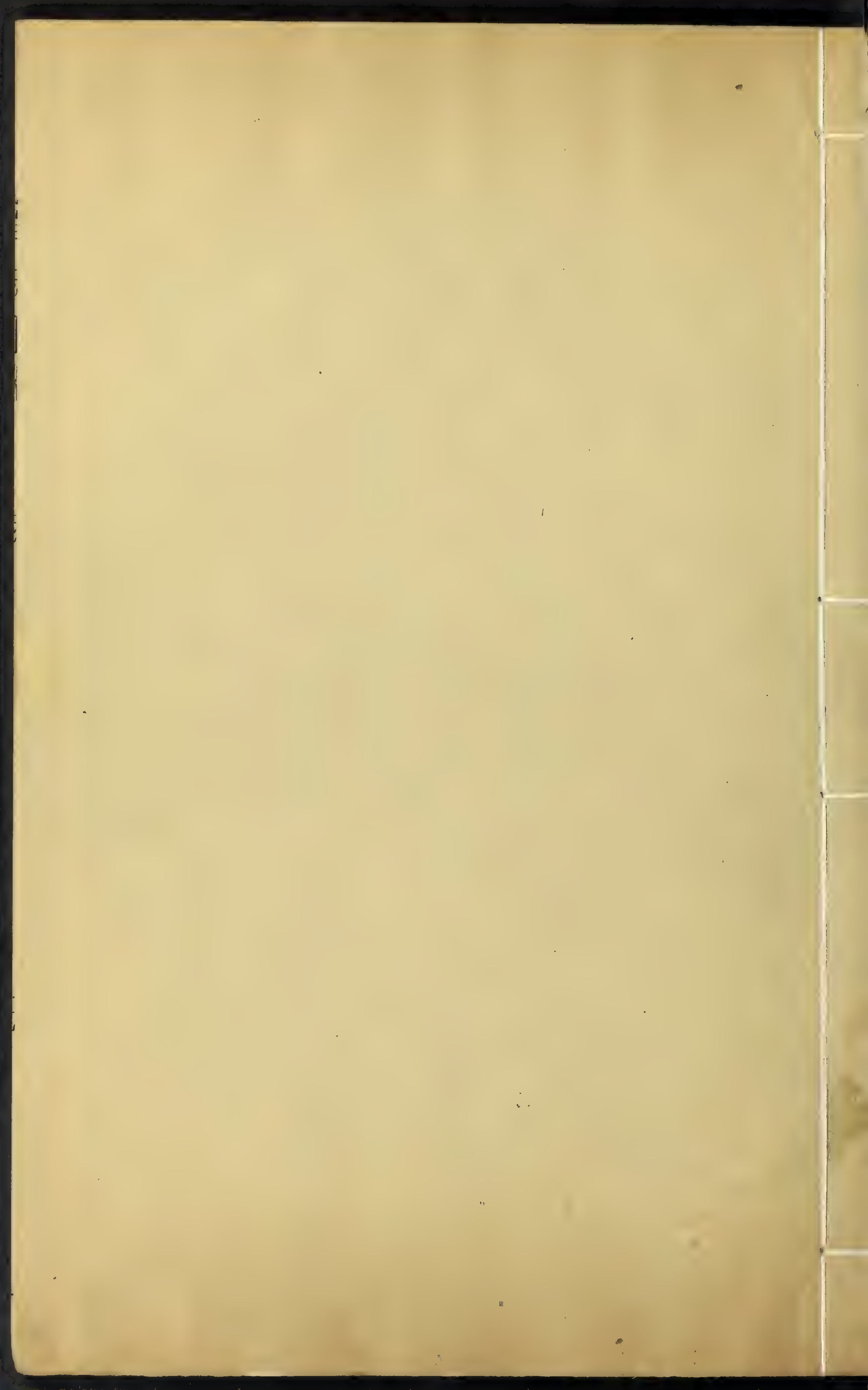
荒勵起刺陳州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家告邕曲貸枉法贓下吏論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言前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拯孤恤窮救乏賙匱家無私聚而重邕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代邕為之死臣與邕初無生平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惟陛下寬邕之死使與後功臣雖瞑目大願畢矣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璋流嶺南起刺括州興利除害復坐誣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不問家人產以養士每自言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事足矣以故能得士斥外久入朝人以為古人將眉目有異環阡陌聚觀後進生望風內謁門巷填溢中人臨問索所撰文章以讒媢不得留出為汲北海二郡太守邕豪引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占休咎遺勣馬勣以罪下獄相林甫素忌邕吉溫令勣引邕傳致死罪詔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矣代宗時追贈秘書監杜甫作八哀詩邕其一云邕性豪不能治細行所在政游自肆人爭慕

何之亦終以敗云

論曰人器能各有𥨊君子之使人也器之不𥨊其所能。玄宗任姚元之幹國而以盧相鎮雅俗也斯近之矣。於斯之時士爭自爲材比其末也。張曲江之風度嚴挺之之介李北海之得士。頓燬之𥨊焉。士豈願爲材哉。吁可鑒已。

國史上編卷之四十三終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四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臣列傳

張鎬博州人魁岸有大志涉獵經史客湖海談王霸大畧少師事學士吳兢兢甚重之遊京師端居一室不交接獨嗜酒有邀之者杖策徑往求醉而已楊國忠始相以搜奇士進之爲名高鎬自褐衣召見拜左拾遺玄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從肅宗即位遣鎬赴行在至鳳翔帝悅之奏議多弘益拜諫議大夫尋得相時天子供佛祈冥福鎬曰臣聞天子脩福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

聞以飯僧者願陛下勿以小乘撓聖慮時帝以世亂方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諸道軍鎬至鎮宋州圍急副使張巡戰苦力倍道進援之檄濠州刺史閭丘曉同赴難曉逗遛不進宋州陷鎬怒杖曉殺之以肅軍復兩京加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兩都平策賊帥史思明必反滑州帥許叔冀必為變語具帝紀中坐買嗣岐王珍宅貶辰州司戶代宗即位恩拜撫洪二州刺史尋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卒鎬入仕三十年位將相居身清潔不營資產謙恭禮下人推舊德云

○崔渙傳陵王玄暐孫傳綜經術十歲居父喪毀瘠累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其不附巳出守巴西玄宗西狩走迎謁帝見其占奏明爽問之諳治體慨然歎以爲恨得之晚也房琯助爲言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者不至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渙收采遺逸誼不以親故自嫌或聞之渙曰抑才虛謗吾不忍爲也然聽受不甚精罷爲左散騎常侍後累御史大夫進見帝論時相元載之姦代宗曰載雖少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眞能臣也渙對曰和之爲貴者禮節之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

今干戈甫定人思乎乂載爲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爲通鬻恩爲怨附阿苟容乃幽國卑主之術也臣未喻其能帝黙然罷會漁兼稅錢物使給百官錢而吏上下其直貶道州刺史卒子縱以蔭補郎遷監察御史詔於臺臣中擇令長除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遷金部郎以父貶道州棄官就養後累大理卿亦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德宗幸奉天縱趨李懷光勤王悉運財給士卒而西召爲右庶子拜京尹懷光反帝幸梁州左右億縱素善懷光宜不來縱竟走扈簡較禮尚書東畿唐汝鄧觀察使河南尹時戶口亡耗縱悉心求人瘼以簡易爲理儲廩畢取糴於官不勤民令五家爲保自占發斂絕胥吏之私引伊洛水通都中灌溉人便安之徵拜太常卿卒謚曰忠贈吏史尚書縱脩飾自立以父爲元載所排抑載在政十餘年不求調父有嬖妾鄭縱母事之雖通顯鄭數詬縱率妻子承養終不衰史以爲縱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云

○畢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世儒素舉進士累知吏部選寬選人至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已無慍色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緣爲姦坐下遷守魏郡三年政舉大體不問小過魏人德之嘗入計謁告歸壺關望縣門而步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自醉侍者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會鄉黨故舊歡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教子弟時歸德厚安祿山反楊國忠以晉卿識時命出鎮陝虢實忮之入對以老疾辭勅致仕祿山之亂執相希烈等赴洛受僞命晉卿獨間關南走投金州肅宗至扶風召拜左相帝欲以李輔國爲常侍持不可時希烈等坐受僞官論死晉卿曰希烈論死不知得張通儒安守忠當何以加之臣恐自是陷賊者不復至矣國大器連攝冢宰辭不敢當以老疾辭位詔肩輿屢日入中書視事廣德初吐蕃入長安輿入逼脅之閉目噤不語虜不敢害帝還自陝冊太保致仕卒贈太師晉卿秉政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寵保名然練達事體百官文簿一省無遺囑博士獨孤及議謚以爲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知人官人言刈其楚不五六年比肩衮職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爲三司太師有焉謹按體和居中曰懿文行有

成日獻、請謚日懿獻、

○裴諝、字士明 絳州聞喜人父寬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
休日登樓望見後圃有瘞藏者惟之問誰與居者左右
曰是參軍裴寬居也召問之對曰往寬誓不以苞苴入
私室適有以鹿餉者辭不受委之去故瘞之詵咨美其
清因以女妻之爲蒲刺史政務隱恤玄宗宴餞賜之詩
美焉有德比岱雲布、心如晋水清之句、諝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通緯
不苛細號王巨奏署侍御史襄鄧營田判官史思明陷
陳都諝跳匿山谷間思明嘗爲諝父將懷舊恩必致之
迹得焉喜甚呼郎君不名授僞御史中丞思明殘殺宗

室。請陰緩縱全活數百人密疏賊中事先燭達行在事洩思明大恨怒詬罵之殆死而免則終以舊恩故也賊平除太子中允吐蕃之亂代宗出居陝中外無至者謂獨懷所縮考功南曹二印赴行在帝見太息曰疾風知勁草信矣欲以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所間沮而止久之以鹽鐵使入計帝召見問權酤之歲入幾何謂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至都數百里矣所過逢旱熯農人愁歎穀未下種竊伏意望見陛下必軫念元元先問所疾苦而但問臣以權利是以未敢對也帝悚然爲前席時元載第五琦方以言利幸故謂對云然拜左司郎中

歷虔饒廬亳州刺史入爲金吾右將軍建中初以山陵近禁屠殺汾陽王子儀隸犯禁諝列狀奏劾或謂之曰郭公有社稷功奏糾隸固當獨不爲郭公地耶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權重震主矣天子新即位必且謂羣臣咸黨附阿之吾故發其細過示公權重不足畏也上尊主威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有詔三司決庶獄未允聽撾登聞鼓諝進曰古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爭纖介而上聞此謂庶獄古明王罔兼攸者也今兼之不難其爲吏乎詔悉歸有司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久之累兵侍郎河南尹諝自以五世

尹河南入視事不敢當正處而坐不鞫贓罪以寬和爲理卒年七十贈禮尚書

○李栖筠字貞一世趙州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笑好書多通愼交游隱居汲共城山族父華稱其有王佐才勸使從事舉進士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與爲布衣交遷安西節度府判官肅宗起靈武料精卒七千赴國難擢殿中侍御史時太守峴已遷御史大夫矣有詔峴及三司按羣臣從賊者峴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悉心助之論情罪必原其人所以被汚辱者狀劑輕重爲六等以定罪詳愼愛恕峴聲譽滋然以得相遷吏員

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法亡失多冒僞栖筠判析有條姦無所容吏爲氣奪會相峴去位坐除所善太子中允不適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已入給事中祭酒緒以進士不鄉里舉選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更科制下羣臣議栖筠獨是之關中仰鄭白二渠以溉而豪戚壅上流爲磑百十所妨農田栖筠請撤毀以便農歲収登二百萬爲元載所惡出刺常州歲旱夾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名捕宿賊累年不能得者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較堂上圖孝友傳用觀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

用慕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子行軍司馬
許杲以平盜功留上元有擅江吳心朝廷以創殘重起
兵即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塡之栖筠至內張武備
外遣辯士齎金幣詣杲軍犒士奪其謀杲以士不衆附
而敗於是增學廬勸學表宿儒褚冲吳何員爲之師身
執經問義遠近趨慕奏部豪多徙籍京兆河南避徭賦
病土著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元載專横代宗不能堪
知栖筠素方挺不附載擢御史大夫載爲少絀優人侯
莫陳怤並補長安尉爲京尹濟吏侍郎邕所厚栖筠弁
劾之事未下會月蝕帝召問何祥栖筠曰月蝕脩刑今

閣上行私者未得登天意有徹耶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優雜顫栖筠以任國風憲謝不往後遂以爲法帝數欲召相憚載輒中止然有進用多密咨焉無何卒贈吏部尚書栖筠喜奬人善而樂人攻己短故爲士所歸子吉甫自有傳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兒時讀孝經一覽成誦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自是遍覽五經通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父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母長孫氏諭令毋滅性乃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天寶末策上第拜華陰尉丁母憂毀代宗以左拾遺召

上疏曰陛下屢發德音使臣工直言極諫召裴冕等集賢殿待制備詢問天下拭目傾耳以爲此五帝盛德也而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納之實願以所上事下之朝不可者與執事者共攺之其可者與執事共行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又言星隕如雨淸明降霜此下陵上替民怨毒氣之所致也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而師友之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禁暴止兵節用愛人大者具帝紀軍制中遷太常博士守經質禮百官薨卒定謚綜覈必當數上駁議詞旨堅明以禮部員外郎考第選人旌別咸適遷濠州刺史平徭

賦恤寃弱加朝散大夫遷虔州虔邊江倚山多盜賊及惠柔武警化爲良俗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虔人獨安以課最璽書勞問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務於振人毓德百姓蒙化路不拾遺甘露降其庭卒謚曰憲及中和平易孝友純至喜鑒拔後進梁肅高參齊抗皆師事之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子郁朗郁文學有父風官翰林學士婦翁權德輿甫辭內職終秘書少監朗歷御史中丞工侍郎郁子庠孝有至性亦至侍郎

德宗物相祐甫以道德廣上心會上志未變而政紀風行已相炎用搆勞臣於外相杞用而深心娟嫉仁賢殲焉於是有奉天之難自是天子猜防相臣公輔復動得

疑疾而憚忌逆耳弗受從諫如酬也時之賢者寬博不者斤斤明察謹者愼默不者讒誣朋興而鄭侯以忠知移主心宣公以丞弼匡上德獨卓然有謨矣當是時相晉每入告退未嘗言於人所親或問之慨然曰宰相職業繫天下安危欲知宰相能否觀天下安危可也至哉言吁嚱建中貞元間時事鼎沸於相道何如矣

○韓滉字太冲相文忠公休子也休有七子祿山入京師具不受僞官走行在浩洪渾法不得達而死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嘉之皆贈官滉貞介好學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兄泫知制誥草相王璵制不借誤璵銜之兄弟皆斥兄官起吏部員外郎滉強直於吏事特精遷給事中知兵部選盜殺富平令獲之則北軍卒也魚朝恩奏請貸持不可得伏誅以戶侍郎判度支時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倉庫出入無法滉清勁精簿書作賦歛出

入法覆治乾隱簡轄下吏四方姦妄者引繩痛排之屬歲數登儲積豐寶刺晉州遷簡較禮尚書刺潤州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分兵戍河南犄梁州獻縑十萬匹李希烈陷汴州令裨將李長榮與宣武軍犄角解寧陵圍滉以國家多難恐有晉永嘉南渡之事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三山造戰艦三十餘艘益舟師發上元寺觀四十餘所脩塢壁繕館第自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城中穿井深十丈者百所名申儆守實備豫也滉生貴豪性節儉裘茵袍十年一易居處纔蔽風雨堂無侍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命徹去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敢改作乎而是時藩鎮自擅道路多阻關中連饑饉江南兩浙轉輸粟帛無虛月朝廷賴焉獨在鎮持法頗刻深諸路奏甬陽爲災必罷實人多怨者又素貴倨新進用事者並嫉之以繕石頭城謗其有非望唯帝亦疑之賴鄴侯泌以百口保護而免語具帝紀中貞元元年拜簡較左僕射平章事封晉國公入朝罷輔政卒贈太傅滉在鎮辟僚佐隨所長器使咸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滉察其一無所長獨與宴竟席未嘗左右視使監庫其人終日危坐庫門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柳渾字惟深 汝州梁人也。幼孤。生十餘歲時。有巫稱神譬之言。見相賤且夭。幸爲僧事佛。可緩死。位祿非所及也。諸父信之。令從業。渾曰。性命聖人所罕言。巫何知焉。且去聖人之教事夷法。郎生不如死。學愈專篤。舉進士。守信永豐令。刑姦暴。惠鰥嫠。毆物害。去人隱。獄訟衰息。累衢州司馬。未至。徵拜監察御史。僚長忿其放曠。改江南西路團練判官。佐連帥。詰吏郡姦謬畢察。有異政。課最者。舉揚之。累尚書左丞。侍。涇卒之變。身亡匿終南山中。泚聞。以相印郎授。渾棄家委賊。亡詣行在所。改布散騎常侍。賊平。拜兵侍郎。封宜城伯。李希烈據淮蔡。相關

播用李元平守汝州以抗難渾曰是夫喋喋利口所謂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擒已果敗貞元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達下情廣上心帝嘗親擇郎吏宰畿邑而治同官畢前賀渾獨否帝問之對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等輔聖德臣等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民事代尹擇令雖得人豈王體乎臣愚誠不知所賀帝曰善玉工爲帶墜私市補而覺帝怒命決殺渾執奏以爲工罪不至死且方春不可以行刑傳律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讞帝從之有白伯強者請進其家宅充國召募渾執奏曰尚書左丞白季羔於先朝稱名臣其

祖父皆以孝弟表門京城隋朝舊宅。季羔一家而已。伯孫其從祖兄子也。法何得獻。討賊自有國計。豈必毀羔門虧風教。克之哉。望罪伯孫。却其宅。昭勸懲。韓滉自浙西入朝。得相。帝虛己待之。奏事或日旰。他相取充位而已。又卞急。嘗榜吏省中。渾瑊爲滉所引。正色讓曰。先相公以直道進退。名天下。然傷褊急不濟。歲罷去。公又甚焉。可無戒乎。夫省闥非刑人地也。而榜吏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悔。爲孫謝。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已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乎。且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辨何慮不能聽。就職。是歲擬官無退異

者。白志貞雖貶。帝終眷之。令觀察浙西。渾爭曰。志貞本胥徒。負乘致寇。殆不可復。會渾移疾。出詔用之。因乞骸。不許。吐蕃請盟。渾策其不受盟。果刼盟。帝召慰勞之。相延賞怙權。媢渾守正。遣親厚勸之愼言。渾曰。爲吾謝張公。頭可斷。舌不可禁也。帝好文雅緼籍。而渾質直無威儀。奏對語時俚。帝不悅而罷。渾恢廓坦蕩。細故不入其心。與人交。豁如也。淸儉不營產利。更重任厚祿。無一畝之宮以處其子孫。卒謚曰貞。

○杜佑。字君卿。京兆杜陵人。父希望爲代州督。不結權貴。曰。吾不以貨藩吾身。佑以蔭補官。潤州刺史韋元甫於希望有舊恩。佑往謁。元甫以故人子遇之。未之奇也。日視事。有獄疑不能決。以問佑。佑摘指機要。元甫大驚

奏以為司法參軍累簡較主客員外郎徵入為工部郎克水陸轉運使判度支時河朔苦戰爭民困踰賦佑上言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如省官為相盧杞所惡出觀察嶺南制禮頒教俗以清開大衢疏廛閈火災以息絕徼自擅者招徠威讓時適而事平徙鎮淮焦身憂旱蠲賦薄征視閭境如在根闠內因其俗均導而安利之決雷陂以溉斥海濱棄地田之囷廪完實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以處卒乘功省利博德宗崩攝冢宰尋簡較司徒充度支鹽鐵使度支署吏繁廣事夌雜難理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練染隸少府職務脩簡公論多之順宗崩復攝冢宰策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國公時議伐党項疏諫請慎擇良守絕誅求示恩信輯綏之必毋使猛者守邊時憲宗新立以佑舊德優禮之不名稱司徒歲餘請致仕不許令三五日一入中書七年以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八謚安簡佑性夷遜與物無忤為治不皦察斡計賦最久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其治行少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元寬劉秩撫百家倂周六官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亟稱之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號通典約而能詳其序曰理道之本在教化教化之本在足

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先食貨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也行教化在設職官設職官在審官才審官才在精選舉於是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教化隳然後刑罰行焉列州郡俾之分領置邊防以遏戎狄終焉今書具存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以兩經登第天寶中刺汾州治有異績建中時累山南東道節度使德宗幸梁州遣行軍司馬樊澤入奏事既復命有牒至以澤代將徵耽為工尚書耽方宴士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宴如故罷酒召樊澤以詔授之因告將吏使詣澤謁賀牙將張獻甫恚曰尚書使行軍入奏而行軍自圖節鉞奪尚書軍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節度使也孰得而拒之即

日離鎮。挾獻甫自從。軍府遂安。貞元中。義成軍亂。眈出鎮。鄭滑。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將佐請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常有并兼心。今其兵來。請於城外館之。眈曰。柰何與人鄰道。而露宿其將士者乎。改館城中。宴犒之。士感悅。眈時從數百騎。畋納境。納畏其德。不敢犯。貞元九年入相。以王叔文用事。稱疾去。語具帝紀中。眈博學多通。其麤恢然長者也。口不臧否人物。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亾所發明。而夷坦廣大。淳德有常。世共推焉。好治方輿家言。凡𢈔所經從。及記載所述。若四夷使至。及自四夷使還者。必從訊

其山川。條紀地里。遠近夷險。百蠻土俗。畢區劈其源流。乃撰海內外華夷圖及書。具表獻之。表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道理迴遠。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興元初。臣奉旨修撰國圖。旋充使魏博。出鎮東維。間以衆務。不遂專門。近乃力竭衰病。殫所聞見。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方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繢事。宇宙雖廣。舒之曾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若在目。圖不可備。必資記注。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爲宗。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凡諸蹤跡。悉從釐正。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爲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凡四十卷。自吐蕃陷隴右。國家移守內地。舊鎮戍不可復知。具悉其險要。爲書。而靈慶之設險。王會之封略。可坐而得也。撰別錄六卷。黃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羣羌之首。載河所經。受爲圖。條治河事爲書。凡四卷。廣幾伏波聚米。開示衆軍。鄧侯圖書。川知扼塞之意。帝覽書甚寶重之。優詔答賜焉。時指擿問其邦人。咸服其精。又著開元十道錄。以貞觀

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天寶後爲節度廢置升降畢備其意念深矣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敏銳有文辭爲周官左氏春秋顏魯公眞卿嘆賞之天寶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薦其才任史職授左司禦率府參軍以母老疾不拜母喪禮闋禮侍郎于邵復薦之充史館修撰時魯公爲逆杞所擠使淮西見止不還兄子峴及家僮奏事者五輩留內客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歲正月中眞卿奉使淮西明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日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身僮單騎星言宵馳冒姦辟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忘軀仗義面詬羣兇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奮發周曾韋清內外相應使希烈倉黃窘迫奔守舊穴此眞卿羲風之所激也眞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貞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拘囚環堵之間視息鋒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老羸一身何以堪處伏聞希烈母念幼子日不絕泣希烈妻祖母郎及妻妹並逮京師此三人者留之無益請降詔書冥境上以贖眞卿且希烈素知眞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因循未遣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恢而不遺哉臣又聞眞卿所遺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皆留客省其子頵等拳

奉實希一見望許休裔疏奏盧杞持不下朱泚反變姓名匿城中京師平擢左拾遺累諫議大夫裴延齡用事薦得睨其姦延齡知之以薦兼史職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得兼改秘書少監會冊回鶻回鶻[illegible]伽懷信可汗薦充使還吐蕃贊普死復以工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弔祭使次赤嶺被病卒贈禮部尚書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定昭德皇后廟樂還獻懿二祖定大儀位號登大臣祔廟莫不參裁諸儒服其詳博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獻玄宗賜帛授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以明經授鹽山尉安祿山反僞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起兵斬道玄史思明來寇寧攝東光令思明遣使來說誘寧斬以徇郡守懼賊深怨奪其兵劾寧過平原與太守顏眞卿語揣祿山必叛至是遣間使遺眞卿書無他詞獨夫子爲衞君乎六字眞卿發書則大喜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其母弟令遠去而身詣平原謂眞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于鴻毛者寧是也願以死從公眞卿敬禮之及眞卿棄郡見肅宗鳳翔帝勞慰之頓首曰臣不用穆寧之言自使

至此帝驛召寧會眞卿以抗直失旨寧至不見答累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光弼鎭徐州擬取粟餉軍寧持不與光弼怒召寧欲譴之轉運使令避去寧曰誠避之失守今亂自我始我安所避乎郎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衆數萬爲天子討賊仰於食若閉廩不發豈欲潰吾兵爲賊耶寧對曰公受天子命主兵寧受天子命主糧命主糧者救必救取之公安得以擬取乎令公欲得糧寧予糧令寧求專兵公亦擅與寧兵乎光弼不能難遜謝之轉河南江南轉運使加庫部郎中時河不通運漕輓路漢沔自商山達京師寧爲鄂岳沔都團練及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淮西帥李忠臣設防屯稅商賈又縱士行剽與寧夾淮爲理所嚴憚寧寇盜稍止坐事貶昭州平集尉簡較秘書少監刺和州有善政使者以天寶版籍較見戶誣逋亡多貶泉州司戶寧子贊守闕三年訴父冤遣御史按覆乃增倍召寧爲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處散秩寧默默不得志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是兩失之也欲引病去會帝居奉天寧恥遠難走行在以從帝還京寧曰可行矣移病歸就拜秘書監致仕寧好學教諸子嚴事寡姊恭笲誡諸子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在直道苟直而已愼無

爲諫卒年七十九四子贊質員賞皆賢贊孝謹爲御史中丞質強直爲右補闕論大閹承璀不當將兵者也貞和粹工文辭尚節義官侍御史世以滋味目之贊爲酪質爲酥員爲醍醐御史賞爲乳云先是韓休家訓子姪嚴貞元間寧教家篤故世言家法者曰韓穆韓穆焉

○鄭餘慶字居業爲滎陽世家貞元末得相寬六經深旨祗礪於名行篤世儒宗每奏對多傳古義爲詳定禮儀使奏刑侍郎韓愈禮侍郎李程爲副簡左司郎中崔郾等充判官五禮損益燦然穆宗立以師傳恩進簡較司空居清儉率素終始不渝也卒貧不辦喪其族父絪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德宗自興元還置六統軍視六尚書處罷鎮者相承制用麻中人竇文場爲中尉請比統軍降麻許之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抑遂爲著令也帝召絪謂曰宰相不能遠中人得卿言方寤帝大漸倉卒召學士入草遺制絪及衛次公定策立太子語具帝紀中王伾王叔文用事守道中立與次公多所匡正已得相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人歸德焉卒贈司空謚曰宣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隱天寶亂退耕陸渾山養母不干州里轉運節鎮奏補官謝不應大曆中以

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判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相權左補闕貞元初詔擇省郎治畿赤以簡較吏員外郎兼奉先令遷吏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前白珣瑜陽視事不應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也禮歟竟不獻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人亦不敢干以私治河南淸靜惠下韓全義將兵代蔡主餽運珣瑜密先儲偫陽翟以給軍百姓不知也全義與監軍非詔約別檄有所取掛壁間不答軍罷凡數百封召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京兆尹李實方幸務進奉珣瑜質責之曰雷府繒帛入有數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也具以對實大嘶之順宗立遷吏尚書王叔文交奄人擅政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引疾去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獻

○高郢字公楚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天寶末大盜據京師父伯祥爲好畤尉爲賊得將殺之郢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死賊義之俱免舉進士擢第應制舉登茂才異行科朔方帥李懷光奏辟爲從事累副元帥府判官懷光反與季鄘以死諫語具帝紀中諫大夫孔巢父至河中宣慰被刃委於地郢就撫視懷光誅北平王燧辟爲掌書記徵拜主客員外郎累禮侍郎時應進

士舉者、馳逐務聲名、郢嫉之、掌貢舉者三、絶請託、專以經藝程試、進幽獨、抑浮華、士風爲一變、拜太常卿、貞元末得相、順宗即位、爲韋執誼王叔文等所忌、以本官判吏尚書、鎮華州、授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恭愼廉潔、寡交從、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問之曰、王言不可存私家、史臣曰、郢總丱、身代父委命、孝也、王人被傷、親撫之賊廷、義也、典試抑浮濫、正也、保止足辭榮、智也、大行備矣、

憲宗銳精於治。倚方正任公卿。寄耳目於臺諫。延英論政。人得自盡。訏謨陳論蔚然。於貞觀開元中。並稱唐三宗。晚季朋黨之名立。施于數世。忠邪淆混。激射相傾。方鎭權閹互相倚軋。卒訖於殫瘁。嗚呼。公私治亂之判。微與危矣。

○李吉甫、御史大夫棲筠子也、以蔭補太常博士、爲相贄所不與、出爲明州刺史、贄貶忠州、時宰欲害之、起吉

甫刺忠州，使其心焉，吉甫寘宿慫，以故相禮嚴事之，人服其厚，坐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累中書舍人，李錡在浙西，賂貴倖請宣歙，兼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吉甫曰，昔韋皋多蓄資財，而劉闢以構亂，錡逆節有萌矣，而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資之也，帝悟，乃不許，高崇文伐蜀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趨果閬攻渝州，時崇文功有端，礪復請大臣往節度，吉甫曰，不可，幷州遠，古伐蜀多繇江宣洪蘄鄂彊弩名天下，請發其兵擣三峽，則賊勢自分，崇文功且成，又命帥將士不復力，却其議而蜀平，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曰，曩南詔未附，故與吐蕃盟安邊，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今許盟，必携南詔心，是兩失之也，詔辭其使，吐蕃復使請獻濱塞南北數千里亭障以爲和，吉甫曰，邊境荒阻，蕃以數番紙圖千里相加遺，邊吏即按圖覆視，不辯知有得地名，無其實，不可許也，乃竟謝絕之，張愔以徐州稱後，既賜節朝議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乃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以授建封，形勢幾失，今愔爲衆軍所擁立，即有善意，其衆未易制也，又使得淮泗阨東南走集，此其憂未艾，乃止，皆國家大慮，已代杜黃裳爲相，時吉甫遷蹇外鎮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病方鎮強恣，既拜

命謂中書舍人裴垍言吉甫流落江淮十五年一旦蒙恩厚至此思所爲報念獨在外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精鑒願爲我悉籌之垍立取筆疏三十餘姓名授焉數月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得人已從容爲上言方鎮制千里之地州縣不能抗以其勢專也今獨使郡守刺史得自爲政則政行矣於是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而贊帝討李錡平之封趙國公自德宗姑息藩鎮終身不易地吉甫相歲餘易鎮將三十六人殿最咸當已與御史中丞竇羣隙爲羣所持因乞免薦裴垍自代以使相鎮淮南帝爲御通化門祖之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者萬頃漕渠庳不能居水乃築堤以防洩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馳以聞帝大驚立遣使分道賑貸六年復代垍秉政入對延英殿漏盡五刻乃退吉甫奏以爲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而生人日困又國家自天寶而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僧老不科役者率十五以上是天下常以勞筋苦骨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祿益多官有限而調無數於是詔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

員。又奏収叢内佛祠田磑租以寛民。數裁節非分恩。十宅諸王既不出閣。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賄乃得遣。吉甫奏請下詔定縣主下嫁之制。令有司取門閥配焉。吉甫在朝。爲上經畫方鎮之畧甚具。圖河北山川道里阨塞及備禦法以獻。帝張于浴室門壁。每議事。必按圖睨眎焉。吳元濟反。吉甫以淮蔡内地。不當用河朔故事聽承襲。又請自往招荀。不聽。得情授群帥俘以獻。帝不許。固請至流涕。會暴疾卒。帝震悼。贈司空。謚忠懿。吉甫多知計。再輔政。嚮上意爲容。稍稍脩恩怨。罷李藩。遷裴垍。與李絳隙。數辯爭帝前。公論稍薄之。子二。德脩有志操。官刺史。德裕相文宗。已相武宗。謨具帝紀中。或頗訾史所著吉甫事。多德裕相時命史官傳。盖非盡實録云。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皐有節行。具忠節事中。德輿未冠能文章。方鎮表請辟用者三府。同日至。德宗徵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時關東淮南浙西大水。德輿

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一不收。亦爲旁數道憂。故天下大計咸仰於東南。今淫雨二時。農田不開。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與連帥守長。講求所以佐民者。帝從之。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與疏諫曰。頃延齡自權判來。今閱歲耳。而衆口諠於朝。云以常賦正額支用未盡者。名剩利。爲已功。又重破官錢。買常平先所收市雜物。再給估。充別貯剩錢。又移邊餉爲上供。邊諸軍自今春來。並不支糧。饟道路紜紜。無不疵議。豈京師士庶。愚智合爲黨。共讎嫉之耶。殆不可不察也。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爲時所抑。

緒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徵其本末分析條奏而擇中朝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儻延齡果毋事省約別收羨餘於正數各有區分邊儲軍實歲有支給而身自歛怨爲國惜費自宜更示優奬以㴱群疑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邦國重務豈宜令耗蠹也臣職在諫曹採聽群議不敢愛死不聽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朝命皆手制從中下始德輿與給事徐岱舍人高郢俱撰制行久之岱卒郢知貢舉德輿獨直禁垣上書言左右掖垣之設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簡所以承天子誥命若奉行宣下

至重也。今闕員不置。獨臣以一人忝大務。將事有所壅。而吏得爲姦。乞除兩省官。帝曰。甚知卿獨勞。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任之。難其人耳。久之拜禮部侍郎。掌貢舉者三。取明經不限員。甄品詳諦。所得士。相踵爲公輔。十九年大旱。德輿上疏陳闕政曰。臣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畿甸之內。赤地不耕。宜詔所在裁經用。以六種貸民。其今年租賦。及宿逋。乞一切蠲免。又言比經絀放者。自謂收拭無期。其爲匪人以干動和氣。惟陛下曠然洗宥。使其徒相勉。知牽復可望。德輿每陳論。往往傳今古本末。科條其利害。以覺悟人主。至爲相本寬

和以幾教化。因善與贊。不務主已。匡維調護。不爲察察。名。時帝切于治相吉甫絳。論事上前多持異德輿不敢有左右見謂循默。不憂國罷爲東都留守復以簡較吏尚書出鎮興元疾聽歸闕道卒。贈左僕射謚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少長貫綜經術自好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其文雅正贍裕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籍風流縉紳交慕以爲羽儀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京兆杜陵人後周逍遙公夐後父肇吏侍郎貫父喪家貧食豆麋自給舉進士登賢良科授較書郎調長安丞京兆尹李實得幸權移宰相言能必行所知以貫之屬之實舉笏出所記示

之門是其居與我同里吾亟聞其賢此其姓名也吾未識其面面之且薦矣所知喜以告貫之謝唯唯竟不許官亦竟不遷久之累有補闕詔擢杜從郁為補闕從郁時宰佑子也貫之與崔群獨孤郁持不可改左拾遺復奏言拾遺補闕雖品貝為諫官等耳國家所為設諫官者以審得政有失得從駁議也使從郁執議是子議父不可訓使不議又安取補拾為哉乃改秘書丞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執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禘祭之事行階為守宰安可以賊工子為之事得寢充考制策官奏居上第者三人言指切時病同官難其詞直請更之竟署奏上出刺果州徵為都官郎中知制誥轉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而却問之貫之曰公亦嘗以進退請乎此大臣節也垍曰謹奉教於是乃得請遷禮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流競爲息比入相爲上言宜釋鎮州之師專討蔡帝方急太平未許也貫之曰陛下獨不念建中之事乎兵始於蔡趙齊魏應之德宗率天下之兵命李抱眞馬燧急攻之而物力大屈以有涇泚之亂此無他不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耳此前事之鑑也帝深然之而時業已討鎮不能還後議罷都統而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顏

合軍，貫之言諸將四面討賊，則各既進取，置都統，復令二將連營，將各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亦不從。遷中書侍郎。後四年，乃克蔡。蔡平，鎮乃服。卒，如貫之言。貫之性高簡，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爲先，門無雜賓，有張宿者，以口辯幸，擢補闕，使淄青，相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持不可，卒爲所搆誣，以朋黨罷爲吏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時兩河留兵，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行諸道督課賦，异所至諷方鎮措拾進獻，貫之以兩稅外不忍加橫賦，罷。分司東都。長慶初，徵拜工尚書，未行，卒。贈右僕射。貫之自布衣至重位二十年，苞苴貲玉，不敢至其門，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無款曲，未嘗爲詞悦人。歿，家無羨財，伯兄綬爲翰林學士，所議論常合中道，然畏愼傷周。弟纁有精識，與學，閨門之內，名教相樂。貫之除監察御史，舉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故韋氏兄弟，今名推一時。纁官太常少卿。貫之子澳，自有傳。

○崔羣，貝州武城人，累官翰林學士。憲宗初，以讜言當上意，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頓首言禁密之地，當人人自陳，庶上裨聰明，臣何有乎。且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者，則他學士議不得上聞矣。帝曰善，

惠昭太子薨時，遂王嫡也，而澧王長，多内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表讓，羣曰，凡當得而辭謂之讓，不當得何名讓乎，今遂王嫡宜立，澧王長庶耳，安謂讓，帝説，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佛祠，羣以爲獻無名，不當受，詔却之，元和中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語相聽受之難也，羣進曰，無情曲直辯之易，獨有情姦欺難審耳，陛下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正，不爲欺，帝韙其言，時皇甫鎛以言利得幸，陰求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已入對，及開元天寶中事，羣因言曰，玄宗少歷艱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擅邪，用則天寶亂，世人謂祿山反爲治亂之分，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固治亂所繇分也，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左右爲感動，已帝卒相鎛，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弊惡，李光顏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譁以聞，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衆聽，責直使歸怨天子，罷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侍郎召，勞之曰，朕知之，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克武寧節度使，爲副使王智興所逐，左遷祕書監，分守東都，召

拜吏尚書
卒贈司空

○李藩字叔翰 趙郡高邑人曾祖至遠刺璧州祖畲考功郎中皆以志行稱父承幼孤兄曄鞠養之長事兄如事父舉明經高第李希烈破梁崇義據襄州詔以承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慮希烈逆命欲以禁兵衛承往承曰希烈既得城郎兵多未易制少遣之會耳臣以朝命往彼未敢遽加害請單騎行既至希烈處之外館迫脅之萬端恬不動乃好慰藉以印章歸之獨大剽蒐而去撫治一年襄頗完復藩少恬淡善容儀家世饒於財好施予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

困不能自存妻子交謫晏如也東都守杜亞以故人子辟爲從事爭寃獄不得遂解去徐州帥張建封聞其賢禮辟之居幕謙謙不以細故自見會建封疾作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覬得軍藩質責之曰僕射有疾病君守土宜在州爲防此來何爲不速去者奏劾矣兼錯愕馳去深恨之建封卒徐州亂兼因誣奏藩搖士衆心德宗怒詔濠泗節度使杜佑密誅之佑雅器重藩得詔驚疑密疏以百口保藩居旬日懷詔書不發召見藩謂曰佛氏言生死因報也信乎藩曰然其信曰審如是君當事空無恐因出詔示之藩色不動請就死佑曰需之吾業

以百口保君矣德宗得佑奏疑未釋追入詰關藩至入對帝望見其儀狀于于雍雍也釋然曰是豈爲亂者邪秘書郎柄臣邀與相見且當即用君不肯見郎官王仲舒輩相與自品目爲豪目聚飲歌吟爲諧隱強致之藩一請不復往或問何也曰吾與游終日言不及義壹不省所言謂何庸往何爲後果敗憲宗時累給事中凡制敕有不便就敕尾批却吏驚白批却當聯白楮於敕後署之不當就敕尾署藩曰苟他紙亦狀牒耳何名批敕耶相垍薦其有宰相器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亥忠知無不言帝重其無隱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

官一日手勅下鍔可兼平章事藩遽取筆塗兼平章字署其尾曰不可還奏之同官失色曰卽不可應別爲奏何乃汚詔紙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勢不可得止又曰暮何暇別作奏事得寢帝嘗問足國以節儉對曰苟用汰後何國不貧問祈禳以脩德對曰苟德不脩何福何求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意有所惑極陳其謬誕不可信李吉甫再相旬日罷藩爲詹事已出爲華州未行卒贈戶尚書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從孫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累監察御史懷光反鄘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乃僞白懷光曰兄病阽維陽亟甚請母訣因涕泣橫流懷光許聽母往而戒令

妻子毋動繫其心。鄘私遣之。懷光怒責之。謝曰。鄘在軍不得為母駕。李何不使婦扶侍行乎。懷光不能詰。後與高郢諫若力不聽。則刺賊虛實及所為攻取狀以聞。德宗手詔褒答。事覺。懷光嚴兵召二人問詰。欲斬以明威。鄘詞氣不撓。因之。懷光誅。馬燧就獄中禮辟佐其軍。以言不行辭去。入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因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鄘以宣慰使持節入軍。諭禍福。出監軍獄中。使復位。愔表謝罪。請留後。鄘曰。非詔命也。必徇去方受其表。還遷吏部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進尚書左丞。元和初。京師多盜。復拜京兆尹。擒姦戢盜。威稜甚著。顧隴右鳳翔節度。徙淮南。時王師討蔡。意李師道謀撓沮之。鄘以兵二萬分壁鄆。貲鄆不仰有司。將兵與。鄘籍府庫財。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以助師。監軍吐突承璀者。知鄘剛嚴。嘗虛義敬憚之。故未嘗相失。承璀還朝。數稱之。以得相。鄘耻繇宦倖進。又年侵頗安外鎮。褒舊祖樂作。泣下曰。相非吾任也。至京師引疾固辭位。改簡較左僕射。分司東都。復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孫磎。相昭宗。事具帝紀中。

○盧坦。字保衡。河南雒陽人。始為河南尉。尹召坦受事曰。

其家子與惡少游且破產盡祭諸坦曰凡居官誠廉雖
大臣無厚蓄其多蓄積者必其剝民利者也令子孫復
善守豈天道哉天恣其不道察之何益尹爲悚然義成
節度使李復表爲判官諸大將羣詣坦請善笛者爲右
職坦笑曰諸君積勳勞得遷乃後及右職何爲自薄與
吹笛少年伍耶且是所以待有功也諸將慙服監軍薛
盈珍侵軍政坦據理折之盈珍服其公曰盧侍御言〻公
我不得違帥疾篤盈珍遽封府庫內其麾下五百人於
使牙爲防軍中恟恟坦動以危言盈珍促取之及帥卒
坦護喪歸東都姚南仲代將盈珍以爲其書生也易之

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臨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始此矣不去將及人去之已而盈珍與南仲隙而敗幕僚與焉事具帝紀中後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調限滿而縣人訢機織未就請延十日程尹怒命違限且罰俸坦歸諭其人曰第輸勿顧限適遣限不過罰令俸爾人大感悅元和中爲御史中丞時有詔禁長吏進奉而山南浙西更進奉絹之布僕射裴均班踰位摜之退有侃侃風節語具帝紀中出爲宣歙池觀察使蘇強誅兄弘在晉州幕免歸坦奏弘才行不可以弟故廢請辟爲判官帝曰使蘇強不死有才行猶可用況其兄乎

坦至鎮。値歲饑。穀騰踊。或請抑其直。坦曰。宣歙仰食四方。若抑直而商糴不至。困必甚。不如聽高估通商。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市估遂平。召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下度支官往驗。未反命。已復遣中使。坦奏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遣中官參之。是大臣不足信於中官也。命乃寢。河毀受降城。相吉甫議徙之天德。坦以爲城當磧口地。豐草美水。得制狄之要。此邊彰所利也。若避河流。獨退徙數里足矣。柰何省一時費。墮萬世長策耶。且天德非地也。十。墝瘠北倚山。去河遠。烽堠無所統。一有虜騎唐突。勢

何從及知又無故蹙二百地非計也吉甫不聽竟徙城而天德軍亂㓾坦與相李絳議多協絳引爲已助吉甫惡之出鎭東川盡觸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士出戍撫其家甚恩卒贈禮尚書

○李渤字濬之雒陽人父官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渤恥之不仕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爲列禦寇拒粟而妻怒爲無婦樂羊子受金而妻讓爲無夫乃摭古聦德高蹈者楚接輿老萊子黔婁先生於陵子王仲孺梁鴻六人圖其象讚之以自況久之徙少室居焉元和初戶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以右拾遺召不至河南

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勉焉渤上書言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有妄施之名說賤買也猶能忘已以愛君臣盜榮寵得無爲屠羊子笑乎不拜雒陽令韓愈遺之書曰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勤儉之聲寬大之政溢於草野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茲非太平世乎加又年穀屢豐符賊委至干紀之姦不戰而就拘纍若此時也公猶然不起即行道終無時矣昔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迹接於侯國今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與爲仁義者異守矣渤心善其言出家東都每

朝有闕政輒附章列上以著作郎召渤遂起就官歲餘遷右補闕上書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天以變通之運示人人倦而不知變也宜乘平蔡之運翹然思文武禹湯之道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下宰相公卿大夫博引海内名儒開太學興辟臣條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為制度合宜爻繼周之言疏凡十五事以獻擢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務剩下佐國用渤奉詔使陳許在道上疏言臣過渭南長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閿鄉戶三千今

纔千它州縣無慮多類此推原其敝本始於逃人之賦舉攤之比鄰致驅迫而然也十室五逃然且攤責是使未逃者必歸於逃而後已耳聚斂之臣刻下奉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乞下詔寬除使人歸於本又言道葬不治驛馬多斃憲宗爲咨駭出飛龍馬數百給繼傳而渤以峭直觸要臣意謝病歸穆宗立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各具升黜之當以聞畧言陛下即位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天下事一付之宰相相俛文昌植不能推至公陳先王道德以風化天下又不振拔舊典復百司之本未聞薦一公忠使天下

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者有所懼陛下比辛驪山
股肱心腹之臣不先事諫諂君於過請考中下御史大
夫絳散騎常侍惟素益諫辛驪山學士韋諫畋游得事
君之禮請考上下他百官以功過相補各銓隲所當以
上奏未下傾考功馮宿以考課令三品以上清望官歲
進名聽上覽非有司得專請如故事便議遂格會魏[illegible]
帥田弘正表渤爲巳副學士杜元頴因奏渤狂躁干進
外交方鎭求薦逹不宜在朝出刺虔州則猶以前奏故
也渤至州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免賦米二萬石廢
冗役千六百人一主於厚民遷江州度支使張平叔歛

天下逋租渤上言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絶者千九百頃而度支所責貞元二年流戶賦錢四百四十萬是當大旱時責民三十年之逋賦也臣爲刺史上不能奉詔下不忍民窮無所逃死請放歸田有詔蠲責渤又治湖水築堤七百步使人不病涉入爲職方郎中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渤入白宰相請出閤待罪會喚仗而止退上疏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群臣群臣皆布路跛倚亦蹴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内憂倦既積災釁必生小爲旱孽大爲兵亂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逃將安之時政移近倖紀綱

蕩然渤勁正通章封無闕曰天子雖幼蒙亦心動擢給事中賜金紫五坊卒夜毆縣人而傷鄠令崔發救吏捕捽之其一中人也帝大怒収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金雞下待宣赦中人數十持梃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既囚皆釋而發獨不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人欺毆御囚其罪鈞然令罪在赦前中人罪在赦後請寘于理帝謂渤爲黨出爲桂管觀察使桂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漕後隳毀渤釃浚舊道障洩有方舟楫利焉踰年以病歸大和中召拜太子賓客卒年五十九贈禮尚書渤

貞孤。以古道自將。不苟合於世。世咸目之沽激。屢見斥。而勁正不衰。

○溫造、字簡輿、河內人、幼嗜學、執高節、不喜試吏、隱王屋山爲漁釣、韓愈所謂洛之南涯有溫生者也、節使張建封致書幣、介所厚善延致之、造欣然起應命、建封動咨詢、而不敢縻以職、移鎮徐、造感其知也、往從之、建封以兄子妻焉、會范陽劉濟欲輸款未決、帝咨詔建封、豈嘗有縱橫士、有方畧有口、可使燕者乎、有遣往諭之、建封念無可者、強署造參謀往濟、立聽命、還報命、帝召見悅之、問家世、對曰、臣五代祖中書侍郎大雅、外五代祖衞公勣也、帝愈益喜、問年幾何矣、曰、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年矣、帝奇之欲用爲諫官、以語泄而止、復去隱東都、長慶初以京兆司錄、命宣諭太原、造入辭、請曰、臣州縣吏也、誠行懸遠方易朝廷、穆宗慰喻之、賜緋衣而遣、范陽聽命、遷殿中侍御史、鎮州殺田弘正、復以起居舍人往宣慰、蓋辯知如此、刺朗州、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焉、居四年、召拜侍御史、夏州帥李祐入爲布金吾、違制進馬百五十匹、造於正衙奏彈之、辭氣端

聳袷股戰汗流退謂人曰吾雪夜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進御史中丞宮中昭德寺火在宣政殿東隔垣南司兩省宰臣京兆尹北司中尉樞密皆環立日華門外督神策士救火臺官後詔詰之造奏曰臺有坐重辟繫囚恐緣失火爲姦變追人吏隄防以故後請自罰罰一月俸造在臺舉奏無可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舉劾獲僞濫者官九十餘人皆曹吏爲舞文抉殺吏六人遷尚書右丞興元軍亂殺使相絳命簡較右散騎常侍出節度山南爵文宗念無兵憂之造曰無憂也臣計諸道纍所遣征蠻兵今至矣俟臣行至褒城賜臣密詔使聽臣事集矣帝許諸行至褒得詔與元都將衛志忠還來謁造畱自衛亞將張伍李少直至造出旨示之則以八百人爲衛隊五百人爲前軍至鎮令分守諸門命張宴宴士牙門中造出堂卒羅拜徐曰吾欲問新軍去住可悉前舊軍退無前勞問畢就坐士有未至者傳令行酒未至者畢至卽召詰以殺使相狀志忠伍夾階立拔劒呼行刑賊首官徒皆斬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本激亂者時在坐起抱造足求哀造遣兵衞出俟朝命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百斷祭絳斬三十首祭死絳難者並沉屍江中加簡

鼓禮尚書明年入爲兵侍郎以耳疾判東都尚書省至洛改河陽懷節度觀察使造以河內地膏腴民凋瘵奏開浚懷右秦渠枋口堰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轉禮尚書卒贈右僕射

○孔戣字君嚴冀州人孔子三十八世孫擧進士方正守節鄭滑帥盧羣辟爲從事羣卒戣攝留務監軍楊志謙以氣陵之戣不爲屈邀志謙至府與對[illegible]卧起示不疑志謙服其內行嚴憚之入爲侍御史累[illegible]議大夫條四事朝多冗官一吏不奉法二農田不盡墾三山澤榷酤爲州縣害四帝嘉納吐突承璀逐監淮南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眷之投匭言承璀功不可棄戣得副不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進戣劾涉結近倖圖上斥

涉峽州司馬幾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罪獄寢不下傅陵往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出之幾奏劾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當是時幾高歩公卿間偘然忠讜有諫臣體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數祠禱監軍以州將上變告言位聚妖術謀爲亂捕劾治禁中幾奏刺史有罪法當歸法司不當於使内鞫劾請送御史臺與三司雜治詔聽之位以無他逆狀免南海淡菜蚶蛤有歲貢幾以爲自海抵京師道遠水陸煩費歲積功至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會顧南郎闕帝謂相度曰嚮論罷南海進蚶淡菜者誰今安在度

曰。祭酒戣也。即拜御史大夫節度嶺南。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嶺南守宰俸故薄。又不以時給。皆取諸部中。吏得藉口爲暴貪。戣乃倍其俸。而糾俸外取索者。必以法繩之。繇是吏自重慎法。南方鬻人口爲奴婢。戣禁絕之。中原士族斥南。不得歸。與流徙者百餘族。戣擇其可用用之。稟其無告者。女子爲嫁遣。始蕃舶至泊步。有下碇稅。有閱貨宴。所餉皆珠犀珍異。戣絕不受。海商有死者。官藉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請。則沒官。戣念海道往復以歲計。有左驗不爲限。悉推與之。詔禱祀南海。前帥憚風波。不敢往。令從事

侍祠。瓛受詔，必躬親謁祠。黃洞諸蠻叛，寇桂、二管，利虜掠，偉功請討之。瓛固言不可，帝不聽，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甚衆，而安南乘之，殺都護，交廣騷動，獨瓛所涖晏然，吏民懷安。敬宗立，召爲吏侍郎，轉尚書左丞。疏請老，侍郎韓愈謂之曰：公尚壯，上又三留公，公何去之果乎？瓛曰：吾年及，一宜去；吾爲左丞，力不能進退郎吏，惟相之爲聽，二宜去。愈曰：公無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室去，尚奚顧子言。愈嗟嘆其賢，上疏言：臣與瓛同在南省，見知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尚未衰，其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瓛輩在朝不

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之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非必七十盡致仕也今殘據禮求退而陛下不聽許無傷於義有合於禮得好賢之美不報以禮尚書致仕卒諡曰貞子遵孺溫裕皆以學至大官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舉進士累給事中京兆言好畤風雹傷麥禾遣中官覆視不實奪尹已下俸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罰固當但陛下使中官覆視將予奪繫中官請更擇憲臣一人行驗視使法紀有歸浙東判官齊總以刻下進奉擢刺衢州執奏曰曩朝廷於兵戎州郡不次擢者有之重兵也衢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超授駭衆總本浙東判官勑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無此勑忽此詔紊法總誠有功能願明書課最乃超資改官命得寢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十八年門下省無爭可否者及孟容數執奏天下想望其

風采。會大旱，孟容疏言：自古天人順逆，未有不繇百姓之利病。若京師天下根本，稅錢地租累百萬，旱旣太甚，蠲其全放免，以戶部所收掌非度支歲計贓代充，使旱涸之際，民免流亡。其他流移征防，有當還未還，徒役禁錮，有當釋未釋，逋懸饋送，有當免未免，沉滯鬱抑，有當伸未伸者，乞特降赦令，有司條上施行。如此而甘澤不應，歲不豐稔，未之有也。自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讒謗流眨者，十數年不量移，故孟容及之。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侍郎、京兆尹，賜金紫。自興元後，禁軍倚中貴護其且益驕，府縣不能制，有犯者，孟容繩以法。閹立上訴，命中使宣旨，令所犯送本軍。孟容繫不遣，旨再下，執奏曰：已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職司輦轂，當爲陛下彈抑豪強。今罪未輸服，罪人不可得也。帝不能奪。自此豪右歛迹。改兵侍郎，出爲河南尹，有威名。徵拜吏侍郎。淮夷逆命，鄆盜刺武丞相元衡，遺紙於金吾曰：毋急我，急者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急。孟容入爲帝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得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橫流。已又詣中書言：漢有汲黯而淮南寢兵，願自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即罪人可得。後數日，度得相，本孟容白發之。出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

孟容方勁有文學好推轂善士其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甚愜正論者稱焉

○楊於陵字達夫弘農人漢太尉震之裔也好學有奇志節度使韓滉嚴少許可於陵以屬吏前謁奇之女焉滉入朝留總將相財賦之任眷隆特權震中外於陵避去不肯調滉卒入爲膳部歷考功吏部員外郎選者恃與時相親冒牒不如式駁之相怒改京兆少尹刺絳州德宗聞其名留拜中書舍人以京兆尹李實譖徙秘書少監貞元末觀察浙東歲饑請賑贍拜戶侍郎改京兆尹京兆民多竄名北軍籍中冀脫役於陵請軍籍丁以條科限弊乃清出節度嶺南辟韋詞李翺等居幕府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貪橈軍政於陵奉公潔已格之以見構去官遂振笞吏劾於陵贓吏呼口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耶會相垍爲帝申理授吏侍郎而遂振得罪初吏部試吏判而別詔他官較能否於陵言佗官能第判能否不知曹闕員本司能計員爲留遣而不知判能否郎事不相謀請歸職司有詔部常調悉還部又以甲曆年深朽弊易爲奸奏換曆便簡實改兵侍郎判度支淮西用兵唐鄧帥高霞寓屢挫敗詔詰責以度支饋運不繼爲解貶桂陽守累戶尚

書以年及請命，以右僕射致仕，給全俸，讓不受，卒，贈司空，謚貞孝，於陵器量方峻，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子嗣復事具帝紀中。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舉進士，累辟使府，元和初，遷監察御史，討劉闢，詔以中人爲館驛使主郵傳，存誠以爲傷公害國體，奏罷之，累兵侍郎給事中，瓊林庫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欲竄名其中，避征役所爲耳，持不可，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搆，誣奏儋罪，儋被罰，又持不可，一日間二救，皆格，憲宗悅，命中使宣慰，拜御史中丞，長安僧鑒虛者，自貞元中，倚大閹通賂遺，爲城社，吏不敢詰，坐事逮，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千萬，當大辟，權近更保救，敕釋放，存誠不聽，帝遣中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僧面詰，非赦之也，存誠附奏曰，獄已具，陛下必召赦之，獨先殺臣，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竟抵法，存誠性和易，於人無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讜正有父風，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曰，比除拜不繇宰相，綱紀寖壞，姦邪放肆，懿宗怒，厲聲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即應論奏，見外輦材瓦絕多，知有所營，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故懇

懇言之、中人切齒、李逢吉忌惡之、出爲臨晉令、大和初入拜中侍御史、以李讓夷薦以本官充翰學士、然嗜酒酣醉、文宗不悅也、罷內職、守本官、

論曰。余讀杜氏通典。綜古今。切王體。有意乎其述之也。賈輿圖以方寸爲百里。視寰宇於指掌。令經遠者尚祖之。史剌其褒衣危冠爲王表。亦太貶矣。李藩中和成象以自免於難。李鄘高邪以不附逆犯難。與李栖筠嵩貫之之倫。並貞挺體國。有謇諤之節。李渤孔䂂斤斤以古道自將。出處介然。不苟合於世。世溷溷目以爲悖戾甚乃曰沾激過矣。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也。六歲丁父憂。孺慕號

歸。母盧躬授之書教之。母疾。不脫冠帶而養者三年。母殁。毀踰禮且葬。念祖妣而下未歸祔者九喪。以斬衰匍匐萬里迎致之葬之日有蠱鳥銜芝墜輤車稱孝感元和初擢進士逆帥錡辟掌書記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聽。有詔召錡錡刼中使爲衆奏自留召紳草疏紳陽怖手戰筆不成字巳塗易盡數紙錡怒囚獄中會錡誅乃免穆宗初召爲左拾遺與李德裕元稹稱三俊遷中書舍人造膝獻替知無不言會帝崩李逢吉與中人王守澄深傾之貶端州司馬幾不免事具帝紀中寶曆中稍徙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吏治機穽發民迹射不能止

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太和中相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鄭隣沍殍百姓歸仁開成初相覃薦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危帽散衣擊大毬馳行官道中人不敢仵視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宣武積習驕悍狃爲亂紳至刑賞信惠以時用而推心置其腹中一年而懲勸行二年而人知畏五年蝗不入境水不爲沴比召壺漿遮道泣送者以萬數武宗即位以德裕薦召相封趙郡公居四年以足緩辭位以使相鎭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紳爲人短少精悍在鎭時江都尉吳湘者贓賂狼籍娶部民女紳鞫訊抵死遣御史覆按頗穢異相德裕惡御史首鼠奏貶之議者以湘仲父武陵世父汝納世與相德裕父子爲怨疑紳爲羅織宣宗

立宗閔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自發之詔准神龍酷吏法貶三官錮子孫德裕因貶崖州

少年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隋吏尚書弘後也幼孤力學工屬文第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劉蕡多譏切相吉甫至持之泣自訴斥伊闕尉歲終十府奏牒皆不下後十年不調者也當是時天下士無不爲僧孺振腕稱屈者吉甫卒稍起穆宗初累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豪奪罪贓有與援獄上帝覽之曰直臣才僧孺曰彼不才者特持祿取容飽妻子而止淺末耳本設法令所以御有才也祿山朱泚皆以才過人亂天下乃論如法時天子屬嚮僧孺欲倚以相會得中書令韓弘藏籍籍弘入朝時諸大臣具有賂獨僧孺旁朱勾細書云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十萬不受帝太息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遂得相進中書侍郎僧孺在位以上荒淫昵嬖倖憂之又畏罪不敢言但屢表避位以使相鎮武昌文宗初李宗閔當國復召相平居渾然人莫測其愛惡惡於銓品不恐持一資假人於帝前奏對必依古義有言機利克迫者必斥之而故相吉甫子德裕在外鎮有建白輒見卻出鎮淮南武宗時德裕相僧舊怨責授太子少師守東都三貶循州員外長史語具帝

紀中。當是時。幾殆。宣宗立。還為太子太師。分司東都。卒。贈太尉。謚文簡。僧孺沉深有器宇。居私室如對大賓。始為逢吉所引。與杜元穎並相。逢吉與元穎隙。元穎失位。逢吉為流言危之。賴僧孺而止。鄭注諷故相宋申錫譖必殺之。亦賴救而免。李太尉德裕隙至深。德裕謫崖州。過汝。僧孺厚供具待之。獨為言海上與中州少異。勉自寬。所至與賓吏燕語。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教。不以所長格人。故士爭歸之。

○鄭覃。鄭州滎澤人。相珣瑜子也。以父蔭補弘文較理。歷拾遺補闕累諫議大夫。憲宗用內官五人為京西北和糴使。疏論罷。穆宗喜遊畋。吐蕃入寇。覃與同官入閤中力諫。語具帝紀中。文宗初。以散騎常侍。充翰林侍講學士。覃經術該深。稽古守正。帝甚重之。相宗閔僧孺。與相德裕交怨。由德裕鎮蜀。以覃於德裕善也。在中秘恐

且爲之地。攸之罷侍講。奏爲工尚書。文宗好經學。中眷之。彝復召侍講。德裕相。爲御史大夫。德裕罷。宗閔復知政。左授秘書監。明年。宗閔得罪長流。復刑尚書。訓注誅。召攵入禁中草制。明日。赦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李固言相。與宗閔嗣復善。於覃郤。起居郎闕。固言有所表用。覃不可。帝曰。此公事。勿爲異。覃曰。若宰相人人盡爲同。大臣必有欺陛下者。大亂之道也。今所用非端士。赤墀下寧當用朋黨輩秉筆。爲千古法戒乎。脫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何敢爲異。已相嗣復入與覃尤矛盾。是非鋒起。而嗣復有幾辨。將以晏裕。竟能移帝意直之。覃

以得罷武宗郎位德裕相擾覃復相以足疾不任辭守司徒致仕卒覃清苦貞退與人造次不款狎每論治在著實去華厚風俗屛朋比嫉進士爲詩賦浮華奏請罷其科語具任官考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當重條舉振厲之也久乃玩覃對曰變風俗在考實今世俗皆慕嵇阮王夷甫放曠不能及華甚矣俗何繇變乎帝與論文覃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因文廢事論詩覃曰詩孔子所刪三百篇而止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覽風俗不聞王者爲詩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後世五七言詩辭非雅正願

陛下勿為也又嘗言陛下樂觀書幸甚書要義篇不過一二言而止當寢饋以之豈必其多時帝頗留意篇什章句故覃風切之嘗論史帝以為馬遷與任安書辭怨懟故武紀多過實覃對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諸將美閉過類如此宗閔等深嫉之語具帝紀中覃嘗奏白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改正請召宿儒奥學詳較定準後漢故事勒石太學正訛闕從之覃家無媵妾所居纔庇風雨未嘗增飾人仰其素風然疾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弟朗大中中得相亦以莊重稱

殷侑陳郡人兒時能力學不問家人生產貞元末以
通五經第精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爲太常博士回紇請
和親副宗正李孝誠往宣諭至虜庭可汗盛陳兵欲臣
唐使者令拜舞侑挺立宣諭可汗怒責之侑曰可汗唐
子婿當恭天子命而怖貴倨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
禮非使臣倨也可汗爲自屈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
拒命遣招諭承宗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諫議大
夫陳論得失前後章八十四上出爲桂管觀察使轉洪
州刺史觀察江西所至以潔廉稱入爲衛尉卿文宗初
李同捷以滄州叛王廷湊助逆欲加兵下集議時帝意
銳甚宰臣莫敢異獨侑以河朔再亂廷湊方徇招懷宜
含容得專事滄景且云願以宗社安危爲大計以善師
攻心爲神武以含垢安人爲遠圖滄景平以簡較工尚
書爲齊德觀察使時大兵後荊榛蒲目遺骸蔽野侑攻
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閱歲襁負歸者甚衆侑表請借
耕牛三萬給流民詔報許數年後戶口滋饒人忘亡焉
初州兵畢取給度支侑至朞歲而賦入贍半二歲而給
用周請罷度支給簡較吏尚書侑以清池縣在州子城
北非便奏移之南郭已入爲刑尚書復簡較吏尚書充
天平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披師道十二州

爲三鎮征賦所入盡留軍，貫緡尺帛不入軍國，有表歲
供兩稅榷酒等錢十五萬，粟五萬，簡較右僕射，開成元
年，召爲刑部尚書，時初經訓注之變，帝問治術，有極言宜
任耆德以政，而責其成功，新進小生輕，宜屏無用，帝深
嘉之，出鎮山南，病求代，分司東都，復出鎮忠武，卒，贈司
空。

○路隋，字南式，其先陽平人，父泌，好學，通五經，尤嗜詩
易左春秋，皆究深旨，端亮寡言笑，以孝弟聞，建中末，爲
城門郎，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從，又從幸梁州，累副元帥
判官，從渾侍中瑊盟平涼，陷絕域，卒，泌陷蕃之歲，隋方
在孩提，後稍長，知父在蕃，日夜號坐必西嚮，飯不食肉，
母言其形貌肖父，終身不覽鏡，訃聞，毀幾絕，元和初，拜
左補闕，穆宗即位，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爲侍講，文宗即
位，處厚相，隋代爲承旨，處厚薨，代相事，具帝紀中，李德
裕連煦奏上，隋不署，爲鄭注所忌，簡較尚書右僕射，出
觀察浙江西，卒，贈太保，謚曰貞，隋有學行，爲諫官能直
言，在內廷有匡益，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興，攘臂其
間，明是非，訓注用藏罷韶光禠隆汚爲一致云。

○李珏，趙郡人，幼孤，事母孝，舉進士第，又登書判拔萃
科，累布拾遺，穆宗立，荒於酒，景陵始復土，召勳舊列藩

期九月九日爲大饗珏約同列宇文鼎溫畬韋璀馮約等進諫以爲過密弛禁本爲齊民鐘鼓合饗非施廷陛今山陵新復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使未還也而大饗無乃不可乎且忠勞之臣盛秋屯邊疆圉方亟豈必以酒食爲優厚命得寢時相王播增茶稅十之五珏疏言榷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來乃有之今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不可且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並必高其敝先及貧下又山澤之產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益稀將其入幾何是於民大損於國固未有益也不聽文宗時鄭注新幸帝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彼其人奇士卿試與言自知之珏曰臣知之久矣顧其人姦邪陛下悅其辨而取之恐無益聖德臣忝近密安敢與逼注甚恨之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尚書以問相相夷行曰此大事予奪願上斷珏曰祖宗置宰相天下事皆共平章如皆決於上焉用彼相帝嘗語貞元初政之善也珏曰德宗初政誠善特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耳帝曰君卿賦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惟此而已帝頗向納武宗時德裕相以宗閔黨貶部州宣宗立內徙遷河陽節度使罷王播所賦宿逋百

餘萬、及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簡較尚書右僕射、鎮淮
南。珏自顧大臣、不當以內外自異、上書請立皇太子、係
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減半價糶。鐵
以不害、且牽以州有稅酒直為神策軍豪商所利、論列
未見報、為恨。語不及私、珏喪妻、內不置妾媵、門無餽餉。
淮甸八為立碑、勸遺愛焉。
○令狐楚、貞觀學士德棻之裔也。世儒素、舉冠第進士、
累河南尹宣武軍節度、汴宋亳觀察使。楚前鎮河陽、以
河陽軍三千人自從、士不願從、道亡歸、又聚境上不敢
歸。楚聞之、疾驅出懷州、卒來逆、楚令橐弓解甲為前驅、
卒不敢亂。及蒞汴、解酷法、以仁惠為治、獨去其太甚。民
用太和。簡較右僕射、鄆州節、天平屬旱歲、儉人相食。
楚均富贍貧、無流亡者。改太原尹、北都留守、鎮河東。楚
父守太原、椽楚久、皆稱練其風俗。及來鎮、父老歡迎。楚
綏撫如家人、因其利利之。軍民胥悅、入為吏尚書、仍簡
較僕射、故事簡較官高者從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
在從二品列、請從本班。詔嘉之、封彭陽郡公。甘露之變、
文宗夜召僕射覃與楚、宿禁中草制。楚傷涯鍊兒死、叙
其罪浮游不刻核、為仇士良等所惡、以本官領鹽鐵轉
運等使。楚條榷茶蠹政奏之、又奏罷脩曲江亭、絹回脩

尚書省會上巳賜百僚曲江亭宴楚怏怏傷時事獨稱疾不赴乞解使鎮山南卒年七十二楚風儀嚴重不可犯然寬厚有禮門無雜賓未終前一日氣奄奄欲盡手筆作遺表拳拳以雪冤死者存錄嚴譴者爲望書訖端坐與子緒綯訣戒勿請謚請葬請鼓吹東殁之夕有大星隕寢室上光燭廷贈司空謚曰文

○謩字申之文貞公徵五世孫也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訪近臣徵豈有子孫在朝列者乎時謩擧進士爲長春宮巡官矣稍以對立召見姿宇魁秀帝喜即命爲右拾遺邕管帥坐誣殺其參軍敗淑司户尋徙刺峽謩諫曰吏專殺不辜法當死陛下爲屈法貸恩已泰今又使爲州臨民過也乃改命中丞李孝本宗室子也坐訓注事誅死二女配右軍取入宮謩諫曰陛下即位來不悦聲色十年于今矣數月教坊閱選百十未已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夫宗姓不育寵幸爲累非所以崇盛德帝立出女謂之曰所爲選閱女子者賜諸王孝本女孤嬴憐之故收養宮中卿盡言可謂愛我以德矣擢右補闕荆南監軍吕令琛横所遣卒辱江陵令令言之觀察使使府長遊不爲理獨移内樞密言狀謩劾長任觀察廉知監軍侵官司不以聞顧私逼近倖請正其罪不

報遷起居舍人入侍帝從容問文皇帝囊封賜卿家書詔今頗有存者乎謩曰更中微亡之獨先臣故笏在耳命取觀相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此今甘棠故欲一見之因敕謩有失政必論執謩曰臣頃為諫官不敢不書言今待罪記注其何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論思職也毋辭讓武宗時坐李珏楊嗣復黨貶官宣宗立召給事中遷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謩奏中丞綱紀所司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戶部詔可頃之得相自敬宗後諱惡言建儲帝春秋高意尤甚公卿無敢開陳者謩獨懇請至泣下帝為感動詹毗國獻象謩以為非土性不畜請還其獻河東帥李業殺降虜開邊有與援無敢言者謩論劾徙滑州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奴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嶺外以奴訴主法論奴死謩為相議事天子前讜切無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為令狐綯所忌而罷出領劍南疾求代還拜吏尚書用久疾簡較尚書右僕射卒贈司徒

○崔郾字廣略清河武城人父倕兄邠事具孝義中舉進士事穆宗以給事中上疏言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方國之衆皆繫命於陛下自山而東者百城地數千里始得而遂失之陛下西望戎壘距宗廟纔十舍百姓

慮廢蓄積楞然獨不爲一動心乎願親政事以幸天下帝爲動容敬宗立以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半歲矣未嘗一及經義今轉改實慙尸素帝引昝賜錦綵出觀察陝州故事上供不足尊吏傜以充歲八十萬鄘曰吏不能驅私安能邮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以府常費更之詔賦粟輸太倉者數萬石又葺故之河鄘乃旁河流爲大廠受粟賞而注諸艚民忘勞焉在政簡刑罰未嘗笞一人改鄂岳鄂在江湖間叢萑蒲多盜鄘法峻嚴未嘗貰一起罪訓卒治兵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窮迹之朞月而盜盡移浙西又寬政安疲人清簡少事財用有餘卒贈吏部尚書

○常滋字弘育京兆杜陵世家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爲太常奉禮郎復以書判拔萃調父翰學士經驚曰兒幼判何渠入高等席於廷出判目試之立就喜曰無愧高第累監察御史以父任憲府嚴難省謁請換著作郎父疾侍醫藥不解帶以養垂二十年卒毀瘠踰制久之爲右補闕宋申錫被逐偕同列伏閤爭太和中太廟宇壞帝怒罰宗正將作倖詔中使鳩工滋爭曰國家設制度立官司各以奉典而宗廟之事重莫大焉者也太廟當脩詔下踰月而有司不戒使廟室壞隳是謂慢官黜

之以懲不恪而擇可任者責績完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矣今慢官止于罰俸宗廟重務獨委內臣專之是許百官有司公廢其職而以宗廟之重爲所私也乞詔所司營繕如法從之李德裕相遷禮員外郎或以溫黨僭儒聞之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鄭涯鎮鳳翔請爲副辭或危之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貶黨從之禍且不測無何涯果誅轉考功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以父職禁廷憂而病辭不拜兼太子侍讀請時雞鳴問寢莊恪不能親稱疾帝不悅改太常少卿拜給事中糾駁無憚避有三封詔書還者出觀察陜虢武宗時德裕相召拜吏侍郎以救司馬李漢忤意出觀察宣歙卒贈工尚書溫任朝與李珏楊嗣復善溫以二黨交怨及居位勤楊用德裕釋憾不能用溫剛腸寡合與人多踈簡唯與蘭陵蕭祐爲林泉交祐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孝自處士徵拜左拾遺

○韋澳字子斐 故相貫之之子也貞靖寡慾登第後十年不調中丞高元裕將用爲御史伯兄溫令見之澳不答溫

曰高二十九。端士也。見之胡傷。漁曰。無呈身御史耳。竟
不詰。周墀鎮鄭滑。辟爲從事。墀輔政。以漁爲考功郎。私
於漁問政。漁曰。願相公無權。墀愕不省所謂。漁曰。爵賞
刑罰。人主操柄。天下之公器也。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令
百司各舉其職。天下理矣。此無權之說也。時相竝以朋
黨相掎齕。故漁云然。墀曰善。累戶兵侍郎學士承旨。爲
宣宗所知。每直必召見。訪時事。中使有傳宣。郎曰此事
須降御札。方敢行。旦必面論其可否。帝多從之。尋尹京
兆。不吐茹。京師憚讋。帝一日召令判戶部。對曰。部情繁
臣年力衰。不任也。乞一鎮自便。願矜允。帝默然。罷。甥柳

此聞而尤之曰舅特承聖知何得對如是漁曰吾不爲
時相所信上忽委使務必且謂吾以他岐得之其何[illegible]
白明爾須知時事不佳乃吾徒貪爵位所致簡較王尚
書刺孟州克河懷孟澤節使帝終春之中使使魏傳旨
言別久無恙知卿奉道久服何藥操何術可具聞漁陳
謝曰臣奉道不信術金石有毒不敢服懿宗立遷鎮平
盧入爲吏侍郎不受請託相審權惡之復出鎮因發漁
在部時吏奸弊坐罷鎮分司東都漁以松檟在秦求歸
樊川許之卒謚曰貞
論曰人禀剛柔輕重遲速則倍蓰什百乎無筭矣乃其

訪亦豈大相遠哉余考觀唐朋黨相搆獨逢吉宗閔訓
注之倫氣衰心回仲尼所謂不移者矣衛公高明有雄
畧牛奇章溫巽近厚鄭覃殷侑皆李黨李珏令狐楚父
子皆牛黨皆各有所長令平心相濟禀道義以剛柔自
克也不亦善乎而愛惡相攻競進並搆各引所私以相
排壓也比周勢成勝反傾不卒兩斃而後已顧不哀哉
而原本李司空吉甫司空都重莅之容德而忮直以爲黨
禍本故夫王道便便蕩蕩必歸諸好惡不作有以也夫
惟君子平康正直無側頗辟以無僭無忒二帝近之矣
○劉賢良蕡者幽州昌平人也客梁汴間通春秋太和

二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存亾之計社稷安危之策下降於清問豈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抑萬幾之勤思慮有未至耶不然何其宜憂而不憂也臣以為陛下之所憂者在於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巳然之兆也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禮元以居正繼立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閽弑吴子而春秋書其名者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為不君也伏惟陛

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必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必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如此即變安從生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者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後君不得正其始故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

致陛下不得正其始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王札子殺毛伯召伯則書者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王保其命而失之是謂不君侵其命而專之是謂不臣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叛入于晉而書歸者以其逐君側之惡以安君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而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乎天子征伐出自於諸侯此海内所以將亂也臣

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繇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也乃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賈武不顧而畢命此則陛下皆明知之矣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必且洩其言而不行必且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耳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

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豪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搆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陛下亦何憚而久不爲此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存天下賢士大夫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哉陛下忽之而不用其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者陛下又寵尊而不去神器固有歸宗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可不深念之哉昔秦之亾也失於殘漢之亾也失於弱殘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弱則姦

臣竊權而震主敬宗皇帝不懲漢之所以亡既不翦其萌矣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而三五之遐軌可追也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滅亡也故國君之所當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雖社稷不能固其重社稷不重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如乳哺如師之教導則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親近貴臣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其補

除召致者。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靖共之節。而有姦欺之心。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虎。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人民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臣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達于九天。入于九泉。君門九重。不得控訴。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士無所歸化。民無所歸命。土崩之勢。憂在朝夕。即不倖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豈獨生於漢。此臣所爲發憤扼腕。

痛心而泣血者也。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滋，黎元日困者，以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以來，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長息，自喜復生於兇亾之中。惟內剛自斷，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枋以歸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內寵便嬖，無干視聽，選淸愼之官，擇仁惠之長，牧之以利，撫之以和，敎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以塞萬方之望，天下幸甚。臣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

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或未盡其方耶立教之方在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如是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誠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於疏遠則化始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以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既富矣仁義興焉。

既安矣。仁壽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此四方所以底寧。萬姓所以咸遂也。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爲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一書不雨者。以爲君無憫人之心也。其傳曰。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其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者。譏其無九年之蓄。歲一不登而百姓饑也。今天下財食人力皆勤矣。陛下誠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誠廢百事之用。則廣三時之功。斥游惰之徒。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民安其生矣。臣謹按春秋。

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特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也故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畧太宗肇建邦典亦制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閒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故能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內政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

至兵事止於養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張武夫之威上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方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有以制豪猾之強而無踰僭之患矣臣聞晁錯爲漢畫制諸

侯之策畫始行而身死錯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臣今之來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罄粉於羅織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也誠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願得從四子遊於地下不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一時之寵巳也獨不知殺臣之後將孰爲陛下復啓之哉第策官見蕡對咸嘖嘖嗟歎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齷齪常務得優調河南府參

軍李郃捐膺太息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愧宛無地矣且蕡直言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竭其忠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明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自愧羞負神明今蕡所對窒聽盡言皇王之成敗及陛下所當豫防皆時政安危之大者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比深切而著明漢魏而來未見倫比其書始出都人轉相傳誦嘆其誠鯁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上聞萬口籍籍私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漢季之亂復見於今夫以陛下仁聖近臣固無害忠良之心宗廟威靈近臣亦無速敗凶之理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之

士而蕡以直言副陛下之求雖訐宜容雖過當奬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麋死天下忠義之士必將曰陛下陰殺讜直皆切齒歔泣卻顧遠遁人心一搖何所不至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何謂賢良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使臣逃苟且之慙朝闕公正之路而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書上不報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皆表蕡幕府以師禮事之後七年而甘露之禍作蕡竟以誣謫貶死柳州天復中大誅宦官右拾遺羅袞追頌言蕡當太和時逆言閹宦之禍致罹重譴身死異土蔓延于今遂使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

室幾喪使賫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消靖寧當有此

乞賜追奬以旌忠魂贈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官

○杜牧字牧之岐公佑孫也舉進士又制舉登第出牧黃池睦三郡累監察御史以弟顗病棄官已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時劉從諫據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驕蹇不循法牧追咎長慶初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嫌不當位而言言之有罪作罪言其辭曰天下生人常病兵而兵祖于山東儀于天下不得山東天下之兵不可得而罷也昔禹畫九土山東之地統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爲幷程其水土與河以南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才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名曰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幷州者力足并吞也幽者幽陰尚慘殺也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衰齊伯不一世而晉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

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之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從，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之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於南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夫隋文非宋武敵也，宋不得山東而霸，將得山東而王，蘇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以爲王，霸者不得不可以爲霸，而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於不安。國家天資未，燕徐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關，若涉無人之地，而鄆李黄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而前，自爾一百餘城，盡天下之力不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莫之敢窺也。齊晉梁蔡被其風流，因亦有寇，頑洞迴轉，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四夷日猖，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有餘年矣。孝武澣衣一肉，不敢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之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豈天不欲使生人至於帖泰耶，豈亦人謀未至耶，何其艱也。今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去兵而不得山東，兵終不可去，是兵殺人終無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燕趙魏叛，河南齊蔡叛，其梁徐陳

汝自盟津渠鄧安黃皆戍以重兵纔足自護治所遂
使力解勢弛熟視不軌無可柰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
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
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
未能得者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
年豈不綽綽乎斯亦足自爲治也矣法令制度誠具品
式誠條贊才奸俊搜選舉錯誠當障戍鎮守干戈車馬
誠豫其間阡陌倉廩財賦誠充斯自治矣如不果自治
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而加以天下陰
爲之助則山東安可得取也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
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
不可越魏以取趙又何可越趙以取燕是趙燕常取重
於魏魏所以常操燕趙之命也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
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者
虜能潰一則不數日馳而入成皋故魏於河南亦最重
願以近事明之元和誅蔡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
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誅滄頓兵三年無山東之憂
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而
潰解以失魏也昨者誅趙一日兵罷如長慶時亦以失
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於魏非魏強大致然地

形使然也。故取魏為中策。最下策不計地勢不審攻守
為浪戰。若是巳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
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
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
非叛也。以為事理固當沈酣入骨髓無復以為非者指
示順向詆侮族黨。國急食盡蹶蹷以長以此為俗豈可
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攻趙食盡且下矣
堯宙欺而趙振下轉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又復振則不
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而巳矣。又著論言兩河盜起
國家不務誅討求兵自守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
之政目蠶蠹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衛策而高位美爵
以啗之安而不撓外而不治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
則忿氣不萌亦何必痍戰吾民而後以為快哉。於是乎
天子養威有司守恬王侯通爵逆叛受之朝覲不來几
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於是乎地益廣兵益強而
悖擬益甚賊夫貪心無復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
王盟詛自立恬不知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矣武皇
帝宵旰不忘前英後兢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
惠來。夫人生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
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所以裁欲而塞

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用反此道首尾指支欲運掉而不便夫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俗儉風淳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高山大河盤互而交貫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而物產自足以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邊吾無以禦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宿厚兵以塞虜衝河北不平則六郡之師日嚴而不可弛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厭數千億低首仰給則沿淮而北循河以南東盡海西抵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足以支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驂騑日徹于帝居周秦單弱不能排闢於是盡剗吳楚越荊之賦以備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何以久安天下無事之時藩閫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而戰士離落兵甲鈍弊一旦有事則疾驅以戰所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餘龤爲幸是耕兵者常少縻食者常多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或小勝則張皇獻功以邀上賞勳庸無列而爵命已極田宅已

廣金繒已溢于孫已官，又焉肯捜奇出危，以勤於戎事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大將多器，兵伍顛覆，大都跳身而來，氣色恬泰，曾不愧耻。歲籥未更，旋已立壇墠之上，抑他邦去矣。國憲蔑然，人將何懲。此罰輕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救使，往來憚指，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相顧，莫知所聽，而恍駭之間，虜騎乘之，取吾之鼓旗去矣。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憂於太平，嚴繩約以律下，常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僅僅克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者子孫舉來奔命，內地無事，未幾而燕趙復叛，五敗益甚也。今者欲謂干戈汎汚垢爲萬世安，而踵前非，豈理也哉。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齪齪小謹，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處成敗，甘等不及也。以抗直時無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而卒。文宗時，鄭注誣逐相申錫，天下以目，會大旱，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以司門員外郎上書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天大旱者三年，臣頃爲御史，推四華封瀘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之，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又赦之，此其冤多矣。然又有大於此者，宋申錫爲宰相，生平饋遺一無

所愛勁正不阿姦人忌之陷不測之罪獄不參驗銜根而死此天下所爲側目鄭注也天之降災殆有繇然陛下何惜不斬一注以慰忠臣之魂乎疏上不省以病歸潁陽注誅以司勳郎召爲理匭使爲帝言凡上書建言所爲納於匭者謂其朝投暮入爲羣下開必達之路以廣聽明直枉結也若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窮塞何自而申乎且機事重密不重密將宣泄而毀成請裁副封許之遷給事中倪士良以開府階蔭子中敏批其牘曰開府階固當蔭子內謁者安得有兒士良慙恚欲中之棄官去

○林蘊泉州莆田人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皐辟推官皐死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詣獄將殺之蘊大呼曰古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我未之逮也至於死今得死幸矣闢戒刑人毋殺抽劍磨其頸必服之蘊叱曰此即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屈乃捨之及闢誅名重京師時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國家之有西土猶有臂也今北彌豳岐西極汧隴距京師不數百里皆爲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擁旄鉞數十百人是臂不附體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權臣率自制樂曲立器紀其何以爲

謂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今阜佑膺
季安皆司徒何以任官盧從史于皐謩罪大刑輕何以
懲惡農桑在天下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日蠶婦
一人供百身其竭力於下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者也
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
功之卒百卒之共不足充一騎將之奉可痛諸感憤閑
說皆當時極敝時不能用倉景程權上四州版籍請吏
而軍中背擅地挾權拒命不得出燕陳君臣大誼諭責
之權乃得去後官
鄧州刺史以終

○鄭從讜字正求 貞公餘慶孫第進士累簡較刑尚書節
度嶺南時有龐勛之亂鎮兵弱夷獠㺯起乃擇士豪授
右職禦侮扞寇交廣以寧徵為刑尚書㝷得相乾符中
盜起陷城邑振武軍危以太原尹北都留守兼河東行
營招討等使往出鎮從讜色溫氣勁沉機善斷捕得殺

故帥者魁畢誅之黃巢犯長安僖宗出居梁漢從讜聖涕圍戎伍遣將入赴難至陰地有數百卒擅自歸斬其較別遣將率以行是月沙陁李克用軍奄至管汾東稱奉詔勤王時鎮兵入衛守卒單寡從讜其麾領帥而城闕不啓沙陁軍晉信宿不發克用傳城下呼曰願一面相公從讜登城將膺流涕激勞之詞極剴惻克用大動拜謝去時鄭畋亦以使相鎮鳳翔與從讜同宗又同年進士亦舉兵岐下天子名之曰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後復詔沙陀討賊五部卒自風石沿河而南不敢蹈其境惟克用以數百騎臨城下拜為別從讜遣名

馬罷幣慰藉之已克用以破虢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讜任至榆次使來曰請還鴈門省覲相公徐治裝勿首途克用得相送也從讜即日牒監軍使知兵馬留後牒書記知觀察留後而遂行復輔政歷司空司徒正拜侍中發府未竟還第卒讜支患從讜知人善任所至有聲績太原將張彥球負勇力難御前後帥以疑間貽釁從讜開懷任使具得其死力累奏爲行軍司馬及秉政用爲金吾將軍鄭絳州判官陸扆嗜學有美才寓郡齋與談宴無間稱於朝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帥歿於郡訖受代於公署宴未嘗舉樂云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冲澹遠勢利。歷侍御史。乾符初爲翰學士。廣明初得相。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狩山南。徽奔興元。以從夜墜崖爲賊得。將還都授僞命。徽陽瘖。以足折示之。無懼色。賊未敢害也。命醫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乃亡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帝嘉之。以本官充東面宣慰催陣使。徽與行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令赴難。復京師。拜尚書右僕射。爲諸道租庸供軍等使。大明宮留守。兼制置使。時京師喪亂。宮寺園陵並焚毀。徽招合流散。撫之如子。居數月。戶版稍葺。大內齋閣頗繕完。表請駕還京。進簡較司空。

權京兆尹。中外權貴。遣人還治第多侵犯居人赴訴平以法。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閹令孜怒以本官徵赴行在尋罷爲太子少師移疾居蒲州以怨望貶刺集州不旬日。沙陁逼京師。帝出寶雞令孜逐乃召拜吏尚書會襄王熅僭號。道梗不能進。熅召。託風疾不至熅僭號。逼內外臣僚署誓狀稱臂緩不署天子自褒中還鳳翔。召拜御史大夫以風痺乞散秩授太子太師入便殿謝帝以其神氣尚彊改授吏尚書大亂後銓選失序徽置手曆簡姦蠹。人無壅滯進簡較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卒贈太尉諡曰貞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天復中帝與崔胤計欲盡誅宦官偓以翰學士陳社稷慮甚切具帝紀回紇請發兵赴難將許之偓曰戎狄獸心不可倚也彼誠至見國家彫弊必且有輕中國心又自會昌來數爲國家所破恐乘危爲變宜諭以小寇攘不足以相勤慮愧其意而實沮其謀縱之時閹繼昭等以迎復功皆同平章事謂之三使相偓言於帝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之金帛封爵毋與政今宰相不得顓決相韋貽範多受賂許人官既以母喪罷日爲債家所譟督起復甚急帝命偓草制不可命中使趣之偓曰腕可斷制不可草即疏言此制行必

駭物聽傷國體中使目躡之曰吩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不答投之疏入解衣而寢中使復命帝悟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李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草麻此與反何異帝曰學士所陳理固當柰何乎弗從茂貞不能難而退帝嘗謂偓曰崔胤忠然大任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物皆屬之耳目安得以機數欺之至忠莫若推誠推誠則直致易知人所懷也偓侍宴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避席偓坐自如曰禮侍宴無輒立以尊君夫二公其天將以我爲知禮也夫全忠大惡之帝欲相偓偓謝讓有所薦胤惡分己權恚之使全忠白

帝逐之貶濮州司馬入辭帝泣曰我肘腋盡矣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爲幸願上自愛挈其家南依王審知而卒

○鄭綮史亾何所人以進士歷監察殿中御史金刑右司三郎中貧求郡出刺廬州顧清儉愈厲人皆信之黃巢自嶺表掠淮南綮移牒請不犯郡界巢爲斂兵有錢千緡寄州庫城數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遷給事中賜金紫僖宗自山南還以相讓能弟弘徽爲中書舍人綮封還制書言讓能在中書弟不宜同處禁近不報移病去無何徵爲散騎常侍朝政闕輒上章論列執政惡

之改國子祭酒。綮爲詩多滑稽爲譏刺。故落韻。時號鄭五歇後體。昭宗還京。庶政未惬者。每形之謠詠。中人傳誦之禁中。昭宗聞。意其有蘊蓄也。就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省吏詣其家。走白之。綮搔首曰。君大誤。大誤。使天下更無人。亦未到鄭綮。吏曰。特恩也。來日制下矣。又搔首曰。未然。未然。明日制果下。親賓來賀。綮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累表讓不獲。旣視事。偘然守官。不復詼諧。如異時。居三月。移疾乞骸去。

論曰。唐自穆敬來。主道失而閹尹塞朝。賢哲隱遁。四方

豪傑各附其所合而奮。朝無人焉。天下塊然綴旒矣。而鄭從讜韓致堯之倫。終蹇蹇匪躬也。亦猶大過之行也與哉。鄭綮爲歇後體進詼。其得相不自信亦詼。世共姍笑之。而志其大。其爲吏廉。至盜不敢犯其寄庫錢爲相始。三月即移疾去。無濡忍也。斯可謂賢矣。劉制策發大難之端。杜罪言憂外重之勢。邦之司直哉。或曰劉生之始求也已深。夫救焚拯溺不大聲疾呼乎。草野之臣一旦干說。而安可以大臣宰相沈幾密制之事責之也。彼各有當也。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四終

二廿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五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臣列傳　循吏

唐興文皇帝承隋亂思治常丙夜不安枕也深惟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錄姓名屏風臥起對之得才不才狀輒疏其下方待廢置又詔内外官五品以上率舉任縣令者以聞於是親民之官具稱得人民去愁歎矣其都督觀察使行察州縣皆天子臨軒册授俾樹良芟貪後不降策受命日猶對便殿加禮賜而遣開元時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補京堂官使

出入均勞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大府以上各舉縣令一人後視所舉者稱否為舉者賞罰召選人試理人策乃注將發引見臨諭以惠養元元之意又錮廢酷吏懲無良而以輕愛亟易為大戒又出郎從清望官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洛濱宴餞之帝親書所為詩及絹賜焉是以循吏烝烝所在而是幾與先漢埒其將相大臣有吏治而勲閥別著者見本傳獨條州郡其吏治行表著者于篇　武德初世亂人多暴無賴廉州刺史顏遊秦恤撫教訓敬讓大行郡人為之語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

時草高祖下璽書勞勉而萬年有常使君仁壽初爲刑
法書佐斷獄平恕所論囚皆曰常君所斷死無恨至市
猶西向爲仁壽禮佛乃就刑時西南夷初附朝廷遣使
安撫類貪賂爲夷所患苦夷有叛者帝聞仁壽名命簡
較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巂歲一至其地慰輯之仁壽將
兵五百人至南洱河周歷數千里承制置八州十七縣
各以其豪爲刺史縣令因用順治法令清肅蠻夷說服
將還酋長請留仁壽欲設城池爲阻固以湟池未備爲
解則相與築城立廨舍居之旬日而就已酉還酋長泣
曰我輩籍公鎮撫公奈何棄我去乎仁壽曰吾奉詔撫

循不敢留然歲行復至矣父老皆悲涕相送遣子弟適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南寧獠撫許之旣得命悉心撫勞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璽書勞焉歲餘卒貞觀初陳鄱陽王子君賓以襄國自歸擢刺鄧州加意勞徠不朞歲民咸復業二年夏諸州霜潦鄧有年滿廩民就食其境君賓命所部拯贍還之日行有褁糧遺布帛贈遺太宗聞大喜下詔書勞之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免百姓養戶是歲調庸當是時武陽令張允濟以德化訓下以明察燭姦道不拾遺巴州守李桐客以清平流譽民稱慈父綿州刺史李素立以刑法諫高祖命

稱清要官得侍御史者也其爲吏清約愛利遷蒲州比行宿舂什器令州司收領遺後至者毋勤民獨齊家所攜書籍以行卒天子爲廢朝賜謚焉

薛大鼎重臣者蒲州汾陽人高祖兵興謁龍門說帝絶龍門軍永豐倉就食者也爲浩州刺史貞觀中累鴻臚卿從刺滄州州有無棣河久湮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百姓歌之曰新溝得通舟檝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漳衡三河分洩夏潦水不爲害是時鄭德本刺瀛州賈敦頤刺冀州皆有治名河北稱鐺脚刺史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入朝常盡室行獨弊車一乘羸馬繩羈人不知其爲刺史也久之徙瀛州州瀕滹沱滱二水歲湓溢壞室廬浸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爲暴百姓利之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屬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高故不徙示寵焉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名田頃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環向洛

陽令楊德幹務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諭止之曰政
在養人刑殺過多郎廉能何貴焉德幹爲衰減俗洛人
爲敦願立碑大市旁及敦實召入復立碑其側號棠棣
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蹟求淳勍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
實莞然曰聞醫能治病
未聞治老年九十餘卒○常景駿雍州萬年人曾祖機
貞觀中爲左千牛胄曹晃使往西突厥裂裳録所經諸
國風俗物產名西征記還奏之太宗大悅擢朝散大夫
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機立學勸生徒受學
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古賢達爲之贊屬之會契
苾何力討高麗至檀州灤河溢師不能進機供億不乏
絕何力全師還言之上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使
上元中天后使道士朱欽遂馳傳至東都橫機密奏曰

道士稱中宫馳使倚形勢爲暴恐虧聖德高宗遣使慰諭機而欽配流天后不悅免官景駿舉明經神龍中爲肥鄉令縣北瀕漳水歳泛溢舊防迫漕渠岸峭高築隨壞決人苦之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高夷可築坊徙築之水至堤趾輒去其北塡淤美爲腴田舊作長橋費苦水漂則造舟爲梁濟焉功少費約後遂爲永法屬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民免流散　開元中爲貴鄉令有母子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欲孝養無繇爾幸有親柰何忍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讀因感悟自改遂爲孝子時景駿與清漳令馮

元淑臨洛令楊茂謙三人以治行著名後景駿爲趙州道肥鄉民爭奏酒食迎犒中有童兒從景駿見其幼問年幾何矣兒以質對景駿曰吾去邑時兒尚猶未生非有舊恩何自來對曰父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坊皆明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聞來甚幸獲親見故來耳留終日乃去遷房州刺史州窮儉有蠻夷風無學較好祀淫鬼景駿爲興學拔諸生貢舉之通險道作傳舍罷無名祠俗爲丕變景駿所居治民務求以便安之故敢行轉奉天尹未行卒。○馮元常相州安陽人高宗時爲劒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土賴焉永淳中爲尚書左丞嘗密奏中宮權重宜稍抑武后深惡之改滑州刺史州多盜元常諭以恩信許自首賊捨器杖面

縛者百十人，轉廣州。安南首剽陷州縣，元常濟南海，先馳檄諭威信，從黨相率降。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獄死。元常閨門雍肅，雖小功之喪，未嘗寢私室，隆禮如此。從父弟元淑，則天時為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稱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入官。所乘馬，日既午不復芻秣，身及奴僕日一食而已，俸祿皆供公用，給貧士。中宗降璽書勞勉，令史官編錄。○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善政。轉郢州，屬歲旱，仁會自曝烈日中以祈，雨大至，歲則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田中禱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宿盜，依山阻行剽，仁會晝捕發之，外戶不閉，盜賊絕跡。所得祿餘，輒歸官。官至太常卿、右衛將軍。○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以上書補下邽主簿。姚嶲道蠻反，懷古以監察御史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附者日千計，乃俘其魁首，處其居人而還。恒州鹿泉寺僧以告密誣反，命往按。

懷古得其狂爲犯顏申析得不誅副鬬知微使突厥突厥默啜脅知微立爲南可汗又欲官懷古不拜將殺之囚軍中得亡歸拜祠部員外郎始安賊數萬剽州縣浚之詔懷古爲桂州督未踰嶺遣以書諭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侵若而反懷古郎輕騎赴之或曰獠夷無親備之善柰何易之懷古曰忠信可通神明矧人耶身至壁撫諭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幷州大都督長史所至清介審愼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幷人詣闕留復還幷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時新長史得代亦野次撫問者懷古不欲厚愧之使人驅迎者去而

來者愈衆其得人必如此○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擢進士累右臺監察御史繩舉嚴允開元初以尚書右丞刺汴州汴當舟車孔道事浩繁前刺史屢不稱若水政尚清淨務於宜人增修孔子廟與州縣學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鵁鶄鸂鶒于南方若水言農蠶方急宜重愛日力而以此時捕奇禽惟羽爲園籞之玩非陛下憂勞遠人之意且自江嶺達于京師水備舟艫陸疲擔負又齎所食魚蟲稻粱飼之道路藉藉不且以賤人貴鳥望陛下耶陛下盛德日新方將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恒畜使游于園囿而何貴於此帝

手詔褒答賜帛四十段遷戸侍郎兼右丞卒○韓思復京兆長安人睟而孤比十歲母爲語父亡狀輒感咽幾絶祖衛率倫特愛焉家初富後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也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詰之思復對曰人窮則濫濫則盜盜亂之招也不如因而活之無趣令爲盜州不能詘轉汴州司戸仁恕不行鞭罰以母喪去官鬻薪自給刺滁州州有銅賦人鑨鑿爲苦思復市之他郡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爲刻頌徙襄州入拜給事中中宗作景龍觀思復復諫不省開元初爲諫大夫姚崇

命分道捕蝗思復言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務任
至公之人持一誠以答譴咎崇惡之出刺德州治化大
行思復性恬澹不喜爲繩察累遷吏侍郎復出爲襄州
治行名天下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
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爲立石峴山頌德焉
○李錫字元勲隴西成紀人寬平畧細務不言人短仕爲
比海壽光尉遷昭應令奉詔總五郡徒旅支度支錢三
萬緡修建初啓運二陵處治有方不鞭一人而就餘錢
八千緡歸有司天寶中拜虞城令虞城俗魯不急則狠
戾緩則烏散錫至糲食單車先之以敬讓酧酌和平時

而措之敭直節褒廉清三月而化行嘗行春見野有枯骸潛然出涕捐俸金殣之有喪不舉者虢城中責親鄰瘞焉四封歸德邑有二耿怙族黨衆橫猾爲暴者百家錫寬柔撫訓革爲純人易其里曰中正里北境黎丘有祟能見靈響或醉其父而刃其子錫至祟不復作官舍有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之莞然曰旣苦而清是吾志也汲不改變爲甘泉蒞四載而頌聲大興去之日民樹碑紀德乾元中黃州刺史左振當亂離時撫勞勤備黃人歌之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黃有女巫以妖妄得上寵振捕而僇之又歌

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發之

及去官。元結作去思表。表焉。○蔣沇、萊州膠水人、性介獨好學以孝廉授治陽尉、乾元中授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當軍旅後瘡痍未平、沇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副元帥子儀兵行過其縣誡軍吏供億當疏素、謹無撓廉吏、遷長安令、時蘭陵蕭定、歷袁信湖宋睦潤六州刺史所莅有聲績、大曆中、條天下牧守課最、唯定與常刺史蕭復濠刺史張鎰爲上第、其勤農桑、均賦稅、逋亡復業、戶口增多、定又冠焉、朱泚反、帝幸奉天、沇奔赴爲泚得、授爲官、絕食稱病亡與定潛竄里閭間、京師平、沇擢右散騎常侍、定太子少師建中初、詔諸道使黜陟官吏、寶闕薛珏、歷刺楚硤陳州、淮南李承、以珏楚州去煩政簡聞、山南趙贊以珏硤州廉清聞、淮南盧翰以珏陳州肅敏聞、加中散大夫、賜紫入爲司農卿、時詔擧可任刺史縣令者百人、下中書詢考、宰相將以策較之、珏曰、求良吏、宜問人疾苦、知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擧、不可兼責文學、拜京兆尹、剛嚴明察、練法理、勤身率下、坐善竇參、貶太子賓客、鎭嶺南、卒、○李惠澄、營州柳城人、起平盧從軍、史

思明反、陷賊亡得免、李希烈反、復陷賊、屬以兵二千屯隋州、惠澄以州自歸、即授州刺史、州數被亂、四野如薙、人無處業、惠澄無術學、獨視人所謂利者因行之、所謂害者因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增、人歌舞之、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卒、贈洪州都督、○羅珦越州會稽人、寶應初以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大祝、曹王皐領江西荊襄節度署幕府、累遷副使、皐卒、軍亂、劫府庫、珦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曰、按所劫庫物、于此、宥勿問、一日皆滿、乃貰餘黨、而安、召爲奉天令、中官出入屬於道、吏緣以犯禁、珦搒笞之、即死不置、姦以屛息、爲廬州刺史、民俗病者、不信醫、信巫、珦下令、禱淫祠者且禁、巫、徵醫工治之、俗以丕變、修學宮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之祥、淮南節度使杜佑上其治狀、賜金紫、再遷京兆尹、請減平糴半以當賦、人賴其利卒、謚曰夷、子讓、父喪、柴毀、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者十餘年、淮南帥李鄘請其廬、請爲幕府、有仁惠、累福建觀察使、○徐申京兆人、嗣曹王皐、表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

之廢者募人給牛犂墾發以所收之半畀之田故肥美叉久不治歲入几三萬斛諸工計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創驛堠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懷之觀察使以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戶倍者半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徙遷邕管經畧使黃洞蠻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亂申覺而蘩之諸詿誤不問遠俗以攻刼相矜申禁切無敢犯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夷感之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袁滋字德深

陳郡汝南人弱歲依外兄道州刺史元結以居每讀書玄解旨興結甚重之以處士薦累工部員外郎韋皋始通西南夷輒朝廷選郎吏可撫諭者皆以西南遐遠憚之滋奮請往德宗嘉之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節入南詔還擢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出領鎮國軍使寬易清簡招來流亡百姓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有犯多繇舍遠近懷安徵入金吾衛大將軍耆耋鰥寡遮道不得行揚於陵代任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也百姓乃羅拜而訣憲宗監國與杜黃裳俱相會劉闢擅命滋持節安撫道中拜使相節度劍南西川賊方熾滋憚避不進貶吉州刺史有治效遷義成軍節度百姓立生祠祀之改彰義軍節度與吳元濟對壘者數年坐無功謫刺撫州遷觀察湖南卒贈太子少保滋寬易長厚與處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曾不得見喜慍○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高祖琨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能匡諫事高宗東宮爲中舍封武陽縣侯丹蚤孤從外祖顏眞卿學擢明經選授安遠令以讓其庶兄入紫

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累殿中侍御史以司封郎
中兼御史中丞出弔新羅故事使外國許賣州縣十官
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吾天子吏使外國不足于賫資
宜上請安有賣官受錢者具以聞命有司給之因著令
還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較民貧自鬻者
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隷城州城城周十有三里置屯
田二十四所教藝茶麥治化大行元和初以諫議大夫
召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以為世平人慢當濟之以
威乃肅今方鎮擅土者衆闢又據全蜀釋不誅則藩服
可臂指而使者唯兩京何以令天下帝褒美之會闢圍

梓州命丹代李康為東川帥丹至漢表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請以東川讓俾軍士一心力平賊從之以晉慈隰觀察使又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開府為國費請屬之河東又從之徙江南西道丹至鎮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計口受俸委其餘於官輕徭賦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吏之始民不知陶草茨竹椽以居久則燥而焚丹召陶工官為陶購材木於場聚之民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度其費為估入估半予之而徐受其直逃未復者官為營之貧不能者畀其財民有居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旱饑募人厚與直給其食以就功來營

南北爲兩衢環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廐棲馬馬息不死民以有衢州苦江爲敗築長堤扞江亘十有二里爲竇以疏漲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時蓄洩灌田萬二千頃居三年八州無遺便民懷生焉有吏主倉者十年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得文記知權吏所奪也召諸吏謂曰若恃權取於倉倉亡失多罪在若非獨倉吏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不者坐皆頓首謝及期所亡粟畢償有卒遣令罪當死亡詣闕上書告丹罪詔解官待質會丹卒御史驗卒所告皆不實而治狀愈明後宣宗重吏治問相臣元和時治民吏誰最賢者相墀對曰臣守江

西將知常冊功德被八州沒四十年民誦思不忘最賢也問有子乎對曰有子宙今爲河南司録叅軍帝大喜詔江西觀察使其上冊功狀勒碑祠祀之而召宙爲侍御史累太原節度副使時回鶻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帥欲得信重吏行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絶武州塞畧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鐫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禀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於是三部諸蕃皆信悅召拜吏郎中出刺永州州俗不知法多抵冒又地瘠苦爲生難宙爲書貝制律條科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歲饑輒孚死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

之罷冗役九百四十四負縣舊置吏督賦畝俾民自輸十家爲保相勸督常先期而足湘源生零陵香歲上供人困畝爲奏罷之民貧無牛以耕畝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探名得者先市牛公之牛以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生徒教之州災歉斥在官凡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市糧餉振貸俗有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人力不足則不娶畝爲條約繩之使如禮俗遂敗化邑少年常以七月擊鼓迎神入民家家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巳酒牢相徵逐爲解素喧呼鬬鬩畝峻禁切之還爲大理少卿拜江

西觀察使江西民感公先功德聞宙來讙迎如父母行遠出復還宙亦以父故所莅遇之如桑梓不嘗務簡易便安之也民大懷服遷節度嶺南詔陷交趾撫兵積粟備之進使相卒弟岫字伯起有父兄風至福建觀察使○何易于史不詳何所人武宗時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從賓屬泛舟游行觀索部民挽繂易于自腰笏引舟不令刺史知刺史聞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方急耕蠶時不可失也惟令無事足任勞耳朴發愧疾驅去鹽鐵官榷茶利詔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已瘠不可活忍更

以榷課毒之乎閣不行吏曰詔也何敢閣對曰無恐格詔罪令自當之吾不愛一身移暴於民觀察使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喪業破不能塟者輒出俸救吏爲營辦民以事詣縣有垂白傴杖來者必召命坐與食飲問政得失聽獄訟必丁寧曉譬枉直薄懲而遣之不以屬吏獄三年無囚課賦後貧下戶不忍迫或以俸代輸饋給過客簿傳應付外一無所進故政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行邑見易于廩侍者僅三人深咨美焉。上循吏

張鎮周舒人也武德初爲舒刺史鎮周以本其所生里

也就故宅多市酒殽召親戚與酣宴散髮箕踞如爲布衣時旣十日則分贈金帛泣與別曰今日張鎭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視事則州都督官有法體不復得游從矣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内肅然○薛元賞亡里系所出尹京兆市惡少怙縱以黛墨鑱其膚白夸詭力爲剽敓坊閭苦之元賞至三日收杖死者三十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推時利病罷行之京兆政清嘗詣相第相李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讙元賞使尉覘之云神策卒也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鎭四夷乎命左

右擒卒出勦之卒　隷以告閫士良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至矣立歸杖殺之素服詣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天子大臣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來惟中尉之所死生之士良不能難置視者久之已呼酒與歡飲而罷繇是軍卒懾戢百姓賴焉宣宗立拜昭義節度卒　上能吏

論曰予讀漢書循吏傳記黃霸朱邑韓延壽之民治如身至目見也諸條教風旨凌雜鷄豚而深心惻隱千載如燭矣郎諸能吏霆激風震無慮皆洞悉其機牙何盡

美也。乃唐循吏傳寥闊甚。憾焉。豈古漢重牧守。人得展布其四體。而竭才可書。唐重監司。中季爲藩鎮。刺史令不得行其志然耶。抑文下衰。雖有良政莫或紀。郎紀之闇闒耶。夫以太史公之敘事。稱神矣。而循吏傳獨畧。則惠文景之世。樸文不足徵焉。故也。嗚呼。唐吏傳其滋闕。宜矣

方高祖擧義時。滑胙城劉政會上變。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反。雍池陽劉弘基。及長孫順德。伏帳中執誅之。以起兵。雍鄠人殷嶠。以府椽弁文水武士彠。以行軍司鎧與密計。皆稱佐命。而高祖壻臨汾柴紹。自關中應召至

與行謀。已嶠從太子建成攻西河。功最。紹先走霍邑。察宋老生形勢。度必克。已戰疾力。克之。下臨汾絳。先登。師至河。弘基以千人先濟河下馮翊。爲渭北道軍大使。殷嶠副之。畧扶風。渡渭屯長安。及隋衛文昇戰。冠軍。而順德擊隋將屈突通潼關。戰疾力。得通。政會招慰關中盜得以來。唐初建。弘基拜都督。封河間郡公。嶠陳郡公。順德薛國公。紹左翊衛將軍。政會衛尉卿。其後弘基從秦王擊薛舉。王有疾。從劉文靜戰淺水原。敗績。爲舉所執。仁杲平。得歸。守太原。陷宋金剛。跳自歸。從秦王擊金剛。介休。從淮安王出備胡。老矣。從擊高句驪。累任國公。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遺令給諸子田人五頃曰賢無藉多財即不賢此足免凍餓矣餘悉以散施順德怙后族貪不法天子賜之絹愧其心者也尋坐罪除名歲餘天子登凌烟閣見順德畫像惻然閔之遣覘焉見順德頹然臥家醉也召拜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始折節爲廉却餽餉前刺史名境内腴田數十頃劾追奪給貧民乃無何而黷太宗惜之曰嗟夫夫順德無慨忼之節多兒女之情至此也惜夫卒贈荊州督政會無宅長卒贈民部尚書獨鄭公嶠贈行臺僕射謚曰節而弘基順德政會皆謚襄以皆有勞定國云柴紹從秦王征四方累功力

封霍國公自將擊吐突渾虜憑高下射矢如雨紹遣伎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自如虜人莫測也駐弓矢聚觀則密使精騎繞虜後乘之紹自奮前擊虜虜大潰破梁師都平夏州累鎮軍大將軍啟譙國公疾太宗自臨問薨贈荆州督亦謚襄士䕶初參起義後累功至工尚書封應國公女為高宗后簒唐為周者也武后時佞臣許敬宗為史官傳士䕶多諛誣削不書在太宗時英衛功最著諛具帝紀而衛公常闔門稱疾避權寵又時出佐上所闕於忠智兼之他諸將武力著有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段志玄之倫　敬德朔州善陽人為劉武周將秦

王得之懷以恩巳武周宅降將叛去諸將疑敬德且去執以白請誅秦王遽釋之引入臥內賜金寶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行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情敬德感泣厥明獵榆原世充將單雄信馳襲王引槊前直趨王王未備豫也殆甚敬德躍馬大呼至刺雄信墮翼王出旋復縱破之王拊其背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金一篋自是以統軍從每戰常以死衛王竇建德軍扳渚世克兄子琬擐鎧甲乘隋煬帝故所乘馬出前致師王問誰與出者曰鄭所封代王者悍將也王曰悍則不知彼其馬良馬也敬德從三騎前徑薄之擒琬以

馬歸。賊辟易無敢格者。劉黑闥襲世勣臨洺軍大至圍
合。敬德率壯士犯圍入。江夏王道宗從之。破圍出。其勇
鷙如此。隱太子圖秦王。憚敬德健鬬。令巢剌王嘗之。巢
剌王以善矟聞。請角矟。曰。去刃無相傷。敬德曰。王加刃。
敬德謹相避無傷也。敬德矟却刃。元吉執矟躍馬。志剌
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矟。隱太子乃好媾之。遺書曰。願迂
長者眷。爲布衣交。致金器一車。辭曰。敬德起微賤。陷身
逆節。荷秦王更生之恩。不敢圖其死。於殿下未嘗效尺
寸。其何敢當賜。苟懷二心而徇利。亦殿下之所棄也。竟
却之。以告秦王。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抵斗。豈能移

哉。然自是危矣。太子譖果成。高祖欲殺之。賴王力擁護而免。已贊王決計。成玄武門之誅。時宮府兵戰未解。高祖泛舟玄武池。王命敬德奔入衛。敬德請帝詔諸軍盡聽秦王節度而定。王為皇太子。授左衛率。騎坐隱巢沒入者百家。敬德以摧人心非全安之道。事得寢。太宗即位。封吳國公。敬德奉上篤。與下恩。然未嘗特將。性悻直。頗以功自負。每以已意論大臣短長。面媢之。大臣多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怒罵坐。任城王道宗前解之。愈益怒。毆王傷。帝不懌罷酒。明日召讓之曰。朕嘗怪漢祖功臣少全安。過之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僇。非高祖咎也。

賞罰國大典横恩不可數得勉自救毋爲後悔於是乃自戕後改鄂國公歴鄜夏二州都督而老圖形凌煙閣久之有上變告敬德反者帝召訊敬德對曰臣從陛下征四方經百戰今存者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瘢痍以觀體無完膚帝流涕撫之帝嘗欲妻以女敬德謝曰臣妻陋然相與共賤貧久矣臣不學聞古人貴不易妻竊所願也帝大賢之討高麗爲帝言陛下在遼太子在定州兩都虛猝有楊玄感之變何以待之東夷小國不足勤萬乘願委良將以時摧滅可也帝不納致仕謝賓客學延年術杜門者十六

載。永徽中。乃卒。贈司徒并州督。謚忠武。塟陪陵。叔寶歷
城人。知節。濟東阿人也。皆勇悍有志節。叔寶從隋將張
頭陀爲士伍。知節聚徒保鄉里。並事李密。密敗。爲王世
克所得。以爲將。厚遇之。而二人薄世充詐。不附也。及唐
戰九曲。二人若從十餘騎。跳身走。至百步外。望世充下
馬遙拜曰。荷公殊眷。公猜忌信讒。非可以託身。請從此
辭。並馳赴唐軍。事秦王。叔寶爲右統軍。知節左統軍。破
宋金剛。攻王世充。擒竇建德。功並最。隱巢譖行。出知節
補外。知節曰。王肘腋剪矣。身無危乎。知節以死奉王。願
速決。與叔寶從平難。王爲太子。並拜左右衞率。王即位。

並左右武衛大將軍叔寶襲國公知節盧國公貞觀中叔寶先卒知節麟德中乃卒俱都督塟陪陵志玄齊臨淄人父僵師爲太原司法書佐事高祖志玄因得從秦王游及起兵志玄召募卒以從平霍邑下絳攻永豊倉皆冠軍從劉文靖拒屈突通戰潼關軍潰志玄率二十騎還鬬傷不退三出入敵陣致師衆觀奮破之再戰再勝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從擊王世充入陷陳馬蹶見執賊以其勇也捽兩徤卒騎而夾持之渡洛水半志玄奮而踴二騎將墮水中得其馬馳徑歸賊不敢逼平東都功多隱巢誘以金帛拒不受貞觀初拜左驍騎太將軍

封樊國公文德皇后葬與將軍士及陳肅章門護喪帝
夜遣中人持手詔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延使者志玄
閉不納曰軍門也法不夜開使者曰此有敕志玄曰夜
不辯眞偽曉乃得入太宗聞理漢文歎亞夫語太息曰
眞將軍也疾帝臨問曰與卿〻五品官志玄頓首泣曰
請迴授母弟從之卒贈楊州督塟陪陵謚忠壯程名振
洺州平恩人事竇建德爲普樂令棄自歸授永年令令
率兵徇河北夜襲鄴俘男女千餘人以歸閱婦人乳有
汁者九十餘放遣之曰令子得乳也鄴人感之從隱太
子擊劉黑闥母潘爲黑闥所殺請手刃黑闥以其首祭

毋拜營州督府長史封東郡公刺洛州帝征遼東聞名振善用兵召見問方畧名振失不拜帝詰責怒用觀其倘仰名振謝曰遠臣未嘗奉聖問方思所對遂忘拜舉止自若條所對明辨帝太息曰奇士也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名將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子務挺以左驍衛大將軍巿理裴炎見殺見帝紀契苾何力者鐵勒莫賀可汗之孫也貞觀中天子待降附夷最恩何力率衆請沙州內附授左領軍將軍薛萬均討吐谷渾敗何力冐圍奮擊虜披靡拔萬均以歸吐谷渾大酋在突淪州又選驍騎馳破其牙帳多鹵獲詔使迎勞萬均頗拼何力自爲功何力不勝恚欲手刃之事聞帝召詰何力具陳狀帝怒解萬均官授何力何力曰以臣故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蕃將輕漢將且以誣訾長囂競也帝容重其言令北門

宿衛。尚臨洮縣主。娇何力年九歲失父母。聞母弟在凉州。詔許省覲。至爲部人所執。降薛延陀。延陀欲降之。何力箕踞坐。引佩刀東向呼曰。我大唐烈士。豈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鑒吾志。割左耳。誓不屈。方何力被執時。廷臣皆曰何力入延陀如魚得水。不返矣。帝曰。是人心如鐵石。不吾叛也。第觀之會使者從延陀來言狀。帝泣下。詔許延陀尚主。求何力。乃得還。帝逐兎鹿後苑。樂何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主。奈何乎自輕。脫巾帶固諫。帝爲罷獵。征高麗爲前軍總管。攻白巖城。陷陳槊中其腰。奉御薛萬備單騎馳往救拔之。還何力氣益憤。裹創戰。竟破之。城降。得刺何力者。帝命其甘心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刺臣。義士也。捨不殺。進大將軍。封凉國公。卒謚曰毅。而是時起將帥。有文武材能。忠諫拂主者。稱李大亮

大亮隴西狄道人。居京兆涇陽。武德初。授土門令。時歲饑多盜。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資業之。勸農墾田。歲以大熟。盜入境。大亮度衆寡不敵。單馬詣賊壘。召

其豪勸諭之盜感服請降又殺所乘馬食馬縣境以寧以金州總管府司馬擊王世克下襄鄧十餘城以安州刺史擊輔公祏禽將公祏圖猷州敗其師圍解以越州督擊羣盜張善安於洪州與隔水語開譬令自還善安曰僕初無反心爲部衆所逼耳今欲降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信有降心即與我一家豈有間哉遂單騎走其壘披心腹示信善安感動明日詣大亮營止不去衆遂解散遷越州督改涼州皆以惠政聞州有佳鷹帝遣使至涼州見之諷令獻大亮密表言陛下絕畋遊久禁貢獻而使者求鷹出陛下意乎則於昔殊旨如擅求非使

指而有求非義也帝悅手詔褒美以金胡餅及荀悅漢紀賜焉時突厥北荒諸部及十姓種落多散處伊吾北天子欲招來示無外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招慰之於磧口貯糧賑焉大亮疏諫曰中國天下本根四夷枝葉也河西州郡蕭條加因隋亂彌復減耗不堪供億而振撫突厥是疲中國而事四夷也不如罷之其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外保塞使帝優詔報納克劍南巡省使以激揚稱從李靖討吐谷渾虜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公拜右衛將軍伐遼副房玄齡居守靜重識大體玄齡稱其有周勃王陵之節會寢疾帝親和

榮驛致賜焉遺表請罷征遼之師專關中為意帝聞震悼贈兵尚書秦州督謚曰懿大亮平居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奪對天子廷爭是非無所撓每宿直必假寐達旦嘗閒居對妻子無情容事兄嫂有恩禮位通顯而居隘陋自若破輔公祏時賜奴婢百口問知為衣冠族流落可哀也畢縱遣帝聞咨美更賜悉以遺親族卒之日家餘米纔五斛布三十疋而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長養喪之如考妣者十五人初大亮為李密所獲群輩百十人盡死密將張弼異其狀貌免之既貴弼匿不見求之不得一日遇諸塗識之持之泣則弼為將作丞矣盡家

貲遺焉。不受。言於帝曰。臣得事陛下者。弼也。乞盡以臣官爵授之。弼擢中郎將。督代州。天下皆賢大亮之不背本。而多弼之不自伐云。　自太宗征高句驪。勤遠畧。永徽遂其功。欲臣畜四裔。夸海内外。獨王忠嗣重用兵。裴聞喜用之不勤。餘帥競徼功稱上旨。而尾大乃在邊。唐人所為賦邊愁閨怨。從軍行者也。已竟成祿山。其大者具戎狄志。其帝紀他戰力功。絀不錄。獨邊將謹法竭忠力。守疆土者。乃頗著焉。王方翼、并州祁人也。幼失父。哀毁如成人。時號孝童。方翼母同安長公主也。惡其生母李。斥逐之。方翼尚幼。雜庸保執作。愛日力墾田植樹。燦松丸墨以貿。為富家。主卒得歸。嘗夜行。見人長丈餘。引弓射仆之。就視。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為皇后。調安定令。其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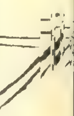
趙持蒲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昔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遺骼仁也絕友義掩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也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塹方翼發卒建樓堞引多樂水環城爲阻固烽堠精明敵避遠之河西蝗不入州境它郡民流莩至出私錢作水磑令守直爲食構舍數十百楹居之所全活甚衆裴行儉討遮匐表爲簡較安西都護副使方翼築碎葉城以居城三門多遣卒還復出入西域胡縱觀以爲唐軍衆莫測也悉獻珍貨親附邊求淳初三姓咽麪兵十萬至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召致之軍中宴賜之以次出於壁外禽縛會天大風雨金鼓譟聲無聞畢就誅即遣騎分道襲擊之咽麪等戒遂慴服初方翼次葛水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患無舟而冰一夕合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附封太原郡公虜入寇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技盡虎文鞬聯鮮合以抗虜虜馬驟見之駭而奔遂敗之武后時以王后屬流崖州卒○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業耕雄武有志畧欲改塟其父祖妻柳止之曰夫有高世之材者未有不須時而發者也今天子自征遼

猛將此君自見時矣功成欲楚未晚也仁貴乃往中
軍張士貴攻安市高麗將延壽帥二十萬衆以拒師
貴欲自見乃著白袍持戟鞬兩弓大呼陷陣入所向
靡帝望見異之遣中使馳軍中問被白袍者將爲誰召
列較薛仁貴也召見賜金帛慰勞授游擊將軍雲泉府
果毅師還帝拳其背拊之曰朕諸舊將老矣不復堪任
使乃得卿朕茲行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遷右領軍中
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夜發暴突玄武門宿衛皆散
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急而懼死自逃者登門桄叫呼警
宮内帝遽出乘高俄水入寢殿者丈餘帝召勞之曰忠
乎忠出御馬賜之討西突厥仁貴言泥熟不事賀魯爲
所破家爲所虜係今王師破賀魯得泥熟家口宜還之
使四夷知賀魯爲暴而陛下爲德也帝曰善如仁貴言
泥熟感泣請效死副程名振略遼東破高麗貴端城從
梁建方戰橫山先入戰石城有善射者命中殺官軍十
餘仁貴單騎入突擊之虜弓矢皆廢禽之歸破契丹黑
山虜其王拜左武衛將軍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營總
管將行宴内殿試之射穿七札時九姓擁衆十餘萬馳
驍卒三人來致師仁貴發三矢射三人殺之虜驚潰擒
僞葉護而還軍中爲之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

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脅息不患邊乾封初擊高麗拔二
城帝手勑勞慰之攻扶餘城與李勣會平壤所將卒殊
少卒以勝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簡較安東都
護撫孤老拔萃力褒忠孝節義高麗服焉吐蕃入寇詔
以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三將軍擊之副將郭待封嘗
守鄯善城耻為仁貴下違節度援後斯不至師覆于烏
海坐除名尋徙象州西羌叛帝召見勞之曰往九成宮
水嚮無卿朕為魚矣卿北伐九姓東擊高麗並卿功獨
烏海城不自擊賊致失利朕何能忘卿拜右領軍衛將
軍簡較代都督擊突厥雲州突厥問唐將誰也曰薛仁
貴突厥笑曰薛將軍流象州死久矣安得來仁貴脫兜
鍪示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拜欲遁遂進擊大破之俘
斬甚衆還道卒年七十贈左驍衛
將軍官造靈轝并家口給傳還○郭震字元振魏州貴
鄉人以字行長七尺美鬚髯十六遊太學為大學生家
送資錢四十萬有縗服生叩門言五世未葬也願假以
治喪元振立舉與之一不問姓名同舍生薛稷等駭歎

服焉。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略小節。嘗盜鑄及掠賣所部口。遺賓客。武后召詰語。明辨。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嘉歎。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為分地。元振使還。爭不可。語具吐蕃事中。久之。拜涼州都督。州境廣輪四百里。突厥吐蕃來。輒傅城下。而軍。元振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控束之。虜不得閒。已拓境千五百里。州無虜憂。又開屯田。歲數登。至縑易數十斛。倉庾支十年。居五歲。夷夏畏慕。道不拾遺。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烏質勒始款塞。求和親。元振就其牙帳與

討事會大雨雪元振故久立不[illegible]烏質勒老矣力不任拜起罷會歸即死子娑葛怨元振以爲父所繇死也謀勒兵將攻之或勸元振夜遯去元振臥不起明日入虜帳弔遂哭甚哀留數日厚賻贈助喪娑葛乃大感會請追闕啜入宿衛徙其部瓜沙以巳難而相宗楚客受闕啜金饋誣元振罪召將誅之元振乞留定西土不敢歸睿宗立楚客誅死復召歸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還得相玄宗誅太平睿宗御承天門諸相走外舍伏匿獨元振扈不去宿中書十四夕乃出休封代國公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元振遽奏禮闋帝怒稍流新州



起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而卒元振少雄邁及貴富居
處乃儉約手不釋書史入莫見其喜慍朝退入侍親欣
欣如也退就室儼如唐世仕至宰相親存者惟元振云
○裴行儉字守約 絳州聞喜人幼以蔭補弘文生舉明經
調左屯衛倉曹參軍累官吏侍郎典選有能名儀鳳中
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與吐蕃連和
逼安西朝議欲討之行儉故嘗爲安西都護知虜情議
以爲日吐蕃之叛敬玄審師安可復爲西方生事今波
斯王死其長子質京師宜遣使者持節送還國立之道
出六虜因權以制事當不勞而定詔行儉克

延磧。至西州。諸蕃來郊迎。行儉召其豪千餘人從。揚言大熱。未可行。宜駐軍。須秋涼乃發。都支覘知之。以爲固送波斯王還國也。怠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謂之曰。曩吾都護此州時。縱獵樂甚。念之未嘗忘。今客此。諸君能從我獵乎。諸酋喜。願從者萬人。於是勒部伍以畋。畋數日。忽倍道西進。去都支帳十餘里。遣所親問都支王安否。暇且會獵。示若非討襲者。已使人趣召之。始都支與遮匐蕃計。及秋拒使者。聞軍卒至。㥬不知所爲。帥子弟詣謁。禽之。是日傳契箭。悉集其酋長。具得之。立簡精騎襲遮匐。遮匐懼。亦降。於是囚都支遮匐王以歸。遣波

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守焉調露元年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復反立泥熟匐爲可汗詔行儉以禮尚書充定襄道大總管率大軍討之先是虜遮擊中國餽運而獲因以勝行儉以運車二百乘車載壯士五人持陌刀勁弩其中羸兵挽之行伏精兵躡之虜果以爲糧也喜復掠之羸兵棄車走賊驅就善水草解鞍馬欲取糧車中車中壯士突出擊虜驚走爲伏兵所掩殺殆盡自是運車行者莫敢近擊阿史薄可汗府壯而營掘塹四周暮矣行儉忽傳令移營諸將言士倦思休不可動不聽趣徙之是夜風雨暴至起視前所

占營地水深乃丈餘諸將驚服問故行儉笑曰自今第
從我令不必問所從知也遂進擊捕虜甚衆泥孰匐爲
其下所殺以降師旋阿史那伏念稱可汗復與溫傅合
行儉軍代州之陘口塡馬縱反間離其交於是伏念懼
密送欵請縛溫傅以自効吏士莫知也居數日有驚塵
自北而南驚吏士急請備行儉笑曰此伏念執溫傅來
耳然受降如受敵勒部伍嚴陳待遣單使迎勞之已而
果然突厥平劾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旣入朝時相
裴炎疾其功言伏念爲程務挺張虔勗所脅逐爲磧北
回紇所逼以故降與溫傅俱斬於市而行儉功不錄行

儉嘆曰渾濬之事吾恥之但殺降爲恨恨耳遂稱疾不
出卒贈幽州都督諡曰獻行儉有人倫之鑒所引偏裨類爲世名將寬緯有大度御士恩有瑪瑙盤廣二尺軍吏觸之碎怖叩頭謝笑曰非故也何謝帝賜資產皿金三千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
輒盡子光庭相玄宗○王忠嗣華州鄭人也開元中父與吐蕃戰
海濱而沒子訓年九歲召見伏地哭帝撫之曰爾羽林
孤也賜今名養禁中長雄毅寡言嚴重有武畧天子以
將家子與論兵對縱横籌策出慮表帝大喜曰是必爲
良將爲皇甫惟明所陷貶東陽府果毅河西節使杜希
望表追赴河西從下新城先登授左威衛郎知行軍司
馬吐蕃入寇軍不敵衆恇懼忠嗣先登陷陣虜辟易大

師從崩之功最授金吾衛大將軍同[illegible]朔方節度與虜戰桑乾河三敗之突厥有內難縱反間於回紇等部因伐之取其右廂降葉護還加左衛大將軍明年再破奚突厥塞外晏然虜不敢入邊忠嗣勇敢負氣然爲將乃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當升平世爲將但當撫循士衆守邊不當竭中國力事邊訓練士馬隨闕裁補士氣盛憤無所用諜虜隙稍稍出奇兵擊之向無不克軍每出召部將授器械雖弓矢各識卒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恐耗折爲國費自朔方至雲中連袤數千里據險要築城堡斥地益遠自張仁愿築受降

城而來四十年矣忠嗣繼其功佩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節使印控勁兵重地者萬里近古未有也忠嗣乃固讓朔方河東二鎮許之時帝銳意邊功方有事石堡城詔問功取計忠嗣言石堡固而吐蕃傾國力守之非殺數萬人不克若頓兵其下費士馬數萬即得不償失宜厲士馬以待釁便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因毀惡之於是詔董延光下石堡忠嗣分兵應之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賞格不立兵馬使李光弼諫曰大夫愛惜士死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付數萬之衆而不立重賞則何以賈士勇乎然天子意銳甚延光攻石堡不下必委罪大夫

大夫奈何惜數萬匹帛而以啓讒人之口乎忠嗣曰君言是也然吾思之審矣得一城不足以制敵即失之於國固未害也而空殺無罪數萬人此忠嗣所不爲異日即天子見責不過以一金吾歸宿衛不郎巴黔中上佐耳吾何忍以數萬人之命博一官哉光弼乃謝曰大夫能行古人之所行復何言遂趨出而延光果訴忠嗣沮兵會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以謀亂請忠嗣爲助欲固留其兵忠嗣先期赴之不見祿山而反且上言祿山必亂林甫益惡之誣忠嗣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下三司訊當死哥舒翰方寵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怒

觧。貺漢陽守。卒後竟拔石堡。然死亡略盡。如忠嗣言。實
應問。追贈兵尚書。其後安史之亂。汾陽臨淮爲左功次
者李將軍嗣業。王司空思禮。他諸將具出汾陽王麾下。
而臨淮將忠武者有馬璘郝廷玉之倫。嗣業壯勇絶倫。
從高仙芝征勃律。攻婆勒城。城據山塹水斗絶不可攻。
嗣業獨引旗於絶險處先登。而從步卒持陌刀徑出頭。
拋所積擺木蔽空下。虜驚潰投谿谷。遂拔之而拂林大
食諸胡皆欵塞朝獻。嗣業力也。復兩京功具常紀中。九
節度之師圍相州爲流矢所中數日瘡且愈。卧帳中聞
金鼓聲大叫絶瘡裂血注地而死。贈武威郡王。嗣業京兆高陵

人。思禮有膽烈。有知計。立法嚴整。吏士莫敢犯。雖數敗終以成功。思禮、高麗人

璘自二庭赴鳳翔。從太尉光弼攻洛陽。史思明義自將十萬衆救之。軍壯甚盛。諸將相視未敢動。璘獨率所部横戈出薄賊陳。數四賊披靡。而師乘之。捷。光弼歎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武如馬將軍者。廣德初。吐蕃入寇。帝居陝。璘郎日自河右轉鬬。至鳳翔。時吐蕃軍雲合。鳳翔帥孫志直閉城不納軍。璘背城戰。搗吐蕃破之。俘斬數千人。代宗召見慰勞。權鳳翔隴右節度副使。移鎭涇。建營堡。繕攻守具。政令寛肅。八年前後屢破虜。虜不敢犯。加簡較右僕射進扶

鳳郡王。卒。璘岐州扶風人廷玉事李太尉戰河陽。太尉以城西
壯隅賊最勁。使當之。徑騎衝賊陣擒將者也。累功安邊
郡王。光弼薨。吐蕃迴紇犯奉天。奉詔屯渭橋。閹魚朝恩
聞廷玉善爲陣。請得觀。廷玉於營中列部伍。鳴鼓角出
而陳。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莫得其端倪。朝恩
歎以爲在兵間十餘年。未始見也。廷玉悽然謝曰。此臨
淮王遺法也。臨淮王善御軍。每較旗曰。軍士不如令。立
斬。故軍肅。王薨。無復較旗之事。卒贈工尚書。王翃太原晉陽人自
安史反嶺南谿洞夷獠起爲亂陷城邑容管經略使寄
治藤梧中翃刺容州大言曰吾爲容刺史容吾治所也
安得寄他邑治乎出私財募士行斬賊馳廣州見節度使
求兵節度使李勉曰容陷賊久羣獠強卒難圖也盍安之

翃請曰。大夫未暇出師。但牒諸州宣言名出兵爲援。藉聲威冀萬有一功。勉許之。翃即手書諭義蔡州刺史與盟約同功。前後百餘戰。戰未決。節帥牒止之。翃匿牒不出。起士卒更戰。竟破賊。擒其酋。賊遁。復容州。表聞。兼奏置順州。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遂復鬱林諸州。嶺表以安。後廣州亂。殺帥。翃遣將悉所部赴之。西原益以容內虛可圖也。合吏僚兵來襲。大敗去。帝遣使慰勞。加金紫。吐蕃入寇。副元帥子儀移河中。徵翃爲少尹。充節度留後。有叛將。翃立誅而定。移守東都。開置二十餘屯。吳少誠阻命。翃賦車籍甲。不完繕而具。其備豫如此。卒。贈禮尚書。

巳肅代失馭。姑息之形成。河北三鎮首阻命。淮蔡繼起。吳蜀效尤。方鎮無慮皆桀帥自擅。而李西平以忠智成匡復功。奠宗社於崎危。渾咸寧以其死衛上。謨勳奕然。馬北平奮奇策。擣貝魏。決大計。誅河中。淮蔡之勳。李光顏忠力拒其外。李愬智討擣其中。裴文

忠以元臣塡焉。讓其帝紀中。他諸帥獨屢屢以輯禍亂。守封畛爲勞效。迄唐季無復事戎夷遠畧如異時矣。○

北平王燧。字洵美。汝郟城人也。少讀書。見天寶政亂。廢書太息曰。天下行多事。大丈夫當建功於時。濟四海。安能矻矻事儒生業乎。去學劒。沉勇有籌策。安祿山反。陷東都。使其黨賈循守范陽。燧時尚少。卽躡蹻行。見循說之曰。祿山負恩首亂。雖猖獗。當終夷滅。公柰何束手從逆與同禍乎。今誠以范陽反正。傾其根柢。使進退無據。亟坐禽此。不世之伐也。循然之。不時決而敗。燧亡入西山。匿隱者徐遇所。間行之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寶應中。

澤潞帥抱玉署爲趙城尉。回紇師還國。恃助順功恣睢。所過多抄掠。州縣供億不稱。輒殺人。抱玉患之。遣官屬置頓。皆憚不敢前。燧請行。則詣其酋。重賂之。酋說。則說令禁暴掠。酋遺之旗曰。有犯者君自戮。燧得旗。即取死囚令給役。小違令。輒戮。回紇相顧失色。終出境。拱手奉約束。無敢譁。抱玉大奇之。燧因進說曰。屬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反必矣。懷恩裂河北以授三帥樹之恩。子瑒又慓勇而輕。夫內樹帥而外交回紇。殆必叛者也。叛則河東澤潞先被其患矣。宜深備之。而懷恩果反。署殿中侍御史。爲節度判官。遷鄭州刺史。課畝平稅畋

刺懷歲旱人失耕稼燧務教化去煩苛收暴骸瘞之將吏有父母輒造之施敬秋野穀旅生李抱玉移鎮鳳翔奏署隴州刺史州西有間道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蕃從入爲暴燧按行立石種樹爲阻固下置二門布渠落爲守八日而功畢抱玉入覲薦之帝見之姿貌魁岸長七尺有口偉視之拜御史中丞刺商州兼水陸防禦使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簡較工尚書太原尹河東節度鎮河陽平之汴將李靈曜反據汴州絕運道潛結魏博破永平詔燧及淮西李忠臣合師討之忠臣畏盜強欲焚廬舍西走燧勸其還兵自請爲前鋒破田悅潰之汴州忠

臣戰汴南燧戰汴北靈曜選鋭兵八千號餓狼軍以抗燧燧奮擊破之又敗田悅李正巳所遣來援軍又敗龜將乘勝軍汴州忠臣至及靈曜戰燧引四千人爲奇兵衡擊破之悅靈曜跳身走汴州降燧讓功不入城忠臣入城專其功燧還鎮時太原承前帥師衂後兵弊羸燧選將吏有膂力者下逮厮牧補騎士教之戰造鎧甲必短長三制稱所衣以便進趨制戰車冐以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爲營戰爲陣遇險則制衝突居一年得選兵三萬器械犀利辟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爲代剌史壯方奠焉燧念晉陽爲王業所自起而天下亂宜

設險乃引晉水加汾屬之城瀦爲東隍省守陴萬人又釃汾環城築堤以爲固而太原益壯以軼魏博功加簡較司徒封北平郡王帝還京加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行營副元帥誅李懷光平河中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宸扆台衡銘寵焉上事闕天下大政具帝紀吐蕃尚結贊請盟燧爲招討使請許盟虜刼盟坐奪兵以勳封奉朝請卒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北平王燧罷鎮時帝命嘉之政授右龍武將軍翌日入謝帝曰卿於馬侍中存軍中大體固善然河東密邇胡戎得帥難念無以易卿命復鎮在鎮九年以簡儉守職雖出身戎伍動循法執不以暴戾加人軍民胥悅○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曾孫抱真其從父弟也世居河西善養馬閑騎射爲人沈毅有謀尤[illegible]謹事太尉光弼爲裨將戰河西功[illegible]

山反，上言耻與逆臣同姓，賜國姓。史思明破東都，從光
鄉戰河陽，復懷州，功第一。代宗出居陝，羣盜徧南山五
谷間，東拒虢，西抵岐，莫能制，詔抱玉兼鳳翔帥討之，不
閱旬而定，拜僕射同平章事，兼副元帥。判官抱玉言隴
坻逹扶文緜地二千里，虜所從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
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使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
讓，許之。在鎮十餘年，禁暴安人，為良將。卒年七十四，贈
太保，謚昭武。抱真以兄任，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陷汾
州，跳身歸京師，謁帝。帝召問西事，自起汾陽王子儀為
帥，可無戰而解，語具帝紀中。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軍
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自試，
得澤州。從刺懷，進懷澤潞觀察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
潞爲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加土瘠，賊無以贍
軍，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徭租，給弓矢，習射，歲蒐之，兵遂
雄山東，見軍制。從河東帥馬燧解臨洺邢之圍，復遣客
說王武俊合從破朱滔，進簡較司空、義陽郡王。抱真沉
敏多智計，聞天下豪傑賓客，輒卑辭厚幣，數千
里迎致之，至即無可采，禮謝之不廢。卒，贈太保。○李光
進光顏者，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世雞田州刺史

隷朔方軍姊適舍利葛旃葛旃殺僕固瑒事河東帥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焉學騎射因家太原光進射少遜于葛旃王光顏勇力葛旃自以爲不能及也至德初光進從汾陽王破賊收兩京有功封范陽郡公從討大同横野夷河諸叛寇進武威郡王元和初同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戰木刀溝功多簡較工尚書兗單于大都護賜國姓光顏從河東帥馬燧討懷光從高崇文平劍南功皆最元和初討淮蔡簡較工尚書擢忠武軍節使部獨當一面明年破賊時曲賊晨壓光顏壘而陳軍不得出光顏自毀其柵之左右蹴行首出突擊之而自

將數騎陷中堅出入者數四賊識之矢集射如蝟其子攬馬鞅挽止之光顏舉刃大叱前轉戰於是人爭奮而捷當是時諸鎮兵環蔡疆十餘屯相顧望莫肯前中丞度出視師還為上言諸將獨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賊薄河陽河陽急請救光顏策賊出而小溵橋之壘虛可乘也遣將田穎宋朝隱襲其壘夷之賊失據而遁都統韓弘欲舉諸軍自予見威重以光顏不稟令請取穎及朝隱戮之以狥軍詔中使景忠信執予之忠信至光顏泣以告忠信乃矯詔械繫而走馬入以事聞穎朝隱得貸弘爭不可帝謂弘使曰穎等違都統令死固當但襲

賊有功有可也當是時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而光顏忠力進拔凌雲柵降郾城欲沮之乃飾一豔姬教歌舞六博厚齎貲使遺之光顏大會將校置酒延使者見之使者以姬進一軍屬目酒行光顏徐起謂使者曰光顏去家室久爲公憂無以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室遠來冒白刃光顏何忍以聲色獨自娛乎因流涕嗚咽一坐皆感泣乃即席贈使者謝之曰爲光顏謝相公光顏家天子恩誓身許國不與逆賊戴日月搦心曰死不二矣時列坐旁觀無不泣下矢死者已相度出視師率賓從於方城池口觀乘城光顏度賊必且至伏精騎

五溝而待賊果驟至弩矢及度坐危甚光顏挺身出擊却之巳伏起賊殲於是賊憚懾悉其衆當光顏而唐鄧帥愬得乘虛入蔡本得大首者愬而以全力扼淮蔡制其命則光顏功也加簡較司空討李師道改義成軍節度使再敗賊濮陽吐蕃入寇詔移鎮邠寧師大讙以神策軍給五十千而不識戰陣涇師常額衣資不時得而數驅使轉戰爲望也光顏素得士爲陳說大義甚苦士感泣日爲司空盡死擊吐蕃退之長慶初討鎮冀命鎮鳳翔討王廷湊命節度深州行營軍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連結未可旦夕定辭兼鎮尋疾作乞還鎮而師

果無功敬宗即位拜司徒李㝏叛率陳許之師討誅之
冊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尉謚曰忠光顏兄弟事母孝母
存時光顏先娶婦母委婦以家政母卒光顏廬居三年
不入寢免喪光進乃娶婦光顏使妻奉管鑰籍財物歸
之光進反之曰新婦不逮事姑弟婦逮事姑先姑命主
家不可易也相持泣者久之蓋友愛如此時河陽節度
烏重胤討淮蔡與光顏掎角百戰成元濟之誅代鄭權
鎮橫海請還刺史職事以巳亂李同捷據滄州移鎮兗
制下卒贈太尉重胤起行間為帥赤心奉上與下卒同
其苦待賓佐禮敬飾備士爭歸之歿之日士卒二十餘

人俱封賧以祭有古名將風○渾待中瑊其先鐵勒九
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督父釋之戰吐蕃死難瑊善騎
射常冠軍祿山反從臨淮王定河北從汾陽王復兩京
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改太常卿懷恩反瑊以所部歸
汾陽王從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戰漢谷有功屯
奉天周智光反以步騎萬人下同州大暦中吐蕃入塞
及涇原帥馬璘討之師敗績則馳抵朝那塞邀擊竟破
之奪所鹵而還汾陽王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帝
出居奉天瑊率家人子以從戰疾力援行在都虞候狩
山南瑊以諸軍衞入谷簡較尚書僕射同平章事以西

軍收咸陽泚誅封咸寧王實封八百戶賜大寧里甲第與西平王晟鈞禮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河中平加簡較司空吐蕃相尚結贊詭講好請盟瑊涖盟虜刼盟幾殆跳身免詔勿問吐蕃復入鎮奉天虜退還河中卒贈太師謚忠武瑊天性忠謹通春秋漢書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獻躬閱視進之有賜予下拜跽受如新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以藩鎮桀驁事姑息有奏請必從惟瑊奏請不盡從輒喜曰上不疑我五子皆達官 ○駱元光本安息人也安姓少爲宦官駱奉先養子冒駱氏長大美鬚髯備宿衛德宗出居奉天逆泚遣將據華州元光自潼關將所部擊拔之修城隍具器械募人卒萬餘人守

之此將數來寇輒衂與藍田尚可孤相掎角賊不能東
兼御史大夫鎮國軍節使從副元帥晟戰滻西先登軍
苑東擊泚戰疾力壞苑垣入復京師簡較尚書右僕射
從副元帥燧討懷光功最從渾瑊會吐蕃盟平涼有詔
營潘原元光以潘原距平涼七十里遠有緩急難倅赴
欲從營瑊不可元光曰備之耆進距盟所二十里而營
虜刼盟元光申號令嚴部伍而還德宗聞賜良馬賜金
銀器錦綵賜姓名李元諒加隴右節度度支營田觀察
臨洮軍使鎮良原良原隴東要地城摧圮虜人寇休焉
元諒遠烽堠培城堞身率將士薙荊榛焚之墾田數萬
頃勸軍士樹藝歲收粟數十萬又距城築臺上彀弓弩
爲備守益固據便地築新城虜每寇輒却涇隴大安李
帝慶朝三
日贈司空
論曰古稱山東西出將相尚矣唐將多弁夷朔方則士
性然也乃李臨淮渾侍中李司空之倫無慮皆戎部何
哉狄性悍固知義所在守之即鷙挺不可回故也汾陽

無臨淮愬非光顏同功乎如一車隻輪亦烏能自奮哉

故用人古無方也

○張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父玠豪安祿山反令偽將李蕃兵徇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迎之置酒館玠率鄉豪集兵斬之擇木以聞得進官賞不及玠玠去游江南建封少屬文慷慨負氣以功名為己任蘇常盜起掠郡邑副元帥光弼將兵討之建封請說盜自歸遂入虎窟蒸狸等營喻禍福降其數千人而還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不樂去之滑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辟之又不樂去之河陽鎮遏使馬燧於建封有故辟判官燧節度河東奏為侍御史以從已薦之朝為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刺岳州李希烈反壽州將崔昭陰與通事聞帝召相選壽州刺史杞惡建封欲困之倉卒薦建封得壽州希烈僭號遣將賚偽赦書二送淮南帥陳少遊及建封所建封縛偽將徇軍中斬之封偽赦送行在少遊懼微禍齮齕之建封乃具奏少遊希烈關通狀少遊以憂死興元元年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修緝城壁悉心綏撫遠近悅附李希烈節偽將健卒數攻之不能

難希烈平進階封當是時徐州爲賊侵困久不能存又咽喉要地詔建封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營田觀察使刺徐州建封以寛理而按持紀綱不由法人皆畏悅徐方以安簡較尚書右僕射入覲帝開延英召對論宮市害平民論逋賦皆累年逃亡無可徵名論鹽貸於百姓無毫益論金吾伺朝官親故僚友伏臘時還往爲大故以聞非人情還鎮帝賜詩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褒焉建封在鎮十年禮賢下士許孟容韓愈等皆歸之疾上表請除代孝至卒州贈司徒判官鄭通誠知留事懼軍亂留浙西兵填之軍怒殺通誠請建封子愔爲留後乞授節不許討之不克卒授愔居七年愔疾表請代徵爲兵尚書未出境卒贈右僕射方愔請後時平盧帥李師古欲乘喪襲之愔計無所出掌書記張宿爲檄書諭師古而往說王武俊曰張公與君結約爲兄弟同心歸天子天下所知也今張公歿子幼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於朝外則境土侵於寇公安得晏然坐視之已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捨其子使束身自歸則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絶之德武俊悅以聞愔乃得軍宿以嘗從其父游不樂與子居從浙東辟以去愔恨其去奏貶官○張萬福魏州元城人生儴

背有神力，以父、王父、太王父皆舉明經，官令佐，不起嚴儒生業，棄去，學騎射，年十八，從軍遼東，累功為將，領攝舒廬壽州團練使，部州租賦詣京師，至徐潁，羣盜來攘兹，萬福奮白梃前擊盜，百千人盡走，追擊，斃梃下盡之，見者魄奪，聞者吐舌脅息，則勇力聞四方矣，刺壽州，萬福性勁正，與人語戇直，不為阿，節使崔圓惡之，奪刺史，平盧將許杲軍濠州，不去，有窺淮南心，則令萬福攝濠州，杲知為萬福也，懾之，即引去，盜陷舒州，又以為舒州督，盜知為萬福也，盡駭散，蓋勇力所震如此，會許杲亂代宗召入見，謂之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面，今以許杲累卿，萬福拜謝，前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盡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今許杲甫熾，以豈卿，朕行大用卿，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賜名正，杲聞之懼，去，掠楚州，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而自勸掠淮東，萬福立引兵倍道追擊，破斬之，詔勞賜久之，以本鎮兵防秋西京，至揚州，會帥常元甫死，監軍與諸將請萬福知留事，萬福曰，萬福心赤，對天日，勿以此相待，疾馳去，入都留宿衛，平盧李正已反，遣兵扼徐州，江淮漕運船千餘度，泊徐渦口下，不得前，則萬福所嘗以白梃擊剽賊處，德宗聞，命為濠刺史，召見，謂之曰，先帝改卿名以褒

卿，朕以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從今名，恐賊不知爲卿，復舊名以行。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漕舟，舳艫相銜進，淄清兵知爲萬福也，伏岸睥睨不敢動。改泗州。魏州饑，殍死者接於路。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吾忍無救乎。令兄子將米百車往饟之。魏人於汴口自賣者，贖遣歸。又以讒忤帥杜亞，亞表其衰老不任將，徵拜右金吾。入見，矍鑠如壯夫。帝驚曰：杜亞言卿衰老，顧如是健耶。詔圖形凌烟閣。諫大夫陽城等論裴延齡罪，於延英門外伏閣諫，不起。帝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之福也。吾年八十，乃見此盛事。走徧拜城等，勞之。朝廷屬目，天子聞爲霽威，天下重焉。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祿食七十餘年，未嘗一日病。典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李希烈反，陳少遊令所屬州刺史遣妻子爲質，萬福不遣，曰：妻老醜，不足煩寄責。其挺特如此。○帝皋，字城武，京兆人。起建陵挽郎，得調，累監察御史。相鎰鎮鳳翔，表爲殿中侍御史，權隴州行營留後。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五百人從，帥鳳翔，從之

鎮。已罷鎮。留戍隴上。部將牛雲光督將之。朱泚反。雲光謀劫皐以臣泚。事覺。亡奔泚。至汧陽。遇泚奴使皐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告授常判官。今其聽。固吾人也。不聽。可遂誅之。於是雲光與奴俱還詣皐。皐納奴受詔。訖。召雲光入讓之曰。大使去何也。對曰。向未知公意。故去。今公一家也。願還與公同生死。皐曰。唯。然盡釋甲。安衆心。雲光以皐旣受泚命。不敢動。又以爲儒生也易之。遂釋甲。明日。皐置酒名宴奴雲光。至則伏甲左右廡。誅之。以首徇軍中。泚聞。復使他奴。卽授皐鳳翔節。復誅之。縱一人歸報。而遣兄平奔請奉天。以

聞詔授皐隴州刺史置軍拜節使皐乃築壇歃牲血與士盟討泚隴坻遂安貞元初代張延賞帥劍南計以爲南蠻附吐蕃其盜塞必蠻爲鄉導得雲南則虜右支斷可破也意欲通西南夷會南夷苦爲蕃役屬歲徵兵又數侵奪其地欵塞求内附皐撫納而南人大安於是出師擊吐蕃連破之俘斬四十八萬殺所署節度都督城主官千五百人於是建安夷軍於資州制諸蠻置龍谿城於西山保納降羌已又城鹽州而西南夷八國皆因皐入朝貢詔以皐爲西山八國安撫使進同平章事封南康郡王當是時故相陸贄廢久不復用皐以爲其賢

於世無兩屢表薦自代不聽順宗即位以王叔文專自以爲大臣常與國大議表請太子監國又上太子牋暴叔文伾之奸是歲卒贈太師謚忠武始皐任蜀頗重賦斂豐貢獻以自結於上又厚給撫士士婚姻死喪畀仮之以得安其位而士樂爲死及府庫充實乃弛租賦予貧民三年一稅蜀人服其智畏其威久益懷安之及卒畫像尸祝焉○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起行間冠軍授甘泉果毅從李懷光討涇州斬獲擒生多授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討之最授開府儀同三司帝在奉天從李懷光下咸陽挫泚兵加御史中丞懷光反帝幸梁洋賊黨張昕在邠州徵卒乘約明潛發歸懷光朝晟父懷賓爲邠寧將夜以數千騎擊斬昕懷光怒囚朝晟將殺之懷光誅邠寧帥韓遊瓌表爲都虞候父子在軍皆開府皆御史中丞已遊瓌徵

入宿衛張獻甫代鎮軍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爲范希朝請節朝晟出給衆曰吾來賀所請帥之當也衆喜稍自寬朝晟因容緝諸首事者姓名盡得之居三日遣人自邠以牒來給之曰前請帥報罷張公已舍邠州索反者矣云獨推首惡者不及衆斬二百人而獻甫得軍加御史大夫獻甫卒朝晟代奏方渠合道木波皆通虜路請城其地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曰臣所部自足無煩外兵問前築鹽城典師餘七萬乃克城今三城遠尤逼虜何言之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衆集軍蕃戎具知之故難今臣密發所部軍不十日至出不意城之浹旬而功畢虜知之謂吾衆當不下數萬不敢來比覘候往復而後來城成矣城旁草盡赭不能留必且退虜退而後運芻糧實之故易也若大集諸道兵必踰月乃至虜亦必集衆而爭必且戰戰無暇乘城矣帝曰善乃是朝晟分其軍爲三軍各築一城未旬而三城成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軍追之不能難復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簡較工尚書已防秋寧州而疾疾亟謂僚佐曰朔方命帥舊多出本軍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南金有忠略習兵使攝軍聽朝廷擇帥而卒○李景略幽州良鄉人蔭補幽州府功曹大曆末寓尹河中闔門讀書李懷

光招致之表監察御史懷光軍咸陽景略時時說請復
官闕迎駕懷光不從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何知此軍一
日陷非義歸臥家不出懷光誅轉殿中侍御史爲豐州
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回紇回紇使來中國皆道
焉前虜使至與州刺史抗禮時回紇遣梅錄將軍隨中
官薛盈珍來朝旣命而可汗死景略欲以氣攝之郊迎
傳言謂梅錄將軍曰君知可汗凶問乎郊當舉哀請爲
壇壝得行禮乃登高壠爲位待梅錄俯僂前入哭景略
因前弔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爲舉哀而梅錄之驕
容戾氣索然遂以行呼景略尊憚之自此回紇使至皆
庭謁爲帥杜希全所忌誣奏貶袁州希全死徵爲左羽
林將軍奏對衎衎帝歎以爲有大臣風時河東師李說
有疾詔以景略爲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會回紇使
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梅錄前爭坐說未有以奪也景
略叱之梅錄聞景略聲大驚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
公耶不奉謁久矣何瘠也又拜遂居次坐一軍皆驚先
是鎮將卒乃命代及是景略以行軍司馬朝簡居疑
帥之地說不能平乃表言回紇將南下豐州邊要地宜
得人而厚賂中尉竇文場居帝旁爲言景略足任也天
子素知景略在邊時事復以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地迫塞寒，苦，景畧節用約
已，與士卒同辛苦，州人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
百頃，公私利焉，廪儲器械備具，政令明肅，軍聲冠北邊，
卒，贈工尚書。初景畧爲州將，判官任廸簡爲人長者也，
有軍宴，行酒誤以醯進，廸簡以景畧性嚴重，慮主酒者
得譴，勉盡之，歸嘔血數升，士聞皆爲泣下，及景畧卒，衆
請監軍使表廸簡，後除豐州刺史，義武帥張茂昭病亟，
上表請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説止之，不聽，茂昭，孝忠子
也，詔以廸簡爲行軍司馬，命下，茂昭悉簿書管鑰授之，
遣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兩河汚俗，茂昭行，列較
謀作亂，將士共誅之，奉廸簡主軍，時軍府罄竭，士無以
犒，廸簡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坐臥戟門者經月，士卒
感動，頗共請還府，帝聞之，命授廸簡節，賜易定將士綾
絹十萬犒焉。○曹華，宋州楚丘人，始從宣武軍，縛亂將
李迺送闕下，署牙將，避仇東都，吳少誠叛，留守王栩署
華守襄城，華浚隍完堞，與賊搏，數禽馘，從帥重胤討吳
元濟，爲光功，封陳留郡王，刺棣州，州與鄆比壞，鄆盜至
輙卻之，李師道誅，朝廷披鄆爲三鎮，明年軍亂，殺觀察
使，詔徙代華，視事三日，令軍中大饗士，既集，令曰，天子
以鄆人參别而成，轉徙勞，欲賞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

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害主帥何得無罪甲士自幕中出執鄆卒千二百人盡斬之血流成渠是日門屛間有赤霧高丈久之乃滅海沂屛息華惡沂地褊難守請徙治兗許之自李正己盜齊曾俗益汙驁華乃下令曰鄒魯禮義之國何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費人乃知教視諸生學成者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請以本軍進討不許進簡較工尚書李㝏叛犯宋華以兵逆擊破之㝏平簡較尚書右僕射徙鎮義武有盜發商賈吏捕得則華私人也華怒立斷頸祭死者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繇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加人人雖厮豎必遇以誠信故人盡死力。○韓充陳州太康人都統弘弟也弘帥宣武時奏充授御史大夫主親兵執行法嚴人懍不自保充事弘執禮恭而寛偏得士衆心久之念親逼權重不自安因獵近郊單騎走洛陽不顧憲宗憐其無它志不甚過也擢右金吾衛將軍已弘子公武率代帥鄜坊李㝏以汴州亂請後朝廷以充在汴久得軍命爲宣武節以義成之師討之時陳許帥欲規汴汴監軍姚文壽賓聞之充聞其謀兼道疾驅至汴人聞其來皆踴躍相賀而㝏適病疽召兵馬使李質屬以兵質誅首亂者送㝏

歸京師以逆兖兖遂不戰得軍既視事寄籍構惡者十餘人一日下令盡逐之曰敢逡巡境內者斬軍府大安詔簡較司空方介邀節鉞時衙兵三千人皆日給酒食力為屈李質曰若韓公始至罷日膳失衆心矣設不罷鎮必病不可留此弊遺吾帥命罷給而後迎兖事聞召為金吾將軍○高仁厚西川押牙史也節使陳敬瑄怙同父兄大閹田令孜勢賊不辜為虐邛州牙官阡能等發憤起為盜驅良民自從橫行邛雅間衆至數萬人詔仁厚以都招討指揮使討之獨將五百兵自從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壘間縱觀執訊之諜也仁厚好問之涕泣曰村氓也阡能因父母妻子而遣仁厚愴然曰即如是吾何忍殺汝汝歸第質語阡能曰高尚書以來日發兵所將止五百人汝家活矣然汝歸為我潛語寨中人尚書閔汝曹皆良人為賊脅至此[illegible]者遣復業不誅也所欲誅獨阡能韋渠盜四五人耳諜者曰此百姓心也誠如是一口傳百川騰海沸尚書來民爭走之矣遣之明日仁厚至雙流軍行視塹柵怒曰阡能一役夫其衆皆耕民吾嘗怖竭一府財力歲餘不能克乃今觀塹柵堅深如此宜可養寇徼功也欲斬將監軍力救而免命悉平塹柵留所將五百兵守之悉餘

兵自隨已諸寨兵皆大集阡能聞仁厚且至遣將營雙流西爲五寨拒之仁厚遣人釋甲入寨中諭降賊前聞諜者言固信且望及是皆呼諜釋甲稽首降仁厚悉書背爲歸順字遣之命五十人爲前隊使前揚旗大呼曰五寨將擒矣我等降九得爲良民以背字示之於是所過寨即降遣前降者歸業命繼降者前呼諭如初阡能欲戰衆不應明日縛阡能呼諜出以迎擁馬首泣拜曰百姓負冤無所訴自諜者還皆引領度晷刻如年今生矣軍出六日而賊平每降寨輒焚其寨坊贄聚下縣鎮輒補鎮遣使安集之未幾東川節度楊師立移檄暴敬瑄十罪發兵攻西川詔仁厚爲東川留後將討之師立將壁鹿頭不出諸將欲進攻仁厚曰險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圍之夜二鼓賊將掩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單騎遁諸寨皆從走仁厚大開寨明炬火其中自帥土馬兩翼伏道左右盜見營門開不敢入引去伏發擊之賊奔潰斬獲甚衆仁厚念城北諸將走當死者衆召孔目官張韶以意諭令還詰旦諸將入謁仁厚謂茂言曰日之夕聞副使走張把有諸對曰賊攻中軍軍中言僕射已去遂策馬以從既審其虛復還耳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

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後奏也今副使先走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由斬之請將股栗仁厚乃召所俘數十人縱遣之賊聞仁厚軍令嚴咸懼懾氣奪於是爲帛書射城中曰城克必玉石俱焚不忍也請緩十日之師使諸君爲自功十日後極吾兵力所至無遺心矣於是衆共謀斬師立以降詔仁厚節度東川後竟爲陳敬瑄所殺方所能之誅也陳敬瑄榜邛州所能親黨皆不問未幾邛州刺史執所能叔行全家繫之請刑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溪對曰榜勿問而復逮捕殺之失信且恐所能之黨紛紛起也敬瑄詢所以則行全有良田刺史欲得之不與而見執乃集衆州門破械而縱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爲唐溪免也懷金百兩私餉之唐溪怒曰奈何懷禍相餉却不受○王式史亡其系爲安南都護樹荔木爲柵塹其外令峻深寇不能突蠻入寇遣譯諭輒中其要害蠻輒引去咸通中浙東賊裘甫作亂陷象山剡鑄印改元時久平朝廷議選將相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計破難爲力攻也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宜可使命觀察浙東召入問方畧請兵有宦官持以爲多發兵費甚也式曰兵多賊速破費省已若兵少不能制勝延引歲月賊益

張江淮道梗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億費可勝計哉詔發諸道兵如所請授之式令嚴軍行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欲狃我且覘吾所爲耳使者曰甫面縛來當免死入越州申令肅整畏時告餉不足者將領稱疾臥家者求遷職者皆禁不敢復言賊將降者令立效自表有功奏授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或詐引賊將來降覘虛實式悉捕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莫知我所爲命諸縣開倉廩賑貧乏或曰軍方急食何可散不答或請爲烽燧不應選儒卒使乘健馬少給兵爲詗候軍少騎式以吐蕃回紇配江淮者習險阻便鞍馬而久羈旅困餓可用也籍管內得數百人犒之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而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給之於是閱諸營卒及所團子弟兵得四千人導諸軍分討賊戒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不問賊戰連敗式曰賊窘且饑必且逃入海禍所伏也遣將軍海口待之賊果至又敗走南舘復破之賊委繒帛盈路昭義將跳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賊不得脫復入剡趣諸軍圍之請降而城守不解式曰欲少休耳謹爲備賊果夜出走不得於是甫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

十茨、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械送京師、諸將請曰、公始至軍、食急而散粟、何也、式曰、賊聚穀誘饑民、人爭從之、吾給之食、則人不從盜、又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爲盜資、故散之、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號救兵也、兵盡行、後無繼、庸燧何爲、徒驚民使潰走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器何也、式曰、勇卒操利兵、遇敵不量力而鬭、鬭野死、郎賊至何從知、衆謝不及、先是帝憂盜、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中奏復我任之、故奏請畢從、以能成其功、初王智興帥徐州、募勇士三千人自衛、後使多儒臣、兵驕不如意、輒羣譁爲亂、詔式赴徐州定之、時忠武義成兩軍、從式在浙東、式至徐三日、集驕卒軍門、名饗兩鎮兵遣還、兩鎮兵至、圍驕兵盡殺之、表請以徐州隸兗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觀察使、統宿泗分配之而定乃、將兩道兵至汴滑、遣各歸鎮、而身詣京師、

論曰、唐中葉方鎮將效勞力者、則莫如韋南康矣、劉闢反、不與皐者、望風疾之、至誣皐所進兵器有定秦字以

爲逆節驗客陸暢者發憤上書言定秦者鑄工名也事乃白嗚呼彼譖人者亦已甚矣張萬福勇力震天下李景畧威重懾北狄天子聞之而皆不盡其用則夫將固不能自爲用也迨于晚季良民起爲盜以散羣鄙息兵爲其道仁厚式以忠智將之天之道也乃竟逢于凶悲夫

上名將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微時於高祖交善高祖帥河東請爲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茲起端頗知玄象說高祖玉牀搖動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其下者也義師起河東吏名捕送長安獄高祖入關破械召引入卧內終夜語

極饑會李密以衆降關東未有所屬端請往招諭持節行東至海南至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次譙州會亳汴降世充路阻絕從者二千人懷端恩糧絕不忍去端坐澤中殺私馬召士畢會食歔欷起曰卿鄉里皆從賊斬吾首歸賊富貴可得也衆嗚咽不能舉端曰諸卿不忍見殺我自裁為卿賜舉刃欲自刎衆爭抱持之乃同進行五日餓死十三四又為賊所擊奔潰相失端獨與三十餘人東採生豆食之猶持節與臥起謂衆曰我受國恩義不負卿等何乃相隨死乎可散投賊吾抱此節俱殞耳衆又不去時河南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

李公逸爲唐守聞端在邸致館給之世充聞使召端且解衣遺之封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裂其衣曰夏侯端天子命使惟一死何苟活屈志乎解節旄懷之白山中西走冐荆棘晝夜行達宜陽從者死欲盡至者須髮禿落無人色詣闕謁但前謝無功不言勞復以爲秘書監世充攻雍丘公逸求濟師不得遣召之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而身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充所獲世充罵曰汝越鄭臣唐何也公逸曰我惟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戰沒時有鄭元璹者使突厥可汗追刼之瀕死者數四亦竟全節還武德中統軍常

達守隴州薛舉數攻之不下遣其將僞降刼得之以見
達詞色抗厲不爲屈囚之仁杲平賜帛三百段復拜驃
騎將軍劉感鎭涇州爲仁杲所圍涇州糧盡殺所乘馬
以噉士煮馬骨和木屑自食之城垂陷救至圍解尋戰
爲賊執以徇令呼城中降感至大呼曰賊大饑亡在朝
暮秦王帥數十萬衆日至矣勉之仁杲怒執感埋其
半土中馳騎射殺之賊平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諡
忠壯召其子賜田宅襲封朱粲攻鄧州刺史呂子臧副
馬元規擊破之謂元規曰粲新破上下危懼可一戰擒
也少遷延即彼衆還集而力強又食盡其必且致死矣

元規不納請以所部戰又不許俄而粲衆果驟集元規
懼保南陽粲圍南陽遇霖雨城壞所親勸之降子臧率
麾下赴敵死定州總管李玄通戰劉黑闥而執黑闥愛
其才以爲將不聽因之故吏餉之酒玄通謂守者曰諸
君見哀幸見餉吾爲公一醉遂縱飲飲半曰吾能劒舞
又能劒歌願假吾劒得畢歡於前與之劒玄通歌舞慨
慷一坐皆泣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方面而
不能全所守何面目復視息哉引刃自屠死嗣聖中突
厥入寇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州刺史高叡執與
詰默啜默啜以紫袍金獅帶示之令招諭諸縣降叡妻

日酬國恩在今日遂俱死虜退詠般若贈戶部尚書

○顔杲卿瑯琊臨沂人天寶中補范陽戶曹參軍安祿

山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守常山范陽節度部內地也

祿山反將兵過常山杲卿度倉卒不能拒與長史袁履

謙道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履謙緋皆質其子弟令與

其假子李欽湊將數千人屯土門還卽途履謙衣所賜

衣未解也杲卿指之曰著此何爲履謙悟其意立解之

與深謀起討祿山杲卿陽稱疾不出屯會從父弟真卿

守平原使來告欲連兵斷賊歸路令內顧以緩其西入

於是杲卿喜以祿山命召欽湊至郡計事夜以城門不

可開辭舍之外使履謙及客往飲勞醉而斬之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又斬之時賊將張獻誠圍饒陽或說杲卿曰郡應募烏合以臨敵實難宜深溝高壘毋爭鋒俟朔方軍至乃併力而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膂賊成擒矣今獨宜宣言李光弼軍出井陘怖張獻誠令解圍遁去亦一奇也杲卿悅即宣言王師入土門斬將而遣將領百騎曳柴揚塵南馳以怖賊獻誠果宵遁於是河北趙鉅鹿廣平河間等十七郡皆連盟響應為祿山守者獨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時祿山欲攻潼關聞河北有變驚欲還杲卿使子泉明獻李欽湊首于京

師內丘令張通幽爲輔行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尹王承業教之詔泉明更其表自爲功而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賊將攻常山急求救承業擁兵不救力竭城遂陷賊致杲卿及履謙于洛陽祿山數之曰汝本戸曹我奏汝爲判官攝平原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寵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國家所命雖爲汝表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反者恨力不效何謂反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咼之比死罵不絕口當是時國忠用通幽譖薄杲卿無褒贈巳事白帝杖殺通幽而贈杲卿爲

太子太保。謚忠節。杲卿子泉明，初爲史思明所虜，得亡歸，求父尸東都，得之，於是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已一女及姑女，流離賊中，並得之，行乞索求贖，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悉力給贍挾以歸，凡三百餘人，比至蒲，真卿時爲州刺史，皆加給遺而歸之。履謙妻疑履謙斂薄，發視與杲卿等，大慚服。平原守真卿，世所稱顏魯公者也。字清臣。少孤，事母孝，博學通道藝，舉進士，以監察御史使河隴。五原有寃獄，久不白，按之，天方旱，獄辨而雨，郡人呼爲御史雨。使河東，劾朔方鄭延祚母死不葬者三十年，劾削籍，風紀肅然。遷殿中侍御史。御史吉溫搆中丞宋渾，罪流賀州，真卿爭之曰：奈何以私怨危宋廣平後乎。白之，爲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守。時安祿山

為逆有端矣真卿因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潛為備而日與賓客泛舟城外池飲酒賦詩祿山億其為書生也者而易之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潛遣參軍李平間道馳以聞玄宗始聞變河以北風靡慨然太息曰河北二十四郡何乃至無一忠臣義士其間耶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忠乎真卿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祿山節度四鎮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軍七千人軍河津博平守副之真卿因益募士旬日得萬人命將分部之軍旣集乃大饗士城西門詣玄元皇帝廟慟哭檄州郡起兵祿山破東都殺留守憕中丞

奕判官清遣將傳其首徇諸郡真卿畏搖衆笑謂諸將曰吾素識三君此其首皆非是獨賊欲搖我耳斬僞將以殉衆稍定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祭殯爲位哭受弔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守亦起兵討賊斬賊將傳京師矣於是河北十有七郡須其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以討賊詔卽拜戶侍郎守平原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已克魏收景城鹽以佐軍軍大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詣真卿求濟師言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倚公如長城清河西鄙邑也公誠資以士馬而撫有之郎餘郡運之指臂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能及遠且子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師也獨欲籍大賢之重爲聲威耳國家儲蓄江淮錢帛於鄃郡贍北軍布帛錢粟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倍平原之強豈顧少哉

向君者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illegible]以賓佐以爲蕚年少慮輕不可聽辭之、蕚就館、爲書[illegible]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而公顧疑之得恐僕回轅後清河不能孤立、將必有所屬爲公西面憂公無傍乎、真卿大驚、遽詰其館資之兵逆至境執手問之曰、兵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執其守將、開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師、使北討汲鄴、而平原清河帥諸同盟軍、孟津應之、又分兵循河守要害、制賊毋北走、則賊固且中免也、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與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以從、遂克魏、中外想望其成功、會京師失守、天子出居蜀、郭李赴召、危靈武、河北軍隔絕、真卿以蠟丸表靈武勸進、進工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時兩都並陷、遠近驚懼、莫能必所向、真卿頒朝所致詔

書於河南江淮而諸道知有君已河北諸郡相繼陷平原力不支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上謁授御史大夫時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嚴法守繩劾如平日兩都平告廟有司祝文署嗣皇帝名真卿謂禮儀使曰上皇在可乎禮儀使亟以聞帝嘉歎中旨宣諭以爲名儒達禮體也更署上皇名時太廟燬於賊欲新營真卿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太廟燬宜築壇於郊皇帝東向哭乃後營又軍國事知無不言無不力爲時宰所惡出刺同州改蒲州爲御史唐旻所搆貶饒州乾元中徵爲刑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內真卿率百官請帝問起居爲

輔國所惡貶蓬州長史代宗立累刑尚書封魯國公帝還自陜真卿請先謁陵廟後即宫相元載迂之真卿曰言之自我用舍在公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天子惑載言令羣臣建白必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詳可否乃後聞真卿疏力爭以爲是自屏耳目使不聰明也載銜之刺骨會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以誹謗貶峽州别駕稍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用楊綰薦擢刑尚書德宗初兼禮儀使議祖宗謚請去後所增謚從其初議廟祧㫁相炎惡太子少傅使如故巳爲盧杞所深嫉改太子太師罷使李希烈反淮西悖甚勢不能復自還則薦令往

宣慰淮西語具帝紀中詔下舉朝失色真卿受命不過家即日乘驛行東都守鄭叔則曰往必危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焉避遂行及汴汴帥李勉上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詔留又使數人邀於道不及真卿至許欲宣詔希烈使養子千餘環嫚罵拔劍擬之真卿不爲動希烈以身蔽之麾衆退乃揖真卿就館使爲章雪己請罷兵不聽遣兄子及從吏數輩表事宜留使省不報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手持牒示真卿曰吾獨爲朝廷所忌至無地自容今四王見推不謀而合則何如真卿勃然曰此四凶

耳。何謂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世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求。如嗜飲食。欲與之同覆滅耶。希烈不悅罷。他日與四人者使同宴。四使曰。聞太師名德久矣。都統將建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常山乎。是吾兄也。吾年垂八十。官太子太師。足死矣。豈當受汝曹誘脅耶。賊失色聞者吐舌。希烈欲慴之。令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云將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顧不快公心耶。會希烈將周曾謀襲汝。殺希烈。奉真卿為帥。而覺。送龍興寺幽之。真卿度必死。作遺表。自

爲墓誌祭文揩寢室下西壁曰。吾所殯也。與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餘無所及。希烈猶未敢加害。及僭號。遣使問禮儀。眞卿曰。老夫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見天子禮耳。他不知也。已遣人積薪庭中曰。不屈當焚死。眞卿起赴火。又其撓沮之。會荆南帥討希烈者敗亡。所持節。希烈使人持節視眞卿。眞卿號慟委地。自是不復言。久之。希烈弟希倩在朱泚軍論死。希烈無所發怒。遣閹奴詣眞卿曰。有詔。當拜受。眞卿再拜。閹曰。詔賜卿死。眞卿曰。老臣奉使無狀。罪當死。然中使何日發長安。奴曰。從大梁來。眞卿勃然起大罵曰。大梁賊爾。何謂詔乎。遂

[illegible]年七十有七矣嗣曹王皋聞之爲位哭受弔具禮[illegible]三軍皆發哀且表其大節于朝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史稱眞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作藩出牧化俗以敎非公言不出於口非直道不萌於心天下尊憚不敢以姓名稱稱魯公云時死希烈之難者有吕貞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者皆贈官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高邁畧細節多大人長者游人以危窘告立傾財饮之擢進士與兄監察御史曉以文行稱調清河令最蔣山又爲眞源令譙郡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迎賊巡率吏士哭玄元皇帝廟起兵吳王祇奉詔督河南諸郡兵巡與單父尉賈賁募豪

傑應之雍丘令令狐潮叛降賊吏民不從者潮反接將斬之出赴戰而反接者自解縛開城門拒潮迎賈賁入雍丘數日出戰死衆奉巡主軍吳王祗因表巡經畧先以東軍事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下巡曰潮故爲此邑令城中虛實所具知必輕我不能軍出不意擣之可破也乃分千百人乘城而身以數隊出薄潮挫之士氣少振明日賊設百樓攻城巡柵城上東芻灌膏焚之樓立燬賊退結長圍困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而食裹瘡而鬬終不衰竟破走潮祿山乃於雍丘北置杞州築城壘絕巡餉內外隔絕而潮復進圍潮與巡有故於

城下與巡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今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堞果誰爲之乎巡曰吾爲臣死忠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安在潮慚而退圍守者復久之會京師失守上皇幸蜀潮復爲書以招巡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而天子存亡不可知請降以圖後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矣巡陽許諾明日於堂上設天子畫像率其軍以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義立斬之士益勸用命旣城中糧盡賊餉潮鹽米數百艘巡壁城南遣勇士銜枚走河濱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已矢盡巡束藁爲人千餘

披黑衣夜縋下城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
縋人賊笑不設備則死士五百也下疾走斫潮營潮軍
潰走焚其壘追奔十餘里巡將於城上與潮語未絕賊
發弩射之面中六矢將凝立不動潮疑其偶人諜伺之
則人也爲郎將雷萬春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
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
道未幾城薪水竭巡紿潮曰吾戰若懲矣請退二舍而
軍使我得引衆去城可得也潮許之巡空壁出於三十
里間撤屋發木還爲備潮復進巡復紿之曰吾欲去若
無馬君須此城歸我馬三十疋我得馬去矣賊歸馬巡

悉以給驍將曰賊至必入取一將明日賊索戰陳未成
三十騎突出擒其將十四人斬首百餘而還潮遁還陳
留不能軍祿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潁川
皆孤城無援愿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棄城去獨巡
衆纔千餘賊常數萬久被圍不解每戰輒克而城竟完
已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叛附賊號王巨東走臨淮巡
以雍丘小久困無儲蓄大寇臨之必碎也乃拔衆保寧
陵賊追之戰寧陵北斬將二十殺萬人投尸汴水中水
為不流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至德二載
逆黨尹子竒將同羅勁兵十餘萬攻睢陽睢陽守許遠

來告急巡以睢陽爲江淮保障城高堅粟多可守也自寧陵悉兵赴之遠大喜與相得甚懽遠生與巡同歲而差長謂猶同生謂巡曰遠儒生不習兵公智勇兼濟且習兵遠請爲公守公爲遠戰於是遠主調軍資具戰械居中應援而諸戰鬬籌畫一聽巡賊以敗遁進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先是巡上將士有功者籍于虢王巨王纔授折衝果毅更請不獲命已而子奇圍復合巡慷慨語諸將曰吾受國厚恩死固當今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將士皆感激請奮乃椎牛饗士悉軍出賊望見兵少大笑巡執桴急鼓之士奮譟追北數十

壘賊攻圍益進。巡以一孤壘抗賊。而應變不窮。嘗中夜鳴鼓角嚴隊，若將出戰者，賊終夜警，不得息，旣明，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覩也，乃自弛臥，於是巡遣南霽雲等十餘將，各將十五騎，啓城門出薄賊壘，斬將搴旗，還，嘗對陣，巡欲射子奇，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以射賊，中者喜，謂巡矢盡，急前白子奇，因識之，於是射子奇中左目，幾獲。賊為雲梯，置精卒二百人其上，推附堞欲騰入，巡豫穴城為竇者三，一竇中出大木，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竇中出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竇中出鐵籠盛火焚之，梯遂燬不前，賊囊土積柴，欲為磴以登，巡潛以松脂乾蒿投之，篝火下而柴焚，賊為木驢伏其下以攻，辟矢石，巡鎔金汁下注灌之，所為戰應事機立辨，賊服其智，不復攻，獨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固守以困之，士死傷益甚，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虢王巨發其半，運濟陰，食以盡，初巡遠兵合可六千餘人，至是消耗盡，僅千六百人，病不能彀弩，勢益困，

或請棄城而東，巡遠與計曰，睢陽。江淮保障。棄之去。賊乘勝前驅。是無江淮也。且我饑羸，卽

走必不達古列國諸侯然且相救恤況群帥密邇獨無忠義士奮相援乎不如堅守待之於是日賦士米一勺雜茶紙食之茶紙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巳乃食人遠乃出愛妾謂士卒曰諸君今乏食經年矣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得割肌以相啖也今此妾豈敢愛而忍士衆餓乎遂殺以饗士城中婦女食且盡人知必死終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士病莫能興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被執子奇好謂巡曰聞公力戰大呼眥輒裂嚼齒齒皆碎有之乎此何也巡罵曰有之

吾志吞汝逆賊顧力不能根根如此耳子奇怒以刀抉
其口齒存者僅三四巡罵不絕口死之日巡衆見巡過
成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命也衆不敢仰視賊猶以
刃刼降終不屈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同日死時
年四十九法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子奇乃傳遠詣慶
緒亦不屈死巡有姊嫁陸氏遮說王勸勿行不納賜百
縑不受爲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死方城困時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虢王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宿譙
郡尚衡在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遣魏頓丘南霽雲如
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去之臨淮賀蘭

進明愛霽雲勇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睢陽人不粒食月餘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食霽雲霽雲義不忍獨食雖食不下咽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也拔佩刀斷指指躍几案間一坐皆泣下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上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歸竟與巡遠俱執賊劫霽雲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死亦不屈俱死巡長七尺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其用

兵未嘗依古法敎大將人各以其意教戰或問之廵曰古軍有左右前後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虜雲合烏散變態百出臨期應猝在呼吸之間而動諭大將事不相及吾但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兵將相習如臂之使指即人自爲戰矣械甲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製臨陣有退者廵立其所曰我不去此前爲我决戰待人壹推誠不疑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雖厮養必攝衣下之故人爭致死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衂後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鎮臨淮聞睢陽圍急率浙東西淮南晉州四節度兵救之比至而城陷三日事聞天子下詔贈廵

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各復徭税三年。始議者謂巡守睢陽時衆且六萬旣糧盡不能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而其心食人至於自斃與其食人孰若全人於是衛尉李翰傳巡功狀表上之畧言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輀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思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不遺於臣臣不背其君君思臣節交貫儔美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逆胡搆亂凶虐滔天竊據洛陽控引幽朔巡則堅守雍丘遺其心腹及賊繞出巡後規圖江淮巡則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啗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未或先焉陛下賞功褒節贈官及子可謂至德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斷教則人道

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今巡握節而死非厲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讐犬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不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懽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其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横而制之嚮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也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鄏一戰而犬羊北走是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也此其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互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援援不至而食盡食旣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始望故語巡之忠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可以宥過失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命不免饑寒宜封以戶邑俾食其報巡旣身首支離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塟送此國家褒忠忘過感勵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不以時紀錄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則巡生死不遇誠可悲傷敢撰傳一卷昧死上獻乞編列史官死骨不朽天子悲傷其意頒行焉○李憕并州文水人少秀敏舉明經爲燕公說所知辟幕下說入相調憕長安尉有當

官之節。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政美，遷守河南，轉光祿
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
兵東京，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
壘，勵士卒，遏賊令毋西。祿山前渡河，倡甚，陷陳留、滎陽，
不數日薄城下。封常清戰北，憕收殘士衆，斷絃折矢以
堅守，與奕約曰：「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城陷，
憕、奕皆死，憕及十餘子同遇害，唯源、彭得脫。源生八歲，
爲賊俘，轉徙流離，七八年乃得還，授司農主簿。源以父
死難，常悲憤，誓不婚、不祿仕、不御酒肉。洛陽北惠林寺
者，憕舊墅也，丐之寺，依寺僧戒，閭戶日一食，寺縣郎父
先所葬也，過必趨，先穴地爲墓，爲終制，時時偃臥其中。
長慶初，年八十餘，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天與至孝，
絕心祿仕，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
此貞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於是穆宗下詔言：
「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義，取重人倫。贈司徒忠烈
公憕，處難居首，正色受晉，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
焉，到今稱之。其子源，曾閔之行，可貫於神明，巢父之操，
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祿不入于心，治然無營，
五十餘載。尤衰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尚義
可以警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可

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敕河南尹就所居敦遣中使齎手詔袍笏即賜源受詔對中使陳疾甚加年耄不能趍拜附表謝一無所受卒寺中○權皐字士繇秦州略陽人有節行擢進士第為臨清尉安祿山表署幕府吏皐見祿山圖不軌又猜虐不可勸諫欲引避以母在慮禍且及親以獻俘使京師還過妹夫福昌尉仲暮密與謀為行遯計於是陽僵臥傳舍中以疾召暮暮至陽瘠直視暮而暝暮為盡哀含歛納棺中出而皐潛逸去於是暮遣吏以詔書還皐母使復命母謂皐實死慟哭感行路祿山亦謂皐實死歸其母皐潛候於淇門扶侍南奔變姓名客臨淮為驛亭保以居已祿山果反而皐節行聞天下藩鎮爭禮辟以為屬不就求王舉兵反士大夫被刼從之者甚衆皐又詭姓名自免去玄宗聞大嘉之拜監察御史會道梗不得行客洪州有中人過州多求索南昌令王遘欲按之以語皐皐良久不答已而泣曰今何容易得見天子使而遽欲按治之乎掩面去遘慚謝之尋召拜起居舍人太息曰吾潔身亂世全吾志焉耳忍持是受名耶與李華韓洄王定相友善洄定嘗評皐可為宰輔華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洄等為制服行哭元和中謚貞孝子德輿至宰相自有傳○

甄濟字孟成中山無極人家衛州少孤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德環其山至不敢畋漁巖焉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諸府五辟詔十召咸堅卧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聞其名欲得之力請於玄宗玄宗為敦迫就道濟勉詣祿山祿山為先下拜與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又度不可諫欲以智自全以衛縣令齊玘誠信可托乃求使過衛以誠告至夜僞嘔血稱疾不能言玘以白祿山得舁歸舊山祿山陷京師召不至使蔡希德封白刃劫之曰即不起斷頭來見我矣濟色不動左手書去不得三字賊將持刀前濟氣和色定引頸待希德歔嗟歎目賊將退以實病告得免已慶緒使人強舁至東都居之安國觀實囚之月餘廣平王平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涕泗橫流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汗賊官者羅拜以媿其心子逢幼而孤及長耕于宜城之野勉自力問學歲饑節用以給親族穰則振其餘於鄉黨朋友緩急有求丐者必應之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闕自言元和中侍御史元稹狀其父子行上史館詔贈秘書郎○張興者束鹿人長七尺健飯持一陌刀重五十斤舉輒斃人死為饒陽裨將安祿山反攻饒陽守不下及燕趙郡

邑皆陷思明攻陷之與被擒思明好謂之曰君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與曰與唐忠臣無降理今數刻人耳然願一言而死可乎思明曰何言與曰主上遇祿山父子厚深矣羣臣莫敢望乃稱兵犯闕塗炭主人大夫不能翦除凶逆而北面爲之臣何也思明曰君不觀天運耶燕以二十萬師起范陽至洛無留行偏師叩函谷將而縛此非人力天所命也吾何能違天與曰天與廢視人心桀紂秦隋窮人欲與四海爲怨然後天廢之商周漢唐所以興也今上無遺德下未失人祿山逆天行終就擒奈何從之死乎且足下所以從賊者圖富貴也圖富貴而從逆天之人是燕巢幕爲安也孰愈乘間取賊轉禍爲福可長享富貴乎思明怒鋸殺之與嫚罵而死時賊將蔡希德陷上黨副節度程千里戰疾力橋蹶爲賊擒仰首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後竟死防禦使龐堅潁川守薛愿不屈死吐蕃陷河瀧伊刺史袁光廷城守力竭自焚死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六歲母疾病水漿不入口七日疾間乃後食長從軍安西以功授安西府列將師高仙芝舉兵圍

怛邏師大駭士奔亡相失也野宿中夜秀實聞都將李嗣業謦咳聲識之起大呼讓之曰軍敗而從衆逃潰非夫也嗣業慙謝與秀實收散卒成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爲府判官已封常清代將討大勃律勝逐之秀實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分左右翼搜山林殲其伏而師完改綏德府折衝肅宗在靈武徵安西兵節梁宰欲遷延觀變秀實謂嗣業曰焉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嗣業遂見宰請行得步騎五千以赴難而秀實丁父憂去軍嗣業如失左右手表起復赴軍已嗣業爲河中節討慶緒於鄴委秀實留事嗣業爲流矢所中卒秀實率

將吏士哭迎于境傾私槖歸其喪塋焉白孝德代鎮秀
實遷試光祿卿爲判官孝德敗鎮邠寧奏試太常卿度
支營田二副使以從邠寧之輿難饋運請移軍奉天時
奉天公廩竭縣邑吏多亡匿士行剽不能禁秀實私謂
其人曰使我爲軍候者定矣軍司馬言之孝德立以爲
都虞候號令嚴一而軍安拜涇州刺史郭汾陽子晞將
軍屯邠寧助防守士怙縱邠惡少納賄竄名尺籍中亦
縱吏不敢詰孝德大患之以汾陽王故抱戚不敢言秀
實自州以狀白請得復假候者定矣孝德喜檄署都虞
候權知行營事秀實旣至軍晞卒入市飲醉而嚚壞釀

器殺人秀實部徼巡卒縛斬之懸其首市門晞營卒盡讙皆甲孝德恐秀實曰請得辭於軍立上馬選老躄卒一人持馬前詣晞甲者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甲者眙愕不敢動晞故貴倨秀實直前責之曰副元帥功塞天下當務全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亂殺市人人安所歸咎必將謂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亂天子法郭氏功名與存者幾何凡吾殺暴市者爲郭氏非爲郊人也晞自屈再拜謝曰晞知罪矣公幸教敢不奉軍以從即令士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食食已曰願留宿遂留宿軍府中晞夜蘷爲嚴明日起謂晞曰旦

不可不詣邠府謝驕從與俱詣孝德謝而邠安其後節
馬璘代鎮邠卒有能引重者犯法法當死璘欲免之秀
實曰將以愛憎亂法則法不一郎韓彭不能為理必誅
之實之法事引義固爭璘時怒秀實曰秀實罪可殺即
殺何怒為苟無罪又何可怒也璘為攝衣起謝之事必
咨而後行師還奏加開府儀同三司有詔徙鎮涇行營
卒本自四鎮北庭赴國難又比戰有功羈旅數徙則怨
讟起為亂有告者曰軍變矣夜以嚴警鼓五通為期矣
秀實欲誤之陽以鼓失節而怒戒吏籌畫必報每白輒
延緩數刻盡四更而曙亂不得作明日復有告者曰夜

必焚草場期救火者變矣中夜火作秀實令軍中救火者斬外營請入救不許明日則廉得其渠十餘人執之斬以徇曰後徙者族於是遷涇州始至人烟夐絕兵無廩詔璘遥領鄭潁二州以贍軍秀實爲留後二州甚理吐蕃來寇戰鹽倉璘爲寇所隔暮未還敗將潰卒狼狽走爭道入秀實立軍門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其死欲卽安耶皆恐懼拜秀實乃悉驅城中士未出者依古原列奇兵而陳示賊將決戰因收合散亡吐蕃望之不敢逼璘乃獲歸已璘疾甚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屬大將張羽飛分兵按甲備非常

璘卒令軍中居其所哭親屬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弔賓於外非親屬不得至柩側軍中族談離立者有誅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外鎭不戮一人而定遷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鎭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清約簡易遠近懷安居三四年吐蕃不敢南犯塞德宗嗣位就加簡較禮尚書張掖郡王建中初相炎欲行元載故策城原州開陵陽渠詔中使問秀實事宜狀秀實以爲方春不可興土功必行之請候農隙炎忿其沮格左遷司農卿奪其軍四年朱泚反以秀實故爲涇原帥有恩又久失軍

必深望可使也召與謀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曰泚意回幸甚不回吾死矣入見泚泚喜迎謂曰段公來吾事成矣問計秀實正言曰將士東征而宴犒失薄自有司之罪非上意公以忠義聞天下今但當諭衆以禍福清宮禁迎上善之善者也泚默然秀實知其不可回也乃陽與之合而逕列將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皆在鎮時故所奬拔者也則陰與謀共誅泚皆許諾會泚遣其黨韓旻以馬步三千人趨奉天陽迎駕實襲之秀實以奉天倉卒無備豫危乃在須刻則作泚符追軍還使靈岳竊令言印印之不得遂倒用司農印印以行旻至駱谷驛

得符。惶遽還秀實謂海賓等曰，旻還吾黨無遺類矣。明
我直前搏殺泚，君起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不得則死
之。明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等咸在。秀
實戎服與泚造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
笏，躍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
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笏纔中其顙，流血匍匐走。
兇徒眙愕，而海賓等不至，遂遇害。海賓、明禮、靈岳皆被
殺。事聞，德宗悼委用不至，垂涕者久之，爲廢朝三日，贈
太尉，謚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
祭表門閭，官營塋於墓所，立碑。自貞元後，還京師，遣官致
後，累朝凡赦書褒獎忠烈，必秀實爲首。方亂未作時，秀

實見禁兵羸不足備非常。疏請益禁兵為爪牙。語其軍制中秀實為人姁姁。常拱手徐言。未嘗以辭色加人。人視之長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方刺涇州時。邠寧旱歲饑。涇大將焦令諶執農人簿責租。急其農苦無以償。訴營田所自言。秀實署牒上判免租。令諶見之怒。召農嫚罵曰。我當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農背上。大杖撻之。必責租。秀實聞。輿其人庭中下涕曰。我乃困汝。為裂衣親裹瘡。注善藥。謹哺之。賣所乘馬為償租。淮西將尹少榮聞之。入見令諶。大罵曰。汝猶人乎哉。涇州野如赭。人饑死。汝必欲得租。又杖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也。僅一馬。賣以償汝穀。又取之。獨不媿奴隸耶。令諶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奉身清約。室無姬媵。非公會不飲酒聽樂。自涇州還都時。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家人拒之不能得。至京師。秀實怒曰。

吾終不以泚貨汚吾第。置司農退治堂之梁間。秀實死

吏以告。取視封識如故。子伯倫，官至太僕卿，卒。文宗用相石言，禮忠臣之嗣，輟朝贈賻焉。方帝幸奉天時，兵侍郎劉迺臥疾私第，賊泚以甘言誘之，迺稱篤。令僞相蔣鎮自來招託，瘖不與語，灸灼徧躰，屠盡潰。鎮知不可刼，歎息曰：鎮惟不能死，以至於此，復欲汙賢者乎。歔欷退，以真疾告，乃免。已聞乘輿幸梁州，自投牀下，搏膺慟，不食卒。○楊惠元，平州人，少從軍平盧，忠勇好守節。建中初，河朔四盜叛，詔移京西兵備關東，宴遣之。既列坐，酒行，惠元所將神策士獨不飲。問之，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約曰：斯役也，當報國建大勲，凱旋日當共飲爲歡，戰未捷，無飲也。故不敢。既發，有司供餽於路，他軍饗酒肉，唯惠元一軍餅壘不發。帝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焉。田悅反，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之，奪御河三橋，加簡較工尚書、刺貝州。從李懷光赴國難，解奉天圍。懷光叛，惠元父子三人脫身走，並遇害，贈右僕射，賻絹百匹。○符令奇，臨沂人，爲盧龍軍裨將。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爲軍副帥。薛嵩死，田承嗣盜有其地，引令奇爲右職。田悅拒命，令奇密語

璘曰吾閱事多矣自安史干紀後乃無噍類今田氏悖甚亡可立待也汝能委質朝廷為忠臣吾願足矣璘泣以近禍難之令奇曰今王師四合吾屬皆殂中醢耳汝速行吾死且不朽即不行同積死逆地非天也吾垂老安用苟且夕為乎舉府泣不能對會李納兵歸青齊悅使璘以三百騎護之璘與父齧臂別遂以眾降馬燧悅怒召令奇讓之令奇罵曰爾為逆死乃在旦夕吾教子以順今即死何傷等死吾愈爾遠矣遂遇害時年七十九燧表聞贈戶部尚書○蔡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泚同里閈少相狎署幕府朱泚有幽州蓄異志廷玉時勸之毋反勸出金幣禮士歸貢賦且勸泚入朝已為諸軍所譖怨而怒眾奪之不屈囚之歲餘召問曰悔乎廷玉曰導公為惡即悔勉公為忠義固善又何悔焉泚怒復囚之既復問曰不自悔吾殺汝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已泚用廷玉及朱體微計奏以涿州為永泰軍薊為靜塞軍瀛為清夷軍莫為唐興軍各置團練使割支郡隸焉身入朝而以留事屬弟滔二人爭之曰公入朝甚善然留務至重必誠信者乃可任公弟雖至親然多詐不當假之兵假之兵是禍之也泚不聽竟付滔後滔以幽州叛表歸罪二人請殺之

皆貶官，廷玉慶不免，自沈死。李晟平朱泚，請贈官錄後，
帝方招來，滔奏遂寢。○辛讜者，太原尹雲京孫也。慷慨
重然諾，務振人之急，年五十，不苟從辟署，名聞淮泗間，
稱辛先生。咸通中，龐勛亂，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
淮要害，力攻之，慆守不下。讜徑挐舟趨泗口，貫賊柵入
見之，慆喜，倒屣延之，曰：慆僚李延樞者為慆稱辛先生
數數矣，今圍急，先生乃幸教，豈有意活之乎？讜曰：僕未
得請也，今圍急，公將何如？滔流涕曰：慆矢與將士死此
城矣。讜曰：審如是，僕請效命於前，謹歸與妻子訣而來。
時賊衆甚盛，人南走，讜既與妻子訣，獨北鄉，既至，慆喜
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耶？此古人所
不能，因表為判官。時賊攻泗州急，敕使郭厚本將淮南
兵來赴救，觀望不敢前，讜夜踰淮坎以登岸，馳洪澤見
厚本，厚本許為出兵，淮南將尼之曰：賊勢如此，今自救
不暇及人。讜瞋目罵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
來救，乃逗留觀望，意將欲為賊乎？且失泗，則淮南為寇
場，與存者幾何？吾今斷左臂，殺君去矣。拔劍前擊之，厚
本抱持之，乃得解。而讜日夜望泗州哭，累日，厚本乃許
發師。師且發，徧問士衆曰：諸君信行乎？皆應曰：諾。讜稽
首伏地，涕泣謝幸甚。既抵淮，卒有私以泗城破相語者

讓郎手劍前起刃之衆奔救讓曰公等郎登舟吾乃釋劍士登舟釋之巳濟前擊賊惰亦出兵與表裏夾擊賊大敗遁巳而圍復合者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讓與壯士徐珍等十人持斧出夜斬賊柵轉鬭三十餘里至楊州見節使令狐綯復請浙西見帥杜審權求濟師王才者傳泗州巳陷審權疑讓為賊間因之讓引防禦使李琸那狀嘷素知讓乃言曰是半先生素忠信為然諾可覆者也審權許發師乃合淮南兵二千人前救泗斗賊水陸布兵鐵鏁淮流讓引死士數十人先以四舟乘風進斧斷其鐵鏁衆揚旗鼓譟繼之斬賊六百級薄城下惰下迎與抱持泣稱更生表其功授監察御史會馬舉擊敗賊城乃全初讓之求救也往反過家者十餘未嘗一見妻子事平授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授嶺南節以終讓癯短軀幹不及中人然膂力絕衆少耕于野有牛鬭怒甚衆奔避讓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相觸竟折其角里人駭服為屠牛飲焉。孫揆傳州武水人昭宗用相張濬計討河東揆以昭義師副之戰長子西谷遇伏執克用禮賓之曰公當從容廟堂何輕自履行陣至此乎欲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illegible]奴邪強之罵不輟克用怒使以鋸解

之解不行，揆復罵曰，死羯奴，鋸入嘗用板夾如其言遂死事聞贈左僕射。○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舉進士為禮侍郎王凝所知，凝貶商州，徒步從，凝觀察宣歙，辟置幕府，召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坐左遷，黃巢陷長安，僖宗在鳳翔，間關走以從，即拜知制誥，中書舍人，已去官，屢命召不至，天復中，宰相柳璨為賊臣計，羅天下人望，畢召入，實殺之，杜後憂，以兵侍郎召，陽墮笏為悖耄，乃得罷，於是終隱不復出，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具中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吾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之具，又宜休，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久之，客有難色，圖曰，咄君何不達耶，吾寧當暫游此中哉，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篡唐，哀帝弒，圖聞不食卒，

上忠節

論曰。古今伏節死義之士衆矣。而唐稱尤烈。則平原睢陽之事特卓也。以百鍊而著剛。顏公立朝大義光日月

矣以元老大儒卒困於希烈則讒人之爲禍酷也天立君以生民君不能保民生於艱難而令忠臣烈士食人啗骨肉甘之也又以因爲罪悠悠蒼天彼何人哉段公仁且勇不吝一行博大君子也非一死爲烈矣他諸著節可書者備焉



函史上編卷之四十六

明盱郡鄧元錫著

唐篤行傳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樊川人少孤事母孝不忍頃刻違左右赴進士舉自負母偕之京師比入官自以扳輿輦母行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居無瓜蓆者三年德秀傷居貧不能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無後詰之答曰兄有子男先人之祀不曠也足矣竟不娶終身兄子在襁褓失母貧無乳德秀自乳之居數日湩流出能食乃止兄子長將爲娶貧不能乃受署魯山令爲之婚治事用德

化址爲刑辟有盜繫獄虎爲暴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自詭得亡去不可聽聽之且累君德秀曰許之矣吾不食言即有累吾坐之不恨也明日盜尸虎而還三年魯山大穰民服其德玄宗在東都命三百里內州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都下爲歡時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作犀象戲恢瓌譎麗德秀惟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而異之頌耳者數四太息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民其塗炭乎乃黜河內守而獎德秀德秀居官所得俸悉衣食人之孤遺歲滿笥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

定居焉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或連日不爨彈琴讀書不改其樂人以酒餚從之爲觴詠陶然德秀冲邃純朗不言而信氣和貌融視色知教房琯每見之輒太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常恨生晚季不見古昔人與刑惟獲識元紫芝差慰耳卒家惟枕履簞瓢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吾禮之過而不知吾情之至也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無任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疾惡者大夫咸無之生六十年目未嘗識女色視錦繡辭秩邑而家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歲服用未嘗完布

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哀之以戒夫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誄之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作三賢論表之論畧言元德秀之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以易一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其形容不俟言教而後見其仁迅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治亂根源人倫隱顯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撓使當廢興去就一死一生之際而後見其節儻及於

孔子之門其皆達者與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章擬商周雅頌述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顙士猶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續尚書始有漢曰漢典唐曰唐典魏晉宋齊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咸具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次年代類而列之非訓齊生人者不録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以爲篤論顙士挺字茂梁鄱陽王七世孫早有神穎未弱冠舉進士第

一天寶初補秘書正字時裴耀卿席豫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人士競師尊之號蕭夫子召爲集賢較理李林甫欲見之以父喪不詣林甫過故人舍邀穎士就見謾云欲弔穎士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隨免官往來鄠杜間林甫死倭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謂其人曰胡負寵而驕非久亂矣去渡江而亂作永王璘以書幣聘復遜遁其高節深識如此而世頗疵其剛躁無威

儀。丞字捷卿 秘書監劉子玄中子也。博學多通。官京兆功曹參軍。劉晏每聞其論議。太息曰。皇王之道盡是矣。迅每歎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所爲書示人。時南陽張有略難之。經術深通。以經爲行。以贊廢。卒。門人私謚曰德先生。○元結本元魏裔家。故豪祖亨始爲儒。父延祖。調春陵丞。輒棄去曰。人生衣食裁足。不宜復有所營曰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盡於此。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寢病。召子結。戒之曰。世多故。必勉樹名節。毋近羞。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年十七始折節事宗兄德秀。篤於學。著元子。蘇源明見之。歎曰。子居今之

世而語古之道殆其難哉然予自真淳世自洗浮庸何傷天寶中應進士舉以所撰文謁禮侍郎楊浚浚歎之曰一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足賴也擢高第祿山亂逃難猗玗洞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玄宗聞而異之召不至肅宗即位以薦召詣京師上時議三篇畧言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之所傷污是宜側身勤勞渴聞忠直過弗諱改而後能以弱制強去危而即安今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纓佩大昕而朝大官備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誥人皆得族立黨語私指而議之天下何從安乎且賞罰所以能

准勸者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之也天子誠畢行已言之令信將來之法雜徭煩令一切蠲蕩任賢士斥小人推仁恩信威令何帝王之不可及也帝悅擢監察御史
爲山南西道參謀募士唐鄧間降劇賊五千瘞戰骨於涉南哭焉命曰哀丘史思明亂帝親征結建言賊鋭不可與爭鋒宜圻以謀兎沙陽守險全十五城以待難賊平遷監察御史辟來瑱府參謀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與守義安有責其忠信勇義而不勸之孝慈者耶將士有父母在軍中者宜給以衣食激其心從之遷道州刺史州遭蠻亂遺戶裁四千諸使調

發符牒總至如平時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
州為賊所破糧儲屋室男女牛馬幾盡耄孺騷離凛無
以自存嶺南諸州寇盜時作守捉候望者四十餘屯一
不靖即湖南必亂今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
物至十三萬緡即椎肌瀝髓終未能措願幸蠲免許之
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土瘠貧
莫任也州外有科索其何以堪復報免結居州一意右
人之政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家進授
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
府請留卒故將吏送哭終器立石頌德焉結好古為文

有典則恥追時麗淫顏魯公稱其古行古言古其作大唐中興頌序首以法書曰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後世歎息以爲春秋一二三策云〇崔沔字善沖博陵安平人徙居長安純謹無二言性舒遲進止雍如也擢進士高第累御史中丞每當官正言不讓請發太倉粟減苑囿鳥獸給料賑貧乏之薦清白吏理枉抑多所甄拔遷中書侍郎故事中書承旨副貳取充位詔敕下沔時時持異同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治可俛首懷禱乜耶刺魏州吏人懷德

入朝分掌十銓選人歌之卒贈禮部書謚曰孝洪少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愈則手胝杵臼身服澣濯不脫冠帶以養者三十年藥餌備物溫清適時每良辰美景必扶侍宴遊笑談陳說於前母怡愉融液不自知其有所苦也後年既及官尊重矣躬與子姪植藝蔬果時其熟親溉濯以申致潔敬母卒柴毀失明追葬徒跣送嘔血茹深痛終其身事兄姊如母慈畜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於奉蒸嘗賙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李邕嘗怪其所乘馬羸戲之曰公何不於廳事前觀秣飼耶脫馬死當何以更之洪唯唯他日又言之洪良久曰每欲問

稼飼怨寘疑於厮養者輒自媿而止蓋用意如此晚曾
司東上宗廄馬以買宅奉寡嫂及姊居之宅朴陋無赭堊
著陋室銘以自廣故吏監察御史頌狀其行以爲德充
符契情貫人極聲氣之感人者深儀刑之化人者遠躬
踐五德退讓於恭儉溫良行張四維加信於仁義禮智
老驥伏櫪以飽驄不忘白鴆巢檐以家瑞終黑可謂德
達神祇殊絕倫輩矣子祐甫相德宗賢自有謨其帝紀
中○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隸集
賢院得讀誦晝夜不出戶六年學無不通舉進士不第
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友愛甚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

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外姓間之雖其處益疏我不忍也終不娶女弟夫客死遠方遣季弟往收之且行終不欲弟往已獨留遂三人偕負其喪而還恭寬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見恐媿之潛自匿避嘗絕糧遣奴出求米奴以米市酒飲之醉仆于路城怪其久也與弟往迎之未醒負以歸及覺奴愬謝負負則曰寒而飲何謝歲饑屏迹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終不食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鄰侯淑觀

察陜虢薦諸朝以著作郎召不至泌入相又言之召拜諫議大夫城衣褐到闕下再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即衣之乃拜命初城未起搢紳想見其風采旣與草茅處諫職人以爲必且死職下聳耳目俟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爭爲苛細帝頗厭苦之而城闊得失且熟猶未肯有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以屑意及裴延齡傾宰相陸贄贄坐貶帝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爲論救者城奮曰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卽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當斥贄賢無與匹當召還而城善鄭俟泌旣草疏屬鄭俟子繁

爲繕寫繁潛以書示延齡延齡得先事自解疏入不報。走延英閣請對。不召伏不起帝大怒以爲朋黨欲深罪。太子爲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時帝欲旦夕相延齡城曰脫必以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延齡聞遷城國子司業以去蓋憚之也城至官引諸生告之宣言曰凡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其親者乎明日謁告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者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罷遣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有唐蔚者以言事得罪吏迹捕得之城家帝益以爲城黨有罪出刺道州太學諸生何

蕃等伏闕下請留守數日爲吏所遮遏不得上旣行皆泣廟立石紀德城至州視官如家治民如治家壹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巳官收其餘日炊米爲飼魚一鬻置甌杓道上聽饑者食之州產侏儒歲充貢城哀其生離奏罷之州人感德以陽名其子賦稅多寬假不時入觀察使數詣讓當上考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遣判官督賦行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自以爲有罪業坐於獄待矣判官驚走獄中謁之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立馳去城乃出其庇民如此順宗立得召而城卒天下惜之蕃和州人性介

節不爲非義遊太學學成行尊太學諸生推先之不敢
與蕃齒諸生有死無歸者字其孤朱泚之亂諸生洶洶
欲從泚起請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蕃初入
太學率歲一歸省其親親止之間歲乃一歸又止之已
念親益老欲歸養諸生不能留閉蕃空舍中言於陽先
生請諭留會陽先生去不果留時在太學稱賢者推蕃
及閩人歐陽詹韓吏部愈稱詹仁孝質誠氣醇以方爲
文章切深早卒時又有獨孤申叔者字子重長安人舉
進士爲校書郎柳宗元稱其端和孝仁默而智言而信
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內求諸
心爲文深厚古雅要歸之于道
使遵孔子是兩顏氏也亦早卒○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
原人世爲聞家家有書千卷然非聖之書不讀也爲文
不尚浮靡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科雖少儁性謹
重動循禮法相元衡鎭蜀與裴度俱爲判官召入爲吏
部郎中時天子銳意於兵好畋遊公綽獻大醫箴以諷其辭

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謹愛好能保其身寒暑满天地洩風膚於外愛好溢耳目誘心知於內清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隟不在大膚聖之姿清明絶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横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稱德也多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疹亦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人稟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斯患氣凝則成巧必罹其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存此誠明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享有億年聖人在上庶官有著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憲宗遣中使獎勞之曰卿所獻文何憂朕之深也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垍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垍復輔政出公綽刺潭州觀察湖南湖南地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難迎養乞分司洛陽移鄂岳吳元濟叛王師討之詔公綽以鄂岳

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赴行營公緯曰朝廷以吾儒生不任兵耶則自以師徒濟湘抵安州聽以監司禮迓之公緯執其手曰公所爲屬鞬負弩者爲戎事耶若去戎服被公服即兩郡守耳誰爲相統攝乎僕以公名家子習兵今悉卒敵賊以從公其禦矣聽唯唯曰惟公之所使之公緯以牒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軍先鋒行營都虞候選卒六千屬焉戒部較事一決於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軍行公緯反鄂時時令左右省士伍家有疾病死喪厚給之軍士妻外淫者沉之江故行卒□激奮戰必尅長慶初徵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

拔敕使詣行營諸將者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敕使衣緋紫乘馬者二三十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盡至奪路人馬以給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乞下中書條人數以下有神策軍校衝前導立杖之帝怒召詰責對曰臣待罪京兆爲輦轂師帥而小較乃敢前唐突辱之此輕陛下法非慢臣當是時臣獨知杖無禮者耳不知爲神策較也帝曰卿如是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不當奏帝無以難退謂左右曰汝曹須謹避柳京兆京兆言直朕憚之矣轉吏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自河中

入朝疾詔百僚問疾弘遣子出謝云病不能應客公綽曰聖上以公尊重令百司省疾冀數也宜力疾拜命安有偃臥在牀獨令子弟出傳言耶弘矍然扶翼出百官聳然簡較戶尚書刺襄州節度山南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贓賄二舞文縣令以公綽必殺贓吏徵其公綽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有馬傷圉人命殺之客曰良馬也可惜公綽曰奈何輕人重馬相僧孺鎮江夏公綽具鞬櫜以迎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方離政府尊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道士獻冊藥試之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藥門將朱克融方叛公綽遽曰惜也來自賊臣泯之江寶曆元年入為刑尚書二年授邠寧

慶節所部有神策諸鎮屯故不屬制置虜入不爲使公綽疏論之詔諸鎮皆禀節度太和初簡較左僕射兆都留守虜使以馬萬匹來市他守帥皆外假之禮内嚴兵爲防至太原公綽使牙將單馬勞之以好禮逆焉虜感渉於道中徐驅不馳獵至闗牙門令譯列見宴禮之虜大和戢涇北有沙陀部爲九姓六州酋所畏公綽召其酋朱耶執宜抵雲朔塞奸撲之治廢栅十一募兵三千付之令留屯以禦虜其妻母來者夫人轂酒食問遺之沙陀感服効死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夫人韓之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二十

年爲外婚姻者壹不知其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非朝謁日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內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也遇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爲粧奩纈文絹爲裝齋常

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覲入
國門郡邑未嘗知也旣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
賔幕爲丈皆許納拜未甞笑語欵洽當官御軍行法肅
然不可犯然自言未甞敢以私喜怒加人子仲郢字諭蒙
端嚴好禮父旣卒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公權如事父
非甚病見公權未甞不束帶出遇公權於路必下馬端
笏立候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前公權
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稍小改也少辟武昌幕牛
僧孺見其風矩歎息曰非積習風教安能及此其爲京
兆尹嚴人無敢犯及爲河南尹寬或以不類京兆時間

之。仲郢曰。華轂之下。彈壓爲先。牧長之治。惠養爲本。夫各有當也。周歷臺省。三筦大節鎭。廄無良馬。衣不熏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晝夜展卷。未嘗捨也。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邊糴必貫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簪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婿。出俸金資嫁之。牛李交惡相。德裕不以仲郢爲僧孺客也。推挽之。仲郢亦不自以爲僧孺客也。感其知。親附焉。大中中。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辟德

褚兄子從質爲推官令以祿入贍南宅相綱不憙也仲郢與之書云李太尉家已窶空蒸嘗遂絕心誠痛惻之不自知爲罪也綱感歎與從質並員官子珪璧珪璧皆第進士珪早卒璧至諫議大夫玭至御史大夫皆清直有父祖風玭嘗著書誡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不可恃者門高則易驕族盛則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故修己不得不篤爲學不得不堅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默爲本以畏怯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意氣爲凶德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得名如儻來去客與驕庶幾寡過蒞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必視以黎甿之膏血榎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胸襟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

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其
先遜順處巳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
莫知所守夫壞名災巳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
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巳不恤人言其
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
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巳者厭之佞巳者悅之唯
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
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躭
嗜麯蘗以啣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巳
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
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韙甚於痤疽痤疽則鍼石可
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夫中人巳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
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唯
上智研其慮愽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
藏苟異於斯豈爲君子　公權字誠懸十二能辭賦舉進士善書穆宗
少遊佛寺見旁行書愛之問知爲公權筆也識焉旣在
御公權以夏州書記入奏事立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

問書法公權對曰運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爲改容知其以筆諫也歷穆敬文三朝皆侍中禁書公權自恨以藝書見寵偕工祝心耻之求改官遷司封兵部郎文宗思之復召爲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宫苑中帝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卿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曩邊卒賜不以時及今年二月給春衣報至矣公權前賀帝曰未也卿賀我以詩公權應聲云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帝激賞久之帝常於便殿對學士語漢文帝之恭儉也因自舉袂示之曰此澣濯者三矣諸學士皆贊上盛德獨公權無言諸學士退帝

間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衣蔬節耳帝太息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有諍臣風卻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學士如故轉工部侍郎入對帝訪外議云何公權對曰日郭旼除邠寧帥外頗有物議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補邠寧小鎮顧不當耶對曰非是之謂也聞旼進二女入宮有諸帝曰有之二女入宮參太后起居非進也公權曰外間不知謂旼納二女有此授茲李之嫌何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事開之帝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

遷家其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内職授右散騎常侍累金紫光祿大夫河東郡開國公卒贈太子太師○公權初學王羲之書已遍閱近代筆法自成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權筆以為不孝外夷皆別署貨貝購柳書所贈遺珠貝藏之笥為主藏豎所竊而緘縢如故一日發視盡亡之問藏豎豎對不知公權莞然曰羽化耳不復問其達如此上篤行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十四執父喪毀縣令郭湛署所居鄉曰復禮里曰至孝旌之道源嘗與友俱客遊旅宿夜友暴死道源恐主人驚怖也其尸卧至曙乃告之又徒步護喪還其家隋末政亂棄官歸高祖與守趙州為竇建德所執不屈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賊平拜大

理卿時籍朝臣得罪者家屬賜群臣道源曰禍福人之所時有也安可利人之禍取其子女自奉乎資以衣食遣之以年耆拜綿州刺史卒餘粟僅二斛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應鄉貢州獨薦楚金楚金辭願與兄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夫薦士所以求才行也能義讓其才行可知何嫌並薦乎乃並薦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爲酷吏所搆死嶺表○劉德威徐州人貞觀中累大理卿白帝言失入者無辜失出者坐罪詔著令語具刑法志於閨門友睦所得俸悉分贍宗親餘留藏子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元每病必親湯藥嘗而

進元日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之疾輒間歷駈衛郎會父卒罷既祖跣足隨輀車流血灑地行路感動事繼母平壽縣主尤謹母疾憂懼形容色於弟延景特友愛當襲爵表讓弟不聽得祿輒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同居者二百口內外無間言儀鳳中吐蕃寇凉州簡較左衛大將軍爲行軍總管戰青海敗績爲賊執子易從疏請入蕃省侍詔許之審禮卒易從號泣無晝夜吐蕃哀其志歸父喪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爲彭城長史坐酷吏誣搆郎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爲資冥福語具帝紀中時號爲孝義劉家○張公藝鄆州壽張人

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大書忍字百餘以進高宗感其意爲流涕賜縑帛○李迥秀涇陽人事母孝母少賤妻崔嘗詈媵使爲母所諱惡大不悅迥秀立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妻所以共事親也事姑不悅何得留所居堂產芝犬乳鄰貓中宗以孝感旌閭○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太中大夫事母孝母喪廬墓側哭喪明有白烏巢家樹詔旌門敬彝七歲能屬文又端謹父智周補臨黃令爲部人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陳冤事辭清辯臨奇之命作賦賦上釋父罪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在官忽心痛甚泣下謂左右曰曩大人遘疾吾輒然今痛甚事叵測矣乃請急倍道歸而父果前卒羸毀踰禮乾封初累監察御史母病自肩輿迎醫母喪贈縑帛官爲作靈轝歷太子左庶子爲酷吏所陷死嶺南○裴守真絳州稷山人早孤事母孝母終毀骨立事大姊及兄謹甚閨門禮則擧進士爲乾封郡屬時關中饑盡以祿俸供姊及諸

妨身及妻子麤糲不充無倦色授太常博士守真善禮學討論古凶舊典稱得喪天授中為司府丞推詔獄平恕不合旨出為汴州司錄累轉成刺史惠恕省刑感吏民懷之卒子餘事繼母孝為監察御史○朱仁軌字德容亳州人世以孝義旌門六闕相望仁軌隱居養親敦質行彌謹嘗訓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無異產所居常有赤烏白鵲之異員半千稱知古私謚為孝友先生○路敬淳貝州臨清人少志學專篤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子不識也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恤儀典姓系畧百餘篇坐與綦連耀交通獄死弟敬潛奪官後起為遂安令先是令遂安者多死官敬潛欲自免妻曰君當死獄者二竟不死謂非命邪庸辭何為從之至官有梟鳴其屏鼠數十前走驅之輒擁杖而號敬潛不為動久之怪息遷衛令累中書舍人○陳集原世嶺表酋長也幼孝父有疾即終日不食父卒嘔血數升枕伏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畢讓弟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安金藏太常樂工也神龍初自剖心明皇嗣不反見帝

紀喪母葬城南原廬墓側躬造墳塔晝夜不息原舊無水忽湧泉自出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觀察使懷慎以聞敕旌門玄宗即位以保明皇嗣功擢右驍衛將軍封代國公以壽卒贈兵尚書○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軍北邊還父母皆沒則結廬墓側晨夕灑掃未嘗離不言笑者三十年家人有問但畫字以對後山水衝斷驛路入原上經文貞墓廬前廻之有甘露降塋樹白兔馴擾刺史許景先奏請宣付史官○任敬臣棣州人五歲喪母毀七歲問父曰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父卒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可謂孝乎乃勉進饘粥卒以學成名官弘文館學士太子舍人　崔衍深州安平人父倫孝徙跣護親喪行千里歸葬行路為流涕安祿山反陷于賊不汙僞官以右庶子使吐蕃虜執倫至涇州逼為書射城中

約降不可更因邏娑城閲六歲乃還入見代宗爲感動

倫郎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畫於帝前帝嗟歎之遷

尚書左丞衍有至性繼母李不慈倫歸自蕃李見服羸

甚倫問故李稱自使蕃中衍不給衣食時衍爲富平尉

倫大怒召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流終不自明倫

弟殷聞之走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月俸皆

進嫂所殷具知何忍言不給衣食乎請乃自衍事李益

謹李所生子多取子錢家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衍歲

爲償之歷蘇虢二州虢居陝華間而賦倍衍白其太重

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止之不聽上奏言州部多巖

田又當劇道。歲無秋。民皋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恤陛下之不憂恤也。在申請不以實。不恤陛下之不矜貧也。陛下拔臣大州。寧當令坐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書上。詔度支減賦。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祿稍周于親族。諸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斂。郡表諸朝。賜帛米粟賻焉。○劉敦儒東都人。崇文學士子玄孫也。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安食。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時見笞。體常流血。母乃安。敦儒怡然不爲痛。母終。毀瘠幾死。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旌閭。後爲起居郎。孫逢禮好古。有祖風。○崔郾清河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家法者推焉。郾以補闕列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稱。遷吏侍郎。性溫裕沉密

行已簡儉裴垍薦邠可相會病不拜久爲太常卿以母
憂解官卒于罷弟酆郾郇鄯鄲皆賢皆官至三品唐與
無有也家不藏貲有貲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嫁居家
怡愉不訓敕而子弟自化居室卑漏堂無步廡至霖淖
則張蓋而屐以就外四世緦麻兄弟同㸑者百有六人
宣宗題其堂曰德星堂京兆尹稱其里爲德星社云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生三歲喪母七歲見鄰母抱
子哀感不食請於父願絕葷血奉道父閔而從之稍長
父勉令學舉明經第又通開元禮授集賢較書郎終歸
養不應請辟父罷躬負土成墳貌力癯儗觀察使上至

行賜粟帛旌閭相吉甫薦授右補闕累給事中穆宗言外間人多宴樂此時和人安之候可喜也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帝問何也對曰自天寶來公卿大夫競遊宴晝夜沉酣擾雜子女不自愧今亦如之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加禁天下之福也公著以帝湛於燕故以諷以浙西災寇簡較戶尚書領使請米七萬石以賑浙民賴之改太常卿贈右僕射公著清儉守道得一官追慕滿容色年四十器室不復娶不畜妾媵終身焉○楊牢河南人父茂卿辟魏博府僚趙軍亂殺帥田弘正茂卿死之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伏叛壘委髮羸服號請喪讎意感動遂以尸歸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

爲隰澥李芊以書薦於節使曰、牢見時踐操如此、未聞
執事門嗜而書額之、竊惑之矣、夫王者樹風扶教、鄉人
能醫瘡刲股、急親之病、直一時之決耳、猶家表閭蠲傜
之科、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精誠感
動、竟還父櫬、孝貫天日、與夫含齏忍瘡者、爲孰多乎、聞
牢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乾事事也、
他人既先之矣、即復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於後
乎、牢後舉進士有名、○熊仁贍、洪州海昏縣人、性至孝、
仕爲宜春丞、喪母、卜兆縣西歸義鄉、其地岡阜峻險、喪
轝莫能致、仁贍念非舟載不可達、誓擔地爲川、通江流、
天忽大雨、水自墓旁近地出成川、與江流接、舟得達、既
葬、廬墓側六年、慈烏來巢、江西觀察使上其事、勑表門
○揚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父徙家滏陽、貧、收七歲喪
父、母長孫夫人授之書、十三善文詠、幼念母奉佛不嘗
肉、母亦勗之曰、俟爾登進士第、肉食可也、稍長、長六尺
二寸、廣顙深頤、寡言笑、博聞強記、以仲兄假未第、不赴
試、假擢第一、試而第、調渭南尉、陝監察御史、收不忍先
兄、辭不就、假自浙西入臺、收乃自川入、同臺爲御史、裴
休相、薦收深禮學、用爲太常博士、累翰學士、中尉楊玄
价以收宗姓、左右之、遂得相、時玄价招寵賂、屢請託、收

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爲背己與相保衡比而深譏之貶
端州司馬流驩州尋賜死旣宣詔自書表言臣頃在台
衡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蒙聖造令刺浙東今臣罪惡
皆臣自負乞聖慈貸嚴毋從坐嚴得宥子涉端厚秉禮
天祐初亦相時大事已去制下涉掩流憂不全然竟以
謙退令終○當唐初元氏人李知本事親孝與弟知隱
稱雍睦子孫百餘貲用僮僕無間也瀛州劉君良四世
同爨族兄弟猶同產大業末嵗饑甚妻勸其分異不聽
潛易置庭樹鳥鶵鳥鬬且悲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
禽鳥不相容況於人耶君良亦怪之乃與兄弟析處後
月餘妻中夜忽自言同居勞虓非我今安得自便如此
問之具吐實君良即牽其髮起大呼曰今得破家賊矣
哭以告兄弟召復完聚斥妻去之天下亂鄉人依其爲
堡號義成堡而盜過知本里閭亦相戒無犯依免患者
數百家安邑張志寬爲里正請縣忽稱母疾求省假閭
故對曰母有疾志寬輒心痛故知之令以爲妄繫之獄
使馳驗則母果病也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高祖詔賜
帛表閭拜員外散騎常侍定州支叔才以兵饉行丐其
其母爲賊執以情告獲免母病吮癰注藥卒廬墓有白
鵲止廬旁歲亨中武功元讓以母病不求仕躬藥餌奉

侍數十年母終廬墓至德間常州人王遇及弟遐皆喪兄弟爭爲死得免張士巖父病思鯉膾冬冰合不可得有獺銜魚至以供父亡廬墓虎狼依焉宋州程袁師代弟行戍洛聞母訃日走三百里奔喪負土築墳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武弘度者士襲兄子也奔父喪致哀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庭前貍擾其旁有許伯會者蕭山人母喪不御絮負土成墳野燒將逮塋樹號而雨火滅歲旱泉湧靈芝之生有侯知道程俱羅者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勞事有助者輒哭而卻之廬墳次知道七年俱羅三年李華作靈武二孝贊安豐令上所部編紙李興父被惡疾亟興自刃股肉饋獻之父不能啖一昔死興號呼無聽口鼻流血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其中扶服斷踊哭無時廬上產紫白芝廬中醴泉湧制表門柳宗元作孝門銘俾諸以篤孝致物感者復有潰池許法慎甫人林攢廬州萬敦儒以復父讐自詣者郎墨王君操銅官周智壽下邽徐元慶張琇張瑝[illegible]巂州都督張審素子也審素被告者誣贓罪殿中侍御史楊汪往按之總管董元禮殺告者請汪直審素不可劫以兵汪恨之歸劾審素與元禮謀反坐處斬審素子瑝琇以年幼流嶺南潛迹亡請都伺汪出手刃之而繫章於斧

請死、白父冤、相九齡言二子年稚志烈宜矜宥相林甫恐開復讐路、厲已也、持不可、固言國法不可縱、決殺之、士庶傷愍、作哀誄榜衢路、斂錢葬焉、豫州許坦、年十餘、父入山採藥、爲虎搏、坦號叫、以杖擊虎、虎走、父得全、太宗聞、太息以爲致命救親、賜帛以爲郎、豫章沈象、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遇非道不報、或笑其怯、曰、爲人子者、不敢遺憂於親、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號呼援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祭葬之、許州王博武、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亦自沉、嶺南節度使盧貞、收其骸葬之、表其墓、上孝義、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道病荆襄間、卬天欲歎曰、人生會有死、乃吾獨委骨異壤爲餒鬼耶、道琮曰、吾得還、終不使君獨留此、已氣絕、瘞路左而去、後遇赦歸、方霖潦、水積失其殯處、道琮哭諸野、波中忽若湓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果得屍、負還鄉葬焉、後官太學博士、爲名儒。

○吳保安、魏州人、氣挺特不凡、事姚州李都督蒙、未之知也、判官郭仲翔於保安無雅故、薦之、得爲掌書記、後仲翔沒于蠻、蠻知爲使相郭元振弟子也、厚責贖、不聽歸、保安大痛之、若無貲、積十年、僅得縑七

亙棄妻子、間關求贖之、困不得、前都督楊安居聞之、大息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相公故吏、請貸官貲助子矣、保安喜、請蠻贖得仲翔以歸、仲翔爲蠻奴十五年乃還、安居資之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後遷不相聞久之、仲翔母卒、既除喪、喟然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以親在、未有復也、今親歿、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久矣、妻亦死、喪不克歸、仲翔爲服衰、負其骨徒跣送之歸葬魏州、廬墓側二年而後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婚娶、以其官讓焉、○陸南金吳郡人、爲太常奉禮郎、少卿盧崇道亡命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見之、以情告、南金哀其窮、匿之、已爲人迹告、詔捕按、南金當重辟、弟趙壁詣獄吏、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具道所以匿狀、吏怪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嫁、必兄力乃辦、我生無益、不如死、吏上狀、玄宗嘉其友弟、兩宥之、南金知書史、有操行、時相張說、陸象先、咸推賢之、 上行義

○鄃模者、晉州男子也、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賜新衣召見、館客省、其言團、請罷諸州團練使也、言監、請罷諸監軍、時不

能用。○唐衢者、韓退之同時人、性耿介力學、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也、每感時憤事、托之詩、悲思激烈、詩成自讀、讀已輒大哭、涕泗滂沱、與人言既闋、發聲一號、音韻嗚咽、聞者爲酸鼻、人皆知衢之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白樂天憐其志、以爲與賈誼痛時事、阮籍悲路岐、異代同悲云。○吳武陵、信州人、慷慨好奇節、元和初、淮西吳少陽、以賓友招之、不答也、已少陽弟元濟叛、武陵爲書陳禍福、以危言責之、不聽、會丞相度東討、而武陵故善司馬韓愈、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置所善者於內、爲天子左右出帛百萬、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者、然後分三大將環賊屯、明斥堠、牛酒高會、潛以寶貨援之、而陽設師期以紿賊、賊可必破也、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大喜曰、西北王師所居、氣黃白、喜象也、賊敗氣見矣、不出六十日賊必亡、已卒如其言、柳宗元謫永州、武陵與之善、說相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武人當之、還宗元、使得優游江湖間、此丞相事也、遺工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斥十二年矣、霆碎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一人臣者、今子厚與猿鳥爲伍、一旦蒙霧露、則柳氏無後、此

亡人所隱也語未及行而宗元死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請表李景儉王湘智以自副其奇節類此上獨行

論曰美哉乎元紫芝之冲氣內盎也見眉宇令人勢利之心爲盡陽亢宗隱中條時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仕乃著節則養盛之致也乃皆不要終其身則比於獨行矣柳河東有脩齊之效施及其子孫崔清河家居不訓敕而自化故教有本也

于文卿東吉諸譜之說。漏及其子孫。崔清河家告示
但乃藉管為盜之致也。乃背不罷叛絡其身。則狀游酒
之。臣　九吉閣中條構請其。否言良藏于人
臣上大史千元崇等入中京。路途但見但宇令人勢則
臣綠守之上　以自明其詐節。積此　上獨行
臣入　又紿而宗元死。李怨醉度唐墜近避

唐經學傳

唐興文皇帝垂意儒學興國子學立太學四門學盡召天下惇師宿德爲學官增廣其生員數臨幸國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能通一經以上者得署吏已諸州皆建學而學較大興又傷五經去聖遠繆缺詔諸儒顏師古孔頴達司馬才章等科先儒甲句爲注疏其義爲疏行之命祭酒以時發五經題與諸生難問而取士終沿隋制專之於詩賦士習風靡其奉制所爲經注若疏者不復能遠迹西京深純古雅之訓蒐演宜布獨近祖末師承用爲注的學者循誦疏義適通解而

止無復師授承傳攻堅扣應如異時士材儁咸奔走進士舉下者乃應明經試應試者獨以帖括能記誦義疏條上者輒得第其第者稱學究推朴用不登於廊廟其善詩賦擢進士科者又立踐膴仕傾之而經以不振玄宗詔群臣及刺史縣令舉通經士而諸儒褚無量馬懷素等召勸講禁中天子尊禮大官給饌放閤門聽以肩輿進在別館帝自起送迎頗以師臣禮禮之然適是而止先漢天子所以尊遇先師者終邈不可復於是昭明所撰集文選人爭訓注梳席沉酣於其間用爲榮利資時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諺不復反於本雖以大儒楊綰杜甫有熟精文選理之句

鄭餘慶。鄭覃之倫時得位議優儒學尊經義黜進士科浮華無用之文而習久安定終弗能有革也故有唐經術獨遜於往代本天質道之儒無聞焉今取其質行正言不詭於儒教者著焉

陸元朗明字德以字行善名理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中徵四方名儒會講承光殿。德明始弱冠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貴倨縱辯論。衆莫能難德明獨抗對不撓舉朝賞歎隋大業中召四方經明士會講門下省德明以秘書學士說三禮莫之能詘也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命郎德明盧行東脩禮受學焉德

明服巴豆僵偃東壁下玄恕入對之遺利嘿不語因移
病成皐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
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
浮屠慧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隨方立
義徧析其要帝太息曰三人者辨矣然德明一言輒蔽
之可謂曰儒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子
以學至大官。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之慶比齊國子
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不勝哀博士劉軌
思見之爲流涕奇其操謂之慶曰吾不親教子吾爲君
成之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綜大義專
隋爲餘杭令而老存鄉教授貞觀中太子承乾慕風迎
致之入見帝帝以爲崇賢館學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
知齊故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凶險駱提
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才而是信是使忠良外誅賞

肉內離、剝器黎元、故周師臨刻而人莫爲用、此所以亡也、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佛教在清靜仁恕、如貪惏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古聖人言之、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長、反是則殃、時太子以過失聞、故士衡規之、然闇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還里卒、士衡以三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平賈公彥、公彥終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三十卷、有子曰大隱、沉正守經不詭、從官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爲七室、降唐廟爲五、大隱劾其悖大義、不可訓、事得寢、公彥傳業趙人李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官至弘文館直學士、

孔穎達、字仲通 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毛詩、戴記、王氏易、嘗造同郡劉焯、焯有重名、以後進生遇之、及聞請質大畏服、稱焉、隋亂、避地虎牢、太宗與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

帝以英武有大位穎達數納忠帝嘗問論語稱能問不能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既疏其義因對曰聖人設教欲人學於謙非唯匹庶宜然古帝王之德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躬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涖衆若據尊極之位衒聰燿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不交而滅亡隨之矣帝稱善久之以太子右庶子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說多行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盡箴諷又數諫諍帝聞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後太子行不法穎達爭不已太子乳媼曰太子長矣毋爲數犯顏穎達

爭愈力請老去卒贈太常卿穎達子志志子惠元皆以學世官司業時人美之。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百餘篇滑人王恭專三禮義證甚精博而博士繁水馬嘉運以穎達正義繁釀數掎摭其疵諸儒服其精。○王琳字方慶以字顯其先丹陽人徙雍咸陽督廣州歲有崑崙舶市外國琛賕官多以自潤方慶至秋毫無所索首領皆墨者縋以法境內肅清方慶博學練朝章尤精三禮為禮學者有容質酬復淵詣門人次為雜禮答問相武后奏著令朞及大功服喪未葬不聽朝賀服未除宴弗與比羣臣不遵用頗紊教誼不可長詔申責如章后欲孟春講武方慶言禮月令不可以稱兵恐害盛德逆生氣從之后嘗問卿有子乎曰有一子今為眉州司士參軍后嘆其遠對曰廬陵陛下愛子今遠在房州臣敢相近乎蓋悟之也卒謚曰貞七世孫摶相昭宗賢事具帝紀中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闘里閈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

書白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脩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視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為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繇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繇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尚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圜丘祭莫大焉土后內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繇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土后

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君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唯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強臣擅朝。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不足為法。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臣守經術。不敢循默。而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玄宗

爲太子召拜侍讀撰賀善記以進皇太子釋奠國學講
孝經禮記隨文納誨悖而且辨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
服緋絹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
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栢群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衆草
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
終身不御其肉器除復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
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政得失多見納用手敕褒
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語
具帝紀中　巳上竟東巡因爲上言昔虞舜之秩山川徧
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
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願陛下所過名山
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

興滅繼絕崇德報功顯取序庶約遠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統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他皆如無量言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為母服期則天改服三年非禮意今請從舊下其議無量是履冰議叙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士大夫有嘖言行之各安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辨同異自異於戎狄也俗情膚淺不及測耳時內府舊書叢穢不治無量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詔無量於東都乾元殿部次之表諸儒分部讐定又詔秘書省昭文崇文二館更相簡讐采天下遺書以補逸闕四庫完治進麗正殿直學士賜帛、

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為獻帝即以頒太子諸王仍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冑禮詔無量升坐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為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

優典贈禮尙書謚曰文葬事官給。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愼東宮師獨孤禕之出餞之易之使人上變告貞愼等與元忠反武后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配流。貞愼以親故往餞法當譴而以爲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貫不坐今元忠罪非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爲霽威夏官侍

郎李迥秀藉易之勢招權賄賂素劾罷之以黜陟使行
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請謁不能撓開
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
手不釋卷謙恭愼畏稱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同侍讀
已又詔同勾較秘書懷素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
參軍殷踐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
謚日文先是太宗徵時受經於崑山張後胤帝即位以
燕王諮議從來朝召見賜燕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
後胤曰昔孔門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王
天下計功過宣聖百矣帝爲莞然刺睦州乞骸召見其

其精力問曰先生耳目聰明步履矯健何謂老豈薄雎州耶欲何官當以授後亂謝不敢已從所請授國子祭酒未徽中致仕朝朔望年八十二卒贈禮尚書高宗爲晉王句容許叔牙蘭陵蕭德言以侍讀同勸講叔牙邃詩禮德言明左春秋每開經輒祓濯束帶危坐誦說或問之德言曰誦說先聖之言敢不敬乎以秘書少監老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給全祿于家叔牙官弘文館學士獻詩篹義十篇詔付司經開元末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踐褚馬侍讀雖賜加賚賞而禮遇寖衰矣○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幼勤學未通解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劑焉驚悟忽心智開徹遂徧明六經諸儒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擢太常博士出

為臨渾令，棄官去。與前散騎常侍解琬，其杜門畢思經術，訢訢焉。以張說薦，擢禮部員外郎，轉博士。每休沐，講授不輟。於易、老尤精。弟子貧從受學者，輒給之。性和厚，人不見喜慍。家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為歲計，知章曰：知計則貧人何資？且吾幸有祿，忍奪民利耶？門人偃師孫季良，于東都國子監門立石頌德。○殷踐猷，字伯起，隣給事中不害五世孫。博學無不通。與賀知章、陸象先輩遊善，知章歎以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舉文儒異等，授秘書省學士，終申州刺史。以叔父罷，哀慟嘔血卒。子寅，事母謹，病且死，以不終養為恨。寅子亮，斷指剪髮，置父棺，誓終養祖母如父存。世孝德如此。○元行沖，名澹，以字行，後魏喬孫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梁公仁傑甚重之。行沖自請曰：富貴家，肯畜有脯腊膎膴供滋膳，必有參朮薑桂防病疾。門下客充珍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授察關內，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為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連四十人，行沖具列其枉狀，以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以誣陷下，行沖鞫，行沖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題之。已固辭刑獄官，求散

秩充簡較集賢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爲疏立學官時
左衛率長史魏光乘自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
行冲總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相說言戴聖所錄已向
千載與經並行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
有如鈔撮諸儒其非之徵加整次實本炎舊殆未可立
也尼不立於是行冲著論辯之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
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鄭黨獄起康成
於窮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
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於禮經康成見之矣章句
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
例支分而箴石間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羣言之錯
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礱命曰類禮所謂異而不害
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副陛下纂業乃制諸
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舊
擯壁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敗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
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
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羣疑非
正獨智爲讎自古而然其難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而
孔扶與俗浮沉每誡季產曰今朝廷率章句是學君獨
脩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

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請讓、諸博士莫不恚恨、光祿龔勝至懷慍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至以改亂前志、非毀先帝詆之、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傳、猶追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爲鄭學馬昭駁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歲時疲於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爲仰、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士大夫雖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愼、寧稱孔聖有誤、諱聞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耳、以老請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尚書、謚曰獻、是時較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上之、詔諸儒平議、博士以下不能詰、崔仁師條其不合大義者、駁奏之、遂報罷、直弘文館王元感、亦上所撰書、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詔下平議、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數沮詰、元感申辨不詘、魏知古歎之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咸惜其異聞、聯疏理之、於是天子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故遇合命也、○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罷以毀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為舉首累集賢殿較理玄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樂修撰國大典禮輩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充弔祭冊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其舟者數百人俱何忍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外國者多齎金帛貿中國所無物為利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郎道死猶以尸將事尊命也吾得委乎竟成禮而還累禮尚書卒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齒胄法頗具類萃滯名物度數於禮不深通于登性溫恕事繼母孝官右拾遺補闕熊執易將疏論裴延齡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其中雷霆之下君難獨處遂名上同官後進者多顯登與右拾遺蔣武十餘年不調泊如也以東宮恩拜給事中憲宗召問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爭判國子祭酒進工尚書卒子融世家學累戶侍郎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財皆陛下府庫周仁公違

詔書進小利希恩恐海內效尤因緣刻剥生人弊矣請
重責違所進代貧民租先是諸儒當官議典禮持論者
有潁川陳貞節丹楊施敬本范陽盧泌聊鄭王仲丘之
倫並以所習適職司耳會昌後儒益稀少朝有大事多
本融議是正云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潤州
丹陽主簿秩滿不調遂屏居茹蔬糗爲春秋學考三家
同異失得及博采先儒注釋而考衷於聖經號集傳復
攝其綱條爲例統歷十年乃成其言曰孔子脩春秋以
爲夏尚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
之以文文之敝僿故救僿莫如忠夫忠者文之本文者
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末且敝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
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而用文周公沒莫知所以改

故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其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遠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以忠道原情不拘空名不尚猜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而詩亡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明王法以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又言春秋紀師無曲直之辭

者何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王者有征無戰而諸侯專之雖差愈庸得善乎故一正之以法其差愈者其甚若則在乎其文此見聖人絶惡之源原情之法也餘若盟若會法皆用是其於禘郊之義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大祭明郊非周公之意皆足以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其餘發言侵言伐之例曰謂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也發取邑之例曰言以力得之不與其專奪也諸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亦皆度越於諸家至謂杞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

於楚人殺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惟其當所謂瑕瑜不相掩也自三傳裂而論注者專所學以訾其所異以擊排相陵高以至於悖義傷教者前世多有之至勛始極精研窮於聖人之旨味人之所不味而春秋之宗始著察以授其高第弟子河東趙匡伯循陸質伯冲勛卒質與其子異裒錄勛所說春秋以授匡纂會之匡質所稱趙夫子者也其後質旣從啖先生及趙夫子游得制作之旨合古今同異以講授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而其書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微指二篇辨疑七篇柳宗元稱

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文武爲首周公爲翼苞羅旁薄胶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輯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其物得孔氏遺趣也以素善宰相韋執誼附王叔文故質用叔文力得召入給事中因頗左右之爲皇太子侍讀爲古今君臣圖以獻而質亦已病矣憲宗即位逐叔文及其黨而質以勸講恩得全疾病臨問有加禮既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之書而通其意私謚曰文通先生始質爲給事中時與柳宗元入尚書同日君同巷而宗元師尊之請傳業質亦欲舉所學授之會病不果宗元後於淩準所得質所著書讀之謂人曰

令吾生前此數十年則不聞是學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其篤信如此臣官泮州刺史質歷台信二州刺史當大曆時唐人文日盛而學士覃意於經術助臣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彜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啖氏最盛宋孫明復著尊王發微大都本啖先生程純公有言開元秘書言春秋者七百餘家至叅然往往棄經任傳雜符緯使聖人之心鬱而不章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始大光瑩出諸家之表雖未必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塗要之不詭於聖人蓋其近也惜其書粹者在集傳而世

徵其傳今考觀其存者一二亦足知其道之所至矣其弟正公顯作集傳頗原本劭意云時有京兆參軍高定者相郢子也精王氏易嘗爲易圖合七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薛放河中寶鼎人兄戎少篤學不求聞達隱毗陵之陽羨年四十餘觀察使李衡辟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命衡代復自引歸山辟福建觀察使柳冕府守正不阿意幾得過去游江湖間後歷衡湖常刺史觀察浙東所蒞以政績聞放端厚寡言乖貞初充皇太子侍讀穆宗立未聽政放多在左右參機密穆宗曰先生宜遂相輔朕矣放頓首曰輔弼之任必高賢大良臣不足任也召對思政殿賜金紫轉工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先聖之至言仲尼所發明皆天人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固不可與經典爲比也帝曰六經尚矣然志學之

士白首不能盡通於何其要對曰論語六經之精孝經人倫之本先漢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此其要矣帝曰善轉禮尚書判院事族閭門孝睦孤孀百口韜貧咸給贍苦俸薄因召對懇求外任以節鎮無闕授廉訪使鎮江西清絜為理人懷思焉卒帝癈朝一日時趙郡李遜幼孤與弟建寓江陵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日為督丐成其業同致休顯建遜貞方戒放道義元和巳來稱令族

論曰唐無經學而有其經學則經不可廢故也必也啖趙乎本經而核傳然而未光也其韓退之乎扶教而原道然而弗躬也學深於本情復於性治規厚下李文公近之矣

明盱郡鄧元錫箸

唐文學傳

唐柳柳州宗元言之曰文之用二端辭令褒貶本乎著述宜藏於簡而著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宜播之謡誦者也著述者流蓋昉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三者旨乖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每難其兼唐與太宗以武功定海內始櫛沐風雨曾未暇於詩書追于

御極忠良輻輳與討謨於王政國紀猶未遑斯及也時平多暇爰有備屬託典篇什而詩始萌芽嘗作宮體詩示侍臣使屬和學士虞世南進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猶陳隋流靡詩一傳臣恐天下或風靡於此也必也有作當摹雅誥臣不敢屬和帝曰善因輟不復爲久之爲詩述前代興亡以風辭依典則而世南則既卒矣帝憮然曰昔鍾子期死伯牙爲不復鼓琴朕此詩將於何示之乎命褚遂良即世南几筵焚之燕群臣積翠池賦詩常歡甚畧涯分旁狎侍中徵屬和卒聯云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不亦善乎乃徵言未嘗不約我以

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悅之以爲禰衡潘岳之流召見謂之曰昔衡岳豈不誠才顧恃才而傲以不遂故成才者難爾必鑒之繇斯而觀君臣燕豫維安乏儆不溺於華淫今讀貞觀詩雖氣韻格力少謝漢魏而晏晏乎有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之象焉下濟之光箴儆之詞時登于牒誦弘文館學士衞人謝偃奉詔撰述聖賦又獻惟皇誡德賦大理丞洹水張蘊古撰大寶箴皆賜帛答焉偃誡德賦畧言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

無荒禽內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故三皇不足六
五帝不足十也若夫恃聖驕力狠戾倔強去聲忠良是棄
謟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絕壤厚賦重斂積
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而夫
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
豫萬國同歡一人失德兆庶俱殘一動而入衰亂一言
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斯忠述主美者爲佞苟承顏以顧
旨必蔽視而虧聽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
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崔
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既兄

日而姊月。亦效乾而母坤。金翠溢目。絲竹盛耳。賞罰在躬。榮辱繇巳。語羲皇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壯。侈心因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是而思止。勿忘潛龍之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以存。天道無常親。𪽟古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巳。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

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
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右事出警入蹕四時同其慘
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
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
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
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
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情外荒蕩心難得之
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
拒諫矜已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

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惟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不識不知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胸臆忘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
而後命賞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
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
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
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
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
者隨深淺而皆盈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
吾皇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

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苞括
治體抑揚詞令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
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皆詞典義
正豈曰其文及乎永徽龍門王勃華陰楊炯范陽盧照
隣義烏駱賓王稱四傑並秀於前欒城蘇味道趙州李
嶠齊州崔融襄陽杜審言號四友齊名於後而內黃沈
佺期汾州宋之問實始約句準篇研鍊精切穩順體勢
回忌聲病卯饋事合五米以成文音律比衆響而諧樂
律詩倡馬雖微涉未造而光華肇新是謂初唐風之始
也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薛少保稷之郊陝篇

張曲江九齡感遇等作雅正沖澹諧合風人郭代公元振之
寶劒篇張燕公說之鄴都引調格漸高凌俗自振駸駸
乎盛矣梓潼陳拾遺子昂奧然獨立文不按古作典而
成音響沖和詞旨幽遠庶幾哉阮生詠懷之遺焉故能
掩王盧之靡韻抑沈宋之新聲繼往開來冠冕一代評
者目以為唐詩正宗

勃字子安大儒文中子通孫交趾令福畤子也六歲解屬
文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與兄
勔勮並著才藻父友杜易簡稱之以為王氏三珠樹也
未冠應幽素舉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傷道乎家貧道未

成而干祿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强而仕作倬彼我系詩數獻賦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秘略書成王愛重之會諸王戲鬭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見之怒曰此交搆之漸也斥出府勃旣廢客劍南嘗登葛山曠然遠望慨然思諸葛孔明之功賦詩以見志後補虢州參軍倚才陵藉僚吏爲衆嫉有官奴抵罪匿勃所衆微得狀勃懼事洩輒殺以滅口法當死赦除名父福畤坐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墮水悸而卒年二十九勃屬文初不精思命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其倬彼我系詩最雅正詩

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錫社、派別枝流、居衛仕宋、臣豢相劉、乃武乃文、或公或侯、晉曆崩圻、衣冠攝弊、粤自太原、播徂江滏、禮喪賢隱、時屯道閉、王室如燬、生人多殣、伊我有裕、思逸其主、自東旋西、擇木開宇、田彼河曲、家乎汾浦、天未厭亂、吾將誰輔、伊我祖德、思濟九埏、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夫豈願焉、其位雖屈、其言則傳、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貽厥孫謀、永爲家寶、伊余小子、信慙明哲、彼網有條、此車有轍、思昇人事、克終前烈、于嗟代網、卒余來縶、來縶伊何、謂余曰仕、我瞻先達、四十方起、夫豈不懷、高山仰止、願言毓德、晦拔飲水、有鳥反哺、其聲嗷嗷、言念舊德、憂心忉忉、今我不養、歲月其滔、俛僶從役、豈敢告勞、從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勞伊何、來參卿事、名存實爽、負信愆義、靜言遐思、中心是愧、

文中子作書百二十篇、其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勉思之。寤、作大易發揮、謂王者乘五德之運、以王自皇帝至漢

五運適周，復歸于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後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五行之沴氣也。作唐千歲曆。其後李嗣真、崔昌、閻伯璵祖述之。於是玄宗詔以唐承漢，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本勃所測悟云。

烱應神童舉，拜較書郎，爲崇文館學士，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贈行，以箴戒其苛。烱至官，以苛敗卒。中宗復辟，以舊寮贈著作郎。時海內言文，稱王楊盧駱。烱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燕公說評之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滅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其渾天賦，雖辭謝高古，而言天則且辭矣。

照鄰，字昇之，以風慧爲鄧王府典籤。王愛之，以爲吾相如也。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所遺玄明膏服之，而病會父喪，號嘔血，丹輒出，病益甚，足攣廢，一手又廢。客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

時供衣藥資之已又去之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瀕水岡其廬又豫為墓假卧其中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備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後封嵩山聘賢士已又以病廢著老悲交以自傷久之病不可堪能與親屬別赴潁水自沉武后時賓王數上書言事不報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從徐敬業起兵為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得之矍然曰此誰筆或曰駱賓王也后太息曰宰相之過也人如此才而不用能無望乎敬業敗賓王亡命去眾謂已死久之有顯者題靈隱寺壁得樓觀滄海日之句對未屬沉思有頃一僧曰何不云門對浙江潮耶顯者驚異之詰所歷無知者已忽避去迹之不可得則賓王也後莫知所終初四傑齊名時流推挹吏侍郎李敬玄尤重之引示天官裴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為幸見勃兄勮與蘇味道曰皆銓衡才也後勮味道皆至天官侍郎而四子不遂皆如行儉之言

杜審言字必簡晉征南將軍預遠裔也擢進士性才傲世蘇味道為天官侍郎集選人試判審言就試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羞死耳又嘗語

人日吾夜夢當得僞官、作僞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搆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方宴酒酣、審言子幷年十三、懷刃傳其腹、季重中傷死、且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若訥誤我、幷亦爲左右所殺、審言坐免官、士友哀幷孝烈、賦哀誄悼焉、神龍初審言坐與張易之兄弟過、流嶺外、尋召修文館直學士、卒、方病時、宋之問武平一等來問、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若、然吾在世、久壓公等、今且死、大慰、崔融先卒、審言爲服緦、之問以傾附二張得幸、坐遷隴、以告駙馬都尉王同皎殺武三思、得鴻臚主簿、睿宗立、以獪險盈惡流欽州、賜死、佺期歷中書舍人、與之問始造七言律、而佺期尤長其古意、與慶宮宴應制、氣格雄渾、意象旁薄、其與之問同度嶺言別、情致痛快、即唐人不及也、其爲律始猶漢祖蘇武李陵爲古言古始也、時人爲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陳子昂 字伯玉、 梓州射洪人、家故豪、少未知學、尚氣決弋博、他日入鄉較、始感悔、痛修飾、就學文明初、舉進士時

高宗崩東都將西葬長安而關中無年於是子昂上書言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以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中之粟收山西之寶然後能以其長轡大策横制宇宙也今則不然燕代廹匈奴之憂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而贏糧郡國丁男千里而乘障秦之首尾已不完矣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荐饑薄河而右赤地千里循嶺而北轉徙流離此朝廷所備知也賴天悔禍去歲稍稔而流亡未及田野尚蕪白骨縱横阡陌無主至於蓄積可為寒心陛下不虞其難貴承先意長驅大駕按節西京千乘

萬騎於何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督老扶稚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昕遺噍再罹艱苦不堪其困逸爲盜賊豈不可深慮也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一統之無外也況瀍洛之中天地交會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何以加此且太原倉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當何以遏之哉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是人願陛下垂念武后奇其

才召見之占對慷慨擢龢臺正字垂拱初有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上書曰臣聞之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故王政莫先於安人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而元氣調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順天德以養成群生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而終其天年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而草木茂遂故陶唐有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變疾疫大興終以滅亡

不和之失也迫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而天人交和及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訴讟天地山冢崒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徂洛屬之楊州疲生民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大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陛下含天地之大德秉日月之至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爲三皇首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

不率脩顧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
更始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
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
廉以除貪吏謂不數期且見太平夫太學者政教之地
也君臣上下之所取則也俎豆揖遜之所繇興也願引
冑子使歸之太學以隆治本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
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臣伏願陛下所為九道
出使者巡行天下申黜陟求人瘼欲使萬方百姓知天
子夙夜之勤也百辟群臣知天子將考績而任之也姦
宄不逞知將屏逐而驅除之也則莫如擇人乍可以恤

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爲使而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申敕以所爲命使者之意令自京師以及郡縣登拔才良訪求民瘼以宣布上意則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有遣使之名無任人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迹往迎來爲費無量臣見其損而不見其益也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出使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耳其二言陛下宣下恩澤詔書德盛意美然必待刺史縣令謹布而奉行之誠得其人則主恩宣流恩澤被於下不得其人則如委棄

有司掛諸墻壁已耳百姓何自而與被之是知刺史縣令者政教之首帝王之所甚重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而謗之故庸人循資皆任縣令此教化之所以凌遲也其三言天下有危機靜之則福動之則禍者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百姓輕生則易爲亂而天下不危未之有也今軍旅之興自劍南盡河隴山東河北之地死亡流離既畧盡矣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征伐調發一切停罷使父子兄弟終得相保所謂能靜其機也臣所竊恐者將相貪夷狄之利以廣地强武說陛下

而動其幾機動而禍搆矣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及告密羅織之獄用子昂上疏曰自徐敬業首亂唱禍陛下聽執事者之過計欲息姦源大開詔獄諸迹涉嫌疑者得傳相逮引窮捕而深竟之其姦人熒惑乘險誣詆糾告疑似圖爵賞者陛下又屈法而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天下喁喁罔知所措此土崩之勢也有隋之季天下猶平人心未變故楊玄感之亂不踰月而敗是其初固未始好亂也煬帝不悟加之以屠戮窮極黨與殺人如麻流血成澤而天下始靡然思亂雄俊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惟陛下

垂念后不聽時吐蕃九族叛詔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戰有功請朝后以其嘗擅破回紇終不許子昂上疏曰國家所爲能制九姓者繇十姓強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於下吏也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回紇殘破磧北諸國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惟金山諸蕃共爲形勢今阻其善意請朝不許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懷突厥報讐之懼烏駭狼散臣竊恐河西諸蕃自此拒命也不聽而吐蕃果終后世爲邊患后欲發梁鳳巴蜑卒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子昂上書曰臣聞亂之所生必繇於怨雅州羌自國朝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旦

致誅其怨必甚怨甚必且蜂駭逃亡阻山爲盜則蜀之邊邑不得不宿兵連屯兵久不解禍亂構矣此後漢末西京累敗之所繇也吐蕃桀黠多姦自抗天誅二十有餘載矣大戰大勝小戰小勝未嘗敗北國家以薛仁貴郭待封虓武之將屠十一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還以李敬玄劉審禮廊廟之羆罷十八萬乘於青海之澤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驅顚頓之兵而還襲吐蕃必無幸矣吐蕃貪蜀之富欲盜土之日久然勢不能舉者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頓餓狼之喙而不得肆也今乃闢邊疆開隘道夷阻險使得收奔亡之種爲

鄉導而窺邊是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爲西南一都會爲國家寶庫天下珍貨畢出其中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乃圖僥倖之利以委西羌殺無辜之衆以傷仁恩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姦盜已主其中矣如令國家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而後可不然山東饑弊關隴蕭條誠聖人思寧靜和天人之時而謀動甲兵竊不殆哉事得寢后以子昂論議泥古不合變而終愛其才復召見令論爲政之要適時宜若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條以其意對奏八科一曰措刑二曰官人

三日知賢四日去疑五日招諫六日勸賞七日息兵八日安宗大畧言大人所制天下必有凶亂悖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及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與之更始蓋刑以禁亂亂靖而刑息固其理也今承平日久百度已備人思樂生而刑急網密俾人有慘毒之痛况者大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而詔獄復數用獄吏不識天意鉤捕支黨株蔓推窮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赦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

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嫉僞猶鸞隼之不接翼薰蕕之不共𣗥也何者以德盒

凶勢不入以正攻邪勢不利以廉勸貪訛不售以信質僞勢不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反也今天下未嘗無賢人賢人未嘗不思效用也顧無其類以致之則不能以自進陛下又以嘗信任者之不效而疑於信賢竊伏以為過矣昔人有以噎而得病者欲絕粒而不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之於國猶食之在人也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士陛下誠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任而能信信而能終則賢才以類相舉而天下之理得矣臣聞勞臣不賞不可以勸功死士不賞不可

以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此非所以表庸勵行也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今逋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此多緣坐揆之人情宗室子弟能無自疑願陛下重慰曉之賜愷悌之德使人得自安后雖數召見問政事子昂辭婉意切歸於復古措刑故奏聞輒罷已擢右拾遺會遣武攸宜爲大總管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以充軍擊契丹子昂諫曰此一時權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也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醜何至免罪贖奴備驅使傷國大體乎時攸宜方貴寵表子昂爲參謀以

重軍數陳計不用子昂多病居職恒鬱鬱不樂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養父罷廬墓側致哀子昂倜儻有高才好交游樂施予篤於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厚善射洪令段簡貪暴聞其富害之誣以罪逮送獄死獄中唐興文章承陳隋風競組麗淫於流靡至子昂實始仰窺玄化俯測倫冥下洞世哲遠尋阮生詠懷之什作感興詩三十六首蟬蛻哇逕神遊八極存之隱約味之玄澹詞旨幽邃音節高壯非復當世詞人所可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珍也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後杜子美甫

過故宅詩云。位下冒足傷。所貴在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韓退之愈亦以為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稱其著作比興兼有其長。唐興以來。一人而已。

明皇帝既夷內難。海宇清晏。臻於低平。得垂意於篇什

過晉陽宮。獵義成。幸鳳湯泉。發太行山。渡蒲津。出潼關

諸觀游有詩。過大哥山宅。暇日及兄弟遊興慶宮。時展

覯有詩。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

宴都堂。兩相群官宴。麗正殿宴。樂遊園。優俊賢有詩。燕

公說巡朔方。太守邕任滑臺。崔日知往潞。有送詩。送十

道採訪使及朝集使賜諸州刺史題坐右垂生民之寄各有詩賀知章歸四明有祖餞詩而宋廣平姚令公燕許諸公各颺言遂歌相倡和有奉萋萋斐斐雝雝喈喈之象焉而曲江始與公特深比與柔滄者思冲雅其音將順臣救颯颯乎其有餘思當此之時君奉丕構曰艱難安可忘臣扈清蹕曰三斥既在天君申翕和曰荆枝棣萼臣贊上德曰敦族友兄君曰三傑二臣臣曰江河象綿君曰端拱垂裳長懷御遠臣曰共憑神武遠靜鬼方君欲黎庶繁殖曰勞近臣臣推弘覆黎元曰合天德從賀監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藹藹乎白駒空谷之

慕也從開府曰妙旌循吏德特恍庶珉必翼翼乎鴻鴈
劬勞之思也可謂巽曰需雲交融旁洽大風小雅一字
千金者矣以能金鏞作而八音咸宜玉燭調而萬品竝
曜作者雲合絕後軼前而開元天寶之間氣格聲律至
祥夫備李供奉白天才神逸超絕人群以氣爲輿以神
爲馬以高遠自然爲極而窈冥惝怳縱橫變化可以通
造化而泣鬼神杜拾遺甫宏力厚蓄兼總條貫椎高深
渾變化排闔高者巍峩凋者旁薄深者不測奇者詰曲
抑之沈實揚之妍華有聲有色有香有味極古人之體
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他如孟襄陽之深雅賦何必多

王右丞之精渺玄而有詣儲光羲之眞率王少伯之秀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冲秀常建之超邁各以其所長鳴雖十九首之溫柔敦厚建安黃初之典深爾雅未之逮也而樂府七言至是而始暢近體律絕推是爲正宗法度森嚴神情俱際時乎人乎唯是爲獨兼矣而唐詩之盛盛於此

李白字太白蜀郡廣漢人爲唐宗達屬母夢長庚星墮吞之而生白因以名十歲通詩書少長爲蘇許公頲所知以爲才比相如喜縱橫擊劍爲任俠初隱岷山已出居襄漢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以女妻焉留居

者三歲又去之齊之魯卜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爲洗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天上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賦頌一篇帝大歎賞賜食至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白豪酒日與飲徒縱酒長安市帝坐沉香亭楊妃從飲酒樂甚欲得白爲樂府召入而白乃大醉不知人左右以水頮其面稍醒乃問知上旨作宮中行樂詞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大喜自按聲爲弄笛吹之時高力士最貴重白侍宴醉顚指力士使脫靴力士恥之摘詩中婉諷語用激楊妃怒妃

懃恚譖之。詩云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白自知不爲親倖所容恐久且得罪懇求還山賜金放還白益驁自適聳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以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因肆所意欲輒往不顧反北抵趙魏燕晉西抵邠岐歷商於至洛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欲以耗壯心而遺餘年會安祿山反上皇命永王璘出鎮江淮自時臥廬山迫致之作永王東征歌拳拳與復而璘據東南爲亂白亡之彭澤璘敗有司糾白汚璘官坐繫潯陽宣撫大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薄宜

貰釋之辟爲參謀尋辭去或曰非也白游幷州時汾陽王子儀爲幷較犯法當死白嘗救而免至是子儀請解官贖白罪詔長流夜郎於是白遂泛洞庭上三峽至巫山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其行游與所欲至則一日千里一過勝景或終年不移蓋其趣也早發白帝城、賦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又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三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其山中問答賦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性耆酒志意弘達才識逸絕飄然有超世獨立之心其爲詩往往興會屬詞肆其天妙格高旨遠而從容於法度之中白常言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

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何有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訖謝眺青山欲葬焉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表其墓訪後裔惟二女孫嫁爲民間妻進止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比葬東麓非志也傳正惻然爲改葬青山立碑焉欲爲二女更擇配士族皆辭曰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家繇云白自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賦古詩三十二首首篇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廢興雖萬變[illegible]章亦已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其志遠如此開元中白

既以楊妃譖去國意怏怏作雪讒詩天寶中北討奚契丹勤於兵作戰城南天寶末君子失位小人用事致喪亂天子幸蜀舒憤懣作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等篇閎肆俊偉參差屈曲幽人鬼語使人一倡三嘆而有遺音而抆淚謳吟又足以繫夫三綱五典之重識者稱其深得國風諷刺之旨其七言絕如畫中神品氣韻生動窅然入微獨高於盛唐諸公其五言律清新俊逸如無法度而從容於法度之中白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俳優哉遂謝不復爲獨於黃鶴樓見崔顥所賦閣筆去涵泳其

氣格於鳳凰臺鸚鵡洲戲摹為二律云

杜甫字子美京兆杜陵人修文館學士審言孫也七齡能詩詠鳳凰有壯思九齡能文甫成童出遊河南崔鄭州尚魏豫州啓歎異之以為似班揚未易才也家貧不自振下姑蘇渡會稽放蕩齊趙間望嶽登兗城樓從李白及高適遊甚歡酒酣登汴吹臺慷慨懷古時人莫測也北海太守李邕負才無所下見其詩折行輩造焉舉進士連不第困游長安中作今夕行年已四十矣天子朝獻太清宮饗郊廟作三賦上之帝奇焉命待制集賢院宰相召試相林甫忌悖不理也調河西尉甫高簡厭治簿書

奔走不屑就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上賦頌高自稱道不報時天寶政失甫觸時憤事知必且釀禍畜亂不止也以無位不得諫中邑邑不能自已輒依古風刺之義言之無罪聞者足誡據之詩以風及亂既昌逆臣恣睢荼毒生民蟠蠖宗廟而王師數衄敗不振施于乾元大曆王綱解弛而亂離斯瘼也又憤憤不自聊依春秋之義以誅亂討賊爲詩志焉至其追往盛悼今衰又上悲天命下哀民窮感時憂君疾痛慘怛流涕悲哀而不能自已亦托之詩以爲傷故杜稱詩史以史道存焉爾也始天子寵楊妃任其弟國忠爲相呼其姊秦虢夫人爲

婕。權寵赫奕窮欲縱病人也作麗人行天子慕遠畧開
邊。而人疲於兵作兵車行安祿山反天子入蜀甫陷長
安中。皇子孫流離道路而王師敗績作哀王孫作悲陳
陶。悲青坂作哀江頭。脫身走三川自鄜州羸服奔鳳翔。
謁肅宗行在。天子嘉其自賊中來忠苦辛也勞慰之。即
授右拾遺。作喜達行在所無何宰相房琯師敗績又爲
客董廷蘭所連染以罷相甫葥與琯爲布衣交疏理之。
帝怒。以甫爲大臣遊說。詔三司雜問相張鎬知甫爲營
救。帝意解。復官甫葥謝。且言琯自少樹立爲名儒時望
咸屬以公輔陛下委用天下皆以爲宜稱觀其憂主深

念義形於色要當有以濟時獨性簡曠酷嗜琴廷蘭貧
疾託門下依倚爲姦利琯以愛惜受玷汚臣傷其功名
未就志氣挫衄冀陛下棄細錄大故冒死有言陛下幸
赦臣死開言者路此天下之幸非臣獨蒙也然帝自是
不復省錄之矣時所在寇盜攘奪甫家寓鄜延彌年間
不通乞假往視作羌村作北征是歲收京師而回紇以
助師爲民殃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作收京作留花門
扈駕還京師在諫省念許身契稷比南金而時多故遲
回違所心也作晚出左掖作題省中壁作暮宿左省作傷
鄭十八虔王中允維陷賊中而法吏不憐才原心獲嚴

譏也有贈篇無何坐法出爲華州司功參軍始甫自賊中間關歸得美官方欲自展效乃竟出奔走爲小吏鬱鬱不得意作至日遣懷呈兩省舊閣老故人中興諸將収山東不搗巢乘虛過空同清燕朔也上皇在蜀天子即位靈武上皇還京師而雞鳴問寢當豫也平兩京將士皆侯王上無可賞之官且尾大不掉成藩鎮也若諸閔農休兵汲汲乎有長世子民之慮焉作洗兵馬行天下大亂兩京賊充斥民疲於兵作新安吏石壕吏作新婚垂老無家別作前後出塞已棄官客秦州出鐵堂峽入寓居同谷縣負薪采橡栗自給作秦州雜詩作七歌

巴入蜀客劒南入成都府作散愁作恨別成都尹裴冕爲結廬浣花溪居之作卜居作堂成作狂夫召補京兆功曹參軍甫留蜀不至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以世舊。又同官兩省禮敬焉時親詣其廬及武入朝蜀亂甫去成都客游梓閬中當是時范陽負固甫傷燕者舊曾不能反正自歸也作漁陽廣德初吐蕃寇奉天大子幸陝汾陽王復京師作遣憂作收京作有感作送班司馬入京作傷春釋悶作憶昔嚴武再帥劒南甫復歸成都作草堂作四松作桃樹已武表爲簡較工部員外郎參軍事幾復引用而甫直率多傲睨又恃舊故時時以直

諫與武忤而幕中諸年少忌前背毀之也復內不自安作遣悶作宿府作去矣行作赤霄行作莫相疑行當是時甫客遊蜀依帥幕爲徵官困矣有遺之褥段中繡掉尾鯨水族羅之以爲煌煌珠宮物非所當也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謝不受帥武卒作哭嚴僕射歸櫬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客居雲安感置身逢時之難作三韻三篇感河北三鎮擁兵不朝列藩不憂國舉軍須自供吐蕃回紇時寇京城不靖也作諸將作近聞作遺憤作杜鵑傷時禍亂未息興起司空王思禮司徒李光弼鄭公嚴武汝陽郡王璡秘書監李邕少監蘇源明台州司

戶鄭虔終于張相國歎舊懷賢前後存沒不詮次作八
哀移居夔州郭上白帝城感先主武侯能以蜀自奮成
開濟功也作詠先主武侯廟作蜀相作八陣圖作古柏
行感開元天寶間政化如水旱歲若神令禍亂皆至也
作宿昔作洛陽作提封作能畫作歷歷作秋興八首還
居赤甲無聊賴自憤作晝夢已又遷瀼西無寧止困甚
念弟觀自中都到夔許迎妻子來家江陵同居作喜寄
觀三首因飄然有南下泛虛無對瀟湘之思作暮春三
月巫峽即事聞觀至江陵將去巫峽下江陵瀼西有果
園四十畝棄贈人遂泥舟瞿塘赴焉作江漢作析檻行

移居公安憩數月去之作曉發公安作歲晏行巳卜居不遂觀聲息不復聞自是往來湘潭間登岳陽樓汎洞庭青湖望衡嶽皆有詩時客游無壬寄家舟中常以舟行游無侶飄如也作舟中伏枕舟中雪舟中小寒食燕子來舟中巳留滯耒陽郛游嶽祠會大水涉旬不得食縣令爲具舟迎之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蓋甫志意豪隘入世自廣於素位不願於土皆安之學未有聞故終困以死也而其詩以終困而大昌既沒而大行與李白並稱曰李杜昌黎韓愈推尊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卒後四十年孫嗣業始克舉其喪葬焉學

士元稹志其墓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世之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其惟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哉否乎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說者至以爲六經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後便有杜子美云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也徙家蒲州九歲知屬辭性孝友

母喪毀幾絶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工草隸善書妙解
音律天寶間為給事中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玄宗西狩
維為賊所得以藥自下利陽瘖欲自免祿山素聞其名
令迎置東都僞署給事中維常稱病不朝請居普施寺
祿山宴凝碧池維聞之悲涕為詩有萬戶傷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賊平以受僞官下獄時弟縉有
盛名通顯請解官贖兄罪會有得凝碧池詩以獻者帝
悲其意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已復官尚書右丞縉出
刺蜀州維自表臣有五短縉五長臣所不及臣備員省
戶而縉遠補外乞解臣官使縉還京師上元初在鳳翔

疾作書別縉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維
風韻高曠以詩名開元天寶間別墅在藍田輞川有鹿
柴漆園木蘭砦竹洲花塢之勝輞水環焉維與客裴廸
往來泛舟其中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事佛悟禪悅食不
葷衣不文繡喪妻不復娶孤居三十年屏絶塵累詩高
遠瀟灑有無言之境不可說之味不窮之趣其楚聲尤
超詣識者以爲宋玉之下淵明之上其云文寡和兮思
深道難知兮行獨善乎其自名矣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
門山風神散朗短褐長夜賦詩自若不以貧餒介意文

不拔古匠心獨妙行不爲飾動求真適遊不爲利期以放情年四十遊京師與右相張九齡給事中王維善維入直邀與俱會玄宗至直廬倉卒不得去避匿牀下帝知中有人問之維頓首曰主臣臣友人孟浩然也帝喜曰朕聞其名入恨未見耳何懼而自匿立召見勞苦之問所爲詩浩然即誦所賦詩有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之語帝莞然曰卿自不仕朕何嘗棄卿何誣朕也採訪使韓朝宗欲薦之招與游會故人至劇飲曰今日飲酒樂甚他遑恤乎竟不詣相九齡爲荊州辟置幕府九齡甍復自引去卒後王維過郢追念之晝其像刺史衙

亭名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
署曰孟亭

王昌齡字少伯、第進士、中宏辭科、嘗作長平伏寃文、弔枳道賦、但然仁人之忘、工七言絶、獨爲盛唐冠、以不矜細行、貶龍標尉、世亂潛還鄉、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後張鎬按軍河南、與諸將期救睢陽、曉後當斬、以老母乞哀、鎬曰、王昌齡之母、誰爲養乎、曉默然就戮、

儲光羲、兗國人、開元中進士、歷御史、祿山反、陷賊中、自歸、丹陽殷璠稱其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盡削常言、得風雅之道、而所著正論九經外義言博理當、有經國之材、

岑參、南陽人、早孤、博學、舉進士、試大理評事、拜拾遺、由薦於朝、稱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卓然爲時輩所仰、轉左補闕、出刺嘉州、識者稱其詩、如仰翠微之色、心曠澄瑩焉、

高適、字達夫、渤海蓨人也、少濩落無所治、家貧客梁宋、以

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尚文辭適年五十矣始學詩數
年間漸體格而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輒爲好事者
傳誦舉有道解褐爲封丘尉非其好也乃棄去遊河西
河西帥哥舒翰異之表爲左驍衛兵曹充掌書記從入
朝稱之祿山反拜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兵敗適自
駱谷西馳赴行在謁玄宗河池帝召問潼關師所繇敗
故適對曰翰本忠義可任將而病奪其明使至此監軍
李大宜既誓師而使倡彈箜篌琵琶日樗蒱飲酒不恤
軍蕃渾及秦隴士於盛夏赤日中食倉米飯然且不飽
故望敵亡散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諸軍帥各持節

而監軍數人更用事是何以待敵臣毋與楊國忠言之
終不見納使陛下親巴山劒閣之險未爲不幸也玄宗
憮然久之俾侍御史適負氣敢言權幸縮首及玄宗命
諸王分鎮而永王璘反肅宗聞適常論諫召問之適因
陳江東利害策永王必敗帝喜命兼御史大夫鎮淮南
與江東帥來瑱會師討之師發而永王敗兵罷以敢言
爲輔國所忌左遷太子少詹蜀亂刺蜀州遷彭州自玄
宗還都欲重蜀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而西山三城
列戍爲勞苦適疏　曰劒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也
自卭關抵黎雅界南蠻蘇茂州西經羌中至平戎城界

吐蕃瀕邊小郡各宿軍咸仰給於劒南異時以全蜀之饒山南佐之猶不能畢贍今裂梓遂果閬等八州專爲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而與也嘉陵比困夷獠痍痏未起耕紡失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其人不可得而役亦明矣可税賦者獨成彭蜀漢四州以四州耗殘之餘當十州之役不已難乎言利之人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差科朝暮案牘相仍官吏懼譴責及僥倖威以罰狀逋亡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頭背相望益資仰給地入有限而費出無涯爲蜀計者蓋甚苦矣又平戎以西數城邈在窮山險絶運糧束馬之路

坐甲無人之鄉外不足制戎狄內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之地而困全蜀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若謂已成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歸劍南使併力從事帝不納召還爲刑侍郎卒贈禮尚書適尚節義語王體世故衰衰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所至政寬簡人便安之

李頎東川人開元中進士調新鄉尉所爲詩發調秀雅際復情致尤工七言律惜終黃綬史無稱焉與王屋山人魏萬善有贈詩萬嘗自嵩歷齊兗遊梁入吳數千里訪李白不遇因下江東尋諸名山觀謝公石門於廣陵與白遇白稱其愛文好古獨往物表爲詩贈之時四明會稽賀知章性放曠清規簡善草隸書天寶三載舉進士歷秘書監累禮侍郎兼集賢院學士病疏請度爲道士捨所居宅爲觀賜觀名千秋御制詩贈行自號四明狂

客，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文詞俊秀名。
皇甫冉，字茂政，潤州丹陽人，玄晏先生後也，十歲能文，丞相張九齡歎異之，舉進士第一，大曆初歷左拾遺補闕，忠恕廉恪，居官可紀，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其詩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母弟曾，字孝常，亦稱詩，體制清潔，華不勝文，其寒生五湖道春及萬年枝，五言之選也，兄弟齊名，人方之張景陽孟陽云。

天寶喪亂，施于大曆貞元，二戎交侵，諸藩自擅，而光嶽之全氣遂分，劉隨州深心苦思，能感人於千百載之後，使之掩袂，而論者頗疵其思銳才窒，唯律爲精深，錢考功之清曠，韋蘇州之靜深，柳柳州之溫密，各得一體，迨于盧綸顧況戎昱李端諸人，篇什諷詠，不減盛時，而近體繁多，古聲漸遠，元和再振，武中書元衡，裴晉公中立

李尚書夷簡圓丘攝事西亭暇日賡酬膠然猶足嗣響淮西盪平韓碑柳雅渢渢乎近古而體局大變昌黎博大鼓吹六經秋懷諸篇暮行河堤等作風骨遒上幾追建安白太傅秦中吟新樂府之作風時賦事美刺與比欲盡備夫六詩之義大哉洋洋乎而韓孟元白下至皮陸連聯鬭押累數千百言橫驁別驅肆焉而莫能自止香山晚耆易甘俚務諧衆聽令老媼讀之能解以爲工遂使盛際洸雅深渾之詩至於絕響施及晚唐格每下而力劣聲殺削而音微意苦研而思窒而唐風不競矣獨烏江張文昌籍頴川王仲初建所爲樂府或舊曲新

聲。或新詞古義。悲歡窮泰。快暢深至。庶幾古歌謠之遺。風變而近正。然取籍建樂府與李杜歌行。取晚季近體與開元律絕。挈而較之。判天若淵。又何啻鈞石於銖兩已也。杜甫漢朝宮闕李商隱馬嵬錦琴杜甫九日藍田庄杜牧九日齊山並觀之自見故元失之輕。白失之俗。郊失之寒。島失之瘦。古有定評。杜牧之至痛元白以纖艷不逞之詞。流傳人間。子父母女誦爲口實。入人肌骨。不可湔滌。有以也。流爲趙宋。迄用無詩。仲尼觀禮。季子聞樂。所謂吾不欲觀之也矣。大都初盛唐詩主氣。氣躡天生。天者渾灝。氣完而意不盡工。有之。而終主氣也。故格高。中晚後詩主意。意出人力。人者狹

東意工苦而氣力彌復不振總之初盛中晚音沿代變響之春禽入夏而變響秋蛩撫節而增悲人乘代運莫能自反而亦未繇自知也故曰有盛世之音有衰世之音有亂世之音有亡國之音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顧不諒哉善乎王元美之言之也曰盛中有衰衰中有盛盛者繇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趨下大力者爲之足以挽廻頹運洗幾者得之可以高蹈遠引微乎微乎於陰陽剥復之妙深其深矣藝苑卮言云詩至大歷高岑王李之徒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凡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溼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遞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强半仕三

巳五畝就荒天一涯
便是長慶以後手段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中舉進士至德中爲監察御史以簡較祠部員外即爲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爲鄂岳觀察所誣奏貶南巴尉有理之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卒長卿剛不獲上數遭貶逐故其詩深心自道有騷人之思雖少謝雄渾悲婉痛快稱獨至矣
韋應物京兆人周逍遙公夐之後少以三衞郎事玄宗豪不羈晚折節讀書盡棄其故習薄滋味寡言笑所至焚香掃地而坐翛然也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

歷鄂櫟陽令滁江蘇三州刺史居官恒以人流亡失職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白侍郎居易稱其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言宋蘇學士軾稱韋柳之作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而朱文公仲晦亦以爲氣象近道無聲色臭味云

大曆中河中盧綸允言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以能詩號十才德宗召見綸禁中有作使屬和以監察御史從渾瑊河中帝思之問綸何在驛召之會卒翃字君平南陽人以駕部郎中召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其知名如此錢起字仲文吳興人郎士元中山人皆天寶中進士起至考功郎士元歷右拾遺出刺郢州上林爲之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北齊五兵尚書建事齊有功賜田韓

城因爲韓城人貞元末舉進士拔萃科補較書郎對制科遷集賢較理元和初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天子說之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居易自以爲不世遇也造膝犯顏匡補剴直皆國家大慮語具帝紀中襄陽使于頔入朝悉所變歌舞兒納禁中求容居易自遣歸無令頔得以窺天子魏文貞玄孫稠貧甚以故第從子錢家典質莫能復平盧帥師道請以私錢絹贖還之居易言徵以正直任宰相太宗至輟寢殿材成其堂而後嗣不守陛下誠贖而賜其家爲費無幾爲激勸甚大無令師道得掠斯美帝悅並出內庫錢二千緡

贖還之河東節度王鍔因宦官獻羨餘求媚命進平章事居易言宰相人臣極品非重望元功不可授今除鍔則藩鎮皆生冀望心與之將綱紀大壞不與則怨望叢起又鍔在鎮百計誅求為進奉若得除將方鎮競為割剝民何以堪命事得寢監察御史元稹按河南尹獄方奏即擅令停務以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稹中人交訟而帝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居易言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來舉奏不避權貴家被嫌恨誣謗流聞今左降恐在位以稹為誡無肯為陛下當官守法者而內外權貴必且大縱中使陵

辱朝士中使不問而朝士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愈益
橫人無敢言又積自去年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枉法沒
平人資産奏王沼違法給券驛奏裴玢違敕徵百姓科
奏韓臯使將封杖杖縣令至死陛下赦法悉有懲罰計
天下方鎮處無不欲甘心積者今貶江陵判司是遂令
方鎮得報怨也諸剴當如此歲滿當遷官帝以其資淺
而家貧聽自擇官令相群以其私問之居易對曰臣聞
姜公輔爲內職求京府判司以爲親奉也臣有母家貧
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兼京兆府戶曹叅軍已丁母
憂去官還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盜殺相元衡居易首疏

請急捕賊雪國耻宰相忌惡之劾以爲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而惡居易者因掎摭之言居易浮華無行母因看花墮井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貶刺江州中書舍人王涯言迹居易所犯傷教道深害不宜復治郡貶江州司馬然二詩本居易平日所賦讐者文致之罪耳居易不以譽毀遷謫介意於廬山作精舍居之頹如也久之移刺忠州入爲司門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中書舍人宣諭魏博魏博帥田布遺縑五百匹辭布以聞詔使受之對曰布父讐國耻萃於一身竊自恨無力伙之忍受其遺乎況魏博用

兵敕使諭問旁午令人受其餽其何以待之帝曰善時天子荒縱宰相皆下才無猷爲河朔復亂元稹始與居易厚善如一人至是稹因嬖人徼險得召相乃扼裴度爲傾危居易使魏博力言度老臣忠勇可復招討舊任使專軍語具帝紀中不聽請外刺杭州築堤捍錢塘江爲湖以鍾洩其水溉田者千頃太和中分司東都二李黨事興以險利相傾奪進退毀譽旦暮無常而居易以姻家楊虞卿附李宗閔得用懼入其黨乃移病東都除太子賓客即拜河南尹復移病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刺同州不拜改太子少傅會昌初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

十五無子以姪孫嗣遺命不歸葬葬于鄴香山如滿師塔側云贈尚書左僕射方居易謫江州時元稹在通州乃集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美刺興比者題爲新樂府百五十首曰諷諭詩或卧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百首曰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歎詠者百首曰感傷詩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曰雜律詩凡十五卷約八百首以寄積遺之書言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地之文五材人之文六經而詩實首之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上自賢聖下至愚不肖微及豚魚幽及鬼神

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因經之以六義緣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熙良歌而虞道昌洛汭歌而夏政亂言者無罪聞者以誠莫不兩獲其心詩之用顧不重哉周衰採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而六義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如梁鴻五噫百無一二噫風

雪花草三百篇中豈誠捨之乎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
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
釆釆芣苡美草以樂有子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後
之作者餘霞成綺澄江如練歸花委露別葉辭風之什
六義不盡去乎唐興二百年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
者子昂有感遇詩鮑防有感興詩差爲近之杜甫新安
石壕潼關吏花門之章而已僕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
於書屏下有指之無二字示之者口未能言心默識之
後指此二字百十試不差五六歲即學爲詩九歲通詩
韻十五六工苦廢寢衣登朝來年漸長閱事漸多痛詩

道崩壞。常爲痛心。忽忽憤發。不量才力。欲振起之。又擢翰林。備諫官。啓奏之間。有可以救人病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上。廣宸聽。副憂勤。次酬恩奬。塞己責。而衆口籍籍。權豪貴近。目之變色。執政者扼腕之矣。嗚呼。嗟夫。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陳力以就列。時則去矣。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之。亦安往而不自得哉。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今爲言如此者。欲令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居易所自叙如此。始居易與元稹齊名。稱元白。居易以所爲秦中吟。得受知憲宗。而穆

宗崇元稹所爲詩百篇命左右諷誦宮中稱元才子居易忠州時自潯陽浮江上峽與稹會峽中三日後刺杭州稹罷相鎮浙東杭越隣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日於是二十年間二人所爲詩上自禁省下迨觀寺郵堠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不誦稹嘗行乎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歌詠其詩召問何詩對曰先生敎我樂天微之詩而固不知其即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僞者輒能辯居易始被遇憲宗以直道自奮於天子前犯顏爭可否以其言爲天下安危中爲當路所忌被擯斥乃逃於禪放意於

山水。既復用國益多故。又幼君益偃蹇不合。所居官輒病去。宗閔權赫奕時。終不附離。益完節自高。歸東都。跡沼種樹。構石樓香山。晩節經月不茹葷。稱香山居士。終焉。而稹得相名大損。其後稹先卒。居易爲誌其墓。畧言予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則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所。必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盡傷之也。晩與劉夢得善。稱其文神妙。莫先於詩。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時復稱劉

白。而渤海敬王奉慈七世孫戡。字定臣、年十歲好學。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恥之。徑及江東。隱陽羨山中。論著數百篇。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而蔑傳爲世重。集當世人詩類古者。斷以爲唐詩云。

盧仝、洛陽人。累舉不第。家食貧。獨破屋數間。奴一人。鬚長不裹頭。一老婢。赤脚齒亡。辛勤養親。畜妻子。而閉門謝客。不出者一紀。獨鄰僧乞米供之。抱春秋三傳。究終始同異爲精。河南尹韓愈愛其詩。禮敬之。即所居號爲玉川先生。至效其體爲詩。分俸給焉。貞元中。處士溫造、石洪、李渤輩。並召愈勸之仕。掩耳去。用法律自繩。修惡少騎屋下窺其舍。麥籍之。愈召賊曹盡取。欲重懲。仝以爲當長養節。猛政理非宜。請貰之。人服其量。自是名稍甚。公卿爭禮致之。後宿王涯第。預甘露之禍。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舉進士不第。棄去爲浮屠。名無本。嘗若吟。衝權京兆韓愈前導。不覺也。詰之。以質對。問所得詩。異之。與並轡而歸。爲布衣交。居法乾私寺。宣宗嘗微

行至寺聞鐘樓有吟諷聲登樓於几案取詩卷覽之烏
讓臂睥睨曰郎君何會此奪卷去帝不爲忤大中末除
長江簿卒

李賀字長吉唐宗鄭王後也七歲能詩韓愈皇甫湜聞
未之信過其家驗之賀立賦高軒過如宿搆二人大驚
賀自是有名日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以游與至輒
書投囊中暮歸足成之母探囊中見所書多怒曰是兒
必嘔出心肝乃已辭尚奇詭所賦詩皆驚邁絶人論者
謂其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補太常協律郎卒年二
四與宗人李益齊名益長歌詩每作一篇輒爲教坊
人以賂求爲供奉曲盛征人歌與早行篇好事者繪爲
屏障其廻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
傳誦之至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

李商隱字義山懐州河内人幼能文令狐楚鎭河陽以
所業干之楚美其少俊禮馬令與諸子遊楚鎭天平爲
巡官歳給資令隨計上都登進士第調補弘農尉又以
書判拔萃得侍御史時二李黨相擠如胡越谷不得相
通德裕秉政用王茂元帥河陽辟商隱爲茂元從事宗閔
黨太薄之而楚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其家恩放利
偷合尤深恨惡久不調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典牋

奏。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仲郢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卒。商隱博學強記。爲文下筆不自休。尙好玄素。時有深意可味。嘆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然晚唐詩氣格卑陋。彌下逾薄。惟絕句盛中唐遺致藹然。猶有存者云。乃有唐著作之方。施於廊廟者。則各有守官。詔制書策箋於中書舍人知制誥。記注實錄。則起居郎舍人專之。皆領於中書。太宗在秦邸時。以海內浸平。開文學館。延四方文學之士。而重文始此。既在御。置弘文館。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以從官兼學士。時召謨議。文教昌焉。於時被特召草制敕。無常員。無號名。開元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徐堅張九齡充之。掌四方表疏。諸批答應和之文。尋以中書制敕文誥多壅滯。選京朝官

有詞學者。入供奉。稱學士。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東。專內制。凡將相拜免。號令征伐。用白麻。音委之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握與樞。號稱內相。已置麗正書院。改集仙殿為集賢殿書院。置學士直學士。宮張燕公說知院事領之。則重文極矣。然唐沿江左。文尚流麗。章偶句儷。聯璧貫珠。爭色澤為工。不復能上窺周秦先漢之盛。聞皋陶史克之作。則啞然笑之。雖貞觀虞姚。開元燕許。更場蓋代。而沿襲蹈承。莫思其反也。天寶中。趙郡李華蘭陵蕭穎士。始欲以三代文章律度當世。而方莫能與。至大曆貞元間。物極思反。人士始頗頌習董仲舒楊雄劉

向之文陸宣公敬輿權文公德輿與梁補闕肅始稱淵奧
至元和長慶間韓侍郎愈倡之柳宗元李翺和之排逐
百家規摹上世法度森嚴覃思道術而文起六代之衰
東漢以來斯其盛矣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父為邯鄲令逮獄文本年十
四詣司隸陳冤辭深痛召對明辯司隸以其幼異之試
蓮花賦有文理其父出之事後梁為中書侍郎勸蕭銑降
勸江夏王輯兵毋縱掠見帝紀貞觀初擢秘書郎兼直
中書省奏籍田三元賦頌見稱賞擢中書舍人自武德
來詔誥及軍國制敕並出顏師古師古免僕射溫彥博

知其人請之帝莞然曰朕自舉一人則文本也爲中書侍郎制詔繁湊口授立成精練如宿構開弘文館太宗爲梁陳名臣子弟豈有堪招致者乎文本言臣竊以謂袁氏忠可錄也袁自粲死義來代有貞士隋入陳百司犇散惟袁憲獨立主傍王世充受禪群僚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獨托疾不署名今其弟承序清雅繼先烈宜可招帝曰善召承序爲館學士從至洛以穀洛溢諫曰養民猶種樹也種樹之日淺雖壅以黒墳暴之春日然一搖之立枯民經亂離始及於寬政願省遊畋減工役以安之無搖其本侯君集破高昌還私其珍寶劾下獄

文本疏諫曰古命將出師主於克敵獨當論其成功與否鹵簿貨賂無論也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得其利愚者其忘其死今君集等出師萬里平一國而還當論功豈當論於貪廉之較哉事得釋皇太子立命兼官辭曰臣荷寵任踰涯分何敢更希青宮恩敢辭命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禮禮焉進中書令有憂色毋問之對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中內自憂耳有來慶者曰當受弔不當賀也文本久在事倖賜畢委弟文昭出入終不嘗產業文昭當外補文本自請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

信宿不欲離左右令外補遺母憂因嗚咽流下帝惻然得留交本自以孤生不忍修泰於居室卑陋牀第無茵褥獨幃帟事母撫弟姪篤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以為弘厚忠謹議論經遠甚倚信之從征遼卒帝哀慟久為停嚴鼓贈侍中廣州都督葬陪陵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學十餘年至累旬不盥櫛其精如此從陳僕射徐陵學屬文從沙門智永所得縱觀晉王羲之法書研之遂臻其妙父荔陳太子中庶子卒世南尚幼毀瘠不勝喪叔父寄陳中書侍郎陷於盜父喪除猶布衣蔬食寄還乃復常

陳滅與兄世基同入隋世基官內史顯矣而世南屏勤
儉終不失素業江都之變世基與焉抱持哭請代不得
服喪哀入唐爲弘文館學士轉秘書監太宗命寫列女
傳于屛風時無本暗疏之不失一字世南身若不勝衣
而性抗烈不回撓每與帝商論古往必以諷帝遺失必
諫帝歎息以爲朕一言小失世南未嘗不悵恨也懇至
如此星孛于虛危帝問曰此何祥也世南舉晏子告齊
景語以對且曰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
而自肆帝斂容稱善高祖崩詔山陵準漢長陵制務隆
厚世南疏漢劉向諫昌陵魏文帝作壽陵終制以進且

一曰顔覽古今爲久長慮帝嘗稱世南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卒哭之慟曰后渠東觀中無人矣贈禮尚書謚文懿葬陪陵

姚思廉字簡之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尚書學兼儒史陳亡察自吳興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盡傳其棄勤學寡慾未嘗及家人生產父卒廬墓側毀瘠加於人繼母喪亦如之爲代王侑侍讀唐師克京城府僚駭散唯思廉侍不去唐兵欲升殿而縱思廉厲聲叱曰唐公本舉義匡王室君等何得無禮士悚伏跽階下扶侑至順陽閣下泣拜去高祖聞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歎之

日思廉抗兵威以明大節即古人何加即位遷弘文館學士始思廉父察修梁陳史未就臨終命思廉成其志窮日夜論譔太宗聞之命與秘書監徵同脩史成賜綵絹五百段以藩邸舊恩數被禮遇政得失奏執無隱拜散騎常侍爵豐城縣男卒帝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曰康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大業末為藥城長以世亂不就高祖入關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轉起居舍人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嘗言於高祖周隋遭大業離亂史記遺闕今耳目猶及後祖有可憑更十數年後遺迹湮沒何以貽法鑒請修之歷數年不就貞觀初乃詔類會梁陳齊隋諸史令德棻總知成賜爵彭城男修新禮成進子撰氏族志成賜帛尋有詔改撰晉書成除秘書少監永徽初詔撰定律令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高宗嗣位遷國子祭酒以修實錄功賜四百段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公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

自武德後有紀世隆顧亂李延壽前後修國史爲世所稱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舉進士累監察御史嶺南邕巖二州首反命監軍往討嶠宣旨赦其罪親入獠洞招諭降之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搆陷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罪至族奏上后使嶠覆訊同命者懼罪請如俊臣訊嶠曰豈有心知其枉不爲申理者乎是無勇也列柱狀上出爲潤州司馬召入轉鳳閣舍人朝廷每大制作皆屬焉時置右御史臺巡天下嶠疏諫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善惡觀俗得失斯王政之綱紀吏治之準繩也然猶有未束者夫禁綱尚

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疏則蒐羅廣而無苛。
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條。凡四十四件。至
別準格敕令。訪者又三十餘件。而巡察使率三月巳
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而諸道所
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不下千人。皆須品量才行。
褒貶得失。而欲曲盡行能。則聖智不任。何也。才用有限。
而日力不足也。臣願寛其功程。畧其節目。率十州置御
史一人。以周年爲限。必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
觀採風俗。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諸所察獨宜準漢六
條。而推廣之。無爲多張事目。使叢挫於簿書。且御史出

持霜簡入奏天闕。使誠勵已自脩。奉職守憲。於他吏功相百也。按劾姦邪糾擿欺負。於他吏功相十也。非妙擇賢才。委之心膂。何以勝斯任哉。后曰善。制分天下為二十道。擇堪為使者以聞。會沮議衆而罷。聖曆初。與姚崇偕遷平章。諫造佛像。中宗即位。以附會二張。剌豫州。貶通州。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嶠在吏部。時以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官冗府庫虛。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制慰諭不許。睿宗即位。剌懷州。初中宗時。嶠密表請出相王諸子毋留京。玄宗踐祚。於宫内得其表。欲誅之。中書令說曰。嶠不辯逆順。然為當時謀則忠。詔貶秩聽隨

子刺史暢甚虔州卒。嶠與鄉人蘇味道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武后時入相脂韋取容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但模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爲蘇模棱與弟味玄甚友愛玄請花不諧向麥折對之怡然論者稱之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舉進士累太子左庶子王方慶治三禮稱通洽有疑滯就質堅徵雋議訓釋詳備方慶深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綸誥之選也武后修三教珠英張昌宗及祭酒李嶠顏崔湜李適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員半千閻朝隱劉允濟及堅咸在選中日賦詩聚會歷年未下筆堅與張說構意撰錄漸有條彙諸人依堅等規制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神龍初遷給事中爭帝月將獄睿宗立累黃門侍郎御史李知古請兵擊姚州蠻既降附又請築城徵稅之堅以蠻夷梗化可羈縻屬之未可以華夏之治治也帝不從令知古發劍南兵以行蠻殺知古相率反堅妻岑侍中羲女弟也羲在執堅固辭機密曰非以爲高以避難也及羲誅出刺絳州五轉復入秘書監爲集賢院學士副張說知院事累東海郡公堅

多識典故前後修譔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入書府年七十餘帝悼惜之遣中使弔賻贈太子少保謚文學父子長姑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並有文而堅以詞學著議者以方漢班氏云

員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通明與齊州何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謂之曰五百年一賢子可當之改今名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三年喪畢乃去應八科舉授武陟尉屬旱饑勸縣令開倉賑貸令不從會令赴州半千即發粟不請懷刺史劾之河北存撫使薛元超曰有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尉顧猶以爲負耶乃免應嶽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問天陳地陳人陳何謂也半千越次進曰臣觀載籍或謂天陳星宿孤虛地陳山川向背人陳偏伍彌縫臣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上得天時此天陳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下得地利此地陳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中得人和此人陳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嗟賞擢上第垂拱中補左衛胄曹充宣慰吐蕃使引辭武后留入閤輒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往入內供奉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半千以控鶴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多輕薄非朝廷選德之道辭

拜官，遷水部郎。肅宗時，累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封扶原郡公，開元二年卒。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本經典，雅，欽慕之，稱富吳體，嘉謨爲左臺監察御史，少微右臺監察御史，嘉謨卒，少微臥病，賦詩哭之，尋亦卒。

席豫，襄陽人，徙家河南，舉進士第，累中書舍人，掌制誥，入爲吏部侍郎，典選六年，有令譽，玄宗幸溫泉，登朝元閣，豫從賦詩，帝手制褒美，以爲作者冠冕，豫性謹敬，與子弟及簿領書疏未嘗草，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以細故聞之，豫曰，細故不謹，况其巨耶，疾篤，謂子曰，卜三日斂，斂即葬，勿久留，煩公私，家無財，可責所居備禮，卒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

蘇頲，字廷碩，僕射許公還子也。生而神秀，五歲即措意文學，坐臥吟諷不輟，八九歲日覽誦千言若素習，十七舉進士及第，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參軍，遷

監察御史長安中覆來俊臣等所按獄多洗宥遷中書舍人時許公同中書門下三品矣父子同禁筦當時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頲在太極殿後閤口占授之思若湧泉百功狀輕重一衡之法而俄頃立就書史白曰丙公少徐手腕脫矣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侍郎頲固辭帝使李日知諭旨日知見頲毀甚竟不忍發口還以聞帝爲惻然服闋就職襲許國公玄宗愛重之一日謂宰臣曰從工侍郎得中書侍郎資有諸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可以資格也進中書侍郎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遽入謝帝曰常欲授卿美要

官每官闕必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中書侍郎欲權直內自陸象先殁無踰卿故特用卿時李乂為紫微侍郎與頲並掌文誥帝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卿及李乂又何讓焉命錄所製文誥封進留中覽時帝欲於靖陵建神道碑頲諫曰古帝王及后共有史紀載無神道碑君靖陵獨建祖宗之陵不應闕皆須追造矣事得寢吐蕃入邊邊將數敗衂帝怒欲親征頲諫曰遠夷荒忽不足以辱屬車譬之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上不親射也今岐隴凋弊已久千乘萬騎供億浩繁將民不堪命太上皇聞陛下以

萬乘親疆埸悉悉之思將何以自安古天子無親將難
黄帝當世太平有之自阪泉功成則閒居無爲以舍和
守一今陛下撥大亂反之正當高拱垂裳奠萬世之業
何至歷天居衽金革與虜酋爭一旦之決哉願稍遷延
以需西音書再上會薛訥大破吐蕃事得寢　四年
與宋璟並相璟剛正事裁決多自予適退然推讓之至
帝前數奏璟長少屈輒助爲之言璟常曰吾與蘇氏父
子並相僕射長厚自國詎工若獻可替否事至立斷盡
公不顧私則今丞相尤爲過之八年罷爲禮尚書出節
度劒南諸州時蜀凋弊人流詔許廻收劒南山澤鹽鐵

以贍用墳以簡靜輕省徭役募戍人開井置鑪量入計
出分所儲市穀廣見糧前司馬皇甫楯使蜀檄取庫錢
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遍不與因上言楯銜命萬
里而索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賜軍之意或謂公在遠
得無忤上意自危乎遍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
吾可以遠近廢臣節哉還分主十銓事卒帝御洛城南
門臨哭之謚文憲遍性廉儉廩俸悉推散諸舅親族儲
無長物其客補闕韓休敘其文畧曰公性與道合神無
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括囊道
藝之場探賾幽微之藪辯無不釋言必造微緒發而宮

商應言形而雅頌典壯思雄飛虛明獨照君乃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斂以應用婉而有章近代以來未之有也謹撰緝文誥成一家言藏於秘府以示來裔。又趙州房子人諫造金仙玉真觀疏纂起居注錄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與兄清源尉尚一博州刺史尚貞俱以文章見稱所著撰同集號李氏花萼集

張說。字道濟其先自范陽徙河南遂為洛陽人永昌中策賢良方正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武后嘗召諸儒問古稱氏族皆本炎黃之裔豈上古固無庶姓乎斯何也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天子建德始因所生地而賜之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獨十有四

人蓋貴姓也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賜族
爲氏又因爲姓下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
民各以舊國爲之姓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以國若
韓陳許鄭魯衞趙魏爲多后曰善又視中后避暑三陽
宮汔秋未還說疏言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
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
廣無梁咫尺千里都邑紅粟利[illegible]蘊若山丘奈何去宗
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乎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
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此不可者一三陽偏小萬方輻
輳塡郛溢郭併鎛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

孤惸老病流轉無巳靡所庇託陛下作人父母君之何忍之此不可者二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此不可者三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扃禁內有榛叢谿谷猛鷙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歷蒙密乘險巇警蹕不肅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此不可者四今北有[illegible][illegible]南有夷獠覘邊騷徼闕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顧旋軫上京息人以展農脩德以來

違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之計
擢鳳閣舍人張易之兄弟誣御史大夫元忠援說爲
助說廷對忤旨流欽州語具帝紀中中宗立累工兵部
侍郎以母喪免既葬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時禮
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而說獨以禮自制識者爾之除
喪復兵侍郎兼修文館學士睿宗祠擢中書侍郎雍州
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往按
一昔而謀主斯得餘詿誤悉原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脩國史請太子監國塞姦禍語具帝紀中明年玄宗
即位太平公主以說不附己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

主與其黨圖爲逆以佩刀獻帝示先發因成太平之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乞寒潑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命復之說疏諫曰昔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周公之德夾谷之會齊奏倡樂孔子數其罪而斬之堂堂天朝爲萬國主遠夷入謁當觀以禮樂而覽之盛德奈何爲劇戲示之褻乎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其間無駒支之辯繇余之賢者乎且乞寒潑胡於古未有裸體跳足汩泥揮水於盛德何觀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爲罷說已說與相姚元之郤出刺相州坐累徙岳州說既去國內懼圖自

全嘗與蘇瓌並相而瓌子頲在中書欲藉其擁護知頲
孝作五君詠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摧咽
不自勝因數爲帝申理卒以安儉較幽州都督朝以戎
服見帝大喜又重說文章命兼脩國史敕齎
稾即軍中論譔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九姓同
羅拔野固等皆疑懼欲叛說從輕騎二十人持節詣其
部慰安之因留宿賓佐以虜難信請還軍說報曰吾肉
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剌士當見危致命
何悑爲縣是九姓遂安黨項羌連兵攻銀城將步騎萬
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巳羌胡自相猜夜

鬭衆奔潰說招納黨項使復土或請掩擊羌可盡殪也
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代叛柔服而已殺已降逆天置麟
州安之召拜兵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詔以朔方
節度大使行五城督士馬討降胡方渠可汗會之徙河
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二千
里賜實封三百戶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
事請罷二十萬還農以息民天子以爲疑說曰臣在疆
埸久知事情今邊兵多州師獨苟以自衛給役使營私
而已若制勝禦敵在精不在多且卒冗則妨農必以減
兵致寇爲慮請以百口任其咎帝從之時衛兵貧弱番

休者亡命畧盡說建白請一切募勇疆士優科條簡色役以充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所謂彍騎者也繇府兵寖壞盡於此而時事亦囿不可反矣帝幸并州說以節卽迎謁以太原王業所基請巡幸耀威武繇河東還過汾漢武有脽上祠久廢請告祠祈穀帝悅納之還以中書令復平章事帝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說兼院學士時天子尊儒術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天子好文辭有御撰必使視草說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之法宴集賢院故事官尊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

閣相先於是引觴同飲廣州都督裴伷先徵下獄議罪

相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養廉耻

也臣鄉巡北邊聞姜皎杖朝堂深惜之今往不可悔豈

可復蹈前失乎帝從之嘉貞出有後言說曰宰相時來

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爲

天下士大夫也後嘉貞坐受賄遷大困始服其言帝欲

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息邊邊帥王君㚟好兵請擊之

說策其必敗得巂州鬬羊表進之申諷曰令羊能言必

將曰鬬而不解必有立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時動

後果失瓜州已自帝請東封告成相乾曜持不可說因

與郤及登封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百官不與從兵唯加勳而無賜衆怨之宇文融請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說畏其擾民沮格之及融所論請咸奏駁融銜之剌骨時天子峻百官與方術士交通之禁融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禱祠奏調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說勢市權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帝怒甚詔乾曜隱甫及刑尚書抗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後三日帝終念之遣高力士往視說蓬首垢面席稾坐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之

且言說故於國有功帝爲憮然但停中書令專集賢院脩國史而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深詆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擿之罷致仕十七年復右丞相遷左丞相俄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太師謚文貞說敦氣節重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間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其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說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可畏也然施於

廊廟則駭聞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劣韓休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文如豐肌膩理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張九齡文如輕縑素練濟時實用而微窘邊幅王翰文如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而多有瑕玷堅以爲知言時說與許公頲文章並著廊廟爲儒宗史所稱燕許擅其宗者也說既致仕帝使就家錄其文爲集傳焉大曆中配享玄宗廟廷說子均、垍、皆能文、垍在中書、已掌綸翰之任、垍尚主、玄宗特寵之、嘗幸垍宅、謂垍曰、陳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孰可者、垍未對、帝曰、無逾吾壻、垍降階陳謝、爲楊國忠所尼而止、垍[illegible]望、尋爲國忠所構貶逐均守建安、垍盧溪郡司馬、歲中召還均

大理卿、垍太常卿。玄宗幸蜀、次咸陽、謂高力士曰、誰倉皇出京、中朝官不知也、今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受恩、又戚屬、先至矣、房琯素有望、未用、而深爲祿山所羅、殆不其來、帝曰、未然、是日琯至、帝人悅、問均垍、琯曰、臣離京時、過其舍、約同行、均報於坡、向取馬、觀其趣向、殆不其來、帝曰、朕固日未然、既而均垍果[illegible]祿山降汙僞命

賀曾、河南洛陽人、事玄宗東宮、爲太子舍人、太子遣使訪女樂、率更若閱樂、多奏妓、曾諫曰、臣聞作樂以崇上德、感人神、故韶夏有容、咸英有節、齊人饋女樂、魯君受而孔子遂行、秦人遺女妓、戎王悅、而繇余出奔、良以治容唯妓、惑心蠱志、上行下効、將淫俗成、國亂也、願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斷率更女樂、停諸使、採召、則耀光日新、太子手書褒答、帝即位、遷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累禮侍郎、卒、子至、字幼鄰、亦官中書舍人、從上皇幸蜀、作傳位冊文、授肅宗靈武、上皇歎曰、先帝以神器付託、冊文卿父所爲、今朕付儲君、又卿演詔、兩朝盛典、具出卿父子、可謂盛矣、大曆中、累右散騎常侍、卒、贈禮尚書、謚曰定

劉子玄字知幾、出漢楚元王後避玄宗諱以字行方幼時父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笞楚之乃從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自往聽退輒辯析所疑曰書如是兒何怠乎父奇其意因卒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書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武后時官爵横溢法綱嚴士競進陷刑戮作思慎賦以刺時明志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賦不及也周身之道盡此矣中宗時以鳳閣舍人領史事遷秘書少監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方直寡諧貫經史相魏元忠朱敬則薦直史館相王遇誣構急甚兢上書諫語具帝紀中累右補闕則天實錄成遷起居郎

丁憂服闋自以曩職史事已成數十卷乞終餘功拜諫
大夫仍脩史兼脩文館學士歷衛尉少卿始玄宗攬權
綱銳於決事群臣憚慴莫敢言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
上疏勸帝降心克巳博覽聽以廣聰明使深者不隱遠
者不塞十三年帝東封道中數馳射兢諫曰陛下方告
成岱宗宜專精乾穆之敬不當驅逐令其散越使有垂
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巳天子意怠欲自放而委任
非人會大風兢疏言風陰類大臣象六月於卦爲遯恐
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之百王之失
皆繇權移於下政放於上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始兢

在景龍閒任史事。居職三十年。出爲荆州長史。仍詔以史藁自隨。累遷台濮饒蘄州刺史。終恒王傅。而老卒。年八十餘。唐宰相監領史。悅醲醳紀事。多無實。兢鬱鬱不得志。私撰唐春秋。又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猥雜。別撰五代史。以明志。敘史簡核。而劉子玄知國史二十餘年。上相至忠書。陳讓脩五不可。求去。兢折張燕公言。書魏齊公事不假借。均之有董狐之心。語具帝紀經籍中。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通古今。以相炎薦有良史才。授左拾遺史館脩撰。上選舉議。具任官志。初國史以則天革命立本紀。次高宗。既濟上議言。史氏之作。本乎

勸懲猶式千古後法萬代使生有憚忌死有遺懼綿人倫而經世道不責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也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之間雖一二字少有微旨以楚吳越之君稱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以子蓋黜名自乎彼而是非存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握中持平使其求不可得蓋不可掩斯古之君子所以盡慎也則天皇后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太后以專制臨朝已遂廢帝或幽或徙既而且圖讖錄移運革名牝司鷙啄之蹤難乎備述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

際義以親隱禮從國諱得無降損史以法書當如其常宜曰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從韋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容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辯正亦將如載筆執簡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列爲唐紀徵諸禮典是謂亂名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崩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下以僖躋閔

是謂失紀。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孝和上謚開元，冊命后之名不易焉。今祔陵配廟，皆以后，史獨承統立紀，有司不以時正，厥繆惑之。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紀以續帝載，人豈有非之者哉？答曰：昔高后稱制，獨分王諸呂，負漢約耳，禍未嘗有還鼎革命之事也。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代，宮中二君非劉氏子，不紀呂后，將誰紀焉？議者猶以爲非，況遷鼎革命者乎？或曰：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則是以首事

未年何所闕哉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以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倂天后紀合孝和紀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事述太后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繇歷位之實才藝智畧年辰崩葬則纂錄入皇后傳中列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傳庶名不失實禮不違常議雖不行可謂曰正後宋大儒朱侍講熹脩通鑑綱目實本旣濟議以法書德宗初敕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二十員以見官前任同正試攝九品已上擇深於文學理道韜鈐法律者

以充準品秩給俸餼什器館宇以公錢爲本收息以贍
用既濟頹敗之曰今之爲理患在官多非患員少患上
不廣問非患奏對無人兩省常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
十員及常參待制官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
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
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務廣聰明畢收淹滯則當
擇可者先補其缺何爲於員外置官使朝有曠官俸爲
徒費乎且置錢息利是謂有司非經國之法也官三十
員皆給俸錢厨廩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
以他司息例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

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戶或許其入流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方苦百司息錢傷人破產而四方形勢未得罷兵賞費之廣蓋非獲已陛下躬行儉約節用愛人豈俾閑官復爲冗食藉令舊置猶可省也制益之乎事得寢既而以相炎逐坐貶處州司戶累禮員外郎卒子傳師嗣爲史職歷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幕府極當時之選治家不威嚴而閨門自化間徧姻家故人帑無儲錢至鬻宅葬焉

常逸司農卿弘機曾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逸少敏篤學家有書二千卷方兒時記覽皆徧滄州刺史元行冲

景駿姑子也爲時大儒其書五車述每過其齋忘寢與食行冲冲引與談貫穿經史如指掌探綜賾與試以文立就行冲大悅引與同榻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西入關時甚少形眇小考功員外宋之問曰卿童年何榮述對曰性好述撰有唐春秋三十卷恨未卒業至於詞策仰待明試之問喜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爲秘書郎秘閣詳錄四部書述與焉轉右補闕兼知史事轉職方吏部郎中知史事如故張九齡爲中書令相推重語必移晷轉國子司業至工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棻至吳兢累修撰竟未成書述始定類例補遺闕勒成一百一十三卷序例一卷事簡而記詳有良史才蘭陵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當代宗仰性純厚以長者稱澹於勢利道同者無貴賤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自較定祿山陷兩京述經籍資產殆盡獨抱國史藏南山中事平坐書以汚僞官流渝州爲刺史薛舒所困辱不食卒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入奏稱旨乃上疏理述於倉皇之際存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乞以功贖過贈右散騎常侍弟逌精三禮與述對爲學士逌同爲禮官時人榮之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性曠達而謹、重然諾、中進士宏辭科、遷監察御史、按劾不橈、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守禦策、不報、玄宗入蜀、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賊所得、以母在不死、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屏居江南、以左補闕司封郎召、皆不拜、客山陽、自隱勸子弟力農、安窮槁而卒、華文辭緜麗、少宏傑氣、時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疑過之、著弔古戰場文、成、汙爲故書、雜置書度中、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至矣、華愕然服、族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調衛尉、秀朗通達、爲王翰所善、張巡死睢陽、人媢其功、以食人爲罪、守死爲愚、翰傳巡功狀表上之、而巡大節白於世、累左補闕、翰林學士、以病免

陳京、京兆萬年人。遊京師。中書舍人常袞讀其文。歎以爲楊子雲之徒也。以兄子女焉。官左補闕。涇卒之變。徒步走行在。從段太尉秀實死義。聞帝痛之。爲罷朝七日

盧杞媚特不可京進曰天子褒大節哀大臣以風天下善之大者何謂不可帝曰善後杞紬復召京首力爭又率其僚爭得不召改考功郎守正不阿昭陵因山爲墳寢宮在焉内官苦輓汲艱請更之宰相逢意皆請更京爭曰斯太宗之志也儉足垂法嚴足妥神何可更得不更遷集賢學士帝欲重用之會疾病不果柳宗元稱其文深茂古老紀事朴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暨國之故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可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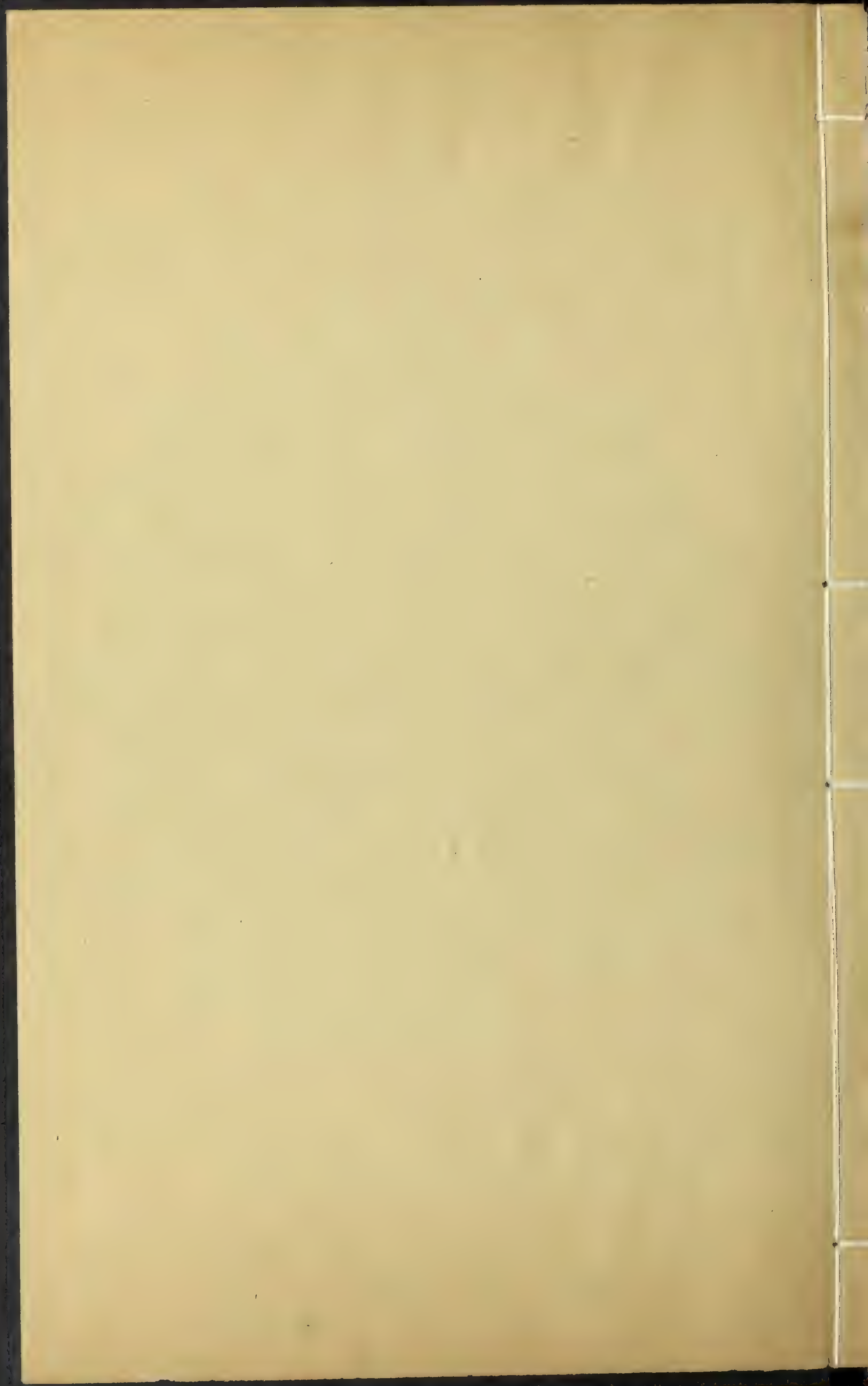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

祿山反以計佐其帥金弁潞等州兩京陷被拘爲陽狂
以免累集賢殿學士又歛提健記外祖吳兢官史局家
多書又從外外家縱讀之遂該綜羣籍父官集賢偹兵典
圖籍殺舛白執政請攜又入整比之相張鎰見而奇焉
踰年勒成善書二萬餘卷遷右拾遺河中帥張孝忠子
茂宗尚義章公主會茂宗有母喪詔起復雲麾將軍成
昏又以盭典禮違人情諫中使宣諭言茂宗母臨亡請
懇懇也陛重違其心又爭愈力帝召見曰卿所言禮也
今世俗罨借吉而婚不少矣對曰里俗不知禮法若時
有之獨以女居父母罨家貧無近親不得已而然男目

凶而娶未之聞也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有司考典故循行毋溺俗今行之非前詔書意也又臣聞公主春秋尚少即待年出降未晚請如禮昏雖不為止然帝心嘉其言遷起居舍人累司勳郎中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議順宗祔廟議中宗當祧議禘祫功臣具帝紀禮儀志中又居史職二十年每大政宰相不能決必據經義舊章傳時事以議該詳允切祠以是被遇終亦以忤貴近不能至顯官資質樸直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請交當世高之結髮嗜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不輟遍百家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萬五千卷論譔百餘

篇長慶初卒贈禮尚書謚曰懿子係伸佾皆知名伸以博聞多識備顧問見稱大中中得柳、

上冊三



明盱郡鄧元錫纂

唐文學傳

韓文公愈。字退之。其先昌黎人。後徙鄧州。生三歲而孤。七歲好讀書。日記數千言。少長盡通於六經百家之旨。舉進士不中。益困。則求禮部所試士之文讀之。以爲是無待學而能也。歛之。益發憤於古。淵學已。再舉禮部第。不中。則爲書詣時相。盛稱引詩書孟子之指。及古王者育才錫福之義。獻所撰書。求薦達。復不答。則爲書讓之曰。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

方一沐三捉其髮當是之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方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髪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

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有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乎此則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

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後擢進士第董相晉出鎮宣武辟爲巡官晉卒汴軍亂與武寧帥張建封有故則去依建封建封表爲府推官始入院吏持故事示愈有自九月至來年二月當宿院晨入夜歸非疾病事故不許出愈大抑壹不自堪爲書與建封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

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咎失其所以爲心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亦未有好義而

忘其君者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晨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道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爾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爾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而垂仁採納焉建封謝之

其好直不阿如此調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法宮中有市易令官吏主之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多抑買不如本估率用百責千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名宮市實奪之白望數百人倚爲奸真僞不復可辯愈力疏其害貶陽山令陽山天下窮處民鳥言夷面而愈畫地爲字相告語惠愛之民大感至生子多以其所姓爲字

稍遷國子博士都官員外郎會華陰令柳澗爲前刺史所劾未報而刺史罷澗因掲刺史短頓處之後刺史惎按前[illegible]斥澗愈以使事過華聞之以爲刺史陰相黨難爲下請推治而御史覆按得澗贓言刺史無罪澗再貶封溪尉而愈坐妄論復黜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數言事而官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其文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見録名一藝者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

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浩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

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

傑較短論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群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

謂詰匠氏之不以栻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
其豨苓也執政得其文覽之悲其意擢爲比部郎史館
脩撰轉考功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稍登用會憲宗
欲削平諸藩鎮一封疆議討淮蔡而大臣惑流言無與
共功者御史中丞度使行軍還具言賊可滅與柄相指
異而愈上狀言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
以來有職位者勞於計慮奉力役者疲於罷械防守金
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出掠而不償所費又頗
聞畜馬甚多半年巳來皆止槽櫪譬如有人雖兼十夫
之力而朝夕大呼跳躍勢自委頓也夫以三小州殘弊

困劇之餘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立至所未可知者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兩界之間日有殺傷迫賊州縣日有徵役當此之時人人持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重為弊必深昔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而後克之不以為遲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願陛下詳度本末內決於心事至不惑則天下幸甚又言諸道兵羇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淺深可撫而用也誠募以充伍而督敎之不過數月可

使戍軍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以畜力伺利便使蔡首尾衡決而不救奏上忤執政意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荆南帥裴均所厚均子鍔貪鄙近利還省父愈爲序餞字命之左遷太子右庶子其後帝卒用裴晉公畫決討蔡而晉公以宰相出視師表愈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愈即自請乘傳先入汴說都統弘竭忠力共功於是卒乘輯睦而元濟平遷刑侍郎會憲宗遣使者迎佛骨鳳翔御樓觀舁入大内留三日令諸寺遞迎供養於是王公士庶奔走膜拜委金寳盈道至有焚頂燒指灼體膚祈福利者愈患之疏極諫章具異教考中帝大怒

欲深譴之相裴度崔群進曰愈誠有罪然意獨褒忠願少寬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可也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年夭促豈人臣所宜言耶度群力爲謝乃出刺潮州愈至潮問民所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數食民畜產爲暴愈往視巳令吏具羊一豕一投惡谿而祝爲文往檄之畧曰前代君德薄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固其所也今天子神聖四海內外皆撫而有况楊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山川之祀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麞豕以肥其身而繁其卵與刺史雜處此土刺史雖駑劣肯低首爲鱷魚

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其必徙。如頑不徙，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君一夕暴風震霆大作，谿水南徙六十里，而谿湄自是潮無鱷患。潮故不知學，愈至潮，禮儒士趙德為之師，而潮人士始知學。愈終以贊平淮蔡見知，始至潮表謝，語悲惋祈哀，帝覽之大慟，謂宰相曰，愈前論事大愛朕，欲復召，而皇甫鎛素忌愈，凡之，量移袁州。已復召為國子祭酒。[illegible]學勸道，有直講習三禮，而貌寢，諸學官咸易之，擯不與共食。愈命吏召與共食，學官繇此不敢賤直講，而奏徵儒士為學官，日會講，生徒奔走聚聽者甚衆，而儒學大

興成德軍弑節度使田弘正立王廷湊而作亂。愈以兵部侍郎奉詔往宣慰。時鎭亂叵測。人皆爲愈危。學士元稹爲帝言。愈有才。今身入不測。可惜。穆宗亦自悔之。乃馳使令愈度事宜進止。無遽入。愈慨然曰。安有受君命而遲回自顧者。止毋往。君之仁。必往。臣之義也。疾驅入。旣抵境。廷湊盛陳兵逆之。及館。廷湊欲自爲好。而羅甲士於庭以劫愈。愈神氣端聳。諭禍福逆順甚辯。廷湊不敢肆。厚爲禮而歸之。拜吏部侍郎。相逢吉與學士李紳交怨。命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敕免臺參。鬬之。俱得罷。紳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語具帝紀中。尋卒。年五十有七。贈

禮尚書謚曰文自魏晉來爲文者拘俳偶而經誥之指
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愈始挹群言之統肆力於周公
孔子之道浸淫濡咏深蓄旁礴而才力又足以勝之實
始著論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
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孔子沒尊聖
人者孟軻氏而止爾蓋讀孟子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
聖人之道易行及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
氏益尊後又得荀氏書考其辭時若未粹要其歸與孔
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故孟氏醇乎醇者也

荀與楊大醇而小疵於是抉摘杳微貫綜大義刓浮剗僞而一放之於文雄深與博千態萬狀不可窺較而渾渾灝灝卒澤之於道德仁義炳如也其自視要比迹孟軻其用歸於尊孔氏扶皇極振斯文之統而已矣自晉訖隋老佛之說盛行諸儒匍匐歸往助爲怪神愈獨唱然引聖爭其惑倣中庸作原道以明道其文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

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也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綱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解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

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解二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財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三解帝之與王其道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四解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解五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解六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繇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忽照首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繇

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繇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尾愈患世之言性者溺空寂而不知其質也作原性以明性其文曰性也者與生俱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情者七五者何也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其三品則上中下之謂也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

反於一而悖於四情之於性視其品而所以爲情者七
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
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
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
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
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知其必滅宗
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
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
然嶷嶷然文王之在娠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illegible]

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慝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性善惡果混乎故三子之言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敎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之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愈感世拘於蕞然者形以命人而不知其本也作原人以重人曰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兩閒者謂

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山川草木皆地也。命於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山川草木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後愈以論佛骨遠謫爲世所誚笑已復有傳其左溯時頗信奉釋氏者。襄陽刺史孟尚書簡素事佛而於

愈厚善聞之喜遺書問之愈答之書曰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奉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而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從夷狄之教

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藉令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又安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illegible][illegible]

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賴其言而今之學者獨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

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繇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蓋

漢宗經重師法魏晉來世不復知有師唐尤甚有輒其譁笑以為怪至愈始博綜今古慼惻當世抗顏以師道

自任作師說以貽學者其文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
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
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可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
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
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
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
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

敎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

先後篇卷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藝經傳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貽之愈惡世毀譽失實上之人苟然以狥之而士不能以自全也作原毀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

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計其舊恐恐焉惟懼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自欺於

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焉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

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恍於言懦者必恍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至其平生學文因有見於道答李翊書具見其大都其書曰生所謂文將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求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

所爲不自知其至乎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

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愈爲人明果不詭隨。與人交。榮悴不少易。少與孟郊張籍善。二人者不克振。愈通顯。爲薦達造請於公卿間。終以成名。誘勵後

進後進生歸之。館穀者。常十數人。雖晨炊不給。怡然不爲意。諸經指授成學者甚衆。平生以興起名教。弘奬仁義爲已任。內外親及朋友無後者。爲嫁遣其孤女而恤其家。生三歲而孤。賴兄嫂以生。事嫂鄭如母。卒而爲之朞。故嫂之有朞也。自吏部始也。是時與愈同道爲文章友善者。柳宗元孟郊。李翺從之遊者。有張籍李漢之倫。然能佐佑六經沛然出之若有餘者。惟愈文爲然。唐史贊之言唐興承七代衰俚之習。討究儒術。興典憲。薰醲涵浸百餘年。至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粹然一出於正。其進諫陳謀。矯拂偸末。皇皇於仁義可

謂篤道君子矣。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之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者不少。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少精敏絕倫。第進士。舉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廉悍有口。學常屈其坐人。累監察御史。當是府。彭城劉禹錫。亦舉進士宏辭科。與同官厚善。嘗王叔文得幸順宗。專用事。宗元禹錫。及東平呂溫輩。皆以文學有重名。見叔文慷慨談王霸。覩天下事若無不可爲也。歆焉。又急進取。欲階以通顯。親

附之而宗元遷禮部員外郎禹錫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皆入禁近與密計言無不從見者側目御史中丞武元衡賢宗元不悅也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竇群糺禹錫等挾邪亂政立罷官所進退以愛憎爲重輕爲中外所忿嫉居無何叔文敗宗元禹錫等俱出爲刺史未至又俱貶州司馬宗元得永州禹錫得朗州宗元既放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辭章汎濫停蓄深博無涯涘而自放於山水之間倣離騷爲賦數十篇以寓其湮鬱偪仄之懷禹錫亦以文章吟詠自攄快倣騷人作爲新辭教巫祝以歌而自遣久之執政惜其才欲洗滌庸用召至京

而禹錫遊玄都觀詠桃花語譏刺又俱出爲刺史禹錫得播宗元得柳宗元太息曰播西南極遠地與猿狖雜處此非人所居而禹錫有母年八十餘將無辭以白其大人即具奏願以柳易播會裴晉公度爲禹錫　請稱移近地便養憲宗曰夫爲人子者須謹身慎行毋貽親之憂而禹錫不自重抵此何爲乎帶之度伏不起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也然終不欲傷其親之心改授連州宗元乃去之柳太息曰嗟乎是獨不足與爲政耶因其土俗設教禁以治州人順賴柳俗以男女質于錢家與爲期贖過期輒沒爲奴婢宗元與設方計令贖歸其

貧不能贖者令爲傭傭直足相當則聽歸觀察使下其
法於他州歲中免而歸者千人柳故無文學自宗元爲
柳衡湘以南治進士業者競爭往師之而文學乃興無
何卒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在襁褓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
其喪還京師韓吏部愈誌其墓以爲子厚前時少年勇
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
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使子厚在
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刺史司馬時亦自不斥斥時
有人力能舉之且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
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且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

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必有能辯之者又嘗評其文以爲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宗元於文事最精力所與韋中立書其見其大方其書曰吾幼少爲文章以辭爲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爲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乎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子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文也蓋愈宗元實始厭六朝靡麗之意於先秦西漢之文其序西漢文類曰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紏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

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如漢西京當文帝時始得賈生
明儒術武帝好儒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
著作益盛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
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繇高帝迄哀平
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爛然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
尤者充于簡冊迨東都則既衰矣吾嘗病其畔散不屬
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
勝也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摟討磔裂捃摭融結
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

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琛瑱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蓋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詞畢具而右史記言與尚書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而無不包俟學古者與行焉其撰梓人傳明梓匠通於相道在不役於力爲體要撰郭橐駝傳明種樹通於養人蒔也若子置也若棄則性得而天全作捕蛇者說明賦斂之害毒於蛇皆有補於世然自退之爭臣論刺陽城甚嚴而不得其情他所著好持論時有之然而未甚也至宗元論封建非月令國語往往執道之動變相詰難務伸其說而苟以辯博濟之壹不辭其統曉近

世意見議論之習自此始而文愈益弊云。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耿介少諧合而色夷氣清可畏而可親其爲詩劌目鉥心迎刃縷解鉤章棘句若神施鬼設間見層出也惟大放於辭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巳獨有餘有以後時開之者大笑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從進士舉得第輒棄去又四年選爲溧陽尉又去去尉二年東都留守鄭餘慶署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領興元軍又表爲其軍參謀未至卒樊宗師合諸賻贈葬洛陽城東韓愈銘其墓張籍合衆議私謚之曰貞曜先

生李覯論其詩至以爲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乃下顧一謝云。

樊宗師字紹述，與元人父嚳帥江陵官右僕射家貴富矣盡斥其家錢不居積獨好讀書所著文多至千百卷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然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海涵地負橫縱放恣無所統紀然不煩於繩削而合也晚家益落妻子告不足顧笑曰我道如是也以金部郎中刺綿州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所居官治宗師知音樂能以音樂覘吉凶嘗觀樂或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

張籍和州烏江人性狷介好文初與孟郊游因交愈以愈喜博塞又與人時爲無實駁雜之說相詰詭爲樂又議論好己勝乃爲書數其失而勸其當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愈不能用然可以知籍籍舉進士官秘書愈薦其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可爲人師改博士後至司業卒

李漢字南紀淮陽王道明六世孫爲人剛直屬辭雄蔚愈謂其類己也以其子妻之擢進士累左拾遺多所匡救敬宗侈搆沈香材爲亭漢諫曰以沈水香爲亭材於瑤臺瓊室何異出佐興元幕文宗立爲史館修撰論次憲

宗實録書前相吉甫事法不隱吉甫子德裕相大恚之坐貶官以遂不復振漢於昌黎至溧序其集獨稱其於文推昌黎清之功比之武事可謂雄偉不常其不阿如此是時有較書郎李觀元賓善屬文不旁沿前人語與韓愈相上下愈稱其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年二十九卒

先是永州有覃季子生而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推太史公班固書而下至唐橫豎鈎貫通為書曰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孟荀而下其術自儒墨名法道德至於術藝草木凡有益於世者通為書曰子纂不求聞達黜陟使取其書上之除太子較書病將死嘆曰寧有聞而窮乎

將無留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混而遂乎後若干年柳宗元爲永州始求其墓銘之石銘曰困其獨豐其辱而益韓愈時與愈同道相厚善文少遜於愈學近於道過之日李文公翱字習之凉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官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時天子克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益怠翱疏納忠上正本六事語具帝紀中又以其職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著於世者必訪之於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考覈之誠欲得其實不敢苟也然爲狀者類皆其故吏門生苟加虛美於受恩之地溺于文而忘覆故無所考信請自

今狀行實者必直指事情明載功狀則賢不肖自見如狀緜邈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狀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無爲浮辭不者敕考功勿受其文依質者始下太常牒史館定謚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翺性剛直議論無回避嘗入中書面數相逢吉之過退移病滿百日自免去逢吉表爲廬州刺史州旱疫逋捐載路悉心勞來權豪市田宅弓直攤其賦窶戶困之翺下敎令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税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權中書舍人坐擧諫大夫栢耆宣諭滄州不稱左遷少

府少監刺鄭州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爲刑侍郎簡較
戶尚書出鎮山南東道卒翱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好
推轂賢士韓愈嘗謂之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惟獨君
與愈耳翱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翱
惟其賢以是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
恐恥內愧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益學古文辭游
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肆志於其本翱獨求端於性情
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三篇吳郡陸參見
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聖人復作不出此不息
之而已翱又以生民之大法莫大於井田著平賦書以

明其可復書具土田志中其復性書略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非其性之罪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也沙不渾水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性之不惑者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其極也豈其無情雖有情也而未嘗有情也百姓者豈其無性情之所昏相攻相取未始有窮故雖性與聖人不殊而終身不自覩焉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循之而

不已者體人之所以復其性也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去琴瑟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而歸性命之道也夫道至誠而不息者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此盡性命之道也昔聖人以傳于顏子矣顏子得之拳拳服膺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死而冠不免結纓而死必

不動故也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述中庸以傳於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蓋其傳也自是此道廢缺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以皆入於莊列老釋至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悲夫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也有漸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乃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然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也有靜必動動靜不息則情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焉能復其性耶惟方靜之時知心無思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曰

不思不慮之時。物至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其可止也。以情止情也。則何如曰。情者性之欲也。知其爲欲本無其欲。寂然而已。惟性明照。邪何所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如以情止情。是大欲也。欲之相止。庸有極乎。曰。本無了欲。動靜皆離。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聞不見。則非人也。視聽昭昭。不起於見聞。而無不知也。無不爲也。是誠之明也。曰。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何也。曰。物者物也。格者至也。物至知知。其心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也。是致知也。曰。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何也。曰。性

者天之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性之謂道何也率循

也循其源而反其性定而不動者道也脩道之謂教何

也曰教者人之道擇道而固執之教也道不可須臾離

者也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

方未始離於不動也夫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

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復之不

遠矣故慎其獨慎獨者守其中也問昔之注中庸與生

之言殊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曰如子言脩之可

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旦止之而求至焉孟子所

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

必明明與誠終食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嗜慾渾乎曰不復渾矣欲者妄與邪也無因而生聖人既復其性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無邪邪安自生伊尹曰天生斯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復爲嗜慾所渾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人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其昏不思何也曰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萬物中之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非以性之全哉受一氣於天地而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至難得之

身而不專之乎夫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矣乃昏而不思嗚呼人之生也雖饗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同視前所歷之年時如朝日也況千萬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終日志於道德猶懼其未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亦獨何哉其論文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而文昌今天下之語文者異於是其尚異者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好理者曰文

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不當對其愛難者曰文章宜深不宜易其便易者曰文章宜通不宜難此皆情有偏滯未識夫文之至也義不主於理言不束於教而詞句怪麗者有之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是而辭不能工者有之劉氏人物志太公家教是也而又何取焉古之人能深於義當於理文之以其辭而已不知其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非易也書曰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之
于旋兮。非難也。夫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
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
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理。特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
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
好學莫如改過。

論曰。古稱文章之關氣運也。詎不諒哉。唐初詩初暘晨
韡乎。盛唐則春容敷華。神工浹混茫焉。韓白夏木千章。
業蒼蒼然。秋迨晚季。則衰柳寒蜩。噍殺甚矣。斯聲氣之
自然。豈人力也哉。乃唐文至韓而始昌。而時既中晚。斯

何也曰夫夫間氣也起六代之衰唐無韓無文然適望
孟荀而止亦何可謂盛世之文也夫運氣則各有攸專
漢之文唐之詩宋之理學則各秉所專故於元運通嗚
呼微哉

明 盱郡鄧元錫纂

五代志

五代梁本梁祖朱全忠從盜黃巢作亂已反正歸唐封梁王因篡唐自帝而爲梁後唐者晉王李克用起沙陀平巢復長安唐賜國姓封之晉巳嗣王存勗滅梁復稱唐爲後唐也。全忠本名温宋州碭山午溝里人父誠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曰存曰温父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母王傭蕭縣人劉崇家爲食全昱爲人長者存有勇力而温最兇悍皆起從巢爲盜惟全昱獨與母居存戰死嶺南巢陷長安以温爲同州防御使

始黃巢以大盜陷京師爲暴天下不忍四方勤王兵與衆起誅巢温知巢之不可以

久也以同華自歸唐以爲汴州刺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鎮宣武賜今名而全忠有汴梁全忠既得鎮遣人之蕭縣迎母養使者至母王惶恐走匿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久矣今何爲者使者具道所以得鎮狀母驚喜泣下而所傭家劉崇母故偏視溫遇溫母子厚迎與俱溫置酒前舉觴爲壽歡甚自喜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鎮則何如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自致身至此可謂英雄然行義何必如先人溫問何也母曰朱二與汝俱從巢獨前死孤安在汝獨不念之乎溫流涕謝乃悉召存諸子於午溝以歸河東帥克用性慘固失軍走韃靼恒身負材武思爲天下用以相鐸召悉兵出河中敗巢將石隄谷又敗之良田已大敗之渭橋自光泰門入巢亡走藍田遂復長安而晉有河東克用其先西突厥朱邪部人也後自別爲沙陀稱貴種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北庭金沙州子執宜居定襄自歸唐相衛公

德裕以爲福祿人可結者也其部落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子朱邪赤心以討盜龐勛功拜振武節度賜姓名李國昌附屬籍因弁大同軍而沙陀益熾爲招討使李琢所忌擊破之國昌與克用俱亡入韃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以一目眇也又號獨眼龍或懸針或立馬鞭百步外射之命中部落神事之在韃靼鬱鬱不得志及是功成年二十有八矣

會盜巢趨汴州汴帥全忠乞師於河東。河東帥克用以師赴擊破巢而全忠忮以細忿圖之而河東與汴交惡。

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汴兵會擊巢敗之巢走鄆走中牟又敗之走封丘又大敗之巢奔兗克用追至宛句晝夜行二百里騎不屬糧盡還師過汴州全忠迹致上源驛饗之禮甚恭而克用醉使酒嫚易之全忠恚不能忍又故喜負人則與宣武將楊彥洪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襲擊之克用醉不知也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出與鬭侍者郭景銖亟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泣難告克用始張目援弓起則火四合矣會大雨震電火隨滅得踰垣突圍乘電光縋城下跳身走其軍敬思戰歿

克用妻劉故多智習兵從克用軍中左右亡歸者以變告劉恐搖軍心立斬之召諸將謀保軍其還上明而克用至大恚恨言以爲力戰破巢於汴有再造功而全忠者負之僨憤也欲勒兵攻全忠劉夫人曰不可汴誣負我然我當訴之朝惟朝廷之所處之若擅相攻天下孰辨其曲直哉且令彼得以爲口實克用曰善乃移書責全忠而去全忠懼殺楊彥洪以爲解克用還晉陽表自陳爲全忠所圖請許得復讎朝廷方務姑息爲優詔和解克用前後八表言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乞下詔削奪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以勤他鎮帝又遣中使諭旨而論平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全忠沛郡侯並同平章事

巳全忠破秦宗權兼兗鄆而軍振

時黃巢衆其黨秦宗權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稱帝矣遣將將兵擊全忠環汴爲柵三十六攻圍之全忠患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東募兵而求救于兗鄆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來擊宗權板橋軍拔四柵又擊萬勝軍斬將宗權自將精兵數萬以來柵北郊兗帥朱瑾鄆帥朱宣軍來援全忠饗之軍中酒半陽起如廁則以輕兵出北門襲擊宗權軍宗權狃不意以大敗跳身遁已復遣將來又敗師大[illegible]

而河陽陝雒之兵爲宗權守者各奔潰天子以紀功碑賜焉全忠既破宗權欲遂取兗鄆雖藉宣瑾援免難卽負之誣二鎭誘汴亡卒以東發兵攻之取曹濮攻兗鄆兗鄆如晉乞師克用遣養子存信假道于魏救之全忠使人間於魏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必將爲魏憂而存信不戢下爲侵暴魏博師羅弘信怒襲存信破之與河東絕而專志於全忠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有贈遺對使者北面再拜受曰六兄於予長以倍非諸鄰比也弘信大信安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克鄆州執朱宣進襲兗克之獲瑾妻子瑾帥衆奔淮南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

克河中執王珂歸殺之軍大振。

珂唐河中節度使重榮兄子也重榮卒弟重盈有其軍晉王克用因以女妻珂表爲護國軍節度使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全忠以珂在河中惧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持爲我縛珂來存敬等擊破晉絳遣別將守之絕晉援而攻圍河中珂告急晉師不出遣其妻自以書乞師晉王報之曰今梁兵阻晉絳我衆寡不敵求救則并與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可也珂乃治舟于河欲棄走京師未

將劉訓曰、公擕家夜濟、人讙爭舟、儻一夫鴟張者、事去矣、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聽、猶可得其半以從也、珂以爲然、平明有勸珂以入朝危、獨當爲款狀緩梁兵、珂信之、止不入朝、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有家世之舊、請退舍、俟梁王來吾降矣、存敬使人馳以聞、始全忠自同州降唐、依重榮以居、母王氏因事重榮爲舅父、周親、及是即馳赴河中、至先之城東哭重榮墓而後入、珂以欲向縛牽羊以迎、全忠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郎君以亡國之禮見、太師舅謂我何、珂迎於路、全忠握手與相嗁唏、厚遇之、從之汴、使入覲、行至華、殺之傳舍中、

潞比而謀河東、是以有河東之役、而王師敗績、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並舉兵犯闕。詔雪克用復官爵、招討之。克用奉詔克邠誅行瑜、進爵晉王、而朝廷終疑之、不令取岐華誅茂貞建、拔禍本也。語具唐紀中。已晉失潞澤鎮定義武諸帥心、而內亂軍不振而困、不敢與全忠爭事

者累年用掌書記李襲吉畫獨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而國存。初澤帥李罕之以兵從克用討巢有功求帥郃寧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吾與公討是也討而誅之昨破賊時吾晉奏趣天子所命帥亟赴鎮今遷爲公請朝議少且謂吾輩復如王行瑜所爲俟還鎮別圖上公功罕之意少望會昭義薛志勤死罕之擅引澤州兵入據潞克用遣使譙讓之於是罕之與河陽張全義以洛河陽附全忠而鎮定義武皆絕河東附於汴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勇力以見疑叛誅死晉兵益衰攻幽州爲劉仁恭所敗而臣全忠遂攻晉拔慈隰汾圍晉陽克用以援絕勢孤議走保雲州諸將諫不聽劉夫人曰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城死敵人手奈何乎效之且足一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何得至也克用乃止居數日養子嗣昭嗣源將敢死士數夜出斫營而汴軍大疲乃自引去遂復慈隰汾已。相崔胤聞全忠入關。誅宦官劫天子遷都洛因遂篡弒以歲丁卯夏四月稱帝國號梁改元。開平天下歸梁者

十有八而晉王克用，獨以謂劫天子都洛，改元者全忠。不稱稱天祐，迨梁世終用天祐紀年不廢也。當是時，惟河東鳳翔

淮南鎮稱唐天祐，岐西川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李茂
貞韓建，故與全忠爲等夷爲敵，皆折而入於汴。建以華
軍亂，爲衆所屠戮。惟茂貞以削弱祇畏，僅自保，又以寬
不殺結其下。乃竟全梁主更名晃，升汴州爲開封府，稱
東都；洛爲西都，長安爲大安府，佑國軍不爲都，封王其
子弟，追帝其祖考。改內樞密院曰崇政院，以宣武書記
敬翔知崇政院事，備顧問參謀議禁中，宰相大臣奏請
因以聞。翔爲人沉深有智畧，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
事，徹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得少休。梁主性暴戾，雖親
近侍史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有不可，未嘗顯言，但微
示持疑，而令主自悟也。禮尚書蘇循及子楷，自謂有佐
命功，日夕望爲相。梁主薄其爲人，不相也。敬翔李振亦
鄙之，言於梁主曰：蘇循唐梟獍，賣國求利，不可立維
新之朝。於是循及唐大臣十五人，並勒致仕，斥歸田里。

戊辰。晉岐吳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蜀武成元。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主晃弒

濟陰王。晉王克用薨，子存勗嗣。二月，晉王存勗伐梁，趨上黨。攻梁夾寨，破之，潞圍解。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衰老曲，愴悽甚，坐上皆垂涕。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其鬚指而笑曰：吾老矣，兒乃定奇，後二十年，其代我此將軍乎，吾何憂。飲極歡而罷。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異其狀貌，手觴鸂鶒巵翡翠盤飲之，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相忘。已稍長，善騎射，膽勇過人，頗通左春秋。而晉王克用以封疆日蹙，故憂形于色。存勗進寬譬曰：朱溫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將斃矣。吾家代篤忠貞，大人當遵養以待事會，何輕自沮喪，使群臣失望乎。王大悅。已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急，前後求救者數十輩，克用恨其反覆，未許也。存勗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即勢益孤矣。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閔其急援之，天下必以爲義，是一舉而名實附也。此吾復振之時，不可失矣。克用曰善。乃立許仁恭和，而召幽州兵共攻潞。曰

所以解圍也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而克用遣周德威
李嗣昭將以行遂拔潞命嗣源爲守於是全忠解滄州
圍來還攻潞已而晉王病召唐監軍張承業入以存勗
屬之曰亞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善教導之承業唐
故所使監王河東軍閹也故忠信可屬已謂存勗曰嗣
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也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
救之又謂克寧曰以亞子累汝嗣昭時守潞爲梁軍所
困亞子存勗小字也克寧摠兵柄者久有次及之勢軍
中多歸心者存勗懼以位讓克寧曰汝家嗣也先王命
之而誰敢下之將吏入謁存勗哭方哀未出張承業入
曰大孝在不墜先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克寧
晉師諸將前拜賀軍府遂安已而克寧爲克用諸養子
存顥等所迫欲執存勗以河東爲梁存勗生母曹夫人
聞乃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
公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聽之矣第勿
送大梁大梁體遣餘不以累公承業驚詫曰此何言誰
實爲此言者老奴請以死奉王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
曰至親不可相魚肉吾避位即禍亂可塞也承業故忠
直則大恚乃置酒府舍爲大饗而伏甲執克寧存顥於
座面數之晉王流涕曰兒曏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

今事定矣吾爲此謀恐以吾世子遺仇讎乎遂殺之而軍府大定首是時周德威握重兵於外拒梁夾寨之師踰年矣而潞圍久不解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德威留兵城外徒步入伏柩哭極哀退謁王甚恭衆心釋然於是晉王決策擣夾寨以救潞先是梁王自攻潞李嗣昭固城拒守不能下晉遣周德威悉行營卑救之壁高河戰久不決於是梁更築重城內防奔突外拒援兵曰夾寨調山東民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夾寨以饋軍此所謂夾寨之軍也王且死以爲遺憂至是梁王聞晉王定死以援兵必不能復來而潞城守堅難猝拔乃身還大梁獨留軍夾寨因之不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爲童子不習軍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而趨之出不意破之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矣張承業贊之乃大閱士王自將德威等發晉陽夏五月至三垂岡流涕曰此先王置酒處也先王命之矣大呼曰先王有靈壯予武因伏兵岡下詰旦霧天瞑兵行大霧中食時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卧未起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塡塹燒寨鼓譟入梁兵起視則大驚倉皇走遂大潰殺招討使符道昭斬首萬計

委資械山積德威前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走矣可開門初嗣昭與德威隙聞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迋我耳不應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被喪服大慟曰嗣王也哭幾絶城中皆哭遂開門迎王王入勞將士凱旋還晉陽告廟飲至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暴寬租賦，撫孤窮，伸寃濫。禁奸盜而國治。下令言騎軍非見敵毋得騎部分定毋越伍道絶毋避險分道期會毋得差晷刻犯者斬而嗣昭亦於潞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間軍城完復如平時是歲，梁殺河陽師王師範夷其族。師範棣州人父敬武爲平盧節度使世得軍師範和謹好儒學聚書萬卷爲政有威愛以忠義自許每縣令至自輒備儀衛往謁命客將扶令坐廳事稱百姓拜於廡僚佐皆諫師範曰吾敬桑梓示子孫不忘本也朱全忠圍鳳翔時昭宗徵藩鎮兵討之師範見詔泣霑襟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而坐視天子困辱如此能居忍乎雖力不足然致死可也乃分遣諸將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以小車載人汴徐諸州西至于陝華期同日俱發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得師範所遣卒詰之色動

刼之以情告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巡兗鄆召葛從周於邢與共攻師範拔臨淄進圍青州師範求救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蘇茂章救之擊殺朱友寧已力屈降全忠方欲刼天子遷洛懼失天下心以客禮禮之移河陽未害也及篡位諸子弟畢王宴宮中友寧妻泣訴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金寵獨臣夫以死難而讎人尚存妾誠自傷也梁主奮然戟手曰吾幾忘此賊於是遣使者往坑之師範設席爲具與宗族列坐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也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命少長以次就戮凡二百人聞者哀之唐稱

帝贈太尉

秋九月蜀岐攻梁大安晉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神山

歲己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

歲庚午晉岐稱吳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楊隆演稱吳

冬梁取深冀屯邢州窺鎮定晉王救之次高邑

歲辛未春擊梁軍柏鄉大破之圍邢魏

鎮定者唐故成德軍也帥王鎔以鎮定稱趙王鎔之先回鶻人也有沒諾干者爲王武俊養子冒王姓沒諾干

曾孫爲廷湊廷湊子元逵元逵孫景崇鎔父也鎭成德自廷湊而來而鎔以成德軍附於梁梁王以其貳於晉也忌之欲吞鎭會燕侵定州梁遣將將魏傳兵三千人分屯深冀名助趙守禦實襲之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鎔拒之鎔不從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皆知其爲人而王猶恃婣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今爲虜矣梁將杜盡殺趙戍兵乘城守鎔攻之不克乃求救於晉晉王集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賂結昏其交深必詐也不可聽王曰彼亦擇利害爲去就耳王氏在唐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溫臣乎今救之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助朱氏爲之政遣將將兵出井陘赴之而自會鎔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等輩也嚴之呼叔父鎔奉卮酒爲壽呼晉王爲舅許婚姻義武王處直唐故義武帥兄處存破黃巢後京師倡義勤王功第一者也處存卒鎭人逐其子郜推處直爲後及是亦請絕梁附於晉以師從遂進距柏鄉三十里而軍挑戰梁不出進營於野河迫之梁步騎出鎧甲鮮曜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欲耀兵以挫其銳則我氣不振乃徇于軍曰彼其卒皆汴州屠酤負販傭兩偶衣鎧鮮爲觀十

不能當汝一，必擊之，獲一夫，足自富也。遂帥精兵千餘
前擊之，不動，獲百餘人，且戰且却，還野河止軍。言於晉
王曰：敵勍甚，宜按兵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三鎮烏
合，法利速戰，何按兵也。德威曰：鎮定兵長於守城，短於
野戰，吾所恃者騎，利平原廣野，不利阻隘，今壓賊壘門
而軍，騎無所展足，且衆寡不敵，必選彼知吾虛實，事危
矣。王不快，退偃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
曰：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
者一水爾，彼若造浮橋以薄我，我衆立盡，不若退軍高
邑，誘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踰
月破矣。承業趣入晉王臥所，褰其帳，撫王背起之，曰：此
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言不可易也。王蹶然興
曰：予方思之。會諜言梁方造浮橋，即日拔營保高邑，而
日輕軍抄梁餉。明年春，梁軍困，刈芻蕘自給，抄之不敢
出，剉茅屋坐席以秣馬，馬多死。周德威知其可擊也，與
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兵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梁
將怒，悉衆出，德威等轉戰佯北，引致之至高邑。梁卒前
奪橋，鎮定步兵禦之，不能支。晉王曰：賊過橋則不可復
制。指揮使建及前力戰，却之。王登高丘以望師，喜曰：梁
兵爭進而囂，我整靜，勝矣。自巳至午，戰未決，王奮起欲

身前陷陳德威叩馬諫曰梁兵銳可以勞逸制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卽挾糗糧不暇食日昳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必且退退而精騎蹙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困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大潰李存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走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奮白刃追之梁精兵殆盡河朔大震梁遂失鎭定而晉益強是歲梁改稱乾化元年燕劉守光稱帝 歲壬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春晉及鎭定兵伐燕燕乞師於梁梁伐魏以救燕。師潰于蓨走還洛 梁王以疾寒柏鄉屢失利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僇死衆心惟懼及是燕求救力疾自將赴魏州羣臣憚從師梁王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散騎常侍孫騭等三人後立撲之斃所至以供饋豐約爲刑賞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彊賀德倫袁象先圍蓨而晝伏兼行趨下博遇趙邏卒紿之曰晉兵至矣梁王驚卽棄行幄趨棗彊與師厚軍合攻屠之進追蓨晉將史建瑭謂李存審曰王方事幽薊勢不及濟師賊得

蓨縣西侵忠深矣當與與公等以奇計破之乃引兵抵下博橋分道擒生得梁軍之樵芻者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之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部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走梁壁殪縱火大譟弓矢驟發梁軍大愕擾不知所為斷臂者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遁夜迷失道蓨人耕者皆荷鋤擾擊逐之委資械無算明遲騎覘之曰晉王未來史先鋒遊騎耳梁主益慚憤病愈劇還洛陽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處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夏六月梁主晃死於賊

初梁主后張嚴整多智慮梁主畏后每同王必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瑾走失不追梁主怒奪其兵友裕恐與數騎亡山中自匿后陰使人教友裕馳自歸伏庭中請死梁主怒叱左右捽出將斬之后聞之不跣履走庭中抱友裕泣曰哀乎汝束身自歸欲明不反乎梁主乃意解而免梁主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出迎封丘告之故后遽見瑾妻瑾妻拜后答拜抱之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昆仲之國也以小故興干戈使吾姒至於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當如此矣已又泣梁主為感

動、送瑾妻爲尼、后衣食焉、司空以梁主時簡較官稱也當是時、梁王內嚴后、未欲縱也、及后殂而遂縱、下漁色不厭、有子八人、長友裕、封郴王、初鎮宣武時畧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子、曰友珪、封郢王、友文本姓名康勤、梁主養子也、多材藝、愛之、年又長、心欲以爲嗣封博王、次友貞、封均王、餘皆有分封、皆出鎮、梁主召其婦皆入侍、友文妻王氏美、寵之、常專夕、已梁主疾病、謂王氏曰、吾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吾訣矣、而以友珪爲萊州刺史、趣之鎮、時左降者無慮有後命、友珪妻張方內侍、知命王氏語、則夫婦相泣、左右勸友珪爲變計、友珪乃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勍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相與謀、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入、夜三鼓、斬關入、入寢閣、侍疾者皆走、梁主惶駭起、呼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除、使至此、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前、梁主旋柱走、劍擊柱者三、梁主仆、劒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以裀褥裹之寢中、四日不發喪、出府庫賚羣臣諸軍、矯詔馳東都殺友文、下詔罪狀友文爲私逆而自立、豈可謂無天哉、初梁主與兄弟實[illegible]中飲博、兄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人罵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耳、遭世亂天子用汝爲四鎮

節度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爲吾將見汝族赤矣梁祖不懌遂罷酒

歲癸酉。晉岐吳稱天祐十年梁主瑱乾化三年是歲五國五鎮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討亂。友珪誅。友珪既簒弒自立諸舊將多憤怨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冀王友謙梁祖養子也加侍中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數十年創業一日變起宮掖聲甚惡吾備藩鎮吾且至洛陽問罪何徵爲友珪怒攻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駙馬都尉趙巖梁祖壻龍虎統軍袁象先梁祖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謀巖曰事成敗在楊令公但得其一言諭禁軍事辦矣楊令公者天平帥楊師厚也時鎮魏均王乃遣腹心之魏說師厚曰郢王簒弒人望屬大梁公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之賂師厚業受友珪命憚改圖或譬曉之曰郢王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順也又何憚乎師厚乃會諸將將兵至洛陽與袁象先謀起兵先是龍驤軍戍懷州者潰爲亂方捕索均王乃僞爲友珪詔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遷汴爲流言動之曰天子以懷州兵叛追其軍坑之矣諸將信之懼泣以請王亦泣謂之曰先帝經營王業二十年今尚爲魚肉於汝曹何有因出梁

祖畫像示諸將曰、汝曹能趨洛擒賊、復先帝讎、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踴躍呼萬歲、王乃遣人趣象先等、率禁兵討賊、師入宮、友珪欲逃不得、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而逆黨畧盡、象先嚴齋傳國寶詣大梁以迎均王、曰大梁國家所以興王業也、比拒并汾、東制淮海、且國藩鎭多在東、於命將出師便、遂即位東都、更名瑱、是爲末帝、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招冀王友謙、而友謙復歸梁、**冬、晉王伐燕、克之、誅劉守光。**燕、唐故盧龍軍也、守光父仁恭、本幽州偏校、昭宗時、藉晉王克用力、有盧龍而驕、取滄景德三州、爲子守光請横海節、得之、父子帥兩鎭兵十萬、號三十萬、彊於天下、幸世多故、築宮極奢、後又與道士鍊丹藥、冀不死、仁恭有愛妾、守光蒸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守光反執仁恭、別幽宮、兄守文率兵討守光敗、文因殺之、爲淫虐滋甚、聞晉趙敗梁師、則使人謂鎔處直曰、聞二鎭與晉王破梁兵南矣、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爲諸公先、然四鎭連盟、必有尸盟者、僕至當何以處之、二鎭以告晉王、笑曰、趙人求盟、不能從也、吾已成功、乃復欲以兵威劫二鎭、軼我、愚莫甚焉、吾行當族、然不若揚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六節度共尊推

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喜命草受冊儀僚屬取唐冊太尉儀以獻守光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乎對曰尚父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守光怒投之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何尚父之有命趣具即位儀械晉趙諸道使於獄遂稱帝孫鶴諫守斬之冦易定於是晉王怒命周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易水攻祁溝下之克瀛涿遂至於幽州守光求援於契丹契丹忿其無信不救請降晉不許王單騎抵城下謂之曰朱溫篡逆吾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爲興復公乃爲狂僭鎭定二帥皆事公公莫恤也今定何如守光大困流涕曰守光俎上肉耳惟王之所裁之王與折弓矢爲誓使亟降而守光爲愛將李小喜所沮復固守小喜乃踰城出降且具言城中力竭狀王督諸軍四面攻克之獲仁恭守光帥妻子走滄州迷失道爲人擒以獻晉以練縶仁恭父子凱歌入獻俘於廟自臨斬之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叱之曰汝內亂爲禽獸行亦我所教耶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父子而燕平於是鎭定義武諸鎭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歲乙亥

晉岐呉稱

唐天祐十二年、梁末帝立。二年、始改貞明元年。夏。魏人降晉。晉王誅其亂首。遂克魏。

魏、唐故成德軍也、初田承嗣鎭、魏博選六州驍勇士爲牙兵、厚給賜自衛、自是親黨盤結、田弘正之難自此始、文德初、魏牙兵殺帥趙文建、而未知所立、卒羅弘信者、貴鄉人也、從衆中出自贊曰、我爲帥、弘信狀貌瓌怪、面青黑、衆異之、立焉、以遂有魏、梁祖兄事之、故特親、弘信卒、子紹威立、惡牙兵強、不能制、欲借梁兵力誅之、會全忠女適紹威子而死、全忠乃遣將吏槖甲兵以好來會葬、而自將大軍繼之、云赴行營、魏人不疑也、紹威又潛遣人入庫、絕弓弦甲襻、而以汴軍捕牙軍、夫殲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者、而全忠留魏半歲、殺牛羊豕犒軍者七十萬、魏以頓弊、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鑄此錯不就矣、及紹威卒、楊師厚逐其子而擅軍、數助梁有功、於是擅財賦、置銀槍效節數千人、欲以復興時牙兵之盛、及是死、租庸使趙巖判官趙贊言於梁主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百餘年、紹威師厚據之、朝廷不能制、陛下不以此時爲之計、即來者後然矣、宜分六州爲兩鎭以弱其權、梁王以爲然、以賀德倫爲天雄節度、而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悉魏

人不服，遣別將將兵濟河，名擊鎮定，實張形勢以脇魏。魏兵父子族姻磐結，不願徙，聚而言曰：朝廷忌吾軍彊盛，欲設策殘破之。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出河關，一旦骨肉流離，雖生不如死。則聚而哭。是夕，效節軍校張彥以軍亂，劫德倫置樓上，為書求援於晉。晉王喜，命李存審據臨清，而自引大軍東赴之。猶疑魏詐，次永濟不進。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自衛，介而迎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脇主帥，殘虐百姓。我來非貪土地，安百姓也。汝雖有功於我，義不得不誅，以謝魏人。立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皆拜哭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進，令魏卒擐甲執兵，翼而從。衆心大安。晉王以李存進為天雄巡使，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一錢以上，梟於市，城中肅然，遂定魏。晉拔德州。秋，及梁爭澶州。梁劉鄩出兵襲晉陽，窺德州，不克，還壁莘。歲丙子。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春，鄩攻魏，敗績。退保滑。晉拔衛磁州。夏，克洛。秋，拔邢相貝。梁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

定饋運、或說晉王先取貝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我有也、晉王曰、不然、貝城堅兵多、猝未易攻、德州隸於滄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各孤懸、而後貝可取也、襲德州克之、進拔澶州、梁劉鄩以晉精兵萃於魏、晉陽必虛、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往襲之、而縛芻爲人、執旗乘驢於城上以疑晉、晉人覘知之、晉王曰、鄩長於襲人、而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亟追之可及也、會陰雨積旬、道濘阻、鄩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而晉將李嗣恩聞之、倍道入晉陽勒兵爲城守、又鄩孤軍糧盡、進且至樂平、懼欲遁、鄩曰、今深入敵境、腹背受敵、行將何之、惟力戰可免耳、乃整師下山屯宗城、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晉將周德威自幽州引千騎入援晉陽、至南宮聞之、則擒梁斥堠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自幽州入屯臨清矣、詰朝、畧鄩營而過入臨清、鄩乃還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翼日趣莘縣、塹而守之、晉王軍莘西三十里、日數徼戰、鄩壁不出、晉攻絕其甬道、梁主詔讓鄩、督使戰、鄩集諸將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與新進少年遙制之、今敵尚強、與戰必不利、且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待無爲也、鄩默然、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居數

自將萬餘人薄鎮定軍，為晉師所敗，復壁不出。明年，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貝州，聲言歸晉陽，誘致鄩。鄩果前襲魏，召澶州將來會，悉衆營魏城東。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李存審引行營兵躡其後，扼之，戰方合，忽晉王以師自貝至，與嗣源軍合，鄩見之驚，卻至義元城西。晉軍四合，鄩敗走，渡河保滑州。於是晉拔磁、衛、邢、相、滄、貝，而河北皆為晉。

歲丁丑。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漢各改元年。春，晉新州亂，契丹陷晉新州，圍幽州，晉將嗣源擊走之。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狹難行，旁有亂山高峻不可越。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賦致繒纊，有勳則賜勳加賞，每歲穫則清野堅壁以待虜，虜至則閉壁不戰，去則選驍勇阻隘邀之，土兵皆自為其田園室家計，故力戰有功，契丹畏此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修邊，渝關之險棄不治，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而晉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驕不恤士，期下追促，邊人嗟怨，裨將盧文進殺存矩，帥其衆奔契丹。乃契丹兵攻新州，陷之，遂圍幽州，德威使告急晉王。

與梁戰河上未決、欲分兵、則力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皆以爲虜無輜重、不久也、徐俟其退、乃擊之、李嗣昭以夾寨之後、德德威救已、大言曰、德威社稷臣、今幽州懸、恐肘腋變生、何能待虜衰乎、請以身先赴之、王喜曰、公言是也、即日治兵赴易州、時幽州圍二百日不解矣、李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以萬騎蹙我、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糧食、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不若自山中潛行赴幽州、虜不測也、遂踰嶺而東、至山口、忽契丹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作胡語罵虜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抵西樓種滅汝矣、因躍馬奮過入其陣者三、契丹爲辟易、晉兵始得出、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鹿角、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傷死、至幽州、契丹陳而待、存審令精卒陳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進、煙塵蔽天、戰既合、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而幽州圍乃解、

冬晉伐梁拔楊劉

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率騎渡河、時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悉攻、皆陷之、拔楊劉、掠濮鄆而還、歲戊寅

晉跋

秋。晉大舉伐梁。冬。及梁戰胡柳陂。周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德威戰歿。晉王困。復戰。破梁軍。晉王大閱于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麻家渡、趨大梁、梁招討使賀環善將步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禦之、曰治兵、環指一高地曰此可柵、至是晉軍適置柵其上、環疑彥章與晉通、持欲戰、彥章曰、晉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遏其衝可困也、若輕與戰、一蹉跌、大事去矣、環益疑之、密譖之梁主、因饗士、伏甲、殺之、及別將孟審澄侯溫裕以謀叛聞、晉主聞之喜曰、彼將帥相魚肉、亡無日矣、我若疾引軍直走其國都、彼安得不與我戰、得與戰、蔑不勝矣、欲自將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完而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也、不聽、毀營進、環棄營躡之、至胡柳陂、周德威曰、我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今去大梁近、梁軍各內顧其家、宜按兵勿戰、環倍道而來、未有所舍、臣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疲乏擊之、乃可破也、王以爲怯、即帥親兵先登、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子曰、吾無死所矣、環結陳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敢陷其陳、衝盪擊斬、往反十數里、會梁將王彥章將騎兵而敗、趨濮

陽適至、晉輜重望見、駭以爲梁大軍至也、遂潰入盧龍軍、盧龍陳亦動、德威不能制、遂父子皆戰歿、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南軍至日中復振、日向晡、欲還營、閻寶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去矣、獨瓌步卒留、又比晚有歸心、我乘高趣下、可破也、今深入敵境、又偏師不利、若引退、必且爲所乘、是梁師再克也、諸軍未集者、必不戰自潰、縱收衆比歸、河朔非王有矣、李嗣昭曰、然、賊未有營壘、吾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退而逐之、王建及擐甲橫槊前、而梁兵果大敗、歿者二萬人、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歿、哭之慟、曰、是吾罪也、夫、於是李存審、夾河南北築德勝南北兩城而守之、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又三年而後克

歲庚辰。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凡六國四鎮、

梁晉相距于德勝。

歲辛巳。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六國四鎮、

春趙軍亂殺帥鎔。夏梁殺其泰寧帥鄩。初鄩與朱友謙婚、受詔討友謙、先移書諭禍福待之、友謙不從、乃進兵、梁遣人以爲譖、酖殺之、六月朔日蝕、

秋晉王遣

將趙攻趙軍。王自將擊趙。冬。定州軍亂。契丹寇定州。晉王自將救定州。歲壬午。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六國四鎮。春正月。晉王敗契丹于新城。梁襲晉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梁兵遁。王在德勝軍久頓。戰未有決。鎮定軍卒張文禮。殺趙王鎔。屠其家。自爲後。以告僚佐。以爲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安之。王不得已。承制授文禮爲成德留後。符習將趙兵萬人從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許之。習見晉王泣請罷。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恩義猶骨肉。今禍生肘腋。吾痛之。汝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吾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哭曰。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勳。許得復讎。習等不敢煩霸府兵。願以所部徑前取之。因暨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於是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將閻寶史建瑭等往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文禮懼病疽死。子處瑾。匿其喪。拒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而自將攻鎮州。先是義武帥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于晉。晉以爲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以養子都便

佞多許、愛之、以為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是晉王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唇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請赦文禮、晉王不可、處直乃遣人語新州語郁、使賂契丹令犯塞、解鎮圍、郁素疾都冒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都聞惡郁奪其處、以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遂以新軍數百伏府第、大譟、請處直歸西第、幷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孫腹心、以狀白晉王、王以梁趙爭方急、以都代將、處直憂憤疾、而王郁說契丹入攻幽州、拔涿州、遂進至定州、都告急于晉、晉王留大軍守鎮、獨以親軍五千救定州、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而軍矣、將吏皆失色、卒多道亡、諸將曰、吾衆寡不敵、又梁寇內侵、宜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急也、王新破梁、威振於夷夏、挫其前鋒、可走也、李嗣昭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搖人心、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小虜而避之、何面目臨四海乎、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擊契丹、獲其主之子、因縱擊、大敗之、遂北至易州、契丹主責王郁、禁之、歸、晉王在燕、李存審謂嗣源曰、梁聞王北伐、必襲魏、宜亟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梁將戴思遠果悉衆趣魏、知有備、乃西入成安、掠而去、又疾力攻德勝北成、存

晉悉力拒守不能下、晉王聞自幽州赴之、五日至、思遠燒營遁、晉將寶圍鎮州敗績退保趙夏李嗣昭代將戰歿秋克鎮州晉閻寶圍鎮州、決滹沱水壞之、內外斷絕、寶安之不爲備、處瑾遣卒五百餘、攻長圍、壞之、寶走保趙、晉王以李嗣昭爲招討使、代寶將、處瑾遣兵迎糧於九門、嗣昭設伏邀擊殲之、中流矢卒、遺命以兵授判官任圜、督攻鎮、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歿也、晉王聞嗣昭歿、哭之哀、使李存進代將、亦戰沒、使存審代將、鎮食竭力盡、城中將拔款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送行臺、趙人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屍於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王祭而葬之、以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後未葬也、習當斬衰葬之、禮畢、乃聽命、既葬、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自效、乃以爲天平節度使、先是嗣昭歿、晉王命護喪葬晉陽、子繼韜不受命、以其喪歸潞、因其兄繼儔以潞州降梁、澤州守將裴約泣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分財享士、志在滅仇讐、今肉未寒、而郎君背君親、吾死不能從也、據澤州自守、梁攻之不下、使告急、唐主謂李紹斌

曰兄不幸乃生此梟獍約獨知逆順澤州彈丸地吾不惜惜且約鄉爲我拔約以來縉鐵至城已陷約竟死難

是歲晉王時距梁德勝時戰契丹幽易文時留闔鎮雖其克捷奔命甚矣

歲癸未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唐莊宗同光元年　是歲梁亡凡五國四鎮

夏四月晉王稱帝國號唐改元同光追帝其祖考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京追尊曾祖執宜曰懿祖祖國昌曰獻祖考晉王曰太祖立宗廟晉陽尊生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先是吳蜀各以書勸晉王舉大號王持示僚佐曰昔王太師嘗遺先王書勸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時威震天下吾誠挾天子據關中作九錫禪文誰能禁之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有死不爲耳汝他日當以復唐社稷爲念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聞也因泣下將佐皆涕泣既王哀至是羣臣勸益堅王從之張承業在太原聞之亟走魏諫曰王世世忠於唐救其患難故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措財補兵誓滅賊臣本朝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從來征伐之意乎王何不滅朱氏復列聖深讎南取

以西伐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
膺之子孫在則功高桓文使唐無子孫則天下固王之
天下也吾唐家一老奴耳願見王成功退歸田里使百
官送出洛東門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
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以衆志爲解意不聽承業
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誤老奴矣誤老奴矣輿歸太
原不食卒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
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數往來晉陽晉王克用善之昭宗
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遣承業使晉以亂告爲河東監
軍後崔胤誅宦官詔監外軍者所在捕殺晉王不忍也
匿承業斛律寺以免王病革以嗣子屬之存勗嗣晉王
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事皆委於承業兄事之
歲時輒升堂拜其母自太后諸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
承業一繩以法權貴斂手晉王少好樗蒲歲時自魏歸
省親須錢蒲博賞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乃置酒
庫中酒酣使長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
幣馬爲贈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字謂承業曰和哥之錢
何不與一積錢而用帶馬爲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
得私王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庫
錢欲佐王成霸業耳必用之盡傾庫與之可也財盡兵

散登臣獨禍哉王酬怒目元行欽日鄃來承業持王衣而泣日臣受先王顧託誓雪國家之讎今爲王惜庫物而死不恨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之罵日閻寶乃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進一忠言反諂諛自容耶太后聞亟使使召王王聞太后召懼甚乃酌兩卮酒謝承業日吾杯酒得過公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分過承業不肯飲王入內太后遣人謝承業日小兒忤公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詣承業宅慰謝之盧質嗜酒傲然有功王恚之承業乘間請日盧質嗜酒無禮請殺之王日吾方招賢才就功業何言之過也承業起拜賀日王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以全方戰息魏時王在魏梁將王檀發兵襲晉陽攻之城幾陷者數矣有安金全者代北故將也老居太原往見承業日晉陽根本地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請以庫甲見授保爲公擊之承業立出甲命金全將梁兵却而晉陽以全承業治家嚴有法姪爲盜殺販牛者而私之事覺斬以徇姪瓘爲麟州刺史承業謂之日汝故本爲盜不法今領州當守法而不悛死無日矣瓘繇是自戢不敢肆當是時承業盡心留事蓄金帛市兵馬課農桑補乏絕成業之功爲多

唐將嗣源克鄆州。秋唐

主自將克中都。取曹州。遂入于大梁。梁亾。始梁祖虐嗜殺、末帝和柔然愚暗、情僞。會康王友敬遣人入寢殿爲變、索獲之、誅友敬、因疎忌宗室、張漢傑、張妃兄、趙巖其壻也、親信之、怙勢擅權賂、舊臣敬翔等擯不用、唐師日進、取鄆州、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謀無不用、今敵勢日強、而陛下忽棄臣言、臣身無所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矣、乃以彥章爲招討使、段凝副之、召彥章問敵可破否、對曰、必破、問期日、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曰、亞子輕易與也、第觀臣破之、彥章至滑州、置酒高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持巨斧、具鞴炭、乘流下、飮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時唐主聞彥章將、自將屯澶州、召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謹備之、而守殷忽不爲備、守殷王幼時所變蒼頭會兒也、會天微雨、彥章所遣舟師、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急擊南城、遂破之、於進對時適三日矣、攻諸塞皆拔、唐主聞遣宦者焦彥賓趣人楊劉、與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筏、載兵械、浮河下、助楊劉守備、彥章亦撤南

城材浮河下爲攻具，於中流遇輒交鬬，日百戰。及楊劉
唐士卒亦傷者過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垂陷者數
四，李周疾力戰拒之，不能克。梁退屯城南，唐主引兵至
梁塹壘固，不可攻，問計於郭崇韜。崇韜曰：請築壘於博
州東岸，固河津，既應接東平，又可分賊埶，但慮彥章薄
我，不克城耳。願募敢死士日挑戰綴之。時李嗣源守鄆
州，河北聲問不通，人不保朝夕，遣押牙范延光至，請築
馬家口通鄆州路，與崇韜語合。唐主乃遣崇韜將萬人
往築之，晝夜不息。而唐主與梁人晝夜苦戰綴之，城築
六日，彥章聞，將兵數萬馳攻之。時板築甫畢，諸守兵缺
然，崇韜身先士卒力拒戰。唐主引大軍繼至，城得完，而
於鄆聲勢連絡矣。嗣源請正守殷覆軍罪，不聽。而彥章
復趨楊劉，李紹榮抵梁營，擒其斥候，火攻之，焚連艦，而
彥章保楊村，楊劉圍解。時城中無食三日矣。當是時，漢
傑、巖相與協力傾彥章，段凝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梁
主亦以爲彥章功成恐難制，徵還大梁，以段凝代將。於
是宿將憤怒，士卒攜貳。唐自用兵來，歛多暴，得勝失利，
差芻糧數百萬，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李存儒者，俳人也，
得幸刺澶州，專掊歛，防城卒徵月課縱歸，梁襲執之，克
衛州，陷淇門、共城、新鄉。李繼韜以澶州叛降梁，因拔澤

州於是澶州以西相州以南皆梁有唐失軍儲三之一契丹又屢寇瀛涿諸忠力將多戰歿唐主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勸唐主棄鄆約和以休師唐主不悅曰朕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年欲以雪國讐今始正尊號得鄆州尺寸地而棄之臣恐將士之將解體也雖盡河爲境誰能固之臣度已料敵日夜思成敗之數至熟決在於今歲今梁悉精兵授段凝大梁內虛凝決河自固不爲備陛下若留兵守魏固楊劉而自引精兵與鄆合出不意直走汴則僞主授首矣唐主拊掌曰卿言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王失則虜吾行決矣於是命將士悉遣家歸魏歸劉后及皇子繼岌于魏與訣曰事成敗決此脫敗也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無遺敵擒濟河至鄆州以中復進軍以李嗣源爲前鋒攻梁兵中都破之執梁將王彥章欲用之不屈死諸將請引兵略地東薄海後觀釁而動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之知就有告者疑信之間尚三日乃決旋師則阻決河自白馬南渡舟楫未易辦此去大梁近無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先已爲擒矣請大軍徐進臣以千騎爲前驅從之諸軍踴躍即夕行越二日降曹州五日

抵大梁，梁主聞唐師至，駭莫知所爲，聚族人而哭，召羣臣問計，皆莫對，謂敬翔曰：朕忽卿言至於此，今奈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將三紀，名爲宰相，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前後獻言皆莫用，今雖良平復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相向而哭。已，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則已爲左右所竊迎唐軍矣。乃自殺。嗣源入大梁，久之，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卿父子之力也，天下當與爾共之。是日，敬翔自殺，於是詔翔、李振首佐朱温傾唐祚，與趙巖、張漢傑等並夷族，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爲庶人，遣使掘梁諸陵，藩鎮入朝者皆復鎮，吳、楚皆致貢。當是時，天下幾定。梁二主共一十七年。

嗚呼！梁祖以僖宗乾符四年起爲盜，後七年鎮宣武，後二十四年始篡唐而帝，帝明年而晉昌，後四年而爲子所弑，乃起於女禍，已竟滅於晉。嗚呼！作兒事爲兒人，竟身僇國亡，以兒終理有固

然。曷足怪焉。二年四國。四鎮。春。祀南郊。復宦者爲內諸司使。及監諸道軍。省文武官。遷都洛陽。復長安爲西京。復唐軍州名。復行唐律令。立皇后劉氏。夏。澤潞軍亂。夷諸州城。三年春。唐主如興唐。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夏四月朔日蠲五月。作清暑樓。唐主既滅梁而驕。爲淫戲自放。與中人傳粉黛共戲。悅所嬖劉夫人優名之李天下。唐主自呼亦曰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一人。尚誰呼耶。唐主悅。厚賜之。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引去。將殺之。新磨前追擒至馬前。數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上好獵耶。柰何縱民耕種。防天子馳騁。罪當死。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時諸伶出入宮掖。侮狎縉紳。羣臣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伶人景進者尤居中用事。梁敗將段凝率衆降。賜姓名李紹欽。因伶人納賂。以爲泰寧帥。梁冀王友謙入

朝賜姓名李繼麟溫韜朝賜姓名李紹冲皆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罪與朱溫均得復鎮天下義士謂我何唐主竟遣之復宦官諸司使及監諸道軍租庸使孔謙欲聚斂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賦斂復徵自是詔令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拜汾陽王之墓以爲從祖而自處世貴引拔浮華勳舊交怨乃請立劉夫人爲后以自固后貪悍淫妬於是曹太后誥劉后教與制敕交行中外奉之如一時勳舊畏伶官讒皆自危獨崇韜頗守義敢諫靜爲嬖倖所疾惡宦者言方唐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官家曾無避暑宮命建之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爲孔謙言用不足也恐陛下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何預彼事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溼被甲乘馬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雖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雖有珍臺閒館猶覺鬱蒸則畏肆之致異也願陛下不忘河上時則暑氣自消唐主默然卒營樓費以巨萬

秋七月唐太妃劉氏太后曹氏殂初晉祖嫡夫人劉無子賢明不妒忌曹夫

入生存勗而劉夫人待之加厚故相得甚歡莊宗事曹尤謹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其母至三四及即位遣使奉冊冊劉夫人爲皇太妃曹爲皇太后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而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但兒饗國久長吾獲沒下地園陵有主所幸多矣餘何足言因相向欷歔已唐主遣使迎太后太妃如興唐太妃曰陵廟在此若俱行歲時當誰奉祀乎留不往獨太后如魏太后以別太妃故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聞欲自往省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之乃止及殂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亦發疾卒

魏王繼岌爲西川行營都統侍中崇韜爲招討使伐蜀。冬。十月。彗星見輿鬼。克蜀獲蜀王衍。是歲春夏旱六月始雨連甫七十五日百川皆溢

四年春。繼岌殺崇韜及二子于蜀。詔族其家。蜀唐故東西川忠武軍也王建者許州舞陽人隆眉廣顙貌魁然以屠牛盜驢馬販私鹽爲活後事忠武軍將爲都頭僖宗出居蜀建與其曹輩八都頭奔焉僖宗喜號隨駕五都大閹田令孜以爲養子遷長安將神策軍入宿衛河中王重榮犯

京師僖宗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幾斷建控僖宗馬從烟燄中躍而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股而寢覺流涕解御衣賜之至興元令孜以衆頒言天子播越罪繇已懼以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其同母弟也求監西川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出建刺壁州建招集亡命及谿洞夷攻閬利州敬瑄患之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吾折簡召可致乃遣使招之建大喜以家托東川帥顧彥朗彥朗選兵二千從之行赴成都至鹿頭關敬瑄悔使人止毋入建大怒擊破關取漢州攻彭州敗敬瑄兵昭宗詔和解之使罷兵彥朗表請以大臣鎮蜀予建節可定也乃詔韋昭度鎮西川而分卬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詔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三年不克詔復敬瑄官爵令罷兵時成都城中困甚王建以蜀破在旦夕欲專蜀於是表敬瑄令孜罪不可赦知昭度恇怯可劫而走也乃入說昭度曰今東關藩鎮相吞噬此心腹之疾相公宜歸朝與天子共圖之蜀莫爾國敬瑄疥癬耳建可辦也昭度未決去建嗾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食之昭度恐留符節委建去還朝建得軍即以兵扼[illegible][illegible]兩川資簡戎茂嘉卬諸州皆殺刺史降建攻圍成都[illegible]

田令孜登城號以請建曰父子之恩未之敢忘但奉天
子詔討不受代者建無所逃死太師改圖建何求令
孜乃自攜節印入建軍授建旦日敬瑄開門迎既而[illegible]
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殺之為簡較司徒成都尹閬
彭州不下民竄山谷諸寨日出剽軍士王先成者度諸
將惟主宗侃賢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屬也陳田以授
楊晟拒朝命今陳田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
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至民皆不入城入山俟招安
今士縱掠而司徒不念閭將吏思楊氏矣宗侃惻然前
請就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剽暮乃
返而不寘其難脫城中萬有一智者為之畫策伏門伺
卒出剽掩擊之於城下各出兵耀諸寨諸寨咸惟懼自
備勢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問計先成條七事
以白招安入山中百姓一禁諸寨剽虜二置招安寨選
部將謹幹者慇守三招安專帖一人專掌四悉索所虜
彭州百姓集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相認者使相從送
招安寨藏匿者斬五置行縣撫百姓給帖入山招親戚
六彭土宜麻民入山者令縣令曉諭歸以時樹麻蠶之
為軍資七趣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
歸市以遂克彭州荊南將許存降建忌存勇略欲殺之

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圖霸業彼窮來歸義柰
何乎殺之命使蜀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
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材乃捨之更姓名王宗播而宗綰
竟不能保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聽元從孔目官柳修業
畫懷靜退免禍遇彊敵諸將所憚者輒以身先之及有
功輒稱病不自伐繇是得以功名終彥朗亦建并有東
川梁既篡奪遣使者諭建建拒不納建雖起盜賊而爲
人多智善待士納直言好施予人各盡其材議稱帝衆
從吏之獨馮涓請以蜀王稱制曰唐興則未爽稱臣賊
在則不同爲惡不從遂僭號唐衣冠族避亂在蜀者禮
而用之太子元膺卒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已信王宗傑
才敏欲擇一人爲立之而鄭王宗衍最幼母徐賢妃幸
使閹唐文扆諷相張格表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
云受密旨衍衆亦以爲母愛故子立也皆署名蜀王
不得已許之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得夾城聞太子與
諸王鬬雞擊毬喧呼聲太息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
其能守乎及疾病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
羣公請而立之若不堪可寘別宮擇王氏子弟輔之徐
妃兄弟止可優祿位慎勿使掌兵預政閹唐文扆懸諸
大臣遣人守宮門抑按諸人臣令毋入宗弼排闥入請

保太子入侍而殂衍即位殺唐文扆荒淫於宴遊太后
太妃各出教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賂多者得之賦
章妃廢其后高氏立焉刻錦步障擊毬其中結繒爲山
及宮殿樓觀於其上爲風雨所敗輒易山前穿渠泛舟
夜飲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水面如晝
時唐莊宗業滅梁有中夏而帝矣與宰相議伐蜀李紹
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可任郭崇韜曰
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無匹不可許也衆舉李嗣昭崇韜
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然勳名
未有著也請以爲都統重之帝曰兒豈能獨任當求其
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充西川行營都統崇韜
充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委之西伐蜀工尚書任圜
翰林學士李愚參軍機時蜀主方東遊秦州節度推官
蒲禹卿表諫言先帝艱難創業陛下少長富貴流色惑
酒離宮闕爲盤游今百姓失業盜賊公行險何可獨恃
條蜀主闕失以諫學士韓昭以諂諛幸罵之曰吾拔汝
表俟上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李紹琛者梁將康延孝
也有知計知兵前歸唐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問梁事
對曰梁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主暗懦趙張擅權段凝
無智勇專率斂行伍奉權貴而梁以近臣監軍進止可

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舉事。臣竊
覘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
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旬月間天下定矣。」因決定
梁之畫，賜姓名。及是以別將攻蜀，威武降之，繼敗兵萬
餘人，逸去以駭蜀，倍道趣鳳州，克之。郭崇韜入散關，以
饋運將竭，欲掠地。李愚曰：「蜀苦其王荒淫久矣，憂乘之
人情崩離，雖阻險誰守，不可緩也。掠地緩矣。」崇韜曰：「善。」
即倍道進，而鳳、興、文、扶皆迎降。蜀王遊行，還至利州，遇
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來，以先王養子王宗勳、宗儼、宗昱
爲三招討使，將兵拒唐師。還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蜀主
怨入宮嬪中，作回鶻隊馳而入爲戲，猶未知國當亡也。
紹琛克典州諸城鎮，款附。及三招討戰三泉，大敗之，進
至綿。綿浮梁斷，水深無舟楫。紹琛曰：「需造舟爲梁者，斂
縱矣。」與李嚴乘馬前渡江，從兵濟者僅千人，遂入鹿頭
關，據漢州。蜀將王宗弼棄師走，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
泣，遂令諜送款。宗弼據蜀太玄門，劫還蜀王及太后、後
宮諸王于西宮，收璽綬及內庫金帛歸其家，遣使迎唐
師，且以其王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嘗使
蜀，實首謀伐蜀，蜀人怨公入骨髓，不可往也。」嚴欣然馳
入成都，撫吏民，告以大軍即至，徹樓櫓以待。宗弼斬蜀

諸變倖梟韓昭金馬坊門遣使奉牋以宮珍玩迎繼岌賂之求西川節度繼岌曰蜀降此我家物奚用獻笑而遣之至成都蜀王白衣首經銜璧牽羊迎百官衰經徒跣輿櫬從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其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當是時李紹琛爲尤功位第璋上崇韜易之而璋與郭崇韜素善與議軍紹琛心不平許語曰吾有平蜀功公等樸樕相從反嚅囁於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怒立表璋爲東川節度使紹琛愈益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耶時魏王雖爲都統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將吏賓客爭奔走而都統牙索然從行閹李從襲等恚之及破蜀蜀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獻繼岌匹馬束帛而已從襲等愈不平王宗弼知魏王之不予已也帥蜀人列狀請崇韜留鎮從襲等因媒孽崇韜使蜀人請已志難測王不可不備繼岌乃好謂崇韜曰王上倚侍中如左右手何肯棄之蜀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必令人詣闕崇韜懼欲未宗弼以自明數其亾國罪族之而二隙愈益深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曰大王他日爲天子

騾馬且不可乘、況宦官乎、必盡去之、騾馬閹馬也閹呂知柔竊聽聞之、切齒焉、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命分遣招討之、留未班師、唐主遣中使向延嗣趣之還、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因請延嗣涕泣曰、郭公專廷誨日與軍中驍將、蜀豪傑、狎款、日指天畫地、諸將皆郭氏黨工寄身虎口、一朝變作、吾蜀不知委骨何地矣、因大哭、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以訴唐主、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為師、心不能無疑、又閱蜀府庫金寶籍、意不厭、怪之、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所、故縣官匱匱止此、唐主愈益怒、遣閹馬彥珪詣成都、戒之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有遷延、與魏王圖之、彥珪入見劉后曰、蜀憂在朝夕、有緩急、安能於三千里外稟命乎、是遣之擒也、后復自必誅之、唐王曰、傳言未委虛實、亦何得遽爾、后退自為教與繼岌、令必殺崇韜、彥珪至、以后教宗繼岌、繼岌曰、彼無釁、安可為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從襲等泣陳利害動之、繼岌乃召崇韜入計事、從者李環、即以撾碎其首、殺之、并其子廷誨廷信、矯為敕宣諭軍、命尚書圜總軍、唐主聞、詔暴崇韜罪、并諸子皆殺之、睦王存乂者、崇韜子壻也、帥保大、為攘臂稱冤、亦殺之、景進言朱友謙、李繼麟、與有乂連謀、又殺之、朝野

宪憤諸將解體李紹琛自以功高而唐主不見任慙欲反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力也至去逆效順與國掎角以破梁則朱公今朱郭皆無罪夷滅痛哉寃乎吾次無日矣遂大哭所將河中士亦哭曰郭公何罪今闔門屠膾我輩歸將同誅豈復東哉於是紹琛自劍門引兵西稱西川節度猶成都反任圜進攻之至漢州紹琛逆戰大敗閉柵不出漢州故無城樹木爲柵圜攻焚之紹琛敗奔綿竹追擒之詔以孟知祥爲東川帥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紹琛檻車至坐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耶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而族如紹琛安所得自保乎故怨而爲此

二月鄴軍亂陷鄴遣成德帥李嗣源討之行營軍亂嗣源入于鄴以鄴軍還向汴唐主如汴嗣源入于汴

唐主還洛夏四月唐主殂于弑嗣源入洛陽監國李嗣源晉祖克用養子也本胡人亾姓名邈佶烈以騎射事晉祖數有功賜姓名常以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戰疾力攻

邢洺相衛取武嫣儒三州下磁相皆其功鎮安國橫海
莊宗為晉王親倚之胡柳陂之敗周德威戰死嗣源不
知王所在旁問之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王拔
濮嗣源還入見王不悅曰汝以吾為死耶嗣源謝死罪
陽大十酒罰之自是待稍薄德勝之戰鄆州將盧順密
使來言曰鄆守兵寡可襲也羣臣以為疑召嗣源諮之
嗣源以胡柳之慙常欲立奇功補過因對曰梁人志專
澤潞不備東得東平則潰其心腹今用兵久國困非出
奇大功何繇成臣願獨當之晉王悅遣將兵五千趣鄆
州會日暮陰雨道黑甚將士皆不欲行嗣源喜曰此天
贊我也必無備必克遂渡河至城下從坰坎先登發守
卒啓關納外兵鄆人不知也遂克鄆嗣源禁焚掠撫吏
民而定晉王大喜賞以為天平節度使已又決入汴之
策遂克梁加中書令即具前志中已唐主意忌諸宿將
伶人為讒言以聞輒得禍嗣源三年三從鎮行幸鄴請
朝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
許之乃得朝已屬有讒言唐主遣朱守殷窺伺之朱守
殷者前所遣守德勝南城失事嗣源請殺之者也好言
人陰私長短用紹信修使之守殷見嗣源握以功高不
賞今歸藩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天也

同得罪乎語聞乃稍稍會魏博軍戍瓦橋踰年當代歸
復有敕留屯於是魏卒皇甫暉劫其帥楊仁晸曰主上
所爲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天下已定更不念舊勞加
猜忌去家咫尺曾不得一歸見妻子今聞皇后弒逆京
師亂願與公行歸魏安知不爲富貴資乎仁晸不從殺
之劫偏師偏帥不從又殺之乃奉趙在禮爲帥還據鄴
河朔州縣率並據城爲亂應之唐主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
史彥瓊詣鄴招撫紹榮至攻鄴趙在禮拜城上爲衆請
曰非敢反也將士獨思家擅歸公善爲奏免於死敢不
自新彥瓊戟手嫚罵之皇甫暉謂衆曰上不赦我矣因
聚譟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克以狀聞
唐主怒曰克城日必勿遺噍類發諸軍討之遣中使促
魏王繼岌還定亂而繼岌以李紹琛叛留利州不得發
欲自將大臣皆言京師根本地不可動顧諸將無可使
者衆共推嗣源唐主心忌之陽應曰吾惜嗣源欲留衛
竟不得已而遣嗣源抵鄴西南而營令詰旦攻城是夜
從直上忽大譟焚營親軍拒戰不能敵嗣源出叱問之
對曰將士從主上百戰十餘年得天下貝州戍卒思歸
上不聽從馬直卒喧競上欲行誅吾曹安所逃死乎今
欲與城中合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耳嗣源涕泣

諭之環呼曰令公不帝河北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哉霍彥威與安重威勸許之以解難遂入勸趙在禮帥諸校迎羅拜置酒爲高會居二日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今兵散無所歸我親出收之當是時嗣源所部兵以主帥反爲賊皆潰去獨霍彥威將五千人營城隅不去嗣源出乃從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紹榮本梁將元行欽也爲嗣源養子有衆萬人營城南嗣源遣牙將召之與共攻亂者疑不應已遂去保衛嗣源欲歸藩請罪安重誨曰公爲帥不幸爲凶人所刼紹榮不戰而去還朝必以公藉口公歸藩爲據地邀君適足實讒賊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以自明嗣源曰善乃南趨相州遇馬坊使康延福得馬數千疋始成軍而紹榮果言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爲所遏不得通嗣源乃大懼朱耶人石敬塘舊說嗣源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一日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要會願假三百騎前取之可以自全康義誠曰主上失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死耳嗣源乃令重誨檄遠近會兵嗣源家在鎮虞候將王建立聞變[illegible]殺其監軍故得全李從珂嗣源妾魏氏子也本王姓嗣源

子之數有功表爲北京內牙指揮使唐主怒不許論戍石門至是將所部倍道從李紹英者亦嗣源養子房知溫也刺曹貝二州亦馳赴難而嗣源軍大振當是時唐主以軍食之歉河南尹豫借民夏秋稅民不自聊生租庸使孔謙以倉儲不足多脧刻軍洶洶宰相請發內帑以給軍劉后不肯出粧具及皇子幼者三人於外曰則方貢獻以賜給隨盡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恐退故人心益離及是詔白從暉將騎士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軍軍士詬曰吾妻子已爲殍鬼得此何爲皆思亂唐主乃從李紹榮計以嗣源必且據大梁不可往獨西如關東聽伶人景進計殺故蜀主衍夷其族至萬勝愼聞嗣源旣已爲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慘沮登高太息曰吾不濟矣命旋師至汜水扈從兵二萬五千亡其半過罌子谷過衛士抄掠以好言撫之曰且厚賞對曰陛下賜已晚時人不思之矣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歌流涕迫晚入洛城明日欲扼汜水而軍從馬直郭從謙者本伶人優名郭門高從德勝之役有功累指揮使以叔父事郭崇韜又事睦王存乂爲養子二人死而從馬直軍士王溫與從謙謀以亂誅唐主戲向數之然終龍之實無意殺之也而從謙中自懼數危言動衛士曰盡爾家

所有市酒肉飲食快目前無爲計久長李問故曰主上以王温故侯鄴都平阮若曹矣故親軍人自危欲爲亂駕且出從謙帥所部攻宫門時朱守殷以騎兵陳宣仁門遣召之守殷止不前近臣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符彦卿軍較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邑唐主力戰擊殺數十百人而唐主爲流矢所中傷五坊人善友掖至絳霄殿拔矢渴懣長劉后不省視遣宦者進酪以遂殂年四十三彦卿等慟哭而去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明年秋七月葬雍陵廟號莊宗初景進言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駕東征恐爲變詔魏王合衍一行盡殺之内樞密張居翰覆視之慨然曰殺降不祥況其監乎以詔傳柱揩滅行字改爲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百人皆獲免而衍母徐氏且死戟手詈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於族信義安任汝受禍豈遠乎已而果然

嗚呼莊宗以百戰定燕滅朱梁敗契丹師易薊也奉三矢告成于先王可謂日英然不勝其亟疾夫亟疾甚不任將不任大將况萬乘乎以竟頗於伶人莊宗知

音以淫於濁音其焚也以孫佇相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詎不哀哉夫樂以節樂止淫者也。嗣源孚墨子谷聞變慟哭曰主上素得士、獨爲羣小所蔽至於此、吾安歸乎、入洛陽、止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遺骸於灰燼中殯焉、謂朱守殷曰、吾巡徼待魏王至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扞禦此方耳、是日相豆盧革帥百官上箋勸進嗣源曰、吾奉命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故至此、諸君見推、非所心也、願勿言、百官三上箋請監國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以其班見、下令稱教、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與紹眞掌機密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以獻監國曰、胡用此、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用耆舊人以充此屬安知、皆出之以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削使軍民困乏、斬之、而除其所立苛斂法、廢租庸使爲三司委宰相專判、及罷諸道監軍下令所在訪諸王、安重誨與李紹眞謀密遣人於在所殺之、後月餘監國聞切責重誨然而不罪也、方變時劉后囊珍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在道與存渥通存渥爲其下所殺后尼晉陽

監國遣人就殺之、魏王繼岌征蜀還、至渭南、將士聞嗣源監國、皆亾匿、遂自殺。方魏兵變時、嗣源子從璟在朝、莊宗謂之曰、爾父忠孝之心、朕所自明、獨爲亂軍所逼耳、爾宜往諭以朕意。從璟至衛州、爲李紹榮所執、從璟呼曰、我父忠孝之心、上所自明、獨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耳、誠不令我至魏、願歸衛天子。乃得還。及莊宗如汴將士多道亾、獨從璟不去、嗣源兵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往通問、竟爲紹榮所殺。及是紹榮奔河中、爲人斜至洛、殺之、復姓名元行欽。明年、郭從謙伏誅、鄴都軍後作亂、爲鎮將所殺殆盡。又明年、温韜以發唐山陵、段凝以反覆、朱守殷以爲逆、皆伏誅。○四年夏、監國嗣源襲位、赦、改元。○時百僚表勸進言唐運已盡、宜改建國號。監國問曰、何謂國號。羣臣曰武皇賜姓於唐、已爲唐復讐、故國號唐。今殿下應天順人、別建號、宜稱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字吾猶子、又事武皇事先帝、今五十年矣、經綸攻戰無役不在、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於是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服斬衰入哭、既御衮冕受冊、赦天下。以鄭珏任圜同平章事。唐主目不知書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解，乃選諸文學之臣與共事，備應對。圜憂公如家，簡賢俊，抑僥倖，朞年之間，軍民皆足，綱紀粗立。

二年春，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初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諳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而循狡佞，多傾次、[illegible]相，循已薦鄭玨，又薦崔協，而任圜薦李琪。玨素惡琪之為人，言於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儀刑百官足矣。他日議於唐主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子，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等慎之。吾往在河東，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相可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丸，取蛣蜣也。重誨不聽，故道協並相。道既相，唐主從容咨諏焉，而圜與重誨爭事忿至，聲色俱厲。罷相，居磁州。會朱守殷反，重誨以圜失職在外，恐為患，奏遣使賜死。學士趙鳳哭曰：圜義士，安肯為逆，何濫刑如此。使至，圜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十二月，立四親廟於應州舊宅。用漢建武事，從中書舍人馬編

請也。**四年春。克定州。誅王都。**王都者義成帥處直養子也既弒父自擅十二年安重誨用事稍以法裁之浸成猜阻詔削奪官爵以王晏球爲招討使討之晏球唐莊宗賜姓名李紹虔者也擊契丹援師奮破之都以氣奪定州守備固經歲餘不克倖臣宣言晏球畏怯詔使促進攻晏球與使者聯騎行視城謂之曰城高堅如此藉令城主召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可及攻之徒多殺士卒不如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困必內潰使使者歸以告主從之而都果大困欲突圍走不得已定人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是後也晏球以私財日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殺一卒後入朝唐主美其功勞之晏球辭以久頓饋運而已

以趙鳳同平章事。長興元年春。立皇后曹氏。夏六月旱饑是歲河中亂兩川反

二年夏。殺安重誨。重誨應州人以佐命處機密事無大小皆參決四方奏事皆先白乃後聞勢傾朝野雖盡忠力有補益而怙寵驕氣勢欲威福自已出又每以天下自任欲內爲社稷計而外制諸侯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劾當死重誨請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賤人而貴畜得減

夾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有獻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却之矣唐主陰遣人取以入戒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兎重誨曰兎陰且狡雖白何爲却不自宮中須索踰常度輒執奏非分之求殆絕監國初行過御史臺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乃以聞唐主子從璨剛不爲屈唐主東巡從璨爲大內皇城使與客宴會節園酒酣登御榻戲重誨奏誅之避土從珂嘗從重誨飲醉使酒毆重誨醒而悔詣謁謝重誨終不解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患師河中使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彥溫閉城拒從珂不納從珂遣人詰之曰非彥溫也得樞密院宣密旨趨公歸朝廷從珂走虞鄉上變唐主問重誨旨有諸對曰彥溫藉口密旨逐帥亟發兵誅叛子耳唐主心疑之遣殿直以金帶襲衣鞍勒馬賜彥溫誘致之不至命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誡之曰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彥稠等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聞重誨率羣臣入賀唐主大怒曰朕家事不自明何賀巳重誨諷宰相奏從珂失軍請加罪唐主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柰何乎罪之且此非公等意也明日重誨入復請唐主曰朕昔爲小較家貧賴此兒拾馬

貴自給、有今日、曾不能庇之耶、且卿欲何如、重誨曰、惟陛下所裁、唐主曰、今閒居私第、無與乃公事、亦可矣、復何言、重誨乃不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皆潛有異志、重誨每裁抑之、二人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監西川軍、知祥大怒、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璋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遣石敬瑭討之、久不克、唐主患之曰、吾當自行、重誨請行、許之、命督師、時唐主以中外譖愬、中重誨者深惡之矣、關西人固憚重誨威、聞督師皆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急得軍、遠近驚駭、督糧輸饋、蹄道路者相望、鳳翔帥朱弘昭素諂事重誨、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府舍、出妻子行酒、禮甚恭、重誨覘信之、爲泣言讒人交搆、幾不免、重誨去、弘昭知重誨得過深、恐及也、即表上其語、又遺敬瑭書言之、敬瑭大懼、上言重誨至、恐有變、乞徵還、宣徽使孟漢瓊亦言所過洶洶狀、詔徵還、重誨還過鳳翔、弘昭閉拒不納、重誨馳趨京師、未至、得命鎮河中、重誨既去、希旨者爭求其過爲功、重誨懼、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詔李從璋爲河中帥、遣藥彥稠別率兵如河中爲防、重誨子崇緒、崇贊官京師、聞制下大恐、奔河中、重誨見之驚曰、汝安得自來、械送京師、皇城使翟光鄴素忌惡重

誨。唐主遣詣河中陰察之，曰有異志則誅。光業至館，令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重誨妻張氏驚救，亦斃之。簡其家，僅數千緡。詔以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罪，罪誘二子亾歸，并二子誅焉。

是歲吳稱帝。 四年冬，唐主有疾，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誅死。唐主殂。

秦王從榮者，唐主次最長子也。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從儒生學爲歌詩，而浮薄之徒日進。嘗入侍，唐主問之曰：爾何業？對曰：暇則讀書，與儒生論經義爾。明宗曰：善。經有君臣父子之道，宜學也。儒生必須儒端士乃可親。先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而好作歌詩，不能工，人傳以爲笑。汝必戒之。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每聞輒喜，殊益也。已封秦王，加中書令。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爲皇太子。時唐主有疾，顧不悅，謂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河東耳。從榮亦不願立，固辭。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獨欲奪吾兵，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請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喜，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矢走以行。其輕脫如此，而驕狠不親政，中外大臣無所不狎侮。唐主以爲

憂。史館修撰張昭遠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入飾姬妾，出誇僕馬，習尚如此，將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居禮事之，與講禮義之經，安危之理，庶其益也。古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緒未建儲，至恩澤賜與，婚姻省侍之際，宜示以等威。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駙馬都尉石敬塘本西夷人，自朱邪歸唐，居陰山，從晉王克用起雲朔，從明宗決策趣大梁，尚永寧公主，典六軍。公主於從榮異母也，素相憎，敬塘思外補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亦慮禍，辭機要。唐主得末疾，久未平，以為因已病求去也，恚之。齊國公主為延壽言，乃得出宣武。延光請嬖人孟漢瓊及王淑妃，乃得出成德。會契丹入寇，擇河東帥，議者言帥臣可將者獨敬塘，而敬塘得河東。及唐主疾，病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疾，不知人。遷雍和殿，宮中皆哭。從榮出，聞哭聲，以為帝纔定矣，夜半後，帝忽蹶然興，坐榻上，侍疾者皆去，顧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前事乎。曰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讙呼為更生，因進粥一盂，至旦，王小蘇，而從榮忌宋王從厚賢於已，懼不得立，乃稱疾不朝，而陰號牙兵入宿衛，朱弘昭私謂其人

日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無草草從榮不聽弘昭贊方圖其事宣徽使孟漢瓊走入告王淑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與之謀義誠有子在秦王府不敢決馮贇入責之曰上所以畜養吾輩者爲今日也今安危之機不容髮奈何以一子故懷顧望乎使秦王得入將至上何歸從榮攻端門漢瓊走入白宮人驚懼相向泣唐主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唐主以手指天泣下良久命義誠自處毋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唐主曰吾與汝父起微賤取天下數救我於厄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事命控鶴以兵守諸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命召宋王從厚于天雄入侍疾追廢從榮爲庶人初從榮握兵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輔導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因請王自擇王請中丞劉贊拜秘書監爲王傅贊泣曰禍至矣他所請官屬十餘人類浮薄傾險日談諂獨贊以正道從容諷諫王惡之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復造月一至府而已退杜門不交人及是大臣議王屬官當坐相馮道曰贊與王非素好也又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敬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以病告家居宜不與其謀宜

不坐獨諮議參軍高輦於王晛當坐朱弘昭持不可而馮贇亦以爲可原於是論高輦死而贇等長流後六日唐主殂年六十七是爲明宗明宗爲人寬純質愛人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胡人因世亂爲衆所推今亂甚矣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初即位春秋已高減罷宮人伶官教坊敕諸司冗有名費無實用者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分遣諸軍就食近畿省饋運除夏秋秘耗諸侯四節貢毋得斂百姓刺史而下毋有所獻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我豈宜奢以侈耶數問宰相馮道等以民間疾苦歲冬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曰此天賜我也後歲屢豐稔四方無事頗自喜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御轡甚謹幸乃無事至平衢放轡馬忽逸幾顛凡爲天下者亦猶此矣唐主深然之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豐則傷於穀賤故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近俚然曲盡田家之情狀故農最苦也明宗悅命左右錄其詩諷誦之敕鷹坊解縱鷹隼內外毋更進獻道曰陛下所謂仁

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也聞道等言外間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報上天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風天下吏犯贓者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李紹眞卒於鎮方獵近郊訃聞爲涕泣還宮爲輟朝爲終月不舉樂贈賻有加禮先是晉陽周玄豹者善相人嘗言唐主有極貴徵及即位欲召之趙鳳曰玄豹言驗矣無事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險狂躁之人必輻輳其門自古以術士言致禍亂者甚衆今召之非所以靖國也唐主曰善獨賜金帛竟不召從榮守北都時左右有矯敕令毋接儒生溺人志氣者唐主聞大怒曰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今姦人言乃如此可誅也安重誨力爲請乃免其亦賢已十二月

宋王從厚正明年春唐潞王從珂反鳳翔唐師敗績唐主出奔夏從珂入洛弒其主而自立立三年發兵擊河東河東帥敬塘以契丹兵滅唐而唐亾從厚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

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免於患、及嗣位、朱弘昭馮贇以誅秦王立唐主爲已功、執朝政、而唐主柔少斷、言無不從潞王從珂河東石敬瑭、皆少從明帝四征伐、有大功於唐主無嫌、而弘昭贇忌之、以從珂子重吉典禁兵出爲亳州團練使、而從珂女爲尼洛陽、忽召入禁中、疏是從珂疑懼、始內隙、已而從敬塘鎮成德、從珂鎮河東、皆不降制、獨遣使臣宣赴鎮、於是從珂移檄鄰道清君側、以誅弘昭贇爲名、合五節度之師而東、唐主不知所爲、召相康義誠等謀、欲迎潞王以位讓、皆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已功、乃謬奮曰、侍衛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招離散、必有以報陛下、願勿憂、唐主喜、命義誠將而召將士入慰諭、空府庫勞之、且許得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而士愈益驕、從珂軍至陝、義誠所部自相結、百十爲羣、背義誠棄甲詣陝降、唐主駭不知所爲、朱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函二人首赴從珂以降、唐主出奔魏、相李愚與馮道至端門、聞變、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至矣、何暇俟太后旨、乃相與出迎、馮道請中書舍人盧導草牋勸進、盧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豈可輕議、道曰、其得已乎、盧導曰、今天子蒙塵遷以大位勸人、若潞王

守節以忠義見責其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不如率百官請宮門取太后進止諸未畢潞王至止正陽門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天下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請西宮伏梓宮前哭陳詣闕之繇馮道帥百官以班見勸進明日以太后令廢少帝爲鄂王又明日即位弒少帝衛州所謂閔帝也殺孔妃及其四子磁州刺史宋令詢聞之慟哭者半日自經死先是從珂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爲東道招討使厚結之求助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厚恩今與鳳翔反郎事成猶爲叛臣况事敗流穢千載乎執其使以聞至是爲從珂所執譙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節將常愧無功忝大恩今日之事非不知助朝廷立禍附大王立富貴也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耳請就死從珂爲改容欲宥之而諸將耻見其面私殺之從珂爲嗟嘆屢日先是康義誠迎降於陝州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諒陰政事在諸公何爲陷吾弟至於此義誠叩頭請死從珂以事未定寬之至是與孟漢瓊皆種誅罷相道鎮同州相愚素剛介與劉昫並相動相違戾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愚欲依古以制理唐主以爲迂不用目之曰粥飯僧尋罷去唐主

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百緡既至閱三司使王玫
以數百萬對已而閱實金帛曾不滿三萬而賞軍貲
計當五十萬緡括民財足之僅六萬怒遣下獄晝夜督
責貧者至自經赴井焉而軍士遊市肆揚揚有德色市
人聚詬之於是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出太后
太妃器服簪珥充之纔二十萬緡學士李專美夜直唐
王讓之曰卿有才名曾不能爲我措一謀給軍賞留才
安施專美謝曰臣誠駑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自長
興之季賞賚亟行士卒驕縱重以山陵師旅之役帑藏
遂竭使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竊以爲今雖
有無窮之財終不滿驕卒之心夫國之存亡不繫於厚
賞在修法度立紀綱謂何耳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
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矣不若據所有
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從其計而軍士不厭怨望
爲流言初唐主與石敬塘皆以勇力善鬬事明宗然素
隙不相能至是敬塘不得已入朝惴不敢言歸太后及
魏國公主屢爲言又會敬塘病病骨立唐主意寬之乃
得遣清泰三年春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公主上壽
畢辭歸唐主醉大言曰何不且留欲遽歸與石郎反邪
主歸以告敬塘愈益懼陳羸疾乞移鎮嘗唐主之意嘗

主召羣臣集議交以爲不可樞密學士薛文遇曰臣聞
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不若先事圖之時唐主意欲移
敬塘者羣臣無與協計者常悒悒及聞文遇言大喜曰
卿言殊豁朕意術者言國家今年當得一賢佐出奇謀
定天下儻在卿乎即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從敬塘
鎭天平而宋審虔代鎭河東制出羣臣皆相顧失色而
以張敬達爲西北都部署趣敬塘之鄆敬塘乃大恐謂
背佐曰吾再來河東主上面許終身不代也今忽有是
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今且表稱疾以覘之
若寬我固善令加兵於我我改圖已矣判官趙瑩勸之
赴鄆劉智遠曰明公將兵久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
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也柰何以一紙詔自
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蛟龍不可縱於淵主上初
即位明公入朝而卒以河東委公天命之矣明宗遺愛
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愛婿今主上
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努力自全耳契丹主與
明宗素約爲兄弟誠推心屈節而事之朝呼夕至何患
不成於是敬塘遂決意反表唐主養子不當承大統請
傳位許王唐主怒裂其表抵地以詔書答曰卿於鄂王
非疏也衞州之事天下所共聞許王之言誰則信之允

是閔帝欲奔魏至衛州東數里遇敬塘喜問計敬塘俛首不對牙將劉知逺忽引兵入盡殺其左右及從騎獨留閔帝一人而去故從珂以爲辭制削奪敬塘官爵發其子弟在都下者命張敬逹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副之討敬塘敬塘遣使如契丹稱臣納賂以求救敬逹圍晉陽不能下秋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循楊武谷而南至晉陽陳虎北口來告戰敬塘曰南軍厚北軍初至勞請俟明則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矣乃遣將助之未決也張敬逹楊光遠以步兵陣城西契丹遣輕騎致師唐兵逐之至汾曲伏起斷唐軍爲二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逹等收餘衆保晉安唐主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救晉安且詔親征至河陽憚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駕宜留用鎭撫南北獨遣近臣往督戰乃謀帥學士和凝等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遣延壽往會之得僇力乃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凡得馬二千匹卒五千人延壽將之行而民間大擾於是契丹主德光立敬塘爲皇帝敬塘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遂僭號改元天福國號晉立晉國公主爲皇后當

是時契丹以絀晉陽爲功殊無意復南雖軍抑林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備北去而唐將趙德鈞蓄異志欲倚契丹取中國既與子延壽軍合則進屯團栢密以金帛賂契丹請立已爲帝與契丹約爲兄弟許石氏仍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而晉安未下德鈞兵盛強別將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軍邀其歸路許之敬瑭聞大懼亟使桑維翰使契丹爲請曰趙北平父子非素以忠信國者向足畏而信誕妄詐貪毫末利棄垂成之功乎且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奉大國於毫末何有願無聽自旦至暮涕泣爭契丹主乃大感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歸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可相也而維翰因相晉晉安被圍者數月芻糧竭援不至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厚恩今上用爲大師而失師罪也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俟之必勢窮諸君斬我降未晚也光遠目審琦欲即斬之審琦不恐發已晨集帳中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契丹主嘉敬達忠命收葬祭之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死於是敬瑭請契丹主將兵南以身從獨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王盡出諸子自擇守重貴晉王兄子也養爲子

貌類晉王而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眼者可乃以重貴爲比都留守而敬塘從契丹主進圍栢及唐兵戰殲之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執之授汝漢於是契丹主舉酒屬敬塘曰我更南河南人必驚且亂汝宜自引漢兵南我令五千騎衛送汝餘留此有急則下山相援吾朝闘洛陽下夕比返矣泣爲別曰世世子孫毋相忘而敬塘自引向河陽先是唐主聞晉主定位憂沮甚大悔用薛文遇之言旦夕獨縱酒悲歌有及晉陽事者輒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及是聞晉師南召李崧謀所向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色變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令人肉顫幾欲以佩刀刺之時洛陽居民逃竄者相屬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無乃已追乎下令聽自便唐將較皆飛狀迎晉師於是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皇后欲焚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營造勞民是死而遺怨也乃止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然三易姓所享國僅十有一年

史論曰明宗在位七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頗

知重民命畏天納諫用賢有君人之德焉。兵革粗息[illegible]屢豐登，天德存焉，生民賴焉。然狄性果銳，屢以非辜誅殺臣下，及子之間，不能以禮義坊危機，而從榮卒倉陷大惡，帝亦飲恨而終，隨以隕世，豈不哀哉。　敬塘既代唐自帝，立七年而殂，兄子重貴立，及契丹尋於兵，契丹擊晉，晉將杜重威以其師叛晉，契丹滅晉。方晉自帝昧諸藩未服，即服從猶及少不自安，文經兵火，府庫竭，民困，而契丹徵求無厭也。晉王用桑維翰畫，推誠棄怨，以撫列藩，卑辭厚禮以事契丹，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理國務，數年之間，中國稍靖。及晉王殂，兄子重貴立，以馬步都虞候景延廣有定策功，寵之，聽其畫，事契丹驁慢，辭稱孫，稱翁不稱臣。契丹怒，來讓延廣，因契丹使喬瑩已召謂之曰：先皇帝北朝所立，故事契丹，禮當恭。今天子中國所自立也，禮如是而足，必過責，有戰耳。晉有橫磨大劍十萬

只今避敵哉。他日翁敗，取笑天下，何悔也。瑩恚其辱，已欲得其言爲異日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遺忘，願記之。延廣命吏書其詞授焉。賫衣領中去。而晉君臣窮奢侈，相誇尚，壹不圖其憂。會旱饑，民流，楊光遠時帥平盧，利晉於契丹隙也，構之，密告契丹言晉饑甚，攻之可一舉而克也。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命延壽將以南，曰：克晉當立汝爲帝。延壽信之，爲盡力。晉王自將以景延廣爲御營使，已而契丹偉王戰太原，敗。別將戰戚城、馬家口，又敗。楊光遠戰棣州，亦敗。契丹主軍澶州城北，望晉師，謂左右曰：光遠言晉兵半餓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略晉陳，不動，晉引去。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盡，契丹援不至。光遠子承勳執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濤，劫其父，開門納晉軍。於是晉王乃大肆，遣使分道括民財佐軍，州縣吏復因緣爲姦。又滑州河決，發民築塞，民求死無地，國大困。而契丹連歲入寇，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契丹主有母曰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地主，可乎？對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地主？曰：石氏負恩，不可恕。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及？時桑維翰屢勸晉王復請和，紓國患。晉遣使如契丹，契

州主謂使者曰必使景延廣桑維翰來而割鎮定兩道
隸我乃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無意和止不復遣使杜
重威之妻晉高祖女弟也鎮恒州十年貪殘不法又長
懦每契丹數十騎入境輒閉門登陴所屬城屠陷不敢
出一卒前救千里暴骨憚迫胡表求朝不許不俟報遂
委鎮入朝桑維翰以重威怙媚親縱誕為國患請廢之
晉主曰重威朕懿親必無患但長主欲相見歸耳維翰
不敢復言會正旦維翰遣女奴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
弟讀書未講者言其有異志罷尹開封維翰稱足疾謝
客希朝謁先是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重威厚待之贈
金帛萬計守貞入朝自請曰陛下必用兵臣願與重威
戮力自效矣會晉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謬為好辭報
晉言僭虜久思歸契丹將又許以瀛州降開運三年冬
詔重威守貞將伐契丹趙瑩私謂相馮王李崧曰杜令
以國戚為將相極富貴無欲矣而大欲未厭豈可復假
之兵不聽時自六月雨至于十月不止軍行及饋運者
艱苦甚而契丹主大舉入寇邊恒州重威等自冀貝出
師張彥澤鎮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狀乃以彥澤
為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重威偏裨皆節使日置酒
作樂不恤軍磁州刺史李穀說重威守貞曰今大軍去

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于其上，橋可立成也。密約城中火相應，莊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衆皆以爲然，獨重威不可。遣毅出督懐孟與，契丹以大兵當晉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後，斷晉餉，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走。運人道遇之，皆怖棄車走。李穀自書密奏，言大軍危急狀，請幸滑，及請發兵守澶州、河陽，備奔衝，不省。指揮使王清言於重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得入恒。重威陽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清戰疾力，契丹却，諸將請乘之，不許。彥筠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不遣。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以死報國耳。及士衆俱死，諸軍奪氣。重威果潛遣腹心詣契丹乞降，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淺，不能帝中國，汝果降，當以汝爲之。重威喜，遂與李守貞、宋彥筠決計降，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相顧愕眙，不能難命。軍士陳於外，軍士皆踴躍、滿以爲且戰。重威出揚言諭之曰，主上失德，任信姦邪，忌吾軍。吾軍今食盡，今途窮矣，爲汝曹求生。命釋甲降，士皆慟哭，聲振野，聞者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將騎，時嘗衣之赭袍，及是來慰撫晉軍，亦以赭袍衣重威，實戲之，使盡

力殊無意立也攻易州刺史郭璘守不下竟殺之方重威降將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徇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將相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不食累日何面目復南扼吭死張彥澤其先突厥人也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王周條奏其貪殘狀甚夥晉祖以其戰河北有功也貫之刑部郎中李濤伏閤爭晉祖召面諭之濤端笏前論甚力晉祖曰朕已許彥澤不死矣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必守之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以天雄帥范延光降許不死而死也晉主怒拂衣入乃削彥澤階降爵貶官至是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將二千騎取大梁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彥澤倍道疾驅進夜渡白馬津自封丘門斬關入晉主聞之於宮中起火欲自焚而彥澤至傳契丹王與述律太后書慰撫之命滅火與后妃聚而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母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降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大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引罪先是桑維翰以國危在旦久求入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相馮玉李崧言之崧玉不謂然退謂所親曰石氏不血食矣及是人勸之亡去維翰曰逃將安之彥澤入

見坐俟命不撓彥澤乃以晉主命召維翰至天街遇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獄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國亡反令維翰死崧有愧色彥澤縊維翰殺之云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彥澤恣剽掠三日都城一空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與逃於溝瀆而不免乎不若身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猶足下昔年之懼也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呼酒飲之濤引滿去旁若無人彥澤遷後主於開封府主取內庫帛不與求酒於李崧崧辭不敢進馮玉家爲士所掠盡猶諂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契丹主趙河陽名捕景延廣延廣見詰之曰十萬橫磨劍安在延廣初不服喬瑩出衣領所藏書出證之責延廣十事每服一事授一牙籌至八籌延賓而伏地不敢起叱縶之遣之北至陳橋延分延廣衛守者急扼吭死明年春正月契丹主德光入大梁馮道率百官素服迎伏路側請罪晉主太后迎封丘門辭不見自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不留宮暮出屯赤岡杭[illegible]承[illegible]責以殺父叛契丹殺之聞彥澤剽京城進之至自[illegible][illegible]殘疏其罪命與使往兒俱斬北市以閤門使[illegible][illegible]

訢彥澤毒其家也命監刑於是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衰絰號哭從以所執杖詬朴之彥澤俛其首行至市斷腕出鎖然後刑動命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腦剔髓臠其肉食之契丹封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黃龍府慕容氏和龍城也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一弟二子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獻晉主至中度橋見寨壘累累也問之曰杜重威寨歎息曰天乎我家何負此賊爲所破慟哭去德光已滅晉遣其酋出諸州鎮括借民錢帛賞軍胡人馬不給糧遣數千騎分道出四掠號爲打草穀環汴二三千里間民被其毒始大患苦之各殺其所置刺史自爲守德光乃大懼曰我不意中國兒難制如此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遂捆載北歸相州梁暉殺契丹將爲城守德光引兵攻屠之至欒城殺胡林得疾死國人破其腹去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母述律太后撫其尸不哭曰待國中人畜如故後葬汝蓋恨之也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不立爲帝引兵入恒州欲自帝未東王兀欲契丹主孫也兵繼至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喜與俱入良久兀

欲出師磧等尸燕[illegible]諸夏魏葬之矣[illegible]
我一篝許我知南朝軍國事乃舉哀成服而契丹將[illegible]
翰殺相礪于恒州而自立
○晉二主饗國十有二年 史論曰嗚呼石晉用桑維
翰畫割燕雲比紀禹迹之舊賂強胡而不虞其難貽中
國大患少帝立用景延廣計犯難結釁而國亡雖所繇
異路而本末不順與夷狄其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 丁未春晉陽帥知遠稱帝入洛殺唐明宗子許王
從益國爲漢明年春殂子承祐立國亂三年冬殺受遺
大臣楊邠史弘肇王章遣使入鄴殺留守郭威威以鄴
兵入弒其主自立國爲周 漢祖劉知遠者亦沙陀部人
也嚴重寡言笑面紫色目多
白睛爛如也與晉祖俱事明宗爲偏將及梁人戰晉祖
馬甲斷幾殆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殿而還

晉祖德之，因倚爲腹心，用桑維翰計，稱臣於契丹，父事之，約事成，割盧龍一道及鴈門北諸州以爲賂。知遠諫曰，稱臣可矣，父事之已過，賂以金帛足致兵，無爲許盧龍。盧龍中國之險也，今許之，異時中國失險，殆不可悔也。不聽。已晉祖既稱尊，而天雄、義成、河陽相繼叛，人情大震。晉主擢問計，時兵驕不可使，知遠患之，乃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而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有強援，亦何所懼乎。惟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則京邑安，京邑安則根本固矣。晉主曰，善。命知遠典兵。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椿錢一束者，立斬之，而禁衛始肅。晉祖疾，遺詔召知遠入輔政，而後主爲太子時，不悅於知遠，寢其事。知遠亦自知見疏，知晉失政，致寇，以居藩自委，不敢言，獨慎事自守而已。及契丹入寇，兩詔求濟師，皆不至。虜入汴，分兵守四境，而表稱臣于契丹，以自全。或說以進取，知遠曰，契丹今據京邑，勢方盛，而未有他變，未可動也。吾觀其所利者止子女財帛，無遠志，得子女財帛，必北去，不留待其去，取之可以萬全。及晉後主舉族北遷，而中國苦契丹侵暴，爭起兵據地，各奉表詣晉陽勸進，乃稱帝，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曰，吾未忍亡晉也。已聞契丹主北去

道夾乃召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井陘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有堅城我出鎮魏路迂遠兵少無應援若羣盜合勢而我我路絕危道也上黨險粟少民殘將無以供億陝晉近今相繼款附必從之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善時弟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攻澤州未下召與俱副將史弘肇說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竟降之弘肇沈毅寡言御衆嚴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故所向必克而知遠得安行入洛陽唐許王從益者唐明宗子也母王淑妃愍帝時唐所尊皇太妃者也契丹主入汴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爾吾嫂也厚遇之及是蕭翰知中國難復馭欲委之去遣人召從益淑妃嫁之禍從益匿徽陵下宫得之立爲帝淑妃泣曰禍吾家矣翰北去妃召大臣謂之曰吾母子以國之餘也安敢與人爭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知遠至洛陽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入清宫殺之淑妃呼號曰吾兒何罪何不留之使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皆泣下故禍非所得避也知遠入大梁改國號漢改名暠立高祖世祖廟及四親廟時公私匱竭王章曰漢主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

奉軍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逢吉薦李濤會命杜重威鎮歸德不受命命高行周慕容彥超將討之二帥不恊爭相毀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未決濤上䟽請親征漢主悅以爲可相也命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而下詔幸澶魏勞軍舍高行周營行周言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以爲然慕容彥超固請攻命之攻自寅至辰士卒死傷衆不克乃不敢復言重威食竭力盡漢主遣人諭許以不死開門降從郭威白加重威太傅而殺其牙將百餘人用去其羽翼籍其家賞戰士使無籍貧重威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乾祐元年春正月漢主疾甚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而以重威爲遺憂漢主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搖衆磔之市市人爭啖其肉立皇子承祐爲周王有頃發喪王即位是爲隱帝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自以嘗有戰功好施得士心漢新造又遭國大喪天子少可圖也乃招納亾命治城塹繕甲兵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爲援與鳳翔王景崇長安趙思綰連兵反漢遣樞副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督軍伐之威問計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勳將爲士卒衆附故反願

公勿愛官賞以賜士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撫士卒與同苦樂軍中延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幅巾短衣與士伍無異小有功輒賞小有過不責有傷親撫視之士無賢不肖有咨皆溫顏聽受卽違忤不怒也繇是將士歸心至行營召諸將議所向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亾則兩鎮破矣若捨近攻遠舍難圖易使三鎮得前後爲掎角此危道也於是分兵麾二鎮遣白文珂劉詞從同州常思從潼關而自率大軍從陝入分道攻河中始守貞以禁旅皆嘗愛其恩謂其至當叩城奉迎而士卒新愛威恩賜不復懷舊恩至城下揚旗鼓譟戟手罵乃大駭失指諸將欲急攻威曰彼前朝宿將健鬭好施與屢立戰功況城臨河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鬭吾仰闕攻之何異驅士卒赴湯火乎不若設長圍困之俟力困食乏然後進逼之破矣於是偃旗仆鼓而循河設火鋪連數十里擇步卒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以伺寇始守貞見威築長圍不戰謂爲怯不至久之乃困屢出兵突圍皆敗還遣人齎蠟書求救於唐蜀輒獲踰年兵食皆盡民殍大口積於是威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克其外郛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本

晉所以亾自景延廣挑敵怒而以圖

與敵則重威守貞彥澤三人實爲之至是皆種誅而思綰景崇皆爲僇豈可謂無人哉威班師還漢主解玉帶賜之進簡較太師兼侍中威辭謝因言臣將兵於外凡鎭安京師供億兵食皆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何敢攘爲於是天子嘉其讓推功大臣偏加恩而大臣亦衆霑附之會契丹寇邊出鎭鄴猶兼樞密使蘇逢吉謂以外制內爲不順請解之大臣史弘肇等爭爲言得不解威辭行欲結中外心乃言於漢主曰太后從先帝久歷天下之故甚熟陛下富於春秋事宜禀而後行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好惡之間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人願推心委之至疆場之事臣不敢不竭力漢主改容謝之當是時蘇逢吉爲相楊邠總機政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而王章以吏事掌財賦惟邠頗公忠門無私謁而顓愚不知變秉大政而苛逢吉貪嗜殺素不學以其意決事立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族有諍者乃改皆以爲弘肇勇而殘章聚斂刻急初晉相馮道李崧從契丹北而在眞定高祖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蘇禹珪而崧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北還以宅券獻意有所祈而逢吉不悅崧弟嶼嶬因數出怨言以變告族誅之而弘肇取崧幼女以爲婢楊邠出小吏好法律每言

曰爲國家者綷稟實甲兵完而足禮樂文物何庸爲弘肇好武力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劒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出而章亦不喜文儒曰此輩授之握算即縱横不知何益於用已弘肇飲章所醉以戲言發恚起鬪逢吉逢吉去手劔從之蓋勒政無紀而將相如水火如此時天下旱蝗黃河決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漢主召司曆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察其變動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非所知也然聞之其修德乎漢主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則德修矣漢主不能用而日與狎昵爲瘦語相謔戲放紙鳶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之不聽也春秋浸長嬖倖浸用事太后弟業恃親請託無顧憚求爲宣徽使大臣不可漢主欲立所愛耿姬爲后又不可姬歿將以后禮葬又不可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戰苦力猶未有賜也汝曹何功勤得此乎奪之歸是怨詞明與漢主積不平一日卿弘肇議事漢主前主方有所語二人曰陛下無聲事有臣等在蘇逢吉疾弘肇屢以言激李業等深中之漢主遂與業及嬖人聶文進郭允明等謀誅弘肇邠入白李太后太后曰大臣也事何容易必與相議之漢主曰先帝嘗有

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書生懦誤人太后終了則
漢主恚拂衣出三年冬十一月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
朝坐廣政殿東廡忽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斬之分遣
使收捕其親黨傔從無脫者而密敕鎮寧師李洪義殺
步軍指揮使王殷敕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
王峻命知開封王劉銖誅其家以爲皆邠弘肇黨也銖誅
威峻家極慘毒嬰孺無免者使至澶洪義不敢發王殷
因使者以詔示郭威威召魏仁浦示之仁浦曰公國之
大臣功名著於天下加握疆兵在重鎮一旦爲羣小所
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
諸將告以邠等冤死及有密詔狀流涕曰吾與諸公披
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
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詔取吾首報天子耳言
已哭諸將皆哭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願從
公入朝清君側安國家於是威留養子榮守鄴命郭崇
威前驅而自將大軍名誅嬖倖向京師漢主徵泰甯師
慕容彥超入討之彥超吐谷渾部晉祖同產弟也爲人
褊急不慮難方食得詔即捨匕筯入朝漢主悉軍事委
之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若閉城以挫其鋒使
士卒母妻各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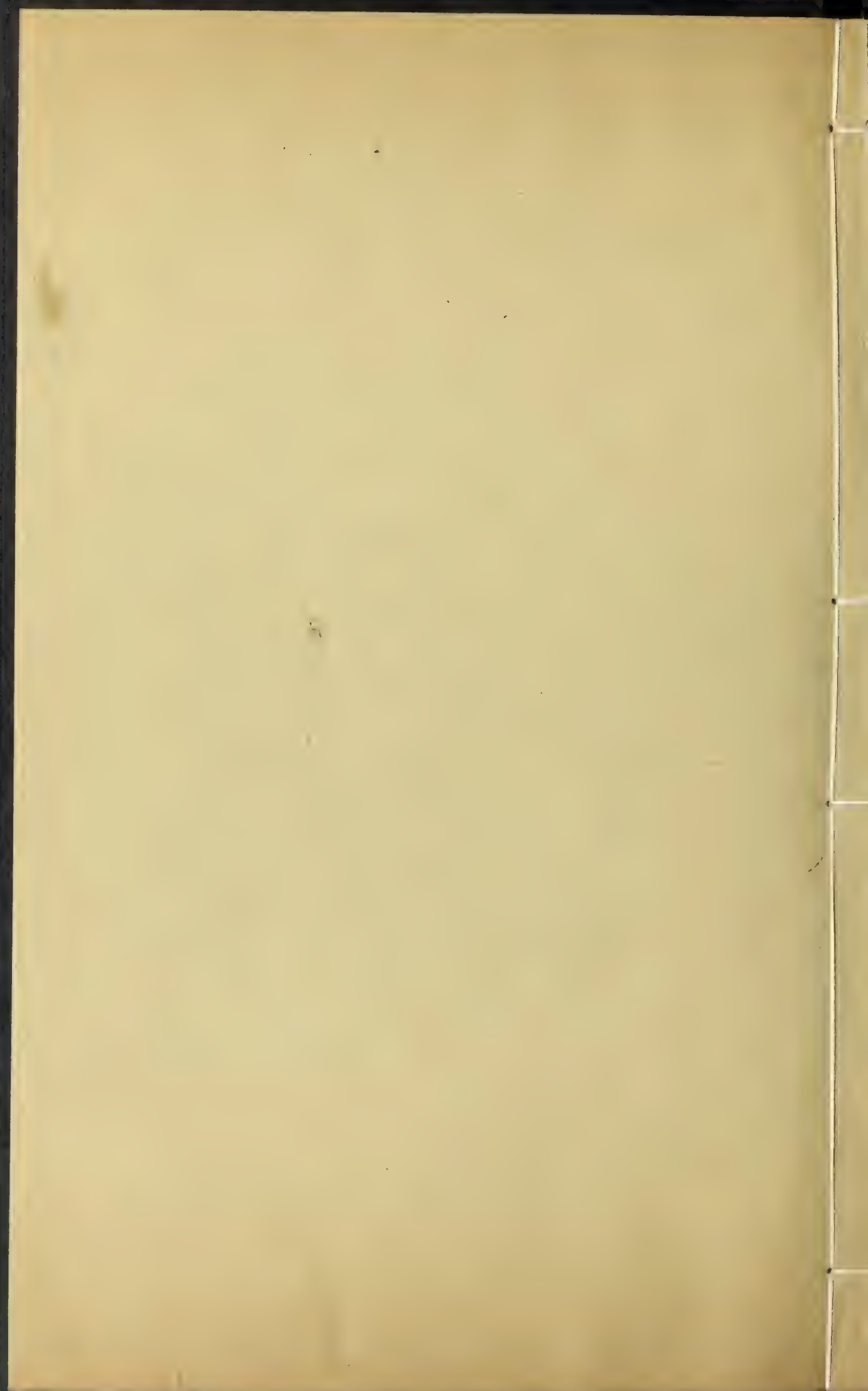
夫也臣視北軍蟻螻耳請將禁軍以先迎擊之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以兵從趨滑義成帥宋延渥降威取滑州庫物勞將士諭之曰聞侯介公已督諸軍自南來矣汝曹不若奉前詔廢自全吾亦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家故人爭奮附侯益輩何能爲漢主聞威至河上始悔懼李業等請傾府庫賜諸軍彦超聞此來兵數及將較姓名始惟懼曰劇賊未易輕也以大軍屯七里店漢主欲自出視軍太后止之不從來日欲再出又止之不可既陳彦超引輕騎前奮擊而卻遂與十餘騎走還鎮侯益等皆潛詣威降漢師潰漢主欲還宮劉銖在門拒不納走趙村爲亂兵所弑蘇逢吉李業郭允明皆自殺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掠通久獲劉銖李洪建誅之命諸將分部止掠者至晡乃定遷漢主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以公禮葬不許曰倉卒之際不能保衛乘輿吾罪大矣敢貶君乎於是帥百官入起居李太后請早立嗣君請臨朝太后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崇勳高祖子也議所立於是遣太師馮道迎贇於徐州道揣威意不在贇且行謂之曰公此舉信發衷乎蹤裴善郎不然無令我墮言於人威指心叩天爲誓

道乃行謂人曰吾平生無謬言今必墜言矣贇發徐州
威奉迎至滑州諸將私相語曰我輩屠陷京城劉氏立
我族寧有種乎明日發澶州將士數千人忽起大譟曰
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讐不可立也或
裂黃旗以被威其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而南於是威
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以書諭大梁士民安堵毋憂
旋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班迎拜謁勸進贇至宋
聞變謂馮道曰吾所恃以來者以公三十年舊相誠信
聞天下故耳今柰何道嘿不能對威乃以太后誥廢贇
爲湘陰公令威監國尋遇弑而贇發徐州時以鞏廷美
楊溫守徐州及贇不得立二將守不
下竟死難○漢二主僅四年而亡

通史上編卷之四十九終



上廿四



明盱郡鄧元錫纂

五代志下

辛亥。周廣順元年、北漢劉崇乾祐四年。是歲五國四鎮。 春周追帝其祖考。罷四方貢獻。詔百官上封事。周太祖、邢州堯山人。少孤。依潞州人常氏居。年十八以勇力從軍。好讀閫外春秋畧。知兵法。事漢。漢爲侍衛親軍都虞候。漢祖親愛之。數決大計。既在位。罷四方貢獻珍食。日。吾不敢以自奉。病生民也。詔文武百官有益國利民術者上封事。日。朕生長軍旅。未嘗學問。知治道也。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庭。凡倉場庫務掌納官無得進羨餘。 上漢太后李尊號。日昭聖皇太后。事如母。 唐莊宗明宗晉祖陵置守者各十戶。漢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弛晉漢苛法。從舊律。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初周

主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周主以微
言諷之、穀但以人臣守節爲對、周主甚重之、初討三叛
時、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要、問誰與爲者、使者以范
質對、感曰、宰相器也、及革命、諸詔令儀式、蒼黃中一委
質、及是召與峻並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峻夙夜在
公、知無不爲、周主以蘇逢吉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
以族也、辭不處、質明敏強記、謹法度、穀
沈毅有器畧、善開譬主心、並稱賢相、 冬、北漢主以契
丹師伐周、攻晉州、峻帥師、契丹北漢遁、 初河東帥劉崇
聞隱帝遇害、欲
起兵、而湘陰公贇其所生子也、聞迎立而止、曰吾兒爲
帝、吾何求、太原少尹李驤說之曰、郭公終欲自取、不如
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後還鎮、則郭
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
子耶、命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其
宜也、崇并其妻殺之、及贇廢、崇遣使請贇歸晉陽、周主
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方取歸、必令得處所、公勿憂、及
湘陰公竟弒、崇聞之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爲
李驤立祠、歲時祭祀之、因稱帝晉陽、國仍漢、改名旻、所
謂北漢也、都河東、亦曰東漢、約契丹伐周、圍晉州、周遣

王峻率諸軍救之，晉陝州旬日，周王以爲怯，欲自將，峻諫曰晉州城堅未易拔，而劉崇兵方銳，未可與力爭，所爲駐兵者，待其衰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如駕出澤水，而慕容彥超引兵入大梁，將何以待之，周主悟，以手自提耳自罵曰幾敗吾事，即敕罷親征，而詔冊攻晉不克，果夜遁，峻追擊大破之，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自是北漢退兢兢自保，不敢復言進取事矣，請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於地，不得已面稱尊號，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使，須自保無肆，不建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

慕容彥超反。

二年夏周主自將克兗州。彥超以還鎮遣使貢于周，周主賜詔不名，慰安之，已竟反，術者云，鎮星在角亢，兗州眞分也，其下園祠禱之，有福從之，周主自將討彥超，彥超戰不勝，焚祠赴井死，周主如曲阜祠孔子，拜墓，立訴訟法，敕民有訴訟，必先歷州縣及觀察使，決處不直，乃聽詣臺省，或不能自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者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牒自陳所訴，必已事，毋挾私妄訴，制牛皮稅。自兵興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有悉令輸官受直，

唐明宗時，有司猶給以鹽，天福中，并鹽不給，立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缺，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稅中，計田十頃稅一皮，餘聽賣買，公私便之。

三年春，罷營田務，以其民前世屯田皆在邊，使戍兵佃，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於州縣，姦弊㮚固，州縣不能詰，梁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苦之，至是牧耕營田民皆隸州縣，田廬牛具盡賜見耕者為永業，而悉除租牛課，民得田為永業，始益葺屋種樹盡地力，而是歲戶部奏增戶者三萬餘，或言營田肥饒，鬻之民可得錢數十萬，紓國也，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其在國，用益錢何為。

王峻貶商州司馬，開封尹榮封晉王。峻晚益狂躁，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周主皆勉從之，有陳請不得輒恚，語不遜，劉銖之難，周主妃及所生子，皆見僇，獨養子晉王榮存，未賢，事周主順，周主大愛之，求入朝，峻不聽，朝，周主久之不能堪，召相道等泣曰，峻陵朕已甚，欲盡逐大[illegible]羽翼，朕惟一子，又專務間阻，誰能忍之，貶商州而[illegible]

王故吏葉仁魯爲萊州刺史，坐贓當死，欲貸之，念不可，遣中使以酒食郎賜，謂之曰：汝自抵法，吾不敢赦，當存撫汝母耳。仁魯感泣受誅。

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詔所在存撫。

唐大旱，聽通糴。唐旱，井泉涸，淮水可涉也。饑民度淮者日相繼，濠壽吏請禦之。周主曰：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聽通糴過淮。

冬，饗太廟。周主欲祀南郊，以自梁而來，郊祀常在洛，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即可祀百神，何必洛。乃詔築郊祀壇，作太廟大梁。然是時周主已病風痺，不能興矣。朝享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軍士有流言，郊賞薄者。周主聞，召諸將至寢殿，讓曰：朕自即位來，惡衣菲食，計獨贍軍國，此汝曹所見。今郊賞縱兒豎騰口，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僇之，乃靖。

四年春正月，祀帝圜丘。僅聽仰致敬而已。詔晉王榮判中外兵馬，專聽政。

殂，晉王榮立。周主病益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晉王榮入禀進止。以端明學士王溥賢，命趣草制相之。宣冊畢，曰：吾無恨矣。命晉王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則多藏

故也。我死，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壙無用石，以甓代，工役皆和顧，勿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雜徭，使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陵前立石，刻云：周天子生平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足矣。已遂殂。晉王榮立。王姓柴氏，邢州龍岡人，周祖后兄守禮子也。周祖養爲子，得立，是爲世宗。三月。

北漢以契丹來伐。帝自將禦之。漢敗績。宵遁。誅亾將樊愛能何徽。事見後 立皇后符氏。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子崇訓。相者言貴當母天下。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遂決意反。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符氏匿幃下，伏。崇訓倉卒求不獲，遂自剄。兵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結約爲昆弟，汝曹何得無禮。周祖聞，嗟異之，遣使歸彥卿。既爲世宗聘焉，至是立。后性和惠明決，帝甚重之。 克北漢石沁忻州。 二年

春。求直言。浚葫蘆河城李晏口備邊。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言事者稱深冀間有葫蘆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以遏其衝。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之，築城於李晏口，[illegible]

兵戍馬，召張藏英問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
各置戍將，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給，署將將之，有警隨宜
討擊。帝曰善，立以爲沿邊巡撫使，藏英至，募得千餘人
訓練之，會契丹入寇，藏英引兵馳擊，大破之，自是河內民
始得休息矣。○
二月朔日食。
詔羣臣極言得失。夏，廣大梁城。親錄囚
徒。秋取秦階成州。冬伐唐，圍壽州。克蜀鳳州。周遣王璟圍鳳州，遣
韓通分兵城固鎮，絕蜀援，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
都監趙崇溥。崇溥不食死，詔將士願留者優傳賜，願去
者，給資裝。四州稅外科徭悉罷。
以環爲驍衛大將軍，賞不降。
三年春，增築京城。疏
汴水。帝自將伐唐，敗唐兵，斬將，遣將攻唐鄂州，襲滁州。
克之，擒將。進拔揚州。南唐王璟和柔好文學，好諛在位，收閩泉拓境，頗益驕。李守貞、慕容
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於是帝用李穀畫，命穀爲淮南
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十二將伐唐。尋親征，穀爲浮
梁，自正陽濟淮，遣王彥超將兵二千餘人，攻壽州，唐遣
將劉彥貞以戰艦數百艘趨正陽，攻浮梁。穀曰，我軍不

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軍危矣不如退守正陽以待駕帝亟遣使止之比至已焚芻糧保正陽矣劉彥貞驕貴無才畧歷藩鎮專貪暴賂權要養交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固止之曰必毋戰戰失利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乃斂兵乘城為備而彥貞果敗覆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下蔡浮橋成帝自壽州往視之而濟遣將趙匡胤倍道襲清流關暉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進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成列而戰匡胤笑許之暉整衆出匡胤突擊暉擒之并擒姚鳳克滁州世宗詔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將襲之令坤以數騎馳入城帥奄至民不知有兵尋以詔旨慰諭民令各按堵民不知亡始唐主以敵國禮求成帝不答及是懼乃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表稱臣獻御服茶藥及金銀器繒錦牛酒請輸來謨德明素辯口世宗知其欲有說也陳甲兵見之曰爾主自謂唐苗裔宜知禮義異他國乃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耶我非六國愚主汝豈能以口舌動我也歸語爾主欲來朝即來不然吾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勞軍二人懼不得盡其[illegible]

已復遣司空晟表請奉正朔守土疆猶不許已請去帝號割地輸金帛帝要以盡割江北地乃聽詔之日諸郡悉來大軍直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絶不迫人于險德明歸盛稱周威德甲兵之盛勸割地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以爲是賣國求利也唐主怒斬之以齊王景達爲元帥將兵拒周師陳覺爲監軍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柵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吾衆不滿二千往擊之是見怯也不如俟其來擊之居數日唐兵趣六合奮擊大破之唐精卒盡焉方戰時將士有不力者匡胤陽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偏閱笠有劍痕者數十人皆斬之而部卒益精夏五月帝至自淮南江淮雨水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相挖質以師老並諫乃班師秋皇后符氏殂冬禁淫祠四年春三月帝自將如壽州壽州降開倉賑饑民夏四月帝至自壽州放蜀卒八百人還秋相穀罷直學士樸王爲樞密使冬設賢良經學吏理科北漢麟州降十一月帝自將

伐唐、克壽濠泗泰州。周師攻圍壽州久、城中食盡、唐齊王景達統諸將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於外、與城中烽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帝知壽州、遣李重進邀擊、大破之、奪其寨、命趙匡胤進擊、破之、斷其甬道、蹊是唐兵首尾不相救、唐將朱元恃功違節度、陳覺與元隙、屢表元不可用、唐主以楊守忠代將、元走降、帝命諸將僉進擊紫金山、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邊鎬楊守忠、先是唐水軍御於水而精、周無以當之、帝每以為恨、既還汴、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百艘、命唐降卒教水戰、數月後精習、至是命王環將自閔河沿潁入淮、縱橫出沒、於唐軍不異、勝之、唐人大驚、及是帝慮唐兵敗、其餘衆必且沿流東也、命指揮使趙鼂將水軍數千、沿淮先下、而唐衆果東、帝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而水軍從中起迎戰、唐兵溺死及降者四萬、獲船艦糧仗十萬、景達覺、跳身走金陵、仁瞻卒、而壽州降、帝以其久不下也、徙州治下蔡、而改清淮軍曰忠正軍、進攻濠州、唐團練使郭廷謂言臣家在江南、今遽降、恐為唐種誅、請先使稟命然後降、許之、已乃降、唐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帝自將夜發、鑿破之、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而唐舟師皆盡、是役也、壽濠

泗州降、揚州自拔、從去克泰州、五年春、北漢攻隰州不克、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使楊廷璋請都監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隰無守將、河東必生心、需請報、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而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少需之、已北漢攻不下、疲困、廷璋潛與謙溥約、募死士以暮夜内外夾擊之、北漢兵驚潰解去、唐盡獻江北地、輸平、乃旋師、帝至自淮、先是帝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通之、遣使者行視、還言地形不便、功費多、乃自往視之、授以規畫、旬日而成、功用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江、唐人大驚、以爲神、攻楚州、踰四旬乃下、克靜海軍、定楚州、於是唐主恐、獻廬舒蘄黃四州以和、而江北皆爲周、是役也、得州十有四、縣六十、夏、周太廟成、五月朔日食、放唐卒四千六百人還唐、頒均田圖、撰通禮正樂、罷州縣課戶俸戶、六年春正月、導汴水入蔡、通陳潁之漕、減行苗使所奏羨田、三月、周樞密使王

僕卒。夏四月。帝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置雄霸州。進趨幽州。有疾還。時契丹主述律、畋獵好飲酒、不恤國、而周師定淮南、聲震于北荒、而山南北諸州縣、故中國要地、未復也。於是詔親征、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自滄州導水入契丹境、軍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至于滄寧州降、以韓通為陸軍都部署、趙匡胤為水軍都部署、而自御龍舟沿流下、船艫連亘數十里、自獨流口泝流至益津關、降之、以水路漸隘不可舟、乃登陸而西、侍衛不過一旅、匡胤先至瓦橋關、克之、莫州降、指揮使李重進等軍繼至、瀛州降、關南悉平、宴諸將行宮、議進取、諸將以虜騎聚幽州、未宜深入、帝不懌、命進師、會不豫而還、孫行友拔易州、擒將斬于市、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並戍將而還、述律聞、謂國人曰、此本漢地、今還漢兒、何惜、是役也、往還僅兩月、取燕南、而兵不血刃、以吾之可以勝、乘敵之可勝、其得算者多也、六月。帝疾病。立子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簡與相質等受

遺詔輔政崩年三十九梁王宗訓立冬葬慶陵上尊謚睿武孝文皇帝廟
號世宗帝初即位北漢主崇恨周祖剌骨聞大喪遣使請
兵于契丹大舉趨澤潞帝欲自將禦之相馮道及群臣
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而來氣勢沮必不敢自來陛
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始未可動也請命將禦
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我年少新立必自來朕不可不
往昔唐太宗初即位破頡利未嘗少自逸朕何敢即安
遂兼行抵澤州時北漢主巳溝高平南而軍矣軍衆競
而周後軍尚未至遇之衆恇懼失色而世宗氣益銳分
部士伍介馬自臨陣督師北漢主見周兵少殊自喜而

悔前乃召契丹兵徒費也然念且必勝有得色謂諸將曰今不惟克敵亦可服契丹心契丹將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周率少而精整殆勍敵未可輕也北漢主奮髯抵掌曰君勿言第觀我破之時東北風盛俄轉南司天李義以剋應告曰時可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今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請需之北漢主怒曰老書生勿妄言沮軍吾斬汝矣麾東軍亟前周將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卻右軍潰北漢主大喜趣進擊周師急帝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

曰賊氣驕可破也國安危在此公疾乘高馳下爲左翼我爲右翼擊之我必致死於是與永德馳陷陳戰疾力會南風益盛士卒前爭奮無不一當百而漢將張元徽乘勝畧陳以馬蹶見殺軍遂敗阻㵎水爲固而周後軍適至進擊大破之時契丹畏周師之銳又恨北漢主之言不肯救全軍去北漢主將百餘騎晝夜馳北走所至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著黃蘘去又衰老力憊不能支僅得入范陽帝追至高平而還初宿衛士累朝相承爲姑息不簡閱多羸老不可用顧益驕幸國有事則祈賞賞不厭則望而譁遇大敵則賣國先降附方愛能徽

棄軍時南行剽揚言契丹兵且至官軍敗餘衆悉降虜矣世宗遣中使諭止之不聽而力阻後軍令毋前世宗深恨之及克敵乃稍稍引還世宗欲斬將以明威念新立中猶豫未決晝偃卧帳中張永德入因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功勤冒節鉞而望敵先遁死有餘責不殺何誅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而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善起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直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徽先守晉州有功捨轄車歸葬擢趙匡胤爲殿前都虞候餘將較遷拜

有名無是賞罰明信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世宗在藩恭孝韜晦其英武人未之或知也自高平還銳然於天下之治又明於經國之體暇則召儒臣講前史商確大義不好絲竹珍玩勤於求治詔諫臣曰朕於子大夫行能不盡知面未嘗盡識也今不采言觀行審意察忠亦何自知其器識之淺深任用之失得哉言之不入罪實在予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又謂宰相曰朕怛然思治未得其方吳蜀幽并阻聲教未混一也蓋寢食不遑宜命近臣各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親覽焉此部郎王朴對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今不覩所

以失之之蹤、亦何自而知平之之術乎、當其失之也、莫不歸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瓦解潰散之極、天下離心、於是乎吳蜀乘亂而竊號、幽并抵巇據地、而天下幅裂矣、平之之術、不在乎他、在反其所爲者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朝、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輕徭時使以阜其民、俟政化人行、上下同心、財力具足、有可攻取之勢、然後舉而用之、則知彼情狀者、願爲我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我鄉導、人人同意、又安有不可成之功、不可定之業也哉、若攻取之道、必先自其近易者始、吳地東薄大海、南至于江、可撓之地、方二千餘里、又其人綿久、此識勢者所必趨也、宜從其少備之處而先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奔走之間而敵之虛實強弱可見、既知其虛實强弱、然後攻虛而避實、擊弱而避強、又勿大舉、但時以輕兵撓之、南士脆弱、而輕發、知我[illegible]忌、必大發以拒敵、數大發則民困、一不發、則我從而乘之、彼勞我逸、彼竭我盈、而江北諸州、皆可得而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不難平矣、得吳則桂廣楚越皆爲內臣、岷蜀圖可飛書而定也、令復不至

則四面並進而蜀平、吳蜀平、幽可望風而附矣、唯并乃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而高平之敗、力竭氣沮、不足為我患、此可以為後圖、而不可先也、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歲之後、可以議邊、臣書生不達大體、不合機變、不足以講大事、惟陛下寬之、時群臣多偷安守常、所對類猥冗不足采、惟朴神峻氣勁、慨慨乎混一之大畫、世宗大稱善、遵用焉、居常言賞罰自有宜適、以私喜怒賞罰人、豈有當哉、又言王峻王殷之惡、亦太祖容養太過而然、故群臣有過、面質責服則赦之、有功能賞之、過不悛罪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伐南唐、問相穀計畫、穀條陳以對、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以錦囊置坐側寵焉、穀臥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猶令月肩輿一

詣便殿議政。樞密使鄭仁誨卒。往臨喪。近臣以時日尼
之。帝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往哭盡哀。設賢良經學
吏理等科。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各舉所知。以充任官。日
署舉主姓名。其貪穢敗官者。連坐。嘗謂侍臣曰。諸道盜
賊頗多。繇累朝分命使臣巡察。致藩侯守長不致力。故
也。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一治體。嘗夜讀書。見元稹均
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行王者之政。其必始此
矣。詔以圖頒諸道。隨遣行苗使。分行諸州。定田租。使還。
奏開封府田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田四萬
二千餘頃。敕減放三萬八千頃。諸州使還。所奏羨數甚

伐之尤留心農事刻木爲耕夫織婦寘之殿廷每過輒
注目焉淮南饑命發米賑貸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
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母不爲之解者哉安在
其必償也謂侍臣曰近徵斂穀帛多不俟時收穫紡織
未畢工徵之民甚苦詔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
爲著令詔律令文深古難知條目繁細難簡討而前後
敕格重互難審詳命侍御史張湜劇可久等刪定畫一
訓釋之爲刑統三十卷頒焉錄囚内苑寃獄屢經覆按
深堅者咸昭雪人以爲神明而贓吏輒重辟恚僧尼弊
俗傷敎敕禁私度禁祖父母父母在當傳養出家者禁

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登下之毀佛寺院三萬餘區以業民時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敕立監采銅鑄錢惟法物軍器鐘磬聽留外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限畢輸之官官予之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至死或以銷佛像爲疑帝曰吾聞佛以慈悲化導人於舍人苟志舍斯名奉佛彼銅耳豈謂佛乎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腦髓猶行於布施矧今銅像何有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冬農隙興版築東作罷之僚

次年以漸成。且令自今葬埋者。皆出所標七里之外。乃聽其標內分晝街衢倉場營廨。外聽民築室。民先侵衢道爲舍。及墳墓在標中者遷之。怨謗朕自當。他日終爲人利。當是時。境內大治。嘗宴將相於萬歲殿。喟然曰。比兩日大寒。朕宮中食珍膳。深自愧無功。旣不能躬耕而食。惟當冒矢石。爲天下除殘𢦤。爲小補耳。又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養甲士一。而不足於用。柰何浚民膏血養之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大閱。凡士伍精銳者升上軍。羸弱者斥去。又以驍勇卒多爲諸方鎮所畱。詔方鎮所在壯士。咸津遣詣闕。補宿衛。命

趙匡胤選其光隸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帥選之
繇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每伐國
命將先以詔慰諭民弔伐之意令安堵毋動再伐壽州
謂侍臣曰壽圍始解民甫歸業而大軍復至復遽竄求
生先遣使撫安之城邑降禁軍中民芻蕘者毋得犯卒
毋得擅入城行寬政賚窮困赦境內死罪而下因民係
聚山谷者令復業政令有不便者令條上弛之淸淮帥
劉仁贍爲其主死守[illegible]曰忠臣也贈中書令爵彭城郡
王改淸淮軍爲忠正軍褒焉唐既割江北輸平赦故淮
南主楊行密徐温等墓域量給守戶其江南臣僚墓在江

北者長吏府簡較令民毋樵牧唐主奏江南無鹽鹵田乞海陵鹽監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非便詔歲以鹽三十萬斛輸之唐遣鍾謨入貢世宗曰江南頗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世宗曰何為其然也鄉為讐敵今則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後世則事何可知歸語汝主及是時可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於計為長也謨歸以告唐主乃修城守戍如帝言清源節使留從効入貢請置進奏院於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焉未可改也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過在朕矣盡大度如此

然神器天授。有所底止。卓之將覆。輔必先折。六年。樞密使王朴卒。帝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日[illegible]與其功矣。俄而疾大漸。歎日命也。王朴字文伯。東平人。明敏多材智。世宗鎮澶州。朴爲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爲推官。及即位。爲端明殿學士。引與計天下事。凡所爲尤臣所就難者。事成。亦卒莫能加之。嘗薦直學士扈載於相叙不用。聞之。歎曰。非卜知其天。然是子命薄。恐不能勝耳。朴曰。公爲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謂命。命。聖人所罕言也。乃拜知制誥。歲餘病卒。人以穀能知人。朴能爲士云。

七年春正月。帥匡胤帥師禦漢契丹。次陳橋。師亂。擁匡胤還都稱帝。國號宋。奉周主宗訓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西宮。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北漢乘世宗殂。結契丹入寇。朝廷命匡胤爲都部署。帥師禦之。時王幼。國長乎習亂未發。時都下讙言。出軍日。冊點檢爲天子矣。有庭

晏然未知也史館鄭起者與相質書言趙點簡得士下
宜使與兵質不聽師發沂日下復有一日黑光門摩盪
知星者苗訓語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次陳橋
驛夜五鼓將士集驛門旅立議曰主上幼我輩出死力
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簡為天子後北征未晚匡
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入聞之環立待
旦遲明匡義普入白之匡胤方被酒臥披衣起勞軍諸
校露刃羅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未
及對即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掖乘馬匡胤攬轡誓之
曰汝等能從我令乎則可不能從吾不能為若主也皆
下馬羅拜請受令匡胤乃言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
者也毋驚犯公卿我比肩毋侵凌朝市府庫若民毋
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用命有剔罰皆應曰諾遂肅隊行
自明德門入散甲士歸營退歸第司侍衛軍副指揮使
韓通聞之驚發衛士抗難為列校王彥昇所賊[illegible][illegible]蒞
質王溥等方朝聞變則大驚質執溥手自掖曰倉卒遣
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血幾出已將士擁[illegible]第匡胤
迎泣質以義誰讓之太息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一旦
為六軍所逼至於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未及對列
校羅彥環挺劒厲聲曰吾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諸異

議者斬宣等愕眙不知所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任亦遂迎入宮以周主詔禪讓遂即位時倉卒無詔學士穀出諸其袖中遂用之

○周三主僅饗國九年

論曰。嗚呼。五代君臣之際。篡亂悖暴之事。可勝道哉。至柴世宗乃天錫勇智。五六年間。西定秦隴。東平淮右。北取三關。武烈震于戎夏。而内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禮定樂。議刑辟制作之法。粲然有盛世風。宋蒙遺業。舉前畫用成混一。諸治體倣焉。則夫周固有宋大業所自出。亦古稱天將旦而清風興。有開必先。詎不諒哉。

五代列藩志

嗚呼。自有唐失政。天下盜賊戎狄之渠率。勢據中土自

擅者餘五十年其最勝大者更國號五易姓八更十有三君即五胡南北之興蹶未其或亟於此也而土寓分裂自淮而南至吳會爲吳爲南唐入浙東西爲吳越梁東西川爲前後蜀嶺表爲南漢湖江陵爲楚建淸源爲閩各阻山海自擅無慮皆淫刑厚斂牢牲視人者六十年餘方鎭擅土者不在是然莫足數也嗚呼二君一民民弱戴以生十羊九牧羊孰從與鬻故史氏太息以爲生民之窮焉悲夫

○吳故唐淮南鎭也治淮南揚行密廬州合肥人始唐高駢鎭淮南以武略自奮數立功授節鉞後有惑志於妖人呂用之而養都將畢師鐸發兵攻揚州困之用之以駢牒署廬州刺史揚行密爲軍司馬令率兵入援廬

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必趣赴之行密至天長時師鐸克揚州執高駢幽之矣會盜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帥諸軍進討之彥閉城自守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章將之陳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擇米於一寨使羸卒守之而伏精兵其傍自將千餘人當敵兵始交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見金帛爭取之伏兵四起俘斬殆盡彥疑駢爲厭勝外圍急恐駢爲內應乃殺駢并其家行密聞率士卒縞素向城三日哭廣陵潰彥師鐸跳身走爲盜孫儒所殺行密入城改殯駢及其族葬西寨米賑遺民斬呂用之而定稱淮南留後已取宣潤詔以爲寧國軍節度使盜孫儒圍宣州行密以儒衆且十倍戰不利欲退保銅官諸將曰儒掃地遠來利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擒也行望風棄城計情見矣淮南士民及自儒軍降者宜遣將護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衆聞淮南撫堵必有歸心人

一搖安得不敗行密挽從之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斬之傳首京師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走洪州行密帥衆歸揚州已又逐昇刺史取昇州進封行密爲吳王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之戰淮南被兵者六年民轉徙殆盡而用困行密欲以茶鹽易布帛掌書記高勗曰今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專利權以困之是趣之叛也不若悉我所有鄰所無者與回易以給軍又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可實竝憂財乏哉行密從之於是刻意儉勤非公宴不舉樂撫士卒與同甘苦招流散輕徭賦及歙州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縱獨池州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爲刺史歙人納之雅禮見舊刺史郊送之還朝而歙大治行密聽言納諫委用忠力給于恐後千人爲盡力未數年公私大實遂保據江淮今悉不能與之爭時大將田頵恃兵好攻取而行密欲保境息民按止之頵怏怏欲反或以告行密曰頵有大功今反狀未露而殺之吾不忍也將人人自危未幾頵及潤州安仁義舉兵反內與壽刺史朱延壽通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憂甚紿病目行觸柱而仆妻走救之乃泣曰吾喪明諸子幼軍府事無所屬必以付三舅召

之，頵不至，妻遣報，疾馳至，入謁，行密殺之，使神福將討頵，茂章將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下，爲仁義所易，行密密遣將徐溫代之，溫易其衣服旗幟，一如茂章軍，仁義出戰，擊破殺之，頵得神福妻子，招神福，許分淮附江地而王，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故易其志，頵有母尚不顧，而況他何顧乎，斬使者而進，遂誅頵，初行密與頵同里閈，相善，約爲兄弟，至是行密爲舉哀，禮其狀如異時，徐溫者，海州朐山人也，少販鹽爲群盜，從行密起合肥，與謀議，及行密病，長子渥出爲宣州觀察使，時佐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獨居中，欲結之，乃謬爲忠曰，王有疾，而嫡嗣外出，必奸臣之謀，若他日有召，非溫所遣使，必無行矣，渥以爲愛己，泣拜謝而去，及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惷直，以渥素無令譽，爲軍府所輕，勸行密用舊將之有威望者，令主軍，行密嘿不應，徐溫入，附耳欲言曰，大王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柰何使他人將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遂卒，溫乃遣使召渥，渥至得嗣，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復何面目見楊氏人乎，殺之，而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於是徐溫張顥謀作亂，一日帥牙兵二百人，露刃立庭中，渥驚曰，爾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

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幸十數人罪曳下榻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同者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已竟弒渥而立其弟隆演初溫顥約弒渥分其地而臣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剛愎然闇於成事易與耳臣請闗其背而奪之明日顥列戟府中召諸將討所立敕大將而下去衛從乃聽入既入顥邪膺高步大聲曰軍無主今欲立宜者當誰可三問三莫應可求趨前密啓曰軍府至重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矣然今日則太速顥問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等夷必不肯爲公下不若立幼王而輔之郎諸將從矣顥意雖不怏然不能難許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納袖中麾諸將請使府入賀諸將皆愕莫測也既至府可求出教袖中大呼聽宣教則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楊氏創業艱難今嗣王不幸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導之詞旨激切顥神色頓沮而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太息曰瑾年十六七即揮戈躍馬衝大敵未嘗慴今對顥不覺汗流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已顥與徐溫隙溫自請鎮潤州可求入見溫曰公出鎮宣潤也有諸溫曰然可求曰勉之矣公捨牙兵而出顥必以弒

威王之事歸公矣溫驚曰則柰何可求曰請為公止之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外人籍籍言公欲奪其兵而殺之有諸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可求曰追之矣徐公出外必且謀構公不可復制矣顥曰且柰何可求曰止之易也明日可求邀顥共請溫顥目責溫曰古之人不忘一飯之恩公楊氏宿將恩厚深今幼主初立四方多故乃欲即安於外非忠臣也溫謝曰公幸教誠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安繇是寢不行已而顥知可求陰衛溫為計乃大恨曰吾乃為豎子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辭旨忠壯盜感動不忍殺而溫與可求謀結將軍鍾泰章等三十人斬顥於牙堂初顥與溫謀弒渥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不一獨用吾兵可乎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耳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則皆左牙兵也繇是淮南人咸信以為溫實不與弒威王謀矣溫既誅殺顥則自為左右牙都指揮使專軍府而軍務委可求財賦委駱知祥立法度禁強暴決事中情理軍府大安已溫頗以法誅淮南舊將不附已者舊將劉威陶雅等人自疑溫懼變陽下之見諸將裊裊恭謹如見行密諸將顏大安初黃巢亂江淮[illegible]盜起漢州高安人鍾傳據洪州危全諷韓師德等[illegible]

吉諸州莫能相統傳以兵攻之稍聽命唐以洪州爲鎮
南軍傳爲節度使傳卒徐溫遣秦裴將擊洪州拔之劉
威守焉撫州刺史危全諷帥信撫袁吉兵攻洪州淮南守
兵纔千人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而召僚佐日宴飲全
諷聞莫測也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將圍高安救
洪州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用之本以前攻
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臥內彊起之本曰本蘇州
之役敵不能勝我以權輕故敗必見用願無置副貳可
求許之本乃行或請救高安本曰楚去高安遠攻高安
非欲取之爲全諷聲援爾吾敗全諷楚自還乃疾趣象
牙潭或曰全諷兵彊毋輕敵本曰賊衆十倍於我遲之
勢見情屈軍潰矣不若乘其銳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
數十里本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水追之本乘其半
濟縱擊兵大潰分兵斷歸路禽全諷乘勝克袁州楚兵
敗走歙州刺史陶雅遣兵襲饒信饒刺史唐寶棄城走
吉刺史彭玕奔楚信刺史危仔昌奔吳越處刺史盧光
稠以州降而江以西之地盡入吳李昪者徐州人也世
微賤生八年而孤流落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湯
徐溫養爲子賜姓名徐知誥知誥廣顙隆準溫厚有謀
斷喜書善射事溫孝溫謂諸子曰汝曹事我有能如知

誥順者乎爲昇州刺史時州郡長吏皆武夫務聚斂爲戰守計知誥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參謀議父之溫過昇州以爲金陵形勝倚大江可戰可守古王霸都也自領之而署其子知訓於江都輔政以知誥鎮潤州知誥請宣州不得不樂宋齊丘曰三郎驕縱敗在晷刻潤州去廣陵僅隔一水此天授也可建大功知訓在江都暴驕無所不狎侮與吳王泛舟飲以彈丸彈之爲戲副都統朱瑾因上下不恐伏甲殺之提其首馳人示王曰臣已爲大王除害矣王懼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與知時溫在金陵未聞也知誥即日濟江使翟虔等闔府門討亂瑾自剄而軍府定溫初聞亂意大驚無何聞事靖乃大喜請廣陵察變疑諸將預朱瑾謀也欲行誅賴知誥及可求具陳知訓過惡狀乃得止獨府將佐以不能匡救抵罪命知誥代執政而復還金陵於是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命蠲宿逋求賢納諫除奸猾杜請託門方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民婚嫁有匱乏者給征賑給之出御軍雖盛暑不張蓋曰士衆暴露我何用此爲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

率輸錢錢重物輕民苦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所有使
輸錢是教民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而賦稅悉輸穀帛或
曰即知此縣官歲失錢億萬矣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
家貧者乎繇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强
當是時知誥以齊丘爲謀主每夜引入坐水亭屏人語
常至夜分或居高堂去屏障獨置大爐以鐵筯畫灰爲
字隨以匙滅之故其謀秘人莫得知也而嚴可求陰爲
温畫令以所生子代秉政温不聽語泄知誥出可求於
楚州可求行至昇詣温說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
不改天祐以與復爲名可謂不負唐矣然今梁晉爭方
急一旦晉有天下吾能終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國
以繫民望温亦自以權重位卑乃大喜聽之留可求參
謀議不遣於是温請吳王建國改元建宗廟百官而温
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知誥爲左僕射統中外諸
軍可求爲門下侍郎知誥知可求不可去更以女妻其
子藉與爲歡時吳與吳越比歲數相攻敗吳越兵無錫
知誥請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蘇
蘇常將亦以爲請温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甚錢公
亦未可輕若兵連不解是益亂也方更爲諸君憂今戰
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國之民各安其生樂君臣

高祖不亦舍乎多殺何爲遂引還而以吳王命歸無錫之俘以爲和高季興以江陵叛唐附於吳徐温曰爲國者當務實效去虛名洛距江陵近唐步騎疊之易我以舟師近泝救甚難夫臣其人而弗能救辱也乃受其貢辭稱臣自是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又明年吳王隆演卒隆演少嗣位重厚温恪温父子專政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温以是安之及建國嫉非其意常怏怏日沈飲稀復進食遂致疾卒徐温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姻溥嗣立當是時晉王存勗已滅梁稱後唐矣徐温以爲憂嚴可求笑曰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溢御下無法不數年且內有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上以待之乃遣使如唐慶即位四年吳王如白沙閱舟師以白沙爲迎鑾鎮徐温自金陵來朝先是温以親吏翟虔爲閤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温名雨爲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雨吾諱雨熟耳温詰曰王何自以諱王不敢答固問之乃泣具言虔諸無禮狀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遽徙可也乃徙虔撫州及温疾病嚴可求陳彥謙計以知誥非温所生子勸温遣子知詢奉表如江東勸進因輔政會温卒知詢奔喪金陵於是知誥以吳王未備大號而專政[illegible]

統軍、而命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諸軍事、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兼內樞佐之、而知誥還金陵、人之欲禪代、以吳王無失德、恐衆心不服、猶豫未有決、臨鏡鑷白髭、慨然曰、國家安、吾老矣、私人周宗知其意、如江都諷吳王以傳禪、宋齊丘恨爲宗所先、疾之、乃遣人詣金陵、于書切諫、以天時人事皆未可、請斬宗以謝王、知誥念與齊丘如一人、亦且亟成之也、得書憮然、乃黜宗池州、尋召爲都押牙、而齊丘以遂疏、齊丘數爲異議、撓禪代事矣、於是中書令李德成、周本皆人望、皆率衆推戴、閩越亦勸進、而知誥遂代吳、有國號唐、尊吳王溥曰讓皇、遷之潤州、命曰丹陽宮、奉徐溫爲太祖、諸佐命並進官、宋齊丘鬱鬱不得意、或發其陰事摘訾之、唐主曰、予嘗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有大司徒齊丘以不得預政、心少望、宣制詞稱布衣之交、因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今爲天子、宜無所事臣、唐主遜謝然亦不改命也、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徙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婚、唐主不許、齊丘益怨望、唐主終不怒、謝之曰、朕之褊心、子嘗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蓋其度如此、自楊行密擅淮南、爲吳、知誥始以溥僭大號、十年而吳爲唐、唐三年、唐主始復姓李、亦唐

宗廟更名昪陵太祖廟曰義祖祀唐高祖太宗及義祖
皆不祧而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器五十四
日乃罷當是時中國當晉漢之交事多故而江淮豐稔
兵整暇食足群臣爭言宜乘北方多難規中原唐主曰
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禍甚深不忍復言但彼民安
則此民安矣吾何求漢王遣使來言請共取楚分其地
謝不許國以小康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用鐵盎暑
寢青葛左右使令惟老宮人士卒死國事者皆給復三
年分遣使者按民田以肥瘠定税自是江淮調兵及賦
斂皆以税錢爲率後遵用之倉吏有歲終獻羨餘者唐
主曰出納有數自非掊克安得羨餘立子景爲齊王令
尚書郎陳覺傅之謂之曰吾少與宋子嵩議論相違難
子嵩攜衣笥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必止之
今老矣猶未能徧達時事況景少何聞知乎故屈子輔
之其必勉拂導之矣嘗如齊王宮齊王景方調音樂大
怒責之幼子母种姬方寵因間之唐主怒曰子有過父
訓責之常事耳汝何得與立出之羣臣請上尊號唐主
曰虛美也且非古卒不受峻外戚不得與政宦官不得
預事爲著令晚年餌方士丹寖躁急問道士王栖霞曰
當何道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推以治國家今

陛下尚未能去纖嘖飭言何論太平、唐主不能用、疾亟、
召齊王景曰、吾餌金石、始欲長生、乃更傷生、汝必戒之、
遂殂、子景立、景仁柔喜文學、然好諛、邪佞用事、國以日
削、當是時、周世宗在北、氣已振振乎有混一規矣、先是每
冬淮水涸、常發兵戍之、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埸無事罷
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而周果度淮攻壽
州、唐人震恐、以孫晟為司空、如周師請和、晟
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然晟辭則為負烈祖矣、必
往、既至、世宗以晟詣城下、令呼劉仁贍降、仁贍見
晟戎服拜城上、晟遙謂之曰、君受國厚恩、義不可開門
納寇、世宗聞之怒、罵之、晟曰、臣為唐相、豈可教節度使
叛、若耶、世宗改容謝之、時召見、飲以醇酒、問唐事、晟但
言唐主畏陛下神武、無二心、及唐許割地而貳、世宗召
晟責之、晟請死、詰唐虛實、終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右
軍巡院、與之飲酒、酬之、終不言、翰乃詔曰、有敕賜相公死、
晟神色怡然、索靴笏衣帶、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
刑、既而世宗憐晟忠、悔殺之、贈衛尉卿、時周圍壽春數重、
攻之百端、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不能下、而霖雨彌旬、
周兵營寨水深者數尺、淮淝暴溢、竹龍火器諸攻具飄
南岸、皆為唐兵所焚、乃班師、冬、周師復進圍壽州、州食

盡、齊王景達遣邊鎬朱元將救之、敗績、仁贍請以邊鎬
守城、自帥衆決戰、景達不許、仁贍因憤邑成疾、幼子崇
諫、幸父病、謀與諸將降、渡淮、爲小校所獲、仁贍
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搆哭中門救、不許、廷搆復使
求救於仁贍妻、仁贍妻曰、吾於崇諫非不愛、然軍法不
可私、名節何可虧、貸之則節使爲不忠、何面目見將士
乎、趣斬之而成喪、將士感泣、及唐援兵敗、景達覺皆奔
仁贍聞、扼腕歔欷、愈益病、不知人、監軍使以城降、仁贍
以是日卒、是時防禦使張彥卿守楚州、周攻之、彥卿與
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鬭
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降者、於是唐主景乃盡割
江北地以爲和、去帝號、奉周正朔、罷兵、贈劉仁贍太師、
追封相晟魯國公、遷洪州而殂、子煜立、而國亡於宋、南
李昪用宋齊丘、盡遷讓皇之族於海陵、嚴兵守之、絕不
與人通、男女自爲匹偶、吳人憐之、及世宗下淮南、詔
撫楊氏子孫、唐主遣尹廷範遷之潤州、廷範以道遠恐
爲變、盡殺之、還報、唐主腰斬之、辭于哭、而陳覺與其相嚴
續郤使周還、言世宗每寛詔以江南不即聽命者[illegible]
續術之也、勸景誅續以謝過、景疑之、遣鍾謨請周、謝、且
言不即割地、非續願敕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是[illegible]

忠朕並殺忠臣乎謨還覺詐得受誅宋齊丘坐覺黨黜歸青陽九華山穴墻通食飲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族于泰州宜及此也夫雉經死

史論曰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其將蔡儔以廬州叛悉毀行密父祖墳及儔敗諸將請發其父祖塚報之行密嘆曰儔爲惡吾何爲效尤耆使從者張洪負劔侍洪拔劔擊行密不中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劔終已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醉耳醒必復還明日果復還行密起盜賊其下皆驍獷而樂爲用者以有度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當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

纂相尋而徐氏父子徘徊不敢取。夫亦有所憚也李唐
仁柔立國重用兵故國亡而兵不加及亦其報歟

吳越錢鏐杭州錢塘人幼從羣兒戲臨安里中里有大
木鏐往蔭其下坐大石上即能指揮羣兒為隊伍狀為
鹽徒黃巢掠浙東鏐與壯士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
已度險鏐伏弩射其將引壯士蹂之斬數百級鏐曰此
可一用爾是大敵之衝也趨八百里而屯巢獲生口問
臨安兵安在皆曰屯八百里巢不知為地名也駭其衆
多去遂不敢犯臨安已從董昌為兵馬使昌與越州劉
漢宏相攻鏐擊斬之於是昌徙鎮越而以鏐為杭州及
董昌以越州僭號鏐遺書與絕曰與閉門為天子與九
族百姓俱陷塗炭何如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
今悔猶可及也昌不聽鏐乃討誅昌昌散金帛犒戰士開
倉廩振貧乏民大悅拜鎮海鎮東節度使及梁篡僭封
鏐吳越王判官羅隱說鏐拒其使發兵討之曰縱無成
功猶可退杭越為東帝柰何交臂事賊為終古羞乎鏐
始以隱為不遇於唐意不無少望及聞言甚義之然不
[illegible]州鏐建國改所居曰衣錦營命杭城曰衣錦城[illegible]故

老山林覆以錦號兒時行藝戲者大木曰衣錦將軍

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兮相追隨牛斗無

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吳越地錦蒼蒼鏐認為兒

有國䌷積溢如此鏐夜常不寐倦極就圓木小鎗枕

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內有記憶

則書盤中比老不倦寢時彈銅丸于牆外警直更者及

寢疾謂將吏曰吾諸子皆愚懦誰當嗣者衆泣曰兩鎮

令公仁孝有功為衆所愛戴請圖之鏐乃悉出印鑰

授次子元瓘曰將吏推爾爾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

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元瓘立持元瓘

與先王草昧並行器仗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

王霸業將吏旦暮當謁事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

更設一案於元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毋得入鏐卒年

左右皆請元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元瓘勞慰之

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有令公今日盡節令公猶

事先王也元瓘嘉歎久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

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仁章與劉仁

祀皆武肅王時以內牙久用事為衆將所忌請誅

之元瓘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

私憾殺之乎不聽以仁章為衛刺史仁祀為湖刺史中

外告訐者皆馳不問將士蒱賭前武肅王禁中外蒱
妾元瓘年三十餘未有子妻馬夫人為之請聽買生
弘佐弘倧弘俶等數人馬夫人撫愛之如一斗銀鹿於
其前坐諸兒其上而弄之元瓘卒子弘佐嗣弘佐溫恭
好書人不能欺給與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
幾何對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復境內三
年卒弟弘倧嗣統軍胡進思在弘佐時已專橫惡弘倧
剛嚴廢之立其弟弘俶弘俶謝曰必能全吾兄乃可不
然當避賢路進思許諾尋疽發背死而弘倧獲全於是
王俶募民墾荒田皆毋收租或請清民所隱者丁以增
賦杖之國門國人大悅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
昪據有江淮吳越貢賦中國皆繇登萊泛海至焉
蜀孟知祥邢州龍岡人妻晉王克用弟克讓女莊宗以
為中門使知祥不樂也求他職命薦代者薦郭崇韜崇
韜德之及伐蜀臨行請唐主曰郭平蜀請必以孟知祥
為節使已破蜀莊宗命之鎮召見宴勞之而遣知祥至
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班師還知祥率成都富人
及王氏臣括錢六百萬緡以犒軍餘者二百萬明宗立
任圜自蜀入為相具知之自唐主加知祥侍中遣人[illegible]
鄉趙季良齎官誥賜之因督蜀犒軍餘錢且[illegible]

征賦知祥陰有據蜀之志怒不奉詔樞密使安重誨思
有以制之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知祥怒曰諸道皆罷
監軍久不置獨吾軍置之曩嚴首謀滅前蜀今復來是
嚴欲以蜀再爲功也嚴至厚款之一日忽勃然作色謂
之曰公前奉使王衍謗衍錦綺珍奇不聽入中國莊宗
因志伐蜀致兩國俱亡今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
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
可遏也揮下斬之明宗不能詰欲以恩信懷之歸其妻
及子煜于蜀會以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
帥董璋怒攻閬州殺仁矩唐將姚洪罵敵死而璋陷五
州知祥陷黔州連兵反詔削奪知祥璋官爵命天雄帥
石敬塘討之不克明宗謂致知祥等反者安重誨殺重
誨遣西川進奏官歸蜀爲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
無恙招諭之知祥既有西川又得命欲自歸邀董璋與
同事董璋曰公家屬存也我子孫安在我何謝爲知祥
三遣使說之璋疑知祥賣己因發怒潛師襲知祥知祥
擊破之璋敗[illegible]祥遂有東川明宗不能難封蜀王
明宗殂知祥乃僭號國號蜀傳子昶而國入于宋
楚唐故武安軍也爲湖南節度馬殷許州鄢陵人少爲
木工後從劉建鋒爲裨將武安軍亂殺建鋒迎行軍司

馬張佶爲留後佶入府馬驚踶齧傷髀骨以爲不祥也
前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不及也必迎
之殷時攻邵州召之至殷請佶謁訖佶引殷升堂趨下
階以留後讓之帥諸將拜賀復以行軍司馬代殷將攻
邵州克之於是殷內以楊行密劉龔成汭比境爲憂欲
遣使爲好問高郁郁曰汭地狹兵寡劉龔志在五管不
足畏也行密公仇讐雖萬金賂之其肯爲吾援乎不如
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自立也殷從其計初湖
南多爲群盜所據殷僅有潭邵而靜江劉士政失民擊
破之於是桂宜嚴柳象五州皆降已又拔道州殷乃務
農訓兵修茶鐵之利兩川雖富始湖南地多茶有屬禁
乃令民得自造茶適商獨取其筭而商旅無征四方輻
輳又地多鉛鐵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商旅出境即鐵
錢無所用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之物致天下百
貨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輸稅者以帛代錢而課民種
桑地力始盡時高季興據荆南楊行密據淮南皆比壤
相攻殷遣將王環以水軍擊敗之進逼江陵季興請和
環還師殷讓之曰江陵垂拔而釋不取何也環曰江
陵四戰之地在中國及吳蜀之間宜釋之以爲扞蔽得
之是代之受兵故不攻也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置鐵

藥於座右戰罷撫傷痍親傳治之故得士死力所向有功淮南遣將劉存許玄應將水軍擊楚殷有[illegible][illegible]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有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將士驕而主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存旣敗遣書請降蔡彥卿曰詐也勿受鼓譟進執存援岳州先是殷弟賨從楊行密戰有功行密愛之從容問家世以賨對大驚曰吾嘗怪汝狀貌非常人乃今果然厚爲裝遣歸楚賨對曰臣孫儒敗卒也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臣不歸矣行密歎曰何吾得子之晚今得子之心然爲吾合二國之好亦以報也賨歸以爲言殷不聽再及吳師攻岳州大敗復來和殷乃許歸其俘許德勳私於吳使者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勿以爲慮俟羣駒爭早棧乃可圖耳時殷多內嬖嫡庶無別諸子驕放云然初殷制國本高郁之謀爲鄰國所忌設流言間之唐莊宗入洛殷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俊指其背曰聞人言馬氏後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得而奪之高季興亦屢爲譖以動殷殷不聽也及殷老委政於子希聲希聲乃聽讒矯殷命殺郁族之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渡淮殺不辜輒有此異今部院豈有冤死者耶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

膺大慟曰、吾耄、政非己出、復勳舊橫罹寬酷、傷乎傷乎、既而曰、吾亦何能久、遂發疾卒、遺令諸子兄弟繼及。繇是希聲希範次立、爲潘奢而國亂、希廣希萼希崇爭立而國亡、李景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世宗征淮下、揚州諭撫安焉、

○南漢、唐故乾寧靜海二軍也、有上自劉隱、隱安仁上蔡人、隱父謙、爲廣州牙將、黃巢攻破廣州去、畧湖湘閒、廣州帥表謙爲封州刺史、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illegible]得軍、時天下亂、中朝士以嶺外遠、可避地、多遊焉、隱皆禮賓之、卒、弟巖立、母段生巖於外舍、謙妻韋悍妬、怒、拔劍出、命持巖至、欲殺之、至而韋自悸、劍墮、曰非常兒也、後殺段、養爲己子、長善騎射、晉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巖、襲南海王、地南盡海、又西拔容桂、遂僭號、國號漢、立宗廟、置百官、巖性酷而奢、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聚南海珍寶爲玉堂珠殿、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巖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名焉、楚人以舟師攻封州、龑遣將以神弩軍三千救之、楚人懼焉、攻交阯破之、卒、號南漢高祖、子玢立、龑在殯、召伶人作樂飲宮中、裸男女爲樂、山海間盜賊競起、弟晉王洪熙日進聲妓誘之、已弑之自立、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

中外人自危禍襄帝陵於海曲弟渶昌使盜刺殺之更名晟鎮王洪澤刺邕州有善政晟戕殺之諸弟皆見殺擊湖南克賀州拔連宜嚴梧蒙州卒子鋹立加虐而國亾於宋、

武平周行逢武陵人與王進逵潘叔嗣俱爲靜江軍較事周破李景兵擒將進逵爲武安軍節度行逢集州刺史顯德初進逵以武淸軍節使奉命攻鄂州潭州團練使潘叔嗣所表用也燕犒之恭甚進逵左右就求賂不厭與叔聞謀叛進逵面詈之叔嗣慚恨伺進逵入鄂潛以兵襲武陵破之進逵還戰敗死叔嗣恐衆推己還潭州遣將迎行逢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若吾遽專命是吾使之殺王公也何以自明召稱武平留後告于周而召叔嗣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許以節喜至而斬之而行逢遂得鎭於是儉約自勵而勇敢果殺戮妻嚴勸諫之不聽紿出田督耕至則營居之不復歸歲時衣青襦押佃户送租入城市行逢在就勞苦之嚴曰公不思作户長時乎民租後時若鞭朴今貴矣宜先期輸以率衆安得遂忘隴畝間哉行逢以羣妾擁升與舁之歸不聽曰公用法嚴失人心所不欲留者恐一旦禍起田野間易逃死爾行逢爲少損刑

威馬、

荊南、高季興、陝州硤石人也、事梁祖、補制勝軍使、梁攻鳳翔、璧不出、梁祖欲還軍、季興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一歲矣、今岐破在旦夕、而閉壁此可、誘而致也、奈何去之、募勇士以數騎馳呼城、告梁兵已去、岐出追擊、破之遂拔鳳翔、累荊南節度觀察留後、荊南節度十州、其爲盜有、獨江陵一城存、井邑凋弊、季興招緝綏撫、軍稍[illegible]以梁益衰、欲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絕貢賦、末帝不能難、封渤海王、慰藉之、梁亡、唐莊宗入洛、季興恐、朝京師、莊宗欲留之、郭崇韜曰、唐新滅梁、宜以大信示天下、今四方入貢、獨遣子若弟若將吏、而季興獨來爲諸侯先、宜恩禮招懷、而留之、是示天下以不廣也、且絕其內向心、禮而歸之、已去而唐主悔、密詔襄州節度劉訓圖之季興行至[illegible]忍、心動、夜斬關出、而詔書適夜至、季興歸謂其人曰、[illegible]乃幸免、然主上百戰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指自矜、言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度福如此、而荒于遊獵吾知免夫、會唐破蜀、得蜀金帛四十萬、自峽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殺使者邀留之、明宗立、攻之不克、別將西方鄴克夔忠萬三州、季興懼、以荊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爲秦王、卒、子從誨立、時荊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前

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獨利其賜予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以無恥好利媚笑之也卒子保融立性迂緩委政於其弟保勗保融卒保勗立保勗疾保融之子繼沖立已而歸於宋

閩唐威武軍王潮光州人唐末盜王緒據光州轉掠漢虔入汀漳以道險糧少令軍中毋得以老幼自隨犯者斬時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曰人所重者母天下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潮與弟審知號哭曰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感動爲之請乃捨之會望氣者言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氣質魁岸及勇畧者皆殺之衆自危縛緒推潮爲軍王欲還光州潮約所過無掠擄行抵沙縣泉州人以刺史廖彥若貪奉牛酒請潮爲州將乃引兵下泉州福建觀察使陳巖巖建州人也以黃巢亂聚衆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鎰表以自代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及疾病遣使召潮屬以軍未至卒都將范暉作亂據軍以拒潮潮破平之感陳巖知己素服哭葬之以女妻其子而厚撫其家潮爲觀察遣佐僚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閩地畧定爲威武軍節度使弟審知爲副使有過猶加捶撻審知無怨

色及潮寢疾捨其子不立命審知知軍府事曰足保有斯土也審知儉約好禮寬刑薄賦建學四門教閩士之秀者招徠海中蠻夷國以富實海礎黃崎往往激風濤覆舟一夕震電震裂開為平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感號甘棠港審知卒子延翰立始稱王為審知養子延稟所殺延鈞立延鈞始稱帝更名璘自以國小僻事四鄰飯僧國力以屈薛文傑司國計陰求富民罪籍沒之為貪殘又說璘抑推諸宗室殺從子繼圖連坐者千人會吳攻建州王延宗救之士卒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弄國權害無辜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脫社稷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在側前互辨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向之門外笏擊之仆檻車傳之軍士卒爭臠食之已璘立其父婢陳金鳳為后而后與幸臣歸守明及院使李可殷通國人惡之可殷譖皇城使李倣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璘疾甚倣使人殺可殷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司殷死狀倣懼出走俄引步兵鼓譟入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幷殺后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鵬立更名昶暴李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殺之歸倣元妃李氏于求春宮立父婢李春燕為后為長夜之飲偏聲

臣醉則令左右司其失捕斬之叔延曦陽狂愚以避禍幽私第撲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見仰侮而怨帥二都兵迎延曦攻昶昶出亾走死后及諸子皆死而曦亦淫昏猜宗族尋舊怨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數相攻曦帝福州曰閩延政帝建州曰殷曦后李妬尚賢妃之寵使人激文進重遇復弒曦族王氏而文進自立重遇相南廊承吉林仁翰走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鼓衆前斬文進函二首送建州迎延政延政以方有唐兵不從也令從子繼昌鎮福州而賞仁翰甚薄仁翰無少望發兩軍甲士詣建州拒唐唐師伐建州建州人苦王氏重歛爭伐木開道執延政而閩亾

魏張全義字國維濮州人以田家子役于縣數遂令笞辱亾入黃巢賊中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下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據東都李罕之據河陽求救於河東晉王克用表罕之河陽節度全義河南尹罕之暴白寇剽自給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耕殖罕之乏食仰給焉不能給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會罕之出東晉絳全義襲河陽入之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擊敗之而全義領河陽時河南遭巢儒兵火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荊棘勸

農桑南北二城居之數年人物完盛語其土田志梁祖晚年猜暴甚全義事之益恭梁祖如洛避暑留旬日召淫其妻女殆徧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剸刃其腹中全義柔恐原絡念爲罕之所圍時瀕於死德梁祖之免之也止毋動累中書令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四節鎮封魏王初全義困罕之時弟全武及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以田宅給之全義因陰遣人通問於太原以弟故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入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俯伏泣年老不能步命掖之登宴犒盡歡莊宗欲掘梁祖墓斲棺戮尸全義曰梁雖仇敵然家屠滅亦足以報怨矣剖棺非所以示大度於天下也莊宗聽之命鏟墓闕已焉趙在禮反明宗以功見疑羣臣請命之將不許全義力爲言許之而明宗入于鄴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系繼翰以父璞嘗事全義有恩乞貸之不許然族竟以全上列藩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事晉歷棣沂刺史西京副留守所至以安靜休息爲意輯兵民有恩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劉爲人沉默多謀事繼母孝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

蔽風雨麤衣糲食與親族均有無晏如也病亟戒左右氣絶以尸歸洛無久留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事晉爲三司使議者請簡天下民田益租賦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苦兵無暇耕方當貸農賑貧使力於務本而擾之是使民益勸於去本業而避租課也事得寢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省耕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光耕器爲範更鑄之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卒州人聚哭柩前當留葬使民得歲時祠祭詔從之特贈太尉爲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事晉歷貝涇節度使涇州張彥澤政苛虐民多流亡周更爲寬恕問民所疾苦去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鎭皆有善政定州橋壞民輸租車覆周曰橋梁不修刺史之過也豈當責民吏償乎代之償而治橋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授民困獘而武夫恃功縱暴爲民所疾苦惟復州刺史郭延魯父子皆以善政聞。上循吏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好儒家有書數千卷四方士無遠近多就學昂食其門下生或累歲無怠節度使符習高

其行召為臨淄令，晉入朝監軍楊彥朗知後事，昂至府謁賀者以彥朗父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庭卸責彥朗曰，諱名，不諱姓，右非石也，義不可以私家諱奪，彥朗怒，拂衣入諸即趨出，解官去，語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必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禁其家，毋以佛事汙吾先，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廷臣交薦昂，昂至京師，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晉政日壞，昂疏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

○齊得一，淄州諸城人，幼嗜學，通五經，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從肄業焉，五季末，皇甫暉行剽故郡郡人殺牛羊豕以犒，防禦使捕論，以為民豢賊與通，盡收之，而取其貲，坐死者十數家，得一痛無辜，冤死莫白也，走闕下訴之，詔使鞫得實，防禦使北奪官，得一布衣蔬食，終身不仕，至道中，郡國舉廉退孝悌，授章丘簿•上行誼

○林廷遇，遇者，閩人也，閩王娶南漢，置國信所于漢，使延遇主之，南漢王數問以閩事，終不對，退謂人曰，云閩語閩去，學語粵處人宮禁，當如是乎，聞閩王死，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哭者三日，上獨行

論曰五代時史職廢於喪亂而傳記小說類往往失其眞訛謬又世亂易君革命如踐更臣節亾焉然天性亦安可得盡亾也干戈相尋能以生道生民儒道持身雖其甚少亦豈非夫之生德民之元命良心正性不容泯之驗哉亦甚可貴矣著于篇無敢以苛責求焉

史上[illegible]卷之五十終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一

明盱眙鄧元錫箸

宋太祖帝紀

太祖諱匡胤姓趙幽州涿郡人也父弘殷事唐莊宗戰河上有功典禁軍事漢討鳳翔功最遷護聖都指揮使事周從平淮揚累簡較司徒後唐天成二年太祖生（生於河北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時號香孩兒營）既長貌雄偉度豁如也從世宗戰北漢高平從征唐淮南背尤功語具周志中既即位國號宋以領歸德軍在宋州（故以火德王色尚赤）建隆元年春正月改元赦贈周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通中書令（禮葬之一論翼

戴功諸將較進官爵有差。論佐命功。第光義爲殿前都虞候掌書記。普。趙爲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普字則平薊州人沈厚寡言笑微時爲村學究寓滁州與太祖遇一見語合意引爲上客表爲滁州軍事判官會獲盜將就戮普意其有寃啓更訊全活十七八遂爲帝親臣遣使分賑諸州。周故領節鎮諸將進官勳有差。立太廟。追帝先祖考。尊高王父唐幽都令脁爲僖祖曾王父御史中丞珽爲順祖王父涿州刺史敬爲翼祖皆皇帝妣皆皇后考弘殷爲宣祖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饗朔望薦食儀新尊母夫人杜氏爲皇太后。周相質范加侍中。溥王司空。仁浦魏右僕射。仍平章事。樞密使廷祚吳加同三品。夏。昭義帥李筠結北漢起兵澤州。五月朔日蝕帝自將圍澤州。拔之。筠赴火死癸酉有星出于心色赤進擊上黨筠子

筠太原人事周以簡較太傅鎮昭義帝卽位加
守節降中書令使至潞筠自以世事周於太祖故等夷
欲拒命賓佐交諫乃出迎宴使者酒半則取周祖畫像
懸十壁對之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
常度勿異也罷酒子守節顔涕泣諫不聽北漢主鈞聞之
乃以蠟書緘筠同舉兵帝聞亦手詔慰撫召守節爲皇
城使至太祖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
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遂起
兵令幕府爲檄數宋祖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北漢求
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爲
西平王自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祖
恩不敢愛其死北漢王與周世讐意不悅因遣宣徽使
盧贊監其軍筠見漢主儀衛不備兵弱少悔臣之而贊
又來監心甚憤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
漢主聞贊與筠郤復遣其平章事衛融來和解之帝聞
筠定反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分道將擊之尋以
國新造衆心未有定筠倉猝難未易以遣將定也詔親
征帥大師徑澤州澤路嶮多石不可行帝先於馬上負
數石將士爭負之路遂平與守信等會大敗筠澤州南
斬獲筠保城太祖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

攀堞上城隕筒起火攻執漢衛融詰之融對不遜怒以鐵檛擊其首血被面融呼曰得死所矣帝嘉其忠以爲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師進攻潞守節降以爲單州團練使秋七月帝至自潞州入月立皇后王氏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起兵揚州冬帝親征拔揚州重進自焚死重進滄州人周祖甥鎮揚州帝即位加中書令移鎮青重進意自疑治城繕兵使求援于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重進盡室自焚死十二月還都二年春免商州賦夏四月朔日蝕六月皇太后杜氏崩秋七月罷諸將典禁兵以弟光義爲開封府尹光美行興元尹葬明憲太后鎮易定州平石晉時定州尼孫氏依狼山以妖術惑衆孫行友神事之尼坐化行友因燃香聚衆時晉與契丹絕邊州民因逋民往往依以避難易定帥以聞命爲邊界遊擊使周祖北伐行友請自效進定州晉後已授節宋初加同平章事而行友不自安徙帑廩狼山集丁壯繕兵果欲

還山自固事聞。詔舉族赴闕。削爵歸私第。籍其部屬亂
者數人。焚尸屍而定。是歲女眞占城回鶻三佛齊來
貢。三年春。廣都城。詔常參官得轉對。令諸州大辟上刑
部審覆。毋專決。夏旱。減膳徹樂。吳廷祚罷。多趙普為樞
密使。蒲晉慈隰相衛諸州饑。賑之。是歲吐蕃歸伏羌縣地。高麗女眞占城回
鶻三佛齊來貢。乾德元年。帝四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山南
東道帥慕容延釗帥師討湖南。假道荊南入其郛。得荊
南帥高繼沖。三月。進克朗州。得湖南帥周保權。荊湖平。
初帝遣盧懷忠使荊南。還言繼沖甲兵整。年穀登。而控
弦士。適不過三萬。民困於暴斂。可取也。地南通長沙。東
距建康。西迫蜀。又易取。會湖南帥周行逢病。召將吏以
子保權屬之曰。吾部內凶狠者盡矣。惟張文表。吾歿。文
表必叛。當使楊師璠討之。不能制。則嬰城勿戰。自歸於
汴梁。卒。保權立。文表果舉兵攻潭州。保權遣楊師璠擊

之且使來乞師於是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李處耘爲都監討文表因途下荊南處耘至襄請假道請城外駐師或謂繼沖曰兵尚權譎城外約何可信宜嚴城守待之繼沖不能用判官孫光憲勸繼沖去斥堠封府庫歸命又猶豫不能決遣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且覘之處耘待之有加禮延釗宴之帳中飲甚歡繼沖安以爲無虞也迨日夕處耘密將輕騎數千倍道前奄至繼沖驚卽惶怖出迎遇處耘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曰都部署且至而身率親軍先入繼沖還宋師已分據要害比抵城則旌旗甲兵塡塞衢巷矣乃詣延釗納牌印版籍表自歸荊南平得州三縣十有七已進師湖南時張文表已爲楊師璠所執請罷師而延釗兵益進克潭州將趨朗保權牙將張從富逆戰于豐江擊殺之保權以家屬亡渡江獲之湖南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捷聞帝以王仁贍爲荊南都巡簡使代鎮而繼沖節度使如故高氏族屬僚佐各拜官有差以戶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周保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夏初置諸州通判修大內行應天曆以常參官知縣事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改元

百官上尊號、親王加封邑、相而下、進階勳爵邑、自是以爲常、皇后王氏崩。二年春、諭諸縣長吏行勸農。相質溥仁浦罷。門下侍郎昝趙平章事。宣徽北院使崇矩李爲樞密使。質等以周舊相在位、齷齪循默、昝剛毅沉深、有岸谷、以天下爲己任、能必行其志、嘗屬有舉薦、帝不許、明日、復以其人奏、亦不許、又明日、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其牘擲地、昝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奏如初、帝意回、而其人卒稱也、常爲帝言、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私喜怒專之、一日宴、甫驟至、不止、帝不懌、昝因言、今三農望雨急、而適雨此時雨也、請令樂官就雨中奏樂、帝大悅、終宴其臨机制變、回上意類如此、夏。置制舉科。樞密直學士居正薛、兵侍郎餘慶呂參知政事。昝既相、帝欲置副、難其名、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古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居正餘慶克之、不押班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止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塼位、勅尾署銜、月俸下宰相一等、雜給半之、未欲與昝齊也、

秋。頒刑統。幸壯郊。觀稼。冬。命將伐蜀。陝靈武饑。詔轉粟

賑貸。是歲回鶻來貢、三年春。帥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將帥光

義彬。取蜀五州。會師拔成都得蜀主昶。兩川平。昶父知祥、有兩

川、稱帝、在晉漢之際、屬中國多故、悉有王衍故地卒、昶

襲位、年少好擊毬走馬、又為方士房中術、多採良家子、

充後宮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多驕蹇、殺之、聞宋下荊

潭、遣間使從蠟丸書通北漢約出兵撓中國為邊吏所

得、帝曰、吾西伐有名矣、命忠武帥王全斌出鳳州崔彥

進副之、江寧帥劉光義出歸州曹彬副之、謂之曰、吾所

欲得者土地耳、餘財帛一以給將士、不私也、且命為蜀主

治第于汴水涯、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擇徠之、王昭

遠者成都人年十三、事僧為行者、知祥飯饋、見而悅之

使侍昶學以見親、昶立為樞密使、聞宋有師龕自謂知

兵、請得將、昶命之將、遣大學士李昊等出餞之、昭遠手

執

鐵如意指揮軍旅、自比諸葛亮、酒酣請昊曰、是行何止

取中原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劍

門、將愛姬、攜樂器從伶人數十以行、王全斌等發

鳳州入取興州拔二十餘砦薄維川昭遠悉精銳逆戰遂敗保劍門師次于益光降卒言蜀人於益光江置柵而益光東對岸越大山數重有徑名來蘇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清彊乃與大途合誠謂此擣之卽劍門不足恃也全斌喜立遣別將前跨江為浮梁以濟蜀求蘇戍栅卒見之驚自潰昭遠聞留偏將守劍門欲退屯漢源以待敵未至而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昭遠走東川匿倉舍下流涕目盡腫追執之玄喆聞焚所過廬舍倉廩而遁初夔州鏁江有浮橋設敵棚三重其上而具礮石弓弩以待鄭師行時帝以地圖示諸將指鏁江謂曰師泝流至此必勿以舟競當以步騎先登陸擣之卻而後以戰擢進可破也至是光義等自歸州入進至夔距鏁江三十里先登奪浮梁因拿舟進大破之蜀將張彥儔戰疾力敗自焚咸克萬施開忠四州全斌陸道多殘戮惟舟師所至完安已師會于蜀攻魏城蜀主皇駭命李昊草表詣師降而全斌入成都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遣昶以其家赴汴昶至汴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禮見之拜簡較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玄喆泰寧軍節度使昶尋卒追封楚王昶母李

氏本唐莊宗宮人也至汴帝命以肩輿入宮勞苦之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異日當送母歸蜀李泣對曰妾太原人願歸老太原不願蜀時宋王有北征意聞其言大喜禮待之及昶卒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爲汝在爾今汝死吾何用生爲不食數日亦卒帝悲傷其意厚賻葬焉 置諸路轉運使秋籍罷國驍勇補禁衛是歲于闐回鶻高麗來貢 四年夏罷光州貢鷹鷂罷餘羨立賞格求遺書冬兩川平是歲于闐占城來貢 五年春正月平伐蜀功罪全斌彥進仁贍貶官彬光義進官有差初王全斌等既克蜀宴飲不戢軍行剽蜀人苦之副部署彬請旋師不從既有詔發蜀卒赴汴給裝錢全斌等減不給蜀卒憤怨行至綿擁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爲帥作亂全斌遣來光緒往招撫光緒盡滅師雄之族而辱其愛女師雄怒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王邛蜀等十六州并應之全斌戰失利保成都時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人全斌誘致夾城中盡殺之師雄屯新繁光義彬進

擊大破之、亡走郢、走金堂、病亟、會帝遣客省使王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乃平、帝自聞蜀亂、蜀使至、具詢全斌等不法事、盡得其罪狀、師旋、詔以殺降枉法事薄責之、命置對、皆具伏、王仁贍歷詆諸將、冀自免、帝嘻笑之曰、納李廷珪女、開封德庫、取金寶、此爲誰、仁贍伏地請死、帝乃太息曰、此行清介畏慎、惟獨曹彬一人、於是全斌彥進仁贍等、盡屬吏責降有差、特授彬宣徽南院使、義武軍節度使、優賞之、彬入謝曰、征西諸將皆獲罪、臣何敢蒙恩、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常典、何可廢也、因問官吏贓否、彬對曰、臣職監軍旅、官吏非所得察也、固問之、薦沈義倫、郎以爲樞密副使。三月。五星聚奎。詔諸道舉部內官吏才德優異者。夏六月。朔日蝕。秋。免諸州水旱戶今年租。河溢、衛州、起復相曾平章事。是歲牂牁西南蕃來朝、開寶元年。帝九年、春二月。立皇后宋氏。詔舉人關食祿家者。委中書覆試。夏五月。詔諸州恤刑。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私財異居。

冬十一月饗太廟翼日郊。大赦。十二月朔日蝕。是歲大食國來貢。二年

春伐北漢親征圍太原不克。夏六月帝至自太原。是歲西南夷回鶻于闐來貢。三年春詔州縣民五千戶各舉孝悌德行純茂者一人。里閭遞審連署治裝齎詣闕。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夏四月朔日蝕。秋省州縣官增其俸。詔脩前代帝王陵被盜發者。冬伐南漢滅桂陽監歲課。是歲女眞來貢。四年春二月克廣州得南漢主鋹廣南平。南漢得國自劉隱事具五代志鋹嗣世而昏謬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盡忠惟閹無家室無內顧忠遂委政閹人龔澄樞與才人宮婢日夜爲淫戲帝介南唐主爲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地鋹囚唐使驛書答不遜唐上其書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伐之時南漢舊將以讒構誅戚宗室剪滅盡又自歲以來競宴遊城壁濠隍多飾爲宮觀池沼樓艦皆毀兵器

頓腐，美進圍賀州，鋹遣將王彥柔援之，美伏奇兵南鄉岸以待，彥柔夜泊岸，莫測也，晨登岸，方踞胡牀坐指揮卒而伏兵卒起，擒斬之，梟首示城中，遂破克之，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鋹遣將屯賀江禦之，而美徑趨韶州拔桂連，鋹聞之喜，自寬曰，韶桂連賀，本湖南地，今北師欲之，吾知其不復南矣，已，美攻韶州，鋹將李承渥將兵十萬禦之，陳蓮花峯下，漢俗故教象爲陳，每象載十餘人，執兵仗，戰必之陣前，壯軍威，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反踐承渥軍，軍大敗，遂拔韶，克英雄二州，進廣州北十里而軍，鋹用宮媼梁鸞眞薦其養子郭崇岳，以爲將，崇岳無謀勇，唯日祠禱鬼神，守柵塹爲固，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火攻之必亂，夾擊之可破也，遂分遣人，宵篝火造其柵燔之，天大風，煙埃溢起，南漢軍大崩，崇岳死，鋹遣使約降，而潛取海舶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發，宦者樂範與衞兵盜船走，龔澄樞李托，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盡，明日，鋹出降，軍入城，有宦者百餘輩，盛服來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是輩，悉斬之，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鋹至汴，帝簿責其反覆，及焚府庫罪，鋹歸罪澄樞托，明日，帝御明德門，斬澄樞托，釋鋹罪，授右千牛衞大將軍，封恩赦侯，冬十月朔日

麗。十一月郊大赦。是歲三佛齊來貢。五年夏以霖雨放宮女三百八十人。六月河決濮陽。陽武汴決穀熟。詔有習河渠事知疏導爲經久計兒重勞者許詣闕若附驛奏。九月朔日蝕。是歲高麗占城三佛齊來貢。六年春三月周鄭王殂。秋八月相普罷。普獨相十年專輩以私怨誣論馮瓚李美檝贓致之死廷臣多忌惡之帝幸其第會吳越使致海物十瓶置廡下倉卒未及屏開之普以海物對帝曰海物必佳命啓視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未發書實不知有金帝笑曰受之彼謂國家事繇汝書生爾普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秦隴市屋材治第聯巨筏下吏竊貨鬻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業厭怒之矣御史中丞雷德驤嘗劾普強市人田宅聚財賄帝怒嫚罵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怒提曳之貶知商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削籍流靈武子有鄰意普之使之也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下御史獄鞫實帝愈益疑普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分其權普不自安求

罷政、許之、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參政餘慶罷。餘慶幽州人、帝在周、更三鎭、皆爲賓佐。參大政、重厚簡易、嘗當國自專、餘慶退然爲之後。嘗忤旨、廷臣爭傾之、餘慶獨爲申理。尋疾免、爲尚書左丞、無何卒。

封弟光義晉王、班宰相上。門下侍郎居正、呂餘慶、中書侍郎義倫、沈同平章事。冬十月、葬周恭帝。行開寶通禮。是歲古城、交阯來貢。

七年。春二月朔、日蝕。丙戌、日中有二黑子。夏、河中饑。淮水溢泗州城。河溢安陽、壞民居、賑之。秋九月、伐江南。是歲占城、大食、三佛齊來貢。

八年。夏六月、彗出柳、歷東壁、三月乃滅。秋七月朔、日蝕。九月、狩近郊。詔州縣令佐察民孝悌力田、奇才異行及文武可用者、遣詣闕。

冬、都部署曹彬克昇州、得江南主煜、江南平。煜得國自王父李昪。昪爲吳相徐溫養子、冒姓名徐知誥者也。受吳禪、僭號、居金陵、復姓名、自云唐宗室後、國號唐。卒、子景立、困於兵

禀周正朔、事具五代志、宋興、景遣使入貢、帝幸楊州閱舟師于迎鑾鎮、唐主懼、遣子從鎰朝行在、乃班師、徙都豫章、卒、子煜立、事朝廷益恭、每出師、必遣使犒師貢賀、以嶺南平而懼、表請改江南國、請賜詔名、又貶損制度官號、而天子意未厭也、遣知制誥李穆諭旨、令入朝、煜恐見留、固稱疾不朝、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帥師伐之、加吳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或謂江深闊、古未有以浮梁濟者、姍笑之、若水請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當是時、彬等督荊南軍、破峽口砦、擊池陽、下之、克當塗蕪湖、軍采石矣、潘美以若水所造浮梁絕江、濟如履平地、軍白鷺洲、新林港、田欽祚克溧水、次秦淮、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取巨艦實葭葦、乘風縱火、拔城南水寨、又披其關城、遂圍金陵、時江南不用兵者久、諸老將皆沒、新進主兵者不知兵、顧易言兵、聞師命、踴躍陳利害、故一歲

而敗煜素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度人爲僧尼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皆成贅悅宋所遣少有口僧信重之稱一佛出世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羣誦講不恤軍以兵事屬統軍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無效死意獨欲勸其主速降未敢言偏裨有募敢死士夜縋城擊宋師者挟其背因之軍書告急莫得通宋師駐城下累月煜猶未知也一日煜登城望則宋師柵城外四塞旌旗蔽野矣始知爲繼勳所蔽收殺之亟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遣徐鉉詣汴求緩師鉉入見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陛下師出無名也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論辯不已帝按劍直視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宋令贇自湖口八號十五萬順流東戰擢將王明樹長木洲浦間若帆檣疑之逗遛不敢進而潛與諸軍合勢大破之吳越王又破唐常潤州於是彬遣人諭煜降曰毋苦一城生聚爲也猶不聽時大師圍金陵自三月至于八月久困矣彬柵守不急攻城中出徼戰乃擊之而城中日迫城且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不能愈惟諸君誠心自誓克城日不妄殺一

人、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籲天、誓不殺、彬歸稱愈、明日出視師、又明日城陷、兵不血刃、人頌慕歎、以爲三代王者之師也、唐相陳喬入見煜、請死、煜曰、此自歷數、卿何罪、喬出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于家、聚族死、先是統軍李雄、及子八人具戰死、而煜以反間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及是率臣僚詣軍降、彬以賓禮禮之、請入宮治裝、彬從數騎駐宮門外、以須左右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裁、煜治裝畢出、遂詣汴、得州十九、軍三、縣百有八十。是歲大食三佛齊來貢。

九年。帝十有七年、

春封李煜爲違命侯、曹彬爲樞密使、吳越王錢俶來朝、夏四月、祀圜丘、赦、帝至自西京。六月、熒惑入南斗、冬十月。帝崩、壽五十、上尊謚、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

始太祖既代周有天下、鑑唐五代之弊、主威不振、而天子之命下制於六軍、召親臣普趙問保國長世之策、普曰、陛下慮及此、天地神人之福

也本五季所以亂繇方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係世長治必徐奪方鎮權盡制其錢穀甲兵帝躍然曰已諭時宿衛將石守信王審琦具以翊戴功典軍嘗以爲言帝曰諸人吾腹心吾安之不吾叛也嘗曰諸臣碌碌臣亦豈憂其叛然其人皆非統御才脫令軍伍間欲富貴者萬有一擁爲變彼何得自繇哉太祖悟一日晚朝退夕矣召守信等宴宮中飲甚歡酒酣帝喟然歎諸將前請故帝慨然曰我非公等不至此然爲天子大艱難何渠若爲節度使之爲樂乎吾在位每竟夕未嘗一安枕也守信等愕然起請故帝曰今天命未有定人心莫

測也居此位者公以謂無危乎守信等皆前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大定中外臣誰敢有異心者何謂危哉帝曰極知公等無他腸藉令麾下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公身欲自免得乎皆泣頓首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可生之塗帝乃言曰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所爲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娛樂使子孫世世無貧乏耳公等胡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置歌兒舞女日夕歡宴怡天年朕與公等約世世爲婚姻令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稽首曰陛下念臣等及此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解兵於是各以散官就第奉朝請而所以慰撫賜賚之者甚厚已帝憐天雄帥符彥卿欲復令典兵曾屢爭不聽且宣敕曾懷之入復爭帝曰朕待彥卿厚不吾負也曾再對曰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帝默然命遂寢尋以方鎮肆虐民被荼毒遣中朝官有才望者百餘人領知州分治大藩已又置諸州通判凡軍民政務皆統治事專達與長吏鈞禮大州或二員已又以常參官彊幹者知縣事親民而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藩始藩鎮屯重兵務厚稅斂以自贍名上供名送使留州多自爲而上供者甚少民租入若他場務率親吏課視務掊克而輸貢無幾上下交病至

是詔遣使諸州歲監民輸租納場務課民始甦已詔州置轉運使諸州度支經費外悉輸京毋占留轉運使缺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節度防禦觀察使及刺史皆不與簽書金穀之籍於是錢賦權盡歸上矣始藩鎮擇州縣健壯卒爲牙兵厚結之自衞餘補伍天子不得調一兵至是命諸州縣各選所部兵諸才力武藝殊絕者送都下補禁旅之闕餘乃留州而獷悍之士畢隸於禁籍又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邊城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而將不得專兵帝謂宰臣曰人命至重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咸置不問何痛而不德也自今

諸州決大辟各上讞付刑部覆視已鳳翔節度使王彥超等及諸方鎮入朝皆五代宿將乘亂擅土者宴後苑帝從容勞之曰卿等國者舊而久勞於外非朕優賢敬老之意也彥超等諭意前奏乞骸骨明日皆進勳秩罷鎮奉朝請於是諸節鎮二百年專擅盤據諸宿弊盡根株拔矣初世宗詔均田未有定下詔言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濫愈甚今當精擇常參官敏幹慈惠者詣諸州度之又詔曰州縣課民種植定戶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十步長吏以春秋巡視為著令詔又曰世多

故義倉寖廢歲小歉輒失豫備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倉官所收兩稅石別稅一斗貯之備凶歉給貸故事三司諸場院獻羨餘粟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賞主者知光化軍張全操言吏非倍取尅與安得羨請蠲之詔罷獻羨餘初世宗詔營國子監置學舍未訖工建隆初學成帝親視學命繪先聖先師像屢詣學祀焉自爲孔顏贊書坐端餘令文臣分撰贊焉幸武成王廟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胡爲乎於此命去之帝他無嗜好退朝暇卽觀書雖軍中手不釋卷購遺書不惜千金謂侍臣曰方天下亂士庶奔走失學者从宜勸學

與教卿武臣皆令讀書務學毋面墻於是臣庶始寖寖貴文學事矣初定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各以次轉對其劄子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何以責廉與冗員而重費乎無寧省官而益俸也諸州縣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俸月增給五千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毋求備其守難進之節不願仕者勿奪其志試貢士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嘗敦素業繼自今闕食祿之家得舉者下中書覆試著爲令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援同光故事求領郡

帝曰用伶人爲刺史自莊宗失政朕豈當效尤不許宰相擬上州司馬帝曰州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何可輕授第當於樂部中遷轉耳命爲大樂署令桂陽上銀課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爲侵削深矣于朕衷縱未能捐金於山亦豈忍奪人之利桂陽監歲所輸銀課其減以利民初周世宗命大臣作刑統未頒行詔刻布天下盛暑詔諸州縣獄吏五日一簡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決遣毋留歲爲常寬竊盜死刑詔曰王者臨下以簡必務哀矜屬世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必濟之以寬竊盜本

非巨蠹近代立制重於律文何痛而不德也自今竊盜
贓滿貫足百者乃死幸洛陽詔鳳翔雍輝等州周文武
成康君秦漢諸帝凡二十七陵在焉州縣護視其被盜
發掘者有司備法服各一襲具棺槨瘞之禁興寺詔曰
古者一夫耕五人食然且有受其餒者今一夫耕之十
人從而食之天下何得不重困卒有水旱亦何歸資生
乎東南俗民游惰失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爲僧朕甚疾
焉節佛寺已廢於顯德中者禁毋得擅興諸廢政彌綸
備具類如此始天下分裂而南漢爲淫暴爲燒煮剝剔
刀山劍樹之刑賦斂繁重帝聞之太息曰吾當救此一

方民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多取子女金帛帝深以爲恨及遣曹彬伐江南諭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本念卿能戢下不爲民疾苦故遣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毋爲急擊也城陷日愼無殺戮即困鬬李煜一門切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江南平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寓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是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之初計下太原相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是爲敵受兵也請以爲後圖待諸國平即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然一日帝

以幽薊地圖出示普普閱圖訖起請曰圖必出曹翰翰曰然翰可取否對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者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因謀者謂漢言君與周世讐宜不屈我與爾無間何爲困此一方民若有志中原宜下太行決勝負不然毋久溷溷爲也漢主鈞諜報曰河東土地甲兵誠不足當中國之十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獨懼劉氏之不血食耳太祖哀其言故終鈞之世不加兵諸國既下必省饋

遺負滌煩苛賜乏之絕雪寃滯惠農厚下振拔人材一主於懷安巳念山前後十六州爲契丹有於大內置藏曰

封椿庫荊湖川廣諸所藉金帛若歲終會歲用之餘皆
入焉諭侍臣曰石晉割幽燕賂契丹使諸州淪爲異域
朕甚念甚痛之俟封椿滿三五百萬卽遣使往贖使還
爲中國民不然當散爲將士功賞冀必得終不令吾赤
子陷於左衽也嘗幸西京次鞏拜安陵賜河南民今年
田租之半至洛陽祭天地南郊都民垂白者聚觀感太
息相謂曰我輩少遭亂離苦不聊生不圖今日獲見太
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群臣諫弗聽晉王
光義力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
義問故帝曰吾欲西據山河之勝去冗兵循周漢故事

安天下耳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諸規慮弘遠如此

時天下畧定惟北漢銀夏燕未下於延慶環原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關南瀛常易棣各置帥以拒北敵晉隰昭義西山各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巡簡使無慮易制而恩遇如骨肉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欵洽之郡中關市租賦聽恣用不問其出入所回易免所過征稅得便宜制軍李漢超帥關南民有訟其強取己女爲妾及貸錢不償者帝召問曰汝女可適何如人對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

耶對曰無之帝曰漢超朕貴臣汝女爲之妾不庸愈於農家婦乎且漢超不在關南汝身家不自保於貨財何有責其人遣之而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爾爲也卽不足於用宜告朕何橫放病民爲耶漢超感泣郭進在西山令峻嚴帝遣戍西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有軍校自西來誣訟進不法事詔之情得送進令殺之至會有寇進激使之曰汝能訟我信有膽令虜至能奮殺虜乎汝有功貸汝卽不能亦與走惟汝矣卒踴躍赴敵竟破敵上其功帝愈益信厚之董遵誨者漢隨州刺史宗本子也帝

微時客宗本所遼誨憑父勢斬侮之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黒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騰去是何祥也帝不對與論兵語屈直視帝拂衣入帝乃辭宗本去及即位以宗本妻在幽州迎致優賜之召遼誨至謂之曰卿頗憶曩時紫雲黒蛇之事乎是何祥也遼誨惶恐謝伏罪授通遠軍使遼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朝廷威德皆感悅後數月虜來擾邊則率兵深入俘斬之夏州以安遇諸大將尤恩方伐蜀時大雪帝御講武殿服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冐霜雪御敵何以堪處即解裘

帽遣中使馳全斌軍賜焉仍諭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嘗圍太原都虞候趙延翰率諸廳衛士叩頭請先登帝曰汝曹皆朕所與備肘腋同休戚者也寧不得太原何寧忍驅汝曹冒鋒刃赴必死之地乎故自總戎以至於爲帝士卒畏愛能得其死力而當法不貸全彥昇以擅殺周侍衛韓通雖佐命終身不授節鉞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帝召問莊宗時事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增賜祿秩莊宗立隨所欲給之其所以失天下本威令不行賞罰無節之過也帝

聞之撫髀太息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天下不能用軍
法約士伍誠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
法惟有劒耳嘗簡川蜀兵徒銳者為宿衛號川班殿直
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比郊還行賞以御馬直從特給
賞川班直擊登聞鼓援例請賞怒曰朕之所與卽為恩
澤豈有例耶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諸軍廢其班帝
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煩學作而合新宮成御正殿坐
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太息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
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謂宰相薛居正曰朕夙夜畏懼
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當罷朝坐便殿不樂者

久之左右請其故曰屬乘快決一事而誤故中自訟耳嘗幸玉津園宴群臣醉旁御明日謂侍臣曰沉湎非令儀也朕昨醉之甚自悔獵近郊逐兎馬蹶墮引佩刀刺馬殺之已而曰好畋敗德馬何罪遂止不復獵一日於後苑中彈雀有上謁者稱急事問之帝亟見閱所奏常事耳怒詰之對曰臣以謂於彈雀猶爲急耳帝大感賜帛嘗大雨河決焚香禱天曰天災流行願當朕躬勿及民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非時政有闕而然耶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指相會對曰陛下臨御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苦雨爲災乃臣等失職所致帝曰朕實

卿輩當兢惕交修。當是時。帝以心膂遇普。時時微行詣普家。與計畫天下事。每退朝。普不敢脫衣冠而臥。一日天大雪。且暮矣。普解衣臥。已聞扣門聲。亟出。見帝立風雪中。惶恐走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晉王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出行酒。帝以嫂呼之。江南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入白。請無受。帝曰。受之。第薄賂其使者可也。既而江南入貢常數外。加賜白金五萬。如遺普之數。江南主駭服。以爲上君臣同體如此。又何可得間也。嘗讀二典。太息曰。方堯舜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來。犯大辟非情理

深害者多矣。貧亦謂宰相曰。愚下之人。不分菽麥。可矜也。不可虐也。州縣不能撫養。爲奇暴。朕甚痛之。黜贓吏棄市。獨未嘗貸也。宮中懸葦簾。緣以青布。御衣服浣濯者至再。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謂之曰。此與我。汝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而重惜爲。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更相效。尤京城翠羽價高。人爭捕翻。傷生必多。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奈何造此惡業之端乎。主慙謝。或請帝用黃金裝輿輦來者。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家。令宮殿盡以金銀飾之。力亦可辦。但念爲天下守財。不可妄用耳。苟自以奉養

爲意天下之人必有受其弊者亦胡寧忍此也周主宗訓殂爲素服發哀輟朝三日謚恭帝葬慶陵側慶陵者世宗陵也諸降王就道遣中使迎勞里益進比至以賓禮禮之優假秩祿賚及其宗親賜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以壽考終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帝幸講武池鋹先至以巵酒賜之鋹疑其毒也捧盃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全旦夕之命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終陛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是耶取鋹酒自飲而別酌賜鋹鋹大慙謝吳越王俶未

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命與晉王爲昆弟封其妻孫氏爲王妃留兩月而遣辭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歸視事命徙坐堂東偏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敢寧居乎每脩貢必列於庭焚香再拜而後遣

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者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不可得拒之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輒殺我終日侍不害也誠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然卿深居閉門何益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初昭憲太后杜氏生子男五人

及建國。惟晉王泰王存。太后疾。太祖侍湯藥。不暫離左右。太后疾大漸。謂帝曰。上知今所以得天下乎。帝嗚咽不能對。已對曰。祖考及皇太后積慶之力也。太后曰。不然。繇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謹受教。時趙普在侍。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帝命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金匱中。命謹密宮人掌之。帝友愛天至。而晉王自陳橋歸出時。實與翊戴功。所與謀議天下事甚衆。帝數幸其第。恩禮優渥。王有疾。帝親為灼艾。王謼暑。步尚

反帝亦爇艾自灸曰吾以分痛也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卒致國于晉王而崩史稱帝崩之明夕內侍王繼恩以遺詔迎王入踐祚或曰非也帝不豫王子夜召晉王入侍分左右屬後事人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離席有遜避狀帝引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而帝崩紀載異同以啓後疑至謂太祖不得正其終然太祖友愛禪讓本繇衷太宗無間隙而忽爲劉劭朱友珪所爲理必無之不足深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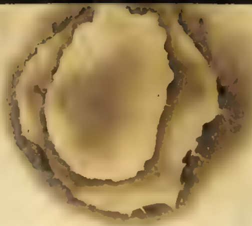
論曰自三代忠質文異尚而天道周漢祚鴻博唐運昌明至趙宋而仁厚立國殆幾于有周雖運世每下而天運之循環者一也革命之日朝無改官市不易肆削平僭國兵不血刃弔伐之意溢然諸禮賢任相務農興學

慎刑緩賦。恢恢乎有長世保後之規焉。雖其得國。視晉漢周何遠。而獨稱順守矣。然佐命諸將相視漢唐差省。故風烈微不競云。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天命孰能以一人兼將相而帝者哉。

太宗眞宗帝紀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改光義。宣祖第三子也。杜太后夢神人捧日以授。而生生隆準龍顏。仕周爲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封晉王。嗣統。開寶九年冬十月即位。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先皇帝子德昭武功郡王。德芳興元尹。尊皇后爲開寶皇后。改是年爲太平興國元年。赦。中書侍郎多遜盧同平章事。樞副昭輔楚爲樞密使。召緣邊

禁戍卒毋侵擾外境。群臣有論列。許實封奏聞。請面
對者亦引對。無壅。詔諸道轉運使察舉州縣官吏能否
等第。歲以聞。罷河東兵于講武池。遂幸玉津園。是歲遣使者如
遼告哀。遼使來帥來慶卽位。二年春[illegible]進士第。及第者百有九人。賜出身五百人。夏
四月葬永昌陵。祔太祖[illegible]于太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
○是歲河溢開封等八州。害稼。陝澶滄忠壽諸州大水。
興州江溢。汴濮州大水。冬十一月朔日蝕旣。勃泥占城
大食黎州兩林蠻來貢　三年春。吳越國王錢俶來朝。陳洪進獻漳
泉州。俶納土。封淮海國王　俶字文德。臨安人。吳越王元瓘第九子也。襲吳越王。宋初
貢奉加常數。帝亦厚賚之。賜功臣號。命有司造大第於
薰風門外。連亘數坊。儲偫什物畢具。名禮賢宅。待[illegible]朝
賜之。討江南。以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李煜貽書曰
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



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加守太師、九年、俶與妻孫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太祖遣皇子德昭出迎勞、召對崇德殿、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帝爲昆弟、及是俶來朝、宴長春殿、命劉鋹李煜與又平海師陳洪進來納土、相崔仁冀說俶納土、不且禍、俶左右爭言其不可、仁冀曰、斯庸得已乎、今去國千里、已在人掌握、非有羽翼何得去、俶乃表其境內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以獻、帝辭讓已而許之、朝退、將吏始知、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封淮海國王、授弟儀信並觀察使、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族屬僚佐、各授官有差、君子曰、百川宗海而爝火不興太陽爭明、則分定故也、天方贊宋、知幾者無咎、用壯者有悔、議者亦猶然以三代以社稷爲比聞之、豈不悖哉

詔職官贓罪、雖赦不得敘。（滑州黃河清）冬、孔子後宜襲封文宣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是歲、占城高麗夷州蠻來貢、）四年春、帝自將伐北漢。夏四月、攻太原、得其主繼元、北漢平。秋、及契丹戰高梁河、敗績。詔班師。帝至自范陽。（北漢得國自劉崇、崇有子）

曰鈞、有女女薛釗、而釗死、子幼、漢祖命鈞養爲子、曰繼恩、已女復嫁何、子生而何又死、亦命養爲子、曰繼元、皆冒姓、鈞嗣立、國小困於兵、憂憤成疾卒、繼恩立、繼恩卒繼元立、至是帝以天下大定、欲取太原、一封疆、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部諸將伐北漢、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原都部署屯石嶺、扼契丹援師、契丹使者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討、北朝不援當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已命沈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居守、而自將諸軍圍太原、漢求救於契丹、契丹師來救、進邀擊大敗之、以其俘徇城下示漢、漢人奪氣、繼元降、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墮其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徙太原民居之、封繼元彭城郡公、而天下僭竊盡平、帝以幽薊本中國地欲乘勝進取、諸將以師疲餉匱、不欲行、獨曹翰贊之、遂發太原、降涿易、進攻圍幽州、師敗績、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眞定而還、是役也軍置護軍爲姦利、師不得自擅、郭進以宿將戰功高、又剛烈、爲護軍田欽祚所窘、雉經死、以暴卒聞、不問諸將解體、又帝自將無專帥、無定畫而敗、

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賞平北漢

功。廷美進封秦王。潘美等進秩有差。是歲、占城、山後兩林蠻來貢、五年春。定差役法。分民戶為九等、上四等克役、下五等免、冬。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次關南。禦之。至大名。契丹退。帝至自大名。交州亂。是歲、回鶻、高麗、西南蕃蠻來貢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薨。交州師。見戎狄志、夏。相居正卒。居正、浚儀人、氣貌瓌偉、有至性孝、為相寬簡、不苛察、服丹砂、方奏事、藥發至殿門、飲水數升、歸吐氣成煙焰、卒、帝聞親臨喪撫之、哀子惟吉無行、帝深念之、問不肖子安在、比頗改節否、惟吉懼、面伏地、不敢起、因遂自勵為名人秋。九月朔、日蝕、前相會趙為司徒。兼侍中戶尚書。熙載石為樞密使。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百官上尊號樞密使昭輔罷。是歲、高昌、女真、回鶻來貢、遣使如渤海七年春。三月朔、日蝕、夏。樞密直學士偁。竇中書舍人贄。郭參知

政事。秦王廷美罷歸第。降涪陵縣公。安置房州。相多遜流崖州。相沈義倫罷。爲工部尚書。夏州留後李繼捧獻銀夏綏宥四州。弟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秋七月封皇子二人爲王。冬十二月朔日食。是歲淮漢諸水溢。關陝諸州大水。陽穀縣蝗。占城獻馴象。契丹主賢卒。子隆緒立。八年春正月。樞密使彬曹罷。爲天平軍節度使。二月朔日食。左諫議大夫琪宋參知政事。夏宣徽使顯王爲樞密使。秋參政贄罷。贄開封人。質厚。嘗奏事自言。臣受知遇不次。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姦邪。曹彬爲弭德超所誣。方爲解。以宿醒入對。罷。責授秘書少監。知荊南。工部尚書昉李參知政事。冬封皇子五人爲王。相普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參政琪昉同平章事。翰學士知開封穆李。翰學士都官郎蒙正。

呂翰學士知制誥至李並參知政事。是歲河決滑州遣澶濮曹衛東南入于淮穀洛瀍澗溢壞官民廬舍溺死者萬計溪錦敘富四州蠻來附占城山後兩林蠻來貢

雍熙元年帝九年春秦王廷美卒房州參政穆卒塞滑州決河作平河歌賜近臣蠲水所及州縣今年租夏乾元文明二殿災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改元立皇后李氏賜京師酺三日是歲龜茲高麗來貢

二年夏宴宰相近臣後苑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官三館學士與賞花鈎魚賦詩習射歲爲常秋楚王元佐廢爲庶人冬錄囚徒狩近郊親射所獲禽饗太廟○十二月鎮州山蠲相琪禹錫罷琪幽州薊人有文學事太宗晉邸而於相會親以見疑浮沉使府三十年周知人情通吏術相會後召一歲中起員外郎四遷以尚書入相百執事有求請多面折之以得怨琪娶高繼沖女廣南轉運使王延範於高氏有嫌任俠奸

方術爲卜者所逢云當霸一方遂潛蓄異志知廣州徐休復密上變告之琪禹錫入對帝倅問延範何如人琪莫測所以盛言延範強明忠幹可任禹錫助爲言帝意琪交通大疑之不欲暴其狀以好詠諮無大臣體罷守本官禹錫罷授左驍衛大將

是歲江南諸州饑賑之 交阯占城西南蕃黎州卯部蠻來貢

三年春參政至罷 至真定人方嚴簡重士罕登其門以疾罷爲禮侍郎

遣將分道伐契丹敗績還責將貶官 初三交屯將賀懷浦與子知雄州令圖好議邊上書言契丹主少國疑母專政寵倖用事請乘釁取燕帝以爲然命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出涿鹿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克涿州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戰未決部將荊嗣出其西暮薄之崖契丹兵投崖下衂已復合向張嗣請別遣二百人執白幟列平川身以所部五百騎疾趨之契丹見旗幟連亘疑大軍至而嗣戰疾力懼而遁重進乘之遂入[illegible]擒將美自西京入與契丹遇寰

州破降之下朔州轉攻應雲州皆克之當是時師大振
初諸將陛辭帝謂之日潘美急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
衆聲言取幽州持重行毋貪利輕進虜聞大兵至必悉
衆范陽虜不顧山後雲朔可得也得山後燕薊從可取
矣及彬等乘勝前捷至帝每訝其已速彬旣次涿州契
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壁不出夜令輕騎掠單弱晝以
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間絕糧道彬食盡退師援餉
饋帝聞之日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援芻糧者乎失策
甚也亟遣使止彬令勿前急引師沿白溝河與米信合
時潘美旣克山後州縣會重進東下欲合勢取幽州矣
彬部將聞握重兵不能有攻取爭請前彬不得已乃裹
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以輕兵來薄之伺蓐食擊離
伍單出者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而行時方暑乏水
泉軍渴漉淖而飲之四日至涿州困而契丹王隆緒與
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躡之
戰岐溝敗績軍亂行夜渡拒馬河虜追及乘之溺死者
甚衆趨易州瀕沙河而爨虜復至驚潰卒積死沙河爲
不流帝聞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
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西美副將楊業
戰陳家谷死之彬彥進信彥圭以失律貶官業追贈是

役也事始於賀令圖父子贊成於樞使顯而中書不言聞彬宿將名德而籌畧非所長文命帥多無統以故[illegible]契丹退封休哥爲宋國王示平宋立之嫚中國也

瀛州部署劉廷讓及契丹戰于君子館敗績廷讓軍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將趙[illegible]丹耶律休哥聞以兵扼要害邀戰于君子館天盛寒士不能彀弩圍數重廷讓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廷讓軍盡沒先是休哥[illegible]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願自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之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卽引數十騎逆之旣見休哥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日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鬬志契丹乘勝長驅南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帝聞下詔自悼而釋敗亡將士之罪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蓋一歲中師三敗因益愈懼兵而河朔終宋世不復矣

是歲劍州饑壽州大水濮州蝗賑之交阯黎桓爲靜海軍節度使占城高麗來貢

四年春詔申嚴考績夏慮繫囚

端拱元年帝十有三年春耕籍

田敕改元。澶州黃河清。相助罷。爲尚書右僕射、太保侍中。曾趙參政

蒙正。呂同平章事。戶侍郎洒。王參知政事。夏作秘閣。秋。

鄧王錢俶卒。俶、謙和不忤物、信釋氏、既納土、帝思遇隆厚。從征太原、獲繼元、帝顧俶曰、太原戰苦甚。民被其毒、卿保全一方以歸國、民不知兵、可嘉也。改漢南國王、武勝軍節度、改南陽國王、又改許王、徙鄧王至是詔使賜生辰器幣、俶宴使者、歡甚、暮有大星墜其寢、光燭庭、是夕卒、年六十、追封秦國王、謚忠懿、神宗時、知杭州趙抃言、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祀以太牢、今錢氏功德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非所以勸獎忠臣、慰民心也請墳廟在錢塘者、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臨安者、付淨土寺、歲度僧道士世守視、制曰可、賜觀名表忠、而宋與父子兄弟登制科者、惟錢氏爲盛云

國子監。契丹陷涿州。入祁州。是歲、李繼捧賜姓名趙保忠、爲定難軍節度使、繼遷爲銀州刺史、克洛施使、交阯高麗來貢、二年夏。旱。親慮囚。遣使決諸道獄。

秋、彗星出東井。○是歲、淳化元年帝十有五年、春。赦畿內欠
三佛齊、邛部蠻來貢、
元、受尊號、相會罷。爲西京留守、夏六月、太白晝見、是歲、京
秋七月、復見、冬十一月、復見、
師諸路大饑、河陽洪吉江蘄州大水。賑之、占城高麗交阯西南蕃來
貢
二年春閏二月朔日食、夏樞副齊賢。張監鐵使恕、陳參知政
事。直學士準、寇樞密副使。置諸路提刑。參政沔、恕罷。相
蒙正罷。蒙正爲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
察、然性苛少誠、謁見者好唱以甘言、皆喜過望
既而非允、人多怨之、又素與齊賢怨郄、及二人知政、沔
不自安、慮僚屬以中書舊事告之、會司諫王禹偁言宰
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都堂延接、私請、沔喜、卽
奏行、司諫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
追還前詔、沔遂罷、入見帝、涕流不願離左右、不許、未幾、
髮鬢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illegible]與沔
古善、密以告、意令其修舉、知古入自訴、帝怒、[illegible]
坐免、度支判官宋沆、蒙正妻族也、伏閤請立太子、[illegible]

率、帝怒、貶流官、蒙正坐累、免爲吏尚書、三日間、三事交發、帝連罷三相、有乘間毀之者、帝曰、蒙正有大臣體、沔明敏、恕有方幹、何可少也、毀者慙而止、守僕射尚書昉。李 參政齊賢。張 同平章事。翰學士給事中黃中。賈 沆。李 參知政事。樞密使顯 王 罷。爲崇信軍節度觀察使、樞副遜。張 知樞密院事。諫議大夫仲舒。溫 準。寇 同知院事。是歲、州郡三十二旱、虞鄉等七縣河溢、汴決、浚儀、邛部蠻來貢、女眞乞師伐契丹、不許、李繼遷表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趙保忠叛降契丹、三年春正月、京師雨土、二月朔日蝕、夏、京師疫、命中使挾醫行視療治之、置常平倉。秋七月。太師魏國公普卒。葬趙韓王。冬。詔諸道轉運使察舉所部官。有治績及貪猥不職者。備狀上。是歲、許汝等八州蝗、洛水溢、潤州丹徒饑、闍婆占城高麗西南蕃來貢、四年春正月。祀天地圜丘。以宣祖太祖配。赦。二月

朔日蝕壬戌、雨雪、蜀青城亂。相齊賢罷、爲尚書左丞、同知密院準。遜。罷。遜素與準不協一日晚準與溫仲舒聯轡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以劾準、準自辯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因互訐、罷。宣徽使周錫。柴知樞密院事。諫議大夫端。呂參知政事。秋。八月日蝕、朔、相昉。黃中。流。仲舒罷。昉流自有傳黃中、南皮人爲人端廉江南平知昇州行府署、見一室扃鑰甚固發視之、盡金寶也、立表上不私、爲相楨畏中書事多不決帝戒之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然、已過失大臣體、黃中不能改、以無建明罷、吏尚書蒙正。呂同平章事翰學士給事中易簡。蘇給事中知大名昌言。趙參知政事。周太后符氏殂。世宗后、是歲、江浙淮陝饑。河溢、壞澶州、汴溢、陷浚州。賑之、高麗來貢、五年春正月。趙保吉寇靈州命侍衛馬軍指揮使繼隆。爲河西行營

鈐轄都署討之盜李順陷成都閻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之復成都盜攻陷蜀八州襄王元侃爲開封尹改壽王知青州准參知政事幸國子監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

是歲趙保忠爲保吉所襲奔夏州指揮使趙光嗣執以獻保吉入夏州詔削姓名高麗乞師伐契丹不許李繼遷遣使來貢交趾大食來貢至道元年帝二十年春正月改元赦西川平初蜀亡府庫財悉輸汴蜀地隘民稠耕稼不足給吏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民益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與妻弟李順等聚衆爲亂日吾疾貧富不均今均之劫富家大姓令自實所有財粟據生齒足用外畢發賑時兩川大饑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疾縣令齊元振貪殺之剖其腹實以錢旁邑民失職者爭響應旬日間至數萬人無何小波戰死其黨推李順爲帥攻陷漢彭州進迫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奔梓州順據成都稱蜀王遣其黨四出破州縣蜀大震詔宦者王繼恩總兵分路進討之順攻

劍州、劍門都監上官正、獨率數百、勉激以忠義、力戰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與合擊賊、大敗之、斬馘幾盡、少府監雷有終、德驤子也、以同知兵馬出討蜀、進至廣安軍壘瀨江、三面樹柵、夜陰晦、賊奄至、鼓譟舉火、士大恐、有終安坐櫛髮、賊圍合、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擾、沉江死者無筭、於是順氣沮、而閣道無壅、先是知梓州張雍聞小波起、練士卒、募强勇、爲城守、葺綿州金帛實帑藏、督僚佐治戎器、伐木爲竿、銷鍾爲鏑、諸守械悉備、順率衆二十萬攻圍之、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捍禦之、賊不能下、退治攻具、城壯、雍遣兵五百出東門擊賊、賊赴鬬、雍縱死士下城扺、盡燔其攻具、長圍八十日、繼恩至、賊潰去、而城全、進復綿閬巳蓬劍等州、拔成都、獲順、磔鳳翔市、而繼恩頓師不進、爲宴樂、不念軍、縱所部肆掠、餘賊復陷州縣、勢復張、詔張詠知益州而定、語具詠傳

中

相蒙正參政易簡罷 蒙正爲右僕射、參政端呂同 易簡知鄧州、

平章事翰林學士洎張 **參知政事同知密院鍇**張 **知樞密院事開寶皇后宋氏崩** 不成服、以太后有元卿故、秋八月壽王

元偁爲皇太子赦。文武常參官子爲父後者、賜勳一轉。是歲占城涼州吐蕃西南蕃牂牁諸蠻來貢、封西南蕃龍漢璚爲歸化王、二年春祀天地圜丘赦。御史中丞昌齡。李參知政事。討李繼遷。師出塞還。時繼遷犯靈武、命都指揮李繼隆爲環慶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之、分道進、期抵烏白池、援靈武、廷召與王超至池、與虜遇、虜鋒甚、逗持重不戰、虜不敢追、而繼隆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不會師、不見虜而還、張守恩見虜不擊、廷召士困乏、終不能有擒獲而還、參政準罷。爲給事中、○是歲秦晉諸州晝夜十二震、大有年、處州稻再熟。三年帝二十有二年、春洎罷。洎全椒人、故江南臣、有文藝、性險詖而貪、江南主煜既歸朝、貧甚、猶時時丐索之、搯準知吏部選、洎掌考功、爲之屬、準年少氣銳洎老儒、夙夜坐曹視事、準嘗入、必冠帶、候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爲準規畫準心服焉、凡事之薦之帝、帝聞其在江南日、譖潘佑殺之、疑焉、會待詔尹熙古、吳郡人、直、皆江東人、洎善之、帝問佑何以見殺、熙古言、江南主忿其諫說太直耳、帝洗

然遂擢用既入中書奉準愈謹而於帝前面斥相端纖悉無訏謨端日洎有言不適揣摩陛下意爲容耳會帝欲棄靈武既中悔明日洎果疏言之不悅曰洎果中呂端所料已帝嫉準專寵衷洎慮同罷因奏事即發準醫謗帝怒罷準洎亦罷柳已成疾矣戶侍郎仲舒温禮侍郎化基王參知政事仲舒河南人於相蒙正同年生厚善及得政顧攻蒙正士論薄之化基真定人慕范滂爲人獻澄清畧柴禹錫有奴受人金陳恕欲因中禹錫帝引因訊化基爲御史中丞辯其誣帝感悟以爲長者遂大用葬孝章皇后葬踰制帝崩年五十九上尊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是歲大食占城來貢

帝沉幾睿斷儉勤好讀書重儒以明於治亂之統初即位創崇文院建秘書閣其中以古書遺逸尚多謂侍臣曰是教化之本也治亂之原也儆是何觀詔求遺書書大集命史館錄[illegible]書爲太平御覽一千卷

諸經史切治道語爲御屏風十卷日畫一卷以爲常宰相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謂秘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於外卽姦倖無自入朕他無嗜好惟喜讀書多通知古今成敗善者從不善者改如此而已王顯爲樞密使手軍戒三篇授之曰卿家世本儒屬喪亂失學今典機務當自力繼不能博覽第熟此亦免於面墻以宰相任總百揆而諸王幼詔朝會宰相班諸王上相葥謝不敢當帝曰相統百官漢法丞相體絕百僚藩邸之設奉朝請而已又朕諸子幼欲其知謙損之道故抑之毋爲辭當謂宰相言中書政本

當進賢才退不肖傅詢公議爲權衡世治亂在人賞當
功罰當罪即天下治謂爲滋喜怒之具則亂也又曰士
未達時見當國者失道必慨慨于心及列有位得獻替
自展乃恣心不露道何也政闕失必竭忠盡言毋顧
諱即言未盡當必僉議擇善而從之朕何敢使人不得
自盡也又謂相曾言舜戒羣臣無面從有後言伊尹耻
其君不爲堯舜卿必念之蓋重相知此以翰林爲文學
論思官飛白書玉堂之署爲堂額賜之學士缺大臣薦
張垍帝曰必畢士安垍才藝踐歷誠不減士安第行履
不及而任翰學士者往往以得相後遵用焉京朝官考

課。日令所司具殿歷功過狀。奏引對。曰既得漸識群臣。且使有政績者樂召對。負殿累者慙問質也。下詔言。虞考績以三載。漢奏課分九等。諸州道府縣官及縣簿尉。於吏曹給御前印紙曆子。俾所司日書其功過秩滿。用爲殿最考。又詔言。朝臣掌州專外所爲。給印曆者。責舍惡無隱。殿最畢書。得滿時行考也。如聞官吏朋黨比周。相容蔽。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其較析焉。又詔申勅。每選官雖一命以上。必召對。便殿親與語爾。吉越次賞。送中書審詳履歷聽進。止尤重守令。詔諸道轉運使察舉所部有治績者以名聞召對。增秩其貪猥不職

者備狀上決之分遣近臣巡撫有可惠民者便宜行親民官覽否具條上詔令未便者附傳聞作戒辭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立石於州縣治所儆焉二年旱帝以為刑獄冤濫所致錄繫囚遣使分道決獄於諸州是夕雨彗出東井帝避殿減膳赦是夕彗滅已歲旱蝗甚帝手詔宰相欲自焚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滅以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置審刑院禁中讞之貴親錄京城囚至日旰近臣以節勞請帝曰儻獄訟平允枉濫得雪朕深用為適何勞之有遣京朝官出諸州就鞫臨諭曰無滋蔓無留滯歲饑民持梃掇券富室取其

粟坐棄市帝謂使者曰平民也饑甚起相挺求饘糧活旦夕豈足深罪哉事發時法宜嚴坊亂今往矣宜末減毋令與強盜同科或有言汴漕運卒多私販鬻者請禁帝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篙師舵工苟無妨公務即少販鬻庸何傷其勿問宴邊帥北苑醉有忿爭失儀者侍臣請屬吏弗許翌日詣請罪帝曰朕非醉不省也釋不問中書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請得繫學士銜帝曰學士官清切朕嘗恨不得爲奈何授宦寺乎不許巳王繼恩平蜀還中書請除宣徽使帝曰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不可固以請命學士院議別創宣政使銜授之有內侍乞

增俸給十千。嫌少，帝怒曰：朕昔為僕，奉官俸纔止十千。爾顧少之耶？幽之。改左藏封樁庫為內藏庫。詔諸庫藏緡、權衡，取羨餘者處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惡其惑衆，命配流。謂宰相曰：近諸所建寺觀，很冗僅十椽以上輒請名額，詐閭閻為姦欺。詔天下寺觀非舊著籍者毋新建。方帝即位初，藝祖禪讓大德深結於中心，下詔言：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制曲防，物有經紀，當謹遵承，以初為常，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又詔言：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有不順父母，異居別籍，御史臺糾察。當是時，太祖及秦王子女，詔並稱皇子、皇女，示一體。

而武功王德昭長子惟吉纔六歲留禁中日侍食篤恩
後四年伐北漢武功從帝微行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
在諸將洶洶訟謀立德昭會知帝處而止帝聞意不懌
及還汴以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疑其結將佐
心也大怒直視之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驚
懼以爲上猜之乃至此即自刎帝聞驚悔抱其屍哭曰
兒癡乃至此耶追封魏王方始開國時帝及相會實與
推戴功秦王廷美帶與也太祖在位帝與謀盡天下事
甚夥秦王帶與聞又剛愎諫時與帝相失本爲太祖世
嫡者德昭昭憲遺命終歸之德昭子惟吉出閤凡邸第

車服賜予帝命與諸王等亦獨以德昭已而德昭歿岐王德芳薨卿致國無所屬而秦王有次及之勢頗恣驕天子弗善也而廷美意不自安與相多遜及諸外人陰相結爲周方太祖時學士盧多遜於相普隙譖普傾晉王深搆之開封府推官宋琪出入普門下惡之白太祖出琪護國軍判官普罷相策太祖孝友必且立晉王恐讒遂成至河陽上書自訟曰外人譖臣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表藏金匱中中外莫知也帝卽位普從廢多遜益設形似毀短之奉朝請數年不見答鬱鬱不得志會晉

即楷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等密告秦王驕恣疑有變帝以普預顧命手詔陰問之普大喜即自言願備樞軸以察變且自頌預顧命本末及表自訟事帝惻然於禁中發金匱得誓書及表讀之則大感以為普密揃護已豈不之知也立召入謂之曰卿毋以往事介意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業已知四十九年之非矣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公普既復相諷多遜令自退而多遜固權位冀後且得間恐一旦失勢遂為普摘齕之也不肯退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白發之責授兵尚書後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學士李昉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

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屢遣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與相唯諾因遣之弓箭獄具下百官議於是相普等言廷美多遜爲咀咒顧望罪大逆當誅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白德明及徒黨斬於市廷美罷歸私第其子女落皇子公主之號巳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悔過而望請徙遠郡防他變詔降封涪陵縣公徙房州先是帝計以長欲以天下傳子孫而頗以昭獻顧命爲疑以問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於是帝遂決而廷美得罪普籍令

太宗重賜憲命傳秦王亦且必亂諸樊兄弟先之矣故非常之原聖人窒焉春秋之義立子以嫡所以大居正而已亂也。

多遜涉經史、能文、敏給、好任數、發多奇中、官史館時、聞太祖取書史館中、預戒吏先白、則取帝所讀書、通夕覽明日帝有問應對畢給也遷知制誥、以傾晉得相、稱臣章奏必先白、然後通文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恩澤、其專恣如此、太宗踐祚會子承宗知澤州、娶燕國長公主、詔歸闕成昏未踰月、多遜卽白遣歸任、知邕州候仁寶會女弟夫也守邕九年不召仁寶恐歿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取、願乘傳詣闕陳狀帝喜、驛召之、多遜曰、交州內擾、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謀必泄、蠻預爲之備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萬全帝以爲然、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別命將討之、仁寶邑邑以竟歿其不能會地至於此、及是流崖州、食道傍逆旅、有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悅之、問嫗自何來、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子任官、令相盧多遜令枉法奉已、吾子不從、多遜中之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盡、惟老身存耳彼盧

相媢嫉恃勢恣行無忌終嘗且南竄幸未成猶及見之也多遜慙趣駕去初多遜父億爲河南府服用儉素及多遜貴而後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而一旦暴貴吾未知所稅駕矣及多遜傾普潸然泣曰普元勳而毀之我老病不與其敗幸也多遜敗不能及於難始李符既搆成延美罪而多遜敗崖州符密白普曰朱崖遠而水土頗善春州近然至者輒病不若令處之普不答無何符坐附弭德超得罪普欲殺以滅口卽以符知春州歲餘卒故天道好還也延美既得罪天子欲爲普泯其迹使若事不繇普然以使相鎭河陽帝賦詩賜行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臣刻石當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動容翼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少與同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政擇善地處之因詩導意昨行朕爲墮淚也宋琪等對曰昨普至中書爲臣言感激流涕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今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矣已復召三入中書普練於世事善幹旋樞密使曹彬爲弭德超所誣帝頗惑之普力爲辯雪後事白帝甚慚悔普對曰陛下以德超才而用之已察彬無罪而雪之益彰盛明何謂悔乎帝爲釋然工侍郎張齊賢爲帝所拔識得相已罷廢普復召爲帝言齊賢

受特知、登密地、識者咸以謂宜爾、今獨以奏對失吉出外、夫吉國家大計、非旦夕可效、必久遠乃見、惟陛下幸察、於是所讚得復召、祖吉以典鞮犯贓、郊大赦、特命無赦、會曰、吉抵罪固當、然國家卜郊肆青告休禪明、奈何以吉故廢赦令乎、乃得貸、內侍陳利用、以幻術幸、驕不法、會捺其十罪、請行誅、命配商州、會力爭如法、帝曰、豈以朕而不能庇一人乎、會曰、不誅、亂天下法、法可惜、一豎子豈足惜哉、竟賜死、會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晚歲朝歸第、必闔門啓篋、發書諷出輒竊之、既卒、家人發視、則論語也、嘗自言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平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定太平司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年、未嘗為親戚求恩、嘗戒子弟言、吾書生逢時運在位踰分矣、誼以身許國、爾曹宜各勉自敕、勿放恣重吾過、然性猜意忌、善迎上意挾詐數為趨避、又頗黷貨利、視先代元功、不無少愧焉、薨、謚忠獻、追封韓王

楚王元佐者帝長子也、少聰警、射命中、為帝所鍾愛、秦王廷美遷房州、力營救不得、為憤懣失心得狂疾、帝為赦天下、冀已疾而

疾彌進不衰。已必間慫。雖爲暴戾。雍熙元年秋九月九日。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與。諸王宴罷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不與。是獨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念欲廢立未決也。適鄆州判寇準入見。語之故。準曰。事儻得已乎。帝曰。迹元佐所爲。他日必且爲桀紂。安得已。準曰。卽如是。日祀事上。第令南宮攝行禮。宮僚必盡從。陛下以其間入宮案驗。果有迹爲天下廢之可也。帝從之。楚王出。上入宮。得宮中淫刑器甚具。乃廢爲庶人。徙均州。以之儲位未有定。中外無敢言。準自知青州召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裳示之。且曰

卿去國从亦猶然念朕乎頓首對曰臣犬馬何敢忘廢捐職守不得至都耳因請帝立太子重宗廟帝曰朕諸子孰可者準曰主臣陛下爲天下擇君誠慎誠重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聖慮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从之屛左右曰襄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卽以時定立襄王爲皇太子太子既廟見京師人擁道聚觀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頗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聖德在人心之效社稷之福也非然何以得此帝悅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帝乃出延準歡極歡而

龍。初帝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卒命相。

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以考功郎使高麗風暴折檣一舟人怖恐端讀書如在齋閣中帝嘗遣中使即訊使者至端起迎使者曰有詔即訊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免冠使者曰何至此端曰天子遣即訊即爲罪安敢以冠裳對制使邪即下堂隨問條對詳備度如此及爲相靖簡同列奏對多異議端嗒然其間帝聞手扎諭中書自今軍國事必端詳酌乃後聞李繼遷數擾邊保安軍獲其母帝召樞使準與計欲誅之準過朝端從容曰上事上戒君勿言乎準曰未也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關軍國大計端備位不可不知也準告之故端曰今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之保安軍北門矣端且安之欲有請也入言於帝曰昔項羽得太公置俎上欲烹之高祖欲分一桮羹以爲舉大事者不顧其家也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殺之度繼遷明可擒可矣脫未然徒堅其叛心使得以爲名太宗曰爲之奈何端曰以臣愚計之宜置于延州養視之以招來繼遷即不降可因繫其心帝撫髀稱善

及帝不豫。端日從太子問起居

疾大漸端入禁中見太子不在侍疑有變則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亟入侍時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業與大臣謀立楚王元佐及帝崩繼恩以皇后命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齋閣簡太宗先賜手詔出反鎖之閤中置守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何如端曰先帝豫建太子正屬之廟社今安敢有異議乃奉皇太子至福寧宮入即位垂簾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已乃帥群臣下下拜而

皇太子恒即位是爲眞宗

眞宗皇帝諱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李賢妃得異夢生帝開封府邸赤光照室足



右揃有文成天字、初名德昌、封韓王、改名元休、至道三封襄王、改元侃、封壽王、立爲皇太子、改今諱、年春三月卽位、夏四月、尊皇后爲皇太后、赦、相端呂加右僕射、皇弟六人並進封、尚書右丞至李禮侍郎沆李參知政事、以青宮恩中外群臣各進秩一等、立皇后郭氏、禁獻祥瑞、參政若水錢避位去、追復涪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秋、鎭海使彬曹召爲樞密使、西川亂、廣武卒劉旰作亂、招安使上官正、鈐轄馬知節討平之、冬十月、葬永熙陵、追尊母賢妃李爲皇太后、詔轉運使敕長吏勸農、是歲、進封交阯黎桓爲南平王、復趙保吉姓名授定難軍節度使、咸平元年春、正月、彗出營室北、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慮獄、因開進士諸科淳化末停貢擧、五年、夏、五月、朔、日蝕、旱、蠲天下逋

貧宼開封民田租冬十月朔日蝕相端至罷端爲太子太保至爲武勝軍節度使兵尚書齊賢參政沆同平章事兵侍郎敏中向參知政事許群臣獻著述令兩制銓簡是歲定州雹傷稼賑之吐蕃酋領來朝獻馬二千匹茸州回鶻西南蕃黎州山後蠻來貢二年春詔侍從舉升朝官可守大郡者各一人詔御史臺糾百官比周奔競弗率者早求直言夏樞密使魯公彬薨秋葬曹武惠王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及遠年逃亡田充横海節使顯王爲樞密使幸國子監還幸崇文殿大閲於東北郊九月朔日蝕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以太祖太宗配赦契丹入寇帝親征詔行次頓舍毋取給州縣十二月幸大名是歲江浙廣南荆湖

旱。嵐州春。霜害稼。賑之。汶州蕃族首領、邛部川蠻西南蕃古城大食來貢、三年
春。契丹退。二月。帝至自大名。詔從臣舉升朝官堪邊任
者各一人。顯罷。顯給事晉邸、得用、在位厚庇胥吏、齷齪自固、罷知定州宣徽南院
使瑩。周北院使繼英。王知樞密院事翰學士旦。王同知
院事。三月朔日蝕冬。益州軍亂。平之。初神衛卒戍益州、都虞候王均董福將之、御衆
無法、好飲博、兵馬鈐轄符昭壽、恣侵虐、士胥怨、以元日
殺之、挺爲亂、益州官吏賀正歲、聞變、知州牛冕、轉運使
張適、縋城走、都巡簡使劉紹榮、前格鬬、叛卒欲奉之、紹
榮挽弓矢罵曰、我燕人、棄虜歸朝、豈與爾同逆耶、遂通
害、監軍使激王均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均至、叛卒即
擁均爲主、遂僭號、改元、署官吏反、事聞、命戶部郎中雷有
終爲川峽招討使、石普等爲巡簡使、討之、上官正楊懷
忠皆隸焉、盜陷漢州、進攻緜州、不克、趨劍州、知劍州李
士衡前度賊必至、徙官帑清野、待寇至、逆擊、大敗之
走攻蜀州、知蜀州楊懷忠、調民丁中會諸巡簡兵迎

文敗之。都巡簡張思鈞復漢州。盜走保盆州。閉城自固。有終師至。賊出戰敗。固守一日。忽開城僞遁。有終等意賊困走。無他虞。帥兵入。而盜閉關發伏。布脉楊路口。官軍不得出而殲。有終等緣堞墜。以僅免。師退保漢州。[illegible]州民以者。賊皆[illegible]以恐衆。少壯者刺手背。髡黥之。令[illegible]城。而均自將分路襲王師。顧大敗。單騎走還城。撤[illegible]門。有終與[illegible]正等環城四面攻圍之。均大[illegible]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走。有終疑中有伏。入城。縱火[illegible]受僞署者數百人焚殺之。均亡走富順。適富順[illegible]纖。會方設具僞宴。而均至。醉飲之。醉。楊懷忠追及之。[illegible]旗鳴鼓帶入。衆皆譟。不能與。均在監署窮促自縊。[illegible]取首[illegible]獻。而蜀平。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illegible]州。[illegible]只被酒失儀。[illegible]免爲兵尚書。舒近郊。是歲繼內江[illegible]濟[illegible]簡州水。賑之。高麗大食高州蠻來貢。四年春。行尚書僕射蒙正呂參政敏中向同平章事。參政化基罷知楊州。同知樞密院旦王。諫議大夫欽若王參知政事。亳州貢白兎。

不受。汰冗吏。頒九經于州縣學。十二月、太白晝見、是歲。河北饑。梓州水。賑之。趙保吉復叛、契丹入寇、鎮定高陽關部署、王顯大破之、回鶻丹眉流龜茲撫水州蠻來貢、夏州蕃族訛遇等內附、五年春。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秋。七月朔日蝕、相敏中罷。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詔無得貿、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婦柴將攜貴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求娶己、不許、故陰庇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適喪妻、不復議婚、鹽鐵使王嗣宗素忌之、入對、帝問敏中求娶柴也、有諸、對曰、無之、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定未納采耳、帝以敏中前言為面謾、罷為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是歲。都城大雨。壞廬舍。河北饑。賑之。沙州來貢、六谷首領潘羅支來貢馬、給其值、六年夏。契丹入寇。執副都部署王繼忠以歸、五月、太白晝見、秋。八月、又相蒙正罷為太子太師、冬。十一月、雨木冰、有星孛于井鬼、○、是歲、三佛齊大食西涼龍野馬族來貢、景德元年

帝七年。春正月改元赦。丙申京師地震辛丑震丁未又震皇太后李氏崩。夏詔轉運使代還日條所經畫事以聞。六月暑甚罷役賜暍者藥秋

相流薨葬李文靖公有傳參政士安兵侍郎準同平章事樞副繼英爲樞密院使詔翰學士舉文武官可任藩翰者各一人契丹入寇帝親征欽若出判天雄軍契丹攻威虜順安三軍都部署擊敗之斬將攻北平砦攻保州。敗績契丹主攻定州求平冬十一月詔使安集河北民。

契丹犯澶州將鐲帝幸澶州渡河。十二月朔日鐲契丹來輸平。

帝至自澶州是歲江南東西路饑陝濱棣州蝗賑之。潘羅支集蕃部擊趙保吉敗之保吉死羅支使來獻捷交阯蒲端占城大食龜茲來貢 二年春以和

戎赦天下置國信司欽若罷幸國子監秋復制科八月有星孛於紫微冬十月相士安卒葬畢文簡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是歲淮南兩浙荊湖北路饑京東蝻閩颶風壞廬舍賑之歸幣于契丹契丹來賀承天節又使賀明年正旦歲爲常夏州西涼蠻來貢三年春詔諸路置常平倉相準罷爲刑部尚書參政旦王同平章事尚書左丞欽若王兵部侍郎堯叟陳知樞密院事諫議大夫安仁趙參知政事幸崇文殿冬十月葬明德皇后崩再閱歲矣是歲京東西河北陝西饑賑之嫩娥族帳內附交阯亂詔安撫趙德明奉表歸款西涼高谿風巴谿峒諸蠻來貢四年春正月帝幸西京謁諸陵賜處士楊璞繒帛三月還都夏四月皇后郭氏崩日獨五月[illegible]

莊穆皇后宜州軍亂殺知州劉永規切判官盧成均反閤門使曹利用等將兵討平之

復置諸路提刑官幸崇文院詔翰學士舉常參官可知

大藩者各二人大有年是歲交州黎龍廷來貢封交阯王賜名至忠河西六谷夏州

沙州大食日域蒲端西南蕃溪峒蠻來貢大中祥符元年帝十有一年春得天書

左承天門赦改元作玉清昭應宮天書降泰山冬十月

帝如泰山饗帝圜臺明日禪社首作會真宮百官加恩賜天下酺

三日十一月幸曲阜謁孔子廟幸孔林還宮群臣上尊號

宰相親王進爵群臣進秩有差是歲契丹西涼甘州三佛齊大食西南蕃來貢二年春幸昭

應宮是歲雄霸鳳三州水雄州蟲兗州霖雨無爲軍大

風昇州火賑之于闐西涼府西南蕃羅㟙州蠻來貢三年春出綏撫十六

條領江淮南安撫使。冬、陝州黃河清。十二月再清。是歲、江淮旱、陝西饑疫。昇、洪、潤州火、賑之。交阯大較李公蘊、殺黎至忠、使入貢、封交阯郡王。契丹來乞糴。詔雄州州糴粟二萬石、賑之、四年春。幸華州、祀后土汾陰。赦。召草澤李瀆、劉遷、鄭隱、李寧、賜茶藥束帛、宴虢州父老於湖城行宮。如西京、謁諸陵。夏四月、還都。用親王以下、進秩有差、詔州置孔子廟。上五嶽帝號。參政拯罷。知河南府。是歲、江淮南水、畿內蝗、楚泰州潮害稼、京兆旱、河北陝西劍南饑、賑之。占城貢獅子、五年春、雨木冰、河決棣州、秋八月朔日蝕、作會聖觀、祠五嶽、參政安仁罷。安仁質直純愨、與物無競、人未嘗見其喜慍、爲欽若所傾、免爲兵侍郎、尙書左丞欽若王、兵侍郎堯叟陳、爲樞密使、閤門使知節馬、爲樞密副使。戶侍郎謂丁、參知政事。冬、建

昭殿聖祖降見異敎考赦上尊號作景靈宮立皇后劉氏是歲江淮兩浙旱饑賑之交趾并州西涼府溪峒蠻來貢六年春禁內臣出使預公事秋除農器稅冬十二月朔日蝕是歲戎瀘蠻平龜茲西蕃高州蠻來貢七年春正月幸亳州謁老子太清宮建應天府爲南京故宋州作鴻慶宮二月還宮赦相親王進秩欽若堯叟知節罷以加節摘發欽若忿爭故兵尚書簡較太尉準爲樞密使冬玉清昭應宮成作元符觀是歲淮南江浙饑除租交趾李公蘊使來獻蠻捷夏州西涼府高麗女眞來貢八年春謁玉清昭應宮樞使準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欽若堯叟並爲樞密使夏六月朔日蝕是歲坊州大雨河溢陝西饑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貞靜先生高麗東女眞注輦回鶻占城角廝囉西蕃來貢九年春詔

皇子就學資善堂。秋詔天下官職田無擾客戶。遇災沴蠲租。參政章旻罷。翰學士刑侍郎彭年陳翰學士兵侍郎曾王給事中諫議大夫知白張並參知政事。罷諸營繕。是歲諸路大水。隕霜害稼。賑之。延州蕃部饑、邊貸穀。夏其西蕃邛部川後蠻來貢、

天禧元年帝十二年春正月改元。詔玉清昭應宮薦獻皇天大帝寶冊袞服、上聖祖寶冊、上太廟謚冊、赦。宰相親王以下悉進秩、定宗室子授官制。秋相旦罷以疾請解機務為玉清昭應宮使、欽若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參政曾罷為禮侍郎、翰學士給事中迥李參知政事。宣徽使知節馬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京城大雪。罷工役。給貧民粥。瘞疾者。是歲諸路蝗螟。戎軍風雹。賑之。封交阯李公蘊為南

平罷王三佛齊龜茲來貢二年夏樞使知節罷爲彰義軍、觀察留後作祥源觀。詔諸州存恤孝弟力田者。京師民訛言帽妖至、捕爲邪人、默槃等棄市彗出北斗魁立皇子昇王壽爲皇太子更名禎赦。百官加恩以李迪兼太子賓客賜京師酺參政知白罷。是歲河北東西饑賑之。占城并州谿峒黎州山後蠻來貢辰州討下溪州蠻大斬獲、三年春三月朔日蝕、夏欽若罷。坐與妖人、通判杭州、使相準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吏尚書謂參知政事。秋得天書收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同知密院利用曹參政謂丁竝樞密使是歲河決滑州江浙及利州路饑賑之。富州蠻酋納土、郡之、高麗女真來貢四年春二月帝不豫相僕射敏中卒葬向文簡公夏四月、西南方有兩月重光、相準罷。爲太子太傅、京城大

雨水壞廬舍強半、吏侍郎迪同平章事。樞密中正。任曾。王參知政事。減水八州縣租。相謂迪罷。謂復留視事。詔軍國大事親決。餘委皇太子同兩府參議行。樞密使謂兼太子少師、拯兼少傅、利用兼少保。是歲龜茲甘州回鶻來貢、五年秋七月朔日食。月熒惑犯南斗、是歲京東西淮浙水、賑之。吐蕃唃囉來貢、降高麗來貢、乾興元年帝二十有六年、春正月。改元赦。帝崩。上尊謚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帝弘恕有大度。始即位。欽天畏相。怛然憂民之患。彗出營室北。相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除天下逋租千餘萬。度支督天下逋欠、自五代來、相沿未已、判官專實古將奏蠲、司官王欽若聞之、一夕勾較竟先奏遂得蠲而帝遂器重欽若、釋繫囚三千餘人

人沈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相端每入
對帝拱揖不名呼以官端姿儀瑰大宮庭陛峻令梓人
爲納陛便焉已知相沆贊倚毗之間治道所宜先論姦
邪難辯皆深慮翰林學士旦入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
致太平者此人也夫置翰林侍讀[illegible]學士設直廬秘
閣召吏部詢訪修太宗實錄改侍[illegible]士李宗諤名上
帝曰先帝時宗諤父昉在中書甚久而宗諤頗史事當
爲父隱何以示後命別簡田錫自集賢院知泰州以星
變疏時事即召對將行謂之曰卿第去朕即召卿事當
面者聽乘[illegible]起關奏尋召爲諫議大夫過舊臣曲有恩

意樞副楊礪卒帝以青宮恩念礪清謹冒雨臨其喪礪
所居委巷駕不前爲步進相端蹙諸子不肖質第宅於
人帝聞立出內庫錢贖歸之召諸子入見令內侍省以
僦課給其家仍案其妄費曹魯公彬疾帝臨視問欲言
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然此事朕
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則久遠之利
彬頓首曰幸甚此社稷之福也夏寇邊經畧使齊賢請
募江南丁壯以備邊帝曰必搖人心且是使南方人遠
戍于西之鄙也寢其奏已相沆薨翰學士士安以青宮
恩參大政入謝帝曰未也朕行且相卿士安頓首曰臣

駑下不足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
也帝曰聞準剛使氣難任頓首而對曰準方正有大節
其素所蓄積常思忘身徇國秉道而嫉邪朝臣罕出其
右者獨不爲流俗所喜耳今天下民蒙休德涵養安逸
而西北跳梁必且爲近憂如準者正所宜用也帝悅曰
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以本官與準並相會契丹入
寇準策虜必深入遂請帝親征請駕渡河幸澶州北城
懾敵契丹懼請平準請邀使稱臣獻幽州地以和契丹
屈而南北稱兵諸見戎欽若中於是按邊要擇守以李允則知
雄州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放散河北諸州民

壯蹋農令有司市牛種給之耕罷諸路行營令鎮定爲一路省部署鈐轄都監使臣而下官二百九十餘員減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通互市招流亡葺城池廣儲蓄河北輯寧士安準之力也

○士安字仁叟代雲中人少好學事繼母祇以孝聞祇命之曰學必得良師友乃成遂與俱遊宋又如鄭與鄭賢士楊璞歸丕劉錫等爲友因遂爲鄭人第進士太平興國中歷監察御史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便養改監汝州稻田務知台州上言吳越所上民課賦多歸命時有司張後數爲功今湖海東一宜安輯請以舊籍爲斷詔從之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端拱中詔王傜各獻所著文帝得士安文大喜之以本官知制誥淳化初入爲翰林學士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召爲府判官爲皇太子兼右庶子及即位命權知開封及是相贊帝親征忽遘疾太白晝經天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占爲大臣憂士安[illegible]書與寇準曰上親征宜從[illegible]能今大討已定君[illegible]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足矣[illegible]

瘞追扈于澶淵明年入朝堂疾暴作遽卒帝臨哭廢朝者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士安端方清雅有沈識所至以勁正稱居位無黨援仕至宰相四方無田園居第未終喪家用已屈帝聞賜白金五千兩賻焉○準華州下邽人字平仲少不修小節愛飛鷹走狗母夫人患之不勝恚舉秤錘擲之足流血繇是始折節從學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臨軒問進士年少者往往罷令就學或教準增年以應準答曰初求事君顧當欺君耶以質對既得第爲鄆州鹽鐵判官應詔陳利害無諱帝器重之召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入內準輒引帝衣請還坐決事帝意解嘉歎之曰朕之魏徵也淳化中大旱帝延近臣訪政事得失或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如影響今大旱蓋刑有不平也帝怒起入內頃之出獨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二府至準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得法受賕吉贓少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十萬止杖仍復官非不平而何帝問沔沔具服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用即拜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會與知院張遜搆而罷出知青州後帝以準畫廢楚王顧厚準既行時念之已召參大政定建儲及是得相決親征在軍常專

制獨決事竣前自[illegible]日、使臣一一用詔令從事、事豈得
速解哉帝笑勞焉還朝、眷遇益厚、準益恢廓自信、居
之不疑在中書選員缺、輒補、諸舉措自任、同列咸不悅、
嘗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進準日、宰相所以器百官、若
用例一吏足矣、何謂進賢退不肖哉、卻不視、而謗怨
始此準始貧、母養不豐、既貴、母已亡、撫足稱鍵痕、輒流
涕、為樞密直學士、召賜乳母金、乳母泣日、太夫人存時
家貧求一縑作衾綫、終不可得、豈知有今日哉、為慟哭
者終日、蓋二相所以
就于成者、母之力也
當是時、宋興四十有餘年矣、君相
泰和、百官奉職、吏無廢賊、風俗樸素、兢兢於所以為治。
四方有敗、天子畢得聞其禨災傷輕重、從賑貸、故言宋
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為極盛、參政王欽若者、憸人也、契
丹入寇時、驚失措、謀或勸帝幸金陵以避敵、以問準、準
大呼日、為是謀者可斬也、已患其傾仄、欲以間出之、會

帝以天雄軍爲虜衝謀置守準乃言曰智將不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守也帝曰善促草敕準退召欽若諭以帝意出敕授之欽若瞻愕莫知計所出準大言曰主上親征非臣子避難之日參政爲國大臣當休戚其之從中出以憂國可也上許放朝辭矣酹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懼飲訖趣别去至魏則虜騎蒲野東手無策但築塞四門修齋誦經而已虜退[illegible]書大恨準患有以傾之惟天子亦知其於準郤也罷其政置資政殿學士處之寵焉一日會朝罷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留因進曰陛下所爲禮敬準者豈謂其有澶淵功耶帝曰

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以爲功何也帝愕
然問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契丹深入澶淵不
能禦又賂之是城下之盟也中國全盛陛下明聖而爲
城下盟斯已辱矣且陛下聞博乎夫博者輸錢且盡罄
所有出之命之曰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繇是帝居
恒以中國不競中自慙爲怏怏顧準驟衰矣欽若度帝
厭準且厭兵乃謬爲大言進曰陛下第發兵取幽薊耶
耻可雪也帝黙然久之曰河朔生民始免兵革朕何忍
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卽不然獨封禪泰山可鎮服四
海誇示外國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

今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百官鄉天瑞無異也帝猶豫以爲疑會幸秘閣召學士杜鎬驟問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信有之乎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繇是意決遂謬爲接天神傳語得天書布其事於天下崇奉爲備覲藉王旦夙望以爲天書儀仗使命從封泰山祀汾陰俱爲大禮使而中外阿意附寵之倫無慮爭奏符瑞獻贊頌爲容矣欽若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勝數而月重輪五色雲見嶽頂五星同色含譽星見畢表賀龍圖閣待制孫奭獨昌言於帝

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耶帝默然諫議崔立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之所以戒驕盈也丁寧明赫而中外臣工顧上雲霧草木之異以爲祥是何忽昭昭之明戒而信其瑣瑣者也不省帝既封泰山後祀汾陰夷上書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於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又議西幸殆非先王五年卜征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古圜丘方澤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初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於汾陰祀之自元成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

郊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二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三也河東唐王業所自起而唐又都雍故明皇以其間祠汾陰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祠汾陰其不可四也昔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稱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而下狥姦回勞民庶以宣示其侈其不可五也夫雷以二月出以八月入者也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盤遊不已失天意其不可六也夫民神之主也是

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工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荐臻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七也臣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簠簋可邀神福者已又諫曰今之諛臣勸上爲土木禱祠未始不以褒崇先烈爲辭以爲孝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子孫所當夙夜奉承以無忘先烈而未嘗有獻一謀畫一策以廣幾其效者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至計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臣僥倖之資此臣之所以長太息也今山鵑野鹿並歎

奏簡秋旱冬雷具稱國慶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陛下亦何樂而爲此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幸陛下三復於愚臣之言。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爲癭相性傾巧自以爲深達道教所建明敢爲矯誕每封祀制作緣飾以道德家言逢帝意而三司使丁謂尤險狡蒐講玄典附會之營宮觀日役四萬人以夜繼晝繪一壁給二燭猶七年乃成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靡用陳彭年敏給强記好刑名姓奸諂時號九尾狐與大閹劉承珪比而爲熒惑時目爲五鬼 嗚呼澶淵之盟歲以金繒爲虜奉何謂非辱然是時天子內憚兵中外大臣具守和戎爲國是積衰約之漸而萊公使隻輪不反之畫掃不用也雖其心約誓而視幸金陵幸蜀之議則遠矣何

謂國辱也誠以爲國辱獨當君臣祗威謙靜先憂却顧兢兢於古克詰張皇之訓爲後事防不是之務顧開天子以矯誣上天窮殫國力示天下以驕泰競也豈不悖哉當是時帝雖有惑志於欽若謂爲神姦然中倚王丞相旦國大事必寄命寇準雖踈外亦時時召入位兩府而李迪王曾之倫咸用詔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中丞知雜推直外置御史六員不兼領他職務不出位凡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刑賞賦斂狂獄失宜者竝奏論國有大政急務若大彈舉許非時入奏郎言過當必曲全事難顯行者留中其諫官屢章疏裨益越常例遷

權之激揚者移散秩務開受盡言詔禁讀非聖書及屬辭浮靡者禁中外羣臣非休暇群飲廢職者禁官吏蠹政害民諸轉運使提刑官不舉察者詔天下諸州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貴賤量減增糴糶儲蓄足三年已上克漕運易新穀儲之江閩旱帝聞占城稻能旱早熟遣使詣其國求其種及耕種法以來教民種之知濵州呂夷簡請蠲河北農器稅帝矍然曰農器乃亦有稅乎巳太息曰務農勸穡然且懼民荒於耒不力本奈何乎稅之且何獨河北也併諸道咸免定江淮鹽酒稅從其薄有司以失歲課尼之帝曰苟便於民

有問課有違法販茶者所司請許同居首告帝曰是以
利末故長告訐敗俗也不許懲前代內臣橫恣爲非法
諸璫秩賜予咸有節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擅杖殺
軍士獄具命拯法內臣以公務出使有干預州縣公事
者命所在官吏立以聞否者與同罪敦尚風節陝州隱
士魏野召不至命圖所居宅以觀杭隱士林逋力學清
苦賜粟帛作文武官七戒示官吏作宗室座右銘賜諸
王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作欽承寶訓述示群臣皆法
誡辭曉歲連歲蝗大憂之問學士廸 廸以土木過盛對
命罷諸營造禁獻瑞物罷宴樂督諸路捕蝗無何雨青

州蝗越海來積海岸百餘里初帝欲立劉婕妤爲貴妃相沆持不可冊爲德妃已欲立爲后相廸言妃從出者微不可母天下命學士楊億草制億不可改命他學士卒立后天禧末帝有疾不視朝事多決於后相寇準李廸以爲憂[illegible]天子亦自意不復與欲命子監國內豎周懷政覘知之[illegible]政故給事東宮則大喜出以語相準請白發一日準[illegible]間請詔太子監國重社稷且擇方正大臣[illegible]之丁謂[illegible]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準退令楊億草表囑無洩億弁左右爲之辭至自起翦燭跋而準乃被酒漏其言謂因傾準以爲幸上疾與內豎通欲樹

恩太子爲觀[illegible]帝怒準罷爲太子太傅而懷政斥疏懷政陰謀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相準謂聞之即微服乘犢車詣曹利用所與共計密以聞命曹瑋即訊懷政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諫相迪進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如是且懷政於外爲奸謀太子何自知且何得以一內豎爲太子累也帝悟命誅懷政而準貶相州先是皇后宗人横於蜀帝以后故欲舍之準請必致法后惡之與謂比而傾準準旣去謂復發準前所上者天書乃巡簡朱能所爲詔捕能而能擁衆叛衆潰自殺準復貶道州準自罷相三貶

皆謂所矯托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始準以不信天書，見踈外，而京兆都監朱能云得天書永興，準上其事，乃復召。將發，有門生勸之曰：公至河陽，稱病堅求外，上策也。儻入見，即發朱能天書之詐，次之。最下，則入中書爲宰相爾。準不能用而敗。自立劉后時，后有憾於李迪、寇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出傳旨，輒云遠小州。迪言向者旨無遠字。謂忿然不顧，他宣敕增損類自擅。迪憤悒不堪，謂人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苟安乎。帝疾瘳，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帝御長春殿宣制。迪奮笏曰：東宮官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庇

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皇后姻屬令預政與曹利用馮
拯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治帝以廸所白
發驟甚言無倫怒命付御史臺問狀樞使拯阿附謂爲
言曰大臣下獄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競而與廸置對亦
未宜乃命俱罷謂出知河南廸知鄆州謂入對請留得
聽留時學士劉筠已草謂廸並罷制而謂自出傳旨命
更草入中書視事陽陽如平時筠不奉詔更召他學士
草之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地乎請外知廬州
而馮拯遂相自是大權盡歸謂謂益橫矣又明年帝大
漸遺言廢準李廸可託丁謂與太后比而怨準廸貶準

雷州司戶、趙衡州團練副使、以朋黨連坐者甚衆。謂惡準迪、欲必寘之死、屬制草極醜詆、王曾爭其重、謂目攝之曰、居停主人勿復言、以準嘗主曾家、危之也。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首、示殺之之意。至鄆州、迪[illegible]懼即自裁、不殊、至道州、準方宴客、中使避不見、問所來、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一見敕書。中使詐窮、不得已、出敕書授之、準即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纔及膝、拜謝已、升階復宴、至暮乃罷。或語謂曰、迪準皆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時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論曰。方太宗真宗時。天下新脫五代亂離之苦。民思樂更生。而二帝畏天憫人。禮賢重相。政務於寬簡。傳承爲家法。國元命賴焉。然天下甫一。諸鷹揚熊羆之士終不用。循用相習盡憚兵也。規幽燕。軏卹禹迹之職方闕然。

施于景德遂以南北彌兵爲大慶於時廣進士名額廣任子恩歲宴群臣後苑賞花釣魚文太平祥符中又益以天書封禪終宋世文治已盛而武功爲不競矣

李王二相謨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弘遠舉進士甲科歷直史館太宗大器之以給事中參大政與李至並命爲太子傳命太子見必先拜眞宗即位以得相時宋興餘四十年天下既脫五代兵革之苦休息於生養而法制粗定忌更張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者

是矣居嘗言吾居重位愧無補國家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少報國耳或問何也曰今朝廷所制法備具因勢循行之而可矣儻更張即所傷必多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也憸人苟一時之進競陳請豈念生民耶帝欲冊劉婕妤爲貴妃夕遣中使諭之沆對使者即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使相帝欲畀之以謂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勳伐何得大拜乎事亦寢前大臣例有密啓沆獨無帝問之沆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公言之何密啓爲也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竊病之何敢效尤

每公退常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初爲相方西北用兵帝常旰食御便殿同列勞勩參政王旦退歎曰時事如此安得坐見太平優游於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恐人主漸生侈心更多事可憂耳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子弟不孝惡逆之事以聞帝每爲慘怛動容旦以爲此小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主少年血氣方剛當常使知四方艱難懷憂惕庶幾無邪心苟日狎宴安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

他日之憂也旦未以爲然及沆薨旦任相時契丹旣和西夏納款王欽若丁謂等更進用事而帝果封泰禪祠汾陰營宮觀土木爲禱祠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遇之厚益感沆先憂喟然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薦謂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剛愎應聲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先識沆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接賓客常持寡默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其自奉甚薄九厭榮利罕以世務嬰其心堂

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巳寬矣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經月終不言妻問之沆曰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人生朝暮不係豈可以此一動吾念哉後遇疾沐浴衣衾卧而逝天子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配享真宗廟庭沆既没或有薦梅詢可用者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蓋見信如此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父祐事太祖爲知制誥符彦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命祐行察之以百口保其無他且曰五代之世多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以爲戒太祖深納之嘗按獄所全活數百

人國得罷歸手植三槐于庭曰吾爲人沈默敦重能大
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illegible]舉進士及第判鄆州以王禹偁薦召試遷右正言知
[illegible]誥景德中契丹犯邊帝駕幸澶州旦以參知政從雍
王[illegible]份時留守京師遇暴疾不任留事命旦還居守府
寇準方柄用旦曰願宣寇準至臣有所請準至旦曰十
日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
頓首幸甚馳抵京不過家邸宿直禁廷以王命參決令
中人毋得洩內外肅然初不知雍王疾病旦爲守也及
駕還旦子弟及家人郊迎旦聞騶訶聲從後來視之乃
旦也其靜重如此及既相二邊兵罷不用天子欲遂以

無事理天下。旦守恭和。務慎行祖宗之法。事少所變更。
進退賞罰必當。而恒以執綱紀抑澆競爲急。柄用十八
年。爲相者一紀。帝以益信倚。言無不從。祥符中天下大
蝗。帝避殿減膳。有中使於野得死蝗以進。曰蝗死矣。帝
以示大臣。大臣助爲言。請視朝。率百官賀。旦曰蝗出爲
災。災得弭。可幸。不可賀。後數日。兩府方奏事。忽飛蝗蔽
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所傳
笑耶。榮王宮火。延前殿。有司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
百餘人。旦請見曰。始失火。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
皆上章待罪。今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發雖有迹。而

燔燬已亟何謂非天譴耶獄得寢方東封時契丹言中
國內耗請歲給外更假丙錢幣西夏亦言民饑求糧百
萬斛以問旦旦曰東封近車駕將出諸經費浩繁二虜
欲以此觀朝廷俯仰耳帝曰何以待之旦曰獨當以微
物輕之請於契丹歲給三十萬銀絹外各借三萬仍諭
次年額內餘之敕有司具粟百萬石于京師詔趙德明
來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明年詔有司契丹
所借金幣六萬事微末今仍依前數與後不為比契丹
亦慙服馬軍都指揮使張旻嘗被旨揀兵嚴兵讙欲為
變帝召二府議之或請捕讙者或白請罷旻旦曰若罷

旻則自今帥臣將何以令衆捕讙者卽都邑震驚或致變非細事也陛下始嘗欲任旻樞府臣未敢奉詔今用之而解其兵柄卽反側安矣帝曰善且用人不以譽望必實材苟實材必衆謂宜稱而後用旣用之則久任不遷也於廷臣多所薦達而人無知者李行簡以將作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就中書問之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也曹瑋自秦州召筦樞密命李及代衆以爲守邊非及長竟用之及至州政簡緩州將士必易之會禁軍有白晝掣婦人釵於市者及方坐觀書命斬之而觀書自若秦人厭服聞者以爲賀旦笑曰此何足異吾所爲用及者獨以其重厚能守

將約束耳翰學士陳彭年謁旦辭不見翌日相敏中以彭年所上文視之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與建符瑞圖進取耳諫議大夫張師德有時名兩謁旦不得見意爲人所毀惡亦以告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所安得有毀人者更間不答已知制誥缺旦曰惜也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屢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彼其以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靜守可矣君復奔競則無階而入者當如何敏中乃大服太子諭德來見稱太子學書有法旦從容曰諭德之職止是耶張士遜轉運江西來見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

求錢利人服其識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無他語旦曰。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旦與人寡言笑居恒端默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徐一言而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深念家人莫敢見識者曰此必憂朝廷矣末年章奏有不經奏御者批旨行同列間之帝帝曰朕諭令小事得專決故爾時寇準以同年生剛旦薦之後召知樞密準負氣惡三司使林特佞邪沮抑之帝怒謂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此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任之此其所短然方嚴任大事上至仁幸寬之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短旦曰

理之當然臣在相位久諳參決闕失必多準對陛下談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益賢旦中書嘗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聞旦被讓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事送中書亦違格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院而已及準罷私遣人從旦求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大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使同平章事入謝曰非陛下知臣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旦寬重然慮防至深嘗兒景靈宮使內臣周懷政副之每見旦必俟從者至冠帶已乃出既事輒退內臣劉承規得幸病且亟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

求爲樞密使者奈何其守正如此。旦任事久。人有謗於上者。旦輒引咎。未嘗辯。至人有過失。雖帝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有日者坐事誅籍家得朝士與往還占問書牘詔速治旦以爲此人情不足罪且語不及朝廷何罪帝怒未息明日旦稱少時所嘗就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嘗有之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曰事已發安得已旦曰臣爲宰相守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爲乎帝意解許勿問旦出至中書即取所得朝士書並焚之已而帝中悔馳取之則焚矣繇是獲免者甚衆旦素羸多疾自東封還。益病。連疏求解機務。又面請數矣。帝倚毗旦厚。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後不

至相位者惟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皆爲名臣尋請益堅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俸使者存問日常三四至帝手自和藥賜之延見延和殿帝曰卿疾脫不諱天下事當誰付乎旦曰知臣莫如君帝三問旦强起舉笏曰莫如寇準帝曰準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先是帝雅器王欽若欲相之旦曰兩府缺耳欽若遇陛下與樞密亦謂遭逢留之兩府亦鈞所重臣見祖宗廟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公議也帝遂止及是欽若相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蓋嗛之

也病革帝幸其第賜金五十兩辭不受遺表勸帝親庶
政進賢士減焦勞之思未嘗爲子弟乞恩卒帝臨哭之
慟輟視朝三日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正乾興初配享眞
宗廟庭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旦內行淳備事
寡嫂謹與弟旭篤恩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子
弟使不爲奢家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每飲食不精潔
但不食而已家人嘗試以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
不啜羹曰今日偶不喜羹已又墨其飯又卻去問之曰
今日偶不喜飯兒子輩欲舉進士旦曰吾方以盈滿自
懼奈何復 畯士巍進乎比其殁子素猶未[illegible][illegible]

爲治第辭以先人舊廬而止有獻玉帶佳者因其弟以
請旦命試繫之曰顏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身
召重命觀者獨佳無已勞乎亟還之每賜予家人寘庭
下輒瞑目歎曰生民膏血也後竟以帝命置二姬而裒
祥符中天書封禪禱祀事恒爲大禮使然居恒邑邑中
自慊也既寢疾遺命削髮披緇以歛云
論曰自藝祖以仁厚立國太宗真宗其守之以文雖所
蹊族路於德厚一也故風氣完而碩輔生李相靖以簡
遠王守以敦篤庶幾哉古大臣謂劑茹納之風國威積
弱屢屢以繒幣彌百年勍虜之難寇相決親征之功茂

焉。乃薦引本畢公解嘉來復泰。尚包荒馮河。嗚呼近之矣。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二

明盱郡鄧元錫纂

宋仁宗帝紀

仁宗皇帝、初名受益改名禎真宗第六子也、母李宸妃章獻皇后取養之爲巳子、乞年、封慶國公、進壽春郡王、兼中書令、進昇王、立爲皇太子、乾興元年春二月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百官進秩、一等優賞、諸軍勑山陵諸費、毋賦民宗室王、進封兩府以下進秩、御崇德殿、太后垂簾承明殿聽政、內侍省押班雷允恭、坐擅移山陵皇堂伏誅、謂中正罷、秋七月朔日蝕幾盡、參政曾、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龍圖閣學士夷簡、呂知開封府事宗道、魯參知政事、樞副惟演、錢爲樞

密使、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是歲蘇州水、滄州海溢、振
之、遣使如契丹告哀告即位、契丹亦遣使來 天聖元年
弔祭、來賀即位、他歲使如先朝、交阯來貢、
春、立計置司、秋拯、
馮龍、極貌嚴重、而內之風節議論多
適上意、平居自奉修靡、而外示
儉陋、以疾
罷判河南、王欽若同平章事、故相準卒雷州、初太宗得
通天犀帶
二、一自御、一賜準、及是準得疾、遣人自洛中致之、至沐
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設臥具、就榻卒、歸葬西
京、道荊南公安、人皆設祭路旁、哭、折竹植地、掛楮錢、踰
月盡生筍、因為祠祀焉、後贈中書令、萊國公、謚忠愍、準
方正、有大節、然性豪、好宴飲聲樂、而終不蓄產寢處、一
青幃二十年、有破壞葺之、或以公孫弘布被事為誚、準
答曰、彼詐我誠、吾不忍寢處之久、而以弊獨棄也、以欽
若問知天雄、契丹使過之、驚曰、相公重望、何故不在中
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無所事準、北門鎖鑰非準不
可爾、以丁謂娟賊道州、北使至、有好宴兩府咸在、北使
謂譯者言、坐中孰為無宅起樓臺相公者、蓋處士魏野
贈準詩中語也、謂失措、遣譯者答曰、上 初即位、遣寇公

晉撫南夏非久還矣起貶時溪洞蠻或抄其行李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贊寧相資趣送還其爲夷貊嚮服如此。冬置易州交子務。是歲甘沙州來貢 二年秋八月幸國子監謁孔子。直講馬龜符等進資有差、幸武成王廟。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百官上尊號、及皇太后尊號資賜有差、 立皇后郭氏。是歲龜茲甘肅來貢、二年夏幸御莊觀刈麥、環原州屬羌擾寇邊、都監趙士隆死之、 樞密副知白張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旻爲樞密使、以太后微時恩得用、改名者、是歲。襄州水晉絳陝解州饑、賑之。龜茲甘州于闐來貢、環慶蕃部嵬逋等內附、四年夏。令天下死罪囚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者具上讞。詔士有文無行者毋薦送。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場民逋錢十三萬緡。冬十月朔日蝕是歲京

師大水京東西淮南河北等路建劍邵武等州軍水賑之五年春正月辛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賑京東流民夏京畿旱決畿內繫囚罷諸營造不急者秋塞滑州決河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是歲陝西旱蝗蠲民租茸州交趾來貢六年春相知白卒知白滄州人為相慎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謚文節樞副士遜張同平章事三月朔日蠲夏減三司歲調上供物是歲免河北水災州軍租茸州三佛齊來貢交趾寇邊七年春樞使利用罷時太后臨朝利用以勳舊自處凡內降恩持不與左右多怨之方奏對後前以指甲擊帶鞓左右指相語曰先帝時大樞何敢爾太后聞銜之會利用子從汭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內侍羅崇勳請併罪利用張士遜王曾力解之乃罷為衛將軍知隨州尋安置房州內侍楊懷

將軍、知隨州、尋安置房州、內侍楊懷敏 參政宗道魯 辛。
護送、至襄陽驛、使迫之、利用縊經死、
有傳 相士遜罷、知江寧 集賢殿大學士夷簡。呂 同平章事樞
副竦。夏 諫議大夫奎。薛 參知政事復制舉諸科賑契丹
流民。分遣唐鄧等州、以間田處之、 夏六月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詔
不復繕修。相曾罷。知兗州、 秋罷諸宮觀使。八月朔日蝕 京師地震、 樞
副堯佐、陳 工侍郎曙、王 參知政事。詔知州軍歲舉判司
簿尉可縣令者一人。是歲河北水遣使賑恤。察官吏貪
暴不恤民者。龜茲下溪州 黔州蠻來貢、 八年秋復解鹽通商法冬
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是歲高麗占城邛 部川都蠻來貢、 九年。契丹主隆
緒卒、子宗眞立、契丹使來告
哀、使弔祭。龜茲沙州來貢、 明道元年 帝十 年、 春二月

刑尚書士遜。張 同平章事宸妃李氏薨秋七月太白晝見、樞副

姝。晏 參知政事太內災求直言赦樞副崇勳 楊 爲樞密

使是歲京東淮南江東饑賑之 夏德明卒、子元昊立、 二年春二月

耋見東北長丈 皇太后饗太廟 服袞衣、儀天冠、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上皇太后尊號、 耕

籍田赦 百官上尊號、 皇太后劉崩夏四月追尊母宸妃李爲

皇太后 謚章懿、 帝親政相夷簡耆陳姝罷工尚書判都省

廸 李 同平章事戶侍郎隨 王 參知政事 六月朔日蝕、 秋以旱

蝗去尊號詔中外直言闕政冬十月葬明肅皇后 于永定陵、

相士遜罷 以上謚冊、羣臣入慰士遜過內侍楊崇勳圍飲、日中不至罷判河南 門下侍郎

夷簡 呂 同平章事吏侍郎署 王 樞密使殿學士綬 宋 參

知政事。太白犯南斗、參政奎薛罷。判都省、京東饑。出内藏絹二十萬代歲輸。廢皇后郭氏。中丞孔道輔、司諫范仲淹謫補外、是歲五路蝗。四路饑、賑之。注輦來貢、景祐元年帝二十有四年、春淮南饑。出内藏絹二十萬代歲輸。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置崇政殿說書。詔麟府州賑蕃漢饑。免諸路災傷州軍今年夏稅。夏禁民間錦繡服飾。罷西川歲貢錦。秋七月、河決澶州、八月有星孛于張翼。樞使曙卒。曙簡重有大臣體、居重位、深自損抑。好事佛、持佛戒、洎如。右僕射曾王為樞密使。立皇后曹氏。是歲、夏元昊反、寇環慶。交阯獻馴象二、還之、二年春置邇英延義二閣。相廸李罷。知亳州、右僕射門下侍郎曾王同平章事。吏侍郎隨王戶侍郎諮李知樞密

院事。禮侍郎齊。蔡度。盛參知政事。簽書密院德用。王工

侍郎億。韓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祀天地圓丘赦。錄五代及諸國後、詔長吏能導民脩水利闢萊田者賞。三年春、

復廢后郭氏、葬郭皇后。較定新樂。優給致仕官俸。歲時賜全酒米麪、令所在長吏存問、秋八月、月犯南斗、九月熒惑犯南斗。冬。奉德軍留後德用王

知樞密院事。是歲虔吉州水、賑之。夏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交阯西南蕃來貢、南丹州蠻內附、四年夏、相夷簡、會參政綬、齊罷。初夷簡事會諭、以會薦為相、及會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專決、會不能堪、議論多與同、力求罷、帝疑之、問會、曰卿出豈有所不足耶、時外傳夷簡納賂、會及之、帝問夷簡、夷簡乞置對、而會語非實、二人並乞罷、將會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性猜險、每爭論常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二人儻有私乎、度對只不知也、陛

下第問孰可代者則其情得矣帝從之會薦樞使隨王齊叟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叟獨得留戶侍郎堯佐陳同平章事參政叟盛知樞密院事樞副億韓吏侍郎琳程翰學士承旨中正石參知政事越州弁代沂州地震賑之

寶元元年帝十有六年春正月朔日蝕衆星西北流求直言相隨堯佐參政億中立罷隨爲相無建明吏下急事佛慕唐裴休而風迹弗及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私其子爲羣牧判官以司諫琦論劾免使相士遜樞副得象章同平章事龍圖閣學士駿王若谷李參知政事秋八月熒惑犯南斗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改元百官上尊號京師地震是歲建州大水賜被溺家錢安化蠻寇宜融州發邵澧潭三州主泊兵討之黎州蠻來貢

二年夏募民入粟實邊樞密使德用罷言者論其貌類

藝祖不可任，罷為真定都部署守贇。夏知樞密院事。省
武寧軍節度使、
宮掖浮費，削元昊官爵，除屬籍，討之。以僭號改元故。參政度盛
琳程罷工侍郎鬷知樞密院事。翰學士庠、宋參知政事。
是歲益梓夔利路饑，賑之。康定元年帝十有八年、春正月朔日
蠲。元昊寇延州。延州地闊砦疏，兵寡無宿將，當夏人出入之衝。元昊詐遣人來通款，知延州
范雍信之，不設備。元昊潛師破金明砦，攻延州，雍失措，
獨閉門堅守，召副總管劉平、石元孫、鄜延都監黃德和、
廵簡侯政、郭遵還自救。元孫督騎兵晝夜倍道前至萬
安鎮，平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與德和
政、遵擊賊州城東，却之。暮，賊以輕兵薄我師，軍小却，黃
德和居陣後，率麾下走，衆遂潰。平遣子宜孫追德和還，
抗賊。不聽，驟馬遁。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千餘人，轉鬬三
日，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賊夜攻圍之，平、元孫等皆被
執。會大雪解去，延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
中訊德和，坐腰斬。雍貶知安州。以平、元孫為戰沒，地畢

賜官。是月，出內藏錢八十萬緡市糴陝西邊。改元赦

太白犯昴。

許中外臣庶上封事。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知越州范

仲淹，知永興軍。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上。大風晝暝，黑祲夕見東直

樞使鬷罷，以不憂邊故。刑尚書殊。晏 禮尚書綬。宋 知樞密院

事。詔按察官舉才堪將帥者。士遜致仕。士遜寡方畧，無可否，人以和鼓

目之，以見糺致仕，宰相得謝自此始。右僕射夷簡同平章事。召夏守贇還

尋罷。判澶州。元昊陷安遠砦。兵馬押監王繼元死之。滑州河溢。參政若谷

罷。若谷性端重，歷守諸州，多知慮，愷悌愛人，所至見思。在政府，爲帝言朋黨說興，將正人無以自立，以疾請

爲吏侍郎，提舉會靈觀。翰學士綬。宋 右諫議大夫宗愨。晁 參知

政事。知密院殊爲樞密使。同知密院貽永。王 衍。杜 戩。鄭

樞密副使。元昊寇三川砦。都監楊保吉死之。出內藏絹百萬匹。糴軍儲。參政綬卒。綬趙州人、孝友清介、言動有常、嘗爲帝言臨事尚寬、當機貴斷、用謀在密、帝甚倚之、卒諡宣憲、鑄當十錢。助邊費、慶曆元年。帝十有九年。春。元昊寇渭州。副總管任福敗死。琦貶知秦州、仲淹貶知耀州。夏。參政庠罷。庠博聞練故事、識果敢任氣、皆好議論、與夷簡忤、罷翰學士舉正。王參知政事。詔近臣舉可河北陝西河東知州通判縣令者。秋。七月。掩南北、元昊寇麟府州。破寧遠砦。陷豐州。兵馬押監王顯、孫吉、知州王餘慶死之、冬。竦罷。分陝西爲四路。各置使。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領之、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改元。是歲湖南洞蠻來貢、二年春。刺義勇軍。宗慤罷。契丹來求關南地。夏知制誥富弼往報使。建大名府爲北京。

禁錯金服飾。六月朔日蝕。出內藏銀絹三百萬助邊。大雨雹。相夷簡兼判樞密院事。得象兼樞密使。樞使殊加同平章事。知制誥弼再使契丹增歲幣定和。其夷狄志元昊寇定川砦。○涇原路副都總管葛懷敏戰沒。掠渭州。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是歲占城來貢。　三年春。議減天下賦役。元昊來請平。相夷簡罷。竦召為樞密使。權御史中丞昌朝。賈參知政事。安撫使琦仲淹為樞密副使。竦罷。同知密院衍。杜為樞密使。夏。五月朔日蝕。大旱。帝親禱于西太一宮。雨。秋。樞副仲淹參知政事。召對天章閣。更磨勘考課任子法。冬。大雨雪。河北雨赤雪。○是歲桂陽監猺蠻寇邊。交阯安化蠻來貢。　四年春帝復

御經筵。出奉宸庫銀三萬兩。糴粟濟陝西饑。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不足取鄉里宿學有道業者。行科舉法。夏。幸國子監。幸武成王廟。參政仲淹出宣撫陝河東。樞副弼撫河北。樞使殊罷。知潁州、樞使衍同平章事參政昌朝。賈爲樞密使。工侍郎執中陳參知政事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是歲封元昊爲夏國主、歲賜幣十萬匹茶三萬觔。宜州蠻叛討之、桂陽蠻降黎州邛部川山前山後蠻來貢、五年春。參政仲淹罷。知邠州、樞副弼罷。知鄆州相衍罷。知兗州昌朝同平章事宣徽南院貽永。王爲樞密使給事中庠參知政事。旱詔州縣毋淹繫刑獄。樞副琦罷。知揚州、夏。四月朔日蝕。相得象章罷。章獻垂簾宦者方熾得象官翰林未嘗交一言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

戚抑不進、時范富韓日議政、御史孫抃論其無建明、求去、以使相知陳州參政執中。陳同平章事。翰學士育。吳參知政事。冬罷宰相兼樞密使。是歲夏元昊遣使來賀正旦、及乾元節、歲為常、西南夷施州溪峒蠻來貢、六年春。三月朔、日食、參政育改樞密副使。樞副度。丁參知政事。是歲湖南猺賊入寇、交阯邀川省領喃廝囉西蕃瞎氊角安化州蠻來貢、七年春。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事者。驛置聞。旱避殿減膳、求直言。相昌朝。參政育罷。昌朝育數爭議不協、育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論者多不直昌朝、會旱、御史中丞高若訥言大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判大名、育知許州、召知大名竦。夏為樞密使。樞密直學士彥博。文參知政事。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貝州亂。西蕃磨氊角來貢、八年春。貝州平。初遂人王則以歲饑流貝州、自

賣爲人奴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以妖幻誣俗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持世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文則去家時與母訣刺福字於背以爲記人見者妄傳則背有文隱起成福字爭相與信事之黨衆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事洩恐捕治遂以冬至日反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待漏盡閤天慶觀怱變作執得一囚之通判董元亨馳還坐廳事賊黨露刃排闥入索庫鑰不屈死殺指揮使馬遂司理王獎僭稱東平王旗幟號令率稱佛詔知開封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討之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於城南爲地道規城中日攻其北牽制之夏竦忌惡鎬數從中沮撓詔參政文彥博爲宣撫代將鎬爲副使彥博辭請軍事宜得專行無中制許之既至軍而鎬所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躡地道入攻之賊縱火牛前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賊大潰則開東門遁擒之竦復言所獲非眞則檻送京鞫之果則也磔于市改貝州爲恩州張得一以降賊誅元亨遂贈官

夏參政度罷

度祥符人淳質無威儀居一宰十餘年無姬侍帝嘗問用人資與才孰先度對曰任官惟才承平時資可也世多故宜用才時方用兵度以諷與夏竦不合罷

參政彥博

文同平章事諫議大夫鎬明參知政事。以貝州功故、衛七作亂伏誅。瀛莫恩冀州饑。民鬻子。賜內庫錢贖還之。幸龍圖天章閣。夏權三省使鎬參知政事。諫罷。御史何郯論諫姦邪不可任、會京師無雲而震者五、免知河南。參政庠。宋為樞密使同知密院籍。龐參知政事。河決澶州。參政鎬卒。鎬、安丘人、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數為諫沮抑、疽發背卒、謚文烈、秋。發廩賑畿內貧民。出內藏錢帛貿粟濟河北流民。是歲夏元昊死、于諒祚立、遣使來貢、皇祐元年。帝二十有七年春正月朔日蝕。二月彗出虛、河北疫、遣使頒藥、秋。相執中陳罷。知陳州。樞使庠同平章事。工侍郎籍。龐樞使若訥。高參知政事。廣源蠻儂智高反。寇邕州、是歲、大留國來貢、二年秋九月郊祀明堂。合祭皇地祇、奉太祖

太宗眞宗配、親獻五帝神州、赦。百官進秩一等、自是明堂行慶爲定制、復命官定樂。出內藏緡錢紬絹下河北糴賑民。三年春相庠宋罷、知河南、權知開封府沆。劉參知政事。夏禁河北吏飾廚傳交使客。取譽者。相彦博罷。以老請知許州、樞使籍。龐同平章事。樞副若訥。高樞密使樞副適。梁參知政事。是歲、涇原樊家族密廝歌內附。

四年夏。蠻智高圍廣州。樞密副使青。狄以宣撫荊湖使經制廣南討之。冬十月、太白犯南十一月朔日蝕是歲、河北路及鄜州水。賑之。五年春廣南平。儂氏自唐世爲廣源州酋領、廣源服屬之、至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妻改適、生智高、冒姓、因據儻猶州、爲交人所執、愛之、使知廣源、智高乘間襲破安得州、僭稱南天國、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不許、奉金函書以請、又不報、智高怨、陰謀據廣南、數出敝衣、給言洞中饑、部落

離散來乞糴、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盡矣、當取邕廣以自王、遂率衆五千攻横江寨、守將張日新戰死、陷邕州、執珙、司戶孔宗旦、罵賊死之、智高遂僭號改元、置官屬、陷横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壯勇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而轉運使王罕自外募民兵、益修守備、得不陷、事聞、命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孫沔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討之、師無功、而賊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許之、梁適曰、若爾嶺表非朝廷有矣、樞副狄青請自行、命為宣撫使、用相籍言、不置副、不遣監軍、部嶺南諸路軍皆受青節度、而定、語具青傳中、

夏。樞副青為樞密使、樞密直學士沔。孫為樞密副使、相籍罷。知鄆州有傳、使相執中。陳參政適。梁同平章事。冬十月朔日蝕、

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放天下逋負、禁轉運官進羨餘。

是歲、占城來貢、

至和元年。帝三十有二年、春。京城疫、貴妃張氏薨、追册

爲溫成皇后樞使貽永。王樞副沔孫罷判鄭州德用。王爲樞密使改元。夏四月朔日蝕。秋給事中戩。程參知政事相適罷。適曉暢法令、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下、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吕中復論之、出知鄭州、參政沆。劉同平章事。二年春封孔子後爲衍聖公。先是孔子後世襲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祀謚不可加後嗣、改今封。定差衙前法。衙前主運官物、賠償折耗、民多破產、知并州韓琦請罷之、乃視貲產多寡排鄉戶分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之役、民稍休息、相執中陳罷。執中、鹽鐵使恕子也、凡二入政府、退朝毎閉中書東門、防滿洩、三司句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內外肅然、時張貴妃薨、追冊爲后、執中逢帝意奉行、御史趙抃、歐陽修、知諫院范鎭、交糾之、會執中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臺官論之、罷判亳州、殿學士知永興軍彥博。文爲禮尚書殿學士知許州弼。富爲戶侍郎同平

章事。修六塔河。是歲契丹主宗眞卒、子洪基立。茂州下溪州蠻入冠。封李德政子日尊爲交阯郡王。尤食西蕃安化川蠻來貢、

嘉祐元年。帝三十有四年、春正月。雨木冰、帝不豫。輔臣禱祠大慶殿。二月。帝疾瘳。戶侍郎堯臣。王參知政事。定補蔭選舉法。大雨水、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政闕失。秋。命京東西河北監司。分行水災州軍。賑饑蠲租。出內藏銀絹三十萬。彗出紫微垣、八月朔日蝕、樞使青狄罷判陳州、三司使琦韓爲樞密使。赦。改元。德用罷。爲景靈宮使判大名、昌朝。賈爲樞密使。相流劉罷。流長吏事、始以附張貴妃得進、好任數刺探權近過失、脅持之、數爲御史所糾、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無當否必論駁、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爲中傷、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流引格出之、中丞張昪曰、天子耳

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是自塞
其耳目也、且極踈流罪、出知應天　翰學士公亮曾參知
政事。是歲融桂州蠻內附、　二年　春、幽州地震、秋、置廣
壓死數萬人。
惠倉。是歲西南蕃西蕃來貢、　三年夏、相彥博。文樞使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
代相、率僚屬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策、別觧客位、待宦
官、宦官有矯制下密院者、樞使琦。韓　同平章事。兵尚書
穉不治、昌朝出判許州、
庠。宋　制置使況。田　爲樞密使。秋。八月朔、參政堯臣卒。有
日蝕、傳
是歲夔州路旱。廣濟河溢。原武河決。賑之。安化州蠻來
貢、下溪州蠻
內附、　四年春。正月朔、罷榷茶。夏、封周後柴氏爲崇義公。
日蝕、
給田奉　秋、樞密使況罷。冬十月、祫太廟。赦。加恩
周祀、　百官、召河南
處士邵雍。不至。　五年。春正月朔、白虹貫日、太白
犯歲星、三月、歲星晝見、夏、置

寛恤民力司。是歲諸路蝗澇饑。賑之。交阯與甲峒蠻寇邊都巡簡宋士堯死之。詔中書采端實士登朝。黜辯巧者。冬。叅政庠罷。以侍御史呂誨論罷判鄭州。叅政公亮曾爲樞密使。樞副昇張抃孫參知政事。是歲蘇茂州蠻入寇邕州。太食來貢。六年春。相弼富以母喪去位。起復辭不至。夏。六月朔日蝕。歲星晝見。樞使公亮同平章事。工侍郎昇爲樞密使。樞副脩歐陽參知政事。是歲淮南江浙水。賑之。占城安化城州蠻貢。七年春。詔南郊以太祖配。爲定制。樞副槩趙參知政事。夏。五月太白晝見。樞副拯包卒。歲星晝見。秋。七月太白經天。詔宗人宗實爲皇子。賜名曙。九月。大饗明堂。奉眞宗配。赦。冬。十一月太白晝見。詔內藏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常平倉。是歲

占城來貢。

八年。帝四十有二年。春三月。帝崩。年五十四。上尊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方眞宗違豫時。不視事。事決于皇后。而相丁謂陰附后。逐忠賢。中外以爲憂。大參知曾念太子少。非內得后卽不安。私於后所親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無子。非太子亦豈能自爲尊。獨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后深納之。而太子遂安。及帝遺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宰執入殿庭。宣學士草制。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已非國家美事。稱權猶足示後。奈何乎去之。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可先亂之耶。謂不能奪。帝卽位。生十有三年矣。

謂欲自擅不欲同列與聞政。結內侍押班雷允恭密請
太后降手詔云皇帝幼冲。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
輔臣決之非大事。允恭入傳奏。會大憂之日兩宮異處
而柄歸宦官禍自此矣。正色立朝。不懾不跡。已乘瑕釁
逐謂誅允恭而天下以安。謂以參相為山陵使允恭為
都監山陵已定卜發土司天
監邢中和言山陵上百步有穴於法宜子孫允恭素貴
倨信之立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驚曰此大事何會卒
也允恭曰法宜子孫何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
使議之允恭出與謂言謂阿意唯唯允恭入白想無異
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之斥土乃得石石盡得
水衆洶洶言不可穿謂終附允恭持之有內侍自陵下
來還以聞詔問謂謂始請遣相會行視會念以謂允恭
方表裏為國患不去將益深可緣此去也請獨對因言
皇堂中盡水不可穿謂包藏禍心令允恭擅移皇堂於
絕地太后怒甚欲誅謂召宰相諭曰謂前傳允恭入奏

吉事皆卿等議，故皆報可。下令乃知卿等不與，衡謂與宮官適矣。嘗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法如何。相至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丁謂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虛實不可詰，賴聖神察其姦，謂可斬也。任中正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得罪宗廟，何功可議。馮拯進曰：謂誠有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乃止誅允恭，謂責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中正罷知鄆州，榜朝堂，諭天下。而馮拯代為山陵使。會謂托女巫劉德妙為神姦，事覺，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學士錢惟演見謂當國，勢薰灼，附之，得樞副，序樞密題名，削寇準姓名，曰逆準不書。謂得罪，惟演慮及己，又擠謂自解，為馮拯所惡，罷知河陽。初謂以寇準薦致通顯，及同官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長官拂鬚耶。謂大慙恨，讐視之，擠準雷州。會宋綬草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語。綬雖從謂指，卒改不用也。及謂貶，綬草詞，即以二語當之，朝論快焉。謂在崖州，道出雷，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請見不許。大聖祀南郊，謂當量移，侍御史何琰引盧多遜無牽復為比，乃不召。曾既當國，請帝及太后御承明殿，日聽政。又言。

上初即位宜近師儒請御崇政殿西閣召學士日講
道德廣上心薦拔賢士抑退邪佞近習有非望請者以
正議格之故兩宮安而帝德日就初眞宗既以呂文穆
公語用其從子夷簡知開封治嚴辨有聲因識姓名於
屏風右正言魯宗道論列無畏避眞宗書殿壁曰魯直
又每言權中丞薛奎質厚可任也至是並大用故事歲
冬至元日天子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辭相曾進曰
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皆盛德請如太后
令帝不可率羣臣先上壽致隆敬如儀一日太后嘗問
唐武后何如主參政宗道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

黙然時有小臣方仲弓者上書請立劉氏七廟太后持示羣臣衆相視未敢對宗道進曰立劉氏七廟當如趙氏何太后乃擲其書於地而罷幸慈孝寺后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禮婦人有三從皇帝雖子人主也請先后瞿然命輦後乘輿四年夏大雨震電忽平地水數尺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異甚乃臣等燮理無狀所致其何敢即安請召見陳所以備禦之道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以爲德也今一夕俱燼惟小二殿存將何以稱上意乎司諫范諷抗言曰先帝竭天下財力營此宮今盡

焚殆天意不厭宜悉罷以應天又葺之民何以堪且又六
何以祗天戒也會夷簡劾爲言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
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
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
當居陵旁故也昭應宮以不應經義而災願除其地罷
祠以應天於是詔不復營造薄諸守衛者罪罷諸宮觀
使而曾以翕相罷知青州晚年太后欲以衮冕謁太廟
參政殊具以周官后六服對持不可不聽朝臣交爭又
不聽樞副奎質直不文於簾外大言曰陛下服衮冕爲
當作男兒拜耶作女兒拜耶后意沮然卒服衮冠儀天

冠又太后欲冊荊王為皇太叔夷簡不可已又養荊王子於宮中夷簡復爭之太后曰欲令與皇帝讀書耳夷簡曰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聞典訓令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太后猶為許夷簡曰臣誠知太后盛德保聖躬甚謹第前代母后多利幼稚外人不知竊藉藉妄意有以窺太后也太后瞿然命出宮當是時太后保帝躬甚謹惟帝奉后亦竭誠盡慎故慈孝無間然前相廸起知河南朝京師召入對后曰卿曩不欲吾預國事過矣今吾保養天子至於此卿謂我何廸對曰臣受先帝厚恩愚不自知太后盛德至於此罪萬死太后

悅蓋太后稱制十二年而崩雖政出房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於天下本相曾調劑之其始宗道奎矯拂之其中夷簡識專慎微圖回之其終故全也太后遺詔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同皇帝議政閤門趣百官稱賀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閱天下之治體熟矣攬朝綱自斷國當豈可使母后相踵稱制耶司諫范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不令一太后崩又一太后立天下且藉藉私億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而帝始親政求直言罷創修寺觀抑僥倖禮

賢重相黜內侍羅崇勳等于外而中外大悅時言者多暴揚太后時闕失而兩府大臣呂夷簡張耆等俱見罷仲淹乃上言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終始十年未見其過宜掩小故以全大恩帝爲詔中外毋得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旣取帝爲已子中外人闔不敢復言而司寢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少自異帝雖長壹不自知爲司寢出也嫗疾革始進位宸妃甍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相夷簡奏事微言及宸妃事太后矍然引帝遽入內有頃出后獨立簾下召夷簡謂曰一宮人死於相公何預而有言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

當預竊伏知宸妃誕育聖躬禮不可不從厚后大怒變色曰誰爲相公言此者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主臣太后皇上今母子慈孝如一人今何可得間第天下事有固然有必且然有非意所然而然今不言他日必有言之者太后獨不欲爲他日劉氏地乎欲爲他日地則禮不可不從厚請發喪成服以后服歛歛用水銀喪自西華門出如此則劉氏安矣今不成禮異日天子壯有聞必追憾當必有受其禍者勿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默然流涕者久之曰惟相公之所處之至是荆王元儼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

知爲宸妃子則號慟不食者累日下詔刋咎上宸妃尊號曰章懿皇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乃太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已知爲夷簡爭故大德之召復位帝在青宮張姬寵而皇后以明肅命得立非帝意故既立頗疏太后崩帝以樞密張耆夏竦皆朋附太后罷之夷簡贊其決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姦猾不露形迹耳繇是夷簡亦罷明日夷簡方押班忽宣制唱名殊不意大駭密令所陰結內侍閻文應中詗之知事繇后也大憾之至是復位而后與楊尚二美人爭恚

批之至誤批上頸帝大怒問文應聞之請以爪痕示執政夷簡欲釋憾贊廢黜曰光武漢明主也郭后獨以怨懟故見廢況傷上玉體乎於是詔廢后爲淨妃出居長寧宮中丞孔道輔諫官仲淹宋庠段少連等十人詣垂拱殿奏皇后天下母不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夷簡喻旨夷簡具述后所爲當廢狀道輔曰大臣於帝后猶子於父母也父母不和可諫和何可從臾順父意出母子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唐何傷二人對曰漢唐廢后者獨光武號賢君此自其失德自餘皆昏主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可引漢唐失

德為法耶夷簡語塞大恚之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餘罰金有差其後仲淹以吏部郎知開封夷簡尚在政進用惟所欲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格之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凡進退近臣超格者不當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君子曰明王不親庶愼而用人無方故姚崇序郎吏而玄宗卬視殿屋吏以資簿進蔡公御之以序遷格相謂超格者不宜委中書非通論矣會仲淹上言雒陽險固而汴為四戰地今太平居汴可也即有事必且居雒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夷簡弗是也仲淹乃

為四論以獻，攻時弊。益急。於是夷簡泣訴，言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多引用朋黨。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脩皆坐貶。時靖言：昔汲黯在庭，斥平津多詐；張昭論將，詆魯肅粗䟽；漢皇、吳主兩用之，不廢也。今仲淹以譏刺大臣獲譴，臣恐天下士鉗口結舌，不敢關柄臣。且陛下自親政來，逐言事者屢矣。䟽入，謫監州酒稅。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臣不可以苟免。斥監虔州酒稅。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貶夷陵令。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美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人士傳寫，粥之。契丹使適至，買之去，於幽州館張焉。於是用御史韓縝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而宋世臺諫激諍始於此，朋黨之禍亦始此矣。迨寶元、康定間，元昊遣使求割地，邀歲幣，如契丹。判鄜州

富弼言元昊使至鄜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辭倨此必其腹心謀臣請自行覘國者也宜出不意斬都門奪其心朝廷不能用已元昊僭號書聞帝召羣臣議皆曰元昊小醜亟出師虜之耳司諫吳育以天下久平兵刓圮乃言曰元昊雖稱藩實擅其國自制且已僭大號執不復能自還今度能制其死命即絕之不然宜援國初封江南故事稍易其名稱冊之不羈縻可順附無事不報詔削元昊官爵絕互市揭牓邊募能擒斬者授定難節度於是元昊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書投境上去而發兵大寇邊詔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略安撫使內侍王守

忠。爲都鈐轄討之知諫院富弼上言守贇庸人。平時猶不當委任况艱難之際乎自唐來以內臣監軍致敗者非一請罷勿遣不聽已邊禍大搆沿邊州郡多奔潰將帥士頓而元昊勢愈猖天子至斥乘輿服御損宮掖歲用以佐費出內帑錢八十萬緡於陝糴軍儲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充戰騎稗被寇州縣繫囚及夏稅寬邊民知諫院弼以日食應詔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請除越職言事之禁許中外臣庶言闕失從之而樞密及宰臣皆見謂不憂邊罷免於是知制誥韓琦撫陝西爲言今延帥范雍節制無狀必償事今中外臣可任莫知知越

州范仲淹宜收用西事方棘陛下今宵旰焦勞臣何敢以朋黨自嫌避形迹不言乎如異時者仲淹僨事臣請伏朋比誤國之誅會呂夷簡復召當國念天下以琦仲淹故賊歸曲於已而西師方棘未易辦乃勸帝倚二人以西事西事辦已不失用賢名即不辦得操國典從其後人不得間適之也於是召守贇守忠還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琦仲淹爲副使而二人驩然戮力練軍城要害以圖功已琦將任福違節制而敗師沒于好水川天子爲廢食朝議羣咎琦主攻欲深罪經畧使竦於福衣帶間得琦檄言罪不在琦夷簡以爲然奪一官徙

泰州元昊與仲淹書議約和仲淹爲書諭令去帝號盡臣節報累朝厚遇之恩元昊答書詞悖慢仲淹對其使焚之具以聞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通書已不當輒焚以滅迹下即訊仲淹言臣始聞虜有悔禍之意故以書誘諭。會任福敗虜肆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其書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獨臣對官屬焚之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罪萬死夷簡於中書讀仲淹奏事太息曰希文無人臣禮矣參政庠。以夷簡故嘗憾必且甘心之也明日帝召問庠遽言仲淹可斬樞副衍爭之曰仲淹志在招納忠何可深罪夷簡徐進曰衍言是

奪一官知耀州而庠與鄭戩顧俱罷無何安撫使王堯
臣言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惟天子亦以涇原
傷夷遣使諭仲淹欲徙鎮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奮實
不足獨任願事方棘亦何敢避難願與韓琦偕駐師涇
州許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
慶之兵掎角之秦鳳環慶有警亦得率涇原之師以從
即首尾之形成仍詔龐籍領環慶文彥博領秦乃渭州
一武臣足矣於是置陝西五路經畧安撫使而仲淹復
用分土爲三屯屯鄜延渭以扼虜招熟羌結之恩信以
開虜城大順城渾川招横山規輿壼以制虜形立執制

元昊請和中朝亦憚兵許之和而西事平方事之殷也契丹乘中國疲於西即遣使來言關南地以發難帝命相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朝議引唐盧杞薦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爲比爭之弼入對請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容進樞密直學士以行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以官爵爲辭不拜遂往至契丹要說以大義契丹主爲氣奪遣還議詔使弼持增幣議及誓書復往命受辭于政府弼既行次樂壽謂其介曰吾爲使萬里外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傳宣者異事敗矣啓視之果異也疾馳還入見曰執政爲此欲陷臣

於死臣不足惜當如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謝偶誤矯口軍國大事豈容爾誤參政姝恐爭急二隙深不解助夷簡爲言矯不勝忿日憂姝附夷簡欺陛下姝矯婦翁也帝爲動容夕宿學士院易書行而丑好復定語具戎狄志中右正言孫甫上疏曰今中國微耗以和戎息兵而紓民亦庸獨無利乎然而不勝其害也往武事不飭稍有警即倉猝莫爲用比二三年朝廷信賞必罰飭臣便宜制置材武稍稍出矣今旣和必且罷弛如異時害一自元昊拒命至驚悖而終不敢以偏師窺關中者懼唃廝囉等之擬其後也今旣和彼得專力制諸

蓄恐滋蔓難制害二在朝廷恃治安之勢法令紀綱恬易而無備邇更憂危中外惕息以圖更張今既和必苟寬將以幸爲恃害三利害之幾伺倚伏惟上深慮其中

當是時相夷簡柄大政最久深計善斷於天下之故諸搢從抑縱最熟雖痛爲言者所詆帝眷倚終不衰方契丹求割地時仲淹申前畫請城雒陽以防敵夷簡從容言狄畏壯傷怯城雒陽是子囊郢計耳未足以示威且契丹惟無渡河令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昔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不克獨宜詔建都大名代其謀從之延州之敗將劉平戰没議者言請罷宦官監軍帝以問夷簡

夷簡恐任怨乃謬言不必罷第當擇內臣重厚有智者以充請詔內都知押班舉堪任者以聞後不稱與同罪明日都知押班皆詣帝前叩頭乞毋遣相王曾李廸皆贊皆爲夷簡所謾欺不勝忿自陳然召廷詰常不勝而罷琦仲淹衡三人於夷簡並忤而西北釁作乃薦琦仲淹任西師遣富弼使北卒以安帝以爲夷簡終長者無怨惡心可信覆天下亦以爲不念舊惡能用人也然是時介從中必行其技恐用責師討好水川之敗用無外交格擅通元昊書於爲禍豈有量哉易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春秋忠恕大抵過故責夷簡

入中書。竟以功名終及疾病帝親翦鬚賜之手詔曰古稱鬚可療疾今翦以賜卿疾少間入朝詔給扶侍毋拜改司徒同議軍國大事數日一至中書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朝未嘗以言責人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屏直道使天下無感激陳言之士前出鎮有不若巳者百代以自形其能欲陛下復從而召之也今相三年疾病求退陛下至親降德音恨不移疾於躬四方傳聞為之泣下自有宋得君未有如此其專且久者不知其何以為陛下報也若薦賢自代盡合公議庶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補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為腹心

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諛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
而使之居廟廊臺閣之任是張禹不生於漢而李林甫
復見於今也夷簡見書不怒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恨
聞此遲十年耳蓋深智如此及卒帝哭之慟曰安得有
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中書令。先是琦仲淹以直諫出
外然帝終念之及撫西師有功並召爲樞密副使琦仲
淹五讓乃就踰至數月以仲淹參大政而用富弼爲副
樞歐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先是以樞密使
召夏竦於蔡州脩等上疏言竦在陜畏懦元昊嘗牓塞
下得竦首予錢三千其爲賊所易忽如此又敗衂無成

弱不可用用之爲外國輕笑比竦至國門論者益急乃罷竦命杜衍爲樞密使蔡襄喜賢路開衆正進而慮其難久也乃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天下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於路夫退一邪進一賢庸遽能關天下之理亂哉而天下願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進則海內亂衆賢並進則海內治於爲天下繫至重也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埶猶病然陛下既得良醫而治之矣有如終信不疑使醫者誠得盡其技非徒愈病而康壽因之令醫雖良信不專術不得盡用猶然無益也故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

諫爲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極諫以憂天下
第恐邪人不利必將造爲説以禦之視聽一惑用舍眩
淆於任臣雖有能終乎故用諫難也然度其禦之之説
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干進曰彰君過而已願陛下詳察
其中當是時承平久而兵籍益廣取士任子磨勘遷補
之法已浸多幸恩而官材混淆吏冗員猥衆二邊歲幣
竭國力民俗漸侈而上下困於財西北邊經晝壓壓足
守禦士未甞更大敵氣懦不壯而天下患撫兵而天子
更西北交警銳意於太平數開經筵引琦仲淹召對問
當世事令條上且賜手詔敦趣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

至矣事有先後時積久安非可以旦夕革也欲速則不達且柰何帝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語良久曰時難得而易失授筆札使各疏所欲爲者于前仲淹等皇恐避位頓首言天下事重大非卒易可及願退具書上於是仲淹琦弼各條當世切務以獻仲淹條十事一曰明黜陟言祖宗朝文武官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以不次擢其居職無卓然理效者雖愈久不遷故人自勵以赴功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限內外不問勞逸例以磨勘得遷其在京百司金穀浩穰爲權勢子弟所據至有待闕一二年者每一員闕則爭覬者數人其外任京

朝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往往到職之初已當磨勘。縱無勤效例得序遷。此則人人因循不自奮之繇也。請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否則不許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舘閣而下有高才異能奇畧嘉謨爲上信納及外任善政著聞者自以特恩敘。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任內有私罪公罪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則人人自勸天下輿於治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二曰抑僥倖。先王之世公卿以德任官不世。官春秋書尹氏譏世官。祖宗朝定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而上登朝歷兩任乃得請

則爲有限慶也自眞宗皇帝以世平與臣下共其慶大臣俄許任子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任至二十人則濫極矣今百姓貧困冗官冗濫日不能給而審官院常患其員充塞無闕可補請詔自今兩府并兩省官遇國大慶許任一子弟御試外餘不任陳乞若別有勤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特恩不爲比諸轉運使及捍邊文臣須候任三年無闕方許陳乞庶幾爲官擇人之意三曰精貢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民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獻其賢能之書于王其教之有本其知之有素故舉無失

人今國家以辭賦取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
趨小道雖濟濟盈庭而求才識學行之士十無一二也
請立郡縣學選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使務於與行
其取士之科取策論而後詩賦墨義外更通經旨務明
理義使人不專於詞華又外郡解發士本鄉舉里選之
意必先嚴考履行然後取其藝業今惟采詞藻加用彌
封不見姓字於鄉里舉選之意蕩然夫士修於家而壞
於天子之庭者章之未有不修於家而能自靖獻於王
朝者也請自今州郡利解必履行無玷藝業及等者方
許薦送其試卷不彌封庶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

官長今刺史縣令卽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繫之故歷代全盛惟是爲重今獨累資考遷慵弱者多縱恣貪蠹民強幹者務近名而賤物而邦本殘矣請自今二府先擇選轉運使提點刑獄若大藩知州其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各舉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各舉堪縣令者以聞舉主多者乃從中選授庶刺史縣令不至闒濫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養賢以厚祿然後可以責其廉安於職業也國初承五代亂離制祿之方未有定眞宗皇帝曠然德念復前代職田恩至渥也而倉於財用未盡增

役夫百官重內而輕外自古患之矣請兩府同討晝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不給者給之使有退食之休無交謫之患然後可責其廉而督之善政其不法者可廢可誅使冥役之流咸樂於外任將來遷擢多得經郡縣之人矣民隱明治要則致理有本而百姓受賜矣六曰厚農桑臣聞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治起於農畝蓋農桑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體膚愛體膚則畏刑罰而寇盜可息禍亂不生詩人有七月之篇周禮重三農之本言王業所繇也頃五季割據方自爲國一遇荐饑糴無所故各務農桑以規富彊父老言兩浙未歸附

時。蘇州有營田軍。合四都七八千人專田事。歲防江築堤以捍水患護耕作。于時民間米石止直錢四百文則至足也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而江浙圩田河塘之利隳廢盡矣今其地。米石不下六七百文甚者加倍民安得而不困又京東西路卑溼積潦之地前詔開決水患大減旋復湮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民視土之宜可開河渠可築隄堰陂塘爲旱潦備者委本州選官計工歲於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具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水利大興田盡墾斥當下無饑歲上貴無糴

而東南歲漕可省矣其勸課農桑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簡約易從者頒賜諸路責成州郡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脩武備臣聞古天子建六軍以平邦國唐初京師置府設衛亦六軍之義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戎臣軍伍無一人為逆亂者則其效也開元末始罷府兵募市井之人為彍騎無禮義之教忠信之心驕蹇凶逆馴至于喪亾我祖宗罷諸路使權聚兵于京師而衣糧賞賜豐渥無限度至於困生靈虛府庫未已也請約唐府兵法於畿內幷近輔州府召募強壯充畿衛士使三時務農省

給贍之費一時敎戰習防禦之實强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已成然後諸道倣此漸次施行八曰減徭役言天下戶口耗少供億滋多宜省縣邑戶少者爲鎭職官自宜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九曰推恩信言赦令下有司不以時施行廢格上恩請寘重法別遣使按視所當行者如章十曰重命令言法度所以示信令法行未幾旋即釐改則度何繇信請自今詔兩府議法度經久可行者刪繁冗爲制勅令下必行覈條當世之務十餘及安邊十三策以進大都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琦條

七事。曰清政本曰嚴邊計曰擢材賢曰備河北曰固河東。曰收民心。曰營雜邑。又陳救弊八事。且言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定安攘之計。於是詔天下州郡。皆立學。詔更定科舉法。詔興太學下湖州。取教授胡瑗所著者。教規爲令式。詔兩府公選監司。令監司自擇知州。知州知縣。聽罷黜其不任者。詔更定磨勘任子法。立按察官吏法。而琦仲淹弼所言畧施行。三人亦皆以天下爲已任。及相衍同心輔政。日夜謀慮。興太平。中外想望其功業。然天子責成歲月。求效而諸賢。所陳規模闊大。事多所張弛。而明按察損任子抑僥倖僥倖

者皆翕翕訾訾頌以爲不便而朋黨之說復昌於是歐陽修作朋黨論以進數數爲帝分別言之而羣小忌嫉愈益甚仲淹懼不自安適契丹伐夏請行邊於是琦仲淹出宣撫陝西河東弼宣撫河北三人者去國而謗乃大肆通奏院蘇舜欽較理王益柔皆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議論無回忌通奏院有宴會益柔被酒作傲歌語狂悖中丞王拱辰得之喜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聞可抵也乃諷御史劾狀攻其事帝得歌讀之果大怒以爲諸人者浮薄不根至於此立遣中使捕諸同飲者琦請對曰夜聞遣官遶京師捕館職駭物聽願下有

司足矣帝出王益柔傲歌示之琦曰此醉後狂語何足過今西陲未寧天下事何限諫官釋不論乃合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情何也帝意乃稍解而益柔及舜欽擊治皆除名同坐被斥者十餘人拱辰大喜曰吾一網盡矣於是詔戒百官朋黨相訐戒按察使爲苛刻戒文人肆言險行者而諫官錢明逸遂論仲淹猶更張成法擾國經所推薦皆朋黨陳執中復劾衍庇二人爲阿私於是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而在朝將所建白蓋沮格不行樞密琦不能獨留爲帝言陛下用杜衍爲相方百有二十日而遽罷仲淹以夏人初附乞行邊猶

誘曰有名至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弼大節難奪天與
材忠昨契丹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辯屈強虜忘身
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爲樞密副使避讓不受逮趣
令是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刷紀綱爲陛下負萬世之
業而近日臣僚務搏擊以快私忿非國家之福不報求
外知揚州歐陽脩時轉運河東上疏言臣竊見自古小
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
搖動大臣則必誣以專權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
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
求瑕惟指以朋黨則一時可盡至如大臣已被知遇特

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專權爲人主所最惡故必以此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獨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此必有爲朋黨專權之說惑聖聰者臣請別白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讜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共稱慕而其時更歷未深表著尚淺姦邪誣以朋黨猶難辨明今此數人權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矣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歸於盡忠而爲性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徇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寬之仲淹謂契

卅步攻河東請急備邊而富弼以九事力言其不至至

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城水雒事韓琦則是尹洙

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陛下之所知也

閒居史相稱矣至秉國議則公言廷爭而無私眞得漢

史所謂忠臣不私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

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所得專也而權必得名位乃

可行故專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

西琦等讓至五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爵三命學士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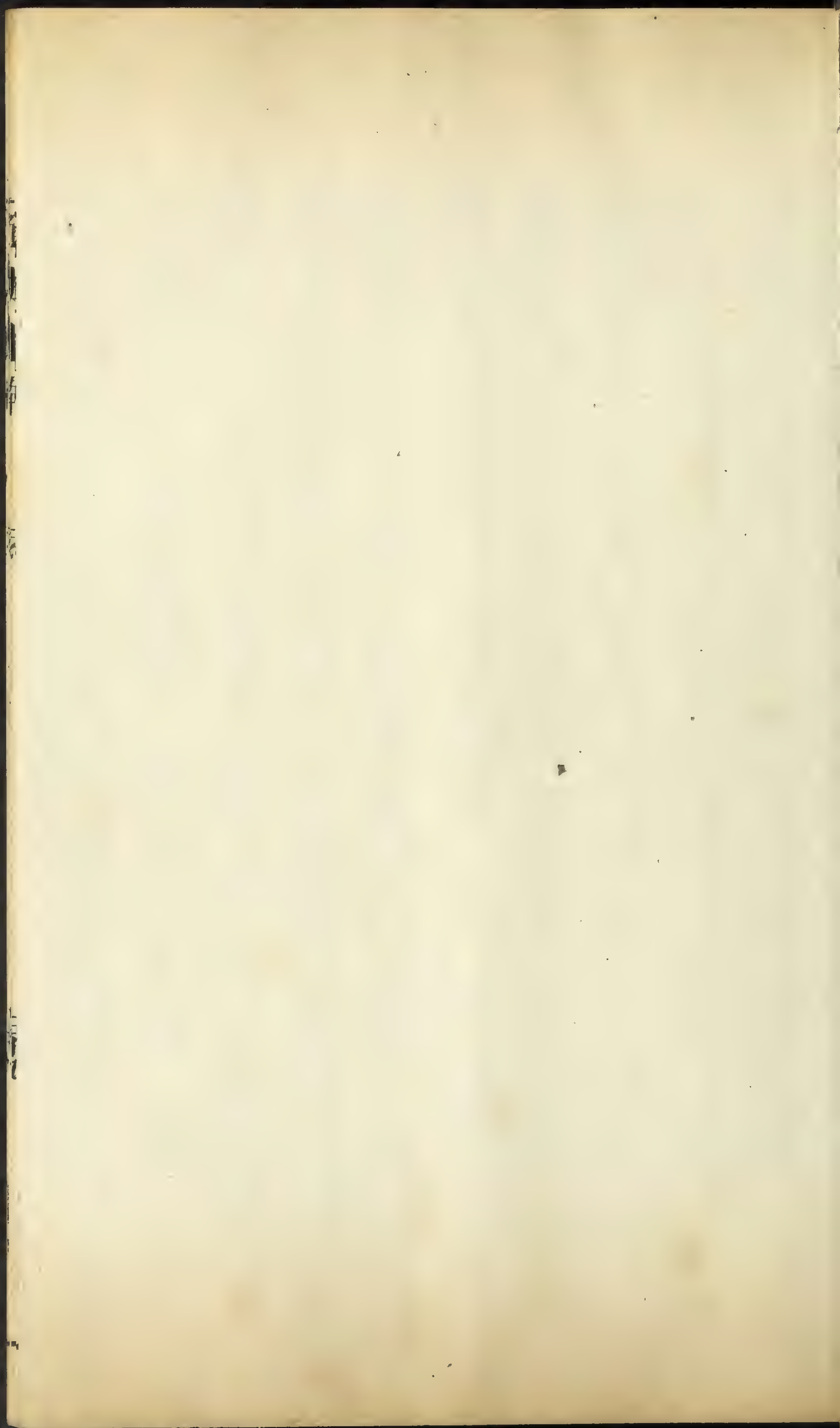
樞密副使每命未嘗不懇懇讓也及陛下堅不許辭乃

始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開天章召之賜坐授

以紙筆使各條事衆避讓不敢下筆又煩聖慈出手詔
指姓名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古君臣道合遇事輒行
無復推避有之矣臣方怪蕃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
丁寧如此而舒緩自疑作事不果乃小人巧譖猶曰專
權豈不誣哉夫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中國之威
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
釁違盟而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以邊防無
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蕃等見中國累年侵
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請自行邊思雪國恥沿
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陛下睿哲

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得此數人驟加擢用而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于內賢愚相賀于外臣竊爲陛下惜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書上罷知滁州會山東盜起帝遣中使行按視還奏盜不足憂杜衍在兗富弼在鄆爲山東人尊愛可憂也帝欲徙二人鎮參政育曰盜誠無足憂小人抵間巇爲危言傾大臣禍之大者也大臣爲國家拊循得民心則國尊安此國大慶顧當變置之耶初仲淹弼與育同政府有郄至是力保護之育字春卿建安人卒謚正肅先是國子監直講石介見夏竦罷而諸賢

用大喜曰此盛德事也歌訟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頌之其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詩傳播都下竦惧之切骨介師孫復見之曰介禍始此矣已介遺弼書責以行伊周之事語激肆竦得之喜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成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列飛語上聞帝倚弼仲淹未有間以爲無端不信也及是滁狂人孔直溫以反誅搜其家得介所與書帝以爲介果與反者通惡之而弼已跡外疑大喜時介已死夏竦言介實不死乃弼遣介走契丹與結約爲國難請發棺驗視詔下其事和兗州



漢風。明年春正月帝方視朝疾暴作。趣扶入大內時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室子宮中。皆出外邸未嘗顯然正名之也中外意洶洶相彥博呼內都知史志聰問帝所患狀。對曰中禁秘不敢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且行誅。於是與搊謀啓醮天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以故事格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開封府夜叩宮門上變事不納。遲明則禁衛卒告都虞候欲是夕爲亂者也。相搊流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都虞候作何狀可保任否。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

有怨誣之耳請流判狀尾斬卒於軍門先是猶用朝士李昌言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猶欲傾之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監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平又言當請皇后同聽政彥博視而袖之徐召詰厲聲曰天文變異爾職也當言國大事於爾曹何預而妄言可斬也司天官怖失措謝罪死彥博且視者久之徐少霽曰吾觀汝直庸妄人耳未忍遽法汝復爲此者斬矣叱之去已乃以狀示同列同列駭請深治彥博曰治之即事彰灼中宮不自安既而遣司天官詣六塔相河道即遣上言

者往繼隆自不可彥博曰彼本何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矍然不敢對而其人至六塔恐得罪還更言六塔在京東北非正北不害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而定帝少間彥博請以繼嗣請許之會疾瘳而止無何彥博請老而辭以母喪去位[illegible]領彥博自帝言遲豫時彥博[illegible]彥博以流判呈帝乃辭、於是相琦獨柄國公聽僉觀與僚佐同心輔政百官循職效功重守令治最者久其任詔諸道舉遺逸德行尤異者遣詣京師館太學試舍人院授官詔罰世宗後封崇義公擇才臣循行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入田官募民耕以其租為廣惠倉賜窮民以諸路常平倉不

足支凶年賜中帑錢助糴本諸道田疇荒不耕者募士徠民耦著佐耕無收租裁定令赦省疑讞弛茶禁便東南之民議者以爲近三代之仁義皆琦所建白也巳念帝春秋高儲貳未有定乘間進曰國有儲貳國之福也自昔禍亂之起皆繇策不早定之故願擇宗室賢者爲宗社計帝曰後宮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女子生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中材之主猶勇自斷如是况陛下仁聖乎太祖躬沐櫛百戰以有天下獨欲爲天下得人一旦舉而授之太宗無難色則公之盡也顧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帝猶未有以決也知諫院范鎮

奮然曰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即疏言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室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援近屬賢者優其禮秩真左右以圖天下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未報司馬光判并州聞而繼之會召入知諫院入見請曰臣判并州時所上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為不記憶者久之已而曰得[illegible]欲選宗室為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罪必死不自意陛下開納帝莞然曰此何害古尚多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此自當出聖意臣何人得與光退詣中書琦問適

對上何言光對曰所言宗社之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後十月有旨令光與御史裏行陳洙定行已洙屏人語
光曰日大饗韓公攝太尉洙爲監察公從洙曰君實近
建言立儲事甚善恨疏不下中書欲自發無端聞君與
君實善幸語之是行不足煩公獨欲達此意耳其圖回
周密
如此後月餘復疏言臣向關說建儲事蒙幸採納竊欲
然謂宜即行矣今寂未有聞豈嘗有小人爲陛下言春
秋尚盛子孫萬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乎夫小人無遠
慮而近傳多覬覦所爲阻陛下大計者直欲倉猝時援
立所厚善規寵利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出於中人而
大權盡失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稱此其禍可勝
言哉願上垂察帝感悟下中書明日相琦持光及呂誨

覬以入未及啓帝即自言曰朕念此久矣即立儲卿以謂誰可者琦皇恐頓首曰此豈臣等所可與當獨出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純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濮王子宗實琦力贊決乞內批下行帝恐入內宮人或沮撓曰中書行足矣於是命起復濮王子宗正寺下詔立爲皇子而儲定帝天性仁孝喜愠不形以寅儉自救自開國來天子未嘗親享明堂帝始即大慶殿爲明堂嚴天地之享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以爲常嘗大旱親禱晝日炎赫却黃蓋不御夕宿寢殿中夜聞微雷即白起冠帶露中殿下雨驟至不起衣盡

涇。移刻雨霽。再拜謝。乃升階。以月食幾盡。出宮女後宮得幸者十人中二人頗驕恣。適請謁中丞絳以聞。帝曰。微卿言朕乃無從知。遂并出焉。作寶岐殿不以蓺花卉。歲蓺麥。欲知稼穡之艱難。觀刈麥問民舍織婦機杼聲。嘗賜茶帛勞焉。或請以玉清宮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絁繒。嘗中夜覺饑。思燒羊。內豎請降旨索。帝曰。聞禁中每有取索。外因用爲例。今索之。自此每夕宰殺備供應。害物多矣。豈不能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乎。左右皆呼萬歲。有感泣者。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

曰一下節費二十八千吾何堪焉止勿獻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廷議欲勿納帝曰皆吾赤子也詔以唐鄧間田給之令所過續食北使來言高麗職貢疏闊欲加兵帝默然未有應使者且下殿召還諭之曰高麗誠有罪然王子實爲之百姓何辜今加兵其國王子未必能誅徒屠戮百姓可歸諭汝主願毋遽興兵朕非有私也契丹爲寢兵京師疫太醫進方需犀角內出一帶界之一通天犀也左右以爲珍請留御帝曰朕豈貴異物賤百姓哉西北邊以乏糴告出內庫珠估錢三十萬緡助之曰儲此無用助邊糴可以紓吾民左藏月進錢供宮中好用者

畢以賜縣官大辟疑者令上讞歲活常千餘人吏部選
人坐失入死罪命終身不遷毋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
以死況敢濫用辟乎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蝕司天請
移閏以避帝曰閏所以正天時授民事何可曲避也知
無爲軍茹孝標獻芝之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豐年爲
瑞賢臣爲寶草木蟲魚之異何有焉免孝標罪戒天下
勿獻故事隻日一御經筵帝好學日講讀不廢詔侍臣
曰朕盛暑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學士孫奭上無逸圖
命施于講讀閣作邇英延義二閣又詔學士丁度書無逸
篇于閣屏王堯臣及第手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

篇於戴記中特表章二篇以風厲儒臣而濂維道學淵
源之漸始此矣以國家承平久念欲興禮樂文太平而
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三合三朝之
制樂久廢墜詔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郊廟所用登
歌宮縣審定聲律按古合今調諧於中和使經久可用
以發揚先帝之功德而羣臣無素業或守鍾律或守累
黍各執一察以自是終莫能緒正之也親政初重臺官
之選日宰相得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詔自
今臺官非丞知雜保薦者不任宮禁干請雖報可有執
奏輒中止不行拔舉疏遠不蔽於偏至之說蘇軾應制

科試策攻上闕語切直侍臣請黜之帝曰以直言求人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何擢上第陝右用兵國繁費自乘輿服御及六宮宜索僉裁約而吏祿兵賜未甞裁損也或請減官吏俸帝曰祿廩以養廉今王事鞅掌不能增恐減之乎詔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甞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而上致仕者給俸如分司良吏歲時即賜之在位四十二年惻怛忠厚終始如一未甞妄興一役妄殺一人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革遺制下深山窮谷老稚女婦莫不奔走悲號如

喪考妣。不能自止云。

論曰。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寶位曰仁。仁也者。以天地大德生天民者也。故道莫貴焉。昭陵在御。暨不肯混進。冗官冗兵之費耗斁矣。乃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奢[illegible]益進。令各自明而上溫仁在宥。終並育不想他。斯謂元德哉。故當其時。幾賊衰少。決獄省減。犇類烝烝。布列於中外。而至德攀於人心。有宋三百餘年之基命制焉。嗚呼盛矣。

王范二相談

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舉進士第一。以將作監

判丞濟州歷右正言知制誥景德中國信司致書契丹。稱南朝契丹爲北朝。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獨從其國號可矣何必對舉南北成兩大乎。帝曰善命易書祥符中天下爭嚮帝意言符瑞曾進曰。天瑞荐臻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今居之異時者有水旱災疫之變亦何以自解乎帝爲默然已建玉清昭應宮復陳五害以諫命判大理寺曾請得辟僚屬爲著令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舊違制非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被旨者非故曾又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矣曾曰失於故失。

固異不可涸也今誤失從重論後有故者又何以加之竟得貸已以右諫議大夫參大政時宮觀官皆以輔臣爲之使會當爲會靈觀使辭不受帝不悅曰大臣當同心共事奈何自爲異乎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下使待罪政府臣知有義而已非敢爲異也王旦退謂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吾不及也吾備位二十年每進對意忤常蹙踖不自容王君初被簡用讓會靈觀使拂上旨而進對渾雅詞直氣和乃如此此何可及也以忤旨罷知開封京師民訛言帽妖至能傷人曾令民夜開里門有倡言者輒捕論

妖不復興復參知得相轉移母后翼戴天子一心權姦有
社稷功語具帝紀中時士習偷薄臣條奏事畢干澤求
進至流涕帝以謂曾曾對曰[illegible]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
得難進易退之人樞使曹利用以貴倨於曾忤曾亦頗
以驕蹇誹之及得罪爲申理太后曰卿嘗言利用橫今
解之何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而慢臣折之然加以大惡
非臣所知也而利用得寬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
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命張便殿中而太后姻家左右通
請謁者多裁抑太后滋不悅以玉清昭應宮災罷知青
州以節使知天雄軍人樂其政畫像尸祝焉景祐初爲

樞密使明年以右僕射復相遷集賢殿學士封沂國公與相夷簡卻而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有大星墜其寢左右驚以告曾曰行自知之後一月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方正持重平居寡言笑在朝廷進止有常處進見言事審而中理內制時與楊學士億同劾億能文章善談笑於僚友鮮所不狎侮每見曾未嘗不肅斂也自奉儉約雖貴顯如寒士范仲淹嘗言曾曰明揚士類此宰相之任明公盛德所少者此耳曾曰執政欲恩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深服其言初曾舉進士繇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

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人以爲相業所本云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蘇州吳人也生二歲而孤母更適
長山朱氏業從其姓久矣少長問知其世家乃感泣辭
母去入長白山掃一室從戚同文學晝夜不怠冬月憊
甚獨以水沃面已復學食不給晨斷虀爲粥晝三段日
三餐之人不能堪繇若也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
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抱獄要日與太守爭是
非守憑怒臨之不爲比比去官無歸貲止一馬鬻之徒
步歸自其少賤時能立節如此矣以晏殊薦秘閣較理
章獻臨朝歲冬至且天子率百官上太后壽會寧殿已

御大安殿。受朝行之數歲。夫仲淹言。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不當與百官同列而朝。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嗣也。疏上。殊恐失太后意。懼甚。頗辞語。謂其邀名。仲淹正色曰。仲淹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今不悟反以忠直得過殊爲愧。居巳復疏。請后歸政。判河中。徙陳州。論建太一宮崇福殿。非所以應天。論恩倖以內降除官。非平明之治。召拜左司諫。太后崩。遺詔。揚太妃爲皇太后。復預政。仲淹方爭。欲抑毋后以成一尊。帝親政。請禁群臣[illegible]論太后時事。全太德語具帝紀中。歲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可。請間曰。宮掖中

半日不食當何如帝爲惻然即以命仲淹仲淹至收賑安撫之還條救弊十事且陳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以進乞宣示六宮戚里令知民艱難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出知睦州徙蘇州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蘇人賴焉遷知開封以忤執政呂夷簡罷知饒州久之元昊反邊新喪師以龍圖學士經略陝西自請[illegible]延州蒐兵選將非久邊大飭夏人相戒曰今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目前守雍既而與韓琦開府涇而西師大和其在邊務持重不急小功號令明肅撫士卒有恩御將

吏令畏法而愛上所得賜賚。皆以朝命賜諸將。使自為謝。居三歲安內屬羌。視要地立城堡。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洪策謀取橫山。復靈武。元昊懼而西事平。大者具戎志中。初元昊反。誘內屬羌陰為助。仲淹至部行部。以詔書犒諸羌。撫循以恩信。立條約。諸羌質子。縱出入自便。羌酋至。引入臥內。撤衛語。無間也。羌人親愛。呼為龍圖老子。自是始為中國用。而屯兵得就食內地。省覘候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佑。與蕃將潛先據其地。當攻築具。日辰起。忽引兵趨之。諸將皆不知所向。至柔遠。始發號告其地處。既至。攻築之用。大小畢具。也道賊覺。以騎三萬來爭。仲淹蒙前戒諸將。如賊戰而走。追必毋過河。第乘城。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獨乘城。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去。而城成。即大順城也。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已與琦富弼並召參大政。銳意為天子興太平。為衆讒沮。出為陝四路宣撫

使知邠州尋以疾請知鄧州進給事中徙荊南鄧人遮
使者請留許之徙杭州遷戶侍郎徙青州病甚求潁州
未至卒蓋是時帝已知仲淹忠思復用之矣疾賜藥存
問卒輟朝一日贈兵尚書謚文正仲淹內剛外和性至
孝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給
而好施予汎愛樂善有大節諸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一
不以動其心在諸生中祟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
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人不能

必故心力一而功成在延州時夏竦主攻議五路進師以襲夏雖韓公亦主之遣尹洙造延州約進師仲淹曰我師新敗士氣喪沮今但見敗形未覩勝埶吾不敢任也洙太息曰公不及韓公矣韓公云凡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置之度外乎誠仲淹所不及洙沮去已兵次好水川而衂師還韓公出撫師戰亾者父兄妻子數千人擁馬首持故衣紙錢哭於前韓駐馬不忍視掩泣者久之仲淹聞而嘆曰當此時亦何能置勝負度外也在政府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勾之樞副姑息之曰一筆勾易且然而一家哭矣

仲淹曰不然且一路哭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時巨盜
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民出金帛牛酒犒
之盜不爲暴事聞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有
之爭帝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旣不能戰又不能守而
醵錢遺之此法所必誅仲約高郵民疾仲約欲食其肉不
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此
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械雖義當勉守然情有可原戮
之非法意且小民之情醵財而免殺掠理必喜之何謂
欲食其肉乎仲約得免死弼退而慍曰今方患法不勅
欲勅法而沮之何也仲淹從容曰祖宗來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耶心猶未然及河北使還至國門爲飛語所中至謂其遣石介結契丹未測帝意所定夜遶牀徬徨行達旦乃太息曰范六丈聖人也好獎掖後學勗之歲在睢陽時有魯人孫生也者來索遊贈之錢千緡明年復來又贈如初因問何汲汲於道路如此將無以游廢學乎生閔然曰母老無以養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錢爲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喜曰幸甚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於學不舍晝夜仲淹甚愛之後十年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道成德尊以春秋授學

者薦至京則故索遊孫生也西師時關西張子厚載年
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來謁仲淹知爲遠器也王
之成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手中庸授之勸
之讀而載後稱誠明夫子爲贊儒汾人狄青從軍隸節
下仲淹遇以國器手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
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卒登樞府爲名臣及他所奬拔
成名者甚衆嘗自言幕府辟客必可爲已師者可爲已
儕則心嚴憚之事畏愼不敢苟矣晚守杭吳中大饑殍
殣盈路發粟及募民存賑術甚備而因杭故俗喜土木
宴遊不爲廢監司詰之仲淹曰所爲許宴遊與造者誠

欲發有餘之財令工技服力之人得仰食也脫禁之無慮數萬人不食矣是歲兩浙惟杭人饑而不流嘗戒諸子言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獨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之子孫安得不恤其饑寒救其困厄哉且祖宗積德數百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買姑蘇負郭田數千畝爲義莊贍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歲主其出納

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各爲之賑贍焉。以朱氏有長育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而蔭其諸子。嘗卜宅，日者云吉，當踵生公卿，遂卽其地，奏立蘇郡學。晩歲子弟請樹園圃爲逸老計。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卽形骸可外，况在室哉。且吾年踰六十而謀樹第治園圃，顧何時當居乎。范不許。韓魏公嘗言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立一節師魯可也。若就大事以濟天下。其惟希文乎。子四人，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賢，而純仁自有傳。文正公興蘇學，特賓胡安定爲之師，規約嚴整，生徒憚苦之。純祐尚未冠，入學，先諸生率循，諸生爲翕然。開府時，純祐日與將卒伍，鈎深摘隱，盡得其才用，故任當才而功成。純祐重違公左右，不應擧，以蔭守官，旋卽解去，從之鄧，得疾卒。純禮守遂州，得民

和、草場火、守吏息惕懼譴、純禮曰、草燥則火行、何罪、勑償而已、庫吏盜絲、罪抵死、純禮曰、以絲故殺人、吾不忍也、趣買償之、元祐中、擢給事中、封駁皆正名分、肅紀綱、關國大體、元符中、擢尚書右丞、爲曾布所傾而罷、純粹沈毅有幹畧、而忠宣公有子曰正平、正思、正平行甚高、言必據孝經論語、而嘗官不阿意、蓋世濟其美云、

論曰自眞宗違豫時大奸倚幽嚴柄國洶洶矣迨章獻稱制而王沂公危言正色乎其間卒沈幾翕張之而靖也昭陵開天章趣條對千載一時矣羣賢彙登富韓歐文均底乎大臣之節而范公實倡之倡者難哉雖早世未臻于化竟挪可謂社稷臣矣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二終

管子纂詁

論目自立宗旨衆出大好循斷緒而補圖削衍卒道章標

吾身有復孝而蓋。而肯介不向也益世濟其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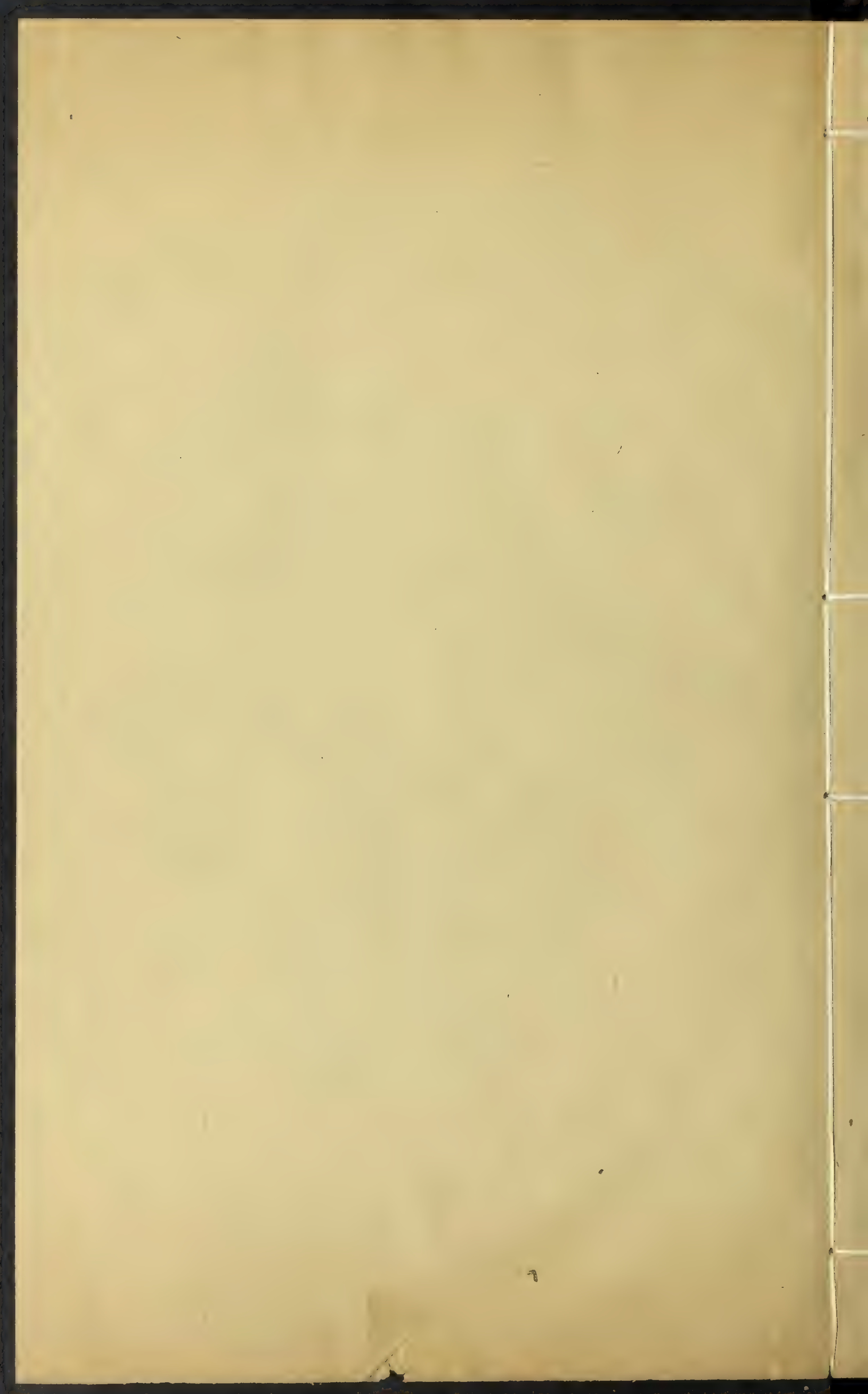
書圖大撿禁元行中宣相尚非右不止不正思正平十止高

亂有撿竟有揺中經紀非事中禁有布所使而叔可木

言中宣史濟經系肩以年紀逆事以系知人自國之

相中於字史息物體逆節日學練四人自斯測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三

明盱郡鄧元錫箸

宋英宗神宗帝紀

英宗皇帝諱曙。太宗皇帝曾孫。商王元份孫。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母仙遊縣君任氏。四歲養大內。豫王生。歸濮邸。王薨。賜名宗實。起復知宗正寺。立為皇子。改今名。嘉祐八年夏四月即位。赦。百官進秩一等。帝不豫。尊皇后曰皇太后。請皇太后同聽政。立皇后高氏。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月帝御紫宸殿朝百官。歲星晝見。冬十月葬永昭陵。十二月開經筵。是歲于闐西南蕃來貢。契丹使來弔祭及賀即位。治平元年夏五月皇太后歸政。冬詔近臣監司舉治行素

著者僯升擢是歲畿內及二十五州軍水賑之。西蕃內附三
年春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戛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
務合經以聞秋樞使弼富樞副㬂張罷弼以足疾請判揚州、㬂以老請
判許州、使相彥博文爲樞密使減乘輿服御京師大雨水、詔臣
僚上封九月、太白犯南斗、冬。雨木冰、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三年
春溫州災、臺諫以濮議諍論出補外濮議寢見禮儀志、葬見于營室、越
數日、孛于畢、如月、逾兩月乃滅、○秋九月朔日蝕、冬詔禮部三歲一貢舉遂爲定制
詔政府舉才行士試館職帝不豫立潁王頊爲皇太子
赦。羣臣子爲父後者、賜勳一轉、○是歲契丹改國號曰遼、四年春正月帝崩年三十六、
上尊謚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初帝以宗人子育宮中好讀書絕

嬉游被服儉素類儒者居濮王喪未終制以相琦議起
復知宗正命下辭既終喪猶固辭相琦言宗正命下外
人皆知必且為皇子不若遂正名以定之乃下詔立宗
實為皇子而皇子讓愈堅知諫院司馬光言皇子辭不
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皆
以為陛下仁聖能為天下得人也然臣聞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皇子乃受命
且行戒其人曰謹守吾舍日上有適嗣吾歸矣乃肩輿
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圖書數篋而已仁宗
崩平旦琦入定遺詔百官班宣之令衛士坐甲諸司幕

下簾治器人情帖然比日午市肆猶未知也皇太后同
聽政既即位之四日帝晨詣大行前舉哀忽疾作大呼
嫚罵左右皆却走大臣駭愕失措相琦亟投杖於地直
趨前抱帝入內人驚散呼之前方徐來令抱擁入曰謹
護侍無怠出戒諸見者曰今日事惟內庭諸人見之毋
於外謹傳傳者死退就班哭如平日是日皇太后於梓
宮前叩額爲請命額血出已而帝疾益甚舉措失常度
多嫚罵無忌顧遇內豎寡恩於是怨誹作而謬傳中禁
語文致之爲讒間兩宮乃隙已帝疾荼少間聞讒謗中
自疑未釋聹默若獨疾然日面壁卧不受藥琦率同僚

捧藥進帝直視久之取藥覆琦衣不顧琦前跪榻上拜
床下。孩琦乃退一日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帝
語言訕嫚狀恨之琦曰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它日又言
之琦曰上病行且瘥即不瘥大大王長矣國統固有屬
也后含怒曰尚欲於舊寘中覓兔耶同列皆驚懼却立
琦不動曰太后不宜以他念自苦太后無血屬今皇帝
自少鞠宮中恩太后最深皇后又太后親甥此天之所
以遺太后也幾不可復得若聽讒間懷他端祇自苦耳。
后意不解參政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
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顧不能

相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先帝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而天下奉戴嗣君無異同即不然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爾非遺命誰肯服從者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念天子以違豫失人情而衆附太后慮叵測一日奏對以深言動之曰臣等在外官家一失調護則太后事也太后大愕曰是何言我心更切切耳同列爲縮頸流汗已帝疾愈益痊而禁中傳離間語甚乃不可聞雖大臣亦心惑之獨琦屹立不動嘗奏事簾前太后怨罔漢昌邑王事云何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臣不知所問太后未有應即言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太后

從何人所聞之后失措而罷他日太后出一手札遣中
書。恚甚有為孀婦作主之語勅中貴使報琦報曰領旨。
琦欲借以警上聽稱山陵事乞晚臨後獨對既見造膝
言曰陛下不必驚臣有一文字進呈願慎重無泄陛下
今嗣統本先帝太后恩不可忘然中非血屬願加意承
奉帝曰謹奉教琦又曰此文臣不敢留幸大内密焚之
若泄聞。遂開難合矣後數日帝獨召見琦曰太后待我
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矣而獨稱舜為大孝者
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是為賢耳陛下但加意承順當驩

然如初世父母豈有不慈者乎於是帝事太后加謹而
兩宮疑間遂銷秋七月帝御紫宸殿見百官會大旱琦
請乘輿出禱雨慰天下望帝從之具素服素使以出而
人情大安治平元年夏帝疾愈日久太后未還政琦乃
取十餘事稟上裁已具白太后太后每事稱善琦因白
太后求歸政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日在此甚非得已
當還深宮耳琦頓首曰前代母后如馬鄧之賢鮮不以
固吝權位敗名德者今太后脫然復辟誠馬鄧所不及
請即撤簾太后曰諾遂簾撤而政歸一尊明肅臨朝時
內侍任守忠適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

仁宗以未有儲嗣守忠欲援立昏弱邀大利帝即位又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論之力一日琦坐政事堂出空頭敕一道請同列簽之參政修簽已趙槩有難色目修修曰第簽之韓公必自有說已召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免死責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塡之即押行恐少緩或入宮乞哀生變也四年帝有疾琦入問起居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安社稷帝頷之琦立召翰學士張方平入福寧殿承旨帝憑几言言不可了方平以筆進請書乃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在側抗言曰潁王也適長而賢請書王名帝乃疾書之

方平退草制太子立。帝泫然淚下。相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此際。雖父子不能不動心也。無何帝崩帝初政清明親近儒雅日御經筵講治道每決機務必問大臣祖宗時故事與古誼所宜已裁決常出人意表屈己畏相虛懷受盡言議濮王尊崇禮臺臣至劾相琦專權導諛參政修首開邪議陷陛下上負先帝至言臣與輔臣勢難兩立議激甚而帝謙抑終薰然不怒也帝勇智不世出可大有爲琦渴心啓沃帝崩哭之慟曰天乎令上在何事不可爲雖疾疢早世而天下咏歎其德矣

神宗皇帝諱頊英宗長子。母高皇后初封光國公。進淮陽郡王。進潁王。已立爲皇太

子治平四年春正月即位赦尊皇太后曹曰太皇太后。皇后高曰皇太后。宰執以下、各進秩有差、立皇后向氏。參政修歐陽罷。被詆誣、求退知亳州、禮侍郎奎。吳參知政事。命公主行拜舅姑禮。英宗嘗謂帝言、舊制帝女出降、輒升行辟舅姑、甚無謂、朕思之、爲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故、屈人大倫乎、會疾、不果葉、帝詔行之、秋八月葬永厚陵。召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相琦罷。判相州、參政奎吳升之。陳罷樞副公弼。呂爲樞密使。翰學士方平。張龍圖閣學士抃趙參知政事。冬十月樞使弼富罷。判河陽、詔求直言。是歲夏諒祚來輸平、尋死、子秉常立、遼遣使來弔祭、及賀即位、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蝕、參政槩趙罷。有傳權三司使介唐參知政事。詔恤刑。河決棗彊埽、秋七月觀文

殿學士知越州升之。陳知樞密院事。詔考宗正籍推太
祖皇帝孫屬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世從獻郊廟。冬出奉
宸庫珠玉付河北備買馬。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是歲
恩冀州河決。京師地連震。瀛莫州地震。河東饑。賑之。于闐
來貢。
二年春。前相富弼同平章事。翰學士安石王參知政
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新法。參政介卒。遣使行諸路察
農田水利賦役。條二股河。置買鹽場于永興軍。官自鬻罷通商
法。從發運使薛向請也。秋行均輸法。詔賑恤被水州軍。行青苗法
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呂惠卿爲崇政殿說
書。相弼罷。判亳州。樞使升之陳同平章事。城綏州。以夏諒盟故。

改皇族授官法置交子務遣官提舉諸路農田水利差役增宮觀官是歲古勿峒首領歸順交趾來貢三年春使相琦辭河北安撫使領大明府始策進士罷詩賦立試刑法科參政抃罷有傳樞副絳韓參知政事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罷相公亮罷樞副京馮參知政事相升之罷升之舊名旭避御名以字行深彼多數善傳會安石不用事引以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巳相甫得位即陽若不與之者請免制置三司條例司歸中書安石怒侵等之稱疾會母喪去位改諸路更戍法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立保甲法參政絳參政安石同平章事翰學士禮侍郎珪王參知政事行免役法河北陝西旱饑賑之是歲廣源下溪州蠻內附交趾來貢四年春罷廣

惠倉田為青苗本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夏陷撫寧堡夏浚漳河秋置洮河安撫司九月大饗明堂以英宗配赦冬立選人及任子入官試法立太學生三舍法是歲河北饑兩浙水賑之高麗來貢渝州夷叛平之五年春置邏卒察謗時政者置市易務立殿前馬步軍校試殿最法塞北京決河立宗室應舉法行保馬法置武學秋頒方田均稅法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歐陽修卒少華山崩禮尚書升之陳為樞密使是歲龜茲來貢六年春復僖祖為太廟始祖置經義局夏四月朔日蝕樞使彥博罷忤安石以司空判河陽立比閭族黨法立和糴斂散法置軍器監秋立武舉法置律學

復收免行錢開直河是歲兩浙江淮饑賑之陀婆離大食交阯西南番來貢七年春行方田法夏旱罷新法是日雨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安石罷知江寧府參政絳同平章事惠卿呂參知政事罷制科大雨水壞陝平陸二縣三司火秋立手實法冬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提擧十一月祀天地圜丘赦韶王爲樞密副使是歲河北饑賑之于闐高麗來貢武都諸夷內附八年春正月雨木氷參政京罷知亳州知江寧安石召復平章事行保馬法遼使來議疆事遣報聘割河東地七百里畀之具戎狄志太白晝見工尚書充吳爲樞密使升之罷判陽州五月雨土及黃毛秋七月太白晝見司徒侍中魏國公琦薨韓忠獻公絳惠卿罷絳知

許州惠卿知陳州擧出輪詔求直言赦罷手實法擧咸翰學士判太常
絳元參知政事鄜延環慶常潤州饑賑之是歲熊本降渝州獠置南
平軍交阯入寇陷欽廉州九年春雨木氷交阯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秋罷黨
祠廟各相安石罷知江寧樞使充吳參政珪王同平章事
殿學士知成都府京馮知樞密院事交阯降事見戎狄志大理占
城來貢十年春詔諸州歲以十一月給老疾貧乏者粟盡
三月詔罷知洪州秋河決澶州祀天地圜丘赦改元是歲
占城注華來貢元豐元年帝十有一年春塞曹村決河名其埽日靈平六月朔日
蝕經制瀘州納溪夷辰州猺叛討之冬置大理獄詔詳定郊廟
朝會禮儀是歲交阯于闐來貢二年春日中有黑子疏汴洛參政絳罷

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諂邏晥、諂事王安石、爲蔡確所傾、知亳州、直學士判司農確。蔡參知政事、置籍田立水居戶役法、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爲一甲輸賦後、太皇太后曹氏崩、下知湖州蘇軾獄、西南諸蕃來貢、三年、

春惇參知政事、相充罷、葬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議大樂。詔致仕翰林學士范鎮、秘書監劉几等同議、詳定官制、秋七月、河決澶州、孛出太微垣、九月大饗明堂、罷羣神從祀、以英宗配、親王顥顓並進封、荊和安、赦、石等進秩、○是歲高麗于闐南州州來貢、四年春樞使京罷、知河陽、羣牧使固、孫知樞密院事。惇章罷、惇密使客結御史朱服、服白之、惇父俞、疆市民田、民遜訴、惇繫之開封獄、事併聞、罷知蔡州、翰學士璪張參知政事。河決澶州、築河堤。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本國姓所自全也河北諸路蝗、夏人囚其

主秉常詔五路會兵擊之。議選格。詔內外官司舉官代
夏師潰。冬十一月朔日食。是歲拂箖于闐董氈來貢。五年夏、四月朔日食。定官制。
同平章事珪。王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確蔡為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參政惇章門下侍郎璪張中書
侍郎宗孟蒲尚書左丞安禮王尚書右丞。是歲夏陷永樂城、安化蠻
寇宜州知州王琦死之、渤泥交阯西南龍蕃來貢。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用新
樂。汴水溢、夏司徒韓公弼薨葬韓文忠公。秋知樞密院固
孫罷。知河陽同知密院縝。韓知樞密院事宗孟罷。宗孟荒于酒色、
自奉養極侈、繕府舍過制、罷知汝州。嘗以書抵蘇
軾云學道有得、軾答曰有二事相勸、曰慈曰儉云。右丞
安禮。王為尚書左丞吏尚書清臣。李為尚書右丞。秋九月朔

日獨冬十一月祀帝圜丘。罷合祭、赦天下、是歲于闐來貢。七年春、夏人寇蘭延州、三月白虹貫日、夏、五月白虹貫日、以孟軻配饗孔子。封荀況揚雄韓愈為伯並從祀左丞安禮罷、知江寧府、是歲河東饑河北水伊洛溢河決元城縣之。夏寇德順軍、廵簡王友死之、夏寇熙河寇靜邊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大食三佛齊西南蕃龍來貢、八年帝十有八年、春正月、帝不豫三月立皇子傭為皇太子、賜名煦詔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帝崩年三十八、上尊謚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帝隆準龍顏在潁邸時動止有常度天性孝友。事兩宮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好學問常日旰忘食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入勸講輒相率拜之始即位小心謙抑畏相求言而日

勵精於三代兩漢之盛詔歲比不登春有時雨安撫轉運使飭州縣吏省事勤民無奪時罷諸州貢飲食物賑河北流民詔州縣獄歲多瘐死歲終會其數上爲殿最爲著令察民隱恤孤獨養老賑乏諸宮室遊畋之樂咸斥不御方方頴邸時韓維呂公著數數爲帝言王安石道誼之美於時無伍也帝慕用之矣至是即召入爲翰林學士比至令越次進對問治當何先安石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夫堯舜之道至簡不煩至要不迂至易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其意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

罄於君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者卿其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於是相得甚驩一日帝感唐宗得魏徵蜀先主得諸葛亮喟然嘆想見其為人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必且有皐夔稷禼出而佐之誠能為商高宗必且有傅說何以二子為乎夫二子有道所羞稱者也獨恐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皐夔稷禼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愀然曰當為卿戒之顧小人難辨卽堯舜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所以為堯舜也繼使四凶得成其讒慝則皐夔稷禼亦安肯為之輔哉自是君臣獻替未嘗不以堯舜相期

明年參大政帝謂之曰人皆不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必通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經術爲不可施之世務耳帝曰善問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爲最先自是相信如一人帝每謂之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天生俊明義當與之勠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曾公亮曰聖知如此安石敢身以報亦其宜也安石曰君臣相與特各致其義非相爲賜也爲君當盡君道爲臣當盡臣道陛下聖知臣何敢不自竭帝改容稱善安石爲人清彊自執博學設聞

於聲色貨利泊然不入其心居恒言宋興來以忠厚立
國而國體失之弱因仍漢唐累世之陋習爭於末務徂
於故常未嘗如古者大有為之君親賢友臣相與討求
先王之法而措之天下也故紀綱不振天下之財力日
困西北二虜歲略遺以百萬而國力日屈居恒憤憤有
矯世變俗之意及帝親用自以為不世遇也則日夜謀
謨講畫以就其平生之所欲為然性本偏愎堅自信好
同惡異明不融而不自知其蔽也元年郊兩府以河朔
災辭歲賜金帛學士司馬光入對言救災節用宜自貴
近始可聽也安石奮然曰常袞為相辭堂饌時議以為

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不可聽且光言獨患國用不足耳國用所爲不足者以未知理財故也誠善理財匪須好用國有常式獨奈何廢之光曰長國家者不宜以財利爲先謂善理財不過頭會箕斂盡民財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言過矣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見武帝之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此何以稱哉爭議不已王珪

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者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

幾恐傷國體王安石[illegible]亦是惟明主裁擇帝曰朕意與

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　當制遂引　常袞事責兩

府兩府不敢辭呂惠卿者儉人　使辟害辯給

見安石語阿意又從爲之辭安石大悅之因言於帝曰

惠卿之賢雖前代儒者未易其比當今學先王之道能

通知其意而可用者獨惠卿一人於是創制置三司條

例司以惠卿爲簡詳文字而章惇曾布並列爲條例官

恐帝意不堅信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

財其中亦寧無一二人敗　事有敗事異論乘之而起

則事廢矣堯與羣臣共擇一二人治水然且不能無失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乎要在灼於大計不爲異論惑可也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天下之所以鮮成事也於是條例司日夜議變法爲更張以民棄本逐末去農爲商賈者衆而俗敝也藉周官泉府斂布不售貨滯於用者待非時而買則出內藏錢上供米令總諸道賦入通貴賤近遠而制其有無名權制兼并爲均輸法以京師百物有牙行宮府所須責之辦多陪折也藉周官市師陳肆辨物成賈徵債本桑弘羊平準置市易司于京師斂百貨賒貸取息名平市價爲免行錢市易

法以豪右貸民錢取倍稱之息而貧者益困也藉泉府
國服爲息出廣惠常平所積粟春貸秋償用取息名耕
斂補助抑兼幷爲青苗法以後世農政日弛也藉周官
遂大夫里宰稻人教稼穡稼下地遣使者察農田水利
于天下頒約束行之名勸農盡地力爲農田水利法以
民苦差役供衙前還輸者破產相屬也藉司徒夫家有
征役而庶人在官者致民賦祿之令民戶高下取免役
助役免役寬剩錢名平力役爲雇役法以後世兵不出
民民困而武備不脩也藉周官伍兩卒旅軍師賦諸農
牛馬車輦賦諸田立保長正副羣保丁授弓弩教戰陳

為盜警寓兵保甲十戶養馬一匹責孳息賠償用出馬為保甲保馬法以後世民豪強兼并名田多而賦寡累齊民也藉禹貢任土作貢周官井牧經賦以六尺起步分地丈量參肥瘠定賦名平賦謂為方田法他諸於河北設措置便糴司於永興軍置賣鹽場於蜀諸州置榷茶場皆本古畢文隻辭名以為王政力行之意以起有宋衰瘵貧瘠之弊為富強而專之於法事具土田賦役貨賄諸志中於文治以進士科試詞賦浮華壞士習罷不試專之於經學以經義論策取士而以安石所撰經新義頒行之為法程為科舉法立太學三舍法以造士

建武學習兵立律學習法律具考試如文科蓋是時二三年間百務驟更法制更創糾結碎繁如蜩與螗沸古二千石州縣長吏天子所與共化理者不聽其以土俗潤色自以其職行之皆制置條例司畫一條下而諸路各置提舉官各遣使者操切速之成其奉行不力者立舉劾又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令顯之於法安石固自信又好人佞已諸老成端亮持重之士語不合則以爲是祿祿守法循故事之臣無所用而見門下諸少年俊慧迎合者以爲才擢以爲腹心耳目親倚之而不知苟非其人法固不能以自行也於是使者阿安石意州

縣同使者意。惟舉行爲功。民胥怨懟。胥詛咒。而舉朝洶洶爭新法。帝嗣位。初聞故相鄭公弼賢。自判汝州入覲。以老。許肩輿至殿門。帝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其子掖進。且命毋拜。賜坐。訪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迎合之。爲左右。輕重必少。且懸矣。又曰。人主當如天。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而王安石方信用。於帝前言災異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邪

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耳此治亂之機也不可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帝手書慰答曰當置枕席銘肺腑終老是戒既至弼具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世道消長願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夫小人之情性喜生事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願深燭其然無爲後悔時弼與曾公亮同平章事安石與唐介趙抃吳奎參知政事而安石得君專造政發議往往於同列不共議即議不見聽介數言安石不可任帝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經

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雖有此三者。然泥古而不知變。故論議迂僻。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參政抃言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國體爲小。而禁庭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重言財利而輕失民心。崇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庭耳目。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皆不聽。於是彌求退。章十數上。帝問曰。卿即去。誰可代者。彌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彌亦默然。以使相判河南。介以數論上前不勝憤。疽發背卒。每行一法。抃輒嗟歎稱苦者數四。出知杭州。惟公亮本薦安石。傾韓琦。諸更張一切陰助之。而韓

繹爲帝言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帝意堅而大權一歸安石矣（時人傳以釋氏言戲爲政府五公生老病死苦畢具相傳笑爲口實）時庶官惟知開封滕甫時入對論事與上唯諾如家人父子爲安石所忌首罷之知制誥錢公輔以爲言亦罷權知開封府鄭獬不肯行新法宣徽使王拱辰以議法不合又皆罷侍御史呂誨言獬拱辰公輔無罪被黜非公議安石曰此三人者臣方愧不能盡暴其情罪使小人知懼不意言者乃爾誨遂疏安石罪力詆之帝以其言已甚手其疏還之誨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誨當出然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

下處之有義臣何敢苟以形迹輕爲去就乎乃出誨知鄧州是時臺省大臣及常參朝從官須言法不便者章旁午上帝患之一日召講官坐戶內屏左右語曰朝廷更一法而舉朝洶洶豈外間細民誠不便新法耶王珪謝不知帝曰知則言之司馬光進曰靑苗取息平民爲之然且能蠶食下戶使饑寒流離况州縣官乎惠卿曰法願取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揭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未嘗强也第事久乃弊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

渠與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世爲河東患臣恐異日之青苗復河東之和糴也惠卿曰光所言直吏不得人故耳誠得人何傷光曰此臣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糴米則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漕米而責之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且此皆細事不足煩明主明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職也是時帝

惑安石惠卿言以爲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從容曰臣願陛下詳是非之實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三人共爲天下耶他日讀史漢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遽覆邦家哉彼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而信之邦家之覆不難矣指惠卿也他日以蕭何曹參事進讀曰參不變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戶口滋殖帝曰漢常守何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業始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溫公終守此爲國是呂惠卿進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光言非是其意獨諷朝廷建法定制且譏臣等爲條例司官耳帝以惠卿言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然則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且誅

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二者無之臣恐風雨之不自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用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語塞而帝終入安石言謂祖宗朝多因仍苟簡之治不盡善譬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不聽也使相魏公琦時安撫陝西上疏言臣準散青

前詔書務在惠顧小民不使兼并乘急要倍稱之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甚盛意也今所下條約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償錢貫陌以差次遞大增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非他即從來兼并之家也今多貸之錢錢一千爲二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絶戾又鄉村每保須令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充下戶必不得充官吏防下戶不償則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勢必不免何謂非抑勒也陛下厲精求治誠躬節儉以先天下即國用自裕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致遠邇之疑乎帝袖其疏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

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曰苟從所欲雖坊郭何害國服爲息固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説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而趙抃乃獨言本建新法者安石俟其出喻之。令自罷則帖然矣。繇是連日不決而安石求去益力學士光草制答之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遜辭引過又令惠卿諭旨安石乃入見言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之流俗陛下權重制天下之人歸陛下。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所謂

權者與物相爲重輕者也雖干鈞之物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中外大臣從官臺諫皆共爲朋比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大有爲而陛下爲之加銖兩之力則天下之權舉歸于流俗矣。帝喜安石出舉國以聽安石乃手敺琦疏中語令條例司刻石頒天下持新法益堅。先是學士光疏諫曰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覽閱天下章奏昏夜灼火研經史及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遑暇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而來孜孜求治於今數年而功業未著殆求之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

統爲萬世法內設中書樞密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諸院司外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官以相統御上下相維內外相制此謂紀綱中書主文樞密主武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之大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審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精選曉知錢穀憂國忘私之人以爲三司副使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各久於其任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取之有道用之有節亦何患財用之不足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共謀議制置而三司不預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其舊而徒取祖宗成法紛亂之爲

也夫天下之事在縣者當委之縣令在州郡者當委之州郡守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然後事乃可行行乃可久今朝廷每行一事不委之監司守宰使爲方畧責以成效而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路此所謂外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必取諸人使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得其一二或遇私暗奸險之人則是非倒置固不若用監司守宰之爲得也何則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日之采察與目前之毁譽勢固不同也且庸人之情策非己出則媢嫉其成就使使者規畫曲當當職之人固已怏怏不

慨於心。拱手熟視而觀其成敗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陛下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司上不委其下。下不稟其上臣竊以爲未得其體也然此直使者騷動郡縣爲今日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夫民之貧富係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貧貸於人。勤者稍充。以無事資貸爲也今官出錢貸民歛其息而使者以多散爲功必一切抑配恐不免逋負必貧富相保貧無可償必散之四方。富不能去必代償所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內百姓無復有富實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

所取具乎富室旣盡常平又亡設加以師旅饑饉民之
羸者必委死於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此事之必至也
退貽書安石爲開陳甚苦而安石不悔復書言君實所以見謫者以爲
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天下怨謗也僕則以謂受命於
明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
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
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
知其加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不恤國事苟
同俗以自媚於衆上欲更化僕乃不量敵之衆寡欲出
力助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
非特世臣大家而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
動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
有爲以膏澤斯民則僕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
事守前所爲而已
則非僕之所敢知時帝甚嚮信光雖犯顏不忤命爲樞
密副使光力辭曰陛下所爲用臣者蓋察其狂直有小

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聽其言是以天官私
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竊
名器私其身也不敢抗章至七八傳言新法之害甚具
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解對
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起
視事沮之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
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光豈不賢但在高位則異
論之人得倚以爲重耳昔韓信遣卒拔趙幟立漢赤幟
趙卒爲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乃以端明
殿學士出知永興軍初帝問光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曰陛下擢用柄臣臣何敢與

帝曰、第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且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臣恐天下之風俗日變矣。昔漢祖論相、以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用王陵佐之。眞宗相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中制此、用人法也。帝曰善。問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已甚、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問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端士、使安石負謗中外者、皆此人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爲默然久之。於是學士呂公著爲上言、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世所稱賢人君子、無不以新法爲非、而主議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訾之、豈昔皆賢而今遽不肖乎。又極攻呂惠卿姦邪不可用。出知穎州。已用都水宋昌言內侍程昉議、浚漳河、袤百六十里、役兵

夫萬人樞密彥博難之曰足財用在安百姓安百姓在省力役今財用不足役何以興且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爲利害一也今必浚之西過矣安石曰河不繇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皆害今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無害之道也會京東河北天大風民震恐帝手詔中書省事安靜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功須來歲爲之未晚安石格詔持不下然迄無成功保甲法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戍邊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知開封府韓維以聞帝問安石安石曰未必然然愚民難與慮始卽有之亦不足恠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胡寧可無畏安石對曰爲

天下者。如止任民情所欲則何必立君爲張官置吏乎

且保甲非直除盜可漸習民於兵且省財惟陛下果斷

帝欲以維爲御史中丞安石曰維善附流俗以非上之

所建立出知襄州前參知歐陽修乞致仕安石言修所

韓琦至以爲社稷臣亦附麗邪人留之何爲聽致仕前

相弼謂青苗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

使者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弼言

新法臣所不解不可復治郡願歸洛養疾安石曰昔鯀

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緣

沮姦維公著安石所從進脩安石素所敬事者也韓富

國元臣皆醜詆不忌如此昔人言安石所著日錄中語皆婿蔡卞修史時潤色成之藉安石以詆忠賢然益以見下流不可居而與人當審慎也時帝甚倚信安石安石諸所言皆施行所忌惡立黨逐而彼其悻悻猶以不盡得行其言為恨入見求去位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者甚鮮朕未有知自卿入翰林始聞王政之說慕而行之天下事方有端奈何乎去安石固請帝曰卿豈以人嘖有言意朕中疑耶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豈復有人能惑之者毋困我可也蓋相信如此於是直史館蘇軾具條法弊事上其略曰臣聞有國者無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自非樂禍好亂輕意喪志其敢肆其胷臆以輕犯人心也哉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若副判諸官而足矣今者無故又創一司以制置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弘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求其說而不得未免於憂小人以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讟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議騰涌陛下亦可以察人心之所存矣且遣使縱横巳非令典竟陵王子良有言此輩朝辭禁門則情態即異暮宿州縣而威福便

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況今所遣使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之常情惟從其好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天下久平民物孳息四方遺利亦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凡所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立行黜降不以赦原賞可謂重罰可謂深然終不言諸人妄有開陳官司誤

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言官司雖知其疎豈得便行抑退必且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亦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况又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某處故爲官堰以規壞所怨田產者乎今朝廷本無一事亦何苦而行此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也雖其間或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欲官賣坊場以充衙前雇

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且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勢必輕於逃軍則逃必甚於今日爲之官長不亦難乎自唐楊炎廢租庸調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一應賦斂之數定兩稅之額是租調與庸兩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欲復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橫出科名萬異時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且古以官養民今以民養官古給之田而不耕勸之農而不力。

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田旣屬民民無常業
去爲商賈正事勢當然亦何名而困之至若女戶單丁
所謂天民之窮困者也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必家有
丁而尚幼古之王者首務恤此陛下富有四海獨柰何
忍不加恤而盡役之乎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立爲成
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
下豈能保之就使此令決行終不抑配計其情願人戶
必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鞭撻
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必均之於隣保因理勢
所必至也且常平爲法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

家之邑上有千斛之儲方穀貴時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旣平一邦之食自足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借貸無從若盡充借貸則所糴無幾乃知常平青苗勢不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臣頃在陝西親見刺州縣義勇怨愁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

巳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説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繇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受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

令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洞照如神此事豈或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已用之人必欲有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趣刻印而善之及聞留侯之言罵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

謂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亦何樂於此哉未復言今進言者不少矣乃國家所以存亡曆數所以長短亦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弱曆數之所以長短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無救於短而亡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收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譬之人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蓋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巳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

導引關節吐故納新而已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者而用之庶可久服而無害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益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以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矣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以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亦日未至以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

之效轉對者望以稱旨而趣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
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多開驟進之門俾有意外之得
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
之厚豈可得哉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
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
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流必有大國問鼎之憂
聖人方盛而慮衰每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藉於計
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於內爲重惟祖宗所豫圖
而深計非小臣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
端亦足窺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

而死盈數百人矣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
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無間干犯言及乘輿則天子
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夫臺諫固不必皆賢所言
亦何能皆是然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
以折姦臣之萌而坊內重之弊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
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
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
是以為國家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庶幾臨難
乃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責
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今物論沸騰怨

鄰交至公議所在亦已可知而相繼竄投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癈之餘郎豪傑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將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議學較貢舉首違大臣本意陛下曲賜召對許以指陳臣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耳陛下頷之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陛下容之久矣容之於始必矜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所懼者讒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

下雖欲赦臣而不可得耳當是時諸臣僚類虛言詞譴或乃巳甚惟軾指事陳摘往往切當帝大稱善而安石大惡之侍御史謝景溫誣軾罪逮之獄窮治無所得出判杭州及曾公亮老去位參政絳以西事起開府延安御軍中拜相而安石獨居中制朝權下情不復通知諫院范純仁爲帝言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爲悚然巳復疏言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巳者爲不肖合意者爲

賢人在廷之人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將何所不至乎夫道遠者理尚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顧速還言者退安石答天下之望不聽遂求去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帝以所上章語激切特留中而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欲遠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侍御史劉摯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倚之以與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舉動天

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天下方有聚斂之疑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忽建河湟之策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免役水利方田興事創端難徧以疏舉輕用名器賢否混淆忠厚老成者擯佚少儇辯者用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二椽屬決之同列與聞覆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諸路水旱正皇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謫監衢州鹽倉始安石患衆議洶洶思有以堅上意者會帝以二虜爲憂安石欲因

激之進言曰昔齊宣千里畏人孟軻譏之陛下獨奈何以萬里畏人乎誠畏人獨内修政可也帝慨然曰然食哉惟時卽堯舜以爲先務所當力行安石曰陛下不悖德允元而難任人卽任事之臣誰敢爲陛下推行食時之政者帝以爲然於是忤意者斥逐附合者登進置宮觀以處耆舊給之祿實擯不用用婣家謝景溫爲御史呂惠卿曾布爲崇文殿說書防察奏對者又驟用知秀州李定爲御史裏行判寧州鄧綰爲侍御史令搏異巳者於是沮格誹謗之法用元德遐棄忠賢摧折天下爭希旨獻諛往往言新法便可行矣七年歲大旱自六年

秋七月至於夏四月不雨帝避殿減膳憂形于色月臨朝而歎安石進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應之帝曰朕所爲恐懼者以人事未修故耳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獨奈何忍之樞副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恚面詬之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本立政以便民誠便民卽人言胡恤學士韓維爲帝言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當痛自克責求直言帝卽命維草詔行詔曰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自冬迄春旱暵爲虐

四海之內被災者廣問詔有司損膳徹樂冀以消弭歷日既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日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厥咎未知所依意者聽納失其理獄訟非其情聚斂過其節忠讜鬱於上達而阿諛壅蔽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中外文武臣僚許實封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焉三事大夫悉心交儆以成朕志光州司法參軍鄭俠故為安石所奬拔思盡忠入京問所聞俠以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對問之除監安上門時歲饑旱風沙霾曀東北流民扶攜塞道羸瘠藍縷竝城民雜麻麥米為糜食之猶不給茹木實

草根。而被鎖械。負瓦揭木。賣以償靑苗免役錢。路纍纍不絕。俠即監門所見繪為圖。以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况於千里之外哉。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頭。懸宣德門。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

内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役錢三司察市易錢司農發常平倉諸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並罷凡十八事民聞之懽呼相賀　是日果大雨沾足輔臣入賀帝出俠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始知所行之繇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臺治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相與環帝而泣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百姓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集賢校理梁燾具疏言雨澤不降至于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京師爲甚閭閻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以爲旦夕有不

可諱之憂陛下旣惠以德音又施之行事一日之間歡
聲四起而膏澤忽降是天顧聽陛下之德言感陛下之
德心故也然法令乖戾毒於民者實繁而所變纔萬之
一故天意雨不再施陛下亦當以此爲戒而夙夜應之
乎論政弊甚悉疏入不報憲鄆州須城人帝仁孝事太皇太后
甚謹太皇太后乘間言祖宗法不宜輕改也聞民間甚
苦青苗助役宜罷之以便民帝曰此利民非苦之也后
從容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衆帝欲保全之莫若
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中惟安石爲國家當事帝弟岐
王顥在側進曰太皇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因發怒

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及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奏安石內不自安求去位帝勉留請益堅乃出知江寧且行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於是絳得相惠卿參大政安石所爲法持之不變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而爲之廢法已推蜀茶立手實法置三司會計司而毒民愈深惠卿建言天下民貲產有蓄息巨萬不著籍而公差役顧獨以籍產爲宗卿兼并者得避而役錢難均也於是倣漢告緡錢爲手實法令民各以田宅貲產畜牧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不占者許諸人告賞以三分之一充賞豫爲式令民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定高下爲五等乃約通縣役錢本數而定其所當輸者詔從之於是民家椽木寸土下至雞豚咸簡察

而民愈困不聊生矣初呂惠卿以從史安石驟執政既得相欲自專以帝夙昔所倚信獨安石恐復召欲遂閉其途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傾之與鄧綰謀凡可以中安石者無不用安石大怨之思復用而惠卿忌韓絳軋己欲逐之絳度不能難密請帝復召用安石帝從之蓋安石去國甫閱歲得復召倍道進自江寧七日至都則會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石猶持天遠人邇之說以爲不足畏也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孛而在位二十有八年與占書不合禆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不復火况今甫周星工之倫哉竊聞兩宮以

星變爲憂望以臣等言力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何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之安石不悅退引疾卧堅不起帝慰勉久之乃起其黨曰今不取上素不喜者暴進用則權輕將人有窺其間者矣安石曰善帝喜其出所進用立拔擢而權愈益專安石有子曰雱少警能文章而性慓悍陰賊無顧畏嘗大言斬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其友如此至是以惠卿危其父也與交怨而鄧綰見安石復相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承雱意發惠卿姦利事出知陳州焉置獄鞫之雱令呂嘉問及練亨甫竊取

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窮訊安石不知也惠卿因上書訟其事且言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横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壹不至於此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問雱雱具言有之安石乃大驚曰上疑我殆矣恚以咎雱雱慚憤疽發背而死安石悲傷請告不朝謁綰上書請錄安石子及壻賜弟京師慰其心帝以謂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傷國體斥知虢州相韓絳果而窒爲惠卿所搆與安石復郤有庶官坐法免者安石欲拔拭用之絳執不可議帝前未決絳即拜求去帝驚問

此小事何必然絳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出知許
州當是時安石既與天下賢士大夫爲敵國黨獄數起
及是所爲腹心肘腋者競權利盡叛即有存者忿不可
保信治河河決變法法刓弊不行而南交陷欽廉至爲
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以弔
民念平生所措設又一無成功生惟一子愛有文章能
諫議又夭死尤悲不自堪會司農鬻南祠廟於民應天府
宋閼伯微子唐張巡許遠廟在鬻南中簽書判官劉摯謂
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一言耶方平建然託摯
爲奏曰昔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歷世尊爲大祀爲國

家盛德所秉微子宋始封之君又本朝受命建業所因也唐張巡許遠守孤城死義捍大患當祀今鬻之小人規利猥冗褻瀆何所不至歲收微利實傷國體望鬻此三廟慰邦人崇奉之心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罷鬻而安石以使相出鎮金陵乃帝心益鞅鞅悔恨安石所為不稱其指意終巳不復召矣參政充子安持安石壻也稱密戚而充心不善其所為數為帝言法不便惠卿發安石私書有毋使上知毋令齊年知之語齊年目賢學士京於巳為同年生於是帝察充中立無阿附而心賢京命並登兩府

京辭不至充請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還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可大用而王珪蔡確在政府沮毀之竟不用充字沖卿建州人靜重湛深事兄育甚謹爲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子狎充最少獨以莊見嚴宗室子相率詣講席受經歐陽修以讒逐充言修忠直不宜以讒故廢若以爲有黨請同貶及爲相務安靜對客人語未嘗及國事所言於上人無知者後爲珪確所擠搆獄困之以積憂而病戒妻子以負國勿乞恩丞議正憲及官制行帝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乎時王珪爲首相憂甚不知計所出蔡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身任其責則位可保也珪乃薦俞允帥慶元事西戎而光果不召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奉行三

省分班奏事而事壹歸之中書確以王珪在位久嘗爲中書令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皆位高而置中書令恐異時成獨任之弊宜罷不設第令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於是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名次相實以侍郎兗中書授審與中書造令之說實顧問大政珪名首相兼門下獨主出入審覆權頗輕雖知爲所賣勢不得自言而確權獨隆重矣始確與御史中丞舒亶爲鷹鷙激烈數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皆重足而立及是愈恣睢然帝亦厭薄之不加禮有微失輒門謝罰金前相

未有也。熙寧初，祖無擇與安石同知制誥，安石辭人所餽潤筆金，不獲，懸院梁，欲以爲名高。無擇用爲公費，安石恨之。及得政，御史王子韶劾無擇在杭州貪，命起獄鞫。時無擇遷通進銀臺司矣，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以他事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於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其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名卿，被放棄，士論惜之。自是歲起詔獄。慶州饑，知河中范純仁發常平賑貸，使者阿安石意，劾所貸不實，置獄鞫。會秋稔，民讙曰：公實活我，我何忍累公。晝夜爭輸還。使者至，無所負，乃言邠寧有叢塚，以爲民殍，發塚骸籍之，已窮治，則前帥楚建中所封也，仍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呂惠卿以安石薦參大政，命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適寸。監門鄭俠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於此，今復援代已，苟遂前非，不復爲國家計，乞寢前命，不報。又取唐魏徵、姚崇、宋璟傳爲一帙，題曰正直君子；取李林甫、盧杞傳爲一帙，題曰邪曲小人。迹在位臣行事與暗合者，類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又發惠卿誣罔狀，惠卿銜刺骨。而俠又言禁中有被甲登殿詬罵之異，殆天意當警。疏上，惠卿以爲訕謗，激帝怒，編管汀州。既行，帝

問執政言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言、彼何自聞之、惠卿驟對曰、此皆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時惠卿與京同政、多矛盾、又以謟事安石、爲安石所安國所惡、故幷中之、帝詰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今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詔起臺推劾、奉禮郎舒亶最驚忍、惠卿立遣追俠、搜衣篋、得鹽鐵副使王克臣所贈贐銀三十兩、及知班楊忠信所贈韓琦范鎭諸言新法不便奏兩帙、以來、遽詔獄鞫狀、俠對獄曰、俠實不識京、獨遣隸見無主、詣簡院投匭、判院事丁諷爲無至道京見推語京實未嘗遣安國相告報、偶罷句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言往見與家凡書甚善、况雖安國言不聽、况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誤至於此、安國曰、何謂爲小人所誤、况自以爲爲臣子、當不避四海九州之怨、乃爲盡忠國家、俠日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也、楊忠信故嘗言新法不便、來見俠謂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獨言之、又數數言、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嘗使安國傳語、俠實不識京、於是旅諸有連者證獄、獄成、惠卿欲深罪之、帝曰、俠所言非爲身

也何可深罪徙英州京出知亳州安國放歸田諷堯臣忠信皆得罪初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論新法甚力安石怒使侍御史謝景溫論軾前丁憂歸蜀時爲商販取利下所過八州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判杭州久之自徐徙湖州上表謝語多指斥爲朝士所惡疾而軾自以斥外法不便不得言欲因詩托諷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疏言軾自熙寧來作爲文章交通戚里怨謗君父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出心無非以詆謗爲主逮赴御史臺獄詔定亶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等雜治之因詩所及連逮當世知名士甚衆欲寘之死帝中内憐之相吳充申救甚力同修起居注王安禮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至顧錄錄如此心不能無觖望有之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第去勿漏言軾狂易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會皇太后違豫力申救從未減王珪

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云惟蟄龍知、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亘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爲朋比、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何得無誅、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詵皆貶官、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確以絳安石薦、調監察御史、爲之使、已知帝厭安石、卽發安石罪、糾之以買直、文彥博言濬川杷不可用、遣知制誥熊本往行視、是彥博言、確知帝以濬河爲功、卽劾本附彥博、罔上、坐罷、因得知制誥、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確以知諫院遣詣臺參治、卽劾二人庇有罪、罷而確得中丞、太學生虞蕃、訴博士受賂、逮獄下確治、確指令連引朝士、自翰學士許將而下皆捕逮、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一室苦之、又久繫不問比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政元絳囑獄、出之、代其位、確自知制誥御史中丞參大政、皆以起獄奪人位、 時帝臨御日久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陽陽自得也、

羣臣畏帝威嚴、不敢復進規、獨樞副公著、以青宮恩召

人爲帝言近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雖大恩終歸未減而所傷實多昔于公一郡史耳猶以陰德有報況萬乘之尊乎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推仁恕以及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萬億者將類而應也時獄犴寖繁而帝繼嗣未廣故以諷帝嘉納焉帝天性英毅而兼資仁恕念藝祖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置內藏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揭之曰五季失固玁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幾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而重慎舉事嘗謂侍臣言漢武帝以

一馬之故勞師萬里視人命如草芥不仁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獨奈何忍之而相安石憤宋世苟安積弱銳然欲攘地闢壤以爲功熙寧初建昌司理王韶上平戎策言欲平西夏當復河湟西熙河古蘭鄯地也乃漢隴西等郡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而吐蕃唃廝囉一族今盤據其間瓜分莫適主宜可并請命安撫使招之令糾合宗黨絕夏人右臂安石以爲奇置洮河安撫司命韶主之而洮河之師起邕州刺史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功乃上疏言交阯於唐故內屬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今爲占城所敗衆不滿數萬可取也今不取後

嘗爲患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慷慨言可取復以起代注起一意攻擾而交阯始貳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輸築武陽開峽土城置安化縣隸邵州巳擊南江蠻置沅州瀘夷叛梓夔察訪使熊本擊降之爲四砦九保置南平軍初王韶首措置洮河時自詭但用回易息錢不敢費官本文彥博曰凡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作知不可已方復增多願毋動爲大帝

意邦之日屋壞何得無修王安石曰王者舍討有戒屋
冒中何工師得欺也韶進討肆欺誕而財費不貲從之
復河州宕洮疊三州羌來城附捷至帝御紫宸殿受朝
賀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進韶端明殿學士而益侈邊功
韶用兵有機權每出師召諸將授指即不復更問故戰
多克捷嘗夜卧帳中遇敵矢石及左右呼聲振山谷侍
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也人服其膽鑿空開邊蹟政府
頗以勸兵貲財歸曲於朝廷賄頗以多殺降羌自恨後
佛求懺問僧侶言以王事不免殺傷當爲罪否僧解之
曰如舟行淺水非意殺螺蚌當有何罪然心不自安數
問之最後問一僧僧曰罪福緣心造公屢有言豈
病中不自慊耶韶爲默然既病疽洞見五臟而死元豐
中夏人幽其主秉常議討之待制孫固曰舉兵易解禍
難募兵易謀帥難陛下即用兵誰當爲陛下任將者帝

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主之則士大
夫孰為用者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其何以成功帝默
然公著進曰問罪之師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
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憲以熙河總制會陜西五
路師討之而高遵裕之師大潰于靈州憲不見虜而還
先是鄜延副總管种諤賈首謀伐夏得銀宥州不能守
知延州沈括請盡城横山俯瞰靈夏使虜不得絕磧為
寇而功築始銀州諤上其策於朝詔給事中徐禧往延
經行視之禧欲自為功以為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
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西北又阻天塹不如

永樂永樂形勝險阨宜可城括爭以爲永樂依山無水泉率有變不可守而帝王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之命括移府並塞總大兵爲援築十四日而城成成九日而夏人以數千騎來攻禧既去還救而夏傾國大至圍數重且據其水砦城之水而困饋援並絕禧及諸將皆敗死而城陷夏人耀兵米脂城而還初帝遣內侍李舜舉及禧往鄜延請執政辭王珪以其見任使也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憂矣舜舉愀然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當供禁廷灑埽豈任將哉聞者爲代珪

發憤。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涉書傳、能文辭。神宗嘗手書公忠奉上、恭勤簡身、終始惟一、以安以榮、賜之褒焉、永樂圍急、舜舉斷衣襟、作奏畢、遂死之、贈昭信軍節度使、謚忠敏、自熙寧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帝中夜得報起徬徨繞榻行徹旦不能寐明日臨朝慟哭謂孫固曰用卿言豈有今悔哉爲竟日不食自是帝知邊臣不可倚信深悔始無意於西伐而國既困弊矣以憂悸致疾崩熙寧初程淳公顥爲御史裏行帝從容咨訪顥啓沃誠至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賢育才爲先事當辨於早而戒於漸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首拱手曰當

爲卿戒之帝嘗歎人才難得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
帝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再嘗極陳治道帝傾聽中人
報日正午遽求退至殿門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
時嚮信如此每進對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會王
安石信用引爲條例司官與共事顥至誠開告事款曲
調停安石而亦嚮信之已爲從諫者所間而隙帝嘗問
安石聖人乎顥曰安石博學多聞有之矣守約則未帝
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詩言周公之德云[illegible]孫碩膚赤
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安石何[illegible]及此帝爲
默然及安石浸行其說諸臺省論列甚激[illegible]安石欲以

數事於帝前卜夫就議不行則決去而帝意以羣議大
騰頗欲解散其事顥知之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
怒言者厲氣以逆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
平氣聽之安石愧屈已爲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
水順民心今參政於不順人心事持之益堅何也凡爲
此者非他欲成公德美裨上德政耳安石曰此則感賢
誠意會政者愈激而御史張戩是日於中書大悖於是
安石怒以死爭顥與言者並坐貶帝一切聽用而黨遂
分矣後顥閒居洛每太息曰方介甫行法時並用君子
小人君子正直語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輒斥

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知通變。用之。及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異時君子不與之立敵。徐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庶幾有聽從之理。其爲害當不至如今日之甚也。寔言新政之行。亦吾黨爭之太過。以有今日。至塗炭天下。當兩分其罪云。

論曰。予觀宋裕陵之爲君也。兼資仁明武矣。與荊舒交切。於唐虞三代之盛。蓋千載罕覯也。已次熙寧法。傷之曰。易有之。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且夫法亦何可獨任?以爲理也。程淳公君道十事。炳炳乎九經矣。主虛已以聽。而中沮。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及觀邵堯夫步天津橋?

聞杜鵑聲不樂久之則所謂天者益信矣

韓富二相謨

韓忠獻公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諫議大夫國華子也諫議賢以純直稱琦弱冠舉進士高第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尚科簽判還多徑遷顯職琦濡滯庫處之自若也禁中有宜索多內臣指科請復舊制傳宣合同司爲簡防每綱運至遣內臣監收故延緩不視往往暴廡下綱運物燥濕不時以敗壞責償琦請罷內臣無遣從之遷右司諫論執政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非輔弼才宜斥大臣如王曾蔡齊宋綬皆人望可屬庶官如杜衍范仲淹孔道輔之倫衆以爲公忠正直之臣可擢用也又言祖宗於賞罰任官

必與兩省大臣公視聽於朝。自章獻臨朝。乃始有內降。故僥倖日滋。請峻防。於是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非時入內者。其內降得升遷者。皆執奏。時以國用不足。下百司節冗費。而琦言自古以節儉教天下。必帥先以身。今欲省浮費。當自宮掖始。乞命三司行內侍省幷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條定制以聞。前後章七十餘上。王沂公曾歎之曰。諫官擇利便苟安。不足言。即過激為名高。亦於國無補。如君言切而不迂。可謂不負職矣。以益利路饑。出安撫。所賑活百萬。夏元昊叛。安撫陝西。與仲淹選將練兵。形立勢制。

而元昊懼納款事具戎狄志以樞副召與仲淹條時事
切要者施用以興致太平以讒沮出知鄆州事具帝紀
中。鄆素多盜法盜作不獲以百日為三限限滿者抵罪
盜未得而以捕盜被刑者滋多琦令獲他盜者聽比
折除過繇是盜多獲徙定州定久用戎將將兵無律
而捕者免刑因著令
驕琦肅以法州放廩卒惡米陳並執籌不請琦聞馳至
卒十人持米前讙訴琦坐定除出懷中米
一裹示之曰琦亦請此若曹何
讙乎立斬訴者十人一軍股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拜
武康軍節度知并州始潘美患虜寇鈔令民畢內徙空
塞下田不耕琦相度以為地皆良田棄不耕可惜也請
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作之墾田以萬
須知相州嘉祐初拜樞密使三年集賢殿大學士同平

章事六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封儀國公其爲相與羣僚同心一德謨議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者而士莫知所從進選飭百司奉法循理稱治平決大策擁立二帝和兩宮於崎嶇危疑中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諸具帝紀中夏國有泛使至云以十事徼朝廷所詰莫測也館伴使受命見樞府已詰中書琦日使人議及十事當何言對日樞府云第言受命館伴不及邊琦笑日豈有掌客顧專主飲食不及國事者乎徐料十事所出且具以當辨折者授之及宴語八事中所料夏人竦服英宗嗣位加門下侍郎進衛國大后還政進右僕射神宗即位進司空兼侍中封魏國公當是時琦在相位十年執政三世矣以盛滿求去位帝固留不允

曰相公欲何之琦持四方人貴琦可退書一束以進且言臣爲淸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帝流涕不許請益堅乃除兩鎭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陛辭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降制矣琦亦感泣曾公亮等時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前琦曰臣備位天下事當共平章今藩臣也不敢時帝已向用王安石問卿去誰當可屬國者琦引二三老成人以對帝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爲宰相則不足在鎭聞安石更祖宗法爲揮涕不食者終日曰琦舊臣也義不可以默疏爭之安石持益堅手駁其疏中語令條例司刻石頒天下

琦曉官屬奉行曰琦郡守也其敢不如令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帝聞發哀苑中輟朝三日贈尚書令謚忠獻篆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徽宗時追贈魏郡王琦天資朴忠所建措惟義所在當幾立斷初無適莫心而氣宇深廣人莫能窺其際明足以察人之欺而愛之未嘗見辭色慶曆中與范富同兩府於帝前論事爭侃侃不讓下殿雍雍如也曰譬共推車要使可行而已嘉祐中爲相於中書簡太祖及三宗手敕數十通中闕不完僅補綴可讀皆經遠長世之策編爲軸以進帝見之竦然避坐敬起如四聖之臨質之也

同列歎謂琦有不言之教。權開封府推官張洞試進士
進題曰孝慈則忠。帝不懌曰張洞譏朕。琦曰洞非有意。
令有之。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帝爲竦然。居位
有國故咨曾公亮。有禮樂文章問歐陽修。或問之曰公
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微不逮耳。琦笑曰我爲相。歐陽
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其無我至於此。
以奬拔人材爲急務。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
故得人爲多。屢薦歐陽修爲兩府。仁宗不用。他日復薦
之曰。韓愈唐名賢。使其時得相。不必有補於唐。而談者
至今以爲恨。歐陽修今之韓愈也。陛下今不用。臣恐後

世論者謂陛下不盡其用矣修遂登用蘇軾中制科英
宗欲授以知制誥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
用要在朝廷培養成就之使天下莫信然後用則人無
異辭今驟用士大夫未必以爲然適累之也乃授直史
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薦轍應賢良舉策
辭直擢知制誥王安石以爲轍意縱史宰相但專攻上
身比之漢谷永執不肯撰詞琦從容曰此人謂宰相不
足用至欲求婁師德郝處俊用之而猶以谷永擬之乎
命沈遘爲之詞太宗獵大名郊賦詩賈昌朝刻之石琦
留守藏班瑞殿壁中後帶絳代帥進之琦嘆曰向豈不

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不當更導之耳孫和甫使虜中過魏求救曰不以為夷狄而郡縣之幸甚錢明逸久處禁林出知秦州常怏怏不事事嵩聞之嘆曰己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或以定策功諂之者必正色曰此先帝聖斷皇太后翊贊之力臣子何與焉琦處大事至慎密不洩白建儲得請太尉張昇見之以不與議為望次日於殿上大言曰此大事不可輕帝曰此事與相公議熟不輕也退至中書又詰琦已亟琦曰甚入思議不亟也昇退琦微笑曰幸夫未早令之聞之也令早與議者敗矣及太后歸政富公在樞密不與聞既大驚

日爾備位他事不當預此大事韓公亦不能共之耶或以謂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何可得宣言於外也濮議作臺諫攻中書不已衆指目歐陽公諸執政咸避匿自解琦毅然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公具議始末榜朝堂及神宗立謂琦言近有欲以二大國尊濮王者儻可行乎琦曰先帝遵典禮不可以爵父陛下豈可以爵祖且又當以何親稱也此黨濮議者必求勝故爲此不顧累聖德措先帝於重不幸耳帝乃止議具禮儀志中方國危疑時琦屹然山立不回倚知無不爲或問之曰公所爲誠善萬一有蹉跌當奈何琦曰人臣盡力事

君當死生以之其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顧輟不爲哉聞者愧服琦嘗言平生遇大事輒以死自處其不死者天非所敢冀也琦勳德服天下然聞人小善則曰琦不及其取人長忘其短而用之至心所許與蓋舉世不數人嘗論時輩諸公云人才器須可周八面入麄入細乃經綸事業諸公皆一向才也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於本朝特師服王曾又嘗言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居常言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爲胡廣趙戒若先以趙胡自處弊可知也又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及成德則有受而不害者不然是

無容也又言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論進退曰處去就不可猛而有迹或問威克厥愛允濟臨事必以威何如曰待威而濟不若不威而濟之爲尤善也又極言人保初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事事致力。既老晰夕常坐卧一室有造卧内者見案上無長物獨唾壺與論語云歐陽修常謂人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修以文言大傳爲非孔子作又不喜文中子。琦心不謂然而未嘗與之辨也獨終身與言未嘗及易耳。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象高山大嶽蓄洩雲雨藏匿靈怪程淳公歎以

爲閒氣云嘗有玉盞二每宴客藉以錦日召客宴酒方行吏誤觸碎之坐客皆驚但吏叩頭請罪琦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日物成敗自有數顧吏日誤也非故也何罪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卒秉燭燭燃其鬚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易其人矣恐主吏鞭之呼日勿易渠已解執燭矣始琦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稱韓公晚在魏遼使過移牒必書名曰韓公在也子忠彦以使事至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也命工圖之其見重外國如此鎭大名魏人爲立生祠判相州州人愛敬如父母有鬬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慶曆中與范公並起任西事天下稱韓范治平中與富弼並相天下稱富韓云子五人忠彦相徽宗有謨曾孫肖胄性孝友恩給先宗族高宗時簽書樞密院事奉使不辱命

富文忠公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志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晏元獻爲相問壻於仲淹仲淹曰公女必妻官達非仲淹所知必國士則無如河南富生者矣遂妻焉舉茂才異等科累知諫院時方嚴越職言罪之禁弼以日食三朝之變請除之求直言延州民詣闕告邊急帝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政府以爲開奸民易長上之漸請禁告者帝以問弼弼曰此非陛下意也必大臣惡陛下知四方有敗故云然古有嘉石肺石達疲民民困急不得不訴之上令禁之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帝爲悚然已又言邊事繫國家安危不當專委密

院今兵亟矣宜使宰相兼中樞相夷簡曰如此即密院謂臣侵官弼曰宰相之職無不統何謂侵官今宜以侵官藉口遣難耳於是相臣並兼樞密使樞密使其平章銜以知制誥糾在京則獄按政府堂吏夷簡滋不悅會契丹以中國困於兵使來求關南地於是夷簡薦弼王北虜使報使契丹定和而還語具狄志中始弼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省遽行得家書焚之曰徒亂人意遷翰林學士固辭曰歲幣增國之辱也顧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臣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命爲樞副辭愈力且言今虜既通好議者毋於無事邊備漸弛異時者虜脫敗盟臣死不足塞責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國之恥坐薪嘗膽爲修攘計以告納帝前而罷逾月復申前命遣諭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也乃受命是時弼與韓范並命爲兩府爲天子倚信弼亦以社稷爲已任條當世之務易諸路監司不才者而愼揀其人使澄汰所部吏白封建宗室以藩屏王室皆國大政以夏竦爲飛語中之罷知鄆州語具帝紀中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水民流弼賑贍全活者五十萬人語具土田志詔襃勞加禮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齊州禁兵事妖人王則學妖術將爲亂或告弼告之齊非所部而弼念變作不可制適

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鄜慶其可用密付以卒令掩捕平之自劾擅遣中使罪帝嘉勞申前命又懇辭不受從知鄭蔡河陽進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知并州至和中召與文彥博竝相居無何以母喪去位帝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遭喪例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固辭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也不可施於平世卒不起英宗即位召爲樞密使弼以兩宮間阻力辭曰制詞取嘉祐中議建儲事推恩此緣髪之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不亦倒置矣乎入對言天子以孝爲大德皇太后謂臣等言無夫婦人無所告臣誠不忍聞以

笏指床曰非陛下有孝德何以居此帝爲俯躬曰不敢一日進除目忤意帝怒擲除目榻下頤慨然搢笏拾除目懷之已進曰天子亦有怒焉出六師討四夷陳斧鉞誅大臣是也除目常事非足怒必臣等有大過惡可怒頤即誅帝引過慰謝以疾求解政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南頤固辭言國初不輕以使相授人仁宗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爲已地願立法自臣始神宗即位判汝州已召相所陳對皆深慮大猷其帝紀已安石執政頤引疾判河南改亳州坐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以疾請復使相致仕卒遺表言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

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士庶畏禍規利浸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下數十萬陝西圍保甲勢若星火此豈諱過恥敗不思過之時乎願垂意休息本言此標也末耳若要道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君子小人耳君子與小人處其勢恒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以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至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後熙寧紹聖之禍一一如其言猶爲人溫良寬厚汎與語若無所異同至臨大事正色慷慨人莫能屈撓智識絕人遠甚而臨事周慮不萬全不發

宰相自唐來禮絕百僚至尊重辭及韓公相雖微官布衣來謁皆引與爲禮坐語從容不厭也請老時或謂之曰公康寧上意隆厚盍少留辭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之而後去豈謂知止足哉得請故事給全俸辭自司空俸月百二十千外皆不受清心學道謝客屛事書坐右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自防約如此每早作入瞻禮家廟已危坐竟日子孫不冠帶不見治家嚴整閨門肅然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子紹廷建中靖國間提舉河東常平辭曰熙寧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爲此官

論曰嗚呼豈偶然也哉方魏公舉進士高第甫唱名日

下五色雲見光耀天地韓公生毋夢旗旌鸞鶴降自入天兆之矣方康定慶曆間西北二虜竝𤼵釁天下凛凛韓范以忠力定西鄙富公以正議排北虜民不阽於兵嘉祐治平之際韓公不動聲色定大策調兩宮措天下於衆山之安行安而節和才與誠合也夫富勁正終老彌勁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要之此兩人眞社稷之輔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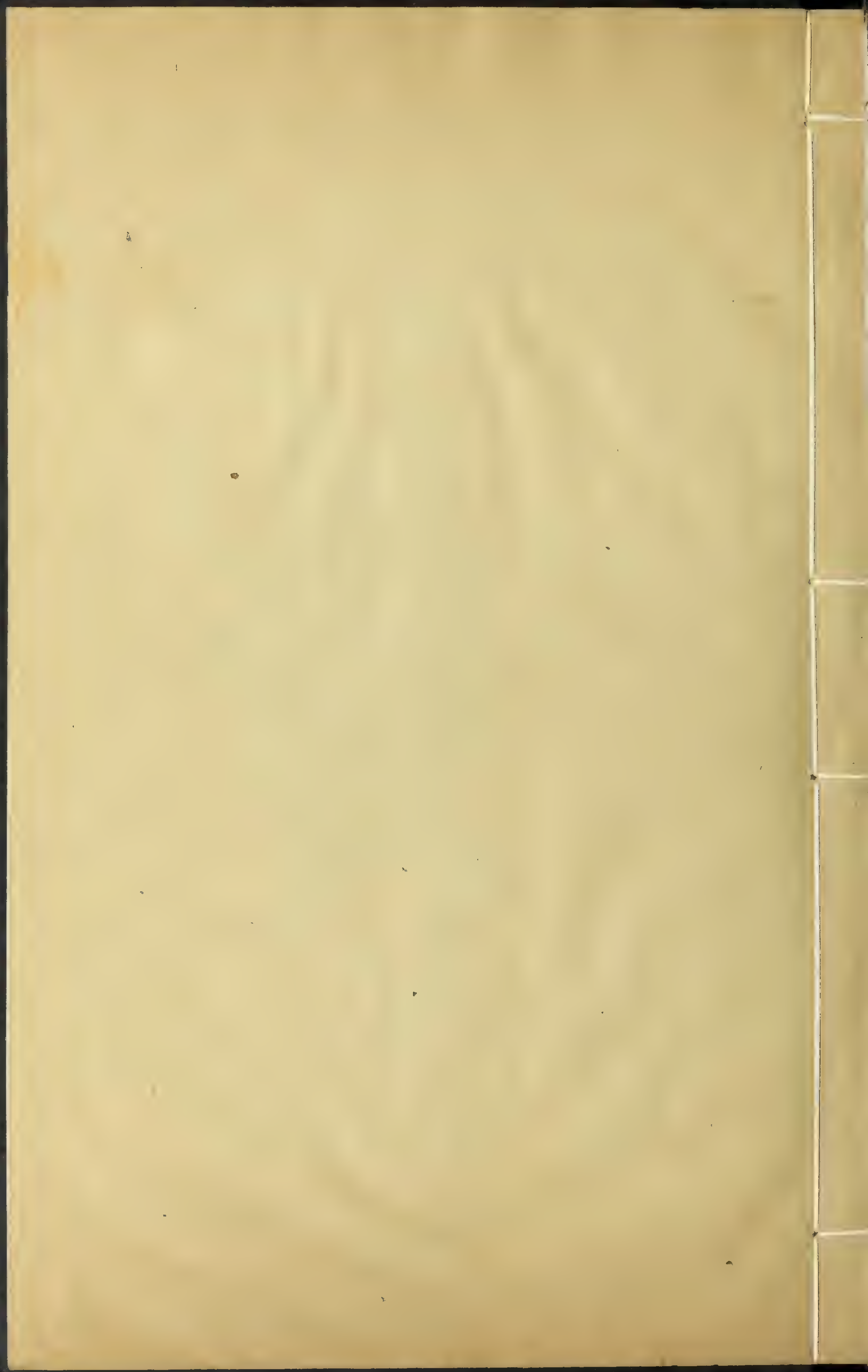
西史上編卷之五十三終

至若治平之際韓公不動聲色定大策調兩宮措天下

富人公方定西富公則正議排北虜民不敢加兵

[illegible]人今天下定變[illegible]圖西北二虜並[illegible]天下寧[illegible]

[illegible]自其[illegible]大地群公生[illegible]自人



明盱郡鄧元錫箸

宋哲宗帝紀

哲宗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也母朱德妃初封均國公進延安郡王已立爲皇太子元豐八年春三月即位赦羣臣進秩諸軍賜賚有差尊皇太后高曰太皇太后皇后向曰皇太后德妃朱曰皇太妃太皇太后同聽政夏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左僕射珪卒珪自執政至爲相十六年諛悅保位無匡救時目爲三旨宰相以上殿進呈云取聖旨帝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也右僕射確蔡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縝韓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參政惇章吃知樞密院事殿學士知陳州光司馬爲門下侍郎詔中外臣庶直言政闕失民疾苦上封聞殿學士公著呂爲尚書左丞罷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冬十有一月葬永裕陵罷方田罷市易法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置鑄錢監是歲夏高麗于闐大食來貢遼遣使來弔祭賀即位元祐元年春確蔡罷知陳州門下侍郎光司馬爲尚書左僕射罷青苗復常平法詔詳定役法左丞公著呂爲門下侍郎右丞清臣李爲尚書左丞試吏尚書大防呂爲尚書右丞惇章罷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會爭役法語悖驁出知汝州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來訴罷熙河經制財用司洛處士程頤徵爲崇

政殿說書夏縝。韓　罷臺臣論貪鄙望輕免知潁昌河北諸路旱詔蠲租門下侍郎公著。呂　爲尚書右僕射致仕太師彥博。文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殿學士維。韓　爲門下侍郎詔侍從臺諫官監司各舉縣令一人置春秋博士惠卿放建州秋設十科舉士法罷青苗法左僕射溫國公光。薨。葬司馬文正公大饗明堂以神宗配赦瑑罷以御史劉摯論罷知鄭州冬右丞大防。呂　爲中書侍郎試御史中丞摯。劉　爲尚書右丞是歲夏秉常卒子乾順立占城于闐來貢二年春禁科舉毋專用王氏經義取士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詔察禁俗習奢僭者。夏旱避殿減膳復制科清臣罷清臣辨悟能文章而志在祿利主熙豐法待之

罷知河陽。右丞摯劉為尚書左丞。兵尚書存王為尚書右丞。
同知密院燾安知樞密院事。秋七月朔日蝕。門下侍郎維韓
罷知鄧州。崇政殿說書頤程罷。頒元祐敕令式。是歲鬼章子結吼蟻
寇洮東，岷州酋叛，將种誼擊執之。交阯于闐西南諸蕃來貢。三年春，復廣惠倉。大雪。
發京西穀五十萬石，損其直紓民。左僕射公著呂為司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以老請。中書侍郎大防呂為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密院純仁范為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殿學士固孫為門下侍郎。右丞摯劉為中書
侍郎。右丞存王為尚書左丞。試御史中丞宗愈胡為尚
書右丞。冬，罷新創諸堡砦，廢渠陽軍。是歲大食麻囉拔于闐三佛齊西南

蕃阿里骨來貢。四年春。司空申國公公著薨。葬呂正獻公。夏分
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確蔡放新州。相純仁
右丞存罷。學士戶尚書忠彥韓學士將許爲尚書左右
丞。秋敕監司守以四善三最課縣令。九月大饗明堂。赦。
冬左丞固孫知樞密院事。右丞摯劉爲門下侍郎。試吏
尚書堯俞傅爲中書侍郎。是歲夏復通好。邈黎大食麻囉拔來貢。五年春。
太師彥博致仕。同知樞密院趙瞻卒。瞻歷州縣有惠政。爲侍御史爭濮議
爭新法。而以忠厚見稱。太后聞惜之。謚懿簡。左丞忠彥韓同知樞密院事。翰
林學士承旨頌蘇爲尚書左丞。夏知樞密院固孫卒。固字和父
鄭管城人。純平不矯亢。嘗言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
士。不足學也。又言以愛親之心愛君。則無不盡。傅堯俞

稱其淳德不　冬。罷提舉修河司。右丞將 許 罷。知定州。○
言而信云、　是歲夏來
歸永樂俘。詔以四砦畀之。京東旱。浙西
水。高麗于闐三佛齊龍蕃阿里骨來貢。六年春。門下侍
郎摯。劉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轍 蘇 為尚書
右丞。夏。五月朔日蝕、出內庫緡錢五十萬備邊。秋。宗孟罷。冬。
幸國子監。賜祭酒豐稷三品服、相摯 劉 罷。知鄆州、中書侍
監學官、賜帛有差、
郎堯俞 傅 卒。有傳。○是歲兩浙水。夏寇熙河蘭岷鄜
延麟府州、交阯高麗三佛齊棣簶來貢、七
年夏四月。立皇后孟氏。左丞頌 蘇 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門下侍郎忠彥。韓 知樞密院事。右丞轍 蘇 為門
下侍郎。翰學士百祿 范 為中書侍郎。翰學士燾 梁 為尚
書左丞。中丞雍 鄭 為尚書右丞。冬。十月、環州地震、十一
夏人寇環州

月祭天地圜丘赦。是歲于闐高麗占城西南蕃來貢、八年春相頌百祿罷。秋殿學士知潁昌純仁范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冬大雪振京城凍餒民。復章惇呂惠卿官。是歲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民流賑之。紹聖元年帝九年春殿學士戶尚書清臣李為中書侍郎殿學士兵尚書潤甫鄧為尚書左丞。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三月朔日蝕、相大防罷門下侍郎轍蘇罷。改元。白虹貫日。追復蔡確官。惇章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相純仁范罷。復元豐免役法。復提舉常平官。罷十科舉士法。殿學士燾安為門下侍郎。罷進士試詩賦。追奪前宰執光公著嚴叟

贈謚。貶前宰執大防莘轍並分司南京。罷廣惠倉。是歲京師疫。洛水溢。太原地震。河北水。賑之。夏三佛齊西南蕃來貢、二年春。復保甲法。出內庫錢帛二十萬助河北賑饑。夏復置律學。秋復大理寺置獄。大饗明堂。赦。吏尚書將許為尚書左丞。翰學士卞。蔡為尚書右丞。侍郎燾罷。知河南。是歲交阯三佛齊阿里來貢、三年春。禁中災、罷春宴、尚書省災、封子偲申王佶端王。秋八月放前諫大夫祖禹賀州安世英州。廢皇后孟氏。新太學敕令式。是歲夏人屢入寇于闐大食龜茲西南蕃來貢四年春。清臣罷。知河南、追貶前宰執光公著巖叟等官。復榷茶。罷春秋科。再貶前宰執大防莘轍燾純仁官。安置循新雷化永州。

降太師彦博太子少保。同知密院布。曾知樞密院事吏
尚書將。許中書侍郎翰學士卞。蔡尚書左丞殿學士履。
黃尚書右丞前學士軾。蘇諫大夫祖禹。范安世。劉放
嶺外州軍。夏六月朔日蝕。八月彗出西方、秋冬編管故崇政殿說書顧
程于涪州。是歲兩浙饑。賑之。于闐西南羅蕃來貢、播州夷內附、元符元
年。帝十有三年、夏六月改元。錮元祐宰執子孫。冬十有一月。
祀帝圜丘。罷合祭。赦。是歲澶州河溢。賑之。夏高麗瞎征西南諸蕃來
貢、二年春。河決內黃口。歲星晝見、立劉氏為皇后。右正言浩羈管
新州。履罷。知亳州、置看詳訴理局。三年春正月。帝十有六年、帝
崩。年二十五、上尊謚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帝初即位。太皇太后以遺

詔輔政。下詔言先帝臨御十有九年。修政立事。以澤天下。恩施甚美。而有司奉行失當。成煩擾。或苟且爲具文。其申諭中外。務協心一力。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罷廢熙寧中諸苛斂繁役。爲民疾苦者十有四事。斥近侍尤無狀者十有三人。皆中旨下。宰相王珪等弗預知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欲赴闕臨。嫌于進。不敢。宗政丞程顥勸之行。乃行。太后素聞光名。未至。遣中使迎問所欲言。光請開言路。榜朝堂。而輔臣造六語云。若陰有所懷。若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者。罰無赦。太后命持示光。光曰。此非

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則已言則入六事矣。具論其沮抑隟意。詔行。而下情始通。樞副公著自知楊州召侍讀。未至。太后遣中使迎問。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而建議者。倚法以侵民。民受其殃。願與中正明達之士。詳法紀利弊。擇其中。旣至。言上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務於修德。而修德之要。在於務學。學緝熈于光明。而德乃日新。條十事以獻。曰畏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去奢。曰省刑。曰無逸。於是光公著並相。故事執政官率數日一集政事堂。事決於　其長。同列莫得與。及是宰執日集堂議政。故事三省並建。獨中書取旨。門下尚書止

奉行。而柄臣得爲私。及是事干三省。執政並取旨分行
之。仍著令。當是時。天下引領拭目覬寬政。而議者持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塞人言。光居洛久。是民
苦新法甚。奮然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改也。
若安石惠卿所建立。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
庸得泄泄爲乎。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或謂
光曰。熙豐舊臣。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者。殆矣。光正色
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與公著同心輔政。於中書得先
帝手詔。具存可覆者數編。表上之。詔語青苗之害曰。常
平泉穀以御水旱。而盡散至十之七八。當如後事何。且

今貸後償民受笞箠者必衆矣責興利之弊曰大傷鄙
細有損國體安南西戎兵敗死傷二十萬手詔曰有司
失入一死罪罪不赦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
不得不任其咎論官制曰所爲更官制者覈吏治也今
施行無緒啓寵四方必貽譏後世矣於是一推元皇帝
本意欲要未服與已更未定者與民順流罷保甲馬青
苗市易及諸役法罷熙河經制財用司天下民讙呼鼓
舞以爲便而天下士亦翕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光以爲
治亂在人人邪正分而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
物爲先所進退皆天下以爲當然而不容已者疏河南

處士程頤行義於朝徵爲崇政殿說書又言太師致仕
文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六日一朝一月一赴經筵念齊魯凋弊甚起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謂之曰今復煩子駿於外誠非宜但朝廷欲救東土之
民非子駿不可安得百十子駿盡布之天下乎以戶部
本舊三司使之任用李常爲尚書或言常舊德非治劇
材也光曰以舊德掌邦□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庶
聚歛少寧耳又請自大□天待制以上歲於郡守中
舉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判中舉轉運判官使人知
用監司重愼毋刻急傷□請升朝官歲各舉所知縣

明行修一人登第日升甲以風厲天下使知朝廷欲人敦士行不專於文又以人才行各有所長當隨材器使立十科舉士法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作科以上有官無官並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得情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俱舉有官人應制以上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籍記之按籍視所舉試之事有勞效又籍之內

外官闕取堂試有效者隨材授職而皆嚴舉主連坐之令益主於舉官吏役書河北轉運使杜純條利害甚詳光大喜予書慰答乃朝廷無河北憂矣議棄河湟知河州孫路繪地圖奏記曰不可棄也自通遠通熙州僅一徑而熙北即夏境自北關壁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扞虜若棄之一道危矣光曰賴以訪君然後遺祖宗法度為國是欲盡變新法意時有偏主雖過適而未用其中學士軾同知密院純仁議差役利病略相當不宜以前議自固光意亦軾純仁引義爭深謝之而持之自若期五日復差知開封府蔡京較畿縣即改差如

期以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事不辦京以得進無何薨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人爲罷市相弔當是時天子幼坤德性未有定崇政殿說書程頤上書太后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成王之所以成德者繇周公輔養之以其道也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皇帝睿聖之資得于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以不豫所謂輔養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

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乞慎選天下賢德之士侍勸
講講讀罷留二人直日一人夜直宿於內誦讀之暇游
息宴語以道義相切劘而人情物態稼穡艱難亦備以
上聞積久通達比之常在深宫爲益大矣又言臣聞三
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
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
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
無復聞焉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
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
右扶侍祇應宮奄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

以充服用器玩皆質朴諸華巧靡麗之物壹不令至前。仍乞擇內臣十人充祗應候皇帝起居動息使經筵官必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於爲國本慮至深。頤性本矜莊，在經筵念欲啓上尊德樂道之意，益禮法自勑。翰學士蘇軾以文章高一世，豪俊所狎侮，見頤嫺笑之，以謂不近人情者僞也。相光薨，國方有慶事，禮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嗤笑曰君未知禮，此枉死鬼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爲讙然。頤怒，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右正言朱光庭等積久不能平，遂劾軾館職策問爲謗訕。軾遂力詆頤，至以爲臣平生疾其姦

邪。未嘗與之言求補外。易光庭疏入，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雖稍失輕重，然言語文字間不足問，若悉考同異，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后以爲然，亦重軾才，置不問。會帝有疾不出閣，頤詣宰臣問，宰臣曰不知。頤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上有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繇是人臣亦多不悅者。於是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借事權報私忿。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處經筵。而頤罷管勾西京國子監。賈易因劾陶黨軾兄弟，語侵太師彥博、相純仁。至以彥博至和中建儲語不可信，純仁庇小人爲身謀。於是洛黨、朔黨、蜀黨之號起，卒不可復合。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有，呂陶、孔文仲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事光，不立黨。尚書右

丞胡宗愈上君子無黨論以頌之右諫議大夫王覿劾宗愈傾邪不可以執政太后惡其爲黨也怒欲罪之相純仁。太師彥博司徒公著入爲解太后未釋然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則疑於有黨昔先臣與韓琦富弼慶曆中柄用各舉所知當時飛語目爲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前事明驗也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然宗愈自若而覿出知潤州已大防與相純仁並命爲尚書左右僕射大防推廣祖宗家法之美具疏言自三代以來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則祖宗家法最

昔故也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來事母后皆朝夕見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禮見天子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禮見獻穆大長公主前代宮闈不肅宮人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内外整肅前代外戚多預政事致敗亂本朝母后族止衣租食稅前代宮室華侈本朝宮殿止赤白堊爲飾無綺文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必輿輦出入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簡褻祖宗來燕居以禮法服肅將前代用刑嚴深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

厪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貴珍異皆祖宗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必遠法前代但循行家法足矣又摭乾興來足爲典法者四十事爲上下篇曰仁祖聖學上之。而相純仁以博大開上意以忠篤革士風故元祐中朝多正人民脫湯火及於寬政比隆於嘉祐然是時熙寧諸用事臣惠卿惇嘉問綰蔡京李定輩雖外斥皆惡根於心不可革而廷論守宋家法不欲爲已甚未有能引繩排根放流屏遠之俾不得復進也其徒多中人依名勢附和者槩以異己皆外放又未能泰然與之更始解散其事安其心而最姦慝如蔡京之倫又以善迎合

為三舘之儲。皆含憤蓄怒。伺間隙思逞。而諸賢不悟。各自為黨。洗垢索瘢。以相命令。得藉為口實。釁孽萌起。潛莫知其防。相純仁憂之。因疏前世朋黨之禍以進。曰朋黨之起。始因趨向異同而然。斯已微矣。然同我者謂之正。異我者疑為邪。旣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投。旣喜其同我。則迎附之奸易合。於是眞僞莫知。賢否倒置。國家之患。率繇于此。熙寧大臣如王安石。初無邪心。獨緣惡異喜同。遂至黑白不辨。此後事之殷鑑也。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用正直。則可化邪使為善人。又何煩分別黨人。傷仁化哉。會蔡確以失勢久而望知

漢陽軍吳處厚摭其遊車蓋亭詩中語用唐郝處俊上元諫高宗傳位武后事以爲指斥太皇語深害臺諫交攻之執政請寘于法太師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七十年吾輩開之他日恐不自免大防意沮請詔確具析右正言劉安世等言確罪狀明著無事具析乃大臣曲爲之地詔安置新州純仁入謂太后曰聖朝寬厚未嘗以言語文字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釁端不可開也夫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豈不立滅爲傷實多司諫吳安詩及安世等遂糾純仁黨確罷知河南左丞王存以確所舉

士。出知蔡州。右僕射摯性峭直有節槩。不爲利誘威怵。自初輔政至爲相。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與呂大防同政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勢常執其柄。爲朋讒者搆。遂與大防隙。會邢恕謫監永州酒稅。書抵摯。摯故與恕游。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通。於是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附大防。因論摯牢籠邪人。覬後福。時飛語至謂休復爲太皇復子明辟。其文致如此。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二人爲摯死黨。當斥罷。於是太后召摯面諭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

宰相處之未必慊于志也摯皇恐退上章自辨而燾嚴叟果疏論救之太后益以爲黨曰垂簾初摯斥排姦邪實忠但二事誠過遂罷知鄆州燾罷知潁昌嚴叟罷知鄭州而純仁復召相入謝太后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覿彭汝礪毋以爲也當與大防同心純仁曰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而大防與摯忤不可合知樞密院韓忠彥與侍郎傅堯俞右丞許將時皆稱正人議政事不合各求去朋黨之說復起而煽之御史上官均言大臣公忠體國當務協諧成和平闓侃之風使中外之人泯然不見異同之迹此治象也若悻悻然動輒抗論

彼是相非即百僚何觀乞朝廷含茹以全國體得並留
而大患日蓄於是熙豐舊臣知諸人間巇可抵也多爲
飛語搖在位大臣怵其說思自全欲稍引用其黨平夙
怨謂之調停純仁想亦頗主其說中丞蘇轍上疏曰臣
觀周易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經小人在
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爲復二陽爲臨以
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有可進之道也一陰爲姤二陰
爲遯以陰雖未壯而居下方進有可畏之漸也若夫居
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爲然泰之爲卦三陽在
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奠伏于外

安而無怨故泰之爲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惟君子得位陵暴小人使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反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之戒可謂深切而詳盡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者也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圈牧天下寧有是哉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引而去之語曰一薫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言不相容也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

四方追迹三代觀其措意本豈漢唐之君所能髣髴哉。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心之所不悅。二聖臨御因民所願欲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亦已厚矣今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以調停其黨此人若進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葢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自熙寧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

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而規逞其志乃不加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忠直明信之士得四五人常在要地使不仁之人自遠不當爲流言所惑使小人一進有噬臍之悔也疏入太皇太后深以其言爲然未幾太皇太后崩帝親政而命亂帝長稍不惠以太后垂簾久滋不悅而中入內侍語頗籍籍非太后時所爲而羣小爲飛語洶洶乘其間入之在位者顧望莫敢發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且乘間起害政也上疏曰陛下初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

人進退消長之際而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太皇保祐聖躬斥奸邪抑僥倖九年之間終始如一雖德澤加於天下而羣小怨恨思逞者爲不少矣小人進言必將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設疑事以離間聖聽不可不察也方陛下初即位時諸上書言法不便者以數萬太皇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共改之非以巳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因逐其人其改之逐之者爲其上負先帝下負兆民亦因天下所欲逐而逐之也初豈有憎惡於其間哉而怨怒滋多萋斐必甚惟陛下清心察理辨析是非深拒邪說諸有以姦言進者痛

愬一人以讐羣慝則帖然矣若稍入其言則奸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陛下孝道所損多矣時蘇軾方具疏諫見祖禹疏遂附名上曰經世之文也不報忽有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入內給事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召先內侍臣恐四海有以窺陛下也弗聽於是羣小排太后時事競疾力紲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翕翕訿訿一何薄也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知樞院韓忠彥以爲言皆不聽初呂大防欲引楊畏爲諫大

夫范純仁以畏爲不端不可用大防微哂曰畏才士而公薄之豈以嘗有言故耶蘇轍郎從旁誦所撰彈文摭之純仁愕然初未之知也及是大防以山陵使出國門畏郎首叛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欲垂之萬世今未一傳而罷廢殆盡乞講求成繼述之道帝大善之郎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可用者畏遂列章惇呂惠卿李清臣等名以聞且具言先帝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帝深納之翰學士承旨鄧潤甫以母喪闋入對爲帝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開帝紹述郎以爲尚書左丞門下侍郎蘇轍疏諫曰先帝設施

有百代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是
也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
相濟此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
匱竭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
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安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
讖決事上下相遁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以寬
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之
梓宮英廟濮議朝廷洶洶者數歲先帝寢之遂以安靜
夫以漢昭章之賢與仁宗神考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輕
事變易也哉事從其當不可易也陛下若輕變九年已

行之善擢任累歲不道之人挾其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羣臣莫敢言相純仁從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始親政當進退大臣以禮不當訶斥如責奴隷帝曰人有恒言曰秦皇漢武何謂非謗純仁曰轍所論者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忤至是爲力救轍退乃謝曰公佛地中人也於是對進士策主元祐者並黜顯示天下所嚮而國是遂變矣用翰林學士曾布言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召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惇既秉國盡力反元

神之政召蔡京為戶尚書㠯主改法林希為中書舍人典

變更貶黜辭命蔡卞為國史修撰重修實錄亂是非其實錄以王安石舊所作者日錄者為主而文之卞安石子壻也以黃履為御史丞張商英來之邵等為正言主與倬射於是臺諫交章言神宗盛德大業而故相光公著華大防等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嗤笑藐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簡閱以明示顯罰下中書停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以問許將將力爭乃止奪贈謚仆所

立墓道碑大防摯。蘇轍。梁燾等。皆貶官有差自是歲有遷謫之命盡罷元祐所舉行更復者。悖請復行免役法、命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尚書蔡京曰、取熙寧成法、行之可矣何以議爲、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悖、邪正畢意、而京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如此、真姦人之雄也、初呂大防居位久與純仁不相能而純仁見謂爲邪黨絀外至是大防等竄遠州更赦不徙純仁欲上書申理所新勸沮之以觸怒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今事勢至此中外無一人敢爲上訟言者吾世臣誼當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即不然斥死何憾因上書言大防等持心失入想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誠不能無過然朋黨一立禍孔遂開

牛李之事歷數十年不解此天下治亂所係也願斷自淵衷原收大防等詔平明之治惇大怒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章惇議遣御史按嶺南欲盡殺流人帝以問許將將曰此事惟漢唐有之祖宗以來未有也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帝深然之惇意不快於是用中書舍人蹇序辰請編類司馬光等章疏及一時所施行文書掇拾標附明示取舍而元祐縉紳士舉無得脫禍者矣初神宗違豫時岐王顥嘉王頵日入問起居及大漸太后命二王毋輒入時蔡確柄國起居舍人邢恕爲之謀以二王太后子而帝幼欲援立以

爲功密語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岐嘉皆賢王也宜早定公繪曰君欲禍吾家耶恕計不行乃大懼顧宣言太皇太后屬意岐王與王珪吳充相表裏賴確擁護而定潛布其語於朝及確失勢望太后誣之以白譽爲言者所糾竄新州恕亦坐貶於是心憤恨求逞間道謁確於鄧與定畫以無司馬光左驗難爲信乃紿光子康令手書與確稱確功既而恕帥中山置酒招高遵裕子士京屏人語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事乎士京曰不知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死久矣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時珪秉國

意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尊翁叱去之。事遂已。公豈嘗知之乎。士京曰。未也。恕曰。此尊翁大節。何得言不知。第言知。官爵可立致也。士京聞信之。於是語流布。益蔓。初宣仁爲帝擇中宮。得孟氏女。賢有德。備六禮。册立爲皇后。已而帝悅劉倢伃。嬖之。皇后稍益疎。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故出入禁中。公主有疾。藥弗效。姊持道家治病符水入。后驚曰。姊豈知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常情。無異也。后卽焚符於帝前。於是內侍郝隨。附倢伃。搆后爲厭魅。未幾。后養母信尼法端言。

令爲后禱祠事聞詔内押班梁從政管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逮宦官宮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以周内其事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之罪人過廷下氣息僅屬無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旁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具奏當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天下寃之已敦逸中悔不自聊乃發憤上書言中宮之廢事雖有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氣陰霾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垂涕是人不欲廢后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後世書上不省立劉倢妤爲皇后右正言鄒浩諫坐貶官時惇卞根宣仁至深恐

元祐舊臣後復起欲誣宣仁以廢立。得羅織種誅之塞
後禍。以皇后逮事宣仁恐從中爲間不可破。遂與郝隨
搆是獄。附倢妤爲功。獄成。乃大喜。於是引邢恕爲御史
中丞以自助。恕乃令確子渭上書。訟劉摯。呂大防梁燾。
王巖叟等圖不軌陷其父置獄同文館令蔡京安惇等
雜治之。羅織萬端獄成奏摯等大逆不道罪當族帝乃
太息曰元祐人不可信乃如是乎。會摯燾死貶所詔錮
其子孫嶺南。於是惇又言光摯大防等結主崇慶閤內
侍陳衍張士良謀廢立有端。時衍貶朱厓士良貶郴州。
被逮至蔡京安惇雜治之。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

有即貫匿不言死矣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何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乞就戮京等窮治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内侍劉瑗等于外翦人主腹心羽翼罪當死竟殺衍而惇卞自作詔書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爲庶人帝持未下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叩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何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持惇卞奏立引燭焚之郝隨以告明日惇卞再具狀請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已而元祐等執再貶竄太師彥博以阿附責降太子少保一日帝與輔臣語及元祐事曰程頤

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願與司馬光惡相濟。削籍竄涪州。帝親政九年。知藏瘝在政。亂民困而宋因以亡。

論曰。余讀史攷元祐紀。太后簾朝。仁賢在政。乃天子幼而不英也。悲之曰。是於易爲大過。爲枯楊之稊。過而中。巽而說行。黨猶及。極乎至三黨交訾。曰。嗟乎。棟橈無輔矣。乃楊不梏而華哉。迨調停之議作。亾然曰。羸之孚也。何可無柅。曰金柅。言貞也。柔不可牽也。况縱豕于場乎。至紹聖無論矣。

司馬呂文三相謨

司馬文正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
人。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跌沒甕中、衆皆走棄去、光父
悉持石前擊破之、水迸出、兒得活、其夙智如此、
池宮天章閣待制當任子及光光推與二從兄乃後受
補太廟齋郎舉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既
將作監主簿。丁母憂未除丁父憂執喪累年毀如禮、久
之以樞副龐籍薦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給
鹵簿光曰昔繁纓以朝孔子猶不可允言近習非元勳
大勞而贈三公給鹵簿其爲繁纓也不亦大乎故相夏
竦諡文正光曰諡之美至文正而極竦何人可當此請
執不可皆得寢龐籍爲鄆州徙幷州皆辟光判州事

感籍知爲之盡會元昊始臣河東貧瘠官苦糴貴而民疲於轉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禁民田河西虜乃得稍蠶食其地窺麟州爲河東憂光白籍言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廂兵築堡河西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若耕窟野河西田者聽復賦役將耕者必衆糴自賤可漸紓河東之民又可使州西六十里經無虜患籍從之而麟州將出築堡敵爭之𠜉不戒而𠜉籍坐罷鎭知青州光大慙以爲已負守闕三上書乞獨坐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自咎如此人兩賢之以直秘閣改開封府推官交阯貢異獸曰麟也光

以爲眞僞不可知。卽眞也。非自然而至。不足瑞。如僞也。適爲外夷笑。宜却不受。因奏賦以風。從之。擢修起居注。判禮部。日食雲陰不見。言爲災滋甚。不當賀。語具災祥考。判并州。召知諫院。人具三劄子上。其一言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蔑以過矣。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尤有嘆怨。意者將於明武二德萬分一有不盡。輿望廓日月。融光奮乾剛之斷。輔至仁而行。其二論御臣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今國家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

月積久則不問其賢愚而置之高位資塗相直則不問其能否而委之重職非特如是而已采名而不采實誅文而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愽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代之有罪則誅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未之有也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寛帝甚嘉納而力請建儲安宗社語具帝紀中除

知制誥辭改天章待制知諫院言近朝廷以胥吏譴謫爲逐御史中丞以輦官悖慢爲退宰相以軍人詈三司使爲非犯階級貸之諸以一夫流言爲變法推恩者甚衆皆陵遲之漸不可長會仁宗崩光憲臨朝首疏言明肅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社稷獨以頗親用外戚小人負疵謗至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有忠正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其猥鄙譏諂如馬季良羅崇勳者當斥遠太后嘉納已兩宮疑間光以災異上封言當陛下得疾初皇太后於先帝梓宮前叩頭祈請嬪爲之傷慈愛至矣兒也先

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授以神器惟以一后數公主屬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權心長公主數人屏處遠宮此失人心致災異之大者頗率先孝德光宕本太后還政宮掖有取用有司白先奏覆得旨乃後供光以爲當即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已具數奏太后防矯僞府曹脩以元舅除使相而兩府皆遷官光言脩得使相陛下慰太后心而可矣兩府皆遷何名乎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人孰無希望於爲濫滋甚已劾內都知任守忠離間罪安置蘄州議追尊濮安懿王首持論當稱皇伯封大國隆一尊異以爲國是語具禮儀志相

琦欲刺陝西民爲義勇爭之力語具軍制中初仁宗崩夏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辭於朝光與呂誨請治宜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故恩威兩失近西戎啓釁而高宜不究比狄不較而中祐得罷來者必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邊自此多事矣請敕邊吏諸疆場細故當徐以文檄往反有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安戎狄心除龍圖閣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即位擢翰

林學士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文學何讓焉而辭爲光對曰臣不能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又力辭乃受遷御史中丞疏君修德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且曰臣昔爲諫官以此六事獻仁宗其後獻英宗今又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是矣已論內臣寄貲爲非制論內臣年未五十者不得爲內侍省押班論中人高居簡姦邪乞屛遠從之而內侍王中正使陝還知涇州劉渙等詣事之得進擢鄜延鈐轄吴舜臣違失其意以降黜又極論皆人所難言帝嘗手詔問光所言事

何從知對曰事有無惟上察若無有臣不敢避妄言之誅必窮所自知則耳目之路此塞矣是時帝甚嚮信光而王安石爲政勸行新法光屢疏諫於經筵又以講讀諫又書與安石反復諫諍具帝紀中安石持益堅乃求去帝好謂之曰安石素善卿卿何疑光曰臣誠與安石善但自執政來違迕多矣且臣善安石孰與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爲稷契後目爲共鯀豈一人之身前後頓異乎亦愛憎之致變耳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既至監司準新法分義勇爲四番番上更戍邊而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桀少爲奇兵仿之教民乾糧皺餅咸夙戒

雖內郡皆修城池樓櫓如邊而遣兵就糧於長安河中三輔騷然光疏謂永興方歲凶公私彈弊不可以舉事又一路不被邊諸城池樓櫓非急務宜緩乾糧皺飯令夙造稍久皆腐爛宜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脫有變之興臣請伏急事之誅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移許州不赴乞判西京留司以歸既歸洛絕口天下事而帝終注信光曰如光者使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右丞蒲宗孟詆光以爲天下人才半爲光所壞帝不答張目直視者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可司馬光耶如光未論他事但辭樞副一節朕即位來一人而已及天子以歲大旱下詔求

直言光讀詔泣欲默不能忍復疏論青苗免役市易邊事保甲水利六事之害甚具且曰竊觀陛下英叡之性希世絕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三代之隆下亦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士與之共政言聽計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抑退垂衣拱手以聽其所爲莫之或間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爲毅焉以周公自任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大所不忍聞災異之徵若有罕見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翼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

異已而已矣陛下授之以威福之柄使制作新法以利
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棄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胸臆
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攻與之異者則
禍辱隨之人情孰肯棄福而就禍去榮而取辱者於是
天下之躁於富貴者翕然向之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
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而比年以來中外任事權之
臣無慮皆其私人懷忠直守廉耻之士皆擯斥廢棄或
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所寄耳目以規
朝政之得失糾大臣之專恣者亦皆聽其自擇違忤立
逐必得其佞諛諂媚之尤者而後用之其奉使詢訪利

害於四方又皆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而何敢與之爲異陛下見其文書爛然州縣守宰咸以爲便詢謀僉同莫大乎是而不聞皆守宰一人之私議已也又分使者督責州縣奉不力者輒以沮格免罷皆不理赦又潛遣邏卒聽市之謗議者執而刑之是以賢士大夫憤懣鬱結仰屋竊歎而不敢言四方萬姓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告如此而望百度之咸正四民之樂業頌聲興嘉瑞洽臻不遠哉今天下北盡塞垣東被滄海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雨雪絕少井泉溪澗往往而竭二麥

縣收秋種未入中戸之家大抵之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而當此之時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鞭笞縲絏惟恐不及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羸者轉死溝壑壯者不聚山澤將何之哉今天下口祈心禱惟冀陛下之覺悟速更弊政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及今改之猶可及救過是而民力屈竭一旦渙然乃始勞心安集殆無及矣臣在冗散朝政小小得失固不敢言坐視百姓苦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憂又不忍不言自今歲來衰病日增恐溘先朝露是以冒死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忽棄而不之信則天也臣不敢復有言

矣光歸洛十五年爲天下所傾嚮頌目以爲眞宰相雖
田夫野老亦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
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咸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
也所至民遮道觀馬至不得行光懼而歸洛蘇軾自登
州入朝民知其與光善也所至擁其馬首大呼曰寄謝
司馬相公願無歸洛相天子活百姓卒起相元祐更宿
弊與民順流諸具帝紀中時兩宮虛已以聽光光亦慨
然知無不爲以其身殉社稷體爲羸瘠賓客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語戒之光曰死生命也吾何知爲之益力迨
屬疾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議未決太息曰

四害未除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

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屬公公必勉之病

稍間詔免朝許乘肩輿三日一赴省光不敢當曰不見

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內東門令子康扶入對小殿

命毋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及疾革諄諄語如夢

中不復自覺皆國家大事壹未嘗及其私卒年六十八

皇太后爲哀慟郎日與帝臨其喪襚賻有加禮賜碑額

曰忠精粹德之碑京師爲罷市醫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旣歸陝送葬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致

祭自京師至四方皆畫像祀祠之飲食必祝子康孝以

居喪寢塊得腹疾亟召醫民爭趣醫行曰百姓愛司馬相公恩厚深今其子病必速行醫至而康疾已不可為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出天性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未嘗妄語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敬信之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兄旦年八十事之如父保之如嬰兒不事生產居第僅蔽風雨有田三頃喪夫人質以為葬具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其好學至不知饑渴飲食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乃其誕吾不信也臥齋閤忽蹶然起公服

執手版危坐或問之曰屬以天下安危爲念敢不敬乎始光操履行誼與王安石畧同已安石專國而惎光數爭不聽引去天下益信光而安石負譽議遂深已遂爲薰蕕安石卒光既秉國病在告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恤宜從厚其德厚如此紹聖初惇卞柄國奪贈謚仆碑蔡京自書姦黨爲大碑頒郡縣令監司長吏聽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石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初還贈謚封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廷

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壽州人相申公夷簡子也幼嗜學

忘寢食判潁州歐陽公爲守引爲友王安石兄事之安石博學善辭辯人不能難公著獨以精識約服之安石嘗言每疵吝不自勝見晦叔即豁然而反所謂能使人意消者也判吏部南曹仁宗奬其退恬賜五品服除崇文院簡討進知制誥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公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不深論惟治亂安危之統必反覆言之帝改容稱聽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簡潁王府宮僚與韓維並啓沃爲多神宗立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中丞光以論事罷還經幄公著封還敕曰光以舉職而罷是使有言責者不得盡

其言也。詔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繇門下。則封駮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罪以正法。帝諭之曰。所爲從光者。賴勸講。非以言事也。公著請不已。竟辭銀臺之命。知貢舉。言天下臨軒策士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請發策咨治道。從之。爲著令。已安石專。公著於帝前問適之。又斥呂惠卿爲佞人。出知穎州。語具帝紀中。元豊末。起知河陽。過闕入見。帝以青宮恩語深洽。公著前謝病不任治郡。乞在京宮祠。曰願得拾遺闕也。帝大喜。召入翰林爲學士。已爲樞密副使。始公著與學士光並卧洛。至是公著獨起。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御史顥曰。呂公世臣。又青宮舊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也。帝嘗縱言

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又嘗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而治也公著對曰不然貞觀之治以能屈已從諫耳帝又言漢武雖以汲黯爲戇然不冠不見後見黜猶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可謂容賢公著曰不然武帝之於汲黯言不用諫不聽僅能不殺耳時天子臨御久羣臣憚威嚴莫能敢進規至是始與公著相唯諾竦然敬納之諫復肉刑諫西師詔獄語具帝紀中出安撫定州徙揚州哲宗立以侍讀還朝與司馬公光並相光薨獨當國諸調劑事具上紀中

巳請老拜司空平章國重事卒年七十有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平居無疾言遽色無窘步惰容無嬉笑俚近語於聲利淡然無好也暑不揮扇寒不附爐簡重清靜。葢天性而充之以學智慮深敏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動其心與人交一出於誠意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而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也毎議政必傅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奪族子嘉問蔭入官竊從祖公弼論駁新法草示安石

得進或言嘉問敗壞家法惜也公着不答一客迎意言公於人何所不容兒族黨乎又不答旣罷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終不答蓋沈邃如此孫本中字居仁紹興中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端亮不阿秦檜免

文潞公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爲人寬簡有弘度而沉幾能斷第進士累侍御史元昊犯邊邊將平戰沒監軍黃德和擁兵不救誣平降虜以解罪賂平奴證之往鞫訊得實德和有與援謀翻其獄獄成而他御史至彥博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具矣事弗平彥博受其咎而德和受誅西方用兵偏較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

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將權不專法不肅敗道也
請申軍法肅軍。遷天章閣待制轉運使進樞密直學士
知秦州改知益州歲饑米騰踴立發官粟令就諸城門
相近院館十八處減價糶榜通衢招之米價立減益卒
素驕易爲變彥博嘗擊毬鈐轄廨中外喧甚乃卒長校
卒不伏也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校又不伏呼入斬之竟
毬歸嘗夜宴寒從卒譟拆馬房屋爲薪彥博曰天寒又
房且壞欲改造拆與之竟飲而罷明日誅其魁召拜樞
副參大政出平貝妖賊還得相帝爲言搢紳奔競者多
也非裁抑無以端士習彥博曰不君稍旌進恬退守道

之人則競躁者耻矣帝問其人以張瓌韓維王安石對帝嘉納白汰諸路冗兵減兵廩糧三萬石爲侍御史唐介所詆而罷居久之與富弼並相言於帝曰介須言臣事雖風聞然甚中臣病其爲人讜直幸還之介以得召會帝得暴疾而儲貳未建賴彦博靜鎮之而安語具帝紀中尋請老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累徙鎮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英宗立入覲帝以定策功勞慰之彦博避謝不敢當召爲樞密使熙寧初王安石創新法彦博爲帝言祖宗法何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處宜博采衆論以靜重爲先安石奮然排其說御史張商英

擿樞密事搖之驗無實商英坐貶而安石議分審官院東主文西主武奪其權彥博曰如此則臣無從與武臣接郎有事何自知其才而任之又論市易司貴果實損國體力引去出知大名尋以太師致仕元祐初相光薦起平章軍國重事頃之復致仕黨禍作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復太師謚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而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不及在洛與洛人邵雍程顥兄弟賓接如布衣元祐初契丹使入聘蘇軾充館伴使使人朝見彥博殿門外為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八十餘矣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

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不逮也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旣歸洛西箟會有名焉因邊吏請餽其爲外夷所敬服如此

論曰昔蘇學士軾論司馬公之德至感人心動天意而約之以兩言曰誠曰一充斯言也於經條理乎幾矣豈榮貌哉正獻精識將之以沈深潞公弘大叉應機果確乃紹聖崇寧間兇熖熾然卽金石流鑠焉謂天人可罔也然黨碑石工弗鐫也碑毀而彗滅也夫是亦何可得罔矣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四終

明盱耙鄧元錫纂

宋徽欽帝紀

徽宗皇帝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母貴儀陳氏初封寧國公哲宗立封遂寧郡王進封端王。哲宗崩無嗣。議立後。皇太后向氏哭召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當以時定。章惇時爲首相。抗聲曰。於禮律當立帝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婦無子。諸王皆神宗子。皆庶也。何必然。其長君乎。申王長。然有目疾。於次端王佶當立。惇勃然曰。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語未畢。曾布叱。太后意已定。端王入立屏後矣。欲自

爲功。叱惇曰。惇退。皇太后宣諭甚當。端王當立。蔡卞許
將助爲言。以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百官進秩一等
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尊母陳氏爲皇太妃。兄侁弟佚似
偲各進封。立皇后王氏。殿學士履黃爲尚書右丞。四月
朝卩鐲門下侍郎忠彥韓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禮
尚書清臣李爲門下侍郎。前宰執純仁等復官。復先帝
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卞罷。黜放均州。卞京弟安石子壻也。在紹述中
善類皆密疏建白請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笑每論政惇毅然主持卞嘿不
啟齒而終在其術中追復前宰執文彥博珪。光。公著大防摯等三
十三人官。秋七月皇太后歸政。八月葬永泰陵。惇罷。知越

州貶武昌鎮慶副使右僕射忠彥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密院布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平準務、提舉太乙宮

燾安知樞密院事左丞履罷。爲太乙宮使禮尚書純禮。范爲尚書左丞。是歲、棄邈川、夏國高麗來貢、遼遣使弔祭賀即位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向氏崩。遺詔尊故太妃陳爲皇太后。高平公范純仁卒。有傳惇貶雷州司戶參軍。夏五月葬欽聖憲肅向皇后欽慈陳皇后。於永裕陵右丞純禮罷。知潁昌知密院燾罷。知河南同知密院之奇。薨知樞密院事吏尚書佃陸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清臣罷。知大名右丞佃陸爲尚書左丞吏尚書益溫爲尚書右丞。冬十有一月祀天地

圜丘。赦改明年元。是歲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河東地震京畿蝗江淮浙湖南福建旱崇寧元年帝二年春相忠彥罷。知大名前宰執光彥博等四十四人。復奪官。右丞佃罷。知亳州左丞將許爲門下侍郎。右丞益溫爲中書侍郎。翰學士承旨京。蔡爲尚書左丞。吏尚書挺之。趙尚書右丞布罷。知潤州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焚元祐法。罷春秋博士。置郡縣安濟坊。養民貧病者右丞挺之。趙尚書左丞。翰學士商英。張尚書右丞。籍元祐及元符末相侍從而下百二十人爲姦黨。刻石端禮門。冬。之奇罷。知揚州罷元祐皇后位號。復居瑤華宮。中太乙宮使卞。蔡知樞密院事。置西南兩京宗正。及敦宗院。分

宗室非祖免親者是歲太原等十一郡地震京畿大

雨水京東河北淮南蝗江浙福建熙河潭衡郴州

年春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毀范祖禹唐鑑三

蘇秦觀黄庭堅等文集左丞挺之爲中書侍郎右丞商

英爲尚書左丞戶尚書居厚吳尚書右丞毀程頤出身

文字令監司覺察所著書置諸路茶場更鹽鈔法是歲于闐

來貢三年春鑄九鼎詔天下坑冶金銀輸内藏置文繡院

大内災夏復鄯廓州論功進蔡京司空封嘉國公執政轉三官圖熙寧元豐

功臣於顯謨閣以王安石配享孔子重定姦黨籍刻石

朝堂復方田中書侍郎挺之趙爲門下侍郎右丞居厚

吳爲中書侍郎學士承旨康國張尚書左丞刑尚書洵

武。鄧尚書右丞。立九廟。復翼祖宣祖十一月。幸太學。官論定之士十六人幸辟雝。司業以下賜賚有差詔取士悉繇學校罷發解及省試法祀帝圜丘。赦。是歲諸路蝗京畿大雨水黎峒蠻內附占城來貢四年春。卞罷。知河南府左丞康國知樞密院事。令州縣倣尚書六曹分六案。鑄當二夾錫鐵錢。門下侍郎挺之趙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尋罷爲中太乙宮使秋。用新樂。赦。蘇湖秀三州水。賑之。是歲復銀州夏人與羌酋合兵圍宣威城殺知鄯州高永年自七月雨至於十月占城來貢五年春。彗星出西方長竟天中書侍郎居厚。吳爲門下侍郎。同知密院逵。劉爲中書侍郎。部來直言。以太白晝見。毀元祐黨人碑。赦復謫者仕籍除黨人一切禁京罷。爲中太乙宮使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夏。罷辟雝。復元豐選

法。各遣罷知亳州。○是歲，黎峒蠻帚晏闍等內附，蒲甘來貢、大觀元年帝七年、春正月。改元。赦。京復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置議禮局於尚書省

門下侍郎吳居厚罷，爲太乙宮使、相挺之罷。挺之以曾布薦爲中丞，擊元祐正人無遺力，以蔡京薦得相，與爭權，相詆，罷爲祐神觀使右丞洵武。鄧爲中書侍郎、戶尚書子美。梁爲尚書左丞、吏尚書諤。宋爲尚書右丞。此後次相登免不盡書。

秋，大饗明堂，赦。核民籍丁口，收落失實者。十一月朔日蝕，京率羣臣以不盡分賀，以開邊功進京官。○是歲，涪州夷內附，于闐、夏國來貢

二年春。封皇弟二人、子七人爲王。河東北盜起。[illegible]以復洮州賜京玉帶。加童貫官。皇后王氏崩、

冬。葬靖和皇后。荊州河溢，壞民舍，賑之。夏、于闐人貢，安化、渝州蠻內附

三年春。京罷。爲中太乙宮使中書門下侍郎執中爲特進尚書

左僕射。是歲播州揚文貴納土，以其地置遵義軍；瀘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純、滋州；夏闌婆、占城來貢。

四年春，彗出奎、婁。赦。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立皇后鄭氏。秋九月，朔日蝕。祀帝圜丘。赦。改明年元。夏來貢。南丹蠻內附。

政和元年 帝十有一年、春，商英罷。商英佞佛，稱有覺。章惇經制夔州，商着道士服長揖就坐，與惇語，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擢監察御史。元祐初，爲呂公著所稱，不得進。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商英憾元祐大臣，力攻之，辭極憤激，至比宣仁爲呂武。衆畏其口，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及是京久盜柄，中外怨疾，商英能立同異，人更稱爲賢，以得相。時久旱，彗長竟天，是夕滅，明日雨，帝大喜，書商霖二字賜之。商英小變京政以悅衆，尋罷，知河南。貫使遼。以李良嗣來，謀伐遼。是歲夏、交趾來貢。二年春，京復太師致仕。夏，復三日一至都堂議事。改太尉，冠武階，止三公三

[illegible]官。改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冬，十月，得玉圭。十一月，日南至，受圭大慶殿。赦京
進魯國公。執中爲少傅。執政皆進秩。行給地牧馬法。是歲，蜀夷祺州內附，置亨高麗來貢。三年春，追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孔子廟。元符太后
劉暴崩。三月朔，日蝕。夏，作寶和殿。作玉清和陽宮。頒五禮新
儀。頒新樂。冬，十一月，祀帝圜丘。赦。是歲，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遣使行天下訪道教仙經。江東旱，溫、封、磁三州火。四年。春，置道階二十六等。夏，祭地方澤，以太
祖配。赦。作延福宮。冬，詔廣南市舶司，歲貢珍珠、犀角、象齒。導河大伾。是歲，以廣西溪峒地置龍、兌二州。五年春，正月，立子桓爲皇太子。赦。閹貫領
六路邊。夏，作葆眞宮。秋，七月朔，日蝕。作明堂。大伾三山橋成。

是歲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瀘南晏州夷反轉
運使趙遹等討平之高麗遣子弟入學賜方士王仔昔
號通妙先生平江
府常湖秀州水 六年春。上清寶籙宮成。會道士大內。
京正公相位總三省事。秋詔玉清和陽宮上玉皇上帝
徽號冊寶赦脩天下洞天福地
宮
觀。冬。十一月。祀帝圜丘。赦。是歲茂州夷內附賜方士林
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夏高
麗占城大食真
臘大理來貢 七年。春道籙院冊帝為
教主道君皇帝 秋。九月大饗明
堂祀五帝赦
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天神降
坤寧殿。閣貫領樞密院事。作萬
歲山。是歲熙河環慶涇
原地震于闐來貢 重和元年。帝十有
八年 春。受定命寶。
赦使浮海如金約攻遼。夏五月朔日蝕。以林靈素為通
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為通
元冲妙 秋。九月。饗明堂詔置內
先生 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作神霄九鼎。冬。置道官二十六
等道職 改元赦。是歲掖庭大火江淮荊浙梓
八等 州水賑之于闐高麗來貢 宣和元年

帝十有九年、春。深爲太宰。兼門下侍郎、黼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改元

夏。四月朔日蝕、貫擊朔方。敗績以捷聞。論功行賞、大水犯都城、秋。貫爲太傅。九月饗明堂。十一月祀圜丘。赦。是歲京西畿淮東旱東南諸路水、

二年夏。祭地方澤。京致仕。九月。大饗明堂。復遣使如金議攻遼。冬。十月朔日蝕、建德軍妖賊反。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討之、黼爲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盜陷建德歙州。將郭師中、戰死。陷杭州。廉訪使趙約、死之。是歲淮南旱、夏眞臘來貢、三年春。盜陷婺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陷處州。夏。盜平。睦州境梓桐幫源諸谿洞地幽險、有漆楮竹木之饒。造作局酷取之、比屋咸怨。盜方臘、故以左道惑衆、因民不忍、聚貧乏、名誅朱勔、起爲亂。置官吏將帥、以鬼神扇訹之、時承平久、人不識金革。斂手聽命、不旬日、衆至數萬。陷睦歙州、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得官吏、必斷臠肢體、備楚毒、以償怨、王黼匿不以

聞淮南發運使陳遘來乞師帝始驚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率禁旅十五萬討之貫至吳知民困花石之擾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及花石綱運而民悅賊以破平時淮南盜宋江亦以朝政亂率其徒三十六人橫行河朔間掠十郡官吏得貪弱不殺賄之知海州張叔夜募死士伏近城出輕兵誘之戰方合潛遣人焚其舟賊聞之走伏兵乘之江乃降

復置應奉司相黼及內侍梁師成領之

秋黑眚見禁中

元豐末有物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來每出若屋推倒聲形彷彿如龜長丈餘黑氣蒙之不了了氣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中人狎見亦不大怖也已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色正黑不辯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有力者夜執鎗自衞亦有托以作過者久之乃息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特詔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犬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忽釋荷擔向門戟手罵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宜速改也捕下開封獄閱一夕方醒則茫然不知向所云爲何也斃之獄中

貫爲太師九月饗明堂河決淸河埽冬十二月朔日中有黑子封十二人爲王括民田東南西路遣宦者李彥是歲諸路蝗水壞天成聖功橋四年春金人來約夾攻遼夏貫伐遼敗績冬擊燕山師潰十一月祀圜丘赦金入燕來獻捷是歲金破遼中京遼主出奔五年使輸平于金許歲幣四十萬加燕京代租錢百萬論復燕雲功黼爲太傅總三省居中太保攸少師貫封徐豫國公五月祭地方澤張瑴以平州來附命知平州秋八月朔日觸九月饗明堂冬十月雨水氷金陷平州張瑴走燕山縊函首送之金是歲金主阿骨打卒弟吳乞買立金遣使來賀正旦秦鳳旱河南京東淮南饑賑之六年夏賦諸路免夫錢冬白時中爲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邦彥李爲少宰

兼中書侍郎、饗明堂。罷應奉司。置講議財利司。京東河東陝西地大震。兩河京東西浙西水、環慶邠寧涇原民流移。高麗于闐羅殿來貢。

七年帝二十有六年春。雨木冰。京致仕。貫爲廣陽郡王。熙河河東路地震、九月。饗明堂。遼亡。有狐升御榻而坐、十一月。祀帝圜丘。赦。金分道入寇。貫逃歸。金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金犯中山。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詔罷已求直言。罷道官。罷大晟府行幸局。詔內禪。皇太子桓即位。桓帝長子、母恭顯王皇后。初封京兆郡王、進定王、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尊皇后爲道君太上皇后。赦。立皇后朱氏。

靖康元年春正月。求直言。金陷濬州。梁方平師潰、濟河。道君皇帝出居亳。黼安置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家。放朱勔

歸田。黼至雍丘、盜殺之、留守綱。爲尚書右丞。白時中罷。邦彥太宰。兼門下侍郎、邦昌爲少宰。兼中書侍郎、金犯京師。攻門。何灌戰死、邦昌副康王使金軍。罷右丞綱。謝金。道君皇帝如鎮江。兩河制置使种師道。率師入援。梁師成賜死。右丞綱。充京城防禦使。金退。京師解嚴。赦。邦昌爲太宰。兼門下侍郎、敏中、白少宰。兼中書侍郎、同知密院師道罷。秦金陷隆德府。知州張確、通判趙伯臻死之、梁方平伏誅。邦昌罷。爲中太乙宮使徐處仁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太上皇帝還京師。帝朝龍德宮。立子諶爲皇太子。貫安置郴州。以同知樞密院事師道出宣撫兩河。尋罷。右丞綱代將援太原。尋出紫垣京安置儋州。攸雷州。貫

吉陽軍。子孫竄遠州遇赦不量移。京死潭州。貫、良嗣伏誅。蔡攸及弟脩、朱勔並賜死。左丞綱罷。提舉洞霄宮。遣使繇海道使金議和。罷西南勤王兵。冬。金陷真定。都鈐轄劉翊死之。陷汾州。知州張克戩與兵馬都監賈亶死之。割三鎮畀金。雨木冰。金陷平陽。陷威勝、隆德、澤州。同知樞密院种師道卒。宣撫折彥質師潰。金濟河。犯京師。軍青城。㮚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金陷懷州。守霍安國、林淵、鈐轄張彭年、統制高師旦死之。金攻宣化門。遣間使諭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徵諸道兵入衛。甲寅。大風。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乙卯。金焚南薰門。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戰死。京城陷。日赤如大無光。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辛酉。帝如青城。十二月。癸亥。帝至

自青城括金帛遣使割兩河地以和二年春帝再如青城。部若水自經金軍太學生徐揆死之二月上皇與太后皇后皇太子並入青城金人立張邦昌稱楚帝二帝及太后太子宗室並北狩初徽宗嗣位群臣請皇太后同聽政太后以長君辭。王泣拜移時乃許時二惇二卞比而與國政屏忠良天下側目太后召韓忠彦爲門下侍郎忠彦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曰開言路曰去疑似曰戒用兵太后嘉納召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左右正言中丞安惇沮之曰鄒浩當元符立后時疏指斥得過今復用其無乃彰先帝之失乎太后曰立后大事中丞不言浩獨言正人所難何爲乎不可惇懼而

退陳瓘進曰陛下欲開言路取浩既往之善停乃騁私
聽惑主聽宜明示好惡出判潭州筠州推官崔鶠應詔
言臣聞毀譽者天下之公罷非一人好惡所可得而私
也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之
人頌言之曰忠今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之人誹
言之曰姦夫乘抵巇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
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以求利謂之姦可也以
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操國家刑賞之
柄報恩讎謂之姦可也蒙蔽主聰排擯正士徵言者坐
以刺譏直諫者名之指斥杜天下之口便其私謂之姦

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小人兇忍根乎天性譬則蛇虺見物必怒有觸輒發天下無事不過譏賊忠良破碎善類而止積釁成禍以至于緩急危疑之際必且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糾姦邪門下不駁詔勑喑默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於何而聞之夫四月盛陽之月也而逆陰干陽譎見于天於譴告明甚惟陛下畏天威嚴民命昭邪正之辯侍御史龔夬言昔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當時所誣傷者獨寇準李廸一二人而止及惇秉政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天下所謂賢者一日之

間奔蕭廣海有宋而來未之有也。卞懷姦深阻。外示沈默。中懷蠆毒。凡惇所爲。卞實發之。望諡黜以昭威斷。於是臺諫陳師錫陳瓘任伯雨黃庭堅等。交章論劾惇。分司池州。卞然潭州。瓘復言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看詳官安惇蹇序辰。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毒如此。請正刑辟以示天下。惇序辰除名。復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內郡。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子孫。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迎居禁中。時惇卞既去而翰林學士蔡京匿隱未著。時莫能指也。侍御史陳師錫以爲京卞

同惡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內侍戚里規大用此禍幾所伏御史龔夬言京治文及甫獄上詆誣宣仁下歸過先帝必欲族滅無辜以逞其志其時諸案牘章疏具在誠按之其煆煉附會之迹者可得也請覆按未報會御史中丞豐稷自河南召京迎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執法必有高論佐國家可得聞乎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條列京罪狀甚悉京出知永興軍削林希官蓋僅數閱月蠲逋負復流人諸忠正名賢羣収用而公論甫定會太后崩韓忠彥與曾布並相布爲帝言元祐紹聖兩均有失宜消釋朋黨明大中帝深然之改明年

爲建中靖國元年給事中任伯雨入對言國不可以有
黨然自古未聞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而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二者並用終歸於君子盡
去小人獨留而後已唐德宗以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
其紀號不可不戒不聽繇是邪正雜用而國論始搖布
既相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謂之曰兄方得君
當引用正人翊正道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來所謂
端人正士繼迹去朝今用以爲侍從臺諫者往往皆前
日事惇卞得志者也一旦勢異必且首引之爲固位計
矣縱惇卞斥不復用一蔡京自足兼二人兄必戒之布

不能用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自氣散復有黑氣衝侵之左正言任伯雨曰陛下嗣位之初正歲之初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日爲陽夜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小人謀君子下干上邪干正而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相警告願進忠紬邪嚴名分謹邊備以消復大異已又言章惇迯國罔上毒流縉紳方先帝上賓將輒逞異志向使其言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貸而不誅國法廢矣臣昨充館伴聞北使言去歲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

四。謂南朝眞錯用此人已又問。柰何獨行遣。如是以此觀之。如惇者。不獨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亦以爲可殺也。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力爲言乃貶雷州初蘇轍謫雷州勅不許占官舍僦民屋以居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劵明甚而止至是惇至雷州問舍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得也惇慙亟去後徙睦州死。時相布復進紹述之說。而中丞趙挺之復排擊元祐諸臣以爲功左司諫江公望爲上言。元祐人才皆出於嘉祐熙豐培養之餘。重以紹聖竄逐之慘。今存者聄矣。神考之與諸臣。非嘗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之言而黜之。使天下騷然。不得盡繼述之美。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刮摘

之則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有爭有爭則有讐
而黨論復作陛下改元詔旨思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
以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渝之如皇天后土何不
省已遂改明年爲崇寧元年風天下一主於熈寧而國
是大變矣童貫者閹人也爲供奉官工巧媚先事逢意
欲以故幸令訪書畫珍奇於三吳留屢月蔡京放居杭
與之游不舍晝夜貫附語言奏薦之太學博士范致虛
與左階道錄徐知常善薦京才可相知常出入宮禁爲
游聲譽是宦官宮妾小大交譽京帝信之會相忠彥與
曾布交惡布引京自助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起居郎鄧

洵武入對言陛下神宗皇帝子相忠彥則韓琦子也神
宗行新法利天下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考之法是
忠彥能繼述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繼述非相蔡京不
可矣於是忠彥以觀文殿學士知大名而召京爲尚書
左丞進右僕射制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朕欲述父
兄之志卿何以助朕京頓首願盡死於是首發布私子
搢陳佑甫以從官逐之遂柄國托紹述之名令天子必
從巳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
官講議熙豐巳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引其黨
爲僚屬謨議之取政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山

澤賦調諸事令分曹主之事三人於是舉熙寧元豐諸
興利法益措克爲峻深焚元祐法籍元祐中宰執司馬
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等待制
而上蘇軾范祖禹孔文仲朱光庭等餘官程頤秦觀張
來內臣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等百二十人目爲姦黨請
御書刻石端禮門而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
之復廢元祐皇后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詔黨人子弟
毋得至闕下覺察所著書毀之尋自書姦黨碑頒郡縣
立石於是京囊括四方之財實中都誇富强復榷茶法
更鹽鈔法鑄當十大錢已又鑄夾錫鐵錢詔天下坑冶

金悉輸內藏置京西北路交子收天下利權畢自于而
民生困瘁商賈流離邊儲枵然不恤也於是京師緡藏
乃盈溢京乃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鉅萬有奇和足以
廣樂富足以備禮此熙豐法行之效豐豫之極當制作
以文太平而動以周官惟王不會之說藉口每及前朝
惜財省費者嫓笑以為陋土木營造卒欲度前規而侈
後觀帝大悅命方士魏漢津定樂破先儒累黍之說用夏禹身爲度之文取
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鐘之律鑄九鼎二十四鐘置禮局討論古今
郊廟宮室車輅服章著冠昏喪祭沿革之儀制脩物采
備器數頒五禮新儀行之詔作辟雍於都城南為學制

峻嚴禁史學尊之於經義令取士孫太學置三舍法以積分升上舍乃入官州郡解發禮部考試並罷置書畫筭學置東西南北輔郡拱大畿於是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子雱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以童貫監洮西軍復湟州招誘蕃落入貢[illegible]以爲內附遣林攄使遼攄激怒以啟釁欲威四夷而佳兵置蘇杭應奉置花石綱東南煩費劇焉京以爲天下花石佳者在蘇杭遣所善朱勔致一二奇卉以鼂帝帝大悅之於是置綱運使勔領其事披剔巖藪斵山鑿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方取之不得不止士庶家一木一石堪把玩用黃封表識之護視不謹輒重譴已撤屋發牆出之程督慘刻值役者中家而下無慮皆破產鬻子女以供在道捕縛商船凌轢州縣截

柳漕運莫敢誰何之也。京執政五年。天下憤怨。彗出西方。長竟天。帝頗心動。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寛上書邪籍之禁。從之。夜半敕毀碑。京翌日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京罷免。京令其黨言於帝曰。京所改者法。皆禀上旨。非私。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何所逆天而致威譴如是。且是非所爲紹述之意也。得復召。侍郎逵以專恣反覆罷知亳州。又三年。京出知杭州。又三年。復召爲太師。賜第京師。子攸儵皆大學士。儵尚帝女。家人厮養。亦都顯官。媵妾封夫人。當是時。帝惑方士言。而道士王老志王仔昔之徒。用作延福宮五室。

館豎五人分作之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中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數千嘉花名卉怪石巖壑幽勝若天成於北河鑿大坏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而方士林靈素爲帝言天子者神霄玉清玉帝長子降生者也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作明堂作玉清陽和宮作上清寶籙宮皆中通禁署以便齋醮禱祠之事於是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立道學置道階求道教仙經于天下作宮觀徧天下又造言天神降造天書雲篆而神姦譎誕之妖作矣語具異教考

初帝以嗣子爲憂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入禁中言
京師西北隅協堪輿家言儻因形勢稍增之使高當有
多男之祥命爲數仞岡阜而後宮就館者漸多帝喜乃
益營又於寶籙宮築山曰萬歲山成命之曰艮嶽已以
金芝之產萬壽峯更名壽嶽窮侈麗不厭山周十餘里中最高一峯九十
步上有亭曰介分山東有萼綠華堂紫石巖棲眞磴之
屬山南則兩峯並峙有鳳池雝雝亭山西有藥寮西莊
巢雲亭白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亭又西有萬松嶺半
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
作浮陽亭雪浪亭西流爲鳳池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
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北岸有勝筠庵躡雲亭飛
吟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外
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皆窮極巧妙時蔡攸寵於
帝見無時與王黼預宮中秘戲侍曲宴著短衫窄袴塗

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嘗言於帝曰。人主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何幾。而自勞苦爲。於是帝益放意於逸游聲色之樂。而京攸父子權利乃相軋。一日攸詣京。京方與門客語。聞攸至。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作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宜自愛。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悵惘曰。君顧不解耶。此兒欲以吾爲有疾。罷吾政事耳。居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朝朔望。帝亦寖寖厭薄京所爲。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爲執政抳之。而京頑頓無耻。乞哀于澤。無忌顧其心之矣。蓋再召柄國者二十年。時宰執趙挺之。張商英。鄭居中。劉正夫。張康國之倫。皆以諂附京得進。獨何執中謹

事京無可否朱諤林攄余深薛昂終死傍附之餘競權利植貲望弗償相傾構往往也一日東國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而內侍梁師成童貫李彥怙權寵用事師成官太尉宰臣黼至以父事之雖京亦諂附焉貫太師封楚國公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前執政冠帶執笏迎馬首彥坐自如一邑租錢增至十數萬緡而天子時時為微行沉於酒繇中便門過飲師成家已復飲黼第酒困甚至不能言夜漏盡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入是夜諸班禁從為嚴衞達旦翼日醒不能與輔朝羣沉湎至於此。廟齋郎方軫上書言京社稷之賊懷不道塞陛

下耳目荒其心下獄流嶺南右正言陳禾劾貫經臣怙寵弄權狀讀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樂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帝感動慰籍之内侍請易衣帝却之曰留旌直臣翼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謫監信州酒秘書省正字曹輔言陛下厭居法宫乘小輦出入阡陌覊翺郊坰之外極游樂忘反道途流聞始猶疑惑邇習爲固然臣竊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而玩安忽危至於此也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

離則為楚越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蚩蚩之民萬有一包藏禍心當乘輿之不戒雖神靈擁護而威重則已損矣又況有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乎有旨赴都堂問狀參政余深詰以出位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小大愛君之心無小大一也翰陽顧同官問之曰疏中言盤遊事豈有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人畢知之相公當國獨不知耶誠不知焉用彼相編管郴州輔字載德南劒州沙縣人當是時女直已蹙遼僭號稱大金矣遼燕人馬植故仕遼為光祿卿行汚不齒聞貫以大閹使遼至盧溝則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

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言女直恨遼人刺骨而天祚失道國必亡本朝若自登萊浮海諭女直與結約夾攻遼遼可圖也帝悅之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以中國失雲燕爲大辱與王黼力主其事於是遣武義大夫馬政使女直結好金報聘遣良嗣以右文殿脩撰賜國姓名市馬實約夾攻遼請石晉故所棄地以爲分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隣之必爲中國患兩國之誓曰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今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端自我始陛下以仁覆天

下。其恐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使肝腦塗地乎。乞斬黼貫良嗣以已難。編管海外。金報命如約。燕河將趙隆有武力。貫欲籍以圖功。撫其背謂之曰。若與我共此。封拜可得也。隆曰。隆武夫。豈敢干一時功賞。敗祖宗二百年盟好乎。今啟釁。恐異時萬死莫贖也。貫默然。樞密鄭居中於政府面質京曰。公不爲國守盟約。而輕造此端。何也。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豈不聞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今啟釁。卽異時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將何以活之。京亦默然。惟帝亦以爲賊寇初平。憚用兵。悔之也。獨王黼欲擁以爲功。爲帝言中國與遼盟雖

久實敵國也何損於信今不取則燕雲故地爲金有將於何復之於是詔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蔡攸爲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都統制种師道曰師道爲壯曲爲老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分其室也曲甚矣盍已諸貫不聽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竊爲大國不取也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會遼將郭藥師率所部以涿易二州來降詔授恩州觀察使導攻燕而師敗于白溝貫顧劾統制師道陰助虜戰不力以爲解貫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渡白

潰師亂次濟藥師曰今大軍啟隊行而不設備有如敵設伏掩擊殆必危者也不聽至良鄉而敗延慶遂壁不敢前藥師曰燕留守兵度不滿萬人今悉師來矣燕內虛願得奇兵五千人從間道襲之城可得也延慶曰善藥師因請延慶子光世帥爲後繼許之於是藥師帥所部夜半發盧溝倍道進質明先登奪迎春門入而光世渝約不敢藺藥師勢孤縋城下走而免於是遼將分兵斷饟道得漢卒二人禁帳中傳令曰吾師三倍漢軍可克也明舉火則分左右翼而精兵衝其中必殲之乃逸其一人還告之延慶以爲信即自燒營遁士卒相蹂踐者百餘里自熙豐所造新樣弓刀械器幾盡當是時中國承平久天下耗弊業楞然有外強中乾狀而將怯士頓師伐遼輒敗藥師還進安義軍承宣使然亦知中國不足恃中懷悔誤降矣雖京亦私內憂之張觷者福州儒生也與京善造京京厚遇之張外館令子弟從受學觷欲發危機動之一

曰。呼諸生前。命學走。諸生拱揖曰。日聞先生勅諸生言。徐動莊。今教之走。何也。胥張目大罵曰。天下爲若翁所敗壞亂。且作。不以此時學走。寧當從儒死乎。持大挺逐之。諸生四走匿。以爲張先生患狂易病妄語也。以謂京。京聞之心動。夜持酒造之。問病。實咨胥曰。今天下洶[illegible][illegible]又接兵。宗社危旦夕耳。宜亟用道德老成置左右。開上心。羅天下豪傑之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殃猶可及救。不者矜笑。京大動。問其人。以楊時對。時河南程氏高第弟子也。學成德尊。爲天下所推嚮久。京省人會路允廸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秘書郎。時

至入對言古君臣警戒在於無虞今大難蓄矣而一不
之虞願爲宣和會計録周知天下財用出入之數又言
熙寧元祐分二黨禍至今未殄願條祖宗之法著爲綱
目宜於今者舉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
勿問以趨於中又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省轉輸
募邊民爲弩手殺常勝軍之勢又言京都居四達之衢
無高山巨浸以爲阻宜亟脩戰禦備時不能用童貫以
伐燕再不勝而懼則密遣使如金求如約夾攻燕金許
之分道淶進攻居庸關關隨遂克燕而中國虧矣期不
由於是遼五京悉爲金有而中國一戰未嘗勝兄上本

有得也。今乃遣騎迓趙良嗣還自燕。且獻俘。先是約竟
燕日。割石晉故所賂契丹地爲分。而平營灤三州。非晉
賂。乃劉仁恭獻後唐求援者也。至是朝議欲得之。遣良
嗣往請。而金人見中國師無紀數敗。輕之。欲背約。謂良
嗣曰。營平灤吾要害地。吾欲作邊鎮。何可得也。今獨與
若燕薊景檀涿易凡六州。燕京亦本兵力攻得之。其租
稅當輸之本朝。宋必欲營平灤。即燕薊不與矣。良嗣曰。
往所約者山前後十七州。今云然。如信義何。且租稅地
產當隨地。豈有與其地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地自
我得之。當歸我。今以與若國。所謂取諸懷而與之者也。

於租稅何有大國孰計如不許則涿易吾土也請速追涿易之師無久留我疆良嗣還報命而中國憚兵一聽之不復以負約爲責而以銀絹代租稅往報命金終顧吝燕又知中國不足忌厚有要王黼欲功速成盡許之要增歲幣則許遼舊歲幣四十萬要增租稅又增燕京代稅錢百萬要歸叛人則許簿送諸叛人求糧餉又許二十萬不饋之於是金意濇乃遣使以誓書及燕六州歸而天子論復燕薊功京黼攸皆進位貫爵徐豫二國公已援神宗詔復全燕地者胙土錫爵貫進廣陽郡王時燕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驅掠而北獨空

撼。於是悉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餉軍。又徧率天下府州縣各科免夫錢佐焉。海內困弊。轉運使呂頤浩言。今開邊雖悉力竭財。懼後終難繼。且條燕山河北危急者五事以上。帝怒。奪一官。初粘沒喝欲渝燕雲之約。金主曰。海上之盟自我許之。何可忘也。我死汝自爲之。會金主卒。其國所謂完顏太祖者也。弟吳乞買嗣。而張瑴以平州來歸。欲嫁禍。王黼復勸帝納之。金以納叛人來責。又函瑴首畀之。當是時金使數往返中國。諸山川道途險易迂直阨塞及朝廷虛實治亂。業盡得其要領。粘斡喝與斡離不者勸金主必南伐。毋後時。於是粘沒喝師

諸將自雲中趨太原斡離不撻懶帥諸將自平州入燕山時童貫爲金人所紿云許割蔚應飛狐靈丘在受地間粘沒喝自雲中南下則遣使好逆之使至軍責庭參毋前議割地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諸要塞膏美地耶地信美然不可得也今山前山後皆我有未論第別割數城來贖罪可也使還以告貫謾言曰金初立國何敢爾未之信勸爲備不應而粘沒喝遣使持嫚書來責渝盟曰必速割河東河北地以大河爲界用存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膽落不知所爲即以赴闕稟議爲名欲還汴時貫以郡王兼太尉宣撫使督師矣太原守張孝

純止之曰金渝盟王嘗會諸路將士力捍之太原險可守也王一去則人心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失河北亦未易保願少留貫艴然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留貫置帥臣何爲遂宵遁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許大威望卒有變乃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先是郭藥師以殺張轂而懼曰金人欲得轂即與轂脫令欲藥師藥師能自保乎於是諸降將士皆解體而藥師專制一路兵朝論頗疑之以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除察其去就藥師迎拜帳下父事之貫大喜歸爲帝言藥師必可倚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至是遂以燕

叛降金。燕州縣盡陷。天子乃大恐。始下詔罪已求直言。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仇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開隙於燕。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惟肆諸市朝謝天下。邇英殿說書楊時。言今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作遠近之氣。若示以怯懦不振之形。則大事去矣。諸要害地。當嚴爲守備。近邊州軍宜堅壁淸野勿戰。使自困而擊之。敵攻城邑。遣援兵外襲。令腹背受敵。使無邇都鄙。若因仍不圖。敵得深入薄都城。殆而已矣。且言今日事。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高城深池堅

尹利兵不足守也免夫之役毒徧海內京城工作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於是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罷道宮及行幸諸局而金師深入矣時天子溺宴安之日久忠賢入黨籍禁錮國無君子公卿皆京黼所引用並邪佞庸瑣獨諛誕爲侈驕左右散汰聞師命即震慴奪氣欲南避一籌未能展於是詔皇太子爲開封府牧欲籍以委難太常卿李綱與給事中吳敏善夜過之曰聞建牧非將委太子以留守乎敏曰然綱曰今敵勢昌非正位號不足以有定尹牧無益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唐不再興

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公獨不入爲上言此宗社大計也翼日欽以聞帝卽召綱入綱刺臂血上書力言之於是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爲欽宗尊帝爲太上道君皇帝后爲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爲太宰竄王黼永州道殺之賜李彥死籍其家命蔡攸爲行宮使奉上皇東幸亳以避敵而天子居守金濟河宰執請南幸襄鄧以紓難兵侍郎綱以行營參謀官請對曰信如是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委陛下庸得而棄之太宰白時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盡天下城池深堅寧復有如都城者都城不可守孰爲可守且宗廟社

稷百官萬姓咸在今捨此安歸惟厲將士撫民心[illegible]守待勤王策之上也語未卒內侍巡城還言城樓[illegible]不具城東濠淺不可守帝顧綱曰卿試往觀於此備禦綱循視訖亟還請曰城堅且高諸樓櫓誠未備然守得其道即不且無損壞池惟樊家岡而下以禁地毋開鑿誠淺狹然精兵強弩據之保無虞也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者固將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生未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綱自料能將兵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遠難乃以綱為右丞兼親征

行營使已帝入時中邦彦語欲決幸襄樊而命綱留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幸蜀使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僅乃復之此殷監也陛下初即位中外欣戴四方勤王兵不日雲集虜深入可坐得廟勝之策苟六飛朝發京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留守何益願爲社稷故自勉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意稍定俾中使追中宮還因諭綱曰今爲卿留令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踈虞可也綱惶恐受命是夕綱宿尚書省詰旦朝則道路洶洶太廟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門禁衛已

擐甲乘輿已駕六宮襆被升車矣綱惶懼厲聲謂禁衛士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殿帥王從濋入見曰陛下昨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城孰肯捨之去者萬有一中道散亡歸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待之帝感悟命輟行宣勑諭六軍皆拜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兵入勤王癸酉斡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而軍相邦彥力請割地爲和以紓難金帥亦謬以議和緩四方勤王弛中國防禦帝察其心許遣親王宰相詣軍前更誓書結好和可得

也於是耶彥贊和議益力帝求大臣可使者綱請行帝
不許曰卿性剛往且有激不可命左丞梲往綱爭之曰
虜方鋭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款以和然所爲和者得
策則全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梲柔懦恐誤國因反覆
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人許金幣過適後不可繼
且北狄婪梲往必張聲勢厚要求覘國俯仰儻有求輒
得彼必肆無憚矣願陛下熟察而李梲竟遣至金師斡
離不者南向坐梲北面膝行前惶怖失所言斡離不謂
之曰汝京城破在頃刻吾所爲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
故欲存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

萬兩。牛馬百萬頭。幣百萬匹。尊國主爲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鎭地。以和遣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渡河。幾可得耳。梲唯唯退。與金使來索賂。邦彥等勸帝悉從之。李綱言。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然且不能足。況都城乎。太原河間中山號三鎭。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軍。翼順僖三祖陵寢在焉。何可棄也。至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不若遣辯士前與之議所爲可不可者。遲留數日。大兵雲合。戰則尅。即不戰而與盟。亦且憚中國而和。和可久矣。李邦彥曰。都城破在旦夕。何有於三鎭。況金幣乎。綱不能奪。因求去。帝

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而誓書成。日輸金幣金師矣會涇原秦鳳師种師道以其師入援。師道素以忠義勇略聞天下帝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時師道老被病召入見命毋拜命肩輿入朝師道入。再拜問敵情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帝曰業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事陛下和非所敢知命周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方金使在廷桀驁甚望見師道拜跽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千金伺惰歸扼而殲諸河。邦彥不從而金肆。李綱言金悖甚非決戰不可。且敵兵號六萬吾

勤王師集城下已二十萬。彼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穽中。一日縱敵數世之憂也。今獨宜扼河津。絕敵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重兵堅壁勿與戰。俟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蔑不勝也。帝然之。而姚平仲者違師道節制。往劫寨而衂。懼誅亡去。幹離不使來責違約。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上事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所爲耳。非朝廷意也。議欲罷師道。縛綱與虜以解難。於是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請闕上書。言綱奮不顧身。以其身任天下之難。所謂社稷之臣也。時中邦彥等庸謬娼嫉。誠社稷之賊。今罷綱。

正墮金人計中乞復召而誅邦彥等會邦彥入朝衆數
其罪而罵欲毆之邦彥疾驅免吳敏傳命諭諸生令退
爲軍民所擁不得行昇登聞鼓檛壞之喧呼動地殿帥
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
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衆臠而磔之幷殺
內侍數十人於是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
使旣而都人言願望見种少保詔師道入城彈壓師道
乘車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與聲喏而散明日
王時雍請致太學生于獄禁伏闕上書吳敏曰是遠亂
也但用宿儒爲諸生素信服者爲之師靖矣於是用楊

英說書時爲祭酒而定先是蔡懋主城守禁不得輒施
矢石士憤懣是日綱治兵宿城豐門令殺敵者賞衆踊
躍奮起夜發霹靂砲以擊虜虜大驚翌日薄城挽神臂
弩射却之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内應者綱召至帳中執
付御史臺推治諸内侍之守城者皆罷誅浮浪不逞者
數十人金虜不能下撤圍去而京師解嚴綱師道請亟
發兵躡敵阮而殲 諸河不聽而三鎮爲朝廷守金攻之
不下祭酒時言河朔國家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也自
周世宗至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得之一旦棄之使敵騎
馳驅吾腹心之地此大患也今三鎮爲國固守願亟發

兵救之三鎮拒其前重兵躡其後虜可破也議者以墜言徼禍沮之時爭曰今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虜掠無厭極肅王初與約及河而反今挾與俱北此背盟之大者中國乃欲專守和議以待之不已謬乎夫越數千里而犯人國都勤王之師四集故懼而自歸非愛我而不攻明矣今乃割三鎮十州之地與之以助寇自攻何也今宜以肅王爲問以敗盟爲責徼其懈擊之詔出師士踴躍受命抵邢趙又得命中罷知密院綱爭復遣而將士解體矣於是治開邊誤國罪貶蔡京童貫朱勔官各安置遠州祭酒時原本禍所從始上書言蔡京用事二十

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中外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
知其本夫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之遺言圖
身利則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
飾六藝以文姦言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
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矣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京著爲
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其釋
鳧鷖守成之詩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奢
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而深訾仁祖爲天下守財爲非
是啓人主侈心其後京輕費妄用競於侈靡王黼以應
奉花石竭天下財力實安石啓之也望追奪王爵明詔

中外毁孔廟配享之像俾邪說淫詞不得作詔罷安石配享而諫議大夫馮澥力主王氏力詆時以熙寧元豐間士無異論爲太學極盛猶頌言王安石之爲功於是右正言崔鶠發憤上疏曰熙豐間王安石除異己之賢著三經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明效蔡京又立學較之法馭士如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苛錮多士至於此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其私人倡紹述紹述

者名紹述神考實本祖安石也。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理財。而公私殫竭。紹述造士。而人才頹靡。紹述開邊。而塞塵犯天闕矣。京操紹述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過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竄京儋州。道死。天下以不正典刑爲憾。而童貫趙良嗣蔡攸脩朱勔皆伏誅。當虜退時。京攸貫黼從上皇南幸。朝議遣發運使聶山即圖之。右丞綱爭以爲令得此數人。必震驚太上。憂仕乃陛下令爲數人者所覺。挾上皇益東。求劒南一道。其何以處之。不若先迎請太上回鑾。而徐去此數人未晚也。山乃不果遣。上皇還次

南都爲數人所逢搆相羊不肯前宣言欲如亳焚脩因遂如西京而往往以改革政事爲恚下手札詰問且曰必召敏若綱來以內禪本二人所定畫也帝憂之計不知所出綱奏曰上皇所爲欲臣及敏來者非他不過欲知朝廷動息耳敏不可去左右臣請行帝初不許綱力請而行比至引對綱具言皇帝聖孝日思慕效晨昏共養乞早還都意惻怛有動上皇泣數行下因問卿頃何以去國對曰臣昨任左史以任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當時所言亦謂天地之變以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上皇問災變應而驗信乎綱曰譬猶一身疾

在五臟必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知之觀變於陰陽以善其消復聖人御世其道亦猶是也道君意稍和乃詢虜人攻圍及都城守禦次第綱一一具言之得少寛巳語漸洽上皇乃稍詰近朝廷所爲改革政令之意綱從容對曰皇上仁孝恭畏得上札詰問往往憂懼廢寢食竊譬之家長出而家遇寇家子弟不得不從權措處勢難一一禀命而行不禀命亦何能無一二違誤在爲家長者唯當以保家宅田園故重慰勞之不當苛問其細小今皇帝受命適大敵入寇爲宗社計豈容不小有變更今宗社無虞四方寧謐臣謂宜曠然有以慰其

心詣瑣瑣置勿問可也上皇感悟出玉帶金魚袋以賜綱還復命而耿南仲議奉迎儀請先屏從行左右近侍帝乃前綱頓首言如此則疑阻生矣南仲謬爲愛上豫防孰不可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推之可以爲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然其人闇而多疑言不足深采巳上皇至都而父子驩然愉愉泄泄本綱燮調豫順之力也當是時虜退上皇還京師耿南仲等頗恬嬉爲忮媢於平居不異臺諫日指摘京黼之黨以塞責噂沓無虛晷諸防邊禦

寇之策頗厭不講爲國忠謨遠慮請脩邊實者覆姍笑
以爲狂。綱進知樞密院事爲帝言虜以天時熱而歸亦
暫耳未少有創懲臣竊意其冬必南也條秋防禦敵之
畧甚具南仲深心媚之會太原圍未解宣撫种師道以
病請罷奉祠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爲山西
士卒所衆服不可輕解其兵柄帝謂其老病難用也翰
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
國卒用之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成功者。難
以一二數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不聽南仲請棄三鎮。綱
不可南仲曰必援太原非綱不可以爲河東北宣撫使

代師道詔綱辭曰臣書生實不知兵向在圍城爲陛下
任兵事[illegible]已也今爲大帥實不任敢辭帝不許退連疏
辭又不允或謂之曰公知朝廷所以遣之意乎非爲邊
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公堅臥不起使讒者得益行
其說禍且不測中丞翰書杜郵二字遺之綱不得已起
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入謝言今朝著翕翕訿訿
媢嫉成風其何以效功因録裴度論元稹魏弘簡疏上
之瀕行帝勞之曰卿暫爲朕巡邊行即還綱對曰臣行
恐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朝議無阻難無
謗讟讒譖無不足進而死敵臣之願萬一沮撓間之臣

自度不能為。當引去。惟陛下哀憐。全君臣始終之義帝為感動。錫宴勞而遣。綱行至河陽。練士卒。脩戰車期兵集大舉而南仲等忽降詔罷諸召募兵。綱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防秋兵盡集。然且恐不支。又兩河日急。未有一人一騎副其求者。奈何兵甫集。又散遣乎。且臣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政府以片紙罷之。臣恐他時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而手詔趣綱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德軍。劉韐屯遼州。相可求張思正屯汾州。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而諸將皆承御畫。得專達進退自如。思正等與灝夜襲婁室軍乃大敗。言者遂論綱主

戰喪師費財罪罷知楊州尋落職安置建昌軍於是金斡離不粘沒喝復分道南侵中丞呂好問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邀其衝列勤王之師于畿輔衛京邑不省金陷真定攻中山而耿南仲唐恪等獨恇懼請割地好問率臺諫劾之貶知袁州詔南仲如斡離不軍聶昌如粘沒喝軍且割地昌為絳民所殺南仲至衛州怯不前名謁康王奔相州（南仲在東宮官十年謂當得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已上心不平則深心沮之高宗立落職奉祠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國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刃之竟貶嶺南道死）而金將斡離不自真定燕行至汴都屯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至屯青城時天下援兵為唐恪耿南仲罷遣無至者城中

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皆募市傭以充乃募死士以蠟書間行出召兵拜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令帥諸道師入援南仲恪猶以和為解獨開封尹何㮚稍果悍巾無計慮獨引蘇軾議東遷失計觀上為堅守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三萬人自圍轉戰至帝御南薰門見之叔夜言唐自天寶後屢失屢復者以天子在外於號召四方易也虜勍甚願暫詣襄陽規幸雍帝督見春而以城守獲全又見金人薄城下恐出亡不免默然者久之詔叔夜將兵入都城而城陷於是二帝北宋南而淳不復都方金攻圍時執政孫傅何㮚信衛士郭京言能施六甲六丁法可生擒金帥掃蕩之法用七千

七百七十七人雖閭技擊能否但擇年命合丁甲者將之擇丁甲神力足抗敵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朝廷深信命以官賜金帛或謂傅自古未聞以丁甲法成功者不可聽即聽始少付之兵俟有功乃任令專倚之懼必爲國家羞傅叱之言以爲自古大將成戰功未有不辭丁甲去而得者獨秘不露耳汝何知於是京師妄人爭募衆稱六丁力士稱北斗神兵稱天關大將以應京京懼情得浮與相唯諾所宣言非危急吾不出尤濟本世主信道教人習倚鬼神爲姦欺而然也會天大雨雪連日夜不止帝徒跣禱雪爾甚士不能彀弩何㮚趣郭京出師徙期者再三不得已乃令守禦人盡下云作法忌竊視啟宣化門以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以觀金分四翼譟而前我兵走京白叔夜日非自下作法不可矣因下城引餘衆南遁走襄陽誅死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死而城陷帝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至於此以前金師退時師道請邀擊扼之河爲衆沮故也金旣入城慮中國獨恇怯失守非百戰所克也懼都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行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勸之降表留二日金粘沒喝以爲是机上肉不足慮不如聽還括金

帛獻乃後執之也帝還宮朝士及太學生走迎掩面哭
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千萬錠帛
二千萬錠帛三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遺金以陳過庭
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金人度金帛盡不可復乃
邀帝再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勸之行宣贊舍人
吳革白㮚言天文帝座傾車駕出必墮㮚不聽命孫傅
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如青城留不遣㮚慚不食死
金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哭不屈死金吳乞買得降表廢
帝及上皇爲庶人報至粘沒喝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幵
吏尚書莫儔入議立異姓而邀上皇如軍衞將范瓊劫
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若
六宮有位號者皆從金耀諸王諸宗至有留者且遺忠
督開封尹徐秉哲致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藏匿
得三千餘人縲衣袂令相聯屬無脫如金軍孫傅留太
子不遣宣贊舍人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衞太子潰圍
出傳欲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併宦者數人殺之
紿金人謀五日不定而幵儔督脅急瓊劫太子皇后共
車出如金軍士庶走隨太子哭太子亦哭呼百姓救我
哭聲震天孫傅從死革遇害已議立異姓衆相視莫敢
發相時雍私於幵儔問之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

議未有所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自金軍至、衆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以邦昌入議狀、閉百官尚書省、環之兵、諭之、衆唯唯、時雍首署狀、衆從之、獨簽書密院張叔夜不署狀、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署名、而御史馬伸奮與御史吳給、中丞秦檜、共為議、願復立趙氏後、且言邦昌傾危不可立、金人怒、執叔夜檜北去、而以冊寶命邦昌為帝、國號楚、邦昌入尚書省、北向拜舞受冊寶、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开儔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於是斡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王夫人邢氏、繇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札秦檜等、繇鄭州去、叔夜扼吭死、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有慟哭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之屬盡北、府庫畢空、帝自雲中至燕、始見上皇于燕相抱

泣金遷雪郡雪郡者右溪國也去燕北千里上皇夜詔宣贊舍人惟勛曰我夢四日金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民尚逐象戴康王否念欲致一音康王卿能爲朕冒險艱行乎勛許諾因解御衣絹半臂親書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當悉舉行勿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太廟戒毋殺大臣與言事官違者不祥夫人邢氏聞勛南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間關抵行在則康王即位南京矣以御衣進王覽之悲慟已赴上京金主吳乞買封上皇昏德公淵聖重昏侯徙韓州給田十五頃令種蒔自給紹興五年夏四月上皇崩五國城是爲徽宗三十一年淵聖崩爲欽宗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二年丁未享國凡百六十有七年

論曰予考觀宋祖宗在御皆守終仁儉爲家法也即哲徽眊矣乃慝虐於夏癸殷受猶然殊科宜足延世而不延也傷之曰悲夫主不武不明御臣御小人御夷狄之

柄失抵此夫詩稱戎狄是膺書稱克詰張皇陟禹之迹方夫豈佳兵以固國也而守和戎爲國是書難壬人禮放流屏遠易鼎折足覆餗者刑剭夫豈不懷以匡國也而妨賢病國之奸居散地出守以爲外小人周漢重冢司貴相尊尊貴貴元首股肱之義依隆古而來宋興韓富歐文以忠賢定傾保大非所謂社稷之固邦家之基也與哉而時號正人賢士者不輸猷念相從激肆爲彈射也斯已紋矣國有大事不務審處而先抗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卒之黨禍作主聽惑一蹶而莫之興也豈不悲哉

五十五卷終

